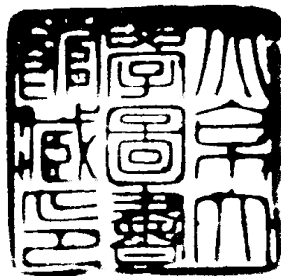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七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1389/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七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七二冊目次

史部·詔令奏議類

皇明疏議輯畧三十七卷(卷二十五至卷二十七配鈔本)(二)

〔明〕張瀚輯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年大名府刻本

皇明嘉隆疏抄二十二卷(一)

〔明〕張鹵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皇明疏議輯畧三十七卷
(卷二十五至卷二十七
配鈔本)(二)

〔明〕張瀚輯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

年大名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疏議輯
畧三十七卷》提要

皇明疏議輯畧卷十九

祀典

孔子廟祀議

宋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稽
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
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
位下階帶東西面祝告禮成主人立于阼階西面戶出入
主人降立上階帶東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齊祝盥
于洗亦自西帶主人盥畢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
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
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受尸酢主人主人西面
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
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
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
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
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
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龕無有像設之
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
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
六年之制博士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

用也吳對合管吳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蕭公黍稷吳陽達於墻屋故既其然後炳蕭合禴蕭蓋求
神於陰陽也今用蕭鄭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
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
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
東郊當之庸非濫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
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
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
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
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

疏義輯覽卷九

二

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
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
集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
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
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
悖禮義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
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雖寘而妄列甚至苟況之言
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
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庸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
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

不先縣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
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
顏路魯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二程之表叔也乃坐
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講再定張遂居程
下顛倒疊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
居國以萊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
曰芹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
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
漢律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
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

疏義輯覽卷九

三

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
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悞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
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清之宗濂海也
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緣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
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然以自安乎雖然
此姑言其略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褻
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
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
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導陶伊尹太
公望周公暨稷契禹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乎先王天子

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有天子下逮矣苟如其言則道統蓋尊三皇不汨於賢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郊祀議

丘濬

臣按分祀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各從其類以求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

土對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必與社對天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爲瀆乎況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爲清氣處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地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做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爲不經大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我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爲南郊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一

四

一

郊祀議

郊禮之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復爲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群臣皆各爲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每正歲之吉天子躬祀天地而以祖宗配享分命群臣各獻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祇享答休徵屢應其克享天地之心而猶致明靈之格者非一日矣又按先儒謂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天與帝一也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所謂昊天上帝者兼天與帝言之蓋以主宰乎天者其神之大者在此也所謂五帝者言帝而不言天蓋隨時隨方而立名其神各主宰一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附會而爲六天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固無二帝之禮況五六哉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太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

蜡祭議

丘濬

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之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農大享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改舊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古有其

五

一

禮古之所祭者八神而已皆有功於農事者也後世所祀之神乃至於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闕焉蓋此祭與籍田相為始終當東作方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於冬而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亦以廣聖君莫大之恩也

免立五岳廟碑疏

劉琨

竊惟唐虞三代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至秦漢以後始有封禪或封元帥或封王或封帝崇名

疏議輯覽卷九

六

美號不一至我太祖高皇帝以為岳鎮海瀆自天地開闢英靈之氣萃而為神豈國家封號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前代封號盡行革去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一洗萬世之陋若立碑必頌神功德正詔書所謂瀆禮也非祖宗之意况神不享非禮孔子曾有泰山不如林放之嘆我朝祖宗不立者恐褻瀆故也今莫若每岳鎮海瀆各頒賜一勅令有司歲時修理祠廟壇垣供具選委本處道士四五人看守焚修仍給田百畝或五十畝為香火之需載在勅內令永久遵行庶廣朝廷以禮奉神之意

孔子封王辯

吳浞

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為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儲王者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為聖人榮乎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

疏議輯覽卷九

七

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於今而疑之夫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計也無臣而為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欺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者之書為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與師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為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為隆於稱師

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第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必曰我畏聖人也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

其道不在乎王不王

郊社議

黃潤玉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子註郊祭天社祭地蓋郊之禮主祀上帝而統地祇也按郊特牲篇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禮運篇夫政必本於天敬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敬地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祭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及按泰誓云類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以上經傳對舉郊天社地之文最爲明白及考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圻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以下六宗四坎壇之百神皆埋少牢此王者郊天而并祭地之文也周官大宗伯章祀天祀上帝祭地祀社稷獨司樂章有夏至方丘之文即祭法王爲群姓立大社而王社乃宗廟之右社稷也別無北郊之名夫天包乎地天尊而地卑固不可以並言南北郊也禮云器用陶匏順天地之性也此亦郊天而并祭地也

正祀典疏

倪岳

先該禮科給事中張九功題前事臣等謹詳古制天子祭

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凡載於祀

九

典者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典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謬也又曰淫祀無福而先儒亦曰帝王無妄祭無徵則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祠歷漢至元有因有革迨至國朝太祖高皇帝即位之三年首詔天下改正祀典以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有因所感應之事而增蓋祠祭或爲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之不察後遂襲以爲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異

端之徒轉相鼓扇怪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
之構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絕天地之通嚴幽明之分在
帝舜以爲當務之急蓋非聖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
其而痛絕之此給事中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望於今日
者也伏乞 聖明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舍
此之外凡有一應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異
端之姦亦可節省無益之費既可允合乎 聖祖以禮事
神之心而亦是致乎 聖王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國
祚綿長人心以明風俗以正其爲治道誠非小補也今將
查到在京各項祭祀除正大之神漢畫象像關羽宋丞相
文天祥祀典應祭外其餘詳爲辨析竊加考究以正萬
年之祀以解萬世之惑云夫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
境天尊者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
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
其教者遂以釋迦爲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
爲法身德業爲報身拜其真身而爲三其實本一人耳今
乃分爲三像而并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
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
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
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死臺城事佛求福

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
子爲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身而爲之尤爲謬妄
宋儒朱熹有曰王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
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
老子又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
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地耳豈可僭居昊天
上帝之上哉由此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况躬親祠
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虜廷覆亡
宗社千載可爲明戒但緣佛老異端之徒轉相模倣惑世
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通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
等節奉 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
好事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等寺祭告釋迦牟尼文
佛朝天宮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所
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
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
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
所拱爲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居天子之常居也
即今朝廷宮殿所在乃此象焉國朝建寧建紫微殿
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象每遇萬壽聖誕正旦
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夫日月星辰歷歷於天故古有

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爲帝以祀之其間外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舒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百斧之說大鞭怪誕之說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爲玉霄上帝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夫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感德祖帝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

國諸科各卷十九

望後山川

初報之系況自二月發後

靈震之目願乃止於六月二十四日於南郊大祀外壇設名稱禮亦無據所謂梓潼帝君者謹按國朝大祀南郊在劍州即梓潼神姓張謂王子其先越萬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宦戰沒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軒元閣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地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新之勅賜文昌宮額歲以二

月初參日爲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道家謂梓潼以孝德忠仁顯靈於蜀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傳會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者謹按傳記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臺臺臺白日上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宗中加封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迨入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真人之封秩正二品以正月十五日爲祖師示現之辰遣

國諸科各卷十九

三

官詣大德顯靈宮告祭又按宋邵伯溫聞見錄建安二十一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頃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輒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耳今正月十五日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於其家可也所謂大小青龍之神者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屍陀林秘魔巖日二童子來拜於前盧納之留新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

童子白於盧能限雨期言訖即委身龍潭湏臾化青龍一
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
設像立碑以紀其事又別設祠於龍潭之上春秋遣官祭
青龍神國朝宣德中勅建太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
應於是加封號至今春秋二時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過歲
早遣官祭蓋因舊傳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
然雖祠二青龍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螭亦能致雨
今此二龍而山寺院處有之畧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
大旱不雨雖此亦非螭蛇乃凡蛇耳蓋妖由人興久
自衰自息不足崇奉明矣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怪異
詭譎特奏卷九

人以為龍九道輔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意遂愈程明道
為上元王第茅山池有小龍如蜥蜴崇奉以為神物明道
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後亦不聞如何則此二蛇之怪誕正
此類也所謂東岳泰山之神者謹按圖誌東岳魯之泰山
今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
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
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為東岳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
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嶽廟實自
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為宮奉祀東嶽天齊
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

遣官致祭夫嶽鎮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
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封內歲時已有常祭況每歲南
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前項祀典煩瀆無
據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者真
武神也真武本玄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真
玄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
而名後乃以玄武為真聖而作龜蛇于下靖康初詔加號
助順曰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誌乃云真武為
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
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修煉功成白
詭譎特奏卷九

日飛昇奉上帝命鎮北方披髮跣足建皂纓玄旗統攝玄
之位此則道家傳會之說殊為誕妄再考國朝御製碑文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祐為多及定鼎金
陵乃於鷄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太宗文皇帝開
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長隅拜武當山各重建廟
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
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之意可謂
至矣 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為像鑒遺內官陳善齋
往武當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善
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受惑聖聽糜費內帑下則

授道路霍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曰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為姦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本意使文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所謂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真君姓薩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真君則王樞大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真君傳授符法國朝末祭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禮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大德觀封薩真人為崇恩真君王靈官為隆恩真

靈顯廟卷一九

十六

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陵二字逾年四年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傳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况近附體降神者乃欽發克軍顧江顧綸之父于其為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怪誕可知所謂金闕上帝王闕上帝者謹按大明一統誌福州府閩縣

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即今之金闕王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証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常提兵平福州福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帝豫言樂罔効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太新開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時衣給戶洒掃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真人王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真君王闕真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真君王闕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壯神洪恩靈濟

靈顯廟卷一九

十七

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主闕總督壯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靖上帝通年以來每月朔望拜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功於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太宗文皇帝聖躬政京師有別廟之奉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祭祀不無煩瀆豈惟皇上帝主宰于天而九第並稱上帝其為僭擬可知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

君玉闕元君者謹按徐仙真錄及國朝御製碑文神父神
母者即二徐真人之父母金闕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
理宗朝封父齊王為忠武真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
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善助慈慈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
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真慈仙妃陶氏恭靖仙妃繼
又進封其父為真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
慈惠聖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
佑節靖元君玉闕妃天房衆母顯祐元君每歲萬壽聖節
正月初至俱遣官祭祀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皆
因二真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夫神父
徐溫乃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弑主殊無功德記以報功
豈宜濫及況父母并妃竝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蓋甚所
謂城隍之神謹按坊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
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不可陵也故該為城郭濬池以守
其國而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
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
繫甚重其為功不小故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
之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
五月十一日為神之誕辰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
城隍之神本非人是安得誕辰可謂謬妄况每歲南郊大

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既與天下府
州縣之祭不同今又復為煩瀆之祭不亦謬乎前項祭告
俱合罷免

釐正祀典疏

馬文鼎

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三山蓋每州必
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為一州之鎮如五鎮五嶽之神東封
泰山為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為東鎮在今青州府
臨朐縣南封衡山為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為南
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為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
吾山為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為北嶽在今大同府渾
源縣醫無閭山為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為中
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霍山為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
四海為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
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濟
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
南陽府沁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
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
有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
一北為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為界所以祭北岳恒山於
真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石之說不知祭醫無閭山於

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真定在汴京之北是亦不得已而權宜之道也追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建都金陵視真定遠在京師之北所以因循未嘗鑒正迨我太宗文皇帝遷北平而真定府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亦未建明猶祭北岳於曲陽縣惟北鎮仍祭於北寧若以為北岳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恒山為并州之鎮在正北我朝一統誌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岳以此觀之則北岳當在渾源州為無疑矣今本州北岳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定岳鎮海瀆神削去歷代褒加之名而真定之北岳猶祭於帝都之南非

疏議卷之九

三

其故封之山誠為缺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真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為釐正伏乞勅下禮部再加詳考於渾源州恒山舊址脩蓋北岳神祠務在不侈不隘凡祭北岳之神於此行禮廢數百年之缺典得以正於今日而我朝之盛事亦可昭於後世矣

考正祀典疏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

世則廟庭之間備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于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苟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歡歎將使典禮範者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於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繫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某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于書檄之于心不敢妄為異同謹陳愚見伏乞皇上玉顯文謨主張斯道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尊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

疏議卷之九

三

益人心得趨向之公其於治道未為無補臣嘗考之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入從祀孔子廟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固矣而所及馬融等祀之何耶臣考漢代正史馬融初應徵召之召為秘書監官南郡太守以舍免官繼為梁冀草奏以殺忠臣前校生徒後列女樂而不拘儒者之節五經為之掃地矣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諂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不聽下吏其兄陽城侯校之獲免其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

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脩小節專一附會圖識以致世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曾又註風角等書樹以正學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行多不法先儒鄙聖為汚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至肅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慕魏之勢已成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杜預所著春秋左氏集解其大節蓋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中書伐吳之役而盡屠江陵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伯生孔子臣

疏證輯要卷十九

三

不知其何說也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統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于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又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不特是也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子當時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公伯寮素冉頌何三人文翁

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遺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枨封文登侯申黨對淄川侯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頌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姦勝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頌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枨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枨申黨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遺瑗林放五人既不識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

疏證輯要卷十九

三

衛社放于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臣又觀洪武年間行人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嘉納其言而行之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并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大約以為僭擬聖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

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局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矣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上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中流砥柱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輩端立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按之言行先歸之論大約以為少未著而不得此於濂洛云爾臣亦謂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學制

疏議書卷十九

二四

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邵雍使學者得以稱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言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雍居於尊賢之堂其後也乃不得與張邵雍侑於宣聖之廟此為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以為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似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為樂祖祭於瞽宗鄉先生歿則祭於社若通瑗二人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於學宮無乃不可乎又嘗疑焉自唐宋以來以類于

魯子之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魯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弟子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其上父坐其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為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

疏議書卷十九

三

顏無繇萊蕪侯魯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孔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椽之中薦以代之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高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子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義禮不為虛文矣

楊時從祀議

程敏政

臣觀國子監博士王廷用奏將宋儒龜山楊時定議從祀孔子廟庭查得成化元年紹興知府彭宜及福建將樂縣生員何昇亦奏前事內稱宋儒朱熹張拭元儒許衡吳澄俱以有功聖門得預從祀而楊時獨不得預於人心皆有未安已經翰林院議擬外謹按諸儒從祀于孔門者非有功于斯道不可然道非後學所易知也要必取證于大儒之說斯可以合人心之公竊考程氏遺書及朱子伊洛淵源錄所載俱稱其造養深遠踐履純粹無疾言無遽色與明道程子相似方其學成而歸程子曰吾道南矣

疏議輯畧卷九

二

二

然則是道也豈易言哉自兩程子嗣孔孟不傳之統及門之士得以道見許者龜山一人而已蓋龜山一傳為豫章羅氏再傳為延平李氏以授朱子號為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張氏上泝淵源而太極之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洛使天下之人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華之非藝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崇宣之世京黼柄國躋王安石于配享位次孟子而頌其新經以取士專安石為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新經為聖言不復知有古訓僭聖叛經凡數十年龜山入朝首請黜其配享不令廁宣聖之廟庭廢其新經不令塞學者之心術

疏議輯畧卷九

二

二

又請罷綱運以收人心片和議以張國勢黨權臣以正邦憲培主德以崇治本茲議謹言雖不盡用然使天下之人知邪說之當息誠行之當距淫祠之當放則龜山衛道之功亦不可掩或有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之功則亦有可言者朱子謂龜山之出處惟胡文定公之言最是公曰當時若聽用決瀆救得其一半而文定亦曰蔡氏焉能挽之然則以出處見疑者未考之過也龜山值洛學黨禁之餘指示學者以大本所在體驗之功轉相授受而朱子得聞其指訣則見于何鎬之書朱子于理一分殊之論稱其年高德盛而所見益精則見于西銘之跋要之無龜山則無朱子而龜山之道非知德者殆未可輕議然則以著述見少者亦未考之過也又按元史至正間因杭州路照磨胡瑜建言已將龜山與延平李氏文定胡氏九峯蔡氏西山真氏俱加封爵列從祀以世變不及通行天下此殆近於禮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然則親講于龜山若文定私淑于朱子若蔡直遠若許吳亦在脩食獨其所有傳道衛道之功可以繼往聖開來學抑邪崇正者又不預焉揆之人心誠為闕典考大儒之定論參前代之故典伸弟子從師之義慰後學向道之心以龜山躋于從祀宜合公言

吳澄從祀議

楊士奇

臣等欽奉考究元儒吳澄應否從祀謹按澄所著書及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朱熹所註大學熟觀之即知爲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顏冉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定易書詩春秋脩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集家所以啓大道之堂與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

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司業稍進時一言

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

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議論大事咸列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謚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蓋元綱日頽宋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其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誨學者蓋澄問學之功家熹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儒自荀況下至范甯語其

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用昭國家之盛典矣

孔子祀典疏一

張學敬

臣切惟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尚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集議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願望之至一謚號臣謹按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唐玄宗追謚爲文宣王宋真宗加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諱之子貢以爲非禮至平帝時始封

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其姦謀也

國初

大學士吳沆孔子封王辯曰夫子之生也不獲有人寸之上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又前布政夏寅作政監曰唐玄宗開元既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尊太公爲武成王則追謚孔子蓋有不得而闕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謚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豈

可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爲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謚法爲輕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又前祭酒任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竊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欺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

曰夫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開元又加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爲言謚去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況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汗下之見何足爲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

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金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其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髮不肯假借政恐後世夷狄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真僞之後千有八百餘年而有蒙古之禍也哉由是推之聖人之心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一章服臣謹按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褒寬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寬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寬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

始詔用寬十二旒袞服九章金世宗太完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擲以此觀之寬十二旒衣十二章實自前元之舊非聖朝之制丘濬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

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則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真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見千古之非自天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為師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寬疏之章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

疏議輯覽卷九

三

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謂既已博土為之事之以為聖賢一旦毀之以為泥泮似乎不恭竊觀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毫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相似尚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手而為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乃天子臨視之所乞如聖祖之制以垂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

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十數此其一也發揚祖宗之功烈亦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一遵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宮縣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遵十纂金豆十蓋全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詔增六佾舞為八佾加遵豆為十二前祭酒章懋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遵十豆故增為十二遵豆蓋尊以天子之禮也即縣之祭舊惟八遵八豆今增二焉止為十遵十豆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遵豆其說未明行禮者尚詳審之又夏寅曰遵豆增為十二六佾增為八佾臣當時論奏

疏議輯覽卷十九

三

以為十二遵豆八佾唯太學可行此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唯杞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況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臣竊惟夏商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然推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遵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魯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尊君之心八佾十二遵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一配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

向坐至玄宗開元間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回唐貞觀間詔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

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點鯉於庭世矢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能未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哲孔鯉上孫氏俯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又謝鐸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饗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爲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

以顏路曾哲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廢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侍講學士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

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葉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瀕溪周子子魯棣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輩齊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于闕里臣竊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

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侯等知遺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臣竊按 孝宗皇帝嘗親講所陳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吳澄從祀章惇學士程敏政嘗言之俱以廷議不合而止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時聖學不明識者無識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皆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焉竊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登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劉焉之召爲秘書監官南

疏傳卷九

王夫

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妻奏緣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即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識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言室之亂以爲王何之

疏傳卷九

王夫

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數武于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誦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賊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關侯官至中護軍乃坐觀成敗及母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所獲之譚詠較江陵之人以吏則不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下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况其輩言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秋反專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

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誦誦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譎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有甘于效尤之地口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並鄭衆鄭玄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居舍在漢初說禮數

論議輯畧卷五

五

萬言號后氏曲堂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本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充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见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書又多蘧瑗林放申張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者宋刑昺論語注疏申張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繻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張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繻子路以沮孔子乃聖

門之蠹蝨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歆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刑昺注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張申黨者但不同耳臣愚以為申張申黨位號宜併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瑛建議請點楊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苟況楊雄實相

論議輯畧卷十九

五

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苟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竝點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蓋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大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儒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苟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如非儒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與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

先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者莫如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
未若通之精則利達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
於魏晉佛老之創迄今人以爲盛則通國豪傑之士也今
重節立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
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
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于
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者詳學制曰宜建
學官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
以格致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
自本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

論議輯覽卷十九

四

爲教其與張邵並居子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
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
年從祀以瑗爲首者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
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
之禮有直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卿先
生致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
使與衡同祀於學宮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
實萬世瞻仰所係特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
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
矣

之闡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感焉又若臨
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
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有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
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
狄忘君親而不恥仇虜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
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知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
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
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
有孫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
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蒙又曰元定平生問學

疏議輯覽卷十九

四

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
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
惟元定獨爲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更
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
說等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採錄
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沉之所著者沉之所受則何自哉
觀其命沉之言女宜演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
山獨心得之沉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
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
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

率多正論可求弘治初曾奉 旨會徵率為沮格不行及
按 孝宗實錄云鑒議與澄不當從祀而書傳翰力詆鐸
言為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為有見不可遽步侍即焦芳曰
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
欲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邪瀚竟引禮所
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于成憲
以文其說而於澄澄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
祀而鑒議皆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 宣廟非特私其
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唯溺鄉里之私而不顧
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似繫乃據為舊章成憲再不可議
然則楊時秦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
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
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為過也此
豈橫私意於胸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華之議蔡元定
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修乃有宋一代
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
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
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
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子乎以達於孔氏故
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

祀歐陽修豈可闕哉

辭壇從祀議

霍顯

臣謹按歷代從祀孔庭之儒若孔門七十二賢則親炙聖
化者也漢儒則鮑輯聖經者也唐儒則疏註聖經者也宋
儒則闡明聖經者也再按漢若董仲舒唐若韓愈宋若程
顥歐陽修於孔子之道或神會自得或深造篤詣行足以
法言足以訓非區區於訓詁者也辭壇生當聖賢遺學大
明之時實能誦法孔子雖不如七十二子親炙孔門原其
精神心術無頃刻不即孔子之教雖不必如漢儒鮑輯遺
經實自董仲舒至歿齒無頃刻忘聖經之言雖不如唐儒宋
儒註闡明遺經觀其讀青衿平易親切非身心體驗不
能及臣謂辭壇造詣不及董仲舒而篤實似之鮑輯及
韓愈歐陽修而篤行過之粹精淵微弗及程顥而渾厚似
之出處不改其操禍患不妨其節賤食不移其介身為世
師言為世訓動為世式晦而彌彰抑而彌光非其誠積累
之素不能也故曰我 聖朝從祀之儒惟辭壇無愧自瑄
而下或篤行高蹈而識度淺隘或高明超邁而淫於佛老
陰翊邪說明叛聖軌天資愈高陷溺愈深皆孔子中正之
道未有聞故也辭壇於孔子之道雖未造其大實遵軌轍
而不敢踰故曰從祀孔廟辭壇無愧臣願 勅下禮部再

加詳議於薛瑄取共趨向純正累其造詣未至舉列從祀
以端士習正道大明 聖化洋溢於風教其非小補

請廟祀二忠疏

黃相

臣聞忠節臣子之大開崇報 帝王之盛典表章於既往
所以激勸於將來若武王之封墓武閭康王之表厥宅里
皆此意也我 國家以風教為本以綱常為治自 太祖
高皇帝當安慶內附于戈甫定之日首命有司立余闕廟
於其土及定鼎金陵又建功臣廟於鷄鳴山 列聖相承
率由是道前代忠烈之士無幽弗闡如漢紀信生於西克
焚於榮陽唐許遠生於海寧死於睢陽宋岳飛生於湯陰

而議諸各卷九

四

楚於錢塘文天祥生於廬陵卒於柴市皆其所生之地
而廟祀之表章之典於斯為盛若宋之陳文龍陳璘生於
莆田也乃者南京大理寺評事徐元祿建書立廟致祀禮
部覆奏奉 聖旨陳璘陳文龍死節忠義可嘉着有
司春秋致祭臣伏而讀之 天祥聲於華表 澤恩貫于
壤泉使陳璘陳文龍生前得其所死後猶有生氣臣敢
不夙夜祇承 上命切照文龍當宋季為閩廣宣慰撫使
北軍入廣文龍以千百就盡之卒抗方張不測之虜有飄
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及
勢窮被執左右縶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

而議諸各卷九

四

可相迫耶繫至杭州不食而死陳璘文龍救也元峻都
興化璘以民義三千人禦其敵萬衆及元兵登城璘率其
麾下五百人巷戰死者殆盡璘被執欲降之璘曰吾
家世敦忠義其肯從胡狗奴求活耶峻都大怒車裂以殉
俱載宋史及郡誌璘忠義言與秋霜而俱厲當堂衣節與
日月而爭光雖家遭陽九災運難復然足以植立天地之
正氣維持古今之人紀使當時開門納款而縛臣虜者真
可以愧死於地下也宋三百年養士之恩此亦足以收明
效矣列之祀典允愜輿情然欲祭於其家則故居無存久
矣祭之於野又禮之所幾也乞 勅該部比照廟祀紀信
等及近者監生裴春之奏於江萬里亦立祠本郡事例擇
興化府近城瑛壇之地量立一廟共祀陳璘陳文龍於中
機附近人戶二家歲時看守仍乞賜廟額祭文祭品永為
定禮則非惟忠魂義魄慰於盼嚮之中而凡生於其鄉守
於其土仰廟貌之巍巍觀禮文之豐縟者剛正之氣自勃
然而生即四方之士聞之亦有所感而興矣其裨益風教
夫豈細故哉

遵成憲以昭典禮疏

唐肖

臣惟自古帝王之興天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爲之輔故
君當大統既成之后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

以尊崇吾之德業以昭示萬方也我太祖高皇帝南京功臣廟之建此開國之一大典禮今百六十九年矣天下至今无敢改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始祖郭英奏欲添祀以致該部乞請多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祖與元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以後死不與此可欺以方之言惑之也臣惟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六月丙庚申成議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命塑死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而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瑄勝等成皆已死先棲神於下壺蔣子文等廟後復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高皇良貝子趙良臣康茂才吳復後與祖俱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死生者之功而定之矣勛何據而為此言哉及細讀勛奏稱英於洪武十七年論功開國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享祀非功有優劣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將穎川侯傅友德進封穎國公而於副將已侯之藍玉仇成王弼許爵其世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瑄等共興以來屢歷勤苦今勳尤著於是各以都督金事恒封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

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蓋廟之定祀至是已十六年矣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功而勛誤以爲開國也且大明一統志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鳳陽志英蓋各以其地言彭昭尹直楊廩所著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凡建功於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與蓋各以人言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蓋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勳皆泛引以爲證又惑也又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凡有一十三人其已死廖永安命通海張瑄勝等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得勝之七人於洪武二年正月丁未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謚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脩皆皇祖親定即古廟爾祖從享祭於大蒸之義此之廟祀其典尤重英于廟且不祀而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前代帝王之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之自於其身漢明帝之於其父光武皆身當龍虎風雲之會自擊乾坤再造之真鱗翼攀附之旁素享於平君而山海排倒之機又觸於臨境其翊戴之力雖供不負於山河帶礪之盟而意氣之與則自有出於牝牡驪黃之外如西漢元功十八之位次

東漢靈臺三十二及唐凌煙二十四之圖畫烜赫宇宙歷

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昭然青史然皆托褒揚於位貌而我聖祖之事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尤重故品別尤精如六王元勳配享廟祀兩聯上俎其配享王以下今尚六人俞通海張德勝秦世傑耿再成胡大海周德勝皆取於死事而當時茅成亦死事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廟祀六王以下十五人以多功於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禎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以節功雖今配享六人之中惟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得與茅成而六其彙

疏議輯覽卷九

聖祖

世傑雖在配享而不得與廟祀其神會之妙非口舌筆墨之所能盡者故今位次參差之間尚不可輕以移易況無有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助而知此縱英侯功先於開國亦當俯首敘避况後以南征而敢啓口也哉伏願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使在天之靈慰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席悅諸臣素聚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安食家廟於百世不致怙怙於非擬之旁則助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以洗雪以全終臣節而我國朝之一大典禮崇隆於聖明之世而為史籍萬萬年無疆之光矣

皇明疏議輯覽卷二十

制科

制科議

王鏊

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精密矣先之經義以觀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復何求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科目之制為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群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澆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為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而士之拙者則為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為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軀軀為進士不意進士為

疏議輯覽卷二十

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蕪策論而百年之間
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為經義既通
則策論可無誤乎習矣近年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
卒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
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弃如
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力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之
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誤
坊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我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
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
科之類以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

疏議輯畧卷二十

二

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通陞
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然有
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
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
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誤易
也

科舉議

謝鐸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之至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故由
忠而質由質而文聖人非不知忠質之為貴及其至也亦
不得而不文然文勝而至於滅質則本亡矣於此而不有

以迴幹之通變之以不失乎先王之意者奇哉蓋自先王
之政廢而民無恒產民無恒產則無恒心無恒心則毀譽
之口不勝其愛惡之私於是鄉舉里選之法不得不變而
為後世科舉之制此勢也非得已而為之者也善因其勢
者謂之隨時於是而迴幹通變之而先王之意存焉是故
今之科舉罷詩賦而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則其本
立矣次制詔論判而終之以策以觀其經世之學則其用
見矣窮理以立其本經世以見諸用是雖科舉之制苟於
此而盡焉則古之所謂德行道藝之教蓋亦不出諸此而
其所以成人材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亦豈有不及

疏議輯畧卷二十

三

於古之歎哉然考其歸則所謂窮理所謂經世者恒浮談
冗說脩之無益於身心措之無益於國家甚者口夷齊而
心矯跖名伊周而迹斯歎遂使科舉之學悉為無用之虛
文暨其得而棄之也顧乃以吏為師以律為治視其昔之
所習者曾釜蹄芻狗之不若噫甚矣 朝廷立法之意使
然哉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
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徒為虛文然則文與道離而欲
據一日之文以盡收天下有道之士不亦難矣乎雖然靜
言而庸遠者有矣未有不深於道而文能至焉者此科舉
立法之深意而今之豪傑亦未必不由之以出是其所謂

風聲之機以不失先王之意者乎不然一舉而紛更之吾國未知所以善其後也

維持風教疏

謝鐸

臣愚切謂仕途風教所係仕途不可以不清也冗員風教所關冗員不可以不革也捷徑風教之着捷徑不可以不塞也夫科貢之設所以羅天下之賢才而用之也科舉一途雖稱得人奈何考試等官類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職分既卑學亦與稱恩之所加勢亦隨之於是又以外庶之官預定去取或者多為防閑而實則關節內外相應悉憑指麾而科舉之流日壞乞勅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

疏議輯畧卷三十一

四

官素有文行者取自上裁每布政司特差貳員以為主考如往歲諸臣之所建白者庶幾前弊稍革而真才漸得矣歲貢一途雖亦有之但近來提學等官類從姑息試廉之初不以勢餌則以賄行不以濟貧則以優老及其來貢又聽其自願往往名為休考而實則虛文上下相蒙迄無可否而歲貢之法益壞乞勅禮部將歲貢生員願授教職者先送翰林院國子監按月考試期年之間擇其果通三場方許陞考授以職事庶幾前弊稍革而教職亦不濫矣此所謂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也京國四方之極天下所視以為準則者也順天應天二郡實為京府大興宛平江陵

疏議輯畧卷三十一

五

上元四縣皆為附郭今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蓋雖統於所轄實亦以府學之生徒悉皆四縣之俊秀與其儲養之濫不若選擇之精之為愈也不然豈以京國首善之地而惜此一學校之官哉今天下附郭縣分不分多寡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為冗濫臣愚請從順天應天之制凡附郭一縣例增廩膳十名隨其縣之多寡以為增益止於府學教官兼領其事生員雖益而官不多加庶幾冗員稍革而風教之責亦稍重矣此所謂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也國學聚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皆所以備國家他日之任使也選之科貢尤恐未精奈何大開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皆謂其有資國用之缺殊不知得其利者未十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況今日納馬納粟即他日之鬻爵鬻官此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臣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明倫之堂為交易之地臣願深監前弊預塞其途雖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而此策斷不可行此所謂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也

科舉議

丘濬

本朝科舉參酌前代之制而取厥中洪武三年詔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開鄉試明年春二月禮部會試其解額以五百人為率會試取百人而所試之文尚仍元制至十

七年始定今科試格式十八年會試止錄士子姓名鄉貫而未刻程文錄之自二十一年始也自是三年一開科取人無額惟善是取宣德改元始鑄定額兩京十二藩貴州附雲南各隨地產以差多寡而會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數又以北方學者文采不能自見分南北中三類取人正統壬戌於各布政司舊額上量增之而會試則加以半景泰詔除科額以復洪武永樂之舊尋復鑄定比舊額稍增禮部試則臨期取 旨遂為定制夫自洪武甲子定為三歲一開科至是三十餘科矣科場條貫日增日密一切病弊盡革無餘惟程式之文章進用之人才似乎有愧於前者

臨議輯覽卷十

六

五

人制度前代治蹟當世要務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歷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前後字書偏旁者可歎也已提學憲臣為小試其所至出題尤為破碎用是經書題目煩多學者資稟有限工夫不能備及此策學所以幾廢而科舉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謹按科場舊例分簾內外以革絕相通之弊自簾以內考試官主之自簾以外監試官主之而提調官則兼總內外焉然惟茲其事耳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預所以用巡按御史為監臨官特以糾察其不知添者耳今宜勅有司凡科場條式必復 祖宗之舊所命題以光明正大切於人情物理關於彝倫治道者小錄所刻之文謂之程文特錄出為士子程式也非用是以獻上也文有可為程式者則刻無則否或多或寡不必齊同不許代舉子作如有欠缺繁冗稍加筆削可也更乞申嚴簾內簾外之限不許通融出入三日一宴之禮惟送酒飯不必宴會考試官閱卷去取既定先將所取中卷用其字號編定名第一樣三本對號印記其一留以自備其二以投提調監試官至期比硃墨卷相同然後拆號各照所編定字號填榜不許更易又於各經各存卷三五卷如所取卷有差錯即隨經用所備卷依數補之如此庶幾科場少弊可以得人而復 祖宗之舊矣

臨議輯覽卷十

七

今之士學校教之舉業科目取之文詞非古也然不可廢
為昔成周每夫受田百畝死徒不出同井聯之以比黨教
之以鄉大夫正之師氏升之司徒六德為本六藝以翼是
故亡饑寒空其身亡奇素岐其心處服老弟出効忠順追
乎德衰臣叛民失業士失學國則設力是先士則投好宅
心孫吳以兵售李俚以農售蘇秦張儀止掉三寸舌動七
國弁髦其圭竄醜其民四豪養客乃至甘為雞鳴狗盜者
向使有田生之有學拘之有科目進之不至是也蘇秦固
曰使早有負郭田豈能佩六國相印哉 國家造士純用

經術於士誦之求仕鮮以裨身舊法里老保其行試而升
之學再保其行試而考之省此里選之遺亦久已棄之況
民各散居遷移靡常同城而不識面閭巷細人之見無出
財勇長吏不四五年非以微勞遷即因小毀黜是以止憑
科舉曰付之公道故試而得人若博之中呼也試而非人
若博之遺負也何也非有參驗之詳而觀察之可賴也自
設官督學有司以事有專職委而不治督學者幾歲始一
至事煩日少無裕施教故士益荒從今宜歲令縣令察舉
民生十五以上能通四書及占一經性淳行謹者上之守
而登於學其輕狡者雖才不取考校黜升責之太守督學

官間歲驗其當否以施徵選士既得第銓司精選其才量
授之任嚴考於課必堅守其法間有幸舉者不延矣夫養
士在乎學董學慎其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貞孝陳
選之清方士奮其脩正德末御史蕭鳴鳳徵惡嚴雖才不
儗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皆遭構去嗚呼學校何由
而正哉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翰晦之士收拾
斯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
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

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曩典而其網羅之
周自閭閻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
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為陞擢之階級內或
陞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於方面之長貳
或列於伍行之帥師世享簪纓家足餽廩獎勵武臣作興
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於
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
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實實挽強
引重者目為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為謀略及委以重兵臨
以大敵債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

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識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絀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蓄不以賤而限如獯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疎賤賈希範雜於輿臺衛青辱於人奴去病育於殿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大武以用將爲先亦循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于志寧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協勞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汾度醴醢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

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精略精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有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奏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爲合式二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彘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効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陛下屈群策而用之何愧之不

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思借才於異代也哉

學校

明教議

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增人以智哉為之具素備能使以不成才為病不若人為耻各思勉為君子而不可止也故自其少時居於閭閻族師不責之以孝弟嫻睦則教之以敬敏任忠其不克已善矣及其漸升於太學求之以六德以觀其內試之以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蓋其詳且慎也如此後之所望以為才者執子弟於販鬻之具芻牧之場被之衣冠而

疏議輯畧卷二十一

納之郡邑之學終歲歲月太學有徵焉則又納於太學計其所習曾未知拜跪之節興俯之容而已肆然有爵祿之心太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書策文挾弓矢角觴力恒人之淺事歷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闕焉則以為之為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淺事冒竊祿位為得計莫不相勉為恒人而自謂不必循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冀其才之成奚可致哉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

疏議而明諭者有操議而通敏者有沉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徇衆人所能必不能及苟因其所固有而教之其成才也奚禦

脩明教化疏

謝鐸

臣聞教化學校所自出故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首建國學以司教化以式四方百餘年間承繼相仍罔敢有墜皇上嗣位之初謁廟幸學尤切注意于此臣實何人謬膺此任受命以來夙夜戰兢恒思古人身教而化天下者固未易能然法禁令之間或可以為教化萬一之助者苟有所見亦烏敢自隱而不為陛下言哉所有事

疏議輯畧卷二十一

宜條列如左其一曰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二曰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廣載籍以求教化之基五曰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六曰均撥廩以拯教化之弊凡此六者自今而觀惟撥廩為要而會饌次之其他不以為迂泛不切則以為窒礙難行然臣切思之不擇師儒則所教或非其道不慎科貢則所養或非其賢不正祀典則駁奔仰瞻之際無所示趨向不廣載籍則明體適用之學無以資見聞臣恐所謂會饌所謂撥廩者一切皆為虛文故事以如是坐食待次之人而欲備他日天下國家之用臣愚誠未見其可也所謂擇師儒以重教

化之職者竊惟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國子
監官以至各省提學皆所謂師儒也有如臣者至愚極陋
既病且衰力不逮志已其愧負於初心任非其人曷克更
圖於後効願乞早賜罷黜之恩以爲師儒不職之戒然後
力求道德之士以爲大學之師若唐之韓愈宋之楊時庶
幾教化有賴人材有作而朝廷之委任天下之仰望不爲
虛也至於提學等官雖一方教化之司實天下人材之責
權足以黜陟其間非如國學之徒守繩墨而不敢越功足
以培養其始非如國學之坐視扞格而不可達蓋其官之
所歷視國學雖稍卑而其職之所關視國學則切故必
疏議輯畧卷五十一
三
得廉靜恬退之士而有嚴重剛方之操風采綱紀之中而
有涵養作興之道者庶足以稱其任不然或矯激以賣公
道或假託以市私恩在我者不能以不奔競何以禁人之
不於我乎奔競在我者不能以不貪得何以禁人之不如
我乎貪得科貢由之而弊人材以之而衰而在下之人固
亦視其好惡以爲向背因其勸懲以爲賢否蓋又在所不
必論也所謂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者竊以國學所養之
士皆萬邦黎獻之臣不取之歲貢則取之鄉科是國學爲
養士之地而科貢實取士之階今之歲貢者雖足以勝輸
納自進之徒而因循姑息之弊爲甚今之科舉者雖可以

得豪傑非常之士而虛浮躁競之習亦多蓋科舉必本於
讀書今而不讀京華日抄則讀書意不讀源流至論則讀
提綱甚者不知經史爲何書歲貢必先於食廩今而不以
貨賄廩則以權勢廩不以優老廩則以恤貧廩甚者不知
舉業爲何物是雖未必盡然大率實類如此臣愚乞勅提
學等官凡此日抄等書其校在書坊者必聚而焚之以永
絕其根抵其書在民間者必禁而絕之以悉投於水火於
其廩之未食者必嚴加考覈而不容其倖進已食者必痛
加裁革而不通其私願如此庶幾國學之所養皆賢不惟
朝廷之恩無負而教化之源亦稍清矣所謂正紀典以端
疏議輯畧卷五十一
四
教化之本者臣以孔廟從祀之賢實爲世瞻仰之係一有
不合於天理人心之公何以爲教化本源之地是誠不可
以不正也且所謂十哲七十二子以及左氏之下二十二
人其所當黜陟者先儒程子與熊去非已有定論而近時
大臣與禮官亦嘗會議取自上裁不敢再贅但此外猶有
不能以無疑者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
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勿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
實隱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
之闡誠足以羽翼吾道論行檢漢儒如馬融戴聖之徒固
爲不可幾又論著述宋儒自周程張朱之外恐亦未免有

疵如是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感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為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首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其久為國子司業為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於出處重寶之大節夷夏古今之大防處中國而居於夷狄亡君親而不耻仇虜述其所為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昔人謂其事於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感死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臣愚乞勅升時以上附宋諸賢之位斥澄以下從莽大夫之例如

疏議輯畧卷三十一

五

此不惟天下之公論允愜而於世道教化亦不為無少補矣所謂廣載籍以求教化之基者臣愚切謂天下之道非託之書不能以自傳天下之書非藏之官不能以不散雖教化所在有不依文字以立而習誦之功未有不假書籍以行者也本監歷代書板雖舊多藏貯而散在天下者未免有遺雖旋加脩補而切於日用者猶或未備臣愚乞勅各布政司將切要等板如程朱大全集與宋史等書盡行起送到監一以備國學彙稽之富而士習有所資一以免有司饋贈之勞而民力有所省一舉兩得而有益無損矣又本監東西書庫屋既墜陋地亦卑濕以致各類書板朽

壞日甚所損非細臣愚乞勅改為東西書樓上以為安置之所下以為印造之局不惟書籍之藏頓極清高抑且工匠之出入有所拘檢矣所謂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者臣以監生之會饌猶百工之居肆不惟朝夕得以專精其術業實亦相觀有以收歛其放心誠國學之舊規 皇祖之明訓也自景泰初以柴薪缺少暫且自停逮成化中致饌堂損壞遂甚廢弛臣愚乞勅議將饌堂前廊房一帶照舊蓋造以便朝夕往來確磨楚棹碗碟等件逐一脩造以供日用飲饌樂新之費或取之抽分或資之買辦務使經久可行不致半途而廢如此庶幾國家養士之恩不為虛文

疏議輯畧卷三十一

六

而教化之地亦益見其嚴密矣所謂均撥歷以採攷化之弊者臣謂作於涼其弊左貪作於貪弊將何極所有納粟監生一節實為國家教化之弊今固既往而不敢言矣然天下之事既不及寒其源猶當塞其流天下之病既不克治其本猶當治其標又安可坐視其流弊之極而不之恤哉且往歲納粟監生約有三分科貢監生止有一分故今分為兩途相兼撥歷各取其年月沒深以定其名次先後或三七分或四六分是以名數之多少而為撥歷之多少也然 先帝聖裁猶命該監臨期酌量務使均平撥歷蓋已慮納粟之旁蹊將有妨於科貢之正路而一特救

荒之權宜終不可有加於萬世取士之定制也今見在監生納粟止及一分科貢已有二分自此之後多漸及而為少少漸及而為多蓋又不止往歲三分之一而已也若但泥於舊制納粟仍為六七而科貢止於三四則人少而撥及多人多而撥及少不惟流弊之極有不可言而不均之嘆實所不免臣愚欲乞轉科貢為六七更納粟為三四庶幾易館則變變則通之意雖於教化未能少補而流弊亦不至於甚極也

脩明學校疏

桂萼

臣聞傳說之告曰崇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孔

疏義輯各卷上

七

萬

子曰與其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昔先儒張載有志復古而不遇其君故其言曰縱不能施之天下猶可驗之一方臣竊抱此志久矣於治縣時已將平日所學劃為事宜見諸行事頗覺士民信悅真可見人心未嘗不古也遭逢聖明邁師古道臣職司和禮則學校之政實與聞焉過不自量謹用斟酌逐一開坐以備裁擇一臣聞先王之教其民也因天地之性順人物之生分土授職以統之於鄉州黨族閭里而導之以孝友睦婣任恤故行不出彛倫之外士不出畝畝之間是以管敬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昵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是賴焉蓋

疏義輯各卷上

八

末有不重農敦本而能養士以成俗也漢書曰餘子遺入庠室所謂餘子者父在則子餘兄在則弟餘故天下生員皆名子弟其職在入孝出弟而所以教之者不莫功於出入息之期也後世教養之政岐而二之故教者不知養養者不知教以致學校之弊若德行不來之鄉黨談經之謬分司徒以屬之各官故一登講堂求耻民事有父兄荷義笠而子弟未輕裘見達官貴人雖惡人必竦然起敬見胥手胠足雖至親而赧然媿之者是雖冠服如士人言論則道洽其孝友之實曾不如養乏人矣合勅諭提督學校之官敦本抑末進農民之秀重居鄉之行凡入學生徒必求子弟曾知稼穡有孝弟實行者取之又每於考較諸生之後仍查篤實交老以耕讀為士者量如膏粱以廣子弟孝友務本之心至於興備水利以便農民招徠通民以辟土地責令該有司官著實舉行如有司有不盡心本農敦風俗者聽其糾舉如此則庶幾不出畝畝之中而成孝友之俗學校之政將駸駸然有復古之漸矣一府州縣提調官設稽考鄉行簿付之里老春夏秋三循環開報於各生員名下書其人孝某人弟某人睦某人婣某人友是凡孝友睦婣任恤之行有一於身者明白開具事件朔望日送提調官稽考其鄉行有缺者官員不許起文赴選士人不

許起文應舉欽降三等簿用此填註一府州縣教官為諸生立會友簿令其同志者每會七八人或五六人五日一會每日先將所款講求經傳隨意手錄錄畢即將本文諸協音聲圈點句讀會通章大旨不得破碎擬題以壞經義苟有自得意思逐項錄于所抄冊子之端其作字俱要齊整每日務滿字八百以上此致知工夫也次將本身所處倫理上體認擬議自家行之父子兄弟朋友宗族有何事未盡分處或欲行己之道而所遭人倫有不可通者何以處之此是力行工夫也逐日抄記至五日一會友之期除將所錄看文字會後就將所處倫理與同志者盡心商

議輯畧卷三十一

九

略朔望日提調官至堂查勘以驗勤惰申稟施行即此可驗課做其三場文字諸士子所賴以出身者正不待督責而自勸者也一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存其心則與天地為一人之心也一息不存則不與天地相似至於失之久而不復則名雖為人其去人之道遠矣士之有志於學者存諸此而已何以存之曰敬何以入敬曰畏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將行敢不敬乎聖人所以純亦不已與天無間者不出一敬但無所存而自存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由此觀之雖文王之聖未嘗不畏故學者將入乎是惟畏為近之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皆是法也

議輯畧卷三十一

十

惟畏而敬敬而後心存心存而後可以窮天下之變辦天下之事雖投之膠膠擾擾而能不失其所以與天地相似者蓋其見之明而力之定也一小學之教乃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以調攝童子之心志使之不放動盪童子之血脉使之不滯養之於蒙昧之時所以責其大成於成人之後也今宗伯禮樂之教雖缺而因朱熹所集小學亦可沿流溯源始學其可廢乎合行戒令天下提學官勿以科舉自限其生員或失講於先宜即收拾他書一意以此熟讀精講庶幾不為屋厚基薄而其人品始可觀矣其小學即今社學當脩明其制臣嘗做古小學之制為圖列于左方乃古小學總制也傳曰里有序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賊寇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有所出持令輕重相分頒白不提挈善人率民以行不外乎出作入息之期而養之鄉井村落之內至於冬月則餘子畢入庠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以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脉也故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降登疾徐以養其血脉視今之教者或廢立課程急其記誦以

傷其魂強所不能令其思索以損其魄甚至父子相夷以傷天性師生較利以為勤惰此小學第子所以同歸於無成而閭里風化所以卒至於澆漓也為此臣嘗治縣時辟存義倉之右廢寺隙地南北數百步有餘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為門左右為塾以篤實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以序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為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揚榘等禮圖曰梭子禮曰童子禮曰冠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鄉射禮各采色輝煌令可娛目以一師長之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生習升降揖坐立之後即授一圖指示點畫

疏議輯畧卷三十一 十一

令其通曉即此可以見禮器即此可以辨雜服矣又次為句讀堂內榜管子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讀次以孝經刊誤教以句讀令其粗熟即已必令無苦乃書仍講朱熹小學數條又次為書算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或自甲至癸或自子至亥等數授之亦不宜多令其意通暢而已又次為聽樂堂內置鼓簫笙磬投壺詩章射禮樂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日講一事則所以養其德性養其血脉養其耳目心志者無所不有而非僻之技亦無自而至矣以上四堂一遍則日

哺矣復自書算堂一名名略復舊業以次至句讀至習禮而一日之事畢復於門塾左右序出知此則人家無子弟之憂而子弟免咎責之苦雖古禮崩亡亦未必無補於萬一也由是選入儒學而舉以科目則真才出矣一諸生業舉子志在仕進經書粗解章句便擬題目作文字競為浮華放誕之言以便有司之口遂至破裂經傳不特實權還珠而已若此之類雖名曰仕人其設心與龍斷之徒何異故近代作為科舉活套亦自稱絕江網是甘以市井小人自居恬不以為恥也放心至此尚可望其讀書窮理以求見聖賢之心法哉合申戒天下諸生一洗此習先閉門靜

疏議輯畧卷三十一 十二

坐整齊嚴肅使方寸常惺惺地然後取諸儒讀書法近思錄諸書體認一過則讀大學必如親見孔子曾子讀中庸必如親見子思讀論語必如親問孔子於洙泗之上讀孟子必如親事孟子於齊梁之間豈至既讀書後與未讀書前只是一樣人物張橫渠云及讀書後自家又見得別求今生徒知此言有味者寡矣近識者又紛紛以為讀書無益於學問至以傳註為贅者正緣其始未知讀之法後有所得而懲之太過耳不知此論一開必將至於尚清談滅禮教輩輩一世使天下賢智為無所執持而後已故必申令提學官講之於初如讀易漢藝文志作易十二篇及

東漢末世尚圖說士罕習易獨費直以易教授鄉里取象諸文置之每卦每爻之左以便講說然乾坤二卦尚依舊云其後孔穎達王弼之徒皆因以作註疏音釋正義略例遂不復古十二篇之舊矣程頤傳即因此易其後嵩山晁氏獨覺其誤至朱熹祖謙乃釐正復古十二篇朱熹與其徒蔡元定玩邵雍先天之易爻參同契諸書得易卦作虞乃就改定古易因程傳而作本義是時得傳本義各為一書至元時儒者乃始刊定以本義為傳歸古易十二篇之舊臣亦嘗欲以程頤卦下之傳列序卦下方未之及也今讀者皆當依此讀之則由隱之顯循循有序讀一過

疏義輯覽卷三十一

十三

而尋溫十一過矣讀此書者又當先將蔡元精熟體認此乃朱熹蔡元定契繫為讀者你不讀乎此與未讀本義一般如書曲謨註雖經朱熹改定尚有冗處其夏書以後蔡傳雖詳亦多贅繁務在友之於心從吾心所安而已其不可通者不可強也如詩朱熹傳註極詳然其間制度名物不讀註疏無由而知當時朱熹傳經一本註疏之訓釋但以諸儒解經太詳不免穿鑿而失其本意於是取而傳焉以求作者之志不謂後之學者遂廢註疏而不觀試舉一二如三事就緒朱熹取鄭司農三農之事訓之後人不考遂以孟子所謂上中下農之說別處下方不知本周禮

三農生九穀註中所謂高原下隰平陽之農耳又如閔宮篇註中魯哀之說讀詩者或以結構之密實之豈不甚為可笑也夫觀詩求作者之志大抵於其辭有剛柔而得男女抑揚而得上下君臣有規諷之義父子有怨慕之情朋友切責兄弟相須以是定之無有失也若夫大義雖經孔子刪定必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然亦或譏評論刺之不可準者是存讀詩之人蓋亦孔子春秋之意也至其置辭命意淺深婉直亦因其人求之斯得之矣聖人制禮甚嚴制樂甚和順民之情也求詩太深不知樂者也諷詠而得者詩之本意也如儀禮今存者僅十七篇於士冠婚士相見

疏義輯覽卷三十一

古

之禮喪祭聘覲之儀亦略可見矣一禮一樂有本有文經緯乎天地品節乎人情莫不得義理之文文質之中郁郁乎無以加焉故孔子告顏淵為邦之問至於禮樂所欲增損者蓋寡故曰二代之禮不足徵也吾從周是經朱熹考證已定楊復一圖尤為明便其文雖甚難讀然因圖以指經因經以求義斯了然矣合今諸生有志者相率於清暇之日不擾之地畫圖周旋其間亦可以親見當時和郁之感不但讀其書而已哉 國家有大制作必將求其人如周禮不可諱乎孔子曰為國以禮古之王天下者於議禮制度考文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故言而

三爲天下則行而世爲天下法者也正月始和必布於天下天下自閭里上至朝堂無異道治也教也政也理也刑也事也相資以成治化故一貫而無舛戾曰身禮殷曰殷禮周曰周禮天下世守之曰守先王之典籍名之曰禮禮者品節之義也人之生也因乎天地之性固無不善然天地之生義矣氣化不齊賦性斯異不無厚薄清濁故王者繼天之極凡所以脩道立教者蓋品節限制之使用其中所以統而言之不過曰禮而已蓋當是時四輔三公日夕相與論而守之惟謹詩曰維清維熙文王之典是也而分之以六官其經制規爲聯屬不悖乃所以相成非所以相

制故其勢合其事一可以久而無弊也後世事不師古或師之不能純用其意於是相成之美反病其矛盾而不能成天下之故不遠則又猥以爲古之聖人於是乎有相制之術焉故自漢以來其禮率以刑法相制以是把持天下於是刑名法律之說滋蔓而禮於是乎湮鳴呼以此罔民雖欲使民免而無耻且不可得况望其治乎合申令天下諸生皆當講求以成用世之學但二經廢之已久此典禮所以不脩也合無先令國子監及各處提學揀選賦質通敏年力精壯者令其著功習學不拘年分但能講解溫習者即與起選吏部選用各學教職其舉人能速通是經即

補兩京國子監等官則不出二三年而三禮之學大行矣如春秋先儒論春秋當以左氏考經之事以經證左氏之謬今諸生專事胡傳而程傳公穀左氏或漫不知省夫豈可哉合令諸生通看各傳其提學考課當兼論得失以觀其職如小戴記以註疏爲主此太祖高皇帝之舊規也近時一用陳皓註夫皓註率出意見殊未有稽使漢儒之意亦不能自合令天下諸生先考禮經其朱熹經傳通解亦略可考二陳禮樂書尤博洽於三禮所講解最爲可觀合令提學考課諸生之時一以二禮爲主其二禮所無則求吾心所安而已陳皓之註今脩正改定者數種惟大學

士張聰註有章句近是亦嘗與討論而聰之所註多不可改合令進呈刊行一鄉射禮所用以觀德者也自鄉舉里選之法廢所以考見子弟德行考率於文字問求之於是去古益遠矣今三代之法尚可考求以觀人者莫如射合令提學於考校之後每春秋各一月如周制於春正月冬十月奉行鄉飲之餘率諸生一肄習之容體必比於禮音節必比於樂以求循聲而入之規則諸生氣稟之偏學問之疵皆可以具見矣其儀備於儀禮不容復贅

國子監禁革事宜疏

章懋

一本監歲貢諸生先在冬慶府州縣學爲附學爲增廣亦

既有年然後得廉其廉膳必二十餘年或三十年而後得貢迨貢入國學遠者十餘年近亦三五年而後撥歷事一年而掛選通計前後年數已及六十歲又待選十餘年而後得官則其人已老多不堪用因而死亡者亦不少矣是國家虛糜米數百石以養一人而不得其一日之用豈不重可惜哉此今日積弊之大者不可不早為之所也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先清之於學校責任提學憲臣嚴加考選凡材之庸下年之老邁不堪作養者不許食廩克貢次清之於國學照依先年命大臣揀選之汰而加嚴凡材之庸下年之老耄不堪用者不容在監待其掛選之

疏議輯各卷三

十七

時吏部就行考定高下或賜冠帶或授合得品級散官使之待選於家而行各處巡撫巡按分巡分守及司府正官凡有公事委之幹辦既可使之習於政事又可驗其能否每歲終各該上司開具差委過各人幹辦實跡第其材識高下造冊奏聞其才識優長堪任用者即行取選年老無才不堪用者就令致仕況洪武中嘗差監生各處丈量田土亦欲驗其能否而授職也明試以功如此則官使得人而民皆受其惠矣此賢愚同滯之弊所當革者也一本監舊制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共三十七員蓋國初天下人材共一監係養故設官之多如是後因添設北監頗

因裁減查得成化初年本監止一員博士三員助教十員學正學錄共七員耳今在監諸生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助正錄等官三十餘員又會饌久停掌饌一員已為虛設而今乃有兩員似乎過冗且各官所食之廩祿所役之皂隸皆生民之膏血而國家大費之經費也冗食不節國用虛矣臣切聞官不必備惟在得人各官為諸生表率後學範模苟非其人則師道不立教難成效矣又况近奉新例風憲有缺許於博士助教等官內選補則各官者又不惟風教所係抑乃風憲之儲尤宜慎選其人而不以備員為貴也如蒙乞 勅該部參酌所宜量為裁減如成化初年之數以

疏議輯各卷三

十六

後遇有缺員合無行令巡撫巡按提學等官推選學行超卓教誨有方者列街舉奏及九年考滿教官內有功蹟而兼著時名者以補其缺庶幾用不失人既有以佐風教而備簡選員不至冗又可以寬民力而紓國用矣此冗食之弊所當革者也一本監官吏俸糧及監生家小月糧俱係糙米師生會饌係熟米每歲預先會數具呈南京戶部會數坐派蘇常等府解納本色近奉南京戶部劄付判到弘治十六年分折納糙熟米共三千八百石計銀二千六百六十兩不分糙米熟米俱作七錢一石臣查得南京部院等衙門官吏監生俸糧近年具是折價每石納銀七錢今

將本監俸月糧糴米亦作七錢一石折納委實體相同
經久可行惟有會餉自熟米亦係按月開支每人多者不
過三斗少則七八升者有三五升者有之若將銀兩碎
分不免虧折之患又後湖查冊監生數多所有錢米乃日
用不可缺者雖云有銀可糴而米價貴時熟米一石不止
七錢款從本監糧買供應又不免陪補之患若止將銀兩
送湖則湖上亦費區區臣愚見此項糧米只合收受本色
已行具呈南京戶部定奪該部稱係巡撫衙門奏准事例
難擅改移只得遵依收受訖但恐遂為永例則二患未有
已也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合無將本監官吏監生俸糧

疏議輯要卷三

十九

月米以後年分照依各衙門事例折納價銀使民獲輕
之便其錢米仍納本色則官免虧折陪補之患此則預防
其弊官民兩便之事也一本監舊額膳夫一百名皆應天
府所屬各縣編審均徭人戶充役為因節有逃亡不便成
化二十二年該欽差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王克復始
行改派蘇松常徽寧國五府每名一年解銀一十二兩有
閩加一兩以充役役之用本監先前收獲前項銀兩雇人
應役自文廟一堂及博士廳并內外各號看守灑掃及雜
用工役等項共雇七十餘人該用工食銀四百五十餘兩
其餘分派各官名下雇人跟用及本監一應公用如辦納

內府浣衣局濕小粉等項皆於此取給先任祭酒劉某頗
嘗積有贏餘奏准脩理號舍訖自臣到任以來所收弘治
十五年十六年銀兩除雇人應役外比照北監見行事例
學正學錄典籍掌饌職卑祿薄官員各一名共用三十二
名其餘公用隨宜節縮亦頗有餘均給六堂監生俱有文
案簿籍惟是未經奏請於義未安今弘治十七年蘇松常
三府共該膳夫七十名每名止解銀十兩其來文開稱係
巡按馮御史議處事例而徵寧三府却照例解發多寡不
齊款便聽從輕減以寬民力豈無不可但亦未經奏請未
敢擅便定奪又今後湖查冊例該無撥膳夫徒夫到彼供

疏議輯要卷三

二十

役緣咨司近年間擬因徒並無一名到監無從查撥已曾
具呈南京禮部轉行取撥而咨司回文須要申請方准撥
送以此本監只得盡用前項銀兩多雇人役前去供應但
恐從前遂廢舊規乞勅該部查議前項膳夫應該納銀若
干通行各府遵守庶幾事體歸一仍乞查照 祖宗舊制
及今北監事例行南京咨司照前問發因徒送監應役庶
使百年成規不至墮廢所有前項膳夫銀兩除雇役外合
無給與博士等官各一名及公用或有剩餘合無均給諸
生惟復用以脩理公廨或刊補書板亦乞斟酌所宜立為
定制以便遵守仍將收支數目明立文案隨卷照刷以防

奸弊恤民之一端也一近因戶部奏准取撥監生往後湖查冊緣彼處冬月苦寒夜無燈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卑濕水泉汚濁監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以故畏難而不肯去往往告求養病及搬取畢姻依親就教職等項以避其差查得先年查冊之時監中人多常撥七百名分作兩班往來替換猶以為苦臣切謂好逸惡勞人情之常查冊一事比之其他短差及坐班委的勞逸相懸不可不為之所也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查冊一月者准其坐班兩月使人有所激勸而忘其勞或別作區處以增添監生如先年之數使得分番更換庶幾公務易完而人情樂從此又優恤監生之一事也

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疏

馬文鼎

切惟人君之治天下文德武備相資並用武備莫先於將材古之為將者必學於師數年而後成非一朝夕所得也蓋兵法始於黃帝本之井田其來已久禹征三苗誓師之詞兵法已具其後周之太公與之孫子齊之穰苴魏之吳起漢之張良唐之李靖皆學兵之久而號知兵今武經七書皆諸子所作其詞古其義與世之講明者少雖兩京設有武學以教幼官并應募舍人但多常流不能講明七書之旨况我朝機密兵書有禁人不敢習所以將材甚為

難得近因本部即次奏行內外大小衙門訪舉但有諳曉韜略堪為將官者起送來京今良久未見舉薦即今在京各營提督武職大臣出自將門諳略素諳者固有其人但各邊將官亦止或號令明嚴或弓矢閑熟或持已頗廉或愛軍頗仁而已求洞曉諳略謀勇兼資如古之名將者亦不多見昔宋因契丹西夏之患最重武備累命儒臣編集兵書其目實繁備武經總要一書乃 仁宗命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等編定而自為之序頒賜內外武職重臣其中所載戰陳攻守行兵布營邊地方里一切器具與夫軍中事宜酌古準今靡不悉載武職官員若肯熟讀講解存之

於心施之於事雖不如古之名將亦可以克任邊方重寄况不係機密兵書在律條亦所不禁各處不敢擅自鏤板所以武職官員多未得見間有抄謄舊本字畫亦多差訛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材乏人邊事雖非趙宋之比但西北胡虜與我密邇自古所不能滅屢為中國之患萬一有警勢甚猖獗倉卒之間邊之良將其何以禦臣等職典兵政國家安危所係若不作養將材於今日何以得之於將來日夜思惟無以為計欲學武事莫先此書乞勅內閣儒臣檢尋古本武經總要校正明白命司禮監將此書從新刊刷數百部頒賜兩京公侯伯都督武職大臣并各

邊鎮守遊擊守備內外官員並本部及兩京武學各一部
令其如法收貯在邊永遠相傳凡遇交代不許帶帶以及
損壞遺失庶武經廣布將材可得而兵寄不至乏人矣

皇明疏議輯畧卷三十二

武備

武備疏

楊士奇

通鑑宜民之道於軍伍補役之事尤為切要者亦惟遠近
適宜而已切見今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
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兩廣四川貴州雲
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起解北方極邊補役
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於寒凍北方之人死於瘴
癘且其衛所相去本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途路艱辛資
費有限逃死者多到衛者少長解之人往往被累非但獲
罪亦有死於溝壑而不知者深為可憫况今西北二邊急於
防守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在此固為弗宜在彼且
乏中備揆之事勢去豈可執伏覲太宗皇帝令曰北京
人民有在各處充軍者今後勾補不復發去只就河間立
一衛所就此當軍原衛軍伍別着人當若在北衛分當軍
的不動宣德二年宣宗皇帝准兵部奏令雲南四川兩
廣福建湖廣該勾軍丁除逃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
留所在附近衛所帶管食糧操備本年十二月又准兵部
奏今後一體存留收操緣海地方的也就留在那裏衛所
操備宣德三年又准兵部奏令江西貴州等布政司軍丁

該鮮遼東甘肅等處并山西等布政司軍丁該鮮雲南兩廣等處動經萬里及七八千里者皆照例留在附近衛所帶管收操又奉 上旨腹裏地方該勾的軍離原衛二千里以裏的發還二千里以外的都留在附近衛所收操此皆 祖宗成憲蓋洪武中有犯罪者 恩宥免死不分南北發遣遠充軍所以懲治有罪此 太祖皇帝之仁也其後有罪者已死補役者皆非犯罪之人朝廷憫其遠道艱難得於附近衛所操備此 太宗宣宗皇帝之仁也今陛下即位以來以陝西該解腹裏山東河南大寧都司等處衛所軍丁俱收發陝西靖邊衛又有廣西缺軍命南方

疏議輯畧卷十二

二

貴州雲南廣東廣西四處該勾遼東等處軍丁悉放廣西都司屬衛收操亦是仰體 祖宗之仁也近來部官執稱原舊隊伍難以改撥此只是畏避文案繁勞而不思兵備之無實不念下人之艱苦夫豈體國憂民之意哉近日兵部雖因清軍御史之言奏請清出軍丁暫發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緣南北俱有邊境今俱少軍若只於本處附近收用近邊衛分緩急亦不得濟臣等愚見今所急缺邊軍欲行起撥者除逃軍外以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永平遼東等處補伍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隸

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極邊衛分補伍皆就定其衛所發遣收補其有缺之後復有清出者却於復裏衛分補伍如此則兵備得實下人不困而國家庶務亦無不宜矣

缺軍征守疏

干謙

訪得廣西地方洪武年間原無官軍守備永樂二十一年因總兵等官在彼鎮守奏撥湖廣所屬衛分官軍五千隨同備禦後因物故數多建議者欲行停罷後增官軍五千分作上下二班緣廣西係烟瘴之鄉本土人民尚有死亡其前官軍素非土著俱各染疾名雖在彼備禦實乃養病

疏議輯畧卷十三

三

度日從前至今官軍死者過半姑以總數計之其原額官軍一萬有奇除茶陵等衛未及開報今荆州等衛所已死一萬六千六百有奇俱於本衛所勾補兼之近年麓川等處賊寇竊發調軍征進及裏河運糧等項差役重繁官軍逃亡數多無軍補伍蓋因死者愈速而生者不繼為今之計欲令官軍照舊守備未免罹此瘴疫是以無罪之人而置諸必死之地徒有守備之名而無守備之實欲將官軍停罷不設誠恐彼處猖獗不時出沒侵擾地方必須有備然後無患臣意以為廣西湖廣相為唇齒賊情緩急互為應援今湖廣永州要被廣西流賊越境侵擾向使廣西兵

勢振肅自能捕捉未必貽患地方但以單弱之兵素乏備禦之策一處有警則兩處亦不可安雖為廣西之害亦非湖廣之利也合行移湖廣都司將廣西輪班官軍依期督發仍整棚在衛者操守城池遇警聽調不許指以軍少因而怠忽候事寧另議

議團操疏

于謙

夫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寇虜之患自平矣臣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半方致厯聖慮今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馬一營每隊

疏議輯各卷廿三

四

五十人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十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十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把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二隊點閱但換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為獎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官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為若者知將士之號令體統相繼

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為一營分則為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期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轉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者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載策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伏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大銃大砲飛鎗大箭弓矢齊發若勢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皇上德威遠布賊必不敢侵犯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并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飭隊伍中嚴號令務使人

疏議輯各卷廿三

五

馬強盛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使之耳目慣熟步履輕捷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錯至如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陣車犀角器具賊縱勢毅可以固守無虞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況醜虜矯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敢不潔已愛

軍以振士氣捐軀効死以報國恩

六

改撥官軍疏

馬文昇

本部議得中都留守司并山東都司撥去黃花鎮操守以四處論之已是不均其中都留守司獨撥秋班山東都司獨撥春班以兩班輪又似不均既該軍人楊上三等合詞具告合無行移團營自弘治五年為始先將河南都司春班大軍都司秋班輪赴該鎮操守一年至次年却令大軍都司春班河南都司秋班又輪赴一年中都留守司并山東都司輪流赴鎮亦如此例大率四處每兩年一輪兩班俱遍周而復始永為遵守又查得戶部等衙門會議都御

史唐珣奏稱原派黃花鎮春秋兩班官軍要照京營限期

七

徑赴黃花鎮交班照得前項官軍今後定撥省諭先擬事例兩年一輪先期一年預行定撥省諭領操官旗不必到營徑赴該鎮交班敢有該班來遲脫班不到及到班在外等項悉照京營事例而行又經通行欽遵今國公朱永等奏稱弘治六年黃花鎮秋班軍輪該河南都司摘撥一千五百員名前去備禦今止到六百五十三員名數內尚欠八百四十七員名要乞查照神機營官軍守備紫荆關等處事例行五軍營照數撥本鎮備禦一節照得京營軍馬永樂宣德等年在五軍三千神機營三大營操練至景泰初年選出精壯官軍立為十營操練專為征調天順初年仍散歸三大營成化年間為因各營軍馬號令不齊卒遇邊方有警一時取撥不足恐致悞事因官之議於各營內選取在京并在外官軍共一十七萬總在一處分為十二營操備又命內外大臣提督名為團營遇各邊有警就便調遣前去不許別在蓋內以護衛京外以預防邊患居重馭輕強本弱枝其慮不為不遠其勢不為不重但今團營官軍事故等項不及一十二萬之數而五營欠少團營官軍四千餘名即今又無別項工役或遇重大工程又於團營借撥其黃花鎮防守官軍原係長陵等四衛撥

三篇因雖衛不遠事多相述又因閱實邊關大臣具奏暫
於團營內撥去今本鎮秋班官軍輪流該河南都司摘撥
前去防守但河南地方水旱相仍官軍飢窘不能赴操以
致團營數少欲候到足撥去緣今正係防冬時月不無有
誤本鎮備禦若再於團營內撥去萬一邊方有警又恐調
遣不敷况團營官軍不宜別項差撥係奉准事例今既該
各官會奏前來若不權宜處置未免兩相防誤合無行移
五軍總兵等官於本營次撥官軍內照數先行摘撥一千
五百員名差人送至黃花鎮操守仍預行中都留守司該
春班各定官軍一千五百員名不必赴京徑赴黃花鎮防
疏議事各卷廿二

守週而復始二年滿日仍令河南并大寧都司照前輪流
免致撥亂團營官軍該補團營之數陸續補送庶京營武
備以修而邊關防守不失矣

脩武備以防不虞疏

馬文昇

切惟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脩否武備脩則四夷知懼盜
賊歛跡而天下安否則四夷恣橫奸雄窺伺而天下危矣
昔殷高武於荆楚周宣講武於洛邑故書詩稱之以爲
盛事語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
之蓋言有天下者武備不可一日而不脩也李唐之末武
備廢弛終至藩鎮之亂趙宋之季兵馬衰弱卒有金元之

厄載在史冊昭然可考六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
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時未忘
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
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余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迨
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遼胡虜其於武
備尤爲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
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見自宣
德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
兵所以四十年有土木之厄至今雖耻未雪邇來軍士消
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清理亦多上下因循終不能充足
疏議事各卷廿二

有數矧京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江南之
兵大半運糧其多者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
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而陝西山西之兵亦有戍守各邊
所以腹裏城池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
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
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爲十二營不
許別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移行此外天
下再無兵馬可調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其工
多者一二年不完每名雇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以上行糧
糈費不得實用召募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

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且武備之脩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間京外衛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冬春各全支料以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為已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即那往西山一帶四散越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一時調用率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軍士多有預賣況冬月止開草二箇月每月止折銀二錢欲馬之不死實亦為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撥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

疏議輯果卷三

十

二

分之二見今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之精強尤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守衛軍人盔甲多不如式弓矢多係自置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肅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那移擠塞有名無實況去歲內府戊子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

疏議輯果卷三

二

二

於此時也雖軍馬充足甲兵堅利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提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天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輜略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馬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牌而刀法未諳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於馬匹尤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即為住操所以馬多生拙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霄壤之不侔矧鞍轡鞞勒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內治之脩誠未之信況今天鳴地震連年不已草木妖孽歲時迭見象不虛示必有其應近日北虜大衆遁送番書要求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入似有啓塞之意既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跡且北虜之性小盛則掠大盛則侵今既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不示我以弱而縋我邊備以潛蓄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夫京師以大同宣府為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

地之外即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充爲塞通本邊軍馬雖
強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
藉京兵以爲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京師武備又
復如此若不早爲修飭誠恐愈加廢弛伏望處常思變居
安慮危恤軍士之疲困念戰馬之凋斃欲其精將欲其
良操練欲其熟壯朕武備固不加修然數者之中將得其
人爲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又將得其人加以倉廩充
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

議遣軍入衛疏

李東陽

聞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

議議輯畧卷廿一

上

二

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
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得必勝恐損國
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警疑三
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錢物常索酒
食強買貨物姦污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遏方受害而
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視軍民蔑視官
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從縱之則愈不可
制五不便也遠遼井挑桑膏肉或風氣寒燥之不相宜
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糧布

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慶賞無紀極之
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晝夜之際或變起於道
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
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
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
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
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
諛委順爲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
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伏望 聖明洞察博采
人言務求至當實崇社萬年無疆之福也

議議輯畧卷廿一

三

思患預防疏

周用

臣考之古國師教圉人養馬冬廐夏所冬寒則燠之以廐
夏炎故涼之以厩其順時調燠以善其生者無所不至也
今霸州等處舊設草場去處民居稍遠極目荒墟曠無室
宇人馬無所隱庇露宿蒼莽之中以致暑雨蚊蟲之生馬
多瘦損士卒不樂就牧百計逃避 陛下鑒其弊近 命
科道官點閱此誠防閑之至計也然既有以防之策可無
以虞之乎又况迄今所築封堆不過數年風浸雨冲刷就
平夷將復迷其處所篇今之計不若緣其邊界量立鋪舍
數座使軍士分地而牧割草而居馬亦得以就其隱庇復

於居中建立廨宇以處領 勅之官使得便於點閱庶幾
人馬有依而邊界亦永固矣臣等前踏地至香河縣神機
營草場係太監覃昌姪覃綱管業臣等丈量之時道路稱
快問其所以緣覃綱管庄之人倚恃聲勢擅作威福收歛
之時征求百端佃種之家遭其漁獵納之覃綱之家者十
無二三管庄之人所得者常居八九連室與罪無由控訴
夫覃綱已故太監之姪耳而管庄之人倚之尚足為害又
況非覃綱比哉且 陛下損數畝之地以厚左右勤事之
人若未為過而不知其轉展委托毒民歟怨有如此也即
一處而觀之則九權豪勢要之所謂庄田者其征利禍民

臣等謹輯畧卷廿三

由

營私歟怨大率類此今草場之為庄田者 陛下既令臣
等清理而議處之矣然規利之徒夤緣左右復圖奏討者
未必無也臣願 陛下思國家之大計絕小人之營求則
國體正而人心悅矣雖然萬民之望在於一人四海之化
始於一家今霸州等處見有 皇庄牧馬之地 陛下為
天下之主 聖母享天下之養是普天率地莫非 皇之
庄也豈必於其間復私頃畝之地收數斛之租然後謂之
庄哉臣以為宮闈之用設有不贍取府庫之積以益之使
不失庄田歲入之數則上可以愉 聖母之心下可以舒
生民之害矣願重自裁抑罷庄田以益牧地凡各處之名

為庄田者由此而悉屏棄之則奏討之門自杜矣臣又見
三河縣五軍營草場一處多係宣德年間歸化達官任王
王鎮等住種自昔歸化之時給與庄田以裕其食用此固
朝廷招採降附之深意也然而土著既久生齒漸繁地之
所入不足以贍其家之所需至有逼於飢寒流為劫盜者
甚非所以安遠人而來慕義也臣詢之於人咸言自此以
至河間達官之營相望不絕貪不聊生者與此營略同臣
稽之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古
昔聖王於夷狄之未服者尚欲綏而撫之又况慕義來歸
居於吾土者豈可使之失所哉況其間習於土俗而精騎

臣等謹輯畧卷廿三

五

射者不少倘用之得其所而處之得其宜則未必不賴其
益矣今天下武備懈弛窮海遐邊之卒手不能弓身不能
騎者在在皆是臣願 陛下留神於無事之日加恩於歸
化之人其處顯位而見柄用者固不必更張矣若夫達官
之閑散而不任事者選其材力超衆騎射絕倫之人散之
邊方分置各衛如湖廣廣東廣西四川雲南等處衛置一
二員加其品秩厚其廩餼使之專教士卒騎射則既不失
安遠人之道而亦因得以精中國之技也

議清軍疏

王道

所謂拂民生變者其弊有三清勾之始執事不得其人官

不屑而委之有司有司不屬而付之吏胥賄賂公行奸弊百出正軍以富而幸免貧民無罪而干連有一軍缺而致死數人之命一戶絕而破蕩數家之產者矣此清勾不明之弊一也國初之制聚集者不無遠近之異謫戍者多罹邊衛之糾承平日久四海一家或因遷發填塞墮墮或因商宦沉寓地方占籍既久桑梓是懷今也勾考一明必欲遣之原伍遠或萬里近亦數千身膺桎梏心戀庭闈長號卽路求訣終天人非木石誰能堪此此解補太拘之弊二也邇年以來地方多事民間賦役十倍曩時需費至於妻子算計盡平鷄豚苦不聊生日甚一日而忽又加之以軍伍之役重之以供餽之煩行賄居送無地可以息肩死別生離何時為之聚首民差軍需交發至財殫力竭非死則亡此軍民併役之弊三也良法善計不在乎他在于祛此三弊而已矣

脩舉團營事宜疏

王廷相

切惟蓄威昭德 人主之大權居重馭輕立國之至計仰惟京師 宸居所在實諸夏之根本為四海之會極使無宅中制外之形焉享久安長治之福洪惟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之後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餘萬畿內置五十餘衛所約官軍不下二十餘萬以外言之括

諸邊之兵不能過此以腹裏言之括諸省之兵亦不能過此 聖慮神謀超唐軼漢其為居重馭輕之圖深哉邈矣而不可加也但承平既久兵政日弛尺籍雖存而逃亡罔稽營伍雖具而兵馬少精是以卒而大戡於國初之時而逆盜竊發反藉力於邊方之卒居重馭輕厥勢安在言及於此誠可寒心臣等猥以庸愚專茲營務夙夜惕厲恐負重託乞以在營切要三事 勅下部議將軍馬錢糧隨宜區画勿忌夫事權之不一勿拘夫事例之不合要於武備脩舉足為國家經久之畫而已其一曰選軍伏覲大明會典營操事例節開永樂初立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實

撥去各處工役及搜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奇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終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兵習藝者甚衆脫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投石超距奮勇以禦虜哉若不早爲設法精選終是虛應故事徒糜糧餉於兵無益臣等以爲營伍不能充實軍士不得精練其大要有三軍無定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應避之姦三也何謂軍無定用夫軍欲戰勝攻取須平日養其銳氣精於武藝不以雜役奪其操練斯志專一奮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工役留之搜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奄鍾以奪其習而

弓馬之藝疎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夫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武夫何敢望何謂替役之難軍士類多貧下吏胥無賄不行文書到衛衛吏刁難文書到司司吏指勒縱是真正子姪亦須用財打点貧者度日尚難安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之姦團營軍士皆係大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先年多有富實奸猾之徒畏懼營操出征之苦賄求該管人員作爲不堪之數揀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閑得以躲閃差役由斯三者軍士之所以不精也臣等伏乞將三大

營並團營官軍查照各衛真正戶口文冊一一挑選果壯年力精壯者方許留在團營中間老病羸弱貌委瑣不堪教練者悉行選退有少壯子姪者即時摘牌替役無子姪者發回三大營其年老有病逃故爲事久不回營等項子男弟姪亦要清查照冊從公揀選但係年力精壯武藝頗習在冊有名及先年欺隱不入冊者即與收補其外衛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照例揀選仍查照先年團營額數內衛外衛并轄一十六萬備造年貌籍貫文冊收照不許各衛擅自更替果有事故方與另補各營操演教習武藝軍備聽征之用其團營雜項差役并各處做工搜木

等項止於三大營揀存數內撥用仍查照弘治十一年間事例團營軍士並不得差撥如此則軍皆精壯而威武無不振之患矣二曰惜馬照得團營馬匹乃朝廷武備大計所關軍士領養之後多致瘦損倒死此馬出自小民膏脂今處之輕如草芥誠爲可惜然馬之瘦死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一也給領失宜二也餵養無法三也何謂草料不足查得團營馬匹有曰存操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有料無草有曰下場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無料無草惟十月入操之後至三月終止二項之馬俱有料而所給之草又俱止三箇月以一年計之存操之馬俱有料而無草

者九箇月是料備而草不足下場之馬止得半年之料而無草亦九箇月是草與料皆為不足夫馬給於官非着口之物自備草料乃切身之苦雖得過軍士猶不肯陪錢以養馬況貧難之軍自給不暇安能念及於公家之畜哉無惟予在營之馬日惟饑瘦而多斃矣此情甚真此理甚明無難知者而該部每以舊例止之夫法難執一事有時措祖宗以來諸司之例隨時而變者亦多矣譬如下場之馬弘治以前尚隨場牧放今草場半為田畝而民間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其牧馬之資非軍士自備而何所出哉此時猶執下場採青之例豈非名實

疏議輯卷三

廿

相背而近於膠柱之政乎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以非善已而不肯陪則夫無所足食之馬惟日俟其斃而已且一馬之價小民解俵到京所費無慮三四十兩而乃吝此數月草料以致瘦死是可惜者一倍之例而所失者數十倍之多豈非顛越尤等乎蓋以掌馬者權不及財掌財者意不及馬各競其職以為勝故如是耳使皆任為一家之事則草料馬匹皆切已之物必酌量事體之輕重分別利害之多寡而行之豈有惜纖微草料之費而致傷數十兩之馬哉伏乞將存撫馬匹再增三月之草按月給籌半根六箇月共十二根下場馬匹再增六箇月之料三箇月之

疏議輯卷三

廿

草通融放給亦可足一年之用載觀兵部團營草場乃為牧馬而設今所收租銀以之養馬乃其本然今則收貯太僕寺為買馬之用似為不倫臣自嘉靖七年題准之後至嘉靖十二年所收租銀至今並無分毫徵解到寺豈非怠緩乾沒重傷國課乎合乞今後草場租銀該部定委廉能官員會同州縣官依期徵收完日通解戶部以補營馬草料不敷之用又舊額二州牧馬未開地土薊州尚有地七百二十三頃九十七畝五分霸州尚有地五千二百四十餘頃若再通行召民佃納每畝照舊收租銀三分二釐一年共該租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十餘兩通為給軍養馬之數亦足以助戶部草料之費倘謂給領失宜軍士家道頗過則住居必有房屋養馬草料必不短少頃置必不聚露今各營軍士家道得過者以領馬為累斯則人情百方賈脫僥倖差撥務取輕開富者既不領馬所領必及於貧此等貧軍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栖止而露地以居露居則雨雪之來無以遮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餘而自養不足不足則草糧之資反以養人而馬饑矣馬苦而饑欲其不瘦損而斃也得乎乞將三大營團營軍士但審係得過之家即將貧軍所領之馬一一交與領養如此庶馬皆得所而不致損傷矣何謂餽養無法軍

士關出草料散在各處從其自養竟能稽查中間畏法之人愛惜馬匹餵以實草實料其馬始終騰壯無他病損有等奸徒未關本色則以實草於人關到折色徒為自食之具而馬惟啖以酒糟切以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馬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作騰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後即致羸病不堪騎操因之而斃雖有比較肥瘦之令終無以察其草料之實若不以餵養之法終莫能救其害馬之弊今考在營每把總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騰者有無騰者除上騰中騰聽其自養不計外其無騰之馬盡行揀出不許在家調養軍仍赴營

疏議輯覽卷廿二

廿二

操練每把總下各會集處會餵每日於申酉二時親至其處一點視臣等亦不時差人驗視至於夜間聽其自養一月之後點軍科道官驗其有騰息者免其會餵如此則瘦馬有處而軍士知警矣再照聽征馬匹雖大邊情調遣多有過二萬之數再有萬匹存營操守亦足為用倘事勢嚴急猶有各州縣寄養備用馬匹二萬隣近易取若軍士堪養馬者數少似亦不必濫給仍將團營聽征馬匹擬為定數每遇事故損失至五百匹以上者行太僕寺兄給一次以為常規如此不但愛惜馬匹性命而戶部草料之費亦可以節省矣三曰訓練古語云教士三萬橫行天下故

齊桓有節制之兵秦之銳士不敢當岳飛五百背嵬之軍兀木巨萬不能敵是知兵必教成而後可以勝敵矣使士軍精壯而武藝不熟則臨敵無可恃之能對壘之敵戰之氣安望其出奇致勝以禦侮哉此訓練之法所不可缺也臣觀昔時團營操練之法其下營走陣之軍法度森整俱有節制至累年在營舊軍亦皆武藝頗習堪備征調但今新選之後與各營新補戶丁皆係素無操練若不嚴立賞罰時加比較則揀選雖精徒為無用臣觀會典教練軍士之法凡騎卒必善騎射及鎗刀步卒必善弓弩及鎗刀凡射十二箭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為試中遠可到以一百

疏議輯覽卷廿二

廿二

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用鎗刀以進退習熟為試中臣等以為自今以後各營該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操演教習之日不得仍舊射箭九回落旗而散各該把總管隊等官着令各色馬步教師一一指授方法如何挽弓如何發矢如何馳馬如何滾刀戈矛牌鏡無不教習以多為能不拘回数數聚明從事衣末方散不中者當時責治治已再教務使合式乃已此後二日仍依舊規夫教習不徒則藝射精趨藝射精趨則膽氣增倍膽氣增倍則遇敵不懼遇敵不懼則能以少擊眾以精制強更以諳曉韜略之將御之則或正或奇隨所願指呼吸變化動中機宜又

何敵有不克者哉其號頭目把總管隊等官督教一年之外臣等會同兵部堂上官試驗以其所管軍士試中為率不及六分以上者奏請罰治其試中軍士八分以上者公同會舉陞賞推用每二年一次舉行如此庶營務實而兵皆練習可用矣

預脩武備疏

江律

切惟安內攘外固莫先乎將與兵臨敵制勝尤莫先乎食與器自古人君欲保治安民者未嘗不以為先務也我朝創制立法內而畿甸外而府州各該衛所選將練兵以衛乎民各衛所復設倉庫儲糧蓄器以資其用又慮夫紀

律不嚴軍威不振特

簡命文武大臣以總督之恭贊

副將各有其人管屯管操各有其職訓練以時糧蓄不乏良法美意屢越千古奈何承平日久兵政懈弛將以統兵徒擁虛名而轄略廣兵以統衛徒有虛數而逃絕過半糧儲有官專理而倉庫果皆充盈近該湖廣荊州府知府沃類奏稱本府倉糧虧折二十余石欽蒙差官查盤是其驗矣荊州一府如此其他倉糧可知軍器使破物料兵革未聞堅利近年各處有司解到弓箭箭是其徵矣有司供應如此軍衛造作不言可見伏觀大明律親管頭目不行用心鈐束致有軍人在逃千百戶提小旗俱有降減之條

今各衛所發清勾逃軍不計其數而親管頭目恬不戒意將以威德未聞也欽官皆守法軍無逃亡得乎侵盜官糧監臨主守欺罪惟均成造軍器不如法罰所必加今各處倉糧虧折如荊州府者不知有幾軍器堪用者十無二三惟憑紙上虛文查盤核實未有也欲糧蓄充實器皆利用可乎恭惟皇上出震繼離體元更化講學修德妙契乎皇明祖訓理財用人不戾乎大學格言唐虞太和之治復見於今日可以授戈止武垂拱無為矣以臣愚戇尤為未然近日大同宣府累報聲息烽火之烟未盡滅也浙江流賊劫掠郡縣門拆之聲未盡無也况虜性詭莫測今雖稱

遣使進貢安知其非假授順之名以緩我兵備乎又安知

此非因通好之使以熟我道路乎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其邊方機務不可少忽而天下武備亦所當脩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書曰惟事事有備無患傳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臣願陛下當國家閑暇之時為思患預防之計乞勅兵部通行內外總兵鎮守巡撫等官申號令以肅軍政明賞罰以勵軍士存恤訓練作興銳氣督令各衛所發戍兒男比照京衛舍余一体隨軍操備暇日講讀孝經論語孫吳兵書俾知忠君親上之義折衝禦侮

之造廠加考閱務臻實效仍行各處巡按御史從公訪察
軍職官員才行操履勇怯勤惰照依文官事例各出考語
錄送部二本每過年終一本繳送兵部一本繳送都察
院以備參考其間果有勇略異常者具實奏聞或遇推選
將領官員人等用人朝廷因以循名責實而將得其人
矣又行各處清軍御史清查所屬衛所逃軍數目將親管
頭目察問如律庶官知警懼不敢害兵雖未遽足而逃亡
之弊可少緩矣倉糧軍器除京衛外其餘腹裏地面悉照
邊方事例差官查盤但有虧折不堪照例追問發落廢法
令嚴明監管盡心糧雖未即定器雖未盡利而侵盜之弊

疏議輯各卷三
二
其六

可少革矣然西者之中食所當先尚食焉不足則雖有良
將銳卒堅甲利兵必飢餓困苦安能奮勇前驅以挫彼敵
鋒哉各處之衛邊方尤重苟邊城整飭則是藩籬完固屏
翰堅高雖或力寇跳梁安能自生翼羽以窺我堂與哉近
口之議安邊定用者或曰納粟冠帶或曰納粟入監或曰
招中鹽糧或曰開慶僧道不過趨辦於一時率非經久之
常策為今且計莫若清理塞邊屯種之田蓋糧之積于倉
厥者有限糧之產於地土者無窮如趙克國之屯田以困
先零諸葛亮之屯田以安渭濱古人之皆有明驗近來
各邊撫兵鎮守等官不思朝廷付託之重惟務身家謀

利之計就彼置立庄田私役軍人耕種故田之膏腴者多
入官庄軍人耕獲又不以時而屯者又多硤薄之土尤莫
若裁減江南之糧財賦國用所賴永樂宣德年間南直隸
各府并各布政司衛所兵皆足伍故派存留之米以給月
糧近年各衛所逃亡軍人不知共有幾萬名每年可省糧
數十萬石石可值價銀四五錢今各處存留糧積餘見在
年久紅腐徒存虛穀侵欺虧折者上下彌縫徒報虛數再
乞勅戶部踏勘遠方地土但有前項各官庄田俱令退
出給與軍屯種嚴定禁例若有故違治以重罪如是則軍
人免于私役而得以盡力於農屯糧豈不漸足乎查勘

疏議輯各卷三
二
其七

江南各衛所見食糧軍人比與宣德初年若少千名將自
出糧米以後年分暫為裁減各於原納府州縣每石止收
存銀四錢類解本部收貯但遇豐年發去山西陝西布政
司委官就近糴買豆麥於各邊倉上納則糧無虧折而民
兩稱便邊儲豈不漸充乎假之以歲月期之以積久臣知
將不必選而率多智勇軍不必挑而率多精銳饋餉隨處皆足
何有千里挽輸之勞器械隨處皆精何有一鎗不適於用
我之兵威既盛我之武備既修靜以致動逸以待勞大羊
叛逆擾我邊疆可以不戰而屈之可以一鼓而擒之可以
永保太平之治可以長無外顧之憂矣

脩舉武備疏

徐問

臣生長南服發跡儒生誤蒙 皇上擢臣兵曹之佐雖才
不足以充任而志不敢以曠官顧兵事未可易言而無患
貢平有備謹以道路一得之聞察採士夫衆人之見條爲
八事上塵 聖覽一預畿兵以重聲勢順天府霸州文安
縣等處古爲幽冀人習悍疆且密居畿內寔若周官六卿
六遂漢爲六郡良家之地也但以後世兵農既分舍其長
技彼旣挾無所用必且恃力乘人爲寇擄者矣况京軍脆
弱且甚宜思所以增壯而羽翼之往聞有招軍之令急而
行之亦一策也然召民爲軍已失國家定籍倉卒應募類

不識職界卷廿一

廿八

壯者居人旣無父兄產業以藉稽查未免徒耗衣柴昌
叨糧賞遇利則先趨見害則退避然則緩急將何恃乎
臣愚以爲平居無事宜申飭撫按督同兵備分管府官悉
心查訪舊團保長於原編火夫內有年壯膂力過人并家
有二丁以上者開報到官再加精選紀其年貌貫址以備
鄉兵之籍仍須善加撫諭不得張皇震驚每選五十名推
身家衆服者一人或省祭義官爲鄉長俾其各相聯屬鈐
約自爲教練不許任其縱逸別生事端如上司初至之日
召令面試藝勇量給犒勞卽放歸農生業秋冬務間兵備
官周歷閱實而再試之賞其勇藝而教其不能略如周官

寓農大閱之法每歲三日亦卽放歸仍令所司復其身之
役若有緩急必待兵部題本方纔起調冒鉞絕機該部各
預儲給庶使各邊夷虜知內外皆兵潛銷窺伺 朝廷氣
勢愈益尊崇隱然有金湯之限矣一練外兵以爲羽翼山
東德州武定山西寧山陝西潼關等衛設爲直隸蓋欲大
牙相制以禦外侮拱衛京師而京師擁列諸衛若重以馭
輕疆縣以弱末立法之初未爲不善但承平日久人心玩
狎京軍以多役少練而坐致罷弱直隸以形分勢遠而又
不簡精重以世習疎來迫急不籍雖存而逃流過半矣正
德初年邊事告急議以參政韓福爲大理少卿操練畿輔

不識職界卷廿一

廿九

民兵又分行巡按官閱實直隸衛所武備蓋亦不忘內豫
潛消外憂但當時補偏救急未有著實振舉而施行之者
况燕趙遼易古稱悍疆若欲安不忘危有備無患當如往
年故事推舉內外文職官內有文武長才諳曉輅略實心
廉慎可以爲國安養軍民者加以僉都少卿之任一以提
督直隸民兵或行撫按及隣近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湖廣
撫按各督同該道兵備守巡等官著實清查挑選軍士內
精壯驍勇者爲一班次壯勇者爲二班老幼孱弱者爲三
班逃故者行移各該撫按清軍官協心勾補務足原數民
兵則盡數精選壯勇弱者革退另補復召募教師分授教

演操練一班二班軍兵馬步弓箭鎗刀等藝優之精熟過人可當十可當百足以衝鋒破敵橫行無礙其有成效者悉聽便宜區處所在無礙錢糧供給米裝什物犒勞厚其餽廩或將老幼孱弱之丁量追工食一半以為津貼止令分班更休防守城郭其隣近軍衛有司所管軍餘聞民中武勇過人有父兄戶籍者亦聽從宜精選召募別為營房一體安插教練慎選守法知兵善能撫馭軍衛有司官分投率領提調指揮府佐官領五百名之上遇有緩急征調行移提督衙門分投調用可以一呼而集有功查例陞賞平居教練以武藝精否而上下其衣食使之團營結

衆足以相保歡忻足以相死赴敵足以相救金鼓旗物器械堅利精明更休以期徵發以信先期以賞後至以罰兵威振揚在在有備可以潛消外夷姦究規望之心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將伐謀亦不出此一防制達官以需調用直隸保定等衛分俱有達官舍目其驍勇悍疆狀貌氣習與漢人不同所謂非我族類未敢保其不異但以安插既久勢難變更惟在所司宣朝廷赤心以置其腹時末糧賞給以安其家固立紀綱嚴飭武備以一其機貳反側之念合行巡撫督令兵備及該管達官軍衛有司一體鈐束於霜降開操之日間或一試以觀武藝而犒勞之常

操不必拘演常調不必遣行惟弗得已而後用其長技如鼂錯所謂兩軍相為表裏之術也又須加意推誠諭信恤其所私使知有中國生涯之樂妻子室廬之繫必得其心而盡其力庶可無他囂也一區處屯丁以防虜患訪得大同等處近郊多為戎馬蹂踐遺棄屯田并荒閒地土率多膏腴可獲子粒之利其四衛餘丁就地耕種或立浮莊狎習虜寇小則率衆抗敵大則走藏軍堡若使官軍與之相為犄角清野堅壁協力拒守俾其進無所掠旬日必將引去是蓋足以憑藉聲援為吾羽翼且不煩糧餉而濟者也邇者城堡不完人無固志有抵業者多就鎮城以居所遺

在堡類皆游徙單弱罷人無所賴藉以為之守城堡既破必將深入逼近邊城而士女震矣為今之計宜行撫按衙門督行該道兵守等官再行查勘種地居人若干籍其姓名嚴禁該管官不得別項科差索取仍於堡內官為起蓋房屋安插居住家口不許任意星散散移令其無事則率衆耕收虜至則登陴拒戰有功者量加犒賞以固其志該道官時往巡行督察以作其勤仍另選委老成知事守法千戶一員日支行糧責令率領及於人戶內量編立總小牌頭目輪一人哨探虜賊消息候其將來即令舉號鳴鑼使丁民皆知警備入則俱入守則俱守不許參差延緩致

生他處官軍既有此輩以為應援則氣勢自增防守自固
勇不得乘虛而突入矣一經略邊關以防賊虜得居庸
紫荆等關皆隣邊扼塞之地中間邊牆缺口去處地方廣
闊或限於巡歷之未周文移雖煩或苦於奉行之弗恪又
各衛守邊官軍關於利害乘無點間徑自潛回將來猶可
深憂弘治間曾以通政葉蘭經略邊關若使各邊撫按晉
意邊防自能了辦亦不必差官增此一差勞擾也合無降
勅一道與各邊巡撫巡關官督令兵備等官各嚴加閱視
邊關城牆缺口去處如有倒塌低薄即加增繕脩補務須
堅實使邊軍可恃為守以衛中華其各處守邊官軍兵備
疏議輯畧卷廿二 世二

官不時躬親點閱若有逃回等項拏問究治罪如兵備
仍前怠緩或委官代行致令虜賊乘虛突入以貽邊患者
撫按官照例從重懲究施行一鞭策武臣以冀自効查得
見行條例軍職有犯監守常人盜律該斬絞罪者俱發邊
方立功五年滿日還職帶俸差操此例似為腹裏衛分而
設若兩鎮三邊諸處又何發焉夫操持宜責備乎文臣而
磨礪宜激昂乎武職使其關其庸才棄之可也或平時武
勇偶阻於時勢之未乘其氣奮或至於踟躕而不檢一
發他方置於無用其於邊境亦何利焉臣以為兩鎮三邊
地方凡若此輩犯該立功充軍者巡撫衙門查訪得實務

秉公心不必定發別處俱於軍門酌量發遣宣調遣令
其懲創奮發立功自見如果有功即與議褒遞為未減以
贖前愆或有非常勲績一體拔用若屢試不效者仍與重
治庶幾所謂不以一青掩德當有如古名將出於罪戾者
多矣一專責委以杜聚寇天下以四夷為限藩垣為手
足畿甸為腹心生民為元氣盜賊為癰疽選用循廉之吏
俾其潔已恤民節財薄賦所以固其元氣設立兵備江防
海道所以除其癰疽者也爾來 朝廷隨時設官務為除
害而所用之人類多未能舉職其狎熟武官以通私賂致
兵政不修殃民召寇者固不足道亦有固避嫌疑營幹他
疏議輯畧卷廿二 世二

務以苟需遷轉者有厭棄荒野延住省城以密近撫按者
有徒藉刑威陵轡官屬而於緊要事幾一切不理者以致
民患莫除盜賊滋蔓況今朔廣宸常等處特有旱災民多
飢殍里甲散之四方未必不轉而為盜而洞庭湖又聞時
有盜警失今不治將不隱禍深為可憂合無申飭各處撫
按督令各該兵備江防海道官各移家於原設緊要地方
住劄廩正以率屬參訪以盡情簡閱以實兵操練以振武
聯屬里保俾其相稽遞設鐘鼓使之相聞互為犄角使之
相救堅其險阨俾之相守其平時已能振舉武備者務須
益勤乃職以固藩維以需超擢其有仍蹈前轍遷延誤事

醴城地方大患者撫按即便參究從重處治施行一事內
治以杜弊端兩廣為百粵雲貴為西南夷在禹貢統服之
外皆山菁險阻徭獞羅捷諸蠻所居漢武拓地或稍通中
國或自相盤據雖設土官統轄亦僅羈縻而大半狼虎吞
噬無常終不能使之馴也奈何守邊將吏平時不能宣威
示信以制其防惟利大征剪除以盡其類不知此類蕃如
草木巢穴充盈非誅殺可盡一聞大征兵至其渠魁惡黨
必通鄉導相率走藏所殺類多住種愚蠢苗人是生民膏
血歟為軍儲祗足以飽用事邊臣溪壑之欲以易千百無
辜之命而已下耗邊境帑藏上虧朝廷至仁蓋無一可

疏議輯畧卷五十二

廿五

者皆宋儒楊時以為邊事之興多出於釁劫幸利之人不
務撫馴幸其有事草薶而禽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
敗衄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患也今日遐方弊
正坐此欲求太平常治胡可得耶宜申勅各邊巡撫都御
史嚴戒各該兵參等官務要仰體皇上好生之心布其
威信嚴其防塞謹其哨堡軍民村寨各令深溝高壘預
金鼓器械遠近相聞團結應援以防其侵軼殺打手官軍
不時出哨巡邏聚伏擒捕以遏其寇盜督察土官多構
害需求而使人得所查究江西諸處游食經商藝術之徒
出入夷寨導誘而構之生姦果其自作不斁縱地方兩

廣則行鵬剿之法要貴則行挾撫之法使深居醜類以無
事相安兵革不煩大興而帑藏免於浪耗其果阻塞官道
攻劫倉庫城池殺虜人衆之議大征若有無故虛張事跡
率開兵端以啓邊釁致令損師費財以貽地方之患者聽
撫按指實參劾從重處治

預處邊儲以圖治安疏

吳仲

臣竊惟北虜犯順在古為然三邊解體于今則甚近宣府
地方達賊入寇白陽等處墩臺不舉火將兵不應接恣意
殺掠如入無人之境臣竊思之犯順常也解體變也常可
也變不可也臣請為陛下陳之軍士所以解體者其初

疏議輯畧卷五十二

廿五

蓋緣流賊竊發諸郡邊軍內調征勦因窺見中原之人民
安居而懷脫中原之軍士安閒而怯懦陰有輕玩之志既
留操備又窺見京軍無鋒鏑之患天顏濫近狎之恩堂陛
無間遂成驕矜之習後回本鎮債帥不能體恤懦將不能
振率包攬上納行糧折乾多方剝削靡所不至至于糧草
欠缺略不經心凍餓而死全無顧惜一有聲息乃使之裂
膚擗腹以禦強敵如驅群羊于猛虎納生人于溝壑所以
大失人心且如關山全軍敗沒鎮巡奏報殺傷緣二十人
人命死於無辜其家不蒙厚卹既無激勵曷勵將來馴致
今年殺都堂明年殺總兵當時廟廊處置未善姑息太過

所以今日威令蕩然而無所忌憚矣為今之計奈何亦惟結之以恩而已蓋必特頒明詔痛自引過以誠感人心以言謝天下如唐德宗山東之詔使之揮涕歎發以奮其志優其賞賚時其不糧如宋太祖褒帽之賜使之感恩懷德以革其心然後徐復以威攝之苟犯吾法有殺無赦賞罰嚴明人心悅服乃可以守死即戎久安長治不然縱無犬羊之患必有藩鎮之禍斷斷然可逆知而預料矣但當國家多事之秋司農告乏之際出納無常措辦無計不過曰開中曰納粟而已然開中之弊價輕則勢要占富價重則商賈失利納粟之弊非惟名器太濫所謂醫眼前之瘡刻

源義興卷三十二

六

心頭之肉此皆利害相當殊非計之得者臣待罪通倉查得先該工部左侍郎趙璜題准查脩河道以便轉運以大利軍軍民又復籌之以水計陸一年可省腳價二十餘萬兩無開中納粟之勞有富國強兵之實鑒然可以行之百世而無弊伏望 聖明查照趙璜題准欽依內事理即日舉行毋容阻撓所省腳價盡發各邊用二三年間將見三邊足食萬士歸心然後以今則行何強梁之不以消以戰則勝何醜虜之足慮又加以將帥得人 朝廷之上永無北顧之憂矣臣聞古之賢君戒後宮之需發內帑之積以供邊費無所顧惜況不勞已力不費已財何憚而不為乎

兵部十事疏

胡世寧

臣父在病中諫蒙 聖恩改任兵部尚書蒙加臣太子太保兩奉 溫旨稱臣過當臣感恩刻骨不敢默無一言以報昔唐姚崇宋李綱遇其君之初用皆以十事要說君從方敢就職彼皆一時名相能輔中興者也顧臣何人敢效先哲臣敢披瀝愚衷妄陳兵部急務所當行者十事內有干涉他部者蓋用人全資吏部軍食仰給戶部也伏願聖明不垂察是特賜 親覽一定武畧切惟自古詰戎練武事備禦美盜賊蓋以二者皆能成殺生靈傾覆廟社故為此殺人以救人非得已也今境外四夷已有 祖訓不

源義興卷三十二

三十七

許輕伐先朝惟舊邊將謹備其來而或近屯百里之內勢將入寇則先伐其謀耳自來不能遠征至于邊境叛軍即聽處決擒殺者律已明別無他議惟若民間盜起則望聖明深體先王保邦至義及查 累朝設立巡撫備 勅詞立為定制務使練兵足食一聞盜賊生發即便舉兵撲滅於微一面奏 聞及其既久則宜撫捕兼行以散其脅從離其黨與而必殲其渠魁不許姑息若其一時失計稍有挫衄則當體念勝負兵家之常事圖後效以收全功其若絲無成功或先隱瞞坐視及有事地方重責或先爭權曲阻其事或後忌成陰毀其功者皆當重治諍事者即照

先年重創處死一崇憲職今各處腹裏兵食調度將
選練俱在巡撫次則兵備其職比他官為難朝廷任之
亦當比他官為異近該吏部每次公選多得人矣間恐或
有未當者宜令訪實奏報督用此資淺識暗兵事才能
齊變心誠體國之人而久任之然欲久任於其能保地方
者必須定以三年五年加秩一次比與他官陞轉尤速以
補其難然後人肯用力又必重其責任使能展布寬其文
法使得便宜聽其從願罰贖多方措積錢糧在官以為練
兵捕盜募用死間先登等項支用激勸不許法吏扼腕如
昔王翱在遼東故事然後武備可修軍威可振而盜賊可

陞職

三十八

我虜可禦也措置得宜與科派貧民不同本不為害臣
愚不敢欺隱初任德安推官先造倉積穀造鋪造監與九
買馬練兵捕盜給賞等事多用罰贖繼任撫州兵備曾造
四城一縣及練兵給賞救災等事亦間用罰贖臣先蒙行
取有被罰數者自備馬送臣至京後離任數十年
兩經德安一經撫州民皆歡迎送遠至百里之外而遇
盜出死力以衛若臣罰贖害民甚無怨也今任此官者
拘束太甚故皆避嫌自保而縱賊殃民地方日散故臣不
滿以為事當如此也一重將權切惟趙將李牧守邊得便
三言市租皆入幕府日享士卒趙王不疑故能破殺匈

奴不敢近邊宋失邊險我狄最強宋太祖分命李漢超郭
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故皆能以一
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此古人任將之明
效也臣伏讀我太祖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任軍君不
與者勝汝等其識之此我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
總兵巡撫見一虜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
自專必須奏請事田中制彼得推奸故難責成功常致誤
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
變於斯須而定算於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今各邊巡撫
總兵選任既當允望陛下體聖祖之成法効古人之

陞職

三十九

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斷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于臨期
應變科敵出奇惟其所為而不為中制朝廷惟握將將
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機不
失而使得成功矣一增武備往歲募增京軍二萬有餘此
皆驍勇未經戰陣緩急難倚者也今募若干遼東大同宣
府三鎮各添遊擊二員增募銳兵六千名每員各統三千
間時則輪番三員在京近郊往劄另營操備有敵則併調
一隅防戰不過半月可集此於緩急中外有倚比之命將
出京軍虛聲實用大不侔矣一更賞罰夫以賞言首級
論功非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鬪者手眼瞬息

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戰而為敵所乘
為後軍所爭奪死矢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遁不能
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真也貪軍奮死殺賊止望得賞衣食
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級陞官故殺賊者不能取首
而得首者又為勢要所奪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蹂踐而為
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以前言則原奏邊
例交鋒傷虜四五人即問克軍殺虜十名口以上不報者
止降一級輕重不倫隱瞞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又或兩
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指名可驗殺彼之
人不能取首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惟以退縮保
守為事而墩堡在其攻剋鄉民任其殺虜上下相瞞惟事
欺隱而已甚者被殺之人捨死逃回邊堡以其先時失報
恐被查究而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 聖明更定賞罰之
格惟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不問割取首
級撫按明知回奏查不問其罪其有失備力所不及雖被
殺虜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克軍其若力可敵而不敵雖失
四五人亦問克軍至于兵力相當退縮敗陣及擁眾自衛
縱賊深入而又不能擊其情雖以取勝者但被殺虜數十
人以上俱問失機其他軍校小小失事不曾有誤地方者
輕則聽領兵官責打重則送巡撫官即時問決不必

一二奏勘以致累死邊軍至于戰勝論功止憑巡撫兵備
查審衆證某人設策某人當先破陣某人殺死幾人皆聽
巡撫官量情即時給賞銀兩但紀其功不必陞官其有三
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起連殺三五人之上勇力出衆
者方保陞官其若巡撫總兵失事扶同隱匿或冒功賞其
所私者却從巡按訪實糾舉必問重罪如此庶幾賞罰當
而人心思奮 朝廷亦不致多費官爵矣 一御土夷各
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而順其俗簡其約束禁其貪取
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隣族上下皆惟吾是信而彼
之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叛亂其有訟則速為之勘剖
該襲則早為勘保而不必其至京其若仇殺不聽分解及
為叛亂無併者則命其隣黨合而征之蓋惟不信則隣當
叛拒信則隣黨率從而無併尤其所惡早征甚易也征而
自服則捨不服而擒殺之者惟順其民情審其事勢該該
流官則設流官該復土官則復土官該統為一則統為一
該令分屬則令分屬其設流官者必須其惡極民怨而又
盡除其族以絕其患然後可行不許輕率是皆順彼民俗
而惟聽鎮巡官處定奏 聞裁決請給衙門職事其若延
捱不處及處治乖方致其復亂而不能親定者則罪鎮巡
鎮巡奏下該部應為奏決而不奏決不該推勘而托故推

勘以致延緩歲久誤事者非坐所由若欲預絕其爭襲之患者宜令土官娶妻生子及妻喪再娶子喪續生俱通申合于上司各用厚紙大簿掌印官重筆親註明白用印鈐記後可按籍而知其應襲子孫則當定名申報而稍長之日聽其代領目兵或差赴上司稟事要使人人皆知難于輕改則後自不亂是皆要在朝廷選用巡撫知府得人又任而信之于民然後可行耳故以信服夷臣先累試得效臣初守廣西太平所屬土官十五州縣皆以信孚蓋惟不用財不避嫌而即為保護不貪功不避罪而輕為諍執如上下凍州趙文與被誣死罪臣明告以故而禁其來見

疏議輯錄卷五十二

四十二

發送妻子來賓臣即遣回如茗盈州李萬盈來見遠約臣即鎖去量治仍即放還其與全茗州許崇高仇殺三十餘年臣今畫江分斷其地後臣離任彼皆泣送二日之程又如太平州世叛李濬因被巡按輕提擁兵構亂臣委其表兄龍英州趙元珪擒之諭其兵四千即散其民盡皆歸府朝夕來見自言始知王民之樂與之言利害道理甚曉又如羅陽縣黃景明爭官占地二十餘年臣召之推調不至乃貼告示諭其民即歸本縣而景明隻身遂逃又如思明府叛族黃文昌等四世為逆殺其知府三代占其三州半府地方累敗官軍信臣欲來歸臣拒不納而總兵康泰

因逐執其兄第三人委臣空城恐其劫奪即與參將二司率兵夜遁臣危旦夕而所屬土官預料其事皆伏兵近山即日而至為臣守城旗鼓震耀彼謀遂絕臣始得生而復責返其原占三州二十七村地方思明知府黃賜事臣為父召之即來提其人調其兵即至暨臣聞喪彼急圖奏留臣帶管其府自願為州聽屬以得保全臣不從乃止蓋信義雖變夷為易感天日在上臣非敢誑也後任四川巡撫道遇天全六番護印招討高敷差人來訴臣即轎前責其家之占田園縣罪惡深重新天子英武同符太祖依斷則留爾地方否則滅爾家族其人回告未久彼即移

疏議輯錄卷五十二

五十二

文來首田本占民願從斷還而原曲斷與之者消沮無地臣至省城未久雜谷安撫松潘諸番皆上番文誓不為惡松潘番又為兵備胡澧伐木脩城署龍以俟臣至蓋番信澧澧信臣為之傳播故未久而即遠乎臣豈有他能也臣之此言惟欲行彼土官該管上司據事詢訪因而信行為地方消埃之助耳若其揚言已之罪無所逃于士論也一足邊儲今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有三一曰廣屯種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於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敵開種今若查比北直隸欽奉太祖皇帝聖

官事理聽令各地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盡力開墾求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錢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至于南方謫彼充軍為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真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作為伴當責之收管使其開種而照名代出本處軍件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二曰興鹽利今天下生齒繁滋國初數千餘倍食鹽者衆矣故今私鹽盛行而官鹽未嘗不售其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乃顛覆時之說也故今宜于額外多開商中納聽其買補若慮勢要各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

疏議輯覽卷三十一 四十五

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御史并管糧郎中掌管聽其就彼召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邊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召報察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察院則自無此弊矣至於私鹽不必深禁只如近日都御史汪鉉奏議官抽其半而給照許賣則公私並利歸國用而邊儲可足矣夫私鹽不禁則巡邏之卒可減而盜徒意之禍可彌蓋不一而足也三曰預收糴每常邊糧不肯預買及臨用兵發銀責糴且逼人強賣公私勞費不啻今宜妙選各邊管糧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報由收厚薄如其

豈收米賤之時那借官銀數十萬兩到彼多糴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糴可穀後二三年之用即扣後二三年該給糧銀又於他處米賤處所收糴或查應解邊糧地方特價米貴則量令折銀解邊備糴如此通融計處務使近官民皆便而邊糧易于措積蓋亦治國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在官司法令簡便革弊嚴明不許減價指勘難收以致靠損屯農方可常糴一絕弊源先該正德年間權奸竊貨致令富勢小人冒奪軍功能陞世襲軍職大壞祖宗賞罰之公至於軍匠亦多額外濫收歲耗國儲數十百萬國家田賦有限何以能給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克軍遼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薰灼邊人寧寧總兵官既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衛所官又剋城邊軍忍死所待之糧銀以為之賞賞且又聽之乘其馬役其人鞭笞呵叱如待囚隸彼為國家出死力者俛首喪氣不敢言其中心哀怨何可言也故昔宸濠之討調軍遼東人心踴躍思欲南降使非天命有定北軍至彼天下大事去矣聖祖所戒賞功不當久則禍生者蓋幾錢之豈不甚可畏哉天命哉皇上入繼大統奮然下詔羣臣輩人心始快天下始安然有讒者猶恨不籍其家以足過儲而濟窮軍

疏議輯覽卷三十一 四十五

之困戮其首以息邊境而快憤平之心也我皇上勵精
恭儉八年之久而天下財用被其坐耗困窮至今難復臣
恐法度不時加嚴儆則易至于漸弛奸弊重加杜絕則
易至于復生伏願 陛下深為子孫萬世之計特與體國
大臣計議自今嚴立 成命載諸 天府頒諸天下今後
官舍軍民人等敢有似前奏帶冒功陞職者必行斬首地
方其有真係報效親手得功該陞軍職亦止填註原立功
地方衛所不許再署錦衣衛文武職官除果有戡亂平賊
奇功 朝廷特賜子孫官職能勝外其有聽容子孫弟姪
實緣以前冒職者文官除名再不叙用武職揭黃永不許
襲職以前冒職者文官除名再不叙用武職揭黃永不許
襲至下軍正實緣再有額外監收者許該部科道執奏問
革邊遠軍軍水為定例如此則奸弊可絕而賞罰常明財
用漸足而民窮可救實為 宗社萬年之福矣 一正謬
誤近多謬見之事如新例軍職立功者許贖米五十石即
令還職只如指揮使一員立功五年則省給每月正俸實
米共四百八十石餘俸新鈔共一千六百二十石今得其
納米五十石而即以與之所得少而所費多矣又如邊衛
武職有犯該調外衛者彼多安土憚遷此等官生長邊方
慣習邊事比之南方鮮彼者不同宜令巡撫量罰邊糧若
干或令降級或令減俸就彼差操免其調衛則可歲減月

糧算亦不啻臣嘗有言不行又如武職有該克軍身故者
長子襲職受俸次子代罪克軍大是不均此等官亦合降
襲免其克軍可省月糧先該給事中言亦不用又如京
衛官先年有從願改註外衛之例以軍政則外衛官少革
而後推有恃為惡而莫之能禁京衛官多有不得管事者
只當一軍之役今得改增外衛則可以多中揀擇而軍政
得人矣以俸給言則外衛易給而京儲難運有如調出指
揮一員則每月京儲米八十石而可養壯士八人矣今亦
停阻不行臣謂此等事皆屬謬誤所宜查正要皆有益于
國儲不少也一惜人才今天下士習因循率多依阿自
得而能舍身為國摧奸禦侮弭盜安民者極為難得今在
朝文職止有李承勳伍文定二人能統軍旅然皆位望已
崇小寇不出輕出 國家養兵養將不可一日無人近該
輔臣奏議又欲求薦其人而迄無薦者蓋其人難知知亦
未試而已試得效者又多小疵詿誤不敢薦也然一朝有
事將如之何臣訪得原任都御史馬昊陳九疇二人是則
先任食事四川殺賊有功歷陞巡撫因叛夷招討遣人賁
緣權奸奏逮至京而黜為民九疇先任兵備倖遇番戎入
寇內誅叛夷外退強虜而為番使為亦虎仙等友間構罪
後任巡撫大破番狄而偶以報功差誤又為倭人誣能遷

等支間流謗逮至克軍臣謂此二人者可宜收復在京不
拘大小職事以備緩急之用又有原任副使施儒楊必進
二人者皆先任御史後陞兵備皆殺賊安民有功楊必進
則有誤劾一人之失施儒則因禁民惟俗一事之謗以致
考察閒住臣謂此二人者可收復原職再試其才能功績
而進用之又有原任兵備副使胡澧其人德行追及古人
忠信行于蠻貊有才不露有功不伐臣昔舉代巡撫而亦
爲考察所出惜其老矣筋力未知臣不敢薦惟得吏部另
作一行旌別以勵士風幸也

皇明疏議輯略卷廿三

征伐

進平南獻俘露布

臣張輔上言伏以天討有罪聿興吊伐之師武功告成爰
舉獻俘之禮渠魁盡獲海嶠肅清蓋剋惡必錮其本根而
絕患寧存乎萌孽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及子
黎滄更姓名胡奎者僻居炎徼負固海隅豺狼之殘孽蛇
虺之遺毒戕賊國主潛移陳氏之宗祧荼毒生民數犯朝
廷之邊境攻圖詔使侵暴隣邦僭稱大虞竊紀年號酷刑
威衆人懷孳戮之憂橫斂剝民家被培尅之害啣冤動地
無辜顓天 聖恩嘗許其自新任堅怙終而不改擠遏天
朝之使賊殺故主之孫兇甚三苗舜法豈容於原有罪浮
反側漢兵必事於剪除臣等恭奉制書總率師旅鷹鷂
鷄先雲氣而度斗南貔虎能罷被風威而踰嶺表屢破重
關之險飛渡長江遂拔多邦之城殲夷群醜乃乘破竹之
勢分逐廣藹之夷東都立平西都亟下餘孽如蟻螳之聚
迅掃於盤灘困牧賊黨猶燭火之然撲滅於嚙江仙侶市
廛安堵郡邑嚮風士民上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上人
效順願同追勦者何啻萬人乃督舟師進逼膠水逐鯨鯢
於海口困虎兕於柙中暫爾偷生須臾延命因駐我師而



設備款致彼賊以就誅狂悖猶款鳴騶醜類仍懷不突傳
報賊衆引兵爲衆以來侵憤激堵軍鳴劍抵掌而往捕臣
彬臣旭戒行既遠都督柳升驚報候來賊復入於黃江舡
悉來於閩海遣偽將朝射仁鑑等於今年三月三十日犯
鹹子關臣輔遂用弩弓躍馬督陳以麾兵調驃騎將軍吳
旺劉塔出游擊將軍林帖木兒神機將軍張勝丁能朱貴
橫海將軍王玉都指揮黃義指揮李敬等領精兵而直前
急擊登岸之勁賊都督僉事柳升黃中鷹揚將軍江浩徐
泰都指揮徐正等率舟師而力戰奮勦游水之逆徒賊其
群兇斃其首將瀘水蓋赤長江屍壅而血腥殺氣騰空終
誅諸賊

卷三十三

二

日雲昏而霧慘臣晟率都指揮柳宗等領馬步官軍水陸
夾攻矢鏑雨注而莫我敢逼銃砲雷鉤而所向無前大肆
剪屠餘燼潰散臣彬臣旭聞報繼至臣輔率驃騎將軍朱
榮等乘勝追襲由嚕江至於黃江賊酋敗其徒黨棄槳奔
逃復海艦及其戰艦直抵閩海聞賊首等輕舟復窺海濱
遂洗滌脅從綏懷降附臣晟等率其都指揮俞讓等亦由
嚕江直至龍王海口獲到戰守舡隻釋其拘繫人民臣輔
等以賊巢既傾兇徒盡散遂振旅於膠水復陳師於交州
誓殄賊以寧遠當奮身而勵衆議留臣旭備禦黃江等處
臣輔臣彬領馬步官軍倍道無進直窮海隅追擒賊首臣

輔仍調柳升橫海將軍魯憐等并土人知府莫遠等臣晟
調指李鄧并土人知府阮太等各領戰艦由水路窮追四
月二十三日師過清花府磊江賊衆猶舉蠶尾而致毒欲
逞螳臂以當輪蹄遂分調前隊官軍勦殺舡隻擊而夾岸
奔水不戰爭馳而望風披靡殘夷敗衄士氣倍增二十九
日舟師至典更門淫風波濤晴久水涸賊衆捐舟而先遁我
軍進而莫前倣然雲作沛然雨下水漲數尺信川祗之效
鑿舡過千艘豈人力之能致不待渡河而水合奚勞拜井
而泉流有開必先慶罪人之斯得惟動不應仰聖德之格
天師進演州府茶龍縣探知首賊近千人安府深江狐疑

卷三十三

三

猶豫方謀三窟以庇身雷勵風飛不可一日而縱賊臣輔
率都指揮陳懷丞凱等由土田縣舉厥江東臣彬率都指
揮俞讓盧旺俞其指揮王英等舉厥江西各從陸路掩襲
游魂震情焚舟欲窺於新平餘黨離披投杖未降於海口
臣輔復調黃中神機將軍程寬張勝丁能驃騎將軍劉賽
因不花游擊將軍朱廣王恕等遊海而追賊率大軍馳躡
至日南州柳升等魯憐舟師先於奇羅灣敗賊徒奪其
戰舡五月十一日其所領永定等軍士王柴胡等七人
生擒賊首黎奎釐黃中所領指揮陳欽率交州右衛軍人
李保等十人於海口山中擒獲賊里殺擒于二日莫遠下

頭目武如卿等五人於盜海畔高崑生擒賊首黎滄及其男黎柄臣、臣彬、尋跡追襲亦至日南州據阮太等報初十三日於羅海口擒獲賊弟李瓏并姪黎源谷等其胡杜范六才阮彦光段擊等賊之爪距亦既就擒陳日昭阮飛卿阮謹杜蒲等賊之心營悉皆降附過師枕席之上簞食米迎救民水火之中室家相慶寬宥迫脅招撫流離奉宣恩命獲遂更生掃魑魅於荒荒息妖氛於瘴海巨輔等稽諸載籍安南本古交州漢唐僅能羈縻宋元猶被侵侮僭竊淵梁狙於故習雖加兵而致討終叛服而不常矧茲逆於生靈覆載不容人神共憤今父子兄弟皆鄉縛於轅門

疏義輯畧卷十三

四

宗族偽官咸生擒於麾下自謂變烟瘴雨之僻處歷代兵威所不能加孰知聖德神功之齊天六合全封而莫敢敵勘定之速邁三年之克鬼方俘獲而還陋六月之伐獫狁雪前代之遺恨解邦民之倒懸將士歡呼知天心之助順蠻夷舞怖信人道之慈盈是皆聖澤淵深明見萬里之外天威烜赫坐收三捷之功數百種雕題賦古之民咸躋壽域幾千里魚鹽繁衍之地盡入輿圖復隆古之封疆布中華之禮制通前所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六處戶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九百所獲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舡八千八百六十五其所俘斬

獲級軍資器仗別奏條上臣等今將生擒到賊首偽大虞國上皇黎本等獻俘闕下其餘解送擒獲并降附偽官別具奏聞臣等曾無汗血之勞獲伸敵愾之志皆遵成算得效微勤平定南夷克清大熟獻俘而告廟社仰答神靈盛臨以賜纁夷用昭天憲聿新萬年之治化永樂四海之清寧無任歡呼慶忭之至

報捷疏

王越

臣會同鎮守太監張僉總兵官李俊巡撫都御史張禎叔等議得賀蘭山後虜寇久成巢穴若不親統官軍出境追剿邊患何時可息且賀蘭山路險峻當分兵三路與寧夏延

疏義輯畧卷十三

五

綏兵相參并進南路朱謹領兵從赤木口出中路張僉李俊領兵從黃峽口出北路副總兵張安監丞郝善領兵從宿崑口出臣居其中出境親督各路官軍聲勢聯絡互相傳報往來調度又分差旗牌等官各督前鋒自本月二十八日於寧夏城發兵乘夜行至山下約十餘里各就下營張禎叔并金事李端澄隨軍供給糧草二十九日晝伏於低窪去處至日落時入山其路單馬魚貫而進且高處如登山深處若探淵陡崖亂石寸步難行約五更時分始出山口地方寬漫兵分奇正疾驅長搗遍歷有水草虜可居止之處朱謹抵長流水亂井王谷堡泉臭水井歇涼亭等

處張閻李俊直抵南杏園北杏園南柳溝北柳溝荻蘆窩
雙樹兒等處俱各止有鍋腔鹿角等物并舊行人馬踪跡
臣即令旗牌調兵徑往東北會應張安其張安郝善分爲
二哨北哨至花菓園瞭見賊之牛羊官軍爭先馳進賊忽
見我兵驚慌各顧馬匹一時不得齊聚先上馬者約有三
百騎前來迎敵張安率兵夾擊轉戰至辰時官軍奮勇齊
入賊陣斬首一十三顆奪獲戰馬一十五匹并弓箭什物
餘賊逃走南哨將至蒲柳溝其賊望見塵起馳馬牛畜徧
野不得收顧各賊止帶家小先從沙窩捷路徑往西北內
一賊率領六人捉馬不獲各賊背靠帳房一齊射箭被官

疏議輯畧卷廿三

六

軍圍遼用刀亂砍斬首七顆隨分撥官軍邀趕前項頭畜
馬驚四散奔馳追逐不及止邀收十分之一先行送回山口見
得前賊帳房寬大整齊木甲什物比衆不同必是賊首又
帳後石壘低牆栽有山果樹株并野菜根苗顯是久住巢
穴當令夜不收將帳房窩鋪車輛盡行燒毀數內軍人胡
孟兒於窩鋪內斬獲幼小首級一顆又合兵追至大把都
不期前賊集聚散漫虜衆不知其數分爲三面并力馳馬
前來衝突我兵見賊勢猛下馬齊用鎗鎗拒打烟塵漲天
賊稍退却馬上官軍奮不顧身乘其風順塵暗持刀衝入
賊陣斬獲首級十顆奪獲戰馬十二匹弓箭什物賊遂潰

亂奔走又追至白髮寺日色將晚張安兵方回有夜不收
報稱迤西塵起料是賊來跟襲當官軍指揮趙昂等三
百餘人伏於道傍溝內餘兵徐往東行賊果循溝岸而來
伏兵突起賊馬驚亂郝善領兵阻截其路官軍分投追斬
首級八顆張閻李俊朱謹等援兵亦至又追至柳溝兒斬
獲首級三顆共斬首一十一顆奪獲戰馬十三匹參將吳
江追賊天晚回兵各賊號哭放火西去臣差旗牌通調各
路人馬於初二日晚初三日早俱回至靈夏城軍馬休息
查得斬獲達賊首級共四十二顆奪獲戰馬一十九隻達馬
一百二十二匹毛牛四隻黃牛五十四隻羊八百六十隻

疏議輯畧卷廿三

七

旗牌軍弓箭腰刀鞍伏皮襖等物共一千八百二件臣
看得靈夏蘭山後地勢曠遠水草便利六七十年之間
兵所不到三四百里之外虜得自由生養蕃息安樂土
是以知識我路道擾害我邊陲任意往來畧無虞歲上勞
聖慮持命追勦臣竭盡愚衷密籌討伐之機深冒不測之
險長驅虎旅直抵巢穴誅其黨類奪其頭畜收其兵器焚
其廬帳氣喪膽落拜呼奔逃縱使復來豈能安擾且遠搗
賊巢比與近邊截殺不同事體關係重大自古爲難今臣
與守臣同心協謀將士効力成此微功邊人慶幸是皆仰
伏天威恪遵廟筭之所致也

軍務疏

余子俊

照得廣西各該土官衙門比先年總兵官奉公守法各官並聽節制遇有起調土兵撫捕賊寇隨即用命起發所向成功以此地方寧靜軍民安妥近年以來為因副總兵都督武毅等怯懦無謀處置乖方以致各該土官不肯信服甚者中間心持兩端強梁跋扈重為地方之患即武毅等已是降黜都御史王翱前去總督軍務勦殺賊寇正在用人之際而土官所部土兵委係驍勇戰賊公素所畏懼若不新辦今盡革宿弊誠恐不得其心未免難於調用況以失政更為策之上而恩威並行制事之宜合無請勅

疏議輯畧卷三十三

八

方

王翱到彼之日拘集各該土官宣明朝廷優待之意并各人享有爵位之隆茲當地方不寧正宜効力補報如土官都指揮黃玠先因為事提問後都察院具奏要行疎放宜從王翱斟酌所犯事情可以疎放還職就便疎放又如土官知府岑英具奏要行赴京陳情必是事有不平以此欲求控訴自今宜竭盡臣節捍禦地方仍請所部土人協助官軍勦殺賊寇若有成功朝廷陞賞不吝其餘各府土官但有克効勞勩與黃玠岑英等果能據忠効力合當優勞輕則聽王翱便宜處置事體十分重大者明白奏請定奪及黃玠岑英俱係蠻夷大頭目久在邊方積威有素假其

疏議輯畧卷三十三

九

兵力雖可成功原其本心未易測度凡百調度處置及事委曲宜從王翱密切處置停當具由開奏取自上裁務在措置公平而事體允當夷情悅服而緩急得濟再照夷賊所畏懼者必在乎土兵土兵聽調効力者又在乎土官而土官得人用命又先結之以恩然後宣朝廷威德明賞罰之公庶可使革心向化地方獲安今請勅當職前去省諭不若徑請勅各土官黃玠岑英等體天道順朝廷協力捕賊悉聽王翱節制事平之日重加陞賞仍先請給官庫或戶部折糧銀一千兩表裏四五付齎去會同總兵侍郎等官先將得用土官黃玠岑英等每人給賞表裏銀兩以固其心庶免恩威並行事易成功其餘土官應該賞者斟酌給與剩餘者就彼收庫羅糧等項公用便益緣廣西土官衙門數多其黃玠係廣西都司土官都指揮使領軍守備潯州等處土官岑英係恩府知府比之各處土官其部落頗盛氣勢頗強彼處蠻夷素所畏服無正統十四年廣西賊寇生發以來而各官往往率領土兵協助官軍勦賊其中心雖未可測而兵力則有可憑及兵家亦有以夷攻夷使詐使偽之說兼且蠻夷之性惟利是圖若欲結其歡心必用賞賜誘掖古人有言成大事者不計小費又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是也今王翱又係欽命克彼處總督軍

務官員既已盡善修實明前策合無准擬請給勅諭二道內一道與黃玠一道與岑英并行戶部禮部依數開與銀兩表裏就付王翺帶去招集黃玠岑英到官或差人賂捧降與勅諭量撥銀兩表裏宣以朝廷恩威諭以逆順禍福俾之悉心効力恪遵朝命益堅臣節無事則謹守地方保無疎虞遇警則調度人馬聽受節制凡有賊寇生發就使率領土兵協同官軍剿殺果能建立大功肅靖邊境俾蠻夷懾服軍民獲安朝廷公論如天日之明自有重大陞賞必不惜吝務在竭忠委身以濟邊務不許陰持兩端心懷疑二

疏議輯畧卷十三

十

平江西洞賊疏

王守仁

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壤於湖柳在贛州之洲頭岑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湖柳者賊衆而勢散恃險以負固連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以相援臣等遵奉勅諭及查兵部咨示方略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洲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難目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刑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為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効生育黃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時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劉遜劉粗眉溫仲秀等

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來招又非一次待金巢等到官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為晚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為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功於是籍其衆五百餘悉以為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知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寧高非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招求隨衆立功意在緩兵因而窺覷虛實衆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因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止新地

疏議輯畧卷十三

十一

以遠其歸途內嚴警備之備以防其變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旬日之間至者十數問所以攻巢之策皆以此賊狡計兇悍非比也賊其出劫行剽謀不能測惡極罪大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此兩軍夾勦皆狼兵二三萬竟不能大勝後雖敗逃所殺傷亦畧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惡焰愈熾官府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謾曰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往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誦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

難濟臣以爲兵無常勢在變化而制勝今各賊徂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密書方畧使數十人各歸部集候兵期則據隘遏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爲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警殺移檄龍川使應其言且趨各賊伐開路道回兵自利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爲臣等實有爲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諷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盧珂鄭志高陳願等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爲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營之臣兵回三人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聚兵衆踴躍遠近各集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偽官使疾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與我等官將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謀及三人首時陽怒其造不根之言乘機誣陷池仲容弟領兵報効安得有此遂收縛三人將斬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入首大驚至是皆喜羅拜呼號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并拘其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喻其意曰使珂等遣人歸集其衆庶還乃復

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喻仲容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賴乃張樂享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掃蕩而利頭又皆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亦宜暫樂遂散兵使各歸農池仲安亦領衆歸報其兄且云盧珂等雖繫於此恐其黨黨怨掩爾不虞賊衆皆喜遂弛備臣使指揮余恩齋喻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令官府安輯勞來爾等何可不親往謝況珂等日夜哀訴乞官府試拘爾若不至者即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之官府必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爲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衆曰若要仲容先用屈賴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賴臣探知仲容就道密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千戶王俊先至龍川督集珂等兵然道經利巢恐挫諸賊則別齎一牌以拘捕珂等黨屬爲名賊果遽迎俊出牌視之乃皆羅拜相送出境俊至龍川始發牌集珂等兵衆賊遂不復爲意聞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賴見官兵已散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往覘珂等文果械繫大喜遣人歸報其屬乃曰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珂等使歸獲兵而令所屬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

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屬兵臣乃設稿於廷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珂等首狀訊鞠實獄而夜使人趨獲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烏虎鎮入千戶李俊指揮余恩兵從平地水高沙堡入推官危壽知府邢珣守備指揮郊文知府李教皆以各路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搗下利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利先是賊徒兵已散處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為三衝指揮余恩與賊遇大戰良久

賊敗王受等奮追里許賊兵四散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鼓噪而前後千戶孟俊從傍繞衝賊伏於是賊乃大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遂將大巢攻破奮勇齊進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章巢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邢珣兵遂破方竹湖白沙巢郊文兵遂破曲潭巢亦唐巢李教兵遂破石坑巢三利巢是日擒斬首從賊級俘獲男婦牛馬器仗數多其餘諸壘填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十日陳祥兵破鐵石壘巢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袍邢珣兵破黃田幼巢姚璽兵破

岑岡巢余恩兵破唐含洞巢溪尾巢初十日李俊兵破大門山巢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刑珣兵破中村巢郊文兵破半運巢都坑巢十八嶺巢李教兵破新田運巢古地巢余恩兵破空背巢舒富兵破旗嶺巢璽岡巢十三日孟俊兵破狗脚柳巢水品洞巢藍州巢十六日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八各擒賊首從首級并俘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然各巢奔散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復哨聚九運大山扼險自固臣看得九運山勢極高豈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山諸處賊巢以百數賊若奔往其間必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益難制因得

賊所也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覆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為敗散之黨皆從相招呼我兵亦佯與應賊疑不敢擊遂得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四路設伏以待二十五日陳祥兵於五花陣邢珣兵於平沙令余恩兵於平坑水二十七日姚璽兵於烏虎鎮危壽兵於中村李教兵於北山又戰於風門與其餘奔散殘黨尚三百餘徒分逃於下坪黃田柳該處各哨官兵復尋踪會追二月初二日陳祥兵

戰於平和平初五日戰於上平初八日危壽余恩兵於黃柳十二日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邢珣李學兵復與賊戰二十三日解雷兵復與賊戰二十六日郝文兵復與賊戰三面連日擒斬首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四路以為寇賊已擒斬張仲金等二百餘徒俱誠心投招臣遣生員黃表往驗庶實果然臣量加責治遣官安撫訖緣係捷音具本題

江西捷音疏

王守仁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無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有得寧王書煽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

疏議輯覽卷三

十六

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為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備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謹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孝中按察使劉遜察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為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攻南康九江而

自番居省城以禦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番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關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瑞徐文英知縣李策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使伍文定等進攻廣閤等七門是日得謀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摧城中十九日殺市以大會各軍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為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砲檣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首宜春王拱樞及偽大監萬銳等十有餘人宮中眷屬閹縱人自焚延各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復於本月二十二日據謀報及據安慶巡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壘期在必剋是日有守城門官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軍民震駭乞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

疏議輯覽卷三

十七

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
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
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先是臣等駐兵豐
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
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
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闘安慶之兵僅得自守必
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
合勢扼斷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我今師驟集先
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懼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
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

疏議輯要卷三十三

十八

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
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
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威震懾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
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衆衆并力而萃
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隣之援
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銳然其所過
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
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
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已携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
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

人之氣攻戰則堅者我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
於是遣伍文定等各領精兵三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
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遣陳槐
等各領兵百餘張紆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
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爲內
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
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
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
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撫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
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

疏議輯要卷三十三

十九

其前余恩繼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
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渡其氣
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
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余恩督
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
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
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遁散寧王震
懼乃身自激勵將士當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
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
興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

戰南康不復則殺兵亦不能喻南康以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斌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璉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殺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發其殯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朝群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殺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兵遂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殺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師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璉盧珩羅璜丁潰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堂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主事曠騰鵬參政程果布政使辰都指揮鄭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集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

積橫亘居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於樵舍大破之文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直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竊照寧王添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無以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贓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移閭閻軍民分遣其官屬親驅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滿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待時非知

謀忠憤不足其氣燭倏然也臣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騭 宗社之默佑 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勅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以赴 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爲無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變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賞勞苦備嘗煩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得勝陳槐曾璣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壽談儲推官王晴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傳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林豐高慶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廷顧必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

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御史張鰲山即中曾直詳事羅僑僉事劉監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察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畫策輔折衝以上各官功收征勦甚爲難得況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膺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殉國乃能若此伏願 皇上論功錫命之餘普加爵賞旌權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於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難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 皇上罷息巡幸建立 國本端拱勵精以承 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王守仁

據湖廣分巡上湖南道僉事汪濬廣西分巡左江道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副使翁素等會稱廣西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勳唐宏下塘張普千戶劉宗本承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勇彭宗舜保靖統軍宣慰彭九雷及辰州等衛指揮彭飛張恩等各呈前事本職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當蒙統督參將

張經都指揮譚鼎勳同宣慰彭明輔分布官勇彭宗舜頭
目彭明瑞彭杰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
瑞頭目項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
王勳又督同宣慰彭九賢等分布官勇彭蓋臣下報効頭
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
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卞瑤頭目彭輔領土兵
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
同引哨千戶劉宗本并各哨官員領漳州等衛所及武靖
州漢土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永順進剿牛腸保靖
進剿六寺等賊巢期同抵賊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

疏議輯覽卷三

廿四

將家屬生畜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緣二等各率徒
黨圍結防拒然訪知本院往剿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
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略無警備遂皆
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惶失措
然猶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賢彭宗舜并
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率目兵奮不顧身衝冒矢石敵殺
數合賊鋒摧敗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首級大
十九名顆俘獲男婦及奪回被虜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
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攀木緣
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

次從賊徒首級六十二名顆初五日復攻破油確石壁大
陂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七十九名顆俘
獲男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
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
奮勇追殺當陣生擒獲斬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六十五
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
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徧搜山峒無
遺衆請收兵回至漳州府住劄間隨有本院密切牌諭復
令職等移兵進剿仙臺等就於本月二十一日晝夜仍前
分布各哨官兵遵照方略永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剿

疏議輯覽卷三

廿五

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埕登岸進剿白竹古
陶羅鳳等處刻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
等巢破賊方懷疑懼謀欲據險自固賊首黃公豹廖公田
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簽合勢出拒官兵驟進翕如風
雨各賊雖以奔氣然猶舍死衝敵比之牛腸等賊兇惡尤
甚各該官兵奮勇擊率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
賊徒首級四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械數多
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立山恃險結寨調指揮王良
輔并目兵彭愷等於本月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
率先四面仰攻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

徒首級一百七十二名。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激擊將沈布儀解報擒斬首從賊徒首級八十六名。顆把截頭目鄧崇七。擄獲老人陳嘉猷。旗軍洪狗驢等。及貴縣典史蘇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舍單錫。潯州府捕盜通判徐俊平。南知縣劉番等。亦各呈解擒斬首從賊徒首級八十一名。顆俘獲男婦器械等項數多。又該督兵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略。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等。自兵及官軍人等三千名。思恩府報効頭目王受等。自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高貴等。自兵及官軍鄉款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

定哨道進剿八寨總惡徒賊刻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

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木

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略。乘夜御枚速進。所過村寨寂然。

不知河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進入賊

方。驚覺皆以爲兵。從天降震。驍驍震知所爲。我兵乘勝

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四遠各寨。賊聚衆二千餘徒。

各執長鑊毒弩。并勢呼擁。來拒極其猛悍。我兵鼓噪奮

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既失險。奪氣而散。兵愈

益憤。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

徒首級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

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剿。勦然巖巖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巖崖發石滾木。多爲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獲精銳。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達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共一百三十三名。顆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數多。正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百二十七名。顆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百四名。顆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據將沈布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

官軍及遷江土目兵夫人等。於高徑洛春大潘等處追剿

邀擊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九十八名。顆都指揮

高松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人等於

思盧北山等處搜剿。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首級

九十一名。顆又據同知桂整監督思恩土目高貴徐五等

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百九十二名

顆俘獲數多。又據通判陳志敬督領武緣羅應等處鄉兵

搜剿大鳴等山。奔賊斬獲首從賊徒首級八十六名。顆又

於本月十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獲首

從賊徒首級三百六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六月初七日

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二百五十三名顆
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千戶王俊等督領官兵於綠
茅等處把隘搜截斬獲首從賊徒首級四十八名顆各賊
始雖敗潰然猶或敗或合至是見其渠魁驍悍悉就擒斬
遂各深逃竄其稍有強力者尚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
諸處賊巢我兵四路夾追及之於橫水江各賊已入舟離
岸兵不能及然賊衆舡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運復因爭
渡自相格鬪適遇颶風大作各舡盡覆浮泊登岸得不死
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
既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搜剿各賊茫無踪跡又復深入見

疏議輯覽卷廿三

廿八

厓谷之間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
近巖洞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四千
有餘蓋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曾齎有米米大雨之中饑餓
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熾又且半月有餘故
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畧以蕩盡雖有脫漏亦不能滿數
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
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思恩府基
景定衛縣規制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
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
死亡乃遂班師而出切照本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日先

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
從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
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剿乞要乘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令
各職監統各該官兵進剿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前
停軍中途候約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
道路之險夷遠近各集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
分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
要彼此習熟若出一人然後刻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
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獲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
魁盡數擒剿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

疏議輯覽卷廿三

廿九

從老弱一切皆與有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為事不
以多獲首級為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
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
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各
官既有地方之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
以祛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
驗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參議汪必東會同汪濬吳天
挺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照軍門成案分布各哨官兵
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剿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間隨
准參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鈞牌仰候牛腸事畢即便移

兵進勦古陶諸賊就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遁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賊遂能悔罪効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永順進勦他處諸賊保靖進勦白林諸處各分鄉導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密相機而行各毋偏執已見致有誤事彼中事勢繁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任斷次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縣方略依期進勦獲功解報聞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賊先奉本院鈞牌據右布政林富總兵張佑等呈稱八寨匪賊毒害

鄧議輯卷三十三

三十

二

萬民千百里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適者思由既附湖兵尚番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以撤回彼必以我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為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官感激朝廷再生之恩求欽立功報効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即右布政林富總兵張佑等呈稱

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天迂路前到南寧面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略刻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聞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為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將張經舊任副總兵張佑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首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真的事完通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冊解報以憑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勦斷藤峽各各哨十一月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千一百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

鄧議輯卷三十三

三十一

二

六十八名口進勦八寨各哨上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千九百一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七名口兩處共擒斬獲二千五百顆俘獲賊屬二千一百五十五名口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俘獲等項功次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參照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桓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稔惡流劫郡縣鄉村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兵亂後復合兵攻勦無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

復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很戾相承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勦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已至於不可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悍猛惡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追兵無路自國初時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參次合剿一無所獲反多挽復惟成化間土官岑英素能賊勢大湧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冤苦無所控訴自中丞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

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今幸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略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効之機翁若雷霆疾如風雨毒舉而遠近不知有與兵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年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懽騰皆以數十年來未見有斯舉也職等承乏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効命但謹遵奉方略安能仰贊一籌竊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勇彭宗輝等扶疾冒暑登六寨賊類項連谷小而聚焉遂能掃蕩巢

穴殄滅渠黨即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恩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効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搗自昔不到之巢破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戕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戕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爲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爲地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爲地方除患噴噴稱贊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及照督兵督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事於軍前各官雖稱其職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年大征各圍困守坐待成功其爲利

害勞逸相去倍徒均乞錄奏以勸將來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各寨各賊積年窮兇桀驁千百里內被其慘毒萬姓冤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全慶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目覩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欽依事理將前項各賊即行發兵計剿以除民患正亦臣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甚大連絡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請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形迹彰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未可克故遂仰遵勅諭但有盜賊生聚當撫剿撫可勦則勦及便宜行事理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

會同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提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膀六寺磨刀古陶白竹雞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害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惡已貴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柢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略之所能

源議輯各卷三十三

三十四

及是皆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爲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弊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況敢望此意外之事哉再照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勇彭宗堯等皆衝犯暑毒身親臨陣事峻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

官勇彭宗堯等亦遣家丁遠來報効兩年之間顛頓道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義奮發略無悔怠即其一念報國之誠殊有所不可泯者至於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敵爭先陷陣惟恐効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雷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体面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將張經沈布儀湖廣督兵食事汪濬廣西督兵食事吳天授等議汪必東副

源議輯各卷三十三

三十五

使翁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松及各督哨都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士瑞張縉彭飛張恩周徹宗趙璇林節劉鏗武鑾千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林應驄主簿李本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馨吏立誠舒拒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諭召知縣劉喬縣丞杜桐蕭尚賢經歷周奎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勦告亦有緩急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流薰經月鋒鏑之場出入崎嶇之地固皆同收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

替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宣慰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官彭宗舜彭蓋臣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其報國之義土目盧蘇王受等亦曲賜恩與或等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臣以懦劣迂疎縲蒙不世之知遇授以軍旅重任言無不錄計無不行又且慰以溫旨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然言亦自幸苟無覆敗以免裁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具本告回養病乞賜俯允俾得復全餘生尚有圖報之日

疏議輯卷三十三

三六

臣不勝願望之至

申明賞罰疏

王守仁

切議招撫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倖服隨叛之黨南贛之益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猶或與之相角及有司者以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遂靡然相從而不敢死百姓益無所恃而日益受辜平良多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是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賊者為之鄉道處城郭者為之交接在官府者為之問謀其始也出於避難其終也從其為惡故曰盜賊之日滋由

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人共怒獨有司者必欲招撫嘗得已哉使強兵悍卒足以威渠魁而蕩巢穴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兵方勾攝將至賊已捆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則望塵先奔不戰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也間有任事者勦捕之策行則必徵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若招撫之策行可以安身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亦孰不以招撫為得計耶是故寧使百姓之荼

疏議輯卷三十三

世

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敗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進而効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不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云兵之情凡畏敵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

先過時而不受後時而不罰乎如是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況臣等庸懦乎議者南顧諸處之賊連絡數萬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張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而已故班師未幾山林之間復以呼嘯成群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據南顧之兵精者得二千有餘部操演略有可觀誠得以大軍討討之實罰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為省半費而收

疏議輯覽卷二十三

廿八

二

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舊年正月十五日抵贛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緊急迅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等即便叅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眾草賊但係有強賊肆行劫掠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一面即時差人申報合于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眾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叅究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刻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暫復

夫兵得隨時調用而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托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俱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之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効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念盜賊之奮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寃憤之莫伸特勅兵部俯采副使楊璋之議亦如往者律例再加申明特假臣等令其令牌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若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至於債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所失矣

議江西軍功疏

唐龍

疏議輯覽卷二十三

廿九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柄也故明主慎之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至親不可移至讎不可奪今或論譽援軍者則崇階顯擢忠勤盡職者則深排巧詆孰肯身任國家事哉切見宸濠濬患宗社懍憂腹心應援布滿中外兩京之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握兵觀望滔滔皆是惟鎮守南贛都御史王守仁領勅福建道經南昌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造倭人齊謀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牽疑大賊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緣托腹心又示無為以安其心然後激眾以義糾集烏合之眾及兵成慮審發書罵賊使其覺

悔既出驛兵收復南昌按申待之賊至安慶城方銳驚聞使還其歸途水踞邀擊大潰賊衆遂擒宸濠于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正此謂也成功之後瘡痍未復聖駕南巡奸權操功嫉譖百端僅獲身免守仁為忠可謂銀貞節者矣使時無守仁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雖天命有在終必殲夷曠日持久戮辱荼毒可勝言哉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擅當不過告命待變而已況守仁家派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兄宗族有唯賴乎守仁於此不思忘私奉公以為社稷又於先年劉瑾為奸人莫敢犯守仁抗言觸忤杖死復甦流竄

疏議輯覽卷三十三 四十一

瘡痍久方赦還始獲錄用乃者南贛之鎮谿谷民聚黨為盜閭閻山澤無非賊巢大小有司束手無策守仁鎮守未及三年兵威武備奇變如神以故茶寮楠岡諸寨大冒洩頭諸山次第擒擒增縣置邏立教明約遂為治境視古名將何以過此曩得奉 命陞賞言者又謂不當來京致有所費切觀大官之厨日用無紀較一食所費幾何猶煩論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蔽賢嫉功之所為也及守仁丁憂服闋遂不起用顧循道言非論鐵券未及祿米未頒朝事無與跡此樵漁豈非過哉不獨守仁凡其勤王大小臣工亦且廢然殆盡使時領兵知府惟伍文

定得陞副都御史得陞一子千戶邢珣徐璉得陞布政亦有何過即今聞佳戴德儒雖陞布政即死于水皆無憾于副使陳槐因勸進賢離人希意誣黜為民御史伍希儒謝源報以考察去官且陳槐邢珣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効用哉今侍郎張聰桂等皆薦之曾蒙簡用為兩廣總制臣謂總制一方何若用之 廟堂可以贊襄謀議轉移人心大濟天下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事例議錄戴德儒量與除襲比實 陛下奉天既操之大柄不可毫髮移奪者且早收之以為使人宣忠効

勞之勸

山東平寇疏 牛鸞

臣聞天下之事固有謀之而成亦有謀之而不成者要在識其心而已矣若人果有圖報之實心或者危於時勢或償其事焉不害其為忠若其人果無此心矣而復償其事誅之可也倘不察其心而徒誅其罪臣恐力斧之餘亦有所蘊諸心而不敢以自伸者矣昔諸葛武侯有言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此非臣之明所能逆料也夫以諸葛之才之賢而猶弗敢必逆料天下之事况其後世有弗若人者乃欲以成算責之臣恐天下無全人矣臣昔為

盜都縣知縣常恩總督馬中錫山軍小巡撫邊雲當賊猖獗之日則力主招安而賊勢愈熾一則望城自守而莫敢出師故群議罪之陛下罪之誠是也以臣觀之當時二臣之心亦未必不有所見何者承平日久民下知兵一遇寇敵不戰自解彼二臣者當時所統不過千餘之京軍與夫數百之民快耳若遇寇敵能保其不敗乎夫以堂堂天朝命大臣誅數輩于一遇而敗國體所係誠為不小故不得已為招安之說自守之計幸而謀成焉軍民均受其福而亦不至於辱師不幸而謀不成焉彼亦將有所據也豈料賊勢愈熾遂至不可收拾如此乎臣嘗聞人言以為此二

臣者有才而實果如此則必知國法之不可輕犯而思所以勉強支吾以脫于法豈敢縱賊徒以干天憲乎陛下思之今日之所謂劉六劉七者非前時所謂劉六劉七者乎今日邊軍萬餘討之而略平前日欲以京軍千餘討之而即定臣恐勢有所不侔也前日人心習于承平不免於歉較之今日人心久於鋒刃而頗思奮者臣恐時亦有所弗以也勢果有所不相侔時果有所不相似而二臣當之至於功不立賊不息者原其心或亦有可恕者和臣觀當日二臣之心雖強為招安之說然亦未嘗一日而忘賊也臣在益都因見狂賊竊發攻劫城邑支解之慘遠及老

四十二

四十三

難層累之禍下逮嬰孩當然糾率民兵有志殺賊二臣間臣頗自脩立遂委臣以討賊之任臣自受委以來南逐楊虎北破劉實雖未大捷以憚人心之望然所以用至者二臣也當時二臣果無殺賊之實心豈至是哉馬中錫邊憲提督巡撫也發縱指示職耳至追逐走壙者正臣等小臣之責也今不能追逐走壙以致狐踪免跡徧徧郊畿是臣等之罪不減於二臣今二臣罪誅而臣等以功陞不免於重二臣而略臣等諸人也功罪同形賞罰異施縱使臣等晏然受陛下之寵遇不以為僭臣恐天下後世咸將咲臣等不知有愧而駭陛下之錯用也死臣才不逮馬中

臣者有才而實果如此則必知國法之不可輕犯而思所以勉強支吾以脫于法豈敢縱賊徒以干天憲乎陛下思之今日之所謂劉六劉七者非前時所謂劉六劉七者乎今日邊軍萬餘討之而略平前日欲以京軍千餘討之而即定臣恐勢有所不侔也前日人心習于承平不免於歉較之今日人心久於鋒刃而頗思奮者臣恐時亦有所弗以也勢果有所不相侔時果有所不相似而二臣當之至於功不立賊不息者原其心或亦有可恕者和臣觀當日二臣之心雖強為招安之說然亦未嘗一日而忘賊也臣在益都因見狂賊竊發攻劫城邑支解之慘遠及老

四十三

錫邊憲而脫二臣之罪勇不如馮禎卻求而獲二臣之賞恐諸將聞之將謂陛下重文而輕武人自解體矣伏望擴天地之德廣日月之明不以臣言為誰米而行之奪臣今職以贖二臣之罪馬中錫雖死邊憲猶生少賜寬假使得效大馬之勞以收後功則使功不如使過而二臣之心可少效矣臣疎遠無知不避狂僭謹具奏聞

請平潞州疏

張宇敬

臣昨承聖諭欽掣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着用心設法撫勦或待其自定夫更易巡撫官設法撫勦仰見聖謨之所在矣如掣回兵馬或待其自定非愚慮所能及

者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有不誅天下之亂賊者也
亂賊不誅未有能安天下之民者也孟子稱文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我皇上上
怒而安天下之民以大振中興之業此其機也夫朝廷
紀綱本不失也而失之有漸祖宗國勢本不弱也而弱
之有由昔唐吳元濟反於淮西憲宗命諸將討之元濟求
救於逆黨王承宗李師道二人數上表請赦元濟不從已
而王師無功乃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還言淮西必
可取知制誥韓愈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
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
不斷爾李師道夜遣賊徒擊殺裴度不得或請罷度官以
安賊黨憲宗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
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
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
止憲宗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已而高靈萬戰敗
中外駭愕宰相入見爭勸罷兵憲宗曰勝負兵家之常豈
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
亦稍息矣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敝民至有以驢
耕者憲宗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
欲罷兵裴度獨無言憲宗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

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
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
破賊矣憲宗悅度將行言於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
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爲之流涕已而淮西果平李師
道憂懼不知所爲遣使奉表獻汴密海三州布衣柏耆以
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
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請以
二子爲質又獻德棣二州臣竊惟唐之有吳元濟不啻今
日之有陳郾也裴度謂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猶今日
潞城爲京輔近地不可容亂賊所據也其謂兩河藩鎮跋
扈者將視淮西爲高下猶今日各處強橫之徒或視潞城
爲高下也其謂朝廷業已討之不可中止猶今日朝廷
出兵討賊已有成命不可中止也彼謂師老財竭欲請罷
兵猶今日之有欲爲罷兵之言而今日廷臣則未聞爲此
言者柏耆以策說承宗而使之歸命猶今日用李克已之
說也唐則元惡就擒柏耆藉天威以收餘黨今日乃不伏
兵力而欲使一介書生行其說於大憝其不知事勢也甚
矣臣嘗謂李克已之策縱使有濟亦非帝王萬全之道
蓋堂堂天朝不興問罪之師而乃使小夫爲魁賊以制亂
賊豈爲謀之善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末世匪說攸聞臣

愚不知古也第朝廷綱紀不可不惜國威不可不振往者大同之變朝廷姑息竟莫之懲至今強橫不逞者動以藉口今潞城之亂又不問罪惟務招撫則小人之不逞者又以藉口圖與不明盜風滋長臣實憂之切惟今之潞城一隅之地而當三省之全力其破敗亦有可立而待者倘蒙聖斷駐兵征勦平此一方則威行於綠邊風聞於天下而無敢有不逞者猶王承宗李師道之歸命於憲宗也或以廣西可撫而潞城獨不可撫何也夫與師問罪猶用藥治病隨變而通之也廣西夷寇未嘗抗拒官兵且元惡已殲其下人可以撫納潞城中國之寇魁首尚在殺軍官三四十員屠戮生靈無美誠不可不誅此其所以異也夫裴度以獨見而成平淮西之謀憲宗以獨斷而成平淮西之功臣之知能萬不逮度而區區愚衷所以為國盡謀者竊願效焉伏惟皇上允文允武之德邁古帝王又非唐憲宗可比夫豈斷有不足哉必不然矣韓愈為平淮西碑詩曰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遠開明堂坐以治之臣敬為皇上頌焉惟聖明俯賜裁察

皇明疏議輯覽卷二十四

撫治上

散處夷人疏

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夷狄天黎民而赤子親之也夷狄而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於禽獸者况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為之哉初見京師達人不下萬余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朝官亦三分之一而官教過之傳曰朝無幸位則食者寡此又非幸位比也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因連年荒旱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暑寒風霜苦不勝言往往中途枕藉而死者不可勝計而達官坐享俸祿是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仁人君子所以痛心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朝官皆實關俸米一石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飢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達官臣愚以為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達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蓋此屬貪而好利

招撫流移填實京畿

商輅

臣聞河南開封等府并南直隸鳳陽等處地方近因水患田禾凋瘵所在逃民動以萬計其該有司遇有逃民到彼者一切驅逐不容若果能驅令復業固為美事但恐窘迫地方及素無產業或係在逃囚寧死道路不願復業之人被所在官司驅逐急迫無所依歸必致失所致生他變今水患已息仍慮逃回則異日雖欲復行招撫必不肯從去留之機實係於此臣切照畿內八府所屬一百三十餘州縣自草場莊田及軍民屯種之外其餘荒蕪未闢之地足為逋逃萃聚之區者未嘗無也特以當事之人謾不為之所耳臣愚伏乞勅令戶部榜示中外凡有志復業者即令

復業其不願而無所歸者隨便分投設法賑貸仍又行移所司遇有逃民到於所在者先籍其名氏以稽人數之多寡次量其鄉村以考田畝之有無如某州田地數少逃民數多則發於有田州分某縣田地數多逃民數少亦將別縣逃民遞相分撥或某州可安插千人止留五百人某縣有田千頃止撥五百頃蓋人少易於賑恤餘田以備將來其口糧種具或暫借官儲出給或勸令富民假貸俟其收成照數追還俱聽撫按等官設法整理從宜處置仍尋常往來撫綏及時勸課俟三五年後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然後計戶定差度田出賦清軍勾匠隨所設施合

新附之戶籍增舊收之版圖強本安邦莫善於此

議土官襲職疏

土官赴京襲職本成制也然亦有鎮總等官勘明具奏就彼承襲者又有赴京具奏因人爭襲發回保勘者又有為無保勘公文發回病故者又有無會奏緣由發回候會奏至日另行本人稱奏情願在京守候者天順八年節奉詔書內開雲南貴州廣西湖廣四川土官有告承襲者務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行令就彼冠帶襲職不必齎駁中間如有循私不公許御史糾舉罪坐原勘今御史馮祀奏令土官子孫循舊赴京襲職亦可馴服其心其意固善但土官

衙門設在極邊難養往回動經萬里中間貧富不一資費
匱乏及至京師召募多方經年延慢兼以狡獪之夫肆為
罔利輒萌誘取以致遠人蒙其陷害衙門被其玷污是以
朝廷洞察斯弊特開恩例是乃懷柔遠夷革弊省費之良
法也若如馬圯所奏俾知朝廷之盛自足以消其邪心而
前項於彼不便之事有所不免夫豈懷柔遠人之道哉乞
罷其議如制便

撫治荆襄疏

王恕

荆襄一帶山林深險土地肥饒刀耕火種易於收穫各處
流民僧道往往逃匿其中用強劫奪置立產業官吏不敢

疏議輯要卷十四

四

科徭里甲不敢差遣以致驕慢日生縱橫日熾荼毒生靈
謀為不軌仰賴皇上聖德神威賊寇俱已殲滅茲不乘
時處置抑恐餘孽復滋重貽後患臣請得而備陳之襄陽
府惟房縣僻在萬山之中離府八日之程所轄地方有歇
馬大市蟒溪溪格麥坡潭頭坪馬腦關扒峪梯兒崖豆沙
河湯家河洞庭廟王女廟長口榔口馬棚青峰壽陽柏林
前坪洪坪等處土地肥饒道路險阻各處移流人戶任彼
潛住者不下萬數近者賊首劉千斤等一起聚皆響應比
先年間因見本縣山水險惡流民數多盜賊不時生發所
以設立一千戶所任彼守禦後因節將官軍餘丁差遣各

邊備禦征進并為漕運之用止留老弱殘疾之人不堪防
禦致賊窺伺為患且其地方溪水雖多灘浪峻急舟楫不
通漕運艱難乞將本所原調各邊備禦征進并運糧官軍
盡數掣回本所操守城池振揚軍威遇賊生發易為調遣
撲滅其該所原撥運糧官宜從巡撫三司等官計議於各
衛另行照數撥補至若均州地處四方之中與竹山房
縣上津鄖縣谷城化光相為唇齒本州地方流民視竹山
房縣等處流民不相上下彼此驚擾自然之勢本州原設
一千戶所官軍一以守禦本處地方一以控制附近縣分
永樂年間奉勅脩理宮觀一應備邊征進軍糧等項俱不

疏議輯要卷十四

五

差調臣以太嶽太和山宮觀所在用工即今煥然如新中
間縱有損壞用工不多查得本所實有食糧正軍一千二
百餘名餘丁三千餘名雖有輪班脩理之名其實歇役在
閑今將正軍盡數令其在城操練振揚軍威遇有本處并
隣近縣分賊盜生發馳巡中等官調度勦捕各處并邊方
有警及運糧等項不許差調其餘丁三千餘名照舊輪班
脩理遇有大營造之時仍令正軍盡數用工此乃保障一
方軍民防護各山宮觀之善術也又若均州南漳谷城竹
山鄖縣上津房縣等處荆州府當陽遠安等處俱有各處
流移逃遁之人帶領家小在彼耕種潛住為非均房二處

各有千戶所當陽離夷陵千戶所不遠惟遠安縣西北抵房縣千戶所五百餘里南抵夷陵千戶所一百八十里東南抵荊州三衛三百四十餘里又離荊門南當陽等州縣俱各遠况本縣止有里半人民遇有生發絕無救援照得已革荊州護衛官軍見存荊州三衛帶管莫若於內查此田近遠安者摘調一千戶所在彼與民相兼脩築守禦地方如全所不勾就於別所湊撥遇賊生發隨即撲捕庶軍威彼此相接而盜賊不敢輕動矣然又有可憂者房縣南漳穀城襄陽四縣荊州府當陽縣地方接連陝西四川河南疆城廣闊道路險要因無巡司盤詰以致各處流移逃遁人等往往來彼開種結菴停藏為非如房縣板橋山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油房灘當陽縣漳河口俱強賊出沒流民經行之處務必每處設立一巡司食點弓兵一百名令其往來巡視凡住種年久附籍已定之民聽其生理其不肯附籍者發回原籍造作非為者挈送治罪以至僧道之徒亦皆善以處之蓋控制有人則流移不敢聚眾關防嚴謹則賊盜日漸消沮此自然之勢也至若設立官職以備非常而要害之衝尤宜加意今均州竹山鄖縣上津南漳穀城襄陽光化宜城當陽遠安等州縣所設官員俱係裁減然此州縣土民雖少而地方實廣

况其間流民軍餘與土民參雜住種者其數甚盛詞訟紛紜盜賊生發良有以也今因官不全設凡有公差考滿輟委雜職官員署事非惟不能幹辦公務抑且因而浸漁百姓乞將前項裁撤衙門州設司知一員縣添設縣丞一員令其撫安人民緝捕盜賊不惟撫捕二事實有所歸而一應公務舉無所失矣

止夷貢賦

倪岳

臣觀撒馬兒罕所進獅子乃夷狄之野獸非中國之所宜蓄留之於內既非殿庭之美觀置之於外亦非軍伍之可用兼以餵飼之費與失錫簪之物俱係內帑之財帛百姓之供億且獅子之真偽皆未可辨借使是真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真豈不受遠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以啓夷人窺伺之心以為中國好尚之所在殆非所以發揚聖德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臣等切為朝廷惜之蓋因各夷先次得利而去以致今次繼踵復來今若不為豫處則今次既去再次復來一處既然各處倣效以朝廷懷柔之仁固不計此小利其如夷虜貪得無厭何哉臣等嘗覽聖明王不寶遠物故周武王時西旅貢獬豸公致戒漢文帝以千里馬獻者下詔却之載之

魏書美萬世而我 憲宗皇帝成化初年亦嘗降旨諭

止朝鮮白鶴海青之獻 皇上踐祚之初首頒明詔禁止
各處鎮守等官進貢以杜搔擾之弊既而放禽鳥縱鷹犬
旬日之間屏逐無遺弘治元年迤西夷人進貢玉石等物
却令帶回本年雲南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石等物嚴申
禁絕善政善教遠近稱頌以為聖德恭儉與成湯之不殖
貨利同符於異世由是而終始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
此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鎮巡官員又將撒馬罕所進獅子
要行起送臣等仰窺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為聖德
之累但恐有以先年事例為言容其到京則所經道途騷
擾必多賞賜犒勞須從舊例況本處進貢使臣例該於陝

陝西甘肅

八

西甘肅驗放起送即今見一起哈馬力丁一十八名到京
為因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有先朝特
旨止是准令回還未嘗許從入貢今若聽其從海而來則
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商夷說稱本處差來入貢則既
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真偽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
人則既從陝西又從海道冒濫差人糜費財帛終無窮已
且又令其習知海道啓意外之虞乎即今地方水旱相仍
人民窮困顧乃疲中國以供遠夷費有用而易無用臣等
愚見深為未便伏望 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夷人
詭計之姦計斷自宸衷阻其使臣盡却所貢仍差行人一

員馳驛前去沿途體訪隨其所在司府以為要務給與以
嘉答其意整其原來舡隻以便撐駕回旋以帖服其心仍
請勅一道曉諭阿黑王謂爾忠敬之心朝廷具知但差人
進貢只依成例量備駝馬從陝西陸地以達京師其獅子
鸚鵡不係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求進如此則遠方夷
醜知明天子之所為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脩政治益
崇俊良使家給人足禮樂興行邊域無警萬方賓服如此
則雖四靈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律獐夷獸亦何足
以為明時之輕重哉

止進獻疏

韓文

疏議朝野各卷四

九

臣伏觀天順八年詔書各處今後不許進貢鳥獸花木及
本處一應所產財物誠不寶異物之盛心也今朝鮮國兩
月之內三貢禽鳥雖小國效順然不應將此玩物頻數來
獻其意蓋謂朝廷所尚者珍禽奇獸故博取頻貢希求厚
賞况以禽獸微物奔馳千里之遠勞民動衆彼此煩擾若
不禁止非惟彼國不知詔書禁止之意抑且窺見朝廷嗜
欲輕探厚取久將起侮招玩殊非王者撫馭外夷之體書
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伏乞 聖明留意焉

處置夷情復國土以繼封爵疏

王越

臣伏觀 勅諭曰哈密城池累被土魯番殘破夷衆見枉

苦峪等處寄住經略累年尚未克復寧安不至彼與鎮巡等官從長計議處置務將城池克復夷衆安插得宜尔受茲重任宜輸誠效忠殫心竭力多方調度隨宜區畫以成久遠安攘之圖俾夷虜服地方寧靖以紓朕西顧之憂臣等竊惟鎮遠疆者當率舊章服夷狄者當用世族哈密乃聖祖開創之國陝巴實殘元的派之孫夫何鄰夷不道攻奪殺虜城池空虛致勞王師遠討今彼既悔罪哈密當復若哈密不復則苦峪難守苦峪不守則肅州之外皆為敵境此所以貽九重西顧之憂也臣等竊謂委寄敢不殫心竭力以成久遠安攘之圖但與威德絕自古帝王經

聖祖輯畧卷首

十一

治天下之大道事體甚重力行甚難臣等才識凡庸經略宏規悉照廷議舉措其間委曲事情量從簡便伏望聖明勅令兵部仍會多官計議或臣等所言可行或別有良策具請聖斷早賜諭旨臣等仰遵廟筭俯察夷情進止遲速隨機審處期得夷衆富強地方寧靖庶盡臣等大馬報稱之愚茲者會議得處大事貴乘其勢機勢在順其情哈密自始封忠順王脫脫已故無嗣王母守國被土魯番速壇阿力將王母并金印虜去國土殘破後都督罕慎恢復舊疆甫及成立尋被速壇阿黑麻殺害國勢益微朝廷為念哈密乃太宗皇帝所封之國不忍坐視絕系以陝巴

係安定王的派與忠順王俱係成吉思派差人於曲先地面撫取前來襲封王一爵令其繼守哈密未幾又為阿黑麻所虜朝廷震怒遣將拘留之使顯絕西來之貢西夷諸國歸怨本酋又因兵臨哈密天威遠振本酋畏禍方復送還陝巴獻還城池遣人納款雖今日綸音未達於酋耳往特殊錫未入於窮廬屬情誠偽有未可必但本酋今已奉書通貢悔心頗切善念方新若使復見近日勅諭當必愈感激納款有如此正勢有可乘機不可失之特既該各官審據哈密三種大頭目供稱陝巴根基正大情懇輔助守國別無異詞且察陝巴語言器識頗優夷類足以壓衆

聖祖輯畧卷首

十二

其同宗根基再無可立之人要將陝巴前去哈密住守不候土魯番貢使到來意在早建安攘之策坐收繼絕之功必其計慮周詳處置停妥一成不壞保無後難且各官俱領經略重寄貴在紓憂敢不殫心竭力自貽其悔所據陝巴既已准其仍封王爵其金印冠服等物及陝巴求請之數相應給與其先隨前去夷人必須選發精壯者一千餘名沿途防護及到彼守禦方保無虞各夷所種苦峪田禾亦聽其量分家口收割以資食用又須責諭奄克守刺即便管領回還哈密併守母令留戀別土至於哈密城池房屋累遭兵燹殘廢殆盡動調軍夫與之脩築險遠可

應今各夷欲自整理必須量給以助其成口糧牛具種子舊有定例亦須驗給今自變遷事體亦便其克克剋剋既與陝巴心志未平終為後患與之結親誠為通好釋嫌善計都督拜送力迷失等乃哈刺灰頭自原非哈密之人最為狡悍每藏禍心今陝巴初立羽翼乘成者令本夷阿去及將家口給還各夷無所顧慮倘生叛意外通強虜哈密之害有不可言必量為處置以除厲階其回回等項頭自寫亦虎仙等及罕東赤斤所屬城堡番達頭目或協守哈密或為哈密聲援與夫小列充野也克力人罕赤等夷俱與哈密輔車相依不與賞列似為缺典况陝巴復國之初

疏議輯畧卷廿

三

正宜薄其恩禮以結諸夷以敦和好各官又已自行措辦不勞內帑與此大典奚惜小費凡此皆區畫安撫之術下以帖服夷情上以寧安宗社為計之得孰有外於是哉

通情疏

余子俊

照得來討書籍一節考之唐玄宗之世吐番遣使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學手體烈以為與之書使知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尚書裴光庭以為此番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內外體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於是玄宗賜以詩書今照董卜求討前項書籍臣以為成都記即成都府誌書也一

府之形圖關隘於此乎載不可以此與之使其知成都之地方也方與勝覽天下之形像關隘於此乎載不可以此與之使其知天下之地方也其餘書籍可以與之誦讀使其知忠君親上之道佩仁服義之節若或不與彼來朝之人市於書肆之中亦不甚難因其請而與之可以固結其心書籍係董卜所無有朝廷所未賜臣不敢以私與乞勅禮部計議將董卜所求書籍遣人量加頒賜因而勅令將舊維州地方退還保縣彼必感恩知報可免西顧之憂矣

增重國體疏

余子俊

臣觀武選清吏司呈日照得四方夷狄自開國以來開設

疏議輯畧卷廿

三

衛所及宣慰宣撫安撫招討長官司等衙門百餘年間恩威并舉朝貢各有期限賞例各有等差懷柔之道曲盡無遺凡四夷赴京朝貢有印信者即與印信番文無印信者自有白頭番文連方物俱赴沿邊應該起送衙門差通事拜官舍伴送前來各求盡彼忠敬朝廷之禮近年以來有等小通事自恃其能事務訪取問有不與者輒行交通來路通事并伴送官舍巧為詞說以動其心代為番文奏進及至考其所奏事理率皆謬妄之言只得勉為撫諭略其罪責非惟無以增重國體抑且貽笑外方臣嘗思之通事之說本為傳譯四夷言語以通其情不可妄為加增亦不

可曲爲憾者今小通事懷奸至此法律不原但無指實未
可究治乞將今年見在朝貢夷人求討番文行令小通事
逐一面勘要見所進番文係是夷人自寫卽給筆墨令其
重寫如其不能就爲追究代寫何人及所得何物將來路
通事伴送之人有無知情通行送問奏請發遣至於夷
人姑宥之罪論以禍福其餘應行事宜如印封報名引見
之類與夫大通事小通事傳譯勘審之要俱各精密無遺
使奸人知所警惕夷人不被惶惑則國體增重而外人敬
服矣

保固地方疏

余子俊

新編縣志卷之四

古

萬

臣奉勅諭命臣以彌盜安民之術選將練兵之方與凡可
以裨補軍機重務者條陳以聞臣謹會同鎮總等官計議
奏請其一曰衛國二曰保民三曰彌盜四曰安民五曰選
將六曰守隘臣聞陝西城池自古無水宋時東引龍首渠
水以入城隨後運場裁朝成化六年復西引滿河之水自
古地丈八頭起脩石匣一座樽節放水二分到於西門穿
城而過足克居人之用多餘者泄出城壕然年復一年積
滯過多淹沒之患勢所必至且係三邊根本親藩所在不
可不慮竊若從本城西北角地勢低窪之處開渠一道以
泄城壕之壅餘水經過漢時故城以達於渭不過三十餘

里節財省力實在於此此衛國之計也初渭南縣民
告稱延慶境外即係河套正統初年守臣食園深井之地
園場空闊易於打獵水草便利易於畜牧土地肥饒易於
也種因而築城取名安邊營以爲守備之處其實窺利營
家之意多保障地方之意少厥後達賊踏水入套所在守
臣不過束手閉門而已成化以來官軍老廢又不如前后
守臣計議量撥官軍看守深井舊城以爲截殺之所將安
邊營大勢軍馬移入中山坡深溝兒就險守備天深溝陡
崖邊牆牢固官軍易於戰守軍民易於轉輸縱有達賊在
套而我軍且耕且牧無復爲慮適者陝西布政司欲將各
縣成化十三年馬卓起運新安營利倉民皆稱便而乃爲
延綏守臣所阻欲以此草仍送深井百姓不堪臣覽所告
隨考得軍曹伯劉聚都御史三越建議安邊之策內云延
邊西路定邊二營正統初年開創俱係平漫沙漠難立牆
塹近年於定邊東空添築永濟小堡按伏馬匹及鎮靖堡
軍馬原守塞門今移於畢家堡前項五營堡俱各水苦且
遠人馬多病內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四營堡賊易窺見虛
實軍馬難於出入但鎮靖堡已行奏允仍守塞門其餘四
營堡俱各移就險而守定邊營接連寧夏馬池我固
便利彼無隣援不可動也惟將新興堡移於延南古跡海

螺城安邊營移於迤南營中山坡永濟堡移於迤南上紅寺鎮靖堡不必那回塞門却移於迤北白塔澗口海螺城中山坡上紅寺多是削山為城俱有門禁即可搬移逐漸脩理其白塔澗口就快灘河迤南之險其河深二三大遠百餘里事成之後則定邊新興安邊求寧寨靖邊鎮靖龍州八營堡之地以守則固以戰則利況常年必須民間運納谷草今只令納戶就彼採野草自足供給此保民之計也臣觀淳化縣三水里其地切近石門山與鳳翔華昌漢中等府并蘭縣俱山林曠闊實為藏賊淵藪所在流民多有隱匿罪犯拋離鄉土倚恃山林刀耕火種以成家業

疏議輯畧卷廿四

十六

官司區處肅聚扇禍况蘭縣親藩所在知縣正官猶且不及百戶品級所以行事之際難與軍衛抗衡為今之計莫若於淳化縣大義等十六里開設三水縣立知縣等官而隸汾州陞蘭縣為蘭州立知州等官以隸臨洮金縣即隸蘭州然後令流移之民各附籍於本州縣各寬里甲自置田地從輕起科此彌盜之計也延慶沿邊一帶正統初年埋立石界軍民依界種田不敢纖毫違越近年營堡多有移出界石之外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越境種田致招賊寇違禁既已懈弛民人動遭劫戮况自邊牆至博墩如清水營一帶中間多有百里者此弊一開未流其可

防乎萬一被把總官員將地土霸占派令軍人代種或因歲年旱澇人有逃亡而徵租無逃亡則往時覆轍可鑒為今之計當思種菜之舉比之兵運禍結勞民傷財孰為輕重况堅壁清野古人禦寇一策即今陝西地方災異非常人心洶洶特政未宜合行嚴禁此安民之計也有十萬人之將如都指揮以上之類有萬人之將如指揮之類有千百人之將如千戶百戶之類陝西地方拾萬人以上之將能稱厥任者雖不多見其萬人千人百人之將客或有之此等官員非軍功不陞但中間或有故被奸徒排陷構禍不能申理者或遇勘問官員畏避嫌疑不肯辨明者以致

疏議輯畧卷廿四

十七

大至禁錮誅戮小至帶俸差操在在缺員職此之故今後此等官員得罪之後果能改過自新撫按從公奏保不許輕易施行其所保官員或仍違犯者終身不錄如此則人有自新之路政無不舉之理此選將之計也商州所屬山陽縣坐落地方鄠陽鎮所管西裏地方南有箭河口北有竹林關地裏隔遠山林險惡人烟稀少俱係客商往來上津鄠縣必經之處最為要害盜賊竊發常被阻截往年王虎火蠟兒等已有不軌之萌去年張才李文學等又有殺虜之迹幸而先機覺察皆已就擒即今無籍兇徒私犯茶鹽仍無忌憚及照鎮安縣地方兩河口要害大略相同必

須預為處置方保無虞乞將山陽縣附郭鄆陽巡檢司移於箭河口將鎮安縣附近三岔巡檢司移於兩河口其三岔原隸鎮安縣管轄者俱各不動及於竹林關開設巡檢司僉撥弓兵一百名商州四十名山陽鎮安各三十名竹林關與鄆陽俱隸山陽則克頑失山林之勢地方無腹心之患此守隘之計也

遼陽時務疏

王崇之

臣聞禦戎之道守備為本城池器械守備之具也將帥士卒守備之人也遼東為東方重鎮各城有守備等官有屯宿軍士城池修理之料軍國造作之需各有軍餘造辦

疏議輯覽卷十四

六

既有其具又有其人宜乎軍威振揚武備修舉也奈何邊官蕙勤者少貪惰者多不修兵備不恤士卒軍需物料多營於私室練操人力皆疲於私役甚至侵盜賣放之弊不可勝言所以城池失修器械不備士馬疲弊紀律廢弛修理操練有名無實凡遇撫按等官點視指稱修理又又科害軍缺則雇人頂替器械多那借應點惟務遮掩遂為得計前此之弊在在有之如遼陽一方大鎮也有六衛官軍有四千馬步有都司以下統之有將官以臨之臣嘗一一點視如城中舖舍多無門牕梁口間用土坯灰刷四月之間操軍十日一隊之中營少數人馬軍可以調用士卒疲

弊不堪明甲可以禦敵青甲不能避體軍馬器械大率類此推究其故輒稱邊方多事未暇修理公差數多卒難備辦大鎮如此小處可知平居如此遇警可知今北虜大衆逼近我邊窺伺日久倘卒然有警邊備如此可為寒心但積日甚久無從稽考難以一一悉究往日廢弛固不可究自今修整不可不急乞勅該部計議行移鎮巡等官嚴督所屬及時修理如法操練士卒謹慎烽火將見在不堪兵甲查照舊例奏請兌換堅完器械替出不堪之數官為修理既不勞軍置辦亦足遇警克敵仍令各衛今後除軍器有例每季查盤外如盤缺木植靴瓦灰等料俱資軍國重務每季各將收除實數開報撫按等官以備稽考年終仍委布按二司官員查盤若有短少就將經該官員叅以侵欺之罪其巡撫等官亦要不特點閱如城池器械等項不完者將衛所官員就加懲治立限完報都指揮以上官住俸督催完日照舊支給操軍數少查有役占者于礙總兵叅副等官一體叅究如此則法令嚴明人知警懼緩急得以濟用奸弊可以少革矣臣又訪得遼陽山東土人少種田土專一採取人參榛松園獵野獸為生數年以來多被本處上司及衛所官員指稱進貢人參等項或散布疋或給銀兩使令部屬官舍到於各寨百般逼迫糾擾土人

疏議輯覽卷十四

九

不勝其苦近時因見境內人參榛松缺少不堪又多私役
附近軍餘出境採打販賣以規厚利常被賊人虜殺互相
隱匿不報各處又有等軍餘土人潛將鹽米包裹力箭甲
葉陰於墻下空野去處與夷人易換貂鼠參松等物透泄
事情啓惹邊釁多由於此及各衛所官員又指以打採杉
木買辦皮張爲由差派餘丁不下五六百名查得每年進
用杉木止該十箱人參三百斤狐狸皮張暫時買辦不多
衛所官員却乃多方科擾目今前項出產地方被賊搶虜
室廬空廢田畝荒涼不能存治正宜厚恤伏望將各項供
應暫且寬免以紓民力以革擾害待賊情稍寧之日行令

照舊採辦仍乞轉行本處鎮守巡撫等官通行所屬嚴加

萬

萬

禁約及督令地方墩營巡守人員晝夜加謹巡察今後如
有私役及縱容軍餘出境採取及將刀箭甲葉與夷人交
易致生邊釁者許被殺及知見人等徑赴撫按官處指實
首告正犯旗軍人等量滿加號滿日與守臺巡哨俱照律
例問擬發落私役官員并地方該管軍職一體叅拏問
庶官軍知所警懼下人免其疲勞亦杜邊患之一事也洪
惟聖朝愛養臣民官有常祿軍有月糧此外又有折俸鈔
貫冬衣布花恩至渥矣遼東阻山隔海官軍俸鈔布花皆
仰給於山東河南十一衛自山海關陸路運到河南十四

衛自登州海船運到兩得便利然河西常勾給散河東拖
欠數多者蓋以陸路無虞海運廢弛也查得舊制造有海
船一十二隻官吏奉職依期運到雖全伍軍士皆獲飽煖
近來船隻損壞者無人脩理鈔布拖欠者不肯補還至成
化十三年海運不通官軍絕望 祖宗制度廢弛盡失以
故軍士凍餒流離缺伍者多官員剝軍自養廢職者衆信
乎其然也如驛遞鹽鉄所軍俱無月糧止賴賞賜土官達
官間有半俸又係無子人數專賴俸給又無巡哨守臺晝
夜在邊左爲寒苦近因各處災傷荷蒙 皇上憫念元元
遣使發倉賑濟所以固邦本重民命安地方也今邊儲預

備少積別無賑濟官軍合得糧餉尚不可得不無有孤恩

典查得自成化十二年前共拖欠官軍俸賞鈔六百一十

萬三千一百七十錠布七十七萬二千六百餘疋綿花

二十八萬二千一百餘斤先該撫按官累次奏乞令布政

司起倩車輛運送及暫量價值折銀補還戶部議得陸運
艱難節行本司查勘定奪造船儲運補解去後但彼處官
員視爲泛常略不用意夫衣食切於人身不可一日有缺
今遲以數歲不能補給致此處有饑寒之苦彼處積無用
之地陸路既稱難來海運見今無船則窮邊官軍何所仰
賴哉臣聞遼東舊時收成糧食頗賤商賈賈易換有無

尚不免於饑寒今兵荒相仍商賈少通便軍士號帝饑寒以此饑寒之人不惟難融鋒敵之下亦恐生意外之慮合無不為常例將前項拖欠鈔布等項行令山東布政司官存留在彼就作官軍俸給查有見在銀兩照數折解或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員公同估計量為便易奏官解送前來以救邊方一時之急仍乞將六歲布袍鈔貫另為處置或暫折收齊銀兩運來支給候造有船隻之日照舊海運如此則邊軍得目前之濟免饑寒之苦臣又聞食者民之天不可一日缺也故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孔子告以足食為首民生最重邊方尤急所以戰勝政取守固皆賴於此聖朝垂意邊儲因遼東屯糧不足發銀糴買召商上納欽命巡撫官以總督之布政二司官以分管之柰在前官員職任重大者多奸逸惡劣卑微者惟畏勢貪利甚有賞緣為奸乘機逐利撒放糧粒穀豆糴買腐爛倉糧官銀多歸於富家餘糧虛報於紙上近因積弊多端特命給事中御史等官查盤辨驗奸弊敗露一清積弊邊軍稱快但刑罰雖加而事勢無及粗腐虛關於貧軍未蒙實惠折追拖欠於富商不肯還官開地腐爛相積邊境急缺糧儲如前屯等處倉糧不及半年之用海錦等衛有十年之積密雲等堡全無一月之支今遼陽城中每銀拾兩止

糴米二石五斗前項儘分每官價銀一兩作米一石或八斗尚少人上納近因賊情緊急巡撫總理糧儲官不得已恐缺軍餉會議於定遼金復等處十一衛軍餘輸運動調一萬餘人往廻二千里每米一石雇腳盤費多者要七八十錢少者亦不下五六十錢河東之地遠近騷然各官雖用心催償但山澗險阻車輛不通止是牛馬駭負力疲財殫卒難畢集事勢至此尤為可恨欲減米數恐虧損官銀欲增腳錢恐庫藏缺乏即今傳報聲息不絕設若大軍屯駐日久轉運艱難逼迫緊急使餘軍逃竄山林疲餓累死不惟重傷人命亦且大誤邊儲厥後河開農興尤難為用乞勅該部行移巡按總理糧儲官員相度賊情緩急酌量路途遠近聽其隨宜增減米數脚力多方措置以濟急用以恤人難至各倉拖欠折罰糧數行令布按二司管糧官躬詣各處杖追先儘犯人財產變賣上納或令照依時價折納銀布入官另為處置以使目前支給俱先定與限期完報今後整理糧儲亦要斟酌地方庶乎邊備克修

停止鎮守內官疏

孫仁

竊惟雲南自古蠶桑之地而不通於中國之法蓋其大羊之性順之則臣逆之則叛勢使然也故求大治者蠶大亂之基置不治者乃深治之法雲南在今日可謂大治矣臣

竊以為可憂者使刀耕火種非深耕易耨之區皆負肩挑亦無舟運車載之利自食其力且弗堪矣而况管轄之司密加羅網賦役之法繁如中州可耕之地盡為軍衛之屯不毛之居尚供縣官之賦且夷民不親官府不識錢數通把火頭之科取一倍不止十倍里長保家之包納今年並指下年又弗堪矣而况土官視為外府取利不遺於錙銖流官思係遠方歸計務及於囊橐捕兵之擾未見賊面而各寨傳食一空摘陪之俗樂指賊踪而平民償贖數倍又不堪矣而况總兵之莊戶不遺於下邑同宗之長幼亦擬於總兵大管小管之吏索公家僅取乎虛名豪軍豪民之

頭議輯畧卷廿四 二 廿五

冒附重差獨歸於下戶又弗堪矣奈何而又重以鎮守太監之擾乎甘言悲詞之求討上之所予者未一分而下之所取者已十分軍官伴當之催收公之所入者或二倍而私之所詐者亦一倍總兵官有庄田為世守也而太監亦有庄田受人投獻果何為乎朝廷之歲入止千金念遠人也而太監乃歲取柴薪等項折銀至十千獨不念乎此固以為舊規而不疑也然豈聖明之所有乎又况把持商稅包占漁戶私通土官之賄遺餽索官軍之答賀剋落寶石之官銀採取大理之石器強奪民田妄追子粒廣修宮觀擅立生祠以民田供香火以官糧折馬料習以為常而無

所忌此豈聖明之所與知乎誠大弗堪矣夫夷性本無常而縛之者文法太密土地本無出而取之者門路太多計日以窮亂日以長今日掠某村明日標某寨撫之旋叛之愈熾前日安銓鳳朝文之變今日嶧城蒙自之賊患已形矣若其人可以漢法繩檢多官鈐制古聖王之智豈不及此哉失今不圖寬恤恐九重南顧之憂無時而已也茲遇 陛下明見萬里高出百王將太監杜唐取回科以違法科取等事通行會勘革正以蘇一方之痛使復更生夷民易感不勝歡頌但人防飽虎去而餓虎來僅得赤骨又將無遺髓矣夷民易感又不勝驚懼臣切惟雲南鎮守非

頭議輯畧卷廿四 二 廿五

洪武永樂之舊制始於宣德年間之權設然亦不虞無益有害流弊之至於斯也雲南雖係邊方然有黔國公世守其土已足為朝廷腹心之託非他省比也又有巡撫以總之巡按以監之三司以領之諸軍衛有司以承之責各有歸事無不濟鎮守太監誠得已之冗員也夫官多民擾在中國猶以為病而况邊夷乎况近遭安鳳之變被災者室廬未復接濟者匱乏未償值此盜起用兵之際民已不堪命矣而又可以此重困之乎縱使安靜行事不襲前弊然奔役之勞供役之費已不貲矣况未必然乎 陛下法祖愛民之一念 皇天后土寔所共鑒遐方窮谷罔不皆知

乞追復 祖宗舊制憫念邊徼民將續守太監
且停止姑候數年安集之後再以議增亦未晚矣如此則
邊民深感寬恤之恩益勤耕親之念守在四夷而中國永
安矣

民情四議

蔣清

一福建多山路多險阻如浦城縣仙霞等嶺及福清
縣常思嶺上官常所經行猶或訛為險峻抑不知此猶通
衢大路也其險甚處上有懸崖峭壁百十仞下則有不測
之坑谷泉瀉其中聲如震雷而僅以盈尺之板或半腐木
支架其上以度甚可危也又或林木蒙翳枝一鏟而行又
數十百步不見天日與探虎穴無異其出也木葉草刺粘
帶襟裳當時平無事行者無護呼追迫之聲猶若未甚害
不幸如去年漳賊溫文進倡亂不二四日抵安溪縣縣民
勿卒委棄資產奔入泉城欲從陸行則恐賊扼其隘萬無
一主姑援溪舟而人衆利先溪險舟小不足多往載者及
弱皆無辜之民也可勝痛哉夫橋梁道路亦王政一事諸
萬公倉皇立國於蜀日不暇給猶以此為務人職方內地
皇風清穆百餘年而此等事有司猶視為度外設使溫文
進輩稍有黠鼠之智不離穴以即平地則官軍數十萬其
如不得方軌不得成列之徑道者恐亦未能勦絕如此之

疏議輯各卷十四

廿六

疏議輯各卷廿七

廿七

易也况雖幸無虞而行旅之出於其路者犯涉難危亦有
官君子所當留心者竊意可於歲事稍豐之日令有司督
諭當地大姓或照里甲圖分相地勢所便以次分治之非
必大動工力大抵皆有成蹊如傍崖之徑元用木度則去
其腐且小者易以堅且闊者或架方樓手其上又善矣其
木則收之左右無窮也若林木叢翳處則刊之焚之使獸
蹄稍遠行人不至卒與虎狼遇也今之大姓家有餘資而
濫費於淫祠何限此等在在有之若令舍彼為此督諭向
方蓋未必不幡然樂趨也未必皆勞鞭笞也如民力不足
雖佐以官錢亦可也其於有事之日兵民尤為大助一福
建僻在海隅去京師近萬里民間所賣方物如白糖樟腦
荔枝龍眼之類是其本土所有近京去處所無者有司科
民當地買辦貢上天府自是不易之制也亦有如牛皮雜
皮生鐵肥猪鷄之類若悉本色則路費難矣是以有司例
科銀兩食付解戶入京買辦遠方之民乍一到京四無知
識莫知所從於是京中有一種名攬戶者就而與交其主
家鋪家亦皆通情有素欺其單弱多方誘誤將銀權買貨
物稽期圖利者有之或貨物失意或酒色蕩盡却轉誘他
人補此負重復誑誤者有之廿世至有誑誑無所追究者解
戶之害或破家或亡身更貽累親屬仍及有司耳目所及

可以指數額為申請諸朝改立定規自今但近京所有色物只今所在有司糾解銀兩交納內府此等物民既可以就京買辦宜有見銀亦不難為措置矣庶幾奸民無所滋其惡良民不至受其害有司亦易以了公事且省無名之費增備有用之需以此法斟酌通行之天下或者其可乎福建屬郡人民自永樂宣德以後多有田已盡丁已絕而其糧猶在者名為無徵洒派其故何也蓋時事推移田產潛入於豪右上下欺蔽有司莫為之分明歲復一歲遂不可奈何又有一種恒產奸民元田不失一段顧棄遺冊之勢買囑書飛入絕戶妄指無徵又在洒派富家則厚享

原稿卷廿四

共

無窮之利貧民則受不根之害此何理哉又有自傾墜其先業者妄減元田糧數異以糧輕易售逮其漸次賣盡寸土無存而虛糧在戶多者不下數十石此其人固不足恤為其子孫者亦云艱哉至於生存無計家逃亡里書又作實無徵造報矣如此等弊常固根連若不大為厘正民俗實無由清惠丈量田畝之法終在所宜行也但得人為難耳抑聞此弊今日在在有之天下豈有終不可清之弊事哉一天下僧田之多福建為最舉福建又以泉州為最多者數千畝少者不下數百以無君無父之人兼飽貪饕之奉何所不至而吾良民旦夕疲筋骨曾無卓錫

之產者何限各處無徵田糧洒派貧民者又何限其僧田為豪右巧計僭據者又何限經云君子東多益寡稱物平施若以今富僧與貧民較之可謂不均之甚矣且古有限民名田之議況於僧道乎宜請諸朝量減寺院多餘田畝分給貧民為業亦古者授民以田之意或以補無徵糧田亦所謂截長補短之意此其所大利者民也官也其謂不利者特僧道耳而終莫決意舉行不知其所顧惜者何居

議江西地方疏

楊一清

制禦賊盜與禦戎少異居常保障防遏在於本處官兵鄰近土兵不過暫時調用此等客兵雖得應援之力亦有侵

疏請輯錄卷四

共

萬

掠之虞不得已而用之急之恐失其心緩之難戢其暴要在威賞無濟方免後艱總制一人固難獨謀必須委用三司官員若操練民兵護守城郭招集土人以為鄉導此正守巡之事誠使督率有道隨處皆兵人自為戰昔人創置樓鼓之法義營團結之倫今鄉村屯寨未必不可依倣而行然豈專事刀筆文法之吏所能為哉訪得廣信府永豐縣守坑軍兵弋陽縣橫峰寨打手贛州府寧都信豐安遠龍南太平等縣大石伯洪二堡善射弩手俱各數經戰陣聞敵不怯其餘府縣亦有大戶子弟各官酌量招調相兼攻勦但要嚴號令明賞罰彼既各顧身家兼以貪得官賞

量與應點之兵大有不同且使調來土兵有所鈐制矣樂
平餘干各賊出沒險阻去處必須把截視其地勢或高壘
石牆或深掘壕塹斷其散出四面遙震聲援其切近賊巢
如安仁貴溪弋陽德興浮梁等縣民快機兵若一槩調用
恐賊乘虛劫掠宜各存留把守浙江開化直隸休寧婺源
等縣俱與餘干樂平山勢連接道路相通合行各該鎮巡
嚴加把守預防不測其都昌九江湖口等處臨湖近江恐
從此奪船走避亦須集兵防守江西腹裏原無烽火各枝
官兵道路隔越恐難應援宜處給銃炮火藥以壯軍威仍
於高山峻嶺去處設立烽火瞭望遇有緊急互相策應兵

疏議輯畧卷十四

卅

部申明捕盜陞賞則例已極詳盡江西等處未審有無該
載又止爲官軍及應捕之人而設其非應捕而能捕斬賊
盜者尤須優其陞賞又聞江西之盜即係鄉民其大家富
室多與相通或爲窩主本方良民豈無知識今宜出示諭
以禍福開其自新除有名賊首不宥外但有曾爲盜賊窩
主及令家人等項與賊合者即便赴官自首與免本罪若
能設法奮力擒斬者悉依常人給賞擒斬賊首及獲賊數
多者照例論功授以職事其賊夥後有挈指贓私等項竝
不追究若隔省徵調土兵其土官親信頭目恐不肯來者
宜行兩廣總督鎮守務以地方爲重坐委有名官舍頭目

管領彼爲身計自能挑選精銳給賞從厚該管土官及頭
目庶幾樂於應命矣

疏議輯畧卷十四

卅

皇明疏議輯略卷二十五

撫治下

罷兵行撫疏

王守仁

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繼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赤子而必欲窮搜極

疏議輯略卷二十五

一

李

捕使之唯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患之水土不服疾病死者不可勝數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

疏議輯略卷二十五

二

居

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群起而為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獍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為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蓋狂誕而無所忌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

之瘠矣其患上也兩省王官於恭猛之威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王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孤克之憾是以邊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歸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播種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設流官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離勢有不可抑亦

藉膏腴之田以資播種而為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威威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為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有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即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推脂剝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

獲領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敢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憚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脩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虞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鎮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免死孤悲之憾土官無咎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誼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

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播種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路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民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軍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動之患既如此罷兵行撫之善復如彼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徃徃利於進兵者間又有二年四毀焉下之人年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年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年始謀諸兵而終鮮成効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

之毀聚數萬之家而竟無一戰之先則有逆縮畏避之歟
循上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歟是謂四
毀二年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
顧棄十喜而不為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
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未
而足以挽亂其志者哉今日之勦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
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為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
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
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
鮮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前來細查勘

疏議輯略卷二十五

五

福

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
臣至之不逮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台還至是
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
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告訴願得掃境投生
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
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
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
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憲以為各猛父子縱無叛逆之
謀即其死殘酷暴慢上害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與
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日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

萬之家尤為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
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
上煩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
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
為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
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惟恐或有虧
枉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令特
遣大臣前來查勘爾等更生之路非獨活此數萬無辜之
民亦使爾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之兵
夫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投到出來決有爾

疏議輯略卷二十五

六

台

之死全爾身家若遂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
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
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
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家掃境來歸本
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四營至明日蘇受等
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哀號控訴
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効臣等看得
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見大略相同其
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所稱諭以
朝廷恩德以為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降寧肯誘

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為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略示寬宥亦何以紓泄軍民之憤於是下慮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為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有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求告乞憐憫恭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納糧差一節自臣奉命而來沿

蘇謙略卷二十五

七

登

進詢諸商賈行旅詢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為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度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為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略具奏聞至是因具控告哀切當即遵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宜忍又驅之鋒鏑之下爾等進

甯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遂平定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養劣謬承任使仰賴洪休得

蘇謙略卷三十五

八

魁

免罪責快觀聖明豈勝慶幸

地方利害疏

胡世寧

夫自古盜賊之興即當撲滅於微若其既久而多則不得不撫捕兼行者蓋以情則脅從當罔治以勢則延蔓難根誅也如漢時武帝以南征北伐之威不能盡殺盜賊及後輪臺詔下休兵恤民盜賊不見其迹又如漢龔遂當宣帝強盛之時下令渤海諸持田器者為農民吏無得問固不聞其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向者山東直隸河南江西各處盜賊動輒數萬非我皇上洞明治體略降恩詔撫散脅從繼命將帥誅除首惡豈能平定如此之易哉其自古

招撫之失有當戒者謂如唐宋金元之季官其渠帥授以土地假以兵權更或因其僻狃而遂行誘殺見其跋扈而復事姑息以是威信兩失紀綱大壞坐致衰微耳若今委任得人撫處有道萬無是失也只今江西之賊華林瑪礪勒散無餘東鄉舊招遺黨尚及千人姚源或云三倍其數然臣不能實知也其他尚有贛州舊招之徒新塗初起之衆動皆以千數至於樂安建昌等縣亦有餘孽觀望反側未盡消除今以事理言則在東鄉者皆原被脅從舊日招定之人亦既憤其首惡之陷已而助官擒斬矣其他別有違犯者亦皆陸續送官治罪不敢隱匿其在姚源者舊雖

蘇軾轉錄卷二十五

九

胡

聽招不曾派叛近於主重七等之殺官焚縣大肆兇惡彼則始憂濫及而有觀望之罪後求自雪而有助討之誠此二處賊情應議撫勦之招案也以人情言則今地方大戶自重身家者懲其往日決不肯與之聯居又有一種豪強先根始以助官殺賊為名中以通賊寄贓得利豎後以誣執平民詐財物為業惟恐事定還鄉則新民告取財物良民告償人命鄉黨難安彼獨受罪於是外則胥動浮言挾制官府內則離殺復業良民及聽招新民各誣以罪使之不得寧居必至變亂而盡行勦殺以滅其迹此等之事官府動於浮言各立意見或以為罪或以為功雖有為地

方深計者彼此牽持莫之能禁今民間所苦第一先根第二盜賊而兵擾次之為之父母者所宜急求安定以全其生而彼豪民先根搬居城市方得藝業欲圖延捱歲月累死貧民蕩空鄉土而罪名可掩兼併可肆有如置身風波之中衆皆失色速求底岸獨為水手者方傲歌駐楫乘時射利而過客不知風濤利害或信其言以為然其亦可痛也矣今姚源請兵勢當必討固無容議矣其他盜賊有言當撫者曰彼既脅從聽招已定朝廷恩信豈可輕失惟待之以誠治之以法嚴禁先根不許擅殺於前過惡永不追究再後有犯決不姑息則彼知一人之罪不累衆人今日

蘇軾轉錄卷二十五

十

本

之刑非同昔日自然心悅誠服帖然助順不過鋤治數十人撫治三五月而事定矣若其誘殺一處則處處驚疑而起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兵連禍結為之奈何有言當勦者曰今日地方大戶皆欲謀賊衆口同辭以招為誘浮言既不可解擅殺又不能禁彼固賊耳安能保其上下激之終不為變我變則招撫之人獨罪難當矣固不若勦則成敗利鈍與衆共之地方之禍自彼地方使然也於我何咎此則撫勦二策未有定見之情弊也如臣愚見則謂舊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新起者必撲滅於微即此三言而事定矣故先追賊開化賊勢甚疆三省議招臣獨不可今在

東鄉賊方信服被臣誘殺心亦未安為守前說耳然不敢自以為是也特不敢欺隱弗陳以備採擇焉耳朝廷憫念地方節次差官體勘賊情及群臣功罪臣以功罪一時難定蓋由事目繁多文案堆積延應難遍於鄉邑採訪或誤於傳聞又況忠臣或遠或去而又耻於自揚智士日近日親而又巧於媒孽雖有至公至明必須假以歲月方得查實否則一時輕信誤聽未免有傷公正之體以孤忠義之心若前賊勢聚寡賊情向背則早宜勘報以定撫勦重一之論庶幾官有定守民有定志而地方早得寧息耳然臣又慮江西地方之禍不止盜賊可憂者即今天旱之久民

蘇軾韓公卷三十五

十一

窮之極赤地千里而水泉亦竭田禾無收而麥種難下未歲民飢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適及閭閻庄田所逼民久立寒三司官員多被銓索問刑奉吏等事舉奉成案施行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驛檢適及於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皆起為盜臣下恐有隱禍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事益有可慮者矣臣愚欲乞聖明廣集郡臣及江西鄉土有識士夫會議或於見在都御史俞諫任漢專委一員或另推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員前來地方兼任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

澤之權使其統御紳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與牟利弊皆得便宜於前各處新舊盜賊應撫應勦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全奏聞臣處至於尤根害人奸貪怠政等事悉從禁革其餘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乞休養務使安全更乞恩詔戒諭賢王益崇謙德遠避嫌疑遵依祖訓止治其國內官際而江西三司以下政務聽令各官照常自行若有事情重大應合奏請者奏聞朝廷臣處不須諉府干預更宜嚴戒下人恪守禁令惠及貧民庄田基地悉還原業內臣軍校等項擅出外府生事者悉令取還再有積惡不悛及額外投充者聽令法司提問如例更

蘇軾韓公卷三十五

十二

乞嚴勅鎮撫以下官員俱要查照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違者重治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 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紆南顧之憂病廢小臣不勝伏枕踴躍欣頌太平之至

四川事宜議

王廷相

竊以衣有首領舉其領則衆體順昔有大綱提其綱則衆目張故論天下之事自當大且要者先之雖無目前之益而有悠久之效其始視之若近於迂緩要其終之所得恐非迫切苛細者可同論矣伏蒙臺下不自高明下詢芻蕘

建政拔憑憑表計畫自決取其治蜀之大者七事上陳曰
靖者也制夷也訓兵也儲餉也嚴茶也審錢也得人也凡
此皆拊循之大節治蜀之先務雖近近談實非委瑣所謂
靖者者蓋蜀之西鄙諸番雜居其部落田廬實與蜀民雜
幅隸屬非如北虜有大漠之隔長城之阻也故治諸番之
道似易而實難蓋今之松州諸番即古之白馬氏茂州諸
番即古之冉駹其性勇敢貪貨嗜利其俗毛織畜牧頗知
文書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所居止皆依山據險累石為
室高者十餘丈謂之碉房其天氣多寒土地固鹵不生穀
粟麻菽惟以青稞為食是以見內地沃壤之田則思固鹵

之地不可及食五穀之美則思青稞之味非所甘以故疆
吟之地日見侵奪民畏其勇悍輕死棄其業而遁者不知
其幾矣古謂蠶食諸是者此也近年以來備禦關堡官軍
被害尤甚方其來也或據險要或遮道路臨高播石以索
財物謂之買路及其至也則日就關堡索求酒食逼取人
事謂之和苗又有責負年例人命痘瘡走失等項銀兩取
之不得則執當軍士與之傭工因而不能歸者衆矣古謂
驅赤子以填溝壑者此爾故欲聲其罪非有舉衆入寇攻
陷城堡之惡欲興師而討而山川險隘用兵甚危亦非一
戰而可決者故曰似易而實難也者嘗觀趙充國之討西

羌也謂也田湟中務以威信招降罕升班彪之議叛羌也
謂請置護羌校尉理其邊事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遣驛
使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由充國言之是不欲
以兵勝而以計困也由班彪言之是不欲以威疆而治以
德信懷也夫戎狄者荒服也言其荒忽無定不可以常理
治者也是故聖人之治之也待之有備不自弛矣禦之有
常不未勝矣雖稽首入貢而亭障愈舉雖寇掠不恭而甲
兵周贖期在庶民獲安疆場不侵而已今之治松茂諸番
者亦宜出於二子之議之外哉考之洪武以來平蜀之後
即定西番北路置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南路設疊溪

守禦軍民千戶所附近番族皆設衛門隸之安撫司五長
官司二十二各降印信立酋長為土官以世掌之每歲復
設牌頭寨首一人使督納各衛所青稞差役所以羈縻制
馭中國之藩籬也為之守臣者能由是以善馭之雖至
今無虞可也奈何任非其人處失其道至諸番不靖至今
為梗適者雖稱兵制討小有斬獲而我士馬物故過半矣
所存不能且其所傷所得不能補其所亡不為太息乎為
今之計莫若先自為備使我糧餉充足士馬精強威足以
懾誠足以感然後略其小過與其更始招致各司酋長明
以信誓定為約束量復青稞之稅以存事大之體仍於一

月之內今其酋長謁見守臣一次即以茶益量為給賞彼利其物我利其安焉虞之術無過於此復於封疆交接之所置立限界使彼不得侵奪違則約束治罪夫好安惡擾人之情也彼雖戎狄亦人耳其安利於己者彼之情亦悅之又安有不從者哉不然使其頑黠不服則我既有備以攻則強以守則固亦無患於彼矣大抵天下之事廢於推避環於姑息不以國事自任者推避者也以小害不足為慮者姑息者也今之松茂之患其所以致之者此二端已及今不為經久之圖則侵擾日促於邊疆而狂寇或起於肘腋不止關堡不守南路不通而已矣易曰履霜堅冰至

疏議輯略卷二十五

十五

安

其是之謂與所謂制夷者蓋蜀之南部皆蠻夷也越雋即印都黎州即笮都播州即夜郎西陽即牂牁漢唐以來皆治郡縣我朝以夷治夷皆設土官兼以軍衛實華民之藩幹也但烏芒之北或瀘之南中有小夷雜居曰蠻人曰獞子曰山都掌曰水都掌未經設有土官衙門故往往為邊邑患邇者葛夷人普法惡作亂撫臣調兵掃平以量田之故夷衆不服流民謝天義乘機煽惑夷族復焚劫獨高等縣至今未戢所以然者以將領不得其人故耳賊衆過江流劫已自失策而官軍閉城自守莫敢迎敵此何等舉措耶夫兵必有戰斯有勝否今不與賊交鋒則賊之往來

自如安得不縱橫桀驁哉為今之計當先選智勇敢戰之將賊來則迎過賊退則追逐設伏掩襲絕其歸路則庶乎可以挫其鋒其奪其魄矣況謝天義等流民也阿濞阿黑之屬夷人也終非族類難保同心我兵相持之久擾其生業必思治安中自生變其勢必然耳又況阿濞等輩爾小夷決無久亂之理若能誠以撫之則無不聽矣奔虎之擾尾迫於求生也縲鷹之附人苦於鐵圍也阿黑阿濞既歸則謝賊之勢必孤不過游食之魚爾又何足為乎但經久之圖則在於以夷治夷為切要焉嘗觀周文安之疏曰都掌之夷從古至今不時出沒大軍至則束手聽撫大軍回

疏議輯略卷二十五

十六

臣

則隨後劫掠地方無三年寧息其故何哉臣以為山川險惡勦不能盡撫不能平當有以處之耳聖朝四海八荒皆設土官以為夷長惟都掌夷人未設止屬戎縣流官實難鈐束伏乞勅令巡撫等官親臨其地使各酋主自擇素有威望眾所畏服者一人立為長官統屬各峒仍隸本府該部鑄降印信開設衙門照依隣境九姓長官司事例奉修職貢則統屬有官自然順服不動兵革而邊境自清矣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之謂也所謂訓兵者蓋周官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故因井田以定兵賦以司馬而長軍營所以禁暴安民威敵靖亂之道也必身習進退之節心存

親附之義目明旌旗之家耳熟金鼓之聲手得擊刺之宜足符鵠鵠之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無不中法是以攻無堅城戰無勍敵矣程不識之師虜不敢犯部曲整也齊桓之師秦之銳士不可當節制明也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之謂也或曰巴蜀之兵脆弱不足以言制勝之師可雖教亦未必克成是蓋以壤地言之也不知舟楫之師可以削平關中楊越之卒可以得志泝水是乎壤地之南北也孔明所治之蜀非今之蜀乎惟其教嚴令行故南平蠻夷北伐中原無一日挫衄故曰兵無強弱惟其練習而已矣今蜀之邊鄙西接土番南連諸夷邇者疆場不靖

興師肆伐經年累歲未聞克捷議者皆曰羌夷桀驁地形險阻兵不易取也以愚言之兵必精強而後可以決勝負不獨將帥之得人也驅市人以抗虜雖孫武不能成功今日之卒果能技藝訓練弓馬開習選閱精數不及疲羸乎不然是在我者猶未盡其道也功之不成何以他咎為今之計莫如訓練士卒以立決勝之本為急也蓋兵貴精而不貴多岳武穆背嵬軍無不一當十選之精故也吳闔閭之女軍可以赴水火教之嚴故也今當腹裏及各邊衛所定為選練之法先將各該正軍及該操餘丁逐一清查揀選務要正身應當具年力精強體貌壯實有精神膽氣者

盡行選出備造年貌手冊查驗老弱不堪者不許造入選定各管操官不時操練務在志體一耳目定武藝精而後已嘗聞之晁錯曰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步兵之地也據視相及川谷分限弓弩之地也草木蒙籠枝葉射茂矛鉞之地也窮險隘阻阻視刀楯之地也今蜀中地形大約類此則夫弓弩以射矛鉞以刺力楯以舞蓋所急之務矣宜求足藝精者選立以為教師校其勝否定其賞罰學勤而業成者則陞為隊長以寵之不成則決罰以辱之如此則各相勸激未有不精者矣由是以藝既精以氣則壯以守則固以戰則克而蠻夷之侵軼又焉足芥蒂也哉所謂

儲餉者蓋穀食者民之司命也儲蓄者政之大計也故有蓄則民用備民用備則國政舉且祭祀賓客供養祿給庶事之常也非賴府庫之充尚不能集况興師動眾日費不貲事變之急者也而儲積無先事之備可乎是故高帝誅秦促項魏餉不絕之力也武帝鞭撻四夷文景富庶之烈也今欲制羌夷之命不在乎他而在兵事之強欲致兵力之強不在乎他而藉乎倉庫之實蜀中儲糧之法廢弛久矣民以逋欠為常官以姑息為德收頭利於侵欺倉事出於虛假是以各邊漫無經久之儲邇者有事松茂督民芻運水陸交集不能數萬夫以習俗久玩之民一旦嚴而驅

之奸者怨言以訕上豪者訛言以惑眾事尚未成而已陰受其毒矣此其故何哉不能預備於平素故爾為今之計莫若漸積儲蓄俾足支數年之用必無倉卒不給之憂其大要在於督通稅稽收納而已矣何以言之蜀民通稅者以成風久矣其尤甚者莫如瀘州富順銅梁括蒼其一年正額不下十萬餘石所入公家者只有二三分耳使能一充納十年之間可得者數十萬軍旅之供即此可資充加之諸郡縣乎愚謂當先治豪滑大姓可也何也下戶細民無所恃賴畏官守法恒先輸納惟此豪猾或倚其勢力或恃其黨族或巧於侵潤或肆於挾制往往得計而通稅

疏議輯略卷三十五

十九

登

之風成矣今當舉此大家屢以法令諭以禍福責以義分以為諸民倡將見豺狼既伏而狐狸自憚矣夫錢糧之有欺弊以稽收之法疎也今當稽納於州縣稽收於各倉使區處有要而後庶幾爾其法徵糧之先各州縣先將各戶該倉糧石給與印信由帖使各戶照數赴倉上納各州縣仍俱各戶糧數手冊送各兵備道查照各倉監收官每歲各置會簿一扇不得混收難於查盤如遇花戶運糧至倉官攢出硃串監收官用關防私記於上即赴兵備官處掛號仍將州縣原給由帖用關防照過半在由帖半在手冊今納戶執回赴各州縣銷照其各倉每一歲收滿兵備官

查盤足數封記如此則收納有稽而虛出之弊可革矣但能行之數年倉庫必至充實倘有兵事之舉必無餽餉之憂詩曰迺積迺倉迺積迺倉迺積迺倉子案思載用光言儲積備而後可用兵也所謂嚴茶者蓋蜀中有至細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之者茶是也茶之為物西戎土者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熟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於此是則山林草木之葉而關係國家政理之大經國之君子固不可不以為重而議處之也蜀茶自唐王播至權稅以利國宋初則買茶於秦鳳熙河諸路以博馬又置茶場於城買茶貿易取息以為熙河

疏議輯略卷三十五

二十

魁

博馬之費建炎以後罷茶場設買馬二務一在成都買川馬一在興元買秦馬元權成都茶於京兆鞏昌治局發賣惟取其利稅朝洪武中川陝皆置茶馬司收已茶易馬馬額養其利至成化中議以馬之用急於三邊而川馬速不可至茶之利分於川蜀而洮河所利則微故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於河川是以川茶惟嚴禁約而諸番無以仰給矣近年以來法弛人玩雖有禁茶之名而無禁茶之實商旅滿關隘而茶船遍於江湖權要之人每私主之以圖利通者巡按盧公稍一盤詰即得十數餘萬則其平日可知矣夫茶可以利朝廷也今利歸私門矣可制諸番之命也

今仰望於商人矣以中國御番之大權而倒持以授之於
商實不惟自失其利國之具而反害之矣為今之計莫要
於嚴私茶之禁絕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番可
以坐制何也茶者番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茶不行番人
仰於官矣以茶易馬雖不可遽復而使之輸青稞以服役
獨不可乎或者曰青稞之輸彼之舊貫也茶則我之實利
也彼貢我償不幾於相易乎彼之利於我者微而我之失
其利者大不幾於失倫乎吁是皆以小利言之不知彼輸
於我義也我償於彼德也我國以行其羈縻之道彼亦以
為職分之常久之邊防可以寧謐而我兵亦無調度之費

陳謀輯略卷三十五

二十一

戰伐之苦以此較彼所得孰大小哉夫當仰茶於官權在
國也邊鄙因之無虞利在民也一禁茶之間使權歸於國
而利及其民較之緞茶通商使利歸私室而害及於邊者
得失又孰多寡哉故曰至細之物而有莫大之用君子不
可以輕視之者茶是也所謂審數者蓋聞欲成天下之事
者在得天下之宜所謂宜者事幾之謂也是故矢之中鵠
非異術也察於高下之等矣舟之撤旋非神謀也燭於遲
速之間矣故物理人情當其事有輕重之勢際其會有緩
急之時勢有輕重權而稱之則不爽時有緩急酌而取之
則不迷事勢太輕吾有反重之道時理宜緩吾無急取之

術如此則隨機應變與時偕宜當事之始故不離乎道之
中要事之終亦不失乎道之宜雖成功與否付之天命而
不可必而由中之悔吾知免矣乃若勢重而昂則自覆勢
輕而抑則愈壓時緩而急則早洩時急而緩則失會凡此
皆不達於幾者也剛明果斷之才或失之躁急溫厚慈良
之性或失之姑息是故世有君子之才之德之美而訖無
功業之立者皆昧於幾者也國醫之於病者非人人決其
腑臟開其關絡而砭治之也要不過燭其幾而已以事務
之煩理亂之大苟不取其要而握之得其標枝而昧其根
本詳於漫漶而疎於急切鮮不仆矣曹操之於昭烈方其

陳謀輯略卷三十五

二十二

據蜀之初一日而數驚斯時也能以一旅之師扼吭而擒
其虛動無不得者及其法立民附上下相安乃以兵臨之
卒不能取乃下教以為鶴肋吁亦晚矣安祿山舉三道勁
兵入長安肅宗起兵朔方李泌勸以當詔李懷光圍范陽
使賊無所歸肅宗不聽致慶緒思明相繼復起卒成藩鎮
之患斯皆失其機會者是故經國之大當先審其幾中
其幾則事無不濟矣今川蜀之政廢弛頹敝久矣甲兵則
鈍而不精倉庫則耗而不實邊防則擾而不靜官吏則玩
而不警小民則困而無依豪猾則縱而自恣一旦厲精奮
振極委隨疏壘道刷閑恠奸僻使上下煥然齊一以歸

於事非察於勢之輕重時之緩急則夫因革損益之間未有不徂於常而騷於變者矣所謂批隙導窬游刃於虛空而礫然以解如庖丁者恐亦未能至也詩曰時純熙矣是用大介言會其義矣所謂得人者蓋君臣欲有為於天下得其人則易如反掌矣伐齊之兵一也以樂毅則下七十餘城以騎劫則盡亡之荆山東諸侯一也以晃錯則治亂而難以主父偃則謀行而易以此觀之法不可以定守變不可以先圖惟其人而已矣今之為政者得人任職之外術其可他求哉是故溫恭弘毅誠信謙讓而好善不倦者德也明決而斷好謀而成舍卒而能應紛糾而能理者才

孫謀輯略卷三十五

三十五

方

也契性命之理達天人之妙動中機會行符時宜者學識也具是三美者惟聖人大賢能之下此則有間然矣故隨才任使擇所長而不求備斯善為政者焉廉潔公平心有計慮者使之理財沉深有謀略果毅有膽氣足以馭衆者使之治兵有斷決之明存乎起之心者使之理獄精深明決識微達變者使之運謀勦敵不懈毅然敢為者使之幹事如此則職司皆得其人而事無不理之患惟此道也之以理天下亦可也况一方乎不然材任相違必至壅滯不達治具雖存亦無益於事矣是故坳堂之水可以浮芥以之受盈尺之水則勝鵬鵬之翼可以蔽天拔之施於鵲鷦

則累故量才受職乃為得人然猶有督馭之道焉取其大體略其小過無為掣肘無求速效使得從容展布竭盡心力則事功積累必有可觀不然受之雖當其任而馭之不得其方亦無望於功之成矣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群匹此之謂敷

專官分守地方疏

周用

臣切照江西南贛當梅嶺之北吉安居贛州之北其所屬各縣與撫州府樂安縣則環居南贛所屬各縣之外各府惟南贛地方田地山場坐落開闢禾稻竹木生殖頗蓄利之所在人所共趨吉安等府各縣人民每年常來謀求生

孫謀輯略卷三十五

二四

川

理船運穀石斫伐竹木等項又多通同山戶田主置立產業變客作主徭稅影射藉損貧弱又有東應不明佃田傭工及稱齋教師各多不守本分潛行盜劫間又糾集大夥出沒劫掠或因追取債負或稱根提軍匠往往各於原籍官司生情捏告彼此文移經年不絕其各有司又各據分治俾曲作直抑是為非况吉安樂安素稱健訟加以持法欠平益無忌憚非惟藏奸蓄穢間有積案滯獄蓋因南贛二府屬嶺北道吉安府屬湖西道撫州府屬湖東道按察司雖有兵備在於嶺北吉安府不係管轄布政司雖委兼官又不得巡歷以致事無總統人多失望臣到地方以來

緣見各府詞訟交構連照大明律各從事發處歸結事理通行去後該復阻關亦緣吉安撫州於臣地非所屬難責成臣查得江西守巡地方分五道其布政司除管糧外原設左右叅政叅議止共四員平時常該數內一員兼管二道乞勅查照巡按御史穆相題准事例定議該司分守責任兼管二道聽聽家屬任創臣於萬安太和永豐永寧龍泉樂安等縣遵照勅書事理除一應民情不敢干預外但係盜賊人命重情與南贛等府干涉者聽臣督責若各縣不行捕獲追究亦聽臣提問不許仍前阻關則提綱挈維可收功於共濟防微杜漸當彌患於未形矣

疏請轉奉 卷之五

二十五

地方事宜疏

徐問

伏念臣以愚陋凡才叨膺邊方重寄大懼弗克負荷以紓皇上遠顧西南之憂其四省邊夷豺虎交穴土官苗目人等交構各宜撫剝傷殘夷民困憊已極况連歲用兵征調繞運中間文武將吏貪酷誅求以致行伍空虛倉庫匱乏為軍民害者已當肅究釐革凡繕修教演化導撫安防備之術業已逐一舉行外謹將地方應議事宜開陳伏乞勅下諸司通為議請如有可採俯賜施行實為邊方軍民至幸一五考倉糧以杜姦弊照得四川永寧倉額收永寧宣撫司該納秋糧貴州永寧衛該上屯糧及重慶叙州等府

銅梁長寧等縣該折糧大布俱於本倉上納其糧放永寧衛官軍四川宣撫司首領官吏師生月糧布放貴州永寧赤水畢節烏撒普市等衛所官軍冬三月折色通米官糧仰於邊境去四川隔遠則監司不能以遍應視貴州隔別則守巡不得而稽查錢糧自為出納時肆侵漁攬戶任其通同密收輕折及至放糧檢合委官扼故冒破借貸預支凡遇各衛差人關領百計刁難取索賄賂或久候而空返或減尅而不全以致小民膏脂得滿此輩豁登之欲至於官糧考滿朦朧捏勘竟赴四川給文支吾脫去俱得保全已該前都御史劉士元奏行川省撫按將銅梁縣等折布

疏請轉奉 卷之五

二十六

糧米做價解貴州布政司官庫上納外惟該司衛糧仍於該倉上納積弊復然法當稽改合無今後永寧倉官糧改滿丁慶等項務要申請貴州撫按轉行該道守巡官吊取卷冊磨算無差別無侵欺借貸情弊具由詳允轉報四川守巡該道方許起送若有未明就便轉行提問其四川該管司府衙門遇官糧給由等項查無貴州撫按衙門查明字樣不許擅自起送赴部如此庶錢糧可清而奸貪不得恣肆矣一處調邊軍以實營伍照得國家防禦莫重於軍充軍之罪莫苦於邊貴州古為牂牁羅施鬼國外連四省邊疆內接九夷巢穴如都勻衛則近廣西南丹等州普安

衛則應廣西泗城雲南霑益等州為撤衛則通四川為撤
府及近烏蒙鎮雄等府永寧衛則通四川永寧宣撫司銅
仁府則近湖廣五寨鎮寧等司俱軍夷攬雜實西南極
邊之鄙也通者貴州衛所軍人或到衛身故或隨解隨逃
該衛既無實用之軍原籍又多勾補之援況貴州已極邊
臨軍糧折色應薄征調屯運身沾危亡率多逃移事故所
存十無三分之一若復一例改調不慮將來求之尺籍則
愈空援之事體又無補合無今後凡遇勾補三次逃軍及
為事應改撥問發邊衛充軍者令酌量地理遠近俱發本
省沿途都勻普安烏撒永寧等處衛所充軍應該極
邊衛分者調發前項沿邊衛所地方哨堡常川守哨永不
許更番休息其間發例終本身者待其身終子孫仍補原
衛應窮邊營伍可以少充而各處官司得免遞相勾援道
途亦省供億之費矣一謹察邊防以杜後患切照貴州地
方思南烏撒永寧都勻等府衛所與四川烏撒府永寧播
州宣撫司廣西西南丹泗川雲南霑益等州湖廣鎮寧地方
密通雖設有土官而跡多穴驚雖僅供糧馬而大半生苗
訪得土官及守禦軍職軍人弱近忘遠或與外境土官土
人結親往來及通彼處苗人耕種買賣久而啟釁煽禍以
致戕兵雖殺殘害地方合無議行廣西雲南四川湖廣撫

按官及轉行該道守巡官嚴加禁約原法令嚴明邊防可
固矣而將來構煽之禍或可消矣一節省文移以蘇邊困
切照貴州宣慰司并有司所轄皆諸種苗夷不通漢語馬
館供費固守前規若文移過多則科派無度官吏有督責
之擾夷民苦瑣屑之求按其困窮實難攸措合無將貴州
各驛傳本冊按季造報者特以夷方為之裁即通於年終
類造若唐儒韓愈所論蠻夷悍輕易動以變政常導其征
入簡節而陳日時有遺漏不究切之意庶使夷人困敝可
以少紓道途供億之費亦少節矣

馬政

馬政四事疏



切見園營軍馬內銜京師外備征調軍精馬壯二者相資可以壯威而禦侮也近年營中之馬日見消耗原其所以蓋軍士貪圖草料私賣以養馬為累倚恃朋銀買補而以馬死為幸把總之官又徇私派領不恤貧軍好頑之徒又多延推比較以觀恩宥故也臣聞園管官軍大約不過十萬馬大約不下三萬以十萬之軍宜無衣食稍餘產業稍足者乞 勅提督大臣各營選委忠實軍職一員將所轄

疏議輯略卷二十六

一

以

官軍分為三等上等悉令養馬不足以中等補之其馬四歲以下倒死者責令全賠十四歲以上者蠲其半二十歲以上者免賠半去格頭朋銀之例絕其累輕易舉之私編成格眼文冊如有倒補轉換事故註冊為照官軍養馬按月關支草料又以時下場牧放若處置有法騎養得人作賤之弊亦可以漸保其無矣或曰騎軍步練習已久倘若通行選閱未免更張夫古兵法騎可以為步步亦可以為騎若平時騎步不能相通臨敵決戰何以出奇制變乎況查給京營馬匹不過三千已給三萬且每匹值銀二十餘兩皆竭民膏血所得一旦付之軍士疲瘦倒死暴殄可惜

疏議輯略卷二十六

二

本

及負其賠償十中一二又矮小老弱比之原馬真為駘易驕驕矣又學生民冊每年開報學生馬駒并馬戶姓名本寺具數報冊交與御史出差印記者是也有備用馬添取寄養馬未到先繳一本馬已到隨繳一本以憑查對者是也又有典馬簿冊少卿寺丞等官按臨所在臨期投遞以憑點閱者是也以寄養馬冊計之本寺一本及督理少卿分管寺丞該府通判印記御史各一本是一事而五本矣工食解送官吏科擾所費不貲况其所造不過抄謄視為文具勞民費財於事無益臣以為學生馬冊各衙門每年只須二本一留本處備照一候御史寺丞會印之時投遞每年三月之裏止具總數中文到寺備用馬冊亦止二本一留備照一候解馬到寺之日就同投遞其點馬簿冊本寺以寄養馬匹行令各衙門一體照式編造可以常用少卿一年滿日交與接管少卿寺丞三年滿日交與接管寺丞惟寺報文冊乃欽定條例一年四季分併半年一造一年止造二次每造止許一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及照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馬匹比之別處不同馬政官員既有本寺少卿提督又有寺丞分理又有通判專管事少官多今煩民擾至於文移簿冊迎送糜給皆為民累查得少卿係奉勅督理官員難以更改合將分管寺丞盡行減

省專委少卿各府通判悉聽約束順天當馬通判可以革去蓋止寄養事簡故也人各地方俱有草場近年法制更改徵納租銀除真定等府每年解銀到部惟順天府所屬二十七州縣永平等府自弘治六年起例以來各府徵收並無分文起送既廢牧馬之舊規又失徵租之常例竊思前項銀兩俱緣養馬而設比與別項課稅不同既已徵收在官又非小民拖欠乞差本寺少卿一員通應查考可以革官吏之侵欺助邊方資馬之資也

馬政利病疏

儲懌

竊思邊方馬政關係九重稽之宗牘利病可知照得本寺

疏議輯略卷二十六

三

萬

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為因南方地不產馬暫收折色自後比照日漸加增間有奏討量與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潰不可塞宣府大同延綏寧夏陝西自弘治元年至今節次其討過七十餘萬他如甘肅遼東山西等處各一十餘萬可謂費出無經靡費不貲及照本寺寄養馬匹不數歲取南北直隸二萬匹係養近所以便征調然本備京營之用不專為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畜馬匹足備征調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狎玩一遇邊警輒言馬少張皇聲勢奏請紛然橫議一與軍

不可破宣府大同給銀買補不計其數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遂將騎操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不行陪償鎮巡大臣又多閑略把總等官乾沒貨利至於貪蹟之徒如近年都督汪鑑侵欺買馬價銀進賊罷官其中弊病難以悉言若不計度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入本寺未收折色以前邊方只給馬匹今給銀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不入軍中不為有司剋減必為軍士花費及至買馬價既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隨死隨討原其本心非全為馬伏乞今後邊方缺馬之時仍給本色以杜前弊奏差風力郎中一

疏議輯略卷二十六

四

川

脩飭武備以防不虞疏

儲懌

看得 仁壽宮皇庄一處坐落霸州文安縣北家口等里
共退出地八百二十三頃五十四畝歸併五軍三千神
機營牧馬外其坐落白鶴淀等處者仍是內官羅金等管
業臣等竊見霸州草場地畧廣水草便利牧地之善惟
此為最 陛下留神遠圖興脩馬政一旦俯從群議雖母
后庄田亦宛轉上白退還放牧臣等有以仰窺 皇度計
遠慮大而細微之利無恙之徵必不以此而改易矣臣前
在霸州丈量退地之時遠見工部奏委官員到彼踏勘草
箔鑪票等地觀其所稱四至頃畝與原草場相同亦必草
場廢弛之先渾河橫流散漫四出霸州上下漸為淤漲蘆

葦葦發生放牧不到當時言利之臣因其地之美餘悉取葦
箔等稅此亦一時權宜之計耳今漂廢之餘又蒙查理是
亦 陛下綜核名實之一端也然葦箔等用較之草場放
牧孰重孰輕况草場設自永樂初年而葦箔等課起自近
年葦箔等地固草場之地也又况邇來渾河改徙不產蘆
葦又非宜征之地伏乞查明前項科額悉行分豁使牧地
無他征之擾庶幾可垂永久其壽府庄田一處坐落永清
縣信安鎮地方共退出六百二十畝其地與霸州草場相
連照前歸併三營牧馬皇庄退出侵過草場地共一百四
十頃御馬監退出侵過草場地共一百五十三頃俱坐落

霸州安和鄉地方歸併三千營牧馬但恐下牧之時群蹄
踐蹂或傷禾稼必啟爭端臣復委本州查對冊籍於各家
庄巢園園兒挨多立封堆以杜侵僭前次踏過地土并今
退出庄地計其頃畝不下數萬長蓄茂草誠足牧放惟念
居民過多日侵月削復踵前弊致損成規乞設立板橋開
寫民地四至頃畝於官廳張掛或有侵踰舉首重治庶杜
弊源內有義井寺輒在草場之中四面道理均令欲議
蓋官廳不免重費財用不如即寺以處領勅之官既免造
作之營且省浮冗之費其餘營房馬圈量宜成造若太監
陸愷奏討庄田一處坐落定興安肅二縣閭臺地方共退

出地八百五十一頃七十一畝歸併五軍營牧馬太監軍
昌奏討庄田一處坐落香河縣口頭社孟家庄等地方共
退地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七畝六分歸併神機營牧馬凡
此草場皆 祖宗開創之時心思規畫畜牧戰馬以備不
虞霸州一處固為足矣且防其雨水蚊蟲又設霸州香河
閭臺三河等地審時應候轉徙放牧其所以為馬政慮者
至詳至備然歲久弊生三十年來奏討借種苑牧幾廢仰
賴 天啟聖治速體 祖宗之心大為遏方之慮察納廷
論斷自 宸衷特命臣等清查退出各項庄田以復舊額
固足以擴前休而垂永遠矣然事易於作始難於保終臣

等額自今以性大昭王度重申禁條敢言奏討者許令科道奏劾嚴加懲治則私蹊可絕而牧地永存矣

請復金牌舊制疏

楊一清

臣親詣西寧等衛撫調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偕其國師禪師各齋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奉宣 皇上恩威撫且諭之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彼皆北向稽首云這是我西番認定的差發合當辦納近年並不曾齋金牌來調止是一年一次着我每將馬來換茶今後來調時天皇帝大法度在我西番每怎敢違了臣於是乃知我聖祖神宗廣謀英略度越前代遠矣考之前代自唐世回

蘇藏輯略卷二十六

七

以

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虜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厥之良也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納馬而酬以茶斤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夫王者不治夷狄今責番夷以差發非若秦漢喜功好大勤遠略者之所為也亦非中國果無良馬而必有待乎番夷也蓋西番之為中國藩籬久矣漢武帝固治匈奴乃哀何由列肆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幕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

秋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為之世讎恐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不然則犬羊長驅寧河岷隴之區鮮不為其蹂踐欲晏然無事得乎國初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任剗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為科差以茶為酬價使知雖遠外小夷皆王官至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虜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頃自金牌之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查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駢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

蘇藏輯略卷二十六

八

予

我茶敢謂與中國不相干涉意外之憂或從此生藩籬之固何所於託切照洪武年間頒降金牌數目各衛典籍磨滅多無的據查得洮河西寧三衛番族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上號在內府收貯每三年一次遣廷臣齋捧收馬給茶後因邊方多事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先阿端諸衛遞不相通誠恐數十年之後雖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今欲照舊例調軍入番徵收非惟病於供億且恐激擾番夷乞勅該衙門將金牌舊額查出申明昭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舊制各當本等差發不許生拗違背其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久不襲替亦

今查出奏請就彼各營原職以為統領不必令其東京以
弘治二十年為招易之期乞遣廷臣齎捧上號金牌前來
會同臣等不須動調官軍深入番族止在三衛住劄調取
原降下號金牌前來納馬給茶厚加賞勞事完造冊隨金
牌賞繳以後三年一次奉行中間二年仍照常曉諭有情
願者聽來將馬易茶敢有不受約束招調不來量調番漢
官兵問罪誅勅以警其餘庶幾恩威並施番人懷感永為
藩籬之固矣

增種馬疏

楊一清

查得永樂四年開設監苑衙門兵部即奉欽依事例上苑

疏議輯略卷二十六

九

万

牧馬一萬匹中苑牧馬七千匹下苑四千匹當時種馬及
後來孳生數目雖不可攷而原擬養馬定規却是如此臣
今偏庵兩監六苑酌量草場廣狹軍額多寡戶口盈縮事
勢難易議處得開城苑原額恩隊軍人四百四名安定苑
原額恩隊軍人二百六十五名俱草場寬闊水泉便利地
宜畜牧堪為上苑使官得其人政令脩舉各牧養萬馬誠
不為難廣寧苑原額恩隊軍人二百一十八名後因添設
固原州衛草場地方多占修城郭及撥為屯地萬安苑原
額恩隊軍人雖止九十四名草場亦頗寬闊俱堪為中苑
黑水苑係甘肅苑馬寺選撥恩軍一百六名草場過窄清

平苑原額恩隊軍人一百三十三名地狹土瘠人無生業俱
止可為下苑前項苑分恐不能遽如原定養馬之數大要
萬安苑可牧馬五千匹廣寧苑可牧馬四千匹清平苑可
牧馬二千匹黑水苑止可牧馬一千五百匹通計六苑除
每歲給軍騎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勾陝西
三邊之用國初之盛諒無以逾此然欲廣孳息必先多畜
種馬種馬既少則孳生遽難收効查得各苑見在馬二千
二百八十匹堪作種者止有一千三百餘匹臣今將倒失
虧欠馬匹隨宜追補及弘治十六年分茶易種馬通止可
勾三千匹必須增置七千匹共種馬萬匹以兩年一駒計

疏議輯略卷二十六

十

本

之五年之內可勾前數將來孳息牝復生牝駒復生駒源
源不絕數十萬匹之數可計日而得矣及看得西寧洮河
等衛茶易畜馬以之給軍騎操固濟邊用以之作種則風
土異宜孳牧多損養馬軍人甚以為累必須收買內地馬
匹易於牧養成效可圖且西人以畜牧為生要在不虧其
直自然樂售考之周官馬質掌質馬量三物蓋三代盛時
民有餘畜者官以價值易之養之閑廐之中以備不時之
用意正如此臣欽奉勅旨雖許設法增添但陝西地方軍
民適年以來困於虜變困於歲飢困於轉輸困於脩築公
私匱竭帑藏空虛別難措處查得宏治二年為因種馬數

少兵部奏准將太僕寺收貯馬價銀一萬二千兩送發陝西布政司勅巡撫官督令布按二司官員收買種馬二千匹發寺收養合無比照前例支取太僕寺馬價銀四萬二千兩差官作急齎送陝西布政司交割聽臣督同部布按三司于平慶臨鞏等府衛地方官員軍民之家收買堪以作種好馬七千匹派發各苑牧趕時搭配群蓋依例科駒如有倒失虧欠隨即追補不許似前玩慢以致通課數多自取罪責前項太僕寺儲蓄銀兩本為濟邊之用且如各邊奏討銀四萬不過收買戰馬四千匹較之募牧之利何如新費而大蠲惟 陛下裁之

疏議輯略卷二十六

十一

馬政疏

楊一清

仰惟國之大事莫急於兵兵之大要莫先於馬陝西延綏甘肅皆防胡重鎮節因戰馬缺乏荷蒙 孝宗皇帝專設風憲重臣督理其事臣猥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一事命臣兼理顧廢墜既久興舉頗難凡所規畫處置皆遵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違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今草場地復牧軍數增城堡相望苑廐羅列孳牧稽攷之法粗皆就緒將來雖不敢望雲錦成羣之盛其於三邊戰馬每歲供給不為無補至於招畜一節雖未嘗明復金牌之規而實坐收茶馬之利益金牌舊制三年一次畜人納

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價茶先期於四川保寧等府運送一百萬斤轉輸千里所費不貲後因邊方多事茶馬停止六十年來莫之能復如臣近所收易番馬以三年計之以過其數所用茶斤招商買運不煩轉輸故邊方既得實用而內地若罔聞知凡此皆臣職分內事非敢自陳功伐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茶司之所易即苑監之所牧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今巡撫代管又恐仍蹈前轍莫若復巡查之官而兼理之

疏議輯略卷二十六

十二

為便又陝西軍務莫先於馬頃自胡塵弗靖戰馬告乏各邊之仰給無窮公帑之所儲有限及命臣督理馬政二年有餘募牧茶馬較之先年號增數倍顧三邊戎廐倒出相繼支應不敷者得靈州大小鹽池所產鹽斤與解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招商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驛操後因各邊交爭互相多寡故有開年關領之例又因勢囑賄通濫收不堪不得實用故有收價解運之例畢竟為馬而設後因放鹽弊多添副使一員職雖整飭兵備實兼督理鹽法近來寧夏鎮巡衙門借去弘治十四五年鹽課修理河渠工程既未成緒倉場糧草亦未充足而鹽馬之制

遂廢以此總制秦宏苑馬寺卿車寔先後論奏皆欲增廣然當久玩積弊之餘為改絃易轍之舉思之不熟終不免法立弊隨有損無益行據副使燕忠高崇熙等親詣鹽池查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大池增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每引可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為則有多餘者依律掣拏追問至於固原慶陽二鹽場每引仍收卧引銀一錢通得銀三錢五分每年得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却依車寔所奏就地招商納銀給與引日招商發賣倘遇旱澇鹽生不及或邊報緊急鹽路不通除舊額課鹽外新增鹽課明白除豁

疏議輯略卷二十六

十三

不可勝於一定歲歲取盈行鹽地方許於鳳漢二府與河東之鹽相兼發賣而不礙阻其弘治八九年以前中馬鹽引年久弊多莫可查考所宜一切報罷弘治十三年以前招中商人彼皆奉例納銀後因軍夏借課數年怨鹽載道合令相兼支放新引七分舊引三分弘治十四年以後軍夏所借若有未支未中之數年分已滿中間執豪之人展轉影射難再復支未中引自陝西截取開中庶幾物論稱平所收鹽引銀兩俱送慶陽固原官庫寄放聽慶陽及固原兵備提督稽查每季監理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過引日放過鹽數造冊開報送臣等查考如遇各處缺馬

聽臣斟酌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間年之例則邊計庶乎其不隱也

邊方馬政利病疏

王瓊

臣據陝西行太僕寺卿孫鳳呈稱先該兵部議得郎中何孟春所奏屯田馬價等事合無比照北京太僕寺少卿寺丞分管各府地方馬政事例行令二寺分管內陝西都司所轄衛所令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寺丞分管陝西行都司所轄衛所令甘肅行太僕寺卿與寺丞分管凡遇徵銀時月分管官親應所管衛所將原額地畝銀兩催徵完足委官給批起解各行太僕寺收貯如遇官軍倒失馬匹行衛

疏議輯略卷二十六

十四

安

造冊送巡撫官處轉行行太僕寺照數給領與朋合椿頭銀兩贖買馬匹仍聽各分管官驗看印烙若地畝銀兩拖欠馬匹倒死未買皆分管官催督比較等因正德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本部尚書王敞等題奉武宗皇帝聖旨准議欽此正德十六年該本寺奏朋合椿頭地畝銀兩欠不鮮到乞行各邊兵備并管屯僉事會同本寺督行領軍掌印官屯官員追解若前二項銀兩一年二年全不徵解者奏奏提問三年不徵解者係朋合椿頭照常問罪罰治係地畝銀兩將經該管屯官員更調別衛等因該兵部題准通行外今查陝西都司所屬西安左等一十九衛鳳翔等

守禦千戶十所各該掌印管屯管操領軍首領等官明知地畝朋合銀兩專備買馬騎操之用乃敢拖欠經年不行完納或又將已徵捏作未徵希圖侵欺或借領別衛馬價不行補還合無行令各道兵備分巡等官并本寺分官官親臨各該衛所查究叅問今後各衛所地畝朋合銀兩照舊徵解附近司倉庫收支庶銀兩出納不致錯亂文卷便於照刷等因具呈到臣查得成化年間兵部奏准事例每屯田二頃除該納子粒外加徵銀一錢隨屯糧帶徵以備本衛官軍買馬之用名為買馬地畝租銀若有拖欠自該本官上司查考與拖欠屯糧一例比較徵納豈可摘出

人今行太僕寺官分管之理況地方廣闊衛所屬遠行太僕寺原非職掌豈能遍應衛所查攷比較且拖欠屯糧數多止于住俸提問拖欠地畝租銀數少反坐調衛重罪所以法今雖嚴而事難脩舉政出多門而徒見紛更且如西安等衛相離行太僕寺往返一千二百餘里該衛徵完地畝銀兩解送行太僕寺收貯却又委官赴本司領回本衛給散多有將銀領出在外營運買賣者兩無查照臣初不知其故及到平涼府審問行太僕寺卿孫鳳具呈前因若不更正復舊甚為不便合無除延綏寧夏甘肅邊鎮官軍該出橋朋銀兩照依舊規徵收買馬本處巡撫兵備副使

管糧僉事等官查考外其腹裏西安左等一十九衛鳳翔守禦千戶等十所正德六年新例改在行太僕寺分管收支者悉改正照舊其行太僕寺見收未支地畝銀兩查發原衛收庫內借支者行令原借衛所照數補還今後西安左等四衛收完地畝租銀解陝西都司收庫呈巡撫衙門查明動支各處衛所俱解本衛收庫具呈該管兵備邊備副使查明動支內有拖欠地畝租銀者移文各該分守分巡官與拖欠屯糧一例比較完納其前項衛所或營堡除原無徵收橋朋銀兩外舊例該收橋朋銀兩衛所營堡俱照舊徵收寄庫亦聽各該兵備副使管糧僉事等官查考

收支如此則職掌不紊事有條理而完欠易稽出納兩便矣

戚遠疏

徐蕃

臣等切惟威遠之策莫先於修武備而武備之修莫要於蓄畜牧臣見往者陝西茶法馬政提督未有專員專牧或兼於都堂茶課則委之御史體統病於分台之靡常弊端滋於交承之不一今我皇上專命都御史一員併付以茶馬之事蓋欲盡復祖宗之良法收監牧之實效但恐振舉於廢墜之後非改絃易轍終不足以成務非權任專久終不足以有為謹以馬政切要條為五事一併茶馬以

期實用切見茶馬招易濟遠良策但巡茶御史止事一年所易之馬解發於監苑者雖有成數而不及查其虧耗所督茶課積貯於官司者雖有定額而不暇究其美惡非是不行用心蓋緣職任不久也况先後交代陞轉不常稽攷難行事勢掣肘伏望皇上念官多民擾權分責輕將巡茶御史暫且取回而茶馬之事併付本官整理待其事有成效之日仍差御史巡察照依清軍事例三年一換則久任成功矣一為草場以便畜牧凡有侵占必須還官然荒場易處而耕種納糧之地似難遽奪曠野易為而既成村落之所恐難追復必得便宜之權庶有通融之法但有闕

地方軍民未免干於撫按轄於分守彼此牽制有礙更張乞勅本官督同巡守審查權變因時制宜務使地復民安公私兩便而撫按毋得干擾則事權專一矣一清軍士以足牧丁凡有逃亡必須勾補但邊衛疲弊官吏因循或誘於別有奉行或視為尋常故事文移未往動淹歲時乞勅本官將原額牧軍通逃者立限清勾戶絕者量為僉補務要人充舊額撫按等官毋得侵預則園校有人矣一崇勢分以勸賢能切見往者寺苑之官不收才望故其資格淹滯權任輕微雖帶卿佐之銜無異兩司所屬峻崇之階絕望苟且之念自萌今則推方面之賢使居寺苑懸京堂之

爵以待成功賢能奚容不勸乎但恐體任素輕人不知重欲收豪傑宜稍優崇乞勅本官嚴加采訪先將見任老懦者上聞黜退政績著稱者量加旌揚員缺用其所推賢否聽其攷察使得準內寺統體照依京官行事不受制於撫按不降志於兩司則體勢自尊矣一分委任以共事功切惟馬政興革非止一端分任責成悉周衆務但恐各該衙門不相統攝文移或怠於遵承差遺或違其約束獨謀坐運何以成功乞勅本官諒於兩司官內選委一二才幹以佐經畫府衙衙門凡有事干馬政者悉從節制如有賢否勤惰並聽聞具考語類報吏部以明黜陟則衆思兼集矣

馬政疏

凌相

臣照得本寺軍士原係永樂年間欽撥領養養馬匹給有草場專以依給本邊官軍騎操額定每軍養馬二匹餘丁每名一匹所給昇平等一十二苑自遼陽直至復州皆其統屬自正統以來裁革十苑止留清深二苑隸於蓋復二衛之間而當時馬匹尚及萬數猶足以供缺乏之需而自後依給既多軍士作弊一遇倒失及虧欠駒子往往買補兒馬以備征駒監苑官吏位輕志下潛通賄賂莫敢誰何所以養成頹廢之性慣習刁詐之風而本寺亦因事勢難為周肯督責以致孳生不廣日漸虧耗弘治二年蒙調種

馬一千匹弘治五年支給太僕寺馬價七千兩亦收買種馬一千匹俱給與二苑軍餘領養比時學生復廣馬匹成群後至弘治十六年以來節因開元等處城堡及廣寧高平等驛官軍告蒙巡撫衙門批准告給騎操走逃數計萬餘加以軍士循襲舊弊以此虧耗復倍於前今計見在馬匹并駒止有二千二百七十五匹中間老病瘦損者且當其半欲望馬匹蕃衍胡可得乎臣看得巡撫都御史所議清查軍餘以備募牧其清出二苑餘丁實該精壯者六千七百四名比之舊額足備其數但積弊既深若不通融議處則人丁雖多亦復何益切照遼東地方邊臨夷虜不時

有驛官軍征調馬在所先而本寺監苑軍餘領養馬匹例該兩年征駒一匹今各軍餘內有全不養馬者有止養兒馬二三匹者又有養驛馬一二匹而復帶駒二三匹者全不養者蓋因貧難不肯措辦買補惟圖延捱以觀恩宥或狡猾之人遇有官軍告領盡數依出以倖輕便止養兒馬者多以家道得過懼人告訐不敢不養又畏避徵駒借此影射其養驛馬帶駒多者大率柔弱之人不善畜緣而監苑官吏於前二者受賂徇私乃以此輩假公責併今年報一駒後年徵一駒駒大轉收又復追駒依既不及其人駒復日倍其數以此坐受其累不盜他馬以抵數則拐已馬

以逃避弊狀如此良由知有官軍依給之利而不知有苑軍依給之利所以任其舞弄一至於此莫若通計二苑馬匹查照數內堪以募牧者驛馬盡數留下兒馬每驛馬五匹量留一匹其餘老弱矮小者令其變賣兒馬多餘者先與騎操通計變出銀兩酌量收買驛馬其併見在之數通融均派責令領養以後所生兒驛駒子俟其一歲可離種母即便撥與無馬苑軍至於老馬若候十七歲以上方許變賣則價值不登多至倒死今後兒馬十歲驛馬一十二歲即聽變賣或依給官軍却將轉收馬駒內撥給抵數仍五年一次本寺清查應變賣者變賣應撥補者撥補則種

馬獲均而人無規避之私矣但各軍餘所養馬匹既有前弊大率有名無實不過紙上栽桑何曾實有其數臣愚以為少寬課責之虛名以收有用之實效每軍止令領養驛馬一匹餘丁四名比照有司四戶事例亦領養驛馬一匹仍每二年徵駒一匹有駒者即令報官無駒者軍士每匹納銀四兩餘丁每名納銀八兩蓋軍士出於一人餘丁出於四人軍有糧賞餘地則無故眾多益寡彼此通融俾各得其分願耳前項銀兩每二年一次追徵封記在官造冊呈繳遇有騎操官軍應領馬者有馬給與馬匹無則就將前銀買給俱送太僕寺印烙若軍餘領養馬匹派有數數

追徵馬駒限有年頭馬駒價值各從其便似乎強者無所用其奸弱者無以隱其憂矣但各軍衛力有貧富其欠有多寡且東西南北之異處弟男子姪之異居若不從其所便而概以名數分撥未免拘撓拂抑豈能久而不變今計前項軍餘丁多者止盡一戶丁少者二戶相兼各派以馬數騾馬即量其力就其家即其地品搭均勻俱以四丁為則以便追併其兒馬則於其隻身軍士或貧弱欠馬餘丁止令一人領之免其徵駒仍每馬給帖一紙各填姓名在上一造冊遇有老疾病故等項即聽執帖告明就於本戶出幼餘丁或在逃復業及擺站哨瞭役滿之人撥補至若

蘇議輯略卷三十六

二十二

本

前項軍餘先於洪武年間欽給草場本為犂牧馬匹後被各軍開種盜賣或別衛官豪侵佔軍餘不沾實惠致有無田在逃者弘治十三年兵部奏差主事黃清前來踏勘給與田帖當時止以人給而不以馬給每丁一名給田一頃三十五畝七分八釐故詭譎之徒偽報餘丁二三十名者輒得領田三四頃者其養馬不過二三匹而已甚至全無馬匹亦得以冒田數頃而欺善之人從實報丁一二名者止得領田一二頃而養馬反有三五匹不等者其於祖宗給田初意大不相侔本寺宜俟其馬匹分撥之後次第清查田土若有盜賣侵佔之弊各令照數還官每馬定以

敵數仍給帖與照其種牧如此則名當其實強豪不至兼并其於馬政似亦有裨矣

馬政議

王道

丘濬所論官牧之法大槩得之至其所以處置民牧者則恐煩難瑣屑比之今日益增擾亂殊非通變宜民改絃易轍之道也且前既言保馬之弊使民一身而應二役有損於民無益於官諸訟者可謂洞照其原矣今所處置乃止於此不知依此行之百姓可以免二役之苦乎可以免芻秣之費乎所養之馬果可以免小弱羸瘠而真可以供戰陣之用乎若徒為紛更而前弊仍不免祇益害耳或曰然

蘇議輯略卷三十六

二十二

万

則必於兩直隸河南山東之地置監牧蒐閑田盡變民牧而為官牧而後可也曰不必然也太平日久中原寸土民皆開墾以為世業縱有山巖川坂不可耕種之地亦百不一耳安得閑田可以置監牧馬耶果爾則其害又甚矣曰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由今之法而通之以宜民而已矣蓋國家之初干戈甫定而馬有餘剩生齒未繁而地有餘畝故賦馬於民借民之力以為牧養因地之餘以圖蕃息亦猶古之所謂散之華山之陽云者其法非不良而其意亦非不善也行之既久弊患漸生馴至今日為害滋甚有編審之害馬有二役之害馬有輸養之害馬有芻秣之害

馬有熱視之害馬有交兌之害馬有印烙之害也有倍償之害馬而又有官吏之科擾里甲之侵漁影射之奸巧馬百孔千瘡難以殫述而中原之民始坐困矣至其所飼之馬所生之駒又皆小弱羸瘠無一可用盡如丘濬所言者起依之時往往計丁出錢每馬一匹多者四五十兩少者亦不下三十餘兩而後可免於太僕寺簡退之苦其前日所養之馬徒受勞費無窮之害何嘗得其萬分有一之利哉夫國馬之不可缺者民既出錢以供應之矣又使養無用之馬而受無窮之害此何謂也為今之計當總計每年應依之馬某省若干某府州縣若干如有偏輕之處亦當

皇明疏議輯略卷二十七

御奏 北虜上

議和虜疏

于謙

據鎮守大同泰將許貴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俟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臣以賊首也先自逞景穢之雄烏合大半之眾既侵犯邊境而拘留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陵廟其為讎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齎金繒往使虜廷賄賂繞入於窟廬虜騎已至於關口朝廷灼見虜情諂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勅邊將大脩

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臣等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連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為虜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眾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及李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尊尊號含垢忍耻屈已從和

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成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勒殺則若連連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忠奮臣等當盡死勦滅無虜以圖恢復以雪國耻必不出犬羊下或皇天厭亂無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朝廷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啟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也

邊務覆題

于謙

疏議輯略卷二十七

二

川

切詳也先倚恃光強連天逆德罪大惡極凌邁古今一旦無故將脫脫不花殺害雖傳聞未可憑信萬一果如所言則也先各併部落志驕氣盈愈無顧忌敢將本主殺逆自知惡不可掩雖欲改悔其道無由近雖差使朝貢奸謀未易窺測誠恐漸有圖大之意故意遣使來京一則張大殺敗脫脫不花一則使我懈怠不為設備切慮大同係西北重鎮為山西鴈門紫荆倒馬等關一帶藩籬而遼東永平山海宣府延綏寧夏甘肅係緊急邊境雖是節行提備誠恐視為泛常不能相機守戰設若一處不支而稍到未免諸處連相動搖況安邊之道先成為實而防患之策預備

為先近日遼東及偏頭關等處節奏瞭見賊營火發數多往南行走不可不備隨據都御史鄒來學等計議得自山海至猪圈頭止沿途經一千二百餘里新舊營堡三十四處每營分委指揮一員官軍每三五營選把總提督數內揀選精銳無事操練有警策應俱照成規不致推托又選揀輕健聚為一營專聽截殺初營緊急調用原設併新增大小關寨一百一十七處每關修砌磚牆關外又重置關馬石牆深挑溝斬整理簽柙廣置掛木陡峻狹隘兩旁俱積木石具有總路險要重別設備一可以為關外之藩屏一可以遏賊人之歸路沿途陡峻不必用工其餘平漫通

疏議輯略卷二十七

三

金

削偏坡雖有高低頑石亦必火燬砍成牆壁間有深渠小口難以披削者則以石砌塞大關用指揮小關用千戶另選把總提督有事則守把無事則輪流燒造執灰增添防備新舊墩臺前後聯絡烽火相望關外各有接連架砲士卒自營而至關自關而至外平居之日各司其事卒遇邊警會而為一又必籌度賊寇何路而來何路而去未則何以禦之去則何以邀之若聲東擊西分兵誘我各該關營照舊操守只原定策應營堡官軍協同相機勒殺大至則通調赴受敵處所屯駐問出據險以遏其後驍勇人各分伏乘機而動我之兵力雖寡有險可恃彼之人馬雖暴無

計可施使其退無所得退無所歸然兵家情狀變態不一倘無可為之機無可乘之勢則整慎勿戰固守要害不輕動以墮其計彼漸至罷必不能持久而自退矣若密雲地方東自黃河口西至暮田峪路經八百餘里關塞七十四處墩臺一百五十六座營堡八所操守官軍四千八百一十六員名沿邊平漫去處脩削偏坡關口脩砌堅厚牆城關外重置剎馬石牆挑掘濠塹廣置簽樁軍民輪流架砲出哨關內營堡官軍常川操習無事各都司分守鎮守通行提督密雲中後二衛古北東西二路如有聲息賊少各照地方調用策應賊衆通調東西二路官軍於受敵處所

疏議輯略卷二十七

四

元

駐劄可守則堅壁清野控扼要害分布官軍翼其兩哨奪其高峰仗之勇無所施衆無所用人馬罷敵將不戰而自退矣可戰則鎮守內外官員躬率士卒以禦衝突密切選委驍勇精銳潛伏險路以遏歸路挑選勇敢長鎗巨斧火器短兵強弓勁弩齊力奮勇或晝而摧其壁障或夜而襲其營壘但緣要害數多兵力寡少平居畫地分守尚且不敷遇警之際將何調用有如古北口潮河川并龍王峪五寨俱各寬漫平坦路通大小興州沙漠賊衆可容千萬人馬往來墾子嶺執架子西馬等關俱係曾經賊寇侵犯之處雖有站守海運之人全無器械武事生疏不過因循月

日懸望輪班而已倘有調遣豈得實用今照石匣驛正係東西北里這均之處水草便利可以照依永平山海等處建立駐操營一所取回海運官軍免致徒費糧賞將密雲中衛并附近營州左興州後等衛在京操備官軍摘撥二千員名選委驍勇都指揮一員官領前來駐劄使其住成家業不必輪班專一操練聽候策應庶使首尾相連緩急得用可以與永平山海等處同一無虞矣

備邊覆題

于謙

近該陳典庸奏稱所見遼賊經過去處草房焚燒人跡蕭疎十室九空逃亡未覆追惟往事實是寒心即今五月將

疏議輯略卷二十七

五

終天氣亢旱種子少布何敢望收恐致失所朝廷難盡賑濟人且各軍士微弱不堪持重衣甲器仗尚有未全倘使遼賊乘虛深入雖不敢輕犯邊關未必不侵擾邊民為今之計貴在宣揚威武慎守封疆以固國本合無於宣府大同等處廣儲糧草以謹防秋仍勅總兵官各率大軍於極邊去處屯住選勒切詳防邊禦寇之策固在於增兵然必食足而後可以戰守也今照宣府大同係西北重鎮合當遣將增兵協濟守備但彼處各城所積糧儲不繼聲息緊急難以支持欽命總兵石亨等往大同整飭邊備命遊擊楊能總兵范廣等往宣府巡視懷來一帶因

糧草不足將廣亨等取回存留楊能在彼巡哨及遊擊石彪人將所帶官軍內威遠衛留一千馬邑留六百山陰留五百今歲暑方隆之際石亨等初回之時軍馬之勞困未遑道路之供餉未備若再選調前去宣大屯駐非惟二處糧儲愈為耗盡抑且虛勞士馬迄無成功及查宣府大同在城官軍亦足守備而京城守禦為重軍馬未可輕動令無移文朱謙郭登等令其整飭固守遇有賊寇相機守戰計度選截設謀襲取以成夾攻之勢而圖剿滅之功既不計畏縮而拘於守備亦不輕易而果於追逐務在計出萬全事無一失仍行文紫荊倒馬白羊偏頭鴈門等關口守

疏議輯略卷二十七

六

明

備官員及鎮守易州等處總兵等官都督劉安都御史曹泰等一體提督官軍晝夜用心巡守外為邊境之應援內為京師之屏蔽并今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兵等官石亨楊能柳溥等嚴謹操練今秋若有邊報緊急另行陳設方略奏請若武藝未精士氣未振必須以身先率教閱振作諭之以大義申之以軍令使下有所感發不許姑息苟且自沮軍法及推稱軍弱自餒其志以致上下成風怠慢臨期舉手無措因而失誤大事

遼東防禦疏

于謙

伏覲遼東地方自春以來連賊犯邊墩堡被其挖掘人畜

被其殺虜如入無人之境全無忌憚之心詳其所由蓋由遼東總兵等官互相矛盾彼此猜忌既無安邊禦侮之謀亦無折衝奮發之勇在上者既不能同心協力在下者亦莫不解體阻氣以致寇賊縱橫恣意搶殺而曹義等視之漠然不動似此怠忽若不嚴加譴責即日秋高馬肥正係遼賊肆志之日久況遼東切近京師止隔山海一關使係腹裏慮恐賊寇益肆猖獗結連諸部落大舉入寇臨期倉卒愈難措置不無遺患邊方有誤大計伏乞賜勅切責宋文毅曹義等數其即次玩寇失機之罪令其嚴謹固守地方謹慎哨瞭一乃心力用濟邊務毋相矛盾以誤

疏議輯略卷三十五

七

萬

大計仍俟胡濙回日動靜若何務要和同計處要見前項賊寇是何部落實有若干其巢穴有無定止宜從設策選調大軍出奇勦殺以剿賊人深入之謀以安邊人固守之志有功照例陞賞失誤取罪匪輕若縱賊寇縱橫而不慮視邊人被害而不恤及輕率無謀墮賊奸計以致蹂躪壞事者罪有所歸再照野人女直各種夷虜之人俱附遼東地方近來相率投降者多朝廷推以曠蕩之恩宥其反側之罪許以改過自新授以官職加以賞勞而遼東總兵等官往往定議就於遼東自在州并東寧等處城堡安插者動以千數此等之人狼子野心難以測度即令彼處犯邊

得志我軍失利遂起奸謀結連內應其貽後患終非細故
矧近日遼東安插遼人糾合謀反出城潛從賊寇動至一
二十年此正其驗不可不防今寇深公同宋文義曹毅
等通行計議區畫將已安插人若何設法關防撫卹鈴
束以銷意外之虞以為經久之便及後來降者俱起送赴
京處置或量與官賞令回原處住種何者為宜或別有長
策可以安內攘外防患弭奸今寇深等具由馳奏及勘原
議不當因而處置非方重為邊患者仍令該府通行永平
山海宣府總兵等官將前項賊情用心提備遇警相機行
事

邊務事

于謙

臣等切惟也先違背天道辜負國恩一旦無故生釁侵擾
邊境荼毒生靈雖悔過摠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
可容者臣謹備員總督臣亨叨任總兵日夜兢惕思所以
報朝廷之恩雪君父之恥今犬羊自相吞噬是天授以
復讎之機而不可失也且虜寇驚散擾亂必求窺伺我邊
今春興東作之時未免有妨耕種若非振以兵威令其遠
避則邊方屯田之事恐未能成臣等再三計議欲各統在
京馬軍五千臣謙往宣府亨往大同其餘將佐於范廣楊
俊等內定奪前去蓋京師非無軍馬若帶去太多恐費邊

儲且兵貴乎精不貴乎多也故臣等到邊遇警則所在各
城軍馬悉聽臣等調度如賊勢大必用添軍勦殺另行奏
請定奪如蒙允臣等所請就將三營團操軍馬內挑選
停當整理部伍收拾軍裝什物等件至二月中旬以後天
氣漸和啟發前去兵部仍先行各邊各關整朔軍馬以為
聲援預備其餘軍前合用事件臨期具奏伏思臣等素乏
謀勇之材又無勲閥之望叨受恩寵任寄兵戎苟於此
時而不奮忠義之氣竭涓埃之報則是負天地生成之
恩其於天下後世之清議亦有所不容者

禦戎疏

李賢

胡虜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中國長策無
他惟避其弓馬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
避箭前接牌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
人能拒馬蓋此車即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有擊匈奴深
入虜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兵法謂是車
有巾有蓋為先驅馬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兵馬今之戰車
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
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
鎗之過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須要遮避其身
以壯其膽然後發而中不然則畏其箭來手足失措雖能

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相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眼每車前後占地五畝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長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況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屬寇馳騁之所若邊城俱用此車連將出師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但用以退敵驅之出境而已所謂長策莫善於此所謂有備無患

原議輯卷二十七

十

臣

乃克有濟者也

建言疏

劉定之

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猶未甚於今日也古者如晉懷愍之陷于匈奴宋徽欽之陷於女直其時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舉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 上皇至於漠外委以與瓦剌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禍之後元帝高宗皆棄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歛其鋒鏖而不侵梓宮幸后因其講和而求歸未有若今日也先來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天

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何也蓋因勢之弱久矣雖非 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愚無知敢條陳所見以俟採擇其一曰戰陣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全勝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玠兄弟三疊陣前一行兩擁陣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奇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迭為救護庶幾不至狼狽矣虜騎之來奔騰蕩突必資刀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

原議輯卷二十七

十一

則

殊山用八千人執刀而進韓世忠破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而前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使捷優于火鎗之遲緩趙昀也二曰守禦昨者紫荊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人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關實則坦途虜騎之來也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所抵礙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蹙蹙踈踈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蹙蹙踈踈踈境分守之制因其陸地則縱橫扼要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當為必有效驗今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

攸聞此臣之所信其言者也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
內蘊忠信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
用能屈趙陀之膝以去潛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
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賈弼者蘊忠信之心而能言語
者也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駟夫為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
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為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
必載庶乎不致招釁起戎矣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
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
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
乘大兵聚集之際遣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

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
之兵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
甲相錯以染化之況又省全俸之給減漕軌之勞臣嘗于
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天聽然今者之禍可鑒
矣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
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
武藝者所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布粟於公門而納月錢
於私室于是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進退坐作之
宜日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
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

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軍之氣力皆變而為金銀以惠奸
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狼虎幾何其不敗哉今
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
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
拔其勇銳汰其罷軟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六曰撫
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也出
費而終也蒙害民其何辜乎況守令之刻削於民猶將帥
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收數之所懸落三年朝覲之
所彈糾者悉加嚴法而不寬縱至如大臣舉官有犯賄私
者必連及舉主大恩不加於貪吏則貪者寡矣罰不貸于

舉主則舉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夷
狄外侵而邦本不搖此保國永世之良圖也七曰選將夫
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販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
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
子然頭首於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頭於項羽
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
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
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
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
此而充矣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

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昨遣石亨等將兵禦虜未聞摧陷殲殪迎回鑾輅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而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陞侯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浚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受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敵愾之氣他日勳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手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

疏議輯略卷二十七

十四

臣

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於昨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效法行賞近而人知所戒矣凡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而太表之領不可以倒掣太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于前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咨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於萬幾也蓋以熟而察于百官也蓋以明聖政蓋清

天命蓋隆矣若仍前每事但以奏本進人告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於雍熙也凡此皆其見于政治者而尤必以得學為本臣請得終言之夫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亦嘗以仁明武為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謂仁知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能哉成湯之聖學於伊尹武王之訪於箕子曾謂聖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之情儒生且未易遍觀而況于人主哉臣謂經史要于尚

疏議輯略卷二十七

十五

福

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合善惡而並觀之則於為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為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由恐道路之有陷穽閉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鉞腐摧鼻而不臭其不至于誤食而嘔噦冥行而顛躓者少矣伏惟陛下以不世出之聖當大有為之時誠能本於德學以見于政治則天

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國勢可強仇耻可雪兄弟之恩可全 祖宗之治可復抑何難哉

邊務疏

商絡

竊惟守邊一事最為今日之急務近各邊操守率多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寡弱一則衣食艱難邊城有此二弊則必難為守禦矣今日居官者皆以遣使為請而謂邊方之事實不可為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為者特患失於姑息安於因循則事始不可為耳臣觀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原操官軍在邊年久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連賊侵犯或有漫散赴京或因頭目帶領久已盡緣偷安內

疏議轉略卷之四

十六

魁

地今宣府獨石等處多係各處所發并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此屬既無室家可恃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為久遠之計難矣若復姑息因循聽令各官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且京師聚眾百萬縱得此屬不見其多不過為諸頭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或禦賊寇使其成家業為久遠之計其為益孰大哉且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惟屯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其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在京功臣之家將口外附近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空閑田

地人彼彼處鎮守總兵參將等官占為己業每歲役使軍夫布種收利其守城等項軍士非但無力耕田雖有餘力亦無可耕之田即今邊報嚴急在京官員雖不敢役使口外軍夫但庄田尚存未免占奪軍民之家而彼處親臨管軍頭目常有占種田地數多及私役軍夫撮借官牛等項宿弊仍未盡革若復姑息因循不即撥給軍民耕種則衣食無由足給而邊境愈見空虛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者皆已行之明效今日守備之要莫過於此若舍屯田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而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臣又訪得永

疏議轉略卷之七

十七

登

平關口各隊官軍暨精壯人民安業而紫荆倒馬一帶官軍怯弱關內人民不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土官軍而紫荆倒馬等關係在京撥遣衣食不給略無顧忌賊寇若來不過為遊遁之計然此事屢有言者而本部未即施行其意蓋謂京師根本之地宜留保定等處精銳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為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為下策也蓋因邊方失守則關隘警急關隘失守則腹裡人民望風流移縱有京師軍民虜寇在邊亦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頭目皆利保定等處官軍薪草之給因此占留若或有此尤為不可先事者所宜早圖也

凡此三事於守邊守關頗為切要但恐於人情有礙伏望
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備邊疏

黃仕儔

中國地土雖無窮而其財賦所出亦有限原其所由天惟
生此以供朝廷及百官俸祿之資初非期有夷狄勞費
之耗是夷狄本供費所不載而百姓實國家所宜恤以培
植邦本為供應之具而已今者賊虜乞和誦詐莫測必以
還我上皇為詞則兵備不約而解珍物不求而得府庫
不劫而虛民力不用而弊國銳不攻而靡觀上皇歸時
虜使未起而運糧之卒即各還歸各邊見其散軍而戒嚴
疏議輯略卷二十七

十八

魁

之意不無十緩三四非墮緩兵之計歟見其和成兵緩大
起無厭之求今日求某物明日求某物今年遣使增數百
明年遣使增數千及其久也多而無數使往來絡繹不
絕又其久也求之既屢待之必厭欲不應之恐壞和好其
短在我以名禍豐欲曲意應之誠以府庫之財有限民之
脂膏枯竭又恐乘我不虞以啟後日襲虛之患至於不可
磨滅去歲也先大司敵殺之際其伯顏帖木兒親與總兵
官石亨言累年我使來貢求金銀銅錢等器織金蟒龍等
衣寶石珍珠等物俱不見與是以與兵遠來益求物不得
遂致入寇則將來少有厭忽之心必致入寇可知臣詢侍

疏議輯略卷二十七

十九

朗

郎趙榮等言朕朕不花固不元有南侵之意至於也先奸
雄黠狡則有莫測之機觀其遣使數千拆牆強入皆恃去
歲土木之利逼城之師氣驕志滿縱恣自如亦以興兵南
來紐於多勝未遭我軍敵殺之苦痛挫狼戾之氣順之則
和拂之則寇况西北諸夷今已蟻附而今所求覓物又皆
帝王之具陰謀不軌意已明甚豈可信其必和以為苟安
之計哉伏望聖上念祖宗創業艱難今日守成不易勞
心焦思兢業圖理毋以土木而寒其心毋以逼城而危其
意推原所由皆因權奸所誤非區區醜虜之意乃能至此
昔我太祖高皇帝奉天之罰師至應昌太宗文皇帝
肅將天威掃清沙漠皆不聞彼以狡悍而能禦我今皇
天上帝以中興之運付之陛下正猶天命太祖太
宗之時也况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惟能修德勤
政順天信人則天自順乎我人自信乎我彼雖狡悍豈不
足削乎以享無疆太平之治耶且和可暫而不可久利於
虜而不利於我也昔有商之世鬼方跋扈而高宗討之有
周之時玁狁作患而宣王遷之使鬼方服執可和而利於
我則高宗宣王必先與之和而不煩士馬之勞矣因其誦
詐無定和不可恃故直舉兵討之以寧華夏延祚數百二
君至今稱為今主陛下誠知京師為天下之根本軍馬

幾何士卒操演精緻者幾何將臣素著謀勇者幾何從而親書姓名倉卒調用庶不失人某有將材淹在平伍之下者援之某事括起募我軍士之心者罪之京軍貴多欲備調用今而數少何以增之軍士日練本期克敵今而多怯何以銳之猶屬分外之求難事之請何以處之西北諸夷聞風降附何以聞之如各邊使擁將名久妨邊務者即別擇能者以代之久被忌抑一籌莫展者即特命以伸之某處將臣不智必致相激非國之福也即以所記將臣領其事俾不智者知所畏某處兵寡而將勇為可托某處兵衆而將怯為可憂某處衝堡不堪策應某處堪宜益兵添將相

疏議輯略卷二十七

二十

魚守把某處將帥頭目剝削士卒相繼逃竄邊關空虛匪不以聞某處堪宜經理屯田未及議奏處置某處宜廣蓄軍餉節被官報官員有名無實某處武職鎮邊年久精忠可褒某處文職貪酷宜行體實又如各邊官員貓鼠一家軍士疲憊每年宜遣大臣分行以稽其弊端至於都司方面風憲守令等官才否軍民有無利病四方有無休戚每年亦分遣大臣詢察以憑黜陟邊事內政既皆修舉若校虜敢肆無厭之求頻仍遣使必發勃也先喻以禍福令各遣使不過百人以通和好倘過其數則短在彼因此而青之底或守分不敢違約使若侵犯邊境則必縱我銳兵奮

其勇武大舉勦殺痛挫鋒銳彼勢力自散退保無暇正如太祖太宗應昌沙漠之舉也安敢窺我中原擾我疆場以犯我士馬哉由是戎飭邊關無適其使不惟莫測我之虛實以開釁端且亦得免夾狄之費以固我邦本中興功業之隆直與高宗宣王同一垂休無疆矣倘不此圖以應無厭之求臣恐彼以多事之情不遂其欲必至交兵惟恐邊力不支又或有如前日毀關逼城之患而我京軍僅足以自護而不能策應邊軍徒足以自守而不敢掣援京師坐困雖有勤王義兵莫由內應又恐他盜亦聞風而起如此思欲走撤多方招募民兵則又有兵無將京師急欲調用

疏議輯略卷二十七

二十一

則入有將無兵況民兵素不識戎伍募之雖多亦奚以為書曰惟事事有備無患傳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又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惟願陛下留意焉

屯禦疏

王越

臣按綏德在秦時為上郡歷漢隋唐皆為邊鎮宋初沒于西夏平元章孔興據守國朝洪武二年定陝西孔興北道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綏德衛千戶劉龍屯治榆林正統中命都督王積鎮守延綏始議築榆林城及沿邊十八寨移鎮於彼成化七年署榆林衛八年都御史余子俊開廣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寧夏即古朔方地歷漢

隋唐皆為郡縣宋趙元昊據之稱西夏與延慶熙和分界
元置行省國初來其地徙其民於陝西洪武九年立寧夏
等五衛後命將鎮守嘗改之漢文帝時匈奴寇上郡雲中
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近地以備之未嘗窮兵遠討也武
帝時又大入破塞外城欲再舉兵而海內虛耗不可復舉
矣故武帝末年深悔之唐太宗時突厥合十餘萬騎入寇
至渭水便橋之北豈以太宗之英武而素不能為之備哉
勢有所不能也其後突厥頡利政亂諸夷叛之又民大饑
牛馬多死始遣李靖來其隙而襲破之以降其衆雜處中
國終唐之世內亂多而邊患少非太宗一時之戰功能使

其久遠而不犯也直虜運自衰耳以今日陝西邊備論之
國初因秦漢之舊以綏德為邊衛來自葭州黃河西至寧
夏定邊營上百餘里中間固耳相連有險可據猶易為守
自移鎮榆林綏德官軍移徙不常在綏德者不及什一自
是延慶之民困於遠輸日益流徙田多荒蕪戶口減什之
六七而邊備日益匱乏矣虜賊大舉或由榆林東雙山堡
等處入寇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營花馬池等處入寇
固原榆林之兵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
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舊鎮也則以兵寡而不
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為利也惟東自定邊營起西

至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堡止三百餘里中間皆平漫沙漠
無山谿之險故虜賊大舉多由此入故論者欲此地增
築城堡募兵以守而未易成也為今之計宜一撤兵平之
半復還綏德使守險禦敵防其深入庶可減省遠輸以慰
民困其榆林及新設城堡各計其屯田歲入之數留兵屯
守以立孤懸之勢而移置其多餘之屯於定邊營要害之
地委謀勇將官統之寧夏亦委將官調兵屯於花馬池又
調集內地驍健之兵屯於固原命原設總兵官常住其地
提督操習各充其饋餉如虜將有入寇之機即令寧夏固
原三路合兵防禦擊殺如此雖不能使其必不侵犯而自

足以致其不敢深入且入於平時愛養內郡之民力以固
根本可使制挺以達胡虜之兵而內無土崩之勢至於守
邊將帥失利究其所由以行懲罰而無濫縱使官得久任
而邊備無廢弛如斯而已矣若曰必使虜不內侵或欲連
數百里之地盡築城堡則力有所不贍或欲置重臣總制
三路之兵以抗其衝則智有所不及或欲發數十年之師
直搗虜巢滅其種類則勢有所不能非今日之所可行也

禦虜方略疏

馬文昇

胡虜為中國之害歷代所不能免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
擾唐而漢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

患下至五代石晉失榆官之險而契丹得山前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啟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與國之廣亘古所無我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之後即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於京師此實久遠之謀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果雄傑聚收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之虛實累歲貨番以資彼之厚利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為雄長自相讎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百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甘涼久入河套擾我邊

選良將修武備武備既修邊儲既足將復謀勇而兵皆有制則虜可破而邊可安矣但今主將未甚得人偏裨罔肯用命遇賊入寇往往敗北生靈遭其殺虜地方被其蹂躪賊勢愈加猖獗軍威未見振奮所在守臣憂惶莫措若不委託大臣以節制諸路則北虜何時可破邊方何時得寧蓋自古凡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裏肅聚之強賊其勢已衆為患亦深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唐之吳元濟久據淮蔡李愬討之連年不下裴度一往督之而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叛具州明鎬伐之日久未克文房博一出節制而具州遂平我朝遼東三衛連賊為寇欽命都御史王翔往彼鎮守重以軍權指揮以下許其斬首遼東遂靜而廣福種久叛欽命都御史馬昂為總督總兵憲臣俱聽節制而地方亦寧成化初虜寇久駐河套侵犯陝西欽命都御史王越為總制而虜寇亦遁是總制總督之設前代我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東則侵犯大同西則剽掠延綏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鎮精兵驍將以待賊人期痛剿殺以絕邊患因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遭大剿以此勢愈猖獗宜照先朝事例命文職大臣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賊若入套則往延綏賊若過河即回大同隨其

所在調度勦殺務使總制為主提督為客則威權頗重虜寇可滅矣國家安危之所繫得其人則四夷畏服然虜賊之來疾如鷹鷂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忽數里近以各邊造小戰車上安神鎗銃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車之造軍被虜圍以為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況邊方之地非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倉猝之間豈能隨馬莫如拒馬鹿角橫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虜之亂矢禦虜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人於鷄頭關實藉此具踵而制之可也夫兵欲

勝敵謀素定故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矧兵有節有勢善用兵者必審其節勢若士卒奮勇勢如滿水之漂若主將用兵節如鷲鳥之擊物則敵豈有不敗而敵豈有不勝乎今各邊將臣平時不講韜略不習兵事遇有小寇之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數級虛張賊勢所在上司不察虛實輒為代奏監冒陞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冬大同西路如姚信等是也然則國家之患何時已乎且宣府延綏邊防頗固軍馬頗勁未敢久犯惟大同地勢平漫斥壤稀疎加以軍馬未精此虜仍復侵犯安危未可必也若數路精兵俱集日每

練習遇賊入境每以奇兵三千分為一陣可分六陣老家兵可分三陣為犄角之勢賊若擁眾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力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賊遭挫必併勢攻我我之別陣速來應援彼必不能相顧敗走而遁矣又恐虜賊謠詐聲東寇西若無兵以禦彼必得利此尤不可不深為之慮也然克敵制勝固在乎精兵所向無前尤在乎選鋒故孫子曰兵不選鋒曰北北即敗也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奇之選終以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去冬姚信等遇賊不敢與戰亦為可驗況邇來官軍遇賊殺死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逃遁甚有

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誠各邊一大弊也必每五十人為一隊十人為一伍內選一人為伍長再選十頭目為管隊計籍在官其凡遇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到取就於前鋒官軍內審係某人所殺照例報功違者以軍法處治若非原選前鋒官軍報功者照例論罪則庶乎敵可克矣又以薊州宣府大同三鎮既有鎮守太監各路又有分守內臣如薊州分守守備內臣九員宣府監鎗分守守備內臣八員大同監鎗分守守備六員三處城堡關塞相距多則一二百里少則百里而內臣如此之多何也且每員軍人役占並有數千太半納錢絕其操練防邊

鎮巡不能禁革同事官員掣肘難行如遼東延綏寧夏甘肅止有分守監鎗內臣與分守副總兵參將此外俱無此等守備之數乞照遼東等處事例將大同宣府除監鎗分守副州除分守密雲古北口少監軍泮不動外仍將薊州一鎮內臣九員中簡命二員改為分守名色照例分守東路泰將高英中路泰將白琮同居一城計議行事其餘三鎮各城堡營寨守備內臣俱暫取回則庶乎官不濫而邊不擾矣

預防點虜奸謀疏

馬文昇

嘗思往年三衛達子偷盜大虜馬匹經過大同宣府邊上俱來報說我每在達子營偷馬回還老營在某處報知今

疏議轉略卷五

二十八

祿

將一年宣大二邊守臣俱不曾奏報前因臣以疑有彼此相和之意且正統十四年因朵顏等三衛達子與虜酋也先相和故有土木之禍臣又聞此虜大衆即月俱在宣府住牧亦有東行者而大同無賊切疑此虜奸謀若寇宣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邊牆復重又各有精兵兼調延綏遼寧官軍在此虜意交鋒之間彼此各有所傷若被朵顏為彼嚮道引領大衆俱到本衛地方創營或留虜衆在於宣府大同邊外制我之兵不敢東行彼無後顧之慮分道精銳或從喜峰口或從燕河營彼處山勢平漫不數十里係腹裏居民稠密人口頭畜頗多朝入搶掠夕可計歸且軍

勢寡弱豈能支持在京臨時發兵不無緩不及事成化年間朵顏衛達子曾由此處而入直至永平地方如臨無人之境若此虜熟知道路剽掠日久京師未免戒嚴其為國家之患非細也不可不早為之禦乞勅兵部一面於團營揀選馬步精銳三千官軍前去永平再選步兵三千前去密雲各整點器械令知兵武臣管領操候一面選舍人或職官星馳前去宣府大同會同鎮巡等官哨探大虜即今見在何處有無東行消息或俱在宣府地方瓜探如果東行即將原定三處軍馬就便啟行於所擬地方操守遇賊侵犯相機截殺又恐此虜謠詐聲東寇西彼此不可不防

疏議轉略卷五

二十九

川

復慮擁衆之賊三千之兵恐難捍禦但此時達馬未經控掠不敢馳騁秋涼之後必肆猖獗思得下班官軍休息已久兵部宜奏遣屬官二員分投前去將德州並德州左衛天津三衛秋班馬隊官軍催點齊足俱赴永平聽候武臣提調操守及將河間等三衛并保定等五衛馬步官軍及原選土達俱在本城平山衛官軍亦在本衛定州衛官軍俱在本州真定等衛并寧山衛及平定千戶所官軍俱在真定各如法操練若大同宣府聲息嚴急先將前項各城精銳步軍分散各關口協同守把其馬軍遇有入關賊寇相機戰守若大虜俱在東路出總兵等官統領聽征之官

軍前去剿殺如果西路無事馬隊秋班官軍該赴京者仍舊赴京其在京各班官軍若係選作聽征之數者俱不令下班留之以實京師如邊方無大警急仍令暫且下班不許遠散以應調遣庶東西二路各有其備倉猝之間不致誤事亦可以拱護神京但京師者天下之本京師之兵空虛非居重馭輕保固宗社之計臣以順天保定等府原選民兵八千餘名先時真定知府張瓖大名知府李瓚俱已操練足堪調用經今數年恐致廢弛萬一賊勢猖獗無復應援之兵若將此等一體操練則可以振揚威武守護地方為京師之援所謂兵不加增而自增者也

東漢書卷之七

七

金

夷情疏

韓文

伏考西域等國載在會典惟是土魯番天方國撒馬罕兜等乃其國號其稱王者亦止是一人前此未討番天除國王外多者不過十餘紙大抵皆稱王母王弟王子頭項其餘部落地方類稱頭目名色惟是今次土魯番開稱王號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號者二十七人不別孰為國主孰為部領今勅書回賜之間若一概具答如此所稱則是所稱地面皆係入貢之國而彼亦無復君臣之辨矣此等事體大有關廟堂之上宜有處分一以尊中國之體統一以折外夷之奸況其稱號名目既多則貢物雖微自當如例

東漢書卷之七

七

以

方各得其宜斯為聖王御戎之上策矣

給賞未討相同自當逐項回答且一次准許日後遂為成例將來不副其無厭之求則執詞起釁未必不由於此宋人歲幣之事蓋可鑒已所以富弼當國家事勢逼迫之時猶力爭獻納二字古人慎重事體如此夷狄安得不懾服乎今我朝以堂堂一統國勢尊強非前代比況列聖相承神威聖武四夷疊太山之勢何所不壓而最爾小夷乃敢或肆其狡詐謬稱王號潛賈天朝揆諸國無二主之義責之以小事大之道彼將何詞伏惟請勅一道發明華夏君臣之大義備述祖宗相待外夷之成規丁寧天語示以畫一之令責付夷使宣示遵守之方庶懷柔之道制馭之

臣惟論天下之事當審乎理之所必然與勢之所必至當擇乎古人之所已效與今日之所可行固不可肆夸大之言以流於欺誕亦不必矜一己之能而耻於雷同斯事有可成而非徒空言之為貴也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既而阿羅出塞羅忽訖加思蘭之衆踵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御是以

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樓明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還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剽掠之處擁衆疾行長驅深入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百里男婦畜產為之一空村邑荒涼疆場擾動而沿邊諸將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衄怯懦者以無勇而逃避既不能拆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取於戎者得衣食之原據於彼者得窟穴之固而虜勢日甚乃者上厓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既簡精兵復命大將宜其大肆剿除庶乎少馴委託也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

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折圭僭爵以優游於朝行輦萬輿金以充物於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然究其實則殺傷士卒悉淚而勿聞擄拾器械則虛以呈數甚至濫殺被虜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竄而遁為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而去為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骸墮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後焉致其死力哉況夫京營之兵素為怯懦平居不習夫被堅執銳之勇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及隳邊

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為虜人所侮此宜晉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瀆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以懸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迤綏去京師遠宣府大同去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喻則此當為階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迤綏而不知其相去既遠往還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實構虛兵家之策精銳既盡而老弱乃晉於此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

也故軍旅之用糧食為先今延緩之地兵馬必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又輓而子荷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粟信值不幸遇賊身已厲矣他尚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汰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汰則令民輸芻粟而給塩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需之而商賈費倍徙之利故官級日濫塩汰日沮而邊儲所由以不充也

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徂之智或以茶塩或以銀布名為准折糧價實則侵剋軍儲故 朝廷有靡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凡有經歴之方悉開支給之數督公以營私罔上而病下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彌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又乎採建白者之策則又往往不同故據

朔方道志卷之六

三

萬

指掌之圖肆官廳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掎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知况欲復沿於河北以為之守必須稱兵於塞外以為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於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為難彼或佯為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擊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之絕進不可得退不可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累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為之一空邊陲為之永靖豈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汰以逸

得今欽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優險微幸於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於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庸面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生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欽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欽東前建州之衆比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逐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圉豈耳今若是將使戎狄兢至生心者雖為之頓壞遺孽既不可盡邊警於是益多未可知誠為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

朔方道志卷之六

四

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有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尸土皆受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忍也今若是將使向之失東勝故今日之害幸於延綏而關陝為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為之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排此實謀故爾大謬也嗚呼此倡彼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白面之書生謬司兵戎之大計以甕中之小見騁筆下之浮辭謂詢謀為無益則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為無傷則執已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措擇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為苟且之舉以損威

五

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提備之說以啓釁而示怯既違若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徃其他可知徒使下以弛於兵機上以蕙於國紀又皆此輩侮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為力也少比而論之其致功也多謹擬事宜條例以聞聽其言若迂踈而不切求其效或萬全而可冀惟在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邊境之不久安也一曰累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蓋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子儀潰於相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所為力曹武穆下江

南副將以下皆能制其死命成敗之跡蓋可監矣今總兵參將自關以西不下數十職位相等動有相抗而無相下一遇警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以規免或違申文移以逗遛欲望彼此相援豈不難哉又況制於監臨之人寢成掣肘之患頭自既多統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據依哉而舉動輒稟於廟算往返不免於依違是以勇者無以效其力智者無效其謀此皆任將無專一之權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樓三路通不過三四

六

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今榆林雖已貯兵而寧夏尚非所統猶不免於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為今之計宜於榆林建置總府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臂指相屬大牙相錯而得以成運動關之勢蓋東扼延綏之喉衿西負寧夏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於是遴選知勇威望仁義誠慎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關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為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為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以聳三軍之視聽而非詭譎新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用足以視四夷之風俗而非猾詐避事之徒也尤必要之久而

緩其近功求其大而略其小過推赤心以委托使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厲以建功敢不至乎棄軀綱以駕御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不盡忠由是號令久而益章威靈久而益震上下相諧心力不二故奮銳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倚為長城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侮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二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蓋實效所以濟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翔之在武都日增兵靈示之以強李牧之在鴈門不事捕虜惟謹烽火示之以怯兵家之策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鴈門保安不

疏議輯畧卷三十八

七

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夏寨抵於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七十里城郭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衆則非所賴况又二邊墩臺相離道路迂曲傳報不捷若今花馬池烽火必應與武高樓轉往迤南萌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人民在田畜牧徧野虜騎一至搶掠無遺可為太息臣謂當閒暇之時相度居民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莫於空隙之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柵築牆以為屏衛或可如同宣府斬崖掘塹以為陷穽至於墩臺亦宜增廣添置廣寇將至即相傳

報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見城堡聯絡莫窺虛實又恐有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深入以為邊患者未之有也三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彌患而省費蓋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以來皆籍民為兵番止通休其數雖多贍養亦薄所以維持而威服者用此道也近代籍天下之民以為長征之兵遂至困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役若今延綏之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千人則坐食冗費者倍之農力餽運安得不疲而竭乎往因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千蘭縣之

疏議輯畧卷三十八

八

兵五千六百以成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成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日供芻糧歲費賞犒虜塵未睹軍靡告乏職此故也臣愚以為平居之民家使出一兵馬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更番有期稍加廩餼得其驩心及其強銳則教習雜於行伍之卒或有疾厲則罷遣復於畝畝之間况其物力資產既切於已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但勾補或破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軍今復食點巡成谷

盡若於已役者勞而罷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

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於本境征調不至遠行民知效勞有限歸間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事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悉為精兵況其生長村疇熟於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比歲用兵存懼饑饉延緩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或販私茶殺人劫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發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邊城所分隸以居房室器用官為周給量撥閒田使自耕食凡百科歛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守禦既結腹心之慮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既集客兵可罷內而仰給無所費外而供億無所勞甚為利便益可知矣四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規賊情蓋人君以恩威馭將帥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為少矣其間累樹勲業者或僅加其勲階或止增其食祿賞雖薄而人心知感者命皆出於朝廷而非希冀之可致也及少誤軍機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命皆斷於朝廷而非譖毀之可移也昔宋藝祖之於曹彬武一劔之付肅然秋霜於至全斌一裘之賜煥然春陽是以江南西

疏議輯要卷三

九

蜀不足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於公命討或由於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債事者不蒙失機之誅權要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罰孤寒者功高而後錄罪薄而先誅是以恩威失宜兵紀不立邊功何由可成哉又况守邊之要規邏為先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規邏之人以夜為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迥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獎擢有加

疏議輯要卷三

十

萬

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劫營於彼或堅壁於此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五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蓋耕百頃之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費聚千駒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補於用關陝一道渭河久廢芻粟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以弗豐臣嘗考宋臣歐陽脩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弊至追救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寇欽曹操屯田許下時強敵四面以今視之宜其旦夕戰爭

疏議輯畧卷二十八

十一

不暇然用秦祗韓浩之計數置官田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理之博而可紓民勞也又曰今爲西計者皆患漕河之不通但未求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至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其跡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爲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備其後武帝益脩漕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倉關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汧河入渭當時歲運

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運耀卿之跡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善漕者耀卿與晏爲首焉臣愚以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懼兵凶而流移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于重役坐食之卒耻於爲農故人力不動地力不盡惟此時爲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戎耕於沿邊之地牛具粟種官爲假之歲田之入什一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收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效職者多田利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爲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

疏議輯畧卷二十八

十二

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獲自如而虜不能爲害矣至于漕運尤爲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柝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塩船木筏往來無滯具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

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備濬必可行舟此宜
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
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
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某處加導濬清河務在
疏通毋憚一特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
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屯田漕運民既有餘豈
遽至區區一方之警而上下狼顧失措以深憂財用之不
足如今日者乎

備邊事宜疏

謝鐸

竊惟天下之事自其本而言雖若迂而實切就其事而言

疏議卷之六

十三

則若急而實泛今日西北備邊之狀所謂就其事而言者
然臣竊竊古今極理勢而論之若有其本而不見於事者
有矣未有為其事無其本而能終始無弊者也且備邊急
務莫先於審擇形勢而形勢之所以固則實在於將帥之
賢士卒之銳然所以任用其賢養其銳者則不在於人
君之一心而輔之者宰臣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
之非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書曰無怠無荒四夷
來王又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墮夷率服臣愚謹按古義
輒敢以是為備邊之本而復詳具其事于後焉惟中國之
於夷狄得其地不足以賦稅得其人不足以服役不可以

禮義化不可以衣冠處故先王馭之之道惟來則禦戰去
則守備而已未嘗常備遠討罷敵中國以為無益之圖然
所以守而禦之者惟在於設險亦必因夫天地自然之險
庶幾為力易而成功不難矣臣嘗近觀往事宋之時北有
契丹西有元昊講好納幣特以曲為隱忍羈縻而已今則
東而女直毛隣北則朵顏迤北西則哈密吐蕃莫不奉貢
來朝願比倭服曷嘗聞其顯有名號如彼者乎宋之時全
燕之險既失於北橫山之險復失於西養兵守境特以力
為支持而已今而東則遼陽山海北而宣府大同西而寧
夏甘肅莫不入我版圖屹為城幹曷嘗聞其雄據險阻如

疏議卷之六

十四

彼者乎是夷狄之棄未有其甚於今日者也險阻之得亦未
有過於今日者也獨河西一方近失聲援伏為窟穴是猶
四肢無恙而一指不信豈足為吾病哉然數年以來民疲
兵困而卒未克服以底于成功者抑有說焉且以形勢而
論淮甸失則江不可守漢中失則蜀不可守天生大河以
為關輔之限而受降東勝又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固不
可守况又失河而退守延綏榆林千數百里之內其何及
哉蓋寧夏受降不數百里既失受降則寧夏以東之聲
援不通而東勝不可守大同去東勝亦不數百里既失東
勝則大同以西之策應絕遠而延綏榆林不易守况自延

紱經榆林以至寧夏不下二千餘里而列堡不過二十有三馬步軍不過二萬三千有奇較之宋時西兵蓋不能二十分之一而老羸半之兵弱而募如此則雖狄青种世衡爲之將韓琦范仲淹爲之帥亦且無以爲用况萬萬不及者哉是以往年寇掠如履無人之境東則自孤山栢林諸堡而入中則自平夷懷遠諸堡而入西則自靖邊清平諸堡而入又西則寧塞諸處直抵金湯川安邊諸處直抵環慶花馬池諸處直抵固原以至土門塞門山城萌城諸處莫非入寇之蹠况榆林以北東西數千里沙漠水小高不可城深不可塹於此控扼實爲至難 朝廷久爲復套之

疏議輯畧卷二十八

十五

策直以餽運之艱重勞民力疑而未決然往者刼營之舉傳聞道路則又不過老弱婦女及掩擊漢人以虛張冒賞而已曾未聞既舉之後所以長久守禦之計是蓋不惟徒激其怨望彼復寇之心使虜而有知寧不反貽其笑乎幸而上賴 宗社之靈近復北徙無大猖獗及此無事之時正宜蓄兵養銳於大同寧夏以爲東西之援於是而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我國初東勝之地據三受降城以極形勢脩千八百墩以謹烽火以河曲爲室家而屯田積穀於其中以受降爲門戶而耀兵振武於其外賊小至則彼此自衛扼險設伏以待之賊大至則左右互援堅壁清野以

困之又大至則西發寧夏東發大同以至大河南皆戒屯聚策援之所以道踞則大減於昔以險阻則大過於昔道踞近則我易於號召而守禦之力專險阻多則彼難於進退而奔突之氣阻所謂守而必固守其所不攻者策之上也不然則嚴精銳添築墩堡分布森列於前諸踞之衝而以重兵屯宿松延綏環慶固原諸處以備策應聲援以伐賊謀使彼欲侵掠吾外則有追逐之慮欲深入吾內則有邀截之患踞前邊後方且追退畏縮之不暇安敢自投死地以求無厭之利哉所謂畫地而守敵不敢與我戰者此其所也今日之必可行者特在 朝廷所以任用將帥

疏議輯畧卷二十八

十六

所以蓄養士卒者何如耳蓋將帥者三軍之司命擇之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專教之不可以無法昔漢宣帝欲伐西羌必使丙吉問趙充國而後用以爲將宋仁宗欲用夏守實爲樞密富弼力諫其不可蓋選用將帥必詢謀宰臣大合天下之公論此國之體亦事之宜也不然一人之耳目有限豈能保其無所偏聽誤惑以禍人國家哉輸錢詣價交結保舉若晚唐之僥倖監不遠甚可畏也李牧爲將軍市之租悉聽其用以享士卒而狄青南征貴近之黨相聞駭愕不敢從行蓋閭外之權惟其所制雖天子之私人亦不得而撓之也不然左監右督甲可乙否惡能

望其堅志竭力以為國家之用或叩山之戰河懷陷沒雖李光弼之賢亦不能以成功如是而任將可乎王全斌在蜀解貂帽以賜之曹彬既平江南猶惜使相而不與古之馭將雖未嘗不以恩而亦無所濫也今則戎虜如故而先後從事之臣貪冒已躋極品城濮之戰殺子玉而爭伯江漢高平之役斬樊愛能而威振關南古之馭將雖不專以威而實未嘗褻也今則誅罰不聞而猶得以高爵厚祿坐享終身夫所謂將帥者如此則其於士卒可知矣昔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服食病則為之吮其疽實與為將陳所賜金於簷下聽軍吏量以為用此則恩足以結其懽心者也今而戰沒者名數不聞於朝廷克捷者功賞悉歸於權勢甚至稂有剋滅之暴月有辨納之雷怨心忿氣充塞胸腹況得而使之乎呂蒙出師卒有取民一笠者即斬張仁願禦寇卒敢回首望者必斬此則威足以制其死命者也今而邊民不畏虜寇而畏官軍官軍但聞增級之賞而不聞退縮之誅甚至虜殺無辜淫虐良善驕心惰氣凝滿眉目況得而用之乎習山川之利懷骨肉之戀耐寒好勇陝西之士兵可用也今則始而召募終而調補非其願矣為方田立馬社厚以招贅如曹瑋者何人有父成之咎無安土之便失其信矣管建田射銀的優以恩賞如神

世衡者何人強虜在外倉卒禦敵金城猶可屯也十七在田十三在堡今獨不可以此而省餽運乎寇敵在前艱難討伐渭濱猶可屯也無事則耕有警則戰今獨不可以此而紓漕輓乎然而饒沃或兼并於豪強荒瘠或困乏於牛種耕歛或奪於私差輸納或脅於包攬衛所有屯田之官而因以侵漁按察有屯田之官而全為姑息於是屯田之政為虛文而兵食益困矣雖然避三門之險以汴河而入渭漕運之迹可尋也酌古準今繼耀卿之故智者誰乎轉襄漢之漕由南陽而入武關陸運之路可通也因勢相宜舉歐陽之遺策者誰乎今而輦金駝帛日湧月增止以輸關中之粟斗出斛入陽禁陰取不能無耗外之科甚至先期預徵急如風火方面有司但知軍需之重而不知有民但知部令之嚴而不知有軍因而掊剋者有矣何望其畏過凶奴如郭伋之在漁陽苟且交代者有矣何望其擊破寇虜如張湛之在高柳有權塩以為水利然塩率賣高以侵利於商賈而公家不享其實有蓄貲以為權宜然爵或虛授以取媚於權豪而公家徒濫其名竭民之脂膏以養兵而兵未嘗飽塗兵之肝腦以衛民而民未嘗安迄立弊生根連雲結凡此皆非虜之能敵我實我自敗耳然猶未也聞有以交易茶馬而賊殺其人者矣寧不啟爭鬻之端

聞有因貢賜入境而掠其馬者矣寧不重納侮之隙武夫俗流出疆撫諭何以昇中國之體頑狡白丁重譯相伴何以通夷狄之情在彼放服之由蓋亦有繫于此不可以不慎者凡今之事率皆疑是臣欲偏舉以陳顧其事有未及者茲欲通前之弊一洗而去之譬之羸弱之人百骸九竅無毫髮而不受病雖盧扁華佗之神妙欲一一而救之亦未有着手處矣獨調養元氣以壯吾心腹之本然後煎湯滌胃以大收贖眩之效則病根不期去而自去病勢不期安而自安然此豈他人所能預哉實聖心一轉移之間耳 陛下誠如前所謂無急無荒者以敬守此心惇德允

疏議輯覽卷三十八

十九

元而難壬人者以慎用此心而又使宿德大人得以朝夕輔導啓沃如孟子所謂格君者聖心無不正矣聖心既正必能奮厲如雷霆明照如日月不惑異端不蕩玩好綱紀必立賞罰必信征歛以時費出以經絕恩懷杜私門省冗食以大寬邊稅以大足邊儲凡所以任用將帥蓄養士卒者皆周詳精密如是則所謂不戰屈人之兵而守在四夷者也不必繁軍于之頭飲月食之頭而來主率服之不暇尚何仇如思蘭率羅忽之足患哉凡此皆世所謂迂腐之談臣周思極慮所以禦戎之道必可行之永久而無弊者實莫過此若乃相視形勢據險設奇暗機制變雖克國老

將猶以為難度臣愚豈敢自謂其必然而實為必可行哉不彼之圖而徒望望于此臣恐區區愚伏之慮有非聖心之所深慮者矣

備邊事宜疏

李東陽

竊惟比歲逆虜亂加思蘭等嘯聚部黨并合群類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常秦固原近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 朝廷命將出師 天威所至雖伏鼠竄然其虜掠丁口驅逐生畜所喪已多況惡草難去而易生奇疾難攻而易動今草枯河凍風高馬健賊比無所獲當必復度河曲縱今不然明年必來所宜深防固慮以消未然之虞於議

疏議輯覽卷三十八

十九

者恒以夷狄劫效固其本情邊方警報亦是常事故以計未然者為喜事圖永久者為迂談沿襲因仍莫知底極蓋三邊去京師凡數千里國家承平富庶已越百年居中夏之豐而論遠疆之僻處冠裳之樂而謀兵革之難無惟乎其然也臣竊觀秦并天下而長城所築近在洮延宋之盛時不收幽朔而靈夏之域旋亦棄去漢唐疆宇雖廣而和親歲幣所費不貲蓋因奴盛衰不常多至數十萬少者亦不減其半逮至于元遂僭一統為天所厭極盛而衰自我太宗親御六師虜益北遁踰時累月振旅而還迄今虜衆雜亂交讎共益其數不滿數萬不能當我一鎮自有凶奴

以來未有衰於今日者也夫以全盛之力馭衰極之虜雖草薶禽獮亦不為難惟陛下本懷以武功妨文德有所不暇以中國困小夷有所不屑以華民徇醜類有所不忍而職兵事者乃或不加之意使其覲覲糾結為國大患至于民罷兵弊而不解者此臣所以夙夜而不能忘也臣聞之書曰制治于未亂保安于未危兵法曰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母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國有所恃而盛民有所恃而安土有所恃而力故餽餉也種豫其富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城郭溝塹豫其固也作止圍援豫其習也并埃間謀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故曰以治待

疏議輯覽卷二十八

三十一

亂以靜待譁者治其心也以近待遠以飽待饑以逸待勞者治其力也如是以戰則必克以守則不危不能待人而顧為人所待其不顛倒錯亂者寡矣今國家經理區畫可謂甚精體統節目可謂甚備然轉輸之地方數千里而士屢告饑廩寺繁列而馬無蓄良武庫充牣而用輒失措城保基布墩埃相望賊至而不知其期賊去而莫窮其處是豈法之過哉奉法者之弊也天下之弊起於因循而成於蒙蔽今堡伍所聞者方鎮莫得而什一也方鎮所聞者都曹莫得而什一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危如是則榮不如是則辱如是則晉不如是則去夫人之情豈不知所擇哉

故臣常夙夜及懷以中當今之弊或者專在乎此也古之論將者曰委任曰賞罰故屯軍細柳御繡不馳授劔江南副將失色其委任之專如此愛能適陣誅及裨官及其成功尚惜使相其賞罰之審如此今結章而拜秉鉞而行委任可謂不輕然責其得失則曰戒不得專也捷獲有擢失機有律賞罰可謂不闕然考其勸懲則曰意在令也夫國之安危民之休戚皆繫之將而其言如此復何望哉臣願陛下嚴簡擢之汰省繁督之制數功賞之實奮威刑之斷舉一將則衆議必同任一人則群疑莫奪賞一功則疏遠不吝罰一罪則貴近不疑如是則人革其心官奉其

疏議輯覽卷二十八

三十二

職繇是而糧餉可充器馬可利城塹可固練習可閑斥謀可明號令可信雖廣而八荒遠而萬年可以高枕而無虞矣區區小慮惡足為西北患哉故臣嘗夙夜及懷以求當今之宜或者其無出乎此敢據其大端為陛下獻至于形勢名數之細亦條其一二于後惟在陛下斷而行之耳一今西北邊疆大同萬全皆據山阻塞易為守禦惟陝西自撤東勝以來河曲內地處處為窟深山大沙險又在彼或乘東度河或經歲不出蓋自孤山至花馬池千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亦不減五百里退無所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勢分而力寡載糧而運則道遠而難給遂使

寧夏外險及備南河以漢唐之全壤守宋朝之近地此自失其險故也然虜始入寇近邊比歲得我通降界我無備頗敢深入往時屢有建議欲使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以為聲援者事不果行或以虜衆在內未易深圖或以中界沙地餽運難繼或以初立城堡民力不堪盡分地出鎮止限本區受命出征不踰年歲誰肯任此事者臣謹按張仁願城受降棄默啜之虛范仲淹城大順籍遊兵之力大順固不必論受降遠在河外尚不聞缺食之困今宜專委大將一人統領邊事訓勵士卒使賊勢挫衄乘間而入何患無時節財省用假五年之積何患無費去

通鑑輯覽卷三十八

三十三

內邊之給併力外供俟成屯田漸省其半何患無食一屯田之制古今所重今沿邊諸衛所良田美地多歸長官壯夫餘丁半為服役不能不仰給于餽輓山西河南諸道並進自綏德至榆林屯兵之地幾二百里及諸堡分給又倍蓰之山谷陞隘軍數不通驢騾所負芻米多至狼籍石米之費或踰一兩東為之費或至三錢民勞兵困而財不足遠不能致者則輕齎銀貨而重其入價大抵土所食者皆陝西之米馬所食者皆陝西之芻銀價既賤芻米益高為之長者又加侵竊卒所當得不及其半此其為弊不可勝言豈經久之利哉臣按趙充國之於湟中諸葛亮之於渭

南皆以撥擐之際責有成效今宜嚴責課督均餘壯之役廣加開墾謹防抄掠其目前所給取之三藩其所屯獲寢以積收五歲之內可省其二十歲之內可省其二雖推之天下可也一馬者士之所資况與虜戰尤為急務今太僕所俵苑馬所牧名存實耗孳息既寡其種亦消必欲嚴督馬政非假數年之力未易充足茶馬之制其上馬為斤八十中者六十下者四十最為西邊大利自金牌制廢私茶盛行有司又屢以敝茶給蕃甚有賊殺其入者蕃既憾於失信又利於私易亦往往以羸馬應故事使蕃地多良馬而西邊關於用甚為非便臣按王忠嗣在朔方河東互市

通鑑輯覽卷三十八

三十四

高估馬價諸胡爭賣馬於唐胡馬漸少唐兵益壯今宜勅禁巡茶御史及陝西布按二司揭榜招諭明立恩信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舊價上者二百下者亦不減一百彼貪於高價則私市不得行我使於多馬則微利不足恤以一歲八十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備馬政之一端也一臣按宋西邊三路東兵三十萬土兵之募亦十五六萬今河曲兵不過二萬有奇強健者不及其半營堡多者數百少者數十而已較之於宋二十而一况權者已官絕者不繼謫者多竄雖欲增置其道無由惟土兵之制猶有古之遺法常特召募其得其用適者驅之版築

編之衛所即成軍其乃坐名貪補使為世役故召募雖勤而應者不至夫自兵民既判則籍農為兵猶非得已况驅迫維繫使同罪人誰肯為之今宜厚加優恤罷其衛所除其補代無事歸之守令有闕增其召募則應者必多而保障可固矣一兵家之勢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以一鎮所轄自有首尾以天下論之則諸鎮相為首尾如一鎮所轄必者不下數十城堡相去多者或至百里兩鎮相接必有所分其分非請命于主將則不敢妄動主將非受命于朝廷則不敢遠遣或有緊急各幸其不值開城坐視或當其分界則且為諉託以避罪辜

至有經數城而入寇者其為玩事甚為不細臣按趙充國在邊西則張掖酒泉北則鴈門代郡東則漁陽上谷皆其所統故其任不分張仁願在邊城東西中三受降城相距八百里斥堠之所千有八百故其援不絕今陝西之地以鎮名者三河曲二千餘里以堡計者纔二十有三今宜總置大將一人統領三鎮增置城堡使不過三二十里令百里之內雖不同鎮亦相挾援若有所失罪及其鄰則兵勢不離而邊患可彌矣一胡虜本無遠圖在於得利其所以能死其衆者亦以利戰勝而獲利歸其身故其來也不勸其畏也不悔中國之利上下有統有所俘獲必問于其帥

然帥遂責而取之或供公需或為私畜其在官之利甚微而在下之缺望甚衆人有遺力亦此之由况以死易食在彼猶難軍需兵糧利固在我臣按晁錯有言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今有所獲計籍紀功惟子女歸其家自餘鎧仗駝馬使得用之牛羊財貨使得有之而官不與焉則卒士之氣不勸而自倍矣一比年命將出師多討領官軍掾吏動數百人往往怙寵恃勢所過州縣需索百端臨戎接戰則畏縮不前報捷紀功則爭奔恐後使邊民與怨邊士離心至或陽稱賊退以幸其早還或陰匿邊情以彌其後出其為弊也何可勝言况制勝

則所費不貲失利則損威不細邊兵生長疆塞能寒苦習戰聞誠為可用但以勦力則困於驅使以田產則窮於餉餉得首級則苦於需費殲鋒鏑則蔽於申報故無肯致死命者臣按陳賈言禁旅當衛京邑不宜戍邊不如募土人蓋省行衛以增邊賜節餽運以益邊儲操作養以專邊用則財不徒費功不虛成在內則和邦本不搖在外則國威不失也一功以首計自古為然比年以來南則荆襄廣東廣西東則遼陽西則延綏諸處出討官軍或以賄取或以勢脅甚者邀殺被虜之人如此則被虜者去而從賊尚可得生還從我軍顧不脫死孤窮困石甯計策憐國家之例雖以

死償死其損已多今罪惡惡而主事者尚蒙赦造罪者不過贖功則無復有所憚矣臣按魏尚差不免繫囚石鑿產張竟為罪此古之所已行者宜嚴勅邊將戒飭官士敢有仍蹈前惡者以軍法徇于軍中用謝百姓主將不舉者御史劾之雖有功寵亦不相掩以戒將來則民怨獲伸士氣始振矣一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蓋必操之得其要處之盡其宜故也吐魯番近我甘肅境外今雪奪哈密怙其桀驁又假貢獻以覘我動靜置之度外似為良策恐小人者投其所好邀功利擲威命以啓覬覦之心維今以往不宜輕遣信使來則客之去則道之慎固封守以消未然之患此所謂操之得其要也哈密之使還在京師者既無所歸則屬下甘肅蓋至數十百人既費廩給又煩防範不可不慮今宜擇近邊隙地置為官司給牛授種使之居作彼感我恩懷其仇讎或有外患可使盡力不然則分置天下諸郡復其力役使為編民其願歸本地者縱而勿禁此所謂廣之盡其宜也

邊議八事疏

王鏊

詔旨令廷臣再議邊廣方略臣竊見會議之際心之所見口不能盡言之所陳疏不能備軍國大務其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上稽典籍下採群言條陳八事以冀冒瀆一曰

定廟筭臣切見北虜猖獗屢寇邊陲陛下為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徂於久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敢當鋒時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如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虜入則憂懷稍緩則泰然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火飾雖號禁黠然古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北虜得以跳梁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飾小王子不足畏

疏議輯覽卷二十八

三十八

而廢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為在中國者陛下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為耶然自北虜入寇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勳略可當關外之寄者誰歟非惟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略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遽喻即如我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

寧河武順王鄧愈東歐襲武王湯和趙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取四川則有穎國公傅有德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可將斬殺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爲勸而反爲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爲懼而反爲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此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

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副總兵姚信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陛下赫然大奮乾剛普滅此虜時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之中某爲勇某爲怯某爲可用某爲不可用皆洞然於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克矣二曰重將權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六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

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太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多威奪於位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食以立總制爲急而難其入聞尚書秦紘請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乞依祖宗時用王翱馬昂故事起取總制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今歲肅清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爲今提督既有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爲重複臣以爲

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遙爲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候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三曰嚴法令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鬪之際生死在前不有死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僊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

為既立總制關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徇臣非敢贊之以殺人蓋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四曰恤邊民蓋軍之治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治以驅之於戰陳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中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上雖有賞賜而已或不得全給戰雖有首級而已或不得為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舉家不得相保肝腦塗於郊原輿聲遍於城市為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苦所司之誅

疏議輯卷三十八

三十一

求思庸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効力而趨戰乎臣愚以為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存恤撫慰錄其子孫其被虜之處亦宜放免稅役曉然知朝廷不忘邊人如此則人人感激而不肯効力者未之有也議者以為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為此無名之賞臣以為今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為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安之樂以此相易未為非計也五曰廣召募且常令所患者

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為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土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讎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讎較之京軍豈惟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為將者不知加恤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為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眾先加之因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六曰用間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聞火節本小王

疏議輯卷三十八

三十二

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為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火節之首者賞千金爵萬戶小王子舊常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為迂臣以為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携其黨矣七曰分兵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

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鳥集備西則擊東則擊西
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戍兵之所以常寡也
善用兵者以多為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
分而為三或分為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
前一軍繼其後又一軍衝其中又以一軍襲其老弱如此
則我之所攻者衆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
在邊常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
也八日出奇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
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於此虜尤難以力較可以計破國
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劫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
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為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
兵者詭道也况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
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
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衆今虜大營已在
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璽者分
將之候虜來寇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衝其後掩
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亦當變有內顧之憂
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剋虜以為我之不能師此正所
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數事者皆可
委之邊將 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

矣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且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
猶懼不能而上下牽於文議有所見而不敢言有所
言而或不肯行觀邊境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
廣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慮者也

備邊事宜疏

董越

臣聞中國之與夷狄猶天冠地履其分截然是以古之王
者雖曰以不治治之然於其然無不旋化導不服者未嘗
不示之以威若高宗之於鬼方宣王之於獫狁是已洪惟
我國家自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一華夷太宗文
皇帝潛龍幽燕深知夷虜入正大統屢出巡邊當時西北
諸胡聞風畏却施及昭宣遠邇無警夷狄之衰古未有也
比于先帝始復北狩然賴皇天眷德虜酋悔禍不踰年

遂固封疆皇上嗣統以來懷柔備至然大率常性雖在
馴擾而齟齬不忘所以年有荷諸路之擾西有河套之
憂遼陽為之絳纒宵旰勞於念慮主師靡松薄伐供億費
於轉輸較之祖宗以來事勢又似有不同者豈夷狄昔
衰而今盛耶臣常推原其故矣曩時各邊諸將多勳閥舊
臣其遇敵決機臨危制勝皆嘗親經指授而深為夷狄所
知及所敬憚况其往邊日久威信素著人樂為用今父死
子繼惟膏粱是習而器宇闊聲色是娛而軍士罔恤夷
狄放縱此其一也曩時王師薄伐雖六軍銳虎之士無不
正行然未嘗不參用土著蓋其人生長邊郡習聞戰鬪山

川險易皆其所知夷虜強弱皆其所料今番置之兵南入
過半性多輕怯體不耐寒視風沙刮面輒驚天不免衰
氣一與戰鬪輒為所輕夷狄啓釁此其三也祖宗以來
凡出師饋餉雖飛輓居多然屯種之利亦所不廢且以一
卒之食一牀一馬之刍藁東曠日持久其費無窮陸軍車
輓之費有限以有限之資而給無窮之費雖有智數莫能
當之今屯兵一切不用而惟輦漕是資一或不繼則人馬
俱困夷狄啓釁此其三也祖宗以來凡命將出師未嘗
不先之以信賞必罰其於功過或有或罰務俾適中若
聖祖之待永成侯薛顯太宗之不赦奉天征討有罪官

是已今軍中罰則太果賞則欠明况論功之人多徇偏獎
視冒矢石者或不沾寸賞托名行伍者或皆得全功遂使
軍士怨嗟不肯戮力夷狄啓釁此其四也其餘事勢或縱
於偷安或膠於一定或疎於控制或隱於上聞皆非祖
宗以來所以制治馭戎之道故臣敢昧死條其事以聞其
一曰擇名將臣聞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
乎操得其要蓋將之得人在乎儲養將之制馭在乎黜陟
今邊陲名將可數不逾二三偏裨麾下勢或有之而名位
不著一有緩急將焉賴之且以近日西事論之都御夷王
越等奏稱陝西延綏寧夏等處各報虜酋名姓如思

蘭等糾率醜類潛住河套分投剽掠已經四年在廷咸議
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高舉朝
廷從其議以武靖侯趙輔克總兵未幾以疾賜還今之將
臣老壯不能皆一萬一遣者又如輔之有疾不知復以何
人代之臣愚以為乘今無事之時訪求各處有智勇識略
者聚之京師屬之各營本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
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嚴以作其氣其見在
各邊偏裨以下有勇績者待之以不次必使如古名將
之流克塞中外則國勢自尊國威自立矣漢得一李廣屯
其北邊而匈奴為之畏却宋得韓琦范仲淹在真定環慶

疏議輯畧卷十九

三

而西賊為之破膽用人以望此其驗歟其二曰增土兵臣
聞兵不貴多而貴精又曰古者戰其地用其人蓋其既精
則一可當百而不費財用其人則皆思顧家而肯戮力今
二遣之兵多出調遣其間南北風氣既殊人之勇怯自異
嘗聞之西征戰士有云往年滿賊背叛命將出師討之當
其負固不服數挑不戰之時其間土兵恨不得一飛往及
目觀烽火耳聞砲聲父子兄弟即相摩挲以為可以獲
利可以立功比至元惡成擒醜虜就縛太率皆出其剽奪
計畫坐困之功臣切料今之二邊事勢大率類此且河套
之地方數千里沙深水少欲直擣深入其勢甚難前後經

制之人但於東西中三路各設屯堡一遇剽掠即分投截
殺靜以待動於法亦宜但恐勢分難於制禦又聞近年各
堡官軍一遇虜來即堅閉不出俟其將去然後追之名為
截殺實類送行無他凡以畏怯故耳臣愚以為除見在土
兵之外更設法招誘擇其勇悍者隆以優養凡戰而有
獲悉以歸之功成則一體受賞願歸則縱而不禁如此則
兵必得精而財不虛費不患無可用矣昔韓琦嘗言京師
所以告兵脆弱賊常輕之乞增土兵利其善戰元昊以此
遂不敢近邊用兵必募此其驗歟其三曰廣屯戍臣聞千
里裹糧士有餓色師旅未出饋餉居先今二邊連年用兵

疏議輯畧卷十九

四

百姓困於饋運四方苦於預徵雖曰成大事者不計小費
圖未逸者不惜暫勞然能寬一分則民亦受一分之益臣
請以往事言之漢時西羌先零屢為邊患宣帝命趙充國
將兵擊之帝問充國用兵幾何充國曰兵難遽度願至全
城圖上方畧比上留屯之議廷臣皆以為不便後卒以此
而坐困西羌然今河套可耕之地已盡為虜之畜牧欲就
屯種斷無可能臣嘗以地里考之古之金城即今之蘭縣
相去河西不遠其間充國之所疆理故蹟必然具存但不
知其地或民或戍且以一夫百畝論其穀粟既可食數人
其稿秸又可秣數馬較之饋運亦大不同况三時務農一

時譚武又古之良法虜雖猖獗然春深水泮亦難飛渡其
北邊諸處有可耕者亦宜依此立法如此則兵食充足而
不費徵求矣昔晁錯請文帝募民耕於塞下而匈奴竟不
敢侵唐實靜諸高祖也田太原而歲收粟十餘萬斛豈非
其明效歟其四曰明賞罰臣聞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又曰
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蓋賞罰國之大柄於出師尤當
重之近者二邊用兵而食功員賞者隨舉輒聞雖曰功疑
惟重不必過求然一於優容恐亦不足以致人之服臣請
以往事證之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
虛張首級遂正其罰而不符受賞近者河套之捷亦不能

疏議輯畧卷十九

五

萬

無類此者賴聖天子明見萬里再命覆轡遂使貪冒之風
由之頓消臣愚以為自今征伐宜精選紀功官員責以連
坐必敵俘載者乃得論功實獲者一切不與杜權貴幕下
之私作六軍敢死之氣其失機喪師辱國者則實於法不
為已甚者則肆赦而責其立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
不得其用矣昔漢文帝赦一魏尚而雲中以寧唐高祖謂
李靖使功不如使過而突厥以擒又非其明效歟然是四
者皆今日備邊之急務若夫所謂不縱於偷安不泥於成
法不疎於控制不隱於上聞在乎將帥之得人耳將帥
得人則兵不必多餉不必久自無老舊之憂實必當功罰

必當罪而無僭濫之失其於控制之法又何至有偷安執
泥而煩 聖慮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式固爾
猷淮夷卒獲此之謂也

分布邊兵預防虜患疏

楊一清

黃河將凍虜賊雖未深入而禦備之計在我不得不嚴今
延綏定邊營迤西直抵寧夏靈州地方廣袤平漫既無險
可據而所在邊牆低薄壕塹淤塞又復不堪保障以致賊
每從此深入陝西環慶固原地方肆行搶掠上厯九重宵
旰之憂下貽萬民殺戮之患臣總制各路兵馬謹當嚴肅
疑令分布主客官兵揚威耀武以伐其謀於未入之先出

疏議輯畧卷十九

六

奇設伏以乘其弊於將歸之際然須脫身常法隨事遠變
乃克有功且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我遣患
於兵多病於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攬可乘而不乘兵
當合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知常而不知變往往墮
賊計中以致我武不揚狂胡肆志職此之由今將沿邊以
至腹裏分爲四路以定邊營花馬池興武營靈州一帶爲
籬籬以石溝鹽池韋州萌城山城一帶爲門戶以固原黑
水口鎮戎所西安州海刺都一帶爲庭除以安定會寧隆
德平涼一帶爲堂室行令延綏副總兵姜漢統領奇兵遊
擊將軍戴欽統領遊兵及委綏德衛指揮藍海管領主兵

各限十一月初十日起程遊兵暫於花馬營住劄奇兵暫於定邊營住劄土兵暫於寧夏駐劄寧夏總兵衛勇統領奇兵官軍於典武營都指揮韓斌統領土兵於清水營亦限十一月初十日到彼駐劄賊果入套西行延緩奇兵移至花馬池量分與安定楊柳二堡土兵移至定邊營量分與塩場三山竿堡各連絡住劄與分守恭將葉椿閣網協同指揮保勳等振揚威武併力防禦以壯藩籬寧夏總兵官本祥統領前鋒奇正官軍先期至靈州有警移至石溝分守寧夏西路恭將馮樹勳領軍寧夏衛廣武營選先鋒奇兵官軍前至馬沙州陝西遊擊陳善領兵於靈州環慶

之待其擁衆深入延緩遊奇土兵寧夏副總兵都指揮韓斌等二枝人馬各襲蹤而進若犯固原陝西遊兵即便掣回應援李祥衛勇馮樹勳韓斌等各領兵于紅寺兒堡按伏乘機截擊藍海等各於韋州塩池石溝按伏環慶官軍移至萌城各休兵秣馬以逸待勞曹惟相機調遣腹裏官兵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勢一面馳報安會靖寧官軍堅壁清野勿露形踪多用鄉導藏兵於崖窰堡同險扼塞之處伺賊分散搶掠出其不意發兵擊之賊既不得逞必將曹惟相陳善重兵衝其腹心又與徐謙遊兵俱襲蹤而出北至紅寺兒石溝塩池等處延寧環慶官軍分據營盤待其前鋒稍遠先後掎角夾而攻之陝西主將遊兵出其後背奮迅逐之晝則追鋒以截其路夜則卸枚以劫其營賊深入疲弊又腹背受敵必大遭殲挫若犯環慶則延緩遊兵官軍掣到紅德堡山城會合陝西遊兵尋龍截殺倘因事情急迫都督曹惟相領兵自三角城沙井溝而出寧夏主副將官兵馬掣至萌城紺水堡以遏其破喪西走之勢賊既散走其氣已奪諸軍仍躡其後併力追勦至邊牆而止沿邊主兵將官間網保勳等以逸待勞或邀其中或截其尾以我西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豈有善歸之理如此庶可以振中國之威禡外夷之氣焉今之計似

不出此然兵無常形敵有萬變隨機運用難以預度因時制宜又在各官今延綏奇士兵既皆至西路其中東二路城堡空虛倘賊乘隙而入其為患非輕已行延綏鎮巡官照例徵調大同遊奇官軍先期於交界去處往剿賊果入套調來中東二路應援截遏如賊衆在迤東近邊折牆謀犯延綏地方即將本鎮遊奇兵掣回若賊緊急寧夏陝西遊兵俱同調去策應臨時斟酌定奪凡客兵所至之處在陝西地方聽曹雄節制在寧夏地方聽李祥節制在延綏地方聽張安節制俱不許偏執違拘致誤事機則兵既先實戰勝攻克兩無慮矣

疏議輯畧卷十九

九

預處兵機疏

楊一清

據延綏總兵官張安稱近年以來虜酋驕橫勢甚猖獗輒入腹裏諸鎮被其蹂躪地方盡皆殘毀若不預為處置使其痛遭挫衄則邊患何時可息地方何時獲寧始必待虜仍前恣意侵掠不拘何鎮探聽聲勢選定馬步官軍住守先遣人出境密切哨探賊巢遠近酋虜多寡然後將馬步官軍分爲左右哨校步軍駕御兵車隨同出境掠過營營作爲家計聲勢連絡選振兵威馬軍晝伏夜行徐徐前進約至賊巢分兵齊起驚撒散亂擒拿老幼勦殺強壯邀趕生畜使深入諸賊得知前後不顧急趨回營見其巢破營

疏議輯畧卷十九

十

空無所顧藉加之腹裏官軍追擊內外夾攻手足無措未免危殆落號哭奔避再不輕犯庶乎內外軍民得以安妥臣愚以爲虜酋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橫肆無忌憚弘治十四年深入陝西腹裏殘害生靈動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宣大遊兵全無復役又河凍之後連年窺伺陝西既未遭挫必無懲戒今冬踏冰入套之舉難保必無既入河套必不安靜臣方部署將士振揚威武已將延邊直抵腹裏分爲四路布置主客官軍相機邀截但兵少備多未免一以當十出奇制勝事不得已前項撲搗巢穴之意不爲無見臣非不知來去戰守乃禦戎之常道聖庭掃穴非聖王之本心然商高宗之伐鬼方唐太宗之擒頡利是非薄伐昭然可知况河套本我內地而彼據以爲巢此田中之禽利用搏執固非稱兵於陰山之窟洩血於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愚以今冬深入河東賊巢入套宜徵調宣大二鎮遊奇官兵於延綏中東二路住劄並聽張安節制若止在套駐牧未嘗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自起邊釁如仍前深入固憂等處搶掠行令延綏鎮巡官一面選人分投出境哨探賊營遠近衆少一面會合主客官兵預先分布逼近虜營城堡如在一二百里之間有機可乘則原擬沿邊中路邀截之

兵照舊不動以延緩東路將時源所領本鎮三路軍馬與臣近日挑選先鋒奇兵官軍三千名以為馬戰總兵官張安碩本鎮選定頭撥等官軍三千名次之以為中軍大同遊奇兵馬左右二哨及宣府遊奇兵又次之以為外援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領本鎮兵馬并本隊官軍於牆外二三十里列軍為家分布得宜晝伏夜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為營以待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我兵既近賊壘奮勇疾進衝其腹心賊既亂拾其羸老而戮其壯健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同之兵整嚴備不許貪利輕動前鋒勝負未決恐無聲援必待其既回以

國議輯畧卷十九

十一

為羽翼賊若糾眾余孽高集我軍張安谷大同之兵專為殺後宣府官兵相機為援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勢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逸而回則殺後使有餘力如此布置較之先年出境分布踈遠孤兵無繼訖難成功者不同彼賊千里趨利日久疲弊聞我傾其巢穴必自退歸我腹裏之兵躡之中路之兵劫之沿邊之兵又夾而邀之賊竊巢之心既勝欲戰之志不堅必然潰敗比至套內見其妻孥傷殘屍骸破膽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安邊制虜之計莫快於此昔者孫臏直走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攻其所必救古人遺法具在顧用之者何如耳

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 勅兵部詳議可否急賜施行

經理要害邊防疏

楊一清

臣有得應築邊牆自延綏定邊營迤東右勝池地界起至寧夏地方橫城止共三百沿途舊墩臺七十一座間多填塞平漫止存形踪獨與武營清水屯卜刺紅山四堡切近邊牆易於防護其餘大小城堡俱各離邊絕遠聲勢隔越且墩臺窄淺牆垣低薄墩臺稀疎節被達賊窺伺牆裡既無人兵阻遏牆上又無官軍拒敵賊衆填溝而進掘穿過牆一日可開二三十處本處官兵自保不暇安能截勦墩

國議輯畧卷二十九

十二

軍俱其攻它往往棄墩而逃烽火不接縱使敵召客兵前來應援而牆外俱平漫廣衍黃沙白草彌望無際賊衆動輒數萬我軍衆寡不敵無險可據難以遏其初來之鋒賊既入境馳驟長驅一日夜可至固原無復邀阻連年失利藏此之由為今之計必於舊牆內外幫築高厚牆外每里添築墩臺三座每座相離一百二十步傍牆於空闊要害有水去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八畧與邊牆相等墩臺去處仍酌量添築墩臺牆外壕塹批濬極深對敵墩臺百座煖鋪玖百間每間用五人守之該用軍肆千五百名無事之時堅守舊墩尤必設治柳鈴廣張旗幟聯絡相應仍分委

官員各定鋪分護守然將協同守備官各照所轄地方提調廣賊若果入套仍前窺伺侵犯原擬徵調延緩遊奇土兵及寧夏副總兵等人馬各於定邊花馬池與武營清水營靈州等處往劄各分兵于新舊小堡內按伏策應其間應令事宜又在臨期調度如此則邊備嚴密威武振揚足以伐其邪謀不敢輕易進墻若仍前填壕延墻官軍出列墻上敵臺兩邊鎗砲矢石攻擊賊徒愈衆則傷愈多步兵擊之於上騎兵待之於內其鋒必阻其氣必傷廣賊遠來利於速戰入境無策勢必遁歸縱使結聚攻圍受敵不支然相持之間未免少延時日烽火傳接環慶固原一帶人

延緩輯卷二十九

十三

畜可保無失又不得已則我退兵姑飲入大小城堡以避其鋒賊果深入速將拆墻口補塞量留官軍堅壁固守各挑精兵襲踪而入陝西官軍撓之於內俟其將遁躡蹤而出延寧精兵邀之於中沿邊官軍拒之於外賊雖梟雄豈有善歸之理就令小有侵掠比至邊牆我軍仍用鎗砲矢石攻擊勢必潰亂諸軍乘之縱不能使其匹馬不前亦必大遭挫衄可保數十年不敢入套犯邊經畧之計且無出此但與此大役未免勞人費財則必行據所司量撥人夫以時調度應用動支賑濟銀兩以備召商上納誠計之得也臣又有得延緩地方寧塞營之東有險可據賊難馳突

寧塞營迤西至舊定邊營舊安營迤西至定邊營各九十里川原平漫與花馬池地方相類既無邊墻雖有溝塹三道俱爲沙土壅塞萬騎馳聚不能阻遏前此連賊每從此拆墻深入取其捷徑今若將花馬池一帶邊防整飭完固萬一點賊自定邊安邊之間擁衆而入西向花馬池邊墻以裡地方自西而南不過稍迂百餘里則脩邊工程歸於無用又必將安邊營迤西石灣池地界至寧塞營迤西地界止共長一百六十三里三百四十五步內平漫堪以築墻挑壕者一百三十一里三百四十九步山崖險峻堪以剗削者二十一里三百五十六步責成巡撫都御史照依

延緩輯卷二十九

十四

所擬應築墻者就墻應剗削者剗削務使沿邊有備腹裏無虞乃爲萬全之謀至右寧夏一鎮西有河山之險東無溝岩之阻西路設寧夏中駱一衛東路止是設花馬池守禦千戶所以爲偏重况虜賊大舉必從東路而入不惟無險可恃實因兵力單寡賊至境上每仰客兵應援近年徵調官兵失時後期訖無成功合將花馬池守禦千戶所添設一衛除本所外再添四所共五所與武營相離花馬池一百二十里地勢孤懸急難應援止是備禦禦賊戰守不足合添設守禦千戶所照依延緩事例委把總官一員提調防守新設衛所合用官員於陝西都司官多衛分

摘調其旗軍於寧夏及靈州東西二路新舊石礮額外土
兵內摘撥有警之時專以守城守壘守墩無事之際還裏
開田任其開墾以近就近且耕且守如此則勢不偏重而
邊牆可入兵皆土著而人情可安臣愚又以靈州千戶所
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寧夏之襟喉中原之門戶原領上漢
馬步官軍四千八百餘名備禦西安右護衛官軍七百五
十餘名所管地方東至萌城北至興營方數百餘里大小
城堡二十餘座誠為達賊出沒重地靈州不守則寧夏偏
為外境環慶勢孤無援環慶則無陝西矣今內有土民
四里并土達軍餘六百戶俱係洪武年間山後等節次歸
附人數我祖宗嘉其誠款而羈縻之給與田地草場使
其耕牧後因有警土人自備鞍馬出力報效累有斬獲比
虜畏之近來所司不知存恤草場被人侵奪馬匹走站死
不追陪虜賊外侵科差內擾人畜耗彫死徙居半臣頃者
巡邊閱視彼處地方城池壕塹一切兵政但因守備非人
悉皆廢弛夫以寧夏地方如此邊務如此人情如此上無
有備之形下有可畏之勢今不預為之所將來若有內變
不止虜情當慮而已傳曰不見是圖况機緘外見已非一
日之故耶又據漢土舍餘軍民劉登等告稱靈州相離寧
夏動經百里隔越黃河本所月報值糧草軍務等項

俱寧夏一衛提督或有聲息河渡阻隔該後官更經月不
回又無本衛不時遣人來所騷擾告乞復設守禦千戶所
衙門查得靈州洪武年間原設守禦所經屬陝西都司後
因差用不敷奏准守禦名目隸寧夏衛管轄其餘土民亦
屬寧山衛經歷司管轄路阻黃河科差拘擾深為不便昔
撫臣奏該州治建學立師誨訓土官子弟用夏鑾夷似亦
有理但以寧夏軍餘改授編氓未免損此益彼近又革去
州治以隸寧夏衛分夫州治固不可設緣本所軍既不足
官有剽掠復守禦之備當無不可且官軍愈多則害愈大
靈州軍民甚有為害而寧夏之人則因為利貪豪恣肆
上下交征殺掠無所控訴必須復設守禦專令憲臣
一員在彼住劄庶幾宿弊可革土人獲安但陝西按察司
憲臣已多有添除又啟官多人擾之議及查環慶兵備
副使止管慶陽一衛事務甚簡况復兼理靈州鹽法慶陽
相離大小鹽池各數月之程實難遙制靈州相離鹽池不
遠易於提調乞將靈州千戶所改設守禦千戶所經屬陝
西都司土民聽本所吏目帶管將環慶兵備改整防環慶
靈州等處兵備自環慶迤西寧夏花馬池與武清水營直
抵靈州一帶俱聽約束常在靈州住劄操練軍馬問理詞
訟撫安土人禁革奸弊兼理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鹽法

仍聽陝西寧夏巡撫節制如此而又委任得人則軍民免
十羊九牧之擾士民有趨利避害之望而一帶地方邊備
錢糧有所稽考不為無益臣又看得常州地方廣衍平漫
四通八達乃虜寇出入要衝正宜高城深池戒嚴武備潛
息窺伺之患今乃坍塌廢弛守既不嚴戰又無兵倘虜寇
擁衆攻圍則城內生靈憑何保障腹裏人民必致驚擾況
密邇螺山慶府墳塋所存弘治年間大虜入寇多在螺山
住宿近日被人將慶恭王墳掘發言之痛心若不重加修
理添設常備之兵則日後貽累恐不止此查得寧夏中護
衛軍旗除選調廣武營鳴沙州操備外見在官軍餘五千

疏議輯畧卷二十九 十七

三百二十二名儀衛司旗校舍餘一千一百九十七名俱
在本州別無差用比之秦肅二府大有不同若將此屬摘
發常州設法操守保障地方衛護墳塋最為長便且秦肅
二府官軍旗校千里赴邊備禦今以慶府擁衛之人保其
先王肢體之地體國之忠奉先之孝大義兩繫自難他辭
合委官挑選管領操習與群牧千戶所官軍相無防禦則
虜騎經行有所忌憚不敢恣肆腹裏人心有所繫屬不敢
搖動臣又行據秦肅政安惟學食事胡經各稱靈州橫
城以西北抵黑山營鎮遠關係寧山通賊要路我邊防嚴
備既不能入花馬池必將從此踰河任意寇掠河西城堡

雖有官軍數亦不足不能阻遏合將橫城以北直抵鎮遠
邊牆墩臺一體斟築挑壕黑水營先屯人馬後因路遠廢
而不守今河東邊防既嚴虜必從此入境宜入黑山營仍
屯兵按伏又寧夏邊牆至黃河東岸今築橫城而止恐虜
賊知我邊牆高厚不能掏挖冬深河凍於牆盡頭處踏冰
自西仍謀入寇未審河西城堡兵力堪否得御臣按圖考
問廣詢博訪寧夏橫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牆二百八十
五步墩臺一道高厚深闊悉如花馬池一帶城塹之數自
南而北有長城十八墩後守臣恐其稀疎每墩空內添設
一墩共見在墩臺三十六座牆裏套內地方又設石甯暖

疏議輯畧卷二十九 十八

泉二墩瞭守其第十八墩與河西黑山營鎮遠關相對每
年於黑山屯聚人馬阻遏虜騎以為寧夏北門鎖鑰前人
綜理周密深有所見前因寧夏守臣怯懦河東墩臺累被
撲捉既將石甯暖二墩廢棄遂將新舊三十六座墩臺
俱棄而不守乃於河西築立墩臺一十三座由是套賊多
竄遠近緩急全不知覺又因黑山營曾被虜賊攻圍遂將
官軍移至平虜城由是平虜城為極邊要害居民往往不
得耕牧殊不知撲捉墩臺窺伺城堡乃虜寇常事顧吾所
以待之如何耳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彼進自然之勢今
河東墩臺既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之墩獨不可

掘空子黑山營而備則平虜為腹裏今廢黑山營而不守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廢之乎是皆不通之論也今花馬池一帶邊牆既欲封築又於盡頭橫牆之南添築一堡量也兵馬防禦河關之後縱有套賊不能為患但恐冬深河凍踏冰而西仍謀入寇谷或有意外之防不可不謹然則河東三十六墩邊牆敦誠宜封築修濠機軍守瞭與河西墩臺煙火相接至於河西黑山營誠宜挑選精銳人馬於此屯宿按伏以為平虜聲援則封守慎固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邊防議

王瓊

通鑑輯覽卷二十九 十九

瓊集諸將議調固原兵亦赴花馬池與延寧兩鎮兵會合共三萬擺邊拒賊眾以為待賊深入乘其散捨設伏遊擊或可得利若往花馬池擺邊賊初至數萬結營擁入勢如山厥其鋒甚銳不可當先年官軍在彼阻截被圍失利瓊曰往年賊大舉深入官軍分布腹裏未有能邀之者惟嘉靖五年六月賊入不及二千官軍二萬邀擊以十敵一是以克捷今賊必以此為戒必擁眾數萬而後敢入乃欲倖倖如前克捷豈可得乎且花馬池東西賊路不過三里既過下馬房東西南北道路二千餘里賊隨所至掠取積粟牛羊食用我軍出百里之外糧草匱乏士馬飢疲自不能

戰審此兩端勝負已分何待臨敵而後知乎又兵法當識地利擇險要以逸待勞今集兵三萬據邊牆營堡寺之縱不能與戰取勝豈遽為賊所攻陷乎兵守既固賊豈敢肆意長驅不顧所掠之畜產乎遂統精兵六千啟行餘兵四千留固原操練聽候取調六月初九日至靈州通橫城堡在靈州北七十里黃河東岸邊牆盡頭收送虜中走回男子楊通備言在虜營見達子打造鐵鑊鑊箭說到七八月要來腹裏搶掠及脫走到邊見達子一群在外行走本堡官軍由黃河岸過邊邀馬入堡凡三十二匹十二日兵起橫城時遇南風順行金鼓火炮聲數十里塵飛漲天沿河放牧馬虜賊於城外沙磧望見大兵至盡起營帳北去十五日自橫城東南循牆而行歷清水與武定安三營堡十五日至花馬池延綏諸將皆來會瓊諭之曰汝等遇虜大舉擁入既以為兵寡不敢迎敵又輕騎數千時入掠剽勞我士馬窺我虛實汝等又諉曰賊隨入隨出亦復不能勦殺必待如何而後汝等之志得行乎自今虜賊輕騎入牆不設備擊殺定以軍法重治汝等將皆曰諾二十二日虜賊一百餘騎到定邊營安靜二墩拆開牆口二處刺賊十人披帶盔甲突入牆口下雲預令步兵伏牆下見賊入即趨牆口截之賊躍馬南奔下雲帥精兵追擊盡斬之牆外賊登

望見賊被殺死哭道去環今諸將操演擺牆拒戰之法衆
曰今大兵聚花馬池一百五六十里賊分路進入奈何瓊
曰汝等生長邊方尚不知地利虜情乎今河套地方千里
虜數萬人居其中起逐水草四散畜牧欲大舉南寇則令
傳示諸部落晒乾肉收乳酪約日聚集以候進既集衆至
二三萬夜宿火光連亘數千里我之數軍夜不收瞭望先
知我兵可先至牆設備矣又虜衆臨牆上宿必就有水泉
處安營飲馬今花馬池牆外有鍋底湖柳門井與武營外
有蝦蟆湖等泉定遠營牆外有東柳門等井餘地方無井
泉又多大小沙凹口或產蓬蒿深及馬腹自騎或可委曲尋

臨議輯覽卷二十九

廿一

路而行若馬至數萬匹必顛仆勞乏不得齊驅並轡而行
是以往年虜衆大舉必由花馬池平坦道路有水草之處
結營而入或自興武營清水營入者間亦有之因出地圖
指示之圖中備書其年月日賊幾萬幾千從此地某墩空
拆牆口幾處入自弘治十四年以來無不自花馬池邊入
者衆方信花馬池爲要衝七月巡撫榆林都御史蕭淮來
會虜軍將別請問曰外議皆云自來未有擺邊可以拒數
萬騎虜去者公千金之軀親臨督兵任其事乎瓊且以方
畧告且請發佛郎機大砲用淮曰其未足以知此有所
聞不敢不告願公自愛特鎮守陝西太監晏龍巡撫都御

危天叙發精兵三百助戰寇天叙又備烘炒三百石運
至花馬池并令各軍自備人給三升惟石臼熟醬下二十
餘里無井令兵班行都指揮劉楫掘三井水井刻可飲又
定步軍五百待兵至牆下於花馬池城外并運水供軍諸
將演營以定噓急未得法七月十六日令諸將詣石臼墩
牆下安營親往視之令人作賊於牆外舉旗諸軍登牆點
放神鎗打之噓急呼下牆曉之曰凡行營必掘塹或立挨
牌拒馬柵以限賊馬今所以掘牆者是爲我兵障蔽也賊
登牆拆毀我兵於牆內用大礮擊之彼豈能不墜落乎今
牆上僅容一人單立而乃令我軍登牆持神鎗打之賊自

臨議輯覽卷二十九

廿二

牆外射之一天整美微吾來幾城事遂教演擺牆敵戰之
法衆始稱善令曰如賊大舉從東西別路入則我兵三
萬結爲三大營依花馬池南北布列賊必於此三營經過
各堅壁勿與戰待賊行動用神鎗礮大佛郎機砲出奇
邀擊破之必矣昔李庫步兵三千轉戰單于數萬今我精
兵三萬火器三千而畏敵如虎豈將帥皆婦人乎初諸將
聞令退有後言至是三令五申選猛士三百人各持大刀
命執令旗令牌者領之誓曰自今出軍遇賊敢有逗遛退
縮者即於陣前斬之故不會合策應失誤軍機者奏械繫
赴京依律坐罪衆方悚息聽受次日率萬騎東巡定遠營

又至舊安邊營復回花馬池往返三百餘里塵飛漲天旌
旗蔽野金鼓之聲聞於境外遇有狐兔野羊因圍獵之蓋
奉天子之命以令將士所以威靈震耀能赫赫也或曰
既集大兵宜不露形賊入可獲奇功奈何揚兵使避去徒
勞士馬而無功乎瓊曰禦戎之道以守備為本不以攻戰
為先且夫聚兵三萬月費千金利於速戰若潛師以待賊
或不來久之師老食盡兵悉罷散而賊乃擁至豈不失策
乎是時駐紮之處糧多缺陝西一省大旱米貴惟寧夏一
區賴黃河水利頗有收穫都御史劉天和自甘州無程來
六月到靈州即議於寧夏靈州倉該放官軍月糧數內增

疏議輯畧卷二十九

廿三

價糴運巡撫寧夏都御史崔鵬以謂宜如弘治十四年故
事空運八府之粟而不獨取給於寧夏一區也禁勿許糴
然官軍利於價增皆樂從之鵬不能強每運糧二石官給
腳費銀一錢二分七月終已運至花馬池麥豆二萬六千
石矣草亦間有折色聽軍隨營收放軍餉賴以不乏小民
不受追逼寧夏鎮城至花馬池三百餘里運糧者循邊牆
而行驛馱車輓晝夜不絕一日早賊虜五騎至興武營暗
門墩下問數軍曰我是小十王吉慶德答何卜孩差來邊
上哨看你營裏車牛晝夜不斷做甚麼答曰總制調齊十
萬人馬備運糧草勾用要搜奪打爾帳房賊曰營內多達

子有裏打不的又言我原是肅州人與你換弓一張回去
為信墩軍曰你是肅州人何不投降賊曰肅州難過草地
自在好過我不投降舉弓送牆上墩軍接之不換與弓賊
遂放馬北奔弘治十四年侍郎李繼督餉令八府所屬百
餘州縣運至二千餘里空運米豆赴邊全省騷動而大虜
不能深入驅掠今天和取給於近地所產軍食足而民不
擾誠可為後來督餉者之法也瓊初議出兵調取各鎮節
年虜中走回男子熟知虜情者數十人充為通事至是令
尤非費者十數人各執招降紅旗深入草地插之中國人
被虜識字者見之拔旗去投降者不絕以此得知虜遠近

疏議輯畧卷二十九

廿四

進止消息又令人投毒藥於近牆水泉又每五日輪遣夜
不收數十人晝夜夜行深出哨探百里之外無營帳住牧
一日十餘騎夜至墻下墩軍拒之一賊先入為守牆指揮
楊琮所殺又一日賊二十騎夜至柳楊堡墩軍下拆墻入守
堡官領步兵用神鎗擊一賊墜馬守堡官下馬爭割首級
一賊後射之傷死賊扶死者馱馬上疾走出口步軍追之
不及是後再無一賊至墻下者九月初一日忽有遊擊梁
震差舍人李聰自榆林回報說東邊虜中走回人口說大
勢達子在西下營不久要往大同西邊搶掠瓊曰此賊知
花馬池一帶備有而欲乘虛西搶靈州屯田村莊也時固

原游擊彭斌共住小鹽池遂差百戶張天福齎執旗牌急調彭斌遊兵來靈州與守備安正兵設備械初六日到靈州十一日夜達子二十餘騎到於清水營鎮北墩西空拆開牆口一十處南趨靈州張天福督彭斌等夜出兵陣於靈州城北時劉天和在靈州召彭斌等戒之曰賊夜入未知多寡宜慎重如總制軍令以拒賊出境保障居人爲上策不以多斬首級爲奇功彭斌等遂肅隊而行黎明時約行二十餘里至地名王鉄廟遇賊前鋒一千餘騎皆披帶鮮明盔甲張打旗號驟馬衝突而來餘賊一千餘騎隨進我軍奮勇各用大器神鎗大砲弓箭骨朵回前交鋒混戰

原議輯畧卷二十九

十五

二三十合賊傷死者甚多俱被扶拖而去戰至辰末時分賊方退遁至原拆牆口遇遊擊李勲人馬來拒敵不得出又望見東路花馬池大兵夾擊遂西往木井墩東空拆開牆口一十一處奔逸出境靈州也堡悉得保安時梁震蓋家丁出口哨見忻都城離邊牆一百餘里有賊營帳三十餘頂在彼窺曰此賊近地安營雖未必深入不可不計逐命諸將團聚精兵萬騎夜出襲之或曰有例不許官軍出境殺掠掠曰禁例所載謂守邊將帥不得私自使令軍人出境擄掠財物也律不云子若違境城邑有賊出沒乘機領兵攻取者不在此限今吾奉天子命專征關外虜族近

境規伺之賊有不可邪如盜伏人家垣門之外主人知之不即號呼隣巷逐之而必待其毀垣破門然後拒之乎昔李牧守鴈門匈奴不敢近塞以嘗殺其近塞者故不敢近耳若非殺之安能使其不敢近塞乎衆將皆謝不及如此願依令出襲九月十五日致祖直供帳於花馬池南門外約定酉時出兵度暮至花馬池東北二十里拆牆出親臨戒之曰暮夜出兵襲賊賊少兵多慎勿輕敵分散邀斬首級至有損失此惟欲宣威沙漠使彼遠遁立諸將皆諾當馬夜出嘶嘶之聲聞十餘里賊遂起營北遁官軍至忻都城砲灰尚未全遂放火砲納喊而回天明入牆自是差

原議輯畧卷廿九

十六

人相繼出哨二百里之外無賊踪矣論曰胡人以畜牧爲生騎射爲業侵邊境出沒無常大舉深入動至數萬歷代以來屯兵戍守寡則難于應敵多則困于轉輸是故虜衆一合而勢常強我兵難聚而勢常弱惟其弱也故有與之和親爲之納幣而不耻者其甚至於陷沒疆土臣事犬羊如五胡亂華蒙古滅宋夷狄之禍于斯極矣若夫英勇之君憤夷狄之侵凌竭天下之財力兵窮力疲而後已皇上明見萬里嘉納允行諄諄戒諭務底成效前後巡撫都御史寇天叙劉天和巡按御史王儀朱觀謀議協同鎮守陝西都督劉文躬親督理副使齊之嵩張大用身任其

書兵部尚書李承勛主張敷奏乃於花馬池一路長三百里爲之深溝高壘以立大險限隔華夷入於環縣北甜水堡西至靖虜蘭州長八百里塹山湮谷以爲重門慎守封固自時厥後虜將不得長驅深入而地內人民可以安堵息肩矣至于甘肅一線之地長千五百里荒廢焚居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處居多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留步士萬人屯田部曲相保水澮高樓交聯不絕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閉具烽火相望合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守甘肅之臣惟以克國爲法斯得上策矣璽前歲經畧河西秦乞遵古

通鑑輯覽卷廿九

二十七

法重屯田以備戰守已施行矣然而尚不見成效者屯田之難必須遲之以歲月而又得人以分理之庶乎其有成也

陳言邊務疏

王守仁

適者竊見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脩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夢其死況有一二之見隱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璫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

俗互相爲好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輟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勸懲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言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才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

通鑑輯覽卷廿九

廿八

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損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敵何謂蓄才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惶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賴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一虜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

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諸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諸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即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曉特達者一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虛實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

疏議輯畧卷十九

廿九

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選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為不畜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其起殺妻慈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為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人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

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如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其功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

疏議輯畧卷十九

廿

一

萬

外甫歸旬日遂聞出師竊以為為不必然者何則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為居射生畜以為食今已鋒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然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營既揚矣今之密歸京師邊關固不可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費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

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矣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為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之輸水陸千里踣頓損棄十而致一故兵法謂遠輸則百姓貧貴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官軍既不堪戰陳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進為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暇日繕完廬所拆毀邊墻亭堡以過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愛人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麾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割無所加兵困繼起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賞之罪而復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狡諛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豈非勢家之子弟則豪門之富緣皆以權力而強委

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憚戰士之心與兵戎之怨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其敢以不愛乎其愛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徇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殺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潰擾優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教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亡死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賑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前以厲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損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損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為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

和是皆誘我以利也從而信之則隨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辯當其挑誘之時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為當救一以為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其縱之也不以為坐視其損之也不以為失機養威蓄銳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敵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

疏議輯畧卷廿九

廿三

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為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勤間謀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情而又頻加犒享使皆奮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必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為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拜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成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

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習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敗敵之道也抑臣所陳非有奇特出入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常談謾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為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廢弛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即為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文務欲責

疏議輯畧卷廿九

卅四

以實效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為國惓惓之至

遵祖法以處外夷疏

胡世寧

近兵部會臣等三法司詳擬分別先令功罪官員等第備將錦衣衛千戶等官鄭金等勘報其肅事情功罪又復參詳看得處夷之道未定則群臣之功罪難別是以彼此牽持未敢定擬臣愚昧死敢盡言之昔我太宗文皇帝雄武冠絕古今徼外四夷無不臣服是以北封元之遺孽阿魯台為和寧王馬哈木為順寧王西封脫脫為忠順王東北置奴兒干等都司衛所貳百餘處皆以撫綏戎落藩屏中國至于南討黎李犁庭古中國之地建立交趾布政司

尤為僥倖宣宗以來總賊後據交趾殺官初印不可勝記
阿魯台亦為馬哈木所併其東北各衛所亦皆蕪併不常
存亡莫考 先朝嘗置之不問蓋不勞中國以事外夷所
以保我子孫黎民永固基業尤得古聖王推亡固存之道
也乃惟哈密遠在萬里其王脫脫之後已絕自有主國王
母以來三被土魯番殺擄占奪城池廷臣無敢直言請以
先朝處外夷之法處之者乃強求其親黨曰罕慎曰陝
已而立之旋被占奪今其民回回一種久附土魯番為傾
本國哈刺灰思元兒生達二種已逃附肅州依我存活不
敢復歸其王奔牙即自願投附土魯番又欲導彼入寇矣

疏議輯要卷十九

十五

正德年間兵部奏差彭澤總督經畧勅諭番酋速壇滿速
兒奔火者他只丁款獻還哈密城印將奔牙即送回本城
居住夫奔牙即自願歸彼復令守本城亦其臣屬也于我
何益又勅令克寧刺回還哈密與焉亦虎仙同守城池夫
焉亦虎仙為彼占據哈密而克寧避難來歸今使之還
是驅入虎口也一時廷臣失慮如此彭澤素懷忠勇身任
其事乃亦依阿不行執奏而苟且行事不終而還責以大
臣體國之美不為無罪也使令土魯番獻還哈密城池忠
順王真有嫡派應立之人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數萬
到彼為王世與之守蓋不過一二年復為所奪益彼富強

辱我皇命且使再得金印城池以為後日指勒求索之計
耳于我中國何益也夫土魯番靈詎多端善為交問其款
問我附城屬達使之激靈則稱哈刺灰畏元兒稍書交他
來其欲問我謀臣使之受罪則稱壞事都是陳都堂沙
的納咱兒前說着來這裏把巴反起發了饋你飯米賞賜
人言射死火者他只丁惱了人馬往甘州城殺了一日其
款使彼番使得通內問再無阻害則稱王子因見漢人殺
了火者撒着兒奔焉亦虎仙父子故來報讐天自嘉靖貳
年十月進獅子夷人已通番文開稱番使被也克力搶了
馬又遇連子殺了人速壇滿速兒要動人馬一定來肅州

疏議輯要卷十九

十六

其州三年五月初三日焉亦虎仙子米兒馬黑麻等在甘
州臨行口稱八月裏王子人馬如麻的來聞彼四月已收
人馬八月果至則造意誦謀已久竟為殺彼三人報讐亦
豈為陳都堂哈刺灰畏元兒使之來也其惡我後結在
刺為之後患則言七八月裏領着連子還要我漢人
地方上去而竟不來其變詐何可信也其自正德六年得
送回伊弟真帖木兒因在甘州久住深州風土好過即起
逆心要來侵犯正德九年即要插旗甘州城門上十年六
月陳九疇方到肅州十一年彼自以原許段千不曾與起
及拘留番使為名興兵入寇豈因陳九疇也其先三取哈

密城也皆以哈密為之內應其漸置焉亦虎仙
等親營營又住肅州城內而又節差番使使火者斬
已思等來探消息為通書問一旦擁兵徑至城下各回潛
置兵甲圖為內應使非陳九疇奮身不顧後患即將各回
監故打死而又近遣屬夷劫其營帳遠交先刺槍其城池
使彼聞變內顧而還則肅州城也難得無虞臣以為文臣
之有勇知兵而忘身為國無如九疇固彼番酋之所深忌
而欲殺也惜其信條屬之公移輕聽奸回之捏報而妄奏
速壇速牙兒木蘭之殺則其罪有不免耳王邦奇奏其執
殺夷使激啟邊警又言二次甘肅之亂由殺馬亦虎仙等

疏議輯畧卷廿九

廿七

之誤蓋彼武夫輕信惑於流言為彼內間耳至于通貢一
節則其後事難料前事可徵弘治四年因其擄去忠順王
陝巴六年又犯肅州不服撫處奏往絕貢使一百八十一
名盡發兩廣安置十一年因見器用缺乏諸夷歸怨方才
悔過送還陝巴嗣後通貢不絕地方騷擾亦不絕而又聞
內應絡繹于京甘肅之間馴至十一年暨嘉靖三年三次
大舉入寇今奏往絕貢又三年矣抵聞來求不聞侵犯者
豈其力有餘而心不款也蓋亦懲前二次之者他日丁之
被殺危利諸夷為之後患而長慮却顧也今廷臣議者以
有備為良策以通貢為權宜其言誠是也臣愚欲乞聖明

待與輔臣熟議今後哈密密城池照依 先朝和寧文趾捨
置不問而唯其殺番酋恭守臣節再無侵犯一二年後方
許入貢或止通互市仍約其貢其市皆不許多帶人眾淹
留歲月則我之邊城驛途供費可省而得專事邊儲我之
謀臣更將交關不虞而得盡心邊事矣

疏議輯畧卷廿九

廿八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

禦邊四北虜

備邊疏

胡世寧

臣聞古昔聖王皆求言納諫舍已從人求以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故能四海無虞萬代稱仰今我皇上聖德上同堯舜天下治安遠過漢唐然猶下詔求言如此其切者是即古聖王不自滿假之盛心也有君如此凡在臣工敢不敬應臣切見今天下承平日久法度廢弛士風頹靡奸弊百出地雖廣而民益窮兵雖多而財益困文臣雖多忠勤憂國者少見武將雖多智勇出衆者罕聞且自古偏安小

疏議輯略卷三十

國猶有人才能禦外侮兵亂凶年未見民力困於今時者故雖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上屋聖慮下殫民財其大勢有如中年以後之人軀幹雖大肌肉雖豐然而元氣已虛血脈已滯雖陛下為元首獨明於上而群臣為股肱耳目者悉皆痿痺聾瞶不堪任使顧不如彼侏儒少壯之人故使人身如此倘更有風邪乘氣虛而入此時必費調理國勢如此倘更有盜賊乘民窮而起此時必難支持故善養生者及未病而藥之庶可保其遐齡善治天下者亦當及其未亂而制之庶可祈天永命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天心儆戒端為此耳臣愚不知聖明宵

肝胃念及此否也左右臣僚有言及此否也臣本愚陋幼生艱苦有親不能自養有身不能自立叨陛下之祿以養親于今十年臣心感激無已臣身欲報無地願臣受詔之初任外職未知朝廷政務未敢輕率進言今蒙陞職南京又逾一年臣感恩愈深欲報愈切仰藉明詔求言尚及諸人況臣叨祿竊位感激如前非諸人比何敢負恩終於緘默故今昧死忘愚晝夜思索得今軍民利病時政邊備所當興革十事謹以上陳一曰嚴考覈以正士風臣惟上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故晉尚清談而禍亂立至周興德行而治化隆長此其驗也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

疏議輯略卷三十

安於養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奸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其群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眾怒群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不能出言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託行否以為毀譽嗾其意者或本廉幹惜民反謗之以害民順其私者或素奸貪誤事及譽之以能事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科道風聞而彈劾因以不真銓曹誤聽而黜陟因以欠當故今在外官員上自巡撫下至

州縣皆不暇為國思謀為民造福而惟迎送京職以媚其口者顧鄉宦以悅其心蓋以為此輩貴近能為禍福如此則舉動而得陞不如則謗行而見黜若夫小民早達雖得其心言不上達故寧負公家而不負私室寧害小民而不害已身天下靡然同風不可收拾致令任事之人不見用而所用之人不任事以致朝廷法度廢弛天下軍民疲敝而上履宵旰之憂者此也臣愚乞勅吏部精選各處巡撫并按察司正官都察院精選各處巡按御史俱用剛正有為不畏強禦之人凡遇京官出外還鄉之日其有徇私囑託公事倚勢豪橫鄉里者默以名聞以後京官不拘

疏議輯畧卷三

三

科道翰林等衙門亦如外官三年一次吏部都察院考察務要勵忠勤獎廉退抑奔競汰罷軟其有忌嫉賢能曲為諂諂者必行顯黜以勵其餘至於在外撫巡以下官員不恤民瘼不奉公法專以結交京官違道干譽為事者許科道彈劾並議訪實而奏黜之其或考黜之中間有孤忠衆嫉誤被謫官者又許公論薦揚仍照原資下次陞擢如此則黜陟既公士風趨正而真才輩出能為國家任事矣二曰崇節儉以制財用臣惟皇上以恭儉之德撫盈成之運內無遊幸之好射獵之娛外無水旱之災征討之費正養息今十五年是宜財貨充盈公私富足如周成

疏議輯畧卷三

四

康如漢文景可也夫何近日內帑空虛國計困乏邊儲多者無二年之積州縣貧者無十金之藏一議出兵便憂缺用甚者則驚散官已行古衰亂苟且之法矣不知有事之時更將何處且在祖宗朝同此土地同此稅糧歲常蠲免而又外討戎夷內營城關財常有餘今則上無前數者之費下未嘗得免一年之租而已財用困竭如此何也唐陸贄有言用之盈虛在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推贄所言則在昔祖宗朝創業事多而財用盈者能節故也今日守成事少而財用缺者不能節故也今財賦所出比舊無增而內府供用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中外冗食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上下風俗之奢官員饋送之厚其所費財物又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皆內侵公府外剥民資而得之民若之何而不窮財若之何而不匱也此事群臣屢言朝廷屢禁而不能止者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伏願皇上以祖宗之付託為重以邊務之困急為憂念此軍士無財以養之則散念此小民盡財而取之則逃民逃軍散常切于懷凡事痛加抑損力為樽節特勅戶禮工三部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舊額加添若干凡此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而又申諭左右勲戚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以各為國惜

財各為已惜福至於官員饋送之厚訪實治罪而又公吏部黜陟之權以轉移於上士民奢僭之弊立法嚴禁而又選法司剛正之士以執持於下則臣民內外節儉成風而國用自足民生自遂矣三曰從權宜以足邊儲臣聞今西北二邊備軍多糧儲缺少每歲撥河南等處民糧商運到彼接應此等糧米若責運本色到彼交納則路遠艱難民累逃竄兵法所謂遠輸則百姓貧者此也若許齎餉錢就彼糴上則邊儲踴貴人益困窮兵法所謂貴賈則百姓財竭者此也臣念此事最為難處乞勅該部計議通笑山西陝西近邊王府并將軍儀賓祿米及各府官僚并司府

疏議錄卷三十一

五

州縣官員本色俸米通該若干合無比照公侯伯或京官折俸事例每石折銀五錢或七錢每歲就於秋糧折銀或各樣課銀內定撥總解各布政司交收責令就彼分給缺官日月扣除邊用却將下年山西陝西糧稅盡派邊方或附近收貯庫退事間則抽軍就食庫來事際則就近搬運至於彼處歲辦課物亦乞留糴邊糧如係京用不可缺者則乞改派別布政司代納如此暫行三年別轉運不勞而邊儲自足矣四曰立簡便以收鹽利臣聞各邊軍餉各額鹽課近惟河東鹽官自賣最為利便其准引自來召商中納但今法又弊生商中不便事有多端臣請備述鹽引

價值數多商中納糧數少如民間二月賣絲五月糴穀急圖應用貴物賤售一也中納之時勢要賈商好豪作弊所納糧料類非真正邊儲不得實用二也鹽易消化聽支日久催目未免多收鹽丁數倍加納日累貧窮鹽課虧欠三也客商中鹽納官錢糧雖少經歷衙門私費使用則多暨後守支則壓於勢要臨賣則滯於私鹽甚有父死子代而未得支鹽財散人亡而不能還鄉者彼既失利後有召中恐不即來勢當減價失利愈多緩急難倚四也商利既微類多夾買餘鹽及勢要鹽徒私販之鹽朝廷為彼三事設官科率吏巡捕甚者欽勅大臣為之整理而三者卒

疏議錄卷三十一

六

五

不能禁下至科手邏卒旁午紛紜徒增民擾五也私販之徒貪利畏捕沒海沿江招引逋逃窩納盜賊出持兵器歸肆搶奪官軍邏卒莫敢撻鋒此勢不散臣恐淮浙切近南都又臨運道復有黃巢張士誠者出於其間六也古遷豪右填實塞下今山陝富民多為中鹽徒居淮浙邊塞空虛七也惟此七弊所當區處臣查得淮浙水鄉鹽丁每鹽一引折納價銀六錢或四錢又聞客商中鹽邊儲每一大引不過價銀三二錢是鹽課收銀比之收鹽待中得利加倍也又聞鹽丁畏難納多願納銀近年兩浙鹽課內將一半折銀民情極便乞勅戶部計議合無今後淮浙鹽課通

令從便折銀其銀數乞照水鄉舊價而畧減比商中糧價而稍增酌爲中制定立每鹽一引納銀幾錢逐年立限徵收解邊糴糧或如臣前所言准作俸祿銀却換彼處糧米派作邊儲仍查客商鹽引未支若干盡撥各場或從願改撥長蘆鹽賤處所許令每鹽一引自買私鹽二引或三引准作官鹽發賣各場置集凡竈丁有塩客商有引者會集一所委官監買仍令把截臨場總路不許零碎私賣期以一年或二年通買完足卽絕商中以後竈丁煎鹽聽令自賣或轉賣與客商其出外販賣者止於州縣給引限以地方不禁私鬻貧竈無力煎辦者卽撥當竈餘丁或僉有

疏議輯畧卷三十

七

力顧煎及有罪該徒之人而代之如此立法則國家得塩利自多而不必多方整理竈丁得前權自富而不必更免糧差塩可通賣人無爭奪勢豪專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陝射利之民可驅而漸歸邊境漸實邊儲可充巡邏科掣之官不必設塩徒意外之患不必虞待後日久事定塩課歲額止令州縣徵解而理塩衙門漸可裁減其爲公私之便省上下之費蓋不一而足矣五曰汰冗食以選將校臣惟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功者日增俸祿日多民財有限將何以給竊聞英宗睿皇帝曾與大學士李賢屢議及此聖諭云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惜乎當時大臣多

爲身計無肯爲國忠謀奉行祖宗之法以將順睿皇帝之美者昔我太祖高皇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必比試得中而後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無能之人也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答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兄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固不以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既後法司奏征討官當論功定議我太祖文皇帝聖諭有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公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

疏議輯畧卷三十

八

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此我祖宗報功之厚立法之嚴是亦天地春生秋殺並行而不悖耳今論軍官私罪徒流以下徑擬還職雖犯斬絞亦止發立功且又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全非太祖定律之意更以太宗文皇帝聖諭律之縱惡孰甚焉借使天地常春而秋殺不施則天下之物積而不散往者不過來者難續天地之化亦幾乎息矣今之軍官有增無減有賞無黜何以異是臣謂聖皇法祖憲天此事故當爲處况今新官襲職例不比試舊官比試亦爲虛應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之官不須才能不畏罪黜恣爲貪驕

不習武藝不惜軍士故今軍職動輒萬計歲支俸給何啻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為將領能出戰陣者此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真可為之流涕也夫今不處後益難圖然此弊廷臣皆知無肯言者顧念後魏張仲瑒請抑武人身為所殺魏弼躬治國遂以衰今若言彼觸忌或下錦衣衛掠問則役得肆怨其心矣故寧緘默負朝廷幸保其身無事耳臣愚昧死不敢惜伏願皇上復太祖之成法佩太宗之格言繼英廟之盛志為後世之末圖特勅兵部會議凡今軍官私罪未依大明律擬斷該降級者降級該罷職者罷職其降級充軍者非真有戰功不許擢用聖恩若念其祖功不忍革其子孫亦待有罪之人身故方許其子孫替襲至於內外衛所見任軍職亦乞先下明詔令其本身并戶丁俱預習武藝三年選委忠勤剛正識大體知武畧廷臣各一員分投前去會同撫巡等官面加考試自都指揮以下軍官不能躍馬彎弓持槊舞劍閑一武藝者即令罷職其有子試中能代者即令替職無子或不能者就令立功一祖子孫有武畧者借襲無者暫停或全減俸優給以後軍官子孫襲職或弟姪借職者不分新舊俱要比試武藝熟閑身力強壯而後得襲否則暫停或全減俸優給如此簡閱則天下軍職冗食者漸

減而所任者皆堪為將領能出戰陣之人平居則課其訓練軍士有事則責其身先行伍而惟擇主將以御之嚴軍令以督之將見戰無不勝守無不堅而夷虜不足平盜賊不足慮矣六日閱軍實以脩武備臣惟今天下衛所原額軍士逃絕者多實在者少以逃絕者言則歲年丁盡或埋沒者最難清查既無根影之可尋或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回空累里出還勞費難難或購買孫遺以作清出之戶丁或營營營營以為軍人之妻小甚者或因清軍而命斷於簪髮或因解軍而產破於盤費此民間清軍解軍之苦而無益者此也至以見在者言則在衛軍士差占者多操備者少至論操軍又惟虛應故事教場虛設而金鼓不聞或金鼓雖聞而武藝不習甚或得財賣放掛名行伍身不在營故今奏軍雖多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空出力以養軍而又代軍死甚可痛也至論役占之弊尤不忍言且如漕運京糧通論民間加耗脚米乃衛所船料等項之費大畧費米三石至京而軍士之勞不計馬至運邊儲備費又不止是今每月糧米一石一軍支給而又加以馬疋草料投跟勢要買關止納銀三二錢耳此以民間三四石米之費而止為勢要買三

二錢天下若之何而不窮也且在昔克軍之戶或由聚集歸附未必皆是有罪何令貧絕而不免清勾在今克軍之人悉是好豪巨惡未必皆是可矜何不數年而節蒙赦宥因茲輕重不均人愈玩法況今東南力薄之人克軍西北既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克軍東南亦常逃回彼此無益理宜通處乞勅兵部會議選委兩京能臣分查各衛軍籍見在若干故絕若干其在先丁盡戶絕累經清報兵部者既免清勾以除民擾以後果有埋沒自首者即收本處被入首實者追解邊衛其見在者又分在衛住有家業若干通年所籍勾補若干其勾補者即係不肯復役緩急難倚

疏議輯要卷三十一

七

之人合無此等軍士除在京及在邊衛分仍前勾補不動外其在南京并各處腹裏衛分者悉改編原籍衛分以免其逃然後以今改編并在衛原有家業者通業各衛實在若干其有缺伍則另選軍餘舍餘願報食糧及犯罪例該克軍者補充之後再弗赦宥其見年五十以上該問克軍者即許子孫家人替當軍士在逃二次三次者悉依大明律科斷其情重人犯例該邊衛克軍者望體祖宗立法之嚴責責家產全房遷發使絕歸念其或一時難賣則令里甲鄉鄰各依鄉例認佃租課每歲除天荒及代納糧稅外其餘本處官司上納三年一次亦如軍裝類解該衛分

給本軍以為盤費幾軍士在衛皆有土著各畏法律而逃者少矣至於衛所管事之官猶望解省勢要役占之弊嚴加禁革於是分委將校教習武藝武藝既精一可當十而後教以圍營走陣之法使知坐作進退之節如此則軍皆可用而民出力養之不為虛糜矣曰廣收蓄以儲將材臣念國家自正統末年以來未嘗與虜大戰故彼益驕矜日肆侵侮所以然者我無能將故耳朝廷累下明詔訪求諸曉韜略弓馬熟閑之人舉試擢用然此等全才世不多有故迄今並無一人應試成功者臣愚又念古之才

疏議輯要卷三十一

七

則必可成功者況今天下治平止是夷虜跳梁文武大臣中非無能發縱指示者顧無偏裨驍勇之人故不敢出奇取勝耳論今所急正在偏裨若臣前所言汰冗食以選將校則武職中固皆可將者矣然而天生智勇當不專在此輩之中故自古國家用兵常乏將材民間盜起多是豪傑臣愚以為莫若即此輩而收之則既獲將材又彌盜賊策之上也乞勅兵部計議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精加訪察凡軍民中有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良民不願者不必強逼選在官者軍則任以把總管隊民則授以總甲教師等項名目累加優給使之隨軍操練遇賊擒拿積

勞多者量授職事以旌賞仁罪重者即發邊方以立功至於兵部亦乞北照工部添設主事等官十員精選廷臣或進士中才略明敏者爲之平時則令草奏以習運籌有事則令出差以諳邊務才弱弗稱者改選別部才能稱職者專陞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惟此二途之中收養既多其間必有真才出用而能爲國家除大患立大功者矣八曰立經制以禦外侮蓋汰冗食以選將校開軍實以脩武備廣收蓄以儲將材三事果能施行則各軍衛將固皆能戰者矣臣惟自占京軍最懼遠征客兵尤忌長屯故隋末盜賊起於征遼唐李恆卒起於戍廣今發京軍遠征延綏經年不還割心腹以救四肢誠非計也况邊境有急請調京軍往來奏覆緩不及事臣愚以爲莫若自今分定在京直隸衛所官軍止應宣府遼東山西衛所官軍專應大同陝西衛所官軍各從所近策應延綏寧夏甘肅量番出征不遠也戍不久平時無事則止令邊軍操守有事緊急除遼東宣府必須奏請京畿官軍出援外其餘各總兵官官一面奏聞一面徑調該衛官軍前去策應固不必命廷臣以撓其權出京軍以分其食而經制已定緩急有恃外侮不能侵越矣九曰重將權以責成效夫兵食雖足經制雖定然而將權不重則威令不行士不用命亦難成功臣聞趙

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募府日饗士卒數年不戰趙王終用之不疑故能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不敢近邊及宋失險戎狄最強宋太祖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軍校有訟郭進者送進自治故當時諸將感激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得專力於東南削平諸國此古人任將之明效也臣愚伏讀我太祖高皇帝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大將軍徐達有曰閫外之事汝當任之又曰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又諭征南將軍胡廷瑞有曰何文輝爲爾之副胡廣參政戴得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九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此我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見一虞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事從中制彼得推干故難責成功常致誤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幾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朝廷豈以其人不足委任耶固宜改委其人推求忠勇歷戰之人以爲總兵遴選壯毅有謀之士以任巡撫惟才是使雖小官授以節鉞而無嫌惟勅是遵雖崇爵聽其指麾而無礙固不

宜拘泥資格而用已棄之人亦不宜驟舉庸庸而賞無功之士選任既當又宜體聖祖之成法效古人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重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於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為而不為中制朝廷惟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幾不失而彼得成功矣十日用間謀以覘虜情臣惟兵將雖練然而不得地利不知虜情則動率所之為彼乘襲有敗無勝譬如警者之射雖挽強弓發利矢何益於中哉臣切料各邊軍士不下數十萬虜騎控弦不過數萬然彼常窺我有餘我嘗禦彼不足者蓋由彼能用間而事事得乎兵法之所利

漢書卷之六

五

我不能用間而事事犯乎兵法之所忌故彼常慮掠因糧於我也而我則困於遠輸彼常深入屯我重地也而我則散地難戰彼常形我而自無形也我則為彼所形而不能形彼故如彼欲專攻大同也而伴為移攻宣府之形彼惟分遣數騎也而誑為將發大衆之語使我被虜多人聞之見之而陰縱之歸以報我故我且疑且信而各邊屯戍愈分愈寡愈分愈疲彼則專攻我一處而力常有餘且又時出數騎或見或伏半進半退以為我形我將信而攻彼耶則或為所餌而遂遭覆或疑而不攻耶則又為所擊而肆行搶掠此彼常得志於我皆能用間之利也往年春夏

也我大同彼犯兵家之忌矣使我有間知彼虛實諸彼道途則大同軍士堅壁與持時或出兵以制其抄掠或陰計以毒其水草而又會約宣府延綏合兵策應或出其左或攻其右或將擣其巢穴或先截其歸路或虛聲使彼動搖或潛軍出其不意彼將進無所獲退無所歸死乞降之不暇矣敢再為邊愚哉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上年之入我河套也前有延綏之拒後有黃河之阻左有大同右有寧夏犄角之勢亦可行前之策然我皆坐失機會者由不能用間之弊故臣以為今之備邊莫先於用間然古人用間非止一端今則我軍出外輒為所獲彼之左右我

漢書卷之六

六

亦未知則生間內間未可先用也顧惟彼有虜掠探聽入境之人為我所獲者我惟不送小忿免其誅戮不惜厚賞悅其心志因而用之則彼中酋長有心慕中國者我得以知而招懷之有自相猜忌者我得以知而携之有陰為間諜者我又得以知而誑惑之由是五間可以次第畢用而彼中事情我無不知我師所出動中機會不濟矣

譯述

趙伸

一曰興復哈密幅員之內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即漢匈奴右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燉煌三郡西至

王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餘里至光武時乃開關以謝西域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為土番所據及有宋元昊竊據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大為宋患元祖起自沙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九十餘年迨我祖宗功德超越千古凡四夷來貢者不拒未來者不強其於西域入貢尤盛永樂二年乃即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令為西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此國譯文具聞脫脫故其子字羅帖木兒襲封字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離散逃居苦峪肅州亦有陰

國語輯名卷三十

七

隨土魯番者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撫之比至止調集率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前自此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成化十四年鎖檀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其州守臣乘間奏以王母之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為王弘治元年尋為阿黑麻殺之兵部且以聞請降書賜阿黑麻切加責諭弘治四年本酋遂以城池金印來歸五年集議塞以脫脫爾派陳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事本綏諸夷以陳巴無所犒賜而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即嘗其首賜又等虜其部落頭畜遂殺阿木即復陳巴及金印以去特弘治六年也乃

議兵部右侍郎張某都督僉事侯謙率何黑麻先所遣入貢頭目傷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往經署焉既抵甘肅議令傷亦滿速兒等并遣在邊通事先以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陳巴金印而諸夷使緣此皆欲同回張侯等不可惟遣哈密夷人齎以勅往迨又未回張侯等遂以 上命備嘉峪關清各衛又居哈密回回名數以聞復捕哈密又通阿黑麻點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張侯等於弘治七年歸 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張降外任侯住俸閑住自此阿黑麻愈肆驕橫大抵哈密回回有以教之也無阿黑麻復令牙蘭率衆侵據哈密于時

國語輯名卷三十

六

兵部採訪肅州撫夷指揮楊者所以襲殺牙蘭之策乃於弘治八年請勅甘州守臣揀選漢兵三千令分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取道南山馳至罕東急調番兵乘夜襲斬牙蘭預知之遁去兵至哈密追勦之僅斬首六十餘而威大振於西域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并以陳巴金印以歸時弘治九年也正德年來哈密頭目都督傷亦虎仙等構引土魯番為患日久而當其局者急於成功納之厚幣以自損威殺其已降以重失信外失哈密酋首亡命而城印無存內侵嘉峪將領與戶而其肅藩動自是邊備大壞結怨外夷日益深矣臣謂毒其地非王

者無外之義欲窮兵又非朝廷之體今之全陝將領如麟如鳳如昔時彭清者乎要之與師外夷亦為危道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十數程亦無水草入貢往返駱水而行使我整其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候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還矣不然所謂閉關絕貢亦一策也況哈密三大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回回查克字羅係畏兀兒并迭力迷失係哈刺灰種類頑陰謀跋扈北山一帶又有小列克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稍不如額輒肆馬陵至難為守必煩仍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

疏議輯畧卷三十一

十九

事庶可懾服諸夷與復哈密此今日第一急務也臣又聞之三種類自夷落射獵為生多不樂居哈密宜即奏令各夷量留室家之半住居肅州並聽往來以繫其心其哈密離散又住甘州夷人應發兩廣者押發兩廣安置應還本土者咸給牛種子布疋衣糧遣撫吏官護入哈密以遂其願設副總兵千肅以協威立屯田都督御史以久治復肅各夷貢使著令若干扣計京師往返之日若干不得利所有而致後言不得自多事而招外侮不得匪其人而與守臣之選不得一二載而遂遷其官其曰赤斤軍東諸衛本其番落處之可也棄之不可也斯其經畧乎哉二曰征勦

西海正德年間其虜亦不刺阿爾忒斯兩種因與本酋小王子讐鬪部部落奔據西海至今十六七年歷費錢糧竟無成功蓋深山大澤水草便利國初散處番寨隨所指撥安置之地西與莊涼諸路利衝遇警直與甘州南山出沒又其西北直抵嘉峪一路鈎曲原非北虜盤據之巢又非我兵進止之所道路險隘素不講求會兵征戰素無定期番寨良惡素不通曉招降御寇素不審處所以亦不刺等竊據西海張布巢穴急難追勦近年雖有總制之官初本為套虜住劄固原文檄調遣相距河西動經旬月鞭長不及馬腹才大亦難兼理而甘州守臣整備哈密日夜不暇

疏議輯畧卷三十一

二十

萬

縱有警急又須諮議總制衙門往來馳心日復一日將領而下各守本土自分彼此積於推避不歸咎於芻糧則告乏於兵馬加以河西驕兵作亂殺害撫臣數年以來太事姑息怯懦者多戰鬪者少我兵強弱虛實難窺之熟矣遂使我翻為彼籠絡日久潛勾竊引利於奪獲一遇抄掠輒為鄉導非為不攻而反為之用是則養敵之階豈獨今日為然哉愚聞之孫子有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又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是故兵法有選能為巧辭善說能移人意者使遊說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使為間知山川形勢并泉芻牧道

途迂直者使道軍材力踴健能欲騰擊越豐踰溝來往
無跡者使密覘宜於卒伍之中選是人焉使之潛入番寨
堅立降旗探其虛實得其情狀於是佚則勞之飽則饑之
攻其不備擊其必救務俾賊之勢常分而不得專賊之力
常勞而不得息厚利而誘之使來固壘而挑之使備今日
誅數人明日降數人即從違順逆之間有禍福死生之道
久則番寨自定彼勢自孤道路開通我兵自振如果大勢
西奔事機可為專差戶部侍郎隨帶能幹屬官督理糧餉
隨軍向往遼選應而有才大臣就令兼理河西屯田提兵
會勦或自莊涼以攻於左左不攻於左則頭戡之或自甘

疏議輯畧卷三十三

主

泉以攻於右右不攻於右則頭戡之且麓川之役不下西
海三年兵部尚書王某出師統衆軍中陞賞竟以功成靖
遠封伯即今之勢夫惟匪其人焉而已得其人焉則事求
可功求成謂非有鼓舞之機招徠之道斷乎其不可也臣
以為權有專制不得沮撓事有條格不得紊亂毋指小疵
母期速成地方底寧勦勞茂著雖如靖遠之議亦可也夫
文武大臣厚祿位必能以身殉事無慮及此然官以命
德賞以酬勞勞多事體固自如是臣又聞之莊浪魯氏威
望大振土人三系服黃河迤西勢成犄角必欲借其家丁成
其羽翼俾其種厥心力平定一方重爵厚賞雖如黔國之

設亦可也或曰總制之設既專套屬其州守臣又非兼焉
分將設官不免有十羊九牧之誚備多兵寡不免有一勝
百敗之危嗚呼紙上裁察道傍作舍議論紛紜誰其責成
又有曰疾成膏肓已難救藥日月侵尋能幾何哉不如厚
賂虜衆以夷攻夷則事濟矣此固別種道理非予未學愚
臣所與為也三日申嚴守勝固原地方廣衍平漫四通八
達乃其總會如分嶺墩以至城兒山墩共一十三座直與
環縣城相接自下馬房灣石溝墩二十四座直與肅州相
接自海刺都地方青峯臺墩以至天山墩共墩一十五座
則又界乎鎮戎西安二路城堡要害之中自西安州山神

疏議輯畧卷三十三

三

水墩以至城邊等墩共墩九座直與肅州相接
先年砲火分明緩急有備數十年來不備不固高計
大舉之寇動經千里固靖一帶滿山不虞是虞各路
砲火處處舉放安會諸隘雖得小寧而固原已動
搖石塢壩前雖有備而寧遠與武一帶先已破宜令
延寧鎮巡各將接連固靖一帶墩臺如或賊匪有舉放
火砲晝夜遠近之間務須聯絡傳報時無得刻刻固原
左右見設守備領軍備御守等官各照所屬城堡備將
墩臺與每墩應用旗幟鎗砲盔甲弓箭糧料火把等件與
原設守墩墩軍兵探夜不及與原設墩臺守兵人員的數

造用選定完備或分各路或止照舊各選指揮一員量帶
官軍往來提點急切事宜從宜查處如守墩原係軍人五
名今合擬增十名原係一班今合擬增兩班務使此去彼
來均均勞逸所謂小空夜不收草行露宿日夜哨探事出
不虞死於非命除本等賞賜應合照例官給銀兩優恤其
家如瞭望不真以多為寡虛張聲勢以寡為多耽誤事機
除本等罪名應作何處以警其餘大段各路大號會止固
原警急相通忽如風雨若使焚柴舉火多寡錯雜利害相
關誤事多矣宜令在備副使訪採衆議如賊人來自各邊
拆牆入境或三五人至三五十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

一齊舉火

三

一齊舉火各一把隨即放砲一箇燒柴堆一座或六七十
人至百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二把各隨
即放砲二箇燒柴堆二座或二三百人至千餘人日則一
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三把隨即放砲三箇燒柴堆三
座其或虜衆侵犯經時不退幾日不歸每日每時每夜每
更悉照原擬各要舉放一次直待出境乃止仍督調晝夜
時常瞭望用心傳報然後腹裏城堡人馬操縱便為進止
收斂人畜預得提備後將環關左右崖窟洞堡附近既塞
飲馬水頭所就令原住官舍土達土人各顧利害但有歹
夫軍器置辦不備泰討太僕寺馬價銀願領馬者給與五

御批通志卷三

三

不領者三兩聽完備戎器從征編任戰守有績並擬陞
晉人有言東南文範而氣緩西北藝精而氣盈環關近
塞之地固其所也召募之法宜即在此而究天晴遠戍狼
火分明將領轄門軍威素著者乎故曰忠者才之要權者
功之機四曰督理馬政鳴呼陝西馬政壞亂極矣蓋有茶
馬有監馬有牧馬有太僕寺點馬點馬寄之騎操牧馬司
之監苑監馬課之靈漳茶馬易之番地自金牌之制不行
而招易日廢則茶馬去矣將以何者而募牧自點視之法
不嚴而椿棚無考則點馬廢矣將以何者而騎征草場冊
籍散逸無存豪強占賣羣襲如舊則寧放無地而牧軍因
得以藉口奏討紛紜召商收價報中糧草假以寅緣則撈
辦不時而盜謀於是乎大壞是知牧馬在官而不在民監
馬在商而不在官茶馬在夷而不在中國點馬在城堡衛
所而不在監苑自夫北虜住套勢當大舉延寧固靖內外
搖動甘肅迤西回賊作亂西海地方番虜交馳事情緊急
處處用馬必欲旋買原擬價值多寡不齊射利商人高擡
時估欲增價則虧官欲減價則馬小嘗觀南北直隸山東
河南每年起傢備用馬匹投部發寺轉發順天等府寄養
本為京營官軍騎征近年遼薊宣大延綏等邊急缺戰馬
亦嘗奏行該部兌借領用事雖不常即其例也即今宜查

各鎮要害城堡王漢官軍籍名手冊多則一萬少則五千
奏討兵部主事一員居中監兌各鎮軍回營征調如臨
陣對敵射傷倒死不分久近相剝明白分別等第追收椿
銀若是尅扣草料槽下倒失盜賣潤已查訪的實不分久
近官降一級軍杖一百充須追銀發寺貯庫買馬支用臣
又聞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
聞蓋謂法相因則事可成遇紛更則日就廢伊昔牧事有
成雲錦爲辟可以西墮全陝無慮數十萬之多何哉古人
領旄掌牧之功有以也即今甘陝行寺苑監巡茶御史照
舊按理復議奏巡撫陝西都御史本等責任之外加以督

理爲政之權俾其上下綱維容易稽考如係鹽馬上等者

一匹鹽一百引中者一匹八十引輪發三邊給軍騎操其
各鎮奏討約價糧餉祿糧脩理衙門等項一人一時之見
者爲定令並革不用如係牧馬倣照永樂年間上苑一萬
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各量減半復另奏討太僕寺
馬價十萬相兼此間該寺收貯馬價以次買發搭配成群
羣牧料駒一併給發各邊官軍領用其各苑牧軍各軍牧
地見今豪強侵佔盜賣務在丈勘明白恢復故業果如對
界淪沒事幾難就勿使附近百姓爭論則即已矣蓋軍失
牧地之額不敢失衆廢之心西寧洮河三茶馬司必須做

舊集市招番以茶易馬每馬一匹或給百斤寧遺厚利於
番夷無中遺奸於茶戶彼以茶爲命我以茶爲馬一切私
販通番之弊嚴爲禁之可也固靖延寧衛所原有地畝朋
銀備禦各路原領操馬除年遠勿論自今明立簿籍各記
原額俱自正德元年爲始查理除遇例蠲免內有侵欠除
庭得罪名或議重減或議全免庶無他變若曰精於稽覈
輿情不堪是則馬之爲害也豈理也哉先年債帥剝削到
骨不糧管登毫髮未及於此追馬征銀壁乏病人殘喘命
在旦夕碩乃驅之荷戈負重難免於仆且死矣五日急濟
邊儲竊謂鹽法之行古昔飛輓富國之術也唐之劉晏只

用准鹽運濟國用傾全事勢不同舉措亦異或渾也而不

能公或嚴也而不能密價值屢增於鹽引頗年失信於商
人且准鹽之設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
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曰存積者
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但
永樂年間鹽一引納銀不過八分粟米不及三斗今每引
納銀七錢五分矣權豪富商復取利銀三錢矣復以長蘆
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總計
准鹽一引用銀二兩有奇商人轉販復以市利是故鹽價
湧貴乃其所也夫鹽價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

鹽愈清願欲使商人樂於從事千里飛羽人情所在豈假強爲之哉臣固知其必不從也夫四夷爲患急於西北鹽利所在兩淮爲先長蘆兩浙河東次之宜將淮鹽六分三邊五分宣天長蘆兩浙河東之鹽六分宣天四分三邊鈔法已不可行如兩淮正鹽七十五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鹽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鹽課充足或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截富於國尤可也其次須令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還糧二斗五升餘鹽納糧二斗正鹽只二百五十斤餘鹽亦二百五十斤

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令三邊總制使遇鹽商糧賤定立斗頭貯納本色糧責依估則納折色俾勿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筆絕漕運都御史兼理鹽課凡商人納完糧單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筆絕邊儲鹽課互相關通盈縮交爲接濟利病均爲欲威行之數年即邊糧既足乃以餘積爲募游民開懇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又其次或以三邊城堡倉場遠且要害者搭配均勻只令兩淮正鹽者往中焉其近且小者以餘鹽濟之商人射利

急如星火處之如此必然感仰官府爭先不暇邊儲有不濟乎六曰歸軍事權管閣先王之命將也推轂而遣分閫而寄授斧鉞而專制故曰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授此其權至重矣今之總督出將入相文事武備非其人與是故任之專也各鎮不得而抗也位之隆也各鎮不得而並也且用兵之道妙於變化主於奇正彼已相取遠近相生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其故何哉亦惟選將練兵出奇制變聽自一人而已議者以爲正寧門也固靖堂也延賊而入守門者之罪也不知門與堂與各其主有曾何綜

理家事之異哉此正今日偏重之論備載之說有志之行掣肘之端非總制之體之所有也况掄選本于異材調度出于傳伍因勢而動應機而施決勝於未戰之先常立于不敗之地是故三邊要害如在目前百戰機宜如存掌上臣嘗考之河套之勢曲於彎弓遠近不等西有橫城堡東有黃甫川中間賊難衝突有險不據者寧塞宮迤東是也迤西安定諸營溝塹平漫處處通賊盡迎其鋒則彼殺我寡譬之資寇兵而斷盜糧入其巢則我勞彼逸譬之陷虞羅而投鳥罟是故擢邊末策也揚兵常事也當厚非思也威重非令也必在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爲正立之以

神速出之以妙弄為計正以為未奇必為用處則合而為
正出則數而為奇四面八隅觸之皆動前後左右互相為
首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遠而示之近近而示之
遠無以各鎮從違為喜惡無以一人喜怒為異同或以興
武花馬定邊靖州一帶為一路或以石溝鹽池蒙城山城
一帶為一路或以黑水鎮戎西安海刺一帶為一路或以
安定會寧靜寧涇平一帶為一路曰簡卒伍曰繕甲兵曰
脩城隍曰科軍實曰謹間諜曰嚴斥候彼不我侵則勿攻
其寡以邀禍如其擾我疆圉則度其勢之虛實強弱青之
各路互相應援互為主客出兵迎擊之可也伏兵邀擊之

源議輯畧卷五

完

可也合兵夾擊之可也我孤則勿深入彼窮則勿遠追各
鎮有同舟共濟之心總制得居中調度之體臣又謂河套
逼臨延寧山後則為宣大零賊住套每年有大勢出入
決不兩立宜令延綏鎮巡依做先年巡撫余都御史邊備
榜文行之可也如虜賊老營盤據山後河套止是往來蹂
踐各鎮兵馬回營隄備餉內治可以徐而圖之七日倭
恤戍卒陝西官軍支應最多有延寧備禦有固靖環慶備
冬有蘭鄯一帶防守又有遊兵守城策應城操中軍等項
為因下戶正軍不敷兼徵先年石募抽選常操等名武備
新軍充補其最苦者惟是寄名軍餘食糧三斗屯軍四斗

源議輯畧卷五

完

直正軍備禦自來差撥而固靖環慶備禦防守乃是
後來差役以此正軍不足必欲抽選抽選不足必欲召募
臣以為日常操日寄名曰武備名雖不一總為抽選其聽
總餘丁在衛又有幫軍買馬局科等銀又有坐守城鋪捉
軍里老軍牌旗吏直聽把門解禁坐戶軍餉等役況圖地
項軍有名無實其志在利張羅雖大事竟無補召募之法
名雖近古然往時盛時當以時登功為已有置之麾下待
以上將是改西夏元昊作亂七人應募因而取捷名曰萬
勝現今之勢勿糗不周賜予不及萬骨摧枯於草野主將
坐享於垂簾萬萬不相及又其甚者招納亡命初以填數
繼以空營利得則有利蓋則去豈能維繫其心樂為我用
臣以為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與其誤收不戰之
兵孰若簡閱練兵之將自今計之延寧備禦宜不敢廢但
不責令領馬兩鎮班次宜不可偏但當一例查奏使之齊
年交替以均勞逸總隸之於鎮巡各屬於將領常使客
兵主乎操守主兵聽其騎征馬軍無之騎征步軍無之操
守要之不外乎一將而已奈何延寧備禦者書令汲水斬
草或令豹豹捕鹿或官駝私貨壓圍馬匹或饋送節令刻
扣行糧城操抽選者或過婚殯贈人執役或與家右為借
執鞭或托為腹心今其包納月利固靖備之是矣竊慮疲

卒浪費糧且黠虜跳梁豈能禦侮則備冬之令何為也
商卿防守是矣惡官小吏爭論館穀且確徒羅賊曾何擒
捕則防守之令何益也八曰嚴謹調遣賊在河套則徵調
宣大賊不過河則徵調延寧相沿可守之規各鎮不易之
論近年猾虜時出時沒精壯者住牧河套意在壓我延寧
以為固靖環蘭入寇之謀老弱者盤據山後意在控制宣
大以為山永遼東侵之舉三面受敵四鄰多讐各執一
詞互相調遣兵食不繼事出偶聞張皇不已誰不憂情臣
以為此等聲意出自虜中走向男婦之口大舉草地沙漠
鳥獸同群大勢向往虜衆多寡何以的知不信則死我邊

題詞卷之三

三

萬

備誤事不小盡信則徵兵已急勞費匪輕嘉靖元年延寧
宣大四鎮賊情緊急于時宣大有提督延寧有總制連章
累疏各有偏重及其事勢窮迫彼此推避千萬之說疑訛
相傳愈加信矣愚以為北虜過河與不過河各鎮徵兵與
不徵兵只在一字為今之計宜加審酌著為定令先主提
備次信詳報次主兵各分佈機宜先據要害大虜在
套而宣大無事則備在延寧黃河開沿而延寧無事則備
在宣大審勢以察其策實任將以盡其材能致敵而我不
可致攻人而我不可攻守我而敵不能守我一而敵散為
十如廣甬川娘娘災溝營老營堡東北直與宣大隔

相連則山陝之責也分兵按伏繪圖設備以遏東奔如黑
山營鎮北堡長流水一顆樹西北直與賀蘭相連則
延寧之責也繪圖按伏併力遏截以防西潰且各深河東
半隱半見進止不定即古之所謂疑兵秋高馬肥或暗或
明長驅南下即今之所謂大舉大舉則河洛關陝為之騷
然疑兵則延寧宣大為之推動臣謂東奔則即疑兵之謂
也西潰則即大舉之謂也大舉之患顧不在延寧宣大而
在固靖環蘭西鳳涇邠邊腹軍民利害之涉然則徵兵調
遣豈細故哉傳曰天下之事譬如一家非彼為則此為又
曰將出和調則士豫附君中調度進止緩急若非總制極

題詞卷之三

三

三

天下之難不可也九曰懸示賞罰各邊將士用命仰賴
朝廷威福賞罰之柄以示勸懲成化年來威寧功次紀錄
不明至今雖督不合輿論自此傳陞乞陞功賞功爭功
衝鋒破敵三次當先搜山被傷等語者出明語華之盡矣
蓋事例不一議擬不等或奉特旨或出改正或具併功或
因報効愚以為議擬者有例可循嚴督者有端可稽陝西
三邊重鎮經年用武但恐勸引之典不張則後進之將不
至宜將征進西海主客十漢官軍除出奇制勝獲捷者
散敗賊衆平定一方茂著勳勞者為上一等以例敘加封
拜以示崇異其有若入番寨開闢大義者亦宜從優敘

降則另爲營卒又有領軍官員按伏要害阻截經行潛消
虜勢則另爲營卒又有延寧固靖廣中走回精壯男子通
曉夷情爲我取用鄉導進止因而成功則另爲營卒又有
守墩守牆守空穴探夜不收等捨死忘生累歲經年不避
危險傳報我兵戰守得宜因而保固地方則另爲營卒又
有固靖環蘭崖窪洞堡土達土人邀截虜衆潰亂大舉雖
是臨陣斬首數少却能奪獲達馬夷器數多則另爲營卒
必通置條格恭酌事例某等當爲一例毋得彼重而此輕
某例當分爲數等毋得此無而彼有同一賞也某爲加賞
某爲給賞同一世也其爲重陞其爲加陞主將奏帶不過
五副參以下不過三人如此畫一之令流聞海內彼生

長邊方願取功名有不樂爲之用者寡矣

保固疆場疏

陳璘

切見陝西延綏城堡據險重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
爲患尤淺惟寧夏花馬池一帶地理寬漫城堡稀疎兵力
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其利害不在寧夏而在腹
裏必將攻我梁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等府縣其
間兵連禍結內憂或因之而作誠非細故此所謂當省之
疾也成化初年北虜桂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後因
寧夏都御史徐廷璋等奏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壑於

延綏又因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先固北虜知不能犯
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既日薄溝
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入犯內郡敗我士
卒魚肉我生民虜人得志始蔑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
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先是大監總兵官都御史節經議
奏欲將舊邊牆對築高厚邊牆挑濬濬關又提督軍務都
御史史琳等建議要於花馬池肅州設立營衛摘撥腹裏
官軍防守奏行總制尚書秦紘勘處本官泥於所見止增
脩四五小堡至弘治十七八年冬虜復大舉拆墻深入將
清水營城堡攻陷花馬池官軍殘害上厓宵肝之憂特命

延綏輯畧卷十

卅四

地方之臣整飭經理臣雖閭閻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
年旱荒倉庫空虛饋餉不繼廣賊動輒號教萬修聚忽散出
沒不常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糧糧既至而調兵應援
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
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阻其方張之勢嘗聞防
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前人經畫具在臣遂歷延綏
一帶邊牆城堡數處逐一閱視及將原勘議過事情會同
陝西鎮巡等官廣集衆思兼收群策衆酌損益始有定論
其大約有四條濬溝壑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
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肅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

此但修邊一節各該地方財匱民勞與此大役必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繫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搶殺為小動搖之患比之勞費為大大事可成則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且今河套即古朔方之地唐張仁願攝御史大夫代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置烽候千百餘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皆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夫受降城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國初始撤受降而衛東勝已當一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一面之地當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盡為虜巢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

源誠開卷卅

卅五

在河南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者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道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郡轉輸誠為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使虜人不恒入套如或近年入而不出猶可支持萬一擁衆在套經年不出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今將延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不得為上計尤愈於無策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未敢忘戰者將寇選官軍策勵將士脩車馬備器械儲糧糧明斥候今冬虜賊若復侵犯仰陝神武之威當當督

率諸將恭行天罰靈社除克臣之志也臣何敢幸一時之安而委患於他人哉

徵其戰平疏

陳彝

臣觀秦稱大虜犯境自無空日累經移文徵調延綏奇遊官軍於交界地方以便截殺延綏鎮守回客本處亦有大虜不肯督發云將宣大兵馬調赴延綏官軍移於寧夏再將固原遊兵移於常州萌城等處及將甘肅遊兵馬統至交界城堡遇賊深入內外夾攻臣愚以為今年宣大遊外雖有連賊其大勢俱在陝西套內延綏寧夏連賊其擁衆深入為寇多在延寧二鎮交界地方定遠范馬趙常州

源誠開卷卅

卅六

萌城等處所以兵部節次議奏禦營事宜惟欲致謹於二鎮交界處必由之路自春以來守臣盡心謀議遵依本部原議分布副總兵於前項要害之處果遇賊入頗能拒遏隱然已有長城之簡而延綏要地亦不得自分彼此是蓋不知本鎮與寧夏交界之地係虜賊常年出沒之處宜當會合豈得任情自便故必於本鎮遊奇兵馬即日督發於延綏地方隨宜往剿與寧夏所部將官同心合志哨探賊情互相傳報會合策應而本鎮地方連賊深入同總兵運謀設備相機戰守除宣府人馬聽候大同有事策應之外即將本鎮遊奇兵馬督發過河聽鎮守官分布往剿以

為延綏鎮之援主若甘肅土魯番事尚未卒存留其涼備
禦官軍固原聽總兵官分布策應亦要隨時早發毋事遲
延又聞甘肅遊奇兵不必徵調以為肅州防備之備若夫
要將固原遊奇兵移於肅州城等處則其區畫尤宜誠
為可用蓋寧夏地方嚴警賊不得過則固原一帶自可保
其無事但恐各鎮官員不知兵機最重仍復遲疑自分彼
此此則深可慮也況以斯時七月之交田禾成熟若深
入必在此際尤不可不為之早計而豫圖也伏乞勅諭通
行宣府大同山西寧夏陝西甘肅各宜遵守成案同心協
謀共圖禦賊不許偏執自用致撓軍機至於事有變動隨
時制宜亦不可固執致有乖睽但能保固邊疆從速又當
別議

疏請輯果奏片

卅七

夷情疏

霍福

切照末樂年間封哈密為忠順主一以斷北狄右臂二以
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而制其逆順內以藩屏甘肅
而衛我邊郡古帝王制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土魯番
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月未見底定是以
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制使獻還城池須開關絕貢蓋謂
西番仰命中國惟通貢貨交易而已若絕不通貢則彼也
欲茶不得發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蠍為毒麥黍無收

疏請輯果奏片

卅八

是故開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咽喉而致其死命也惟
欲也貢路不通死命不收遂常舉兵擾我甘肅成我累害
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通貢之議奉
有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還哈密城池人口即許
通貢是我皇上因通貢之機廣遷善之路也中國待夷狄
之體也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環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有
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上尊將未有悔罪之實
可知也未悔罪而遽許通貢恐我甘肅後難駕馭而邊
患愈滋此其可慮者一也哈密城地雖稱險要乃無番文
足據不知後日作何進退或者遂有請開關之議六土
番番之無道也圖哈密久矣我遂棄之不問彼貪得志將
劫我年東誘我亦斤掠我瓜沙外連北夷內擾甘肅而邊
患遂熾矣可慮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三
千稱降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來降也在土魯番書則曰
不知彼去向也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三千遠來款塞乃
不知耶安知彼非詐降餌以誘我耶他日犯邊則曰我約
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
也自是哈密永無復之期矣彼擁衆重大而我之邊患
愈無休息可慮者三也牙木蘭之降也稟錄口食仰給於
我費已不小矣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衆

臣曰彼叛人也將驅牙木蘭而與之耶彼則說曰
也以授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耶臣恐為
內應而有肘腋之憂主魯者雖兵於外牙木蘭為變於內
耳肅尤矣可虞者四也或曰今陝西飢荒肅孤危尚慮
不保雖保密訂也臣則曰保密所以保其肅也保其
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肅亦難守則其肅難
守亦難其肅可乎因葉其肅皆難守乎西北二
邊與肅為隣咫尺則安寧乎若肅難守則西北二
邊亦難守矣聖明在上茲中國無事而得帝主之威以
增光祖宗乃輕棄祖宗疆場可乎或曰葉其肅宜

德問葉其肅不可耶臣則曰北狄南望則殊珠厓交
趾吾欲盡之置之化外而已使不吾毒也若西北二邊則
據險以守我一失險則虜必據之矣虜人據險則中國大
患無窮矣宋人西失靈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宋人且
以漢葉珠厓藉口是其學術誤天下也可不戒乎且交趾
自秦迄唐入中國為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土官州
郡化外之夷之比也楊士奇據漢葉珠厓例欲舉版圖十
郡之地棄而不顧者考作室乃弗肯堂者也又足法乎或
曰哈密自成化九年失之二十年收復弘治六年失之十
一年收復正德六年復失之而葉其肅中順王者且降于土

魯番今雖取還城池無人與守勞中國以事外夷恐非計
也臣則曰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勢聯絡西北狄並
受制馭若失哈密則土魯番首併吞諸我勢力日大我之
患邊日深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也昔者 太宗皇帝
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彼借虛名
而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絕矣天之所廢誰能興
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而立焉亦見其固也苟於諸夷求
其雄傑足以守我城池護我金印哉我諸夷備我貢賦力
能自立之即可因立之也固不必求胡元之孽可也或曰
弘治六年土魯番酋要我封爵矣宋主哈密矣然則爾時

何不因遂立之乃求胡元遺孽而啓數千年之紛紛耶臣
則曰土魯番酋志吞哈密併為一國則將遂蠲西戎且連
北狄爾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折為兩國而
控制之庶幾可也今遣間諜告諸西戎曰中國所以閉關
絕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哈密跡我疆場
將與問罪之師焉故先閉關制其死命爾諸戎無罪不得
通貢實土魯番之故也爾諸戎有併力殫心共滅土魯番
即封爾為忠順王授爾金印以主西戎及牙木蘭之未降
也因諭之曰爾諸土魯番之腹心也今降則我中國之藩
垣也爾力能立於哈密乎即以封爾三年之後爾能和戰

哈密即授爾金印為忠順王長為中國年衛則主哈密者
雖非廣胡之裔亦不失我中國之體矣權以通變以趨時
是故邊將之任也閩外之責也朝廷勿與知焉而假之便
宜之權可也或曰今日忍棄哈密豈得已也其肅肅肅凶
荒軍士枵腹救死不贍在甘肅且凍何有於哈密若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益利其制益利也益一引輸邊
粟二斗伍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
民自懇邊地自藝穀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屢盈至
天順成化年間遂變其法凡商人引益悉輸銀於戶部商
賈耕稼積粟無用遂撤業而歸墩臺遂日頽壞堡伍遂日
前折遊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生齒凋落地方困弊
千里沃壤莽然黍墟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益法更弊之
故也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太宗皇帝之益法
矣伏惟勅問兵部土魯番叩關求貢有何印信悔罪番文
哈密城池作何興復牙木蘭來降員與偽有何料理務出
萬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再勅戶部甘肅邊糧累年缺乏
若何而為目下振救之方若何而為經久饒贍之策詳畫
上聞取裁 聖斷臣愚且見中國尊安萬世永賴區區商
賈之向背付之邊臣一叱咤而定矣不煩 聖明轉側西
顧之勤也

疏議輯畧卷三

聖

備邊事宜疏

李傑

竊惟四夷之患自古有之惟在中國所以馭之有道爾然
四夷之中北虜最強衣皮毛食肉酪以射獵為生以畜牧
為業無城郭之居逐水草而止遷徙為樂難得而制其為
邊患雖三代盛時所不能免觀夫商高宗有鬼方之伐周
宣王有玁狁之征蓋可見矣洪惟我朝混一區夏疆土
之廣超漢軼唐東起遼海北跨大河西盡甘肅山川形勢
悉歸職方亭埃障陸麟大櫛北城池堡若星羅其於
備邊之策可謂詳且悉矣北來虜騎猖獗西北之民近邊
者苦於驅掠內郡者疲於轉輸用師累年未見其效千里
騷然上勞宸慮臣嘗深思之矣西北二邊境土遼遠虜
一鳴鞭即抵城下欲戰則勢力不敵欲守則芻糧罕繼且
其來如疾風去如收電我方出兵策應彼已虜獲而歸况
將帥無專制之權賞罰非功罪之當號令不出於一進退
不乘其機北虜之患何時彌乎臣謹條陳當今備邊之尤
切者六事一曰守要害天地之有要害猶人有軀而其獲
風寒不過數處也故得其地而守之足以控虜之咽喉而
收騎不敢深入試以北邊觀之宣府大同皆當虜衝雖或
一至而不敢深入者畏吾有以襲其後也然則守得其要
受患輕矣厥今患之所急惟在西陲豈非所守尚未得其

疏議輯畧卷三

聖

要略管按漢元朝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爲固唐張仁願築
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關隴不提今也受降既廢
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虜出入由是自延綏以至寧夏千
餘里之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曰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攻我
散而守欲以制虜不亦難乎如臣愚計縱未能比循受降
據虜心腹亦須乘虜空虛遣兵搜刮按漢規阻河而守雖
極勞費於一時終獲平寧於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茲
地又曠曠隔內郡應援實難然元朝之前此地不曠乎何
以能立郡也漢唐以下皆不守此乎何以不陷虜也此誠
要害之地其可失乎二曰足糧餉夫千里餽糧士有饑色

疏議卷三十

三

故見錯論備邊之策必先積穀充國建破寇之議先務屯
田今河南內地土皆肥饒宜種五穀使要害既得城堡漸
完分兵屯田且耕且守復募民以實之蠲其徭役俾之開
墾既無戎馬蹂踐之虞必有稼穡收成之利不數年後積
穀既多兵食既足則可以省列郡之轉輸甦邊民之困厄
矣三曰用土兵何則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陳知虜
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能必也損重賞以招之設數格以
勸之類其部伍而不違乎俗即其豪傑而使爲之帥授之
田宅以安其居虜人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
止其所掠者即予之如是則人內顧家業如報私讐外利

賞給勇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則悲痛傷心望遠
衆則振掉喪膽者功相萬也四曰擇將帥兵法曰將不知
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故勲貴可將
則將之不可以威而嫌行伍可將則將之不以疏而棄又
必委之以專制之柄勿奪以監臨之權平居則使之得以
恩信養其心臨陣則使之得以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卒
之於將帥感恩畏威雖驅之蹈湯赴火可也何有於敗衄
哉五曰明賞罰賞勸有功罰威不迪馭將之道誠無越此
然上功之際有殺被掠之人以冒賞者如此而罰弗及戰
聞之際有能奮挺前進以損生者如此而賞弗及是軍中

疏議卷三十

四

勅臣臣費寶賞罰其虜入之時其所守將其出與戰捕
斬首虜若干具以聞而賞加焉賞一人而千萬人勸其某
地守將其關壁不救被虜生口若干具以聞而罰加焉罰
一人則千萬人懼矣賞罰既明其有不思自勵者乎六曰
脩武備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立國者不以夷狄之
盛衰爲憂喜而惟以武備之脩廢爲安危今天下全盛北
無耶律之強西無元昊之黠然而二邊之兵僅僅自守以
言乎將有鳴劍抵掌之風乎以言乎士有拔石超距之氣
乎或虜騎稍多輒張皇賊勢飛書告急朝廷必爲之命
將出師以援之至於京軍之出又有可言者名雖溢於尺

籍身半役於私門或未知坐作擊刺之方或未閑弓矢鞍馬之習簡閱惟視其年貌勇怯不問其才能將非素練之兵兵非舊屬之將卒以臨敵能無慮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繡戶臣請當此醜虜乘其盛時外而各邊命重將一人俾專守一面乃選文臣之有謀畧者參其軍士恒使利器械明紀律遠斥埃養威力寇至則張聲勢以遏之寇去則據險隘以邀之責以分地不得遁相推倚如此則勢專志一邊備脩矣內而京衛精選其驍勇者十五六萬萬人爲一營各舉將畧之優者一人統之時其訓練不令驕惰持其資裝常備征討或虜騎充斥邊兵不支則令其人率所素統以臨之如此則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是惟不戰戰無不克矣夫內外之武備既脩中國之形勢自壯設醜虜趁惡不悛則奉天討罪雖深入其地擊蕩其巢穴可也夫何區區邊境之足慮哉

陳言攘外疏

汪循

伏自成化以來天變日形災患迭作民生困苦財賦匱乏餘三十年日甚一日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民困至極邦本必搖當國者必察其病根所在斡旋其機而力拔其根轉福爲福可也顧乃君恬臣嬉將驕卒惰設法敗度任情挾私內外交通上下蒙蔽以至今日天災愈甚民困愈極醜

虜陸梁蹂躪宣府正所謂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今欲設策出奇以寡擊衆則無將深溝固壘堅壁以守則少兵募將召兵論功給賞則乏財將帥以孤軍屯禦遠延於外司馬以空國調度猶豫於內聞彼潛遣哨卒十餘深入境上探我虛實此其志不在小也臣恐一旦得其形勝直以獮虜二萬人據通州則大事去矣此正陛下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時而或未之察近者所遣主將中貴猶帶勢要家人子弟號爲頭目徼倖邊功希求爵賞加以軍士羸弱衣食不充器械不備恃此殺賊恐不能也謹陳外攘之策有四一曰重主將二曰選將士三曰審戰陣四曰明賞罰所謂重主將者古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非輕君重將也誠以三軍之命將實主之國之存亡三軍繫焉其任甚重將令不嚴軍不用命其害莫大故古之賢君命將必自貶抑以信其權如漢文帝之屈亞夫孫武子之斬宮嬪亦惟利益天下國家耳後世將一出外朝廷往往遠制其命鮮不敗者夫將非其人則敗使親信者問之則數聞復不仁者參焉則敗况其臨陣對敵設謀取勝奇出於左變在不測而可以文法拘之乎臣來自遠方主將豈不能深察知但既參之以中貴而又繩之以文法中貴天子信臣依阿不暇朝廷復以文法遙侵其權雖使孫吳復生恐難

成功臣碩 陛下重主將之選必求智謀之士如孫吳者
堂堂天朝豈不少此自古將相未嘗借材於異代鑒唐魚
朝恩宋童貫之失追回太監苗逵使閩以外將軍主之假
以時月責其成功如其不效然後按法行誅庶幾將得其
人而戰必勝功必取矣所謂選將士者兵無常形隱於民
間將無常負接於行伍今日之務募兵為急然應募者率
多游手無賴之民雖一時不得不假其力後必逃亡終無
實用聞成化間已曾招至二十餘萬今無存者是其驗也
臣惟天下知謀驍勇之士未嘗乏人惟選之有道練之有
方則智者運謀勇者効力而醜虜不足截矣如臣鄉里民

國議輯畧卷之十

器

人有周榮宗者智力有餘能使雙刀慣開弓馬鐵鞭器械
俱善運用嘗習私闖百人莫當又有新安衛舍餘劉瓚亦
勇敢之上緩急可用徽州山邑臣所知者二人所不知者
尚有其諸山西陝西雲貴湖廣等處用武之地如此之人
不知何限乞勅文武大小群臣各舉所知訓練調用戰陣
有功不次擢賞則兵自精將自出矣所謂審戰陣者所貴
乎良將者在乎隨機應變因時以制敵也昔田單以火牛
而潰燕師岳飛以麻劄刀而勝拐子馬此皆度勢運謀以
攻其堅而奪其技也中國之長多以神鎗火砲今聞醜虜
點猾不結行陣分騎散進撓我長技不能成功彼所長者

弓馬耳我馬既弱不閑戰陣聞其腥氣縮足不前以弱禦
強何以取勝今欲奪彼之長當以所選將士更相訓練習
為步開臨陣之時先以壯士萬餘擁盾直前勿令仰視以
長刀斫其馬足而大軍乘蹙其後則彼之技窮而敗不旋
踵矣所謂嚴賞罰者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顧
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四者雖
聖君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勵其子故賞必行罰必信使
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者豈厭久生而
輕速死哉利害交於前欲罷不能耳六韜曰將受命于君
出師臨敵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皆在

國議輯畧卷之三

器

主將令也近年主將非人而復參以中貴援引勢要家人
子弟隨身立功邊軍殺賊掠賈首級報功陞賞少不如意
輒加播楚邊軍喪氣風聞京師明知其故無敢言者以此
監司遇有動級必行勘駁將士之勲經綏不決亡軍之卒
晏然在家進而殺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縮身全而無罪
玉石無以自辨王將不得自專軍法有所不行戰功何由
而立為今之計必在主將得人賞罰之柄悉以委之遇有
勲級願爵次者與之以爵願得財者賞之以銀降勅給賞
出納不吝其有故違將令慢期失機一切僨事者並以軍
法從事夫然後將士一心而戰無不克矣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禦邊五條夷

請罷益兵麓川疏

臣聞王者之師不勝於一快必慮勝於萬全所以無敗事而有成功也今者中外大臣議欲益兵十二萬於雲南邊境以俟麓川殘寇思任發來降乃罷否則攻之臣竊以為是則徒欲逞忿而非萬全之慮也向者大兵兩蹙寇境皆不得大逞而還者蓋以其地僻遠阻山跨谷道途險塞又有瘴毒之患中土之士被甲持杖負糧荷弩越數千里而至彼疲困不堪飲食不充水土不習疾病特生又驟與

敵遇故未交鋒而剛猛敢鬪之氣十已消其七八無以將帥不和行師失律所以無功誠非兵少所致也今雖益兵然彼險遠如故分道以進則山廣而援不接併力以攻則地隘而衆莫容是皆兵法所忌况寇以逸待勞窺則形勢得便則出抗王師失利則遁入谿谷豈不坐老我師若但宿兵境上以待其降尤為不可夫兵凶器未宜輕動語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謂其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必致水旱蟲蝗之災其為患也如此况可輕動必嘗之乎若水露十二萬衆於萬里之外以冀小醜之降是輕動兵以嘗寇也又兵法有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是言糧餉不可不

預備也今致雲南之米於金齒每石須費數石民苦運輸軍多缺食若復益兵則運愈苦而食愈缺安得士之無飢色耶故臣謂其徒欲逞忿而非萬全慮也春秋之法不治夷狄三王之道不困中國以事外夷故漢文并尉佗寇邊之怨先帝釋黎利叛逆之誅率用是道以致中國寧而四夷安其所臣竊以麓川本鳥言獸心之夷雖不來歸不足為國耻何足與較勝負哉雖弘天地之心置之度外不為失也必欲懲之則宜忍一決之忿以圖萬全之策選用良將輔以能幹文臣如趙克國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雲南見操之兵或益以附近萬餘分屯沿邊地方厚其糧賞

給以農用之物務使兵民相安以耕以牛仍通好於木邦車里諸夷以為外援俟寇出沒即加勦攘倘其服辜則以禮納或終不悛則三二年後糧積有餘士卒熟其地則別議大舉仍詔雲南郡縣及各土官使明知聖意欲暫息兵休民將圖後舉是雖不能速於成功亦必不致敗事伏望皇上憫臣愚昧察臣所言如果無害於事有益於國可使於民則請罷益兵之議行也臣之令仍勅所司遵將命官各務得人授用給賞必行至公毋應故事而已

防患疏

千謙

切照福建浙江湖廣貴州廣西等處地方近來為因軍務

相仍民多艱窘有等官吏不能盡心撫綏却乃生事逼迫以致盜賊竊發良善被害上千宸慮勞師遠征仰賴天心助順將士効力所在寇盜以次削平各處地方漸就寧謐此誠國家萬萬年太平之慶臣等切惟大易有思患預防之言虞書著戒無虞之訓是以古之聖明王制治保邦之心未嘗不先事而慮今朝廷凡一應軍需財用糧餉物料大率取辦江南軍民饋運供給今賊寇頻寧人心甫定之際所宜維新命令以防患於未萌看得湖廣貴州苗蠻巢穴處其性頑獷易動難安其靖州曾定等處餘寇未盡剪除福建浙江山深林密產有銀礦頑民往往尋跡

疏議輯錄卷三十一

竊取稍失防閑輒使仇殺近雖温州等處地方各起盜賊已曾擒獲干連抄提人口該鎮守官侍郎孫原貞具奏要行寬宥本部依擬覆奏欽准免其抄提令其復業誠恐舊役未除驚疑未定因爭小利復起累端又再原調殺賊軍屬多已散回各衛各班捕盜領軍官員亦有取回原任者萬一不逞之徒驍馬嘯聚重議征討轉餉撫捕不免事出倉卒人愈勞困雖皇上聖德遠被萬方決無此虞但防微杜漸不可不慮近雖節有欽奉詔書事例并本部行移各處鎮守等官令其隨宜招撫寇賊慰安軍民未免循常不能從衆合無請給 聖旨榜文本部差人分投馳驛

齊與湖廣等處及鎮守等官令其各為騰寫於各府州縣土官衙門去處張掛曉諭軍民番夷頭目人等爾等先期或為不才有司激變或為豪富大戶凌逼或土官倚恃暴橫或守臣不得其人或為賊黨哄誘或為賊人誘掠不得已從賊為非今賊首多被官軍擒獲爾等固有革心改過復還鄉里者亦有陽為順附陰持誦計者且爾等自受國恩爾及百年祖宗墳塋父母妻子完聚保守足以衣食為民父父矣今一旦舍順從逆去安就危其所以不為官軍殺獲幸矣自今益思保全之計輸誠順附各安其業朝廷體大地好生之心廣一視同仁之量前罪俱置不問共享

疏議輯錄卷三十一

四

太平之福永遠無害若或陰持誦計竄遁山林圖為目前之謀不顧後日之禍則命將出師設法擒獲有從必殺無赦悔將何及爾等雖一介編氓或生靈種姓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吉避凶世之通論爾等不可不審死生幽古之理其各司府州縣宣慰宣撫長官司等衙門官員自茲以往亦洗心滌慮奉公守法撫愛下人不許貪婪酷暴肆為凌虐以致激變小民重貽後患如若仍前有違一體處以重罪如此庶可以安反側之心而消意外之患矣

撫綏徐鍾璠

于謙

臣到廣東訪得彼處軍民自洪武年間以來久已安妥後

云黃龍養之徒作耗所在有司失於處置惟務偷安兵政無備以致招集無賴釀成兇禍展轉不能禁遏及至戰艦抵岸縣賊寇城又各畏縮退避署無禦寇之方相顧惶惶莫致安民之策遂使賊兵所至村堡為墟劫掠其資財或繫其妻孥封豕長蛇大肆其毒一方受害不可勝言推原其故皆由彼處統馭之將非人既不能安保預備於無事之日又不能禁禦招撫於賊發之後故也且以彼處土人種類非一其曰生儒熟儒曰僮人款人曰伶人獠人皆強悍得疾之名曰溪曰洞曰寨曰團曰隘咸負固自保之所既無城郭可居亦無溝池可守不過依山傍險為自

疏議輯各卷三十一

五

全計雖其衣服言語與中國不同然其好惡情性則於良民無異平居之際亦各往來以營生至於有急自相屯聚而保護觀其背叛不服實非本心乃出於不得已也蓋以將臣所司不得其人德不足以緩懷威不足以懾服甚至欺其遠方無告培刻殘忍使不得安其生謂蠢爾無知顛倒是非使不得順其性既害其生又拂其性雖良善懦弱之人猶不免於動作况素無教令而稟性強暴者動之則易安之實難遂至攻劫鄉村侵擾百姓或報復私仇或貪取小利或聚或散出沒不時兩廣之民日見凋弊殺傷疾患不能聊生上賴陛下神誨廟算其首俱已殄滅尚有

一二餘黨除以致猶置。聖慮命臣等前去招撫耆老耆老會全官主兵甲以朝廷恩威之重訓以善惡禍福之由使之轉相告戒而蠻夷之徒莫不感恩思福回邪之黨不戮自夷然臣猶未敢保其終始不出有睽朝廷又遠之計蓋彼雖異類情欲可知苟得其所養而安其所利固可保其久安無虞若一有所撓而不遂所欲則其反側之心難以進制臣親臨彼境頗識其情今已回鑾敢陳愚見伏願皇上量弘天地赦舊圖新乘此邊務稍靖之時務為多設常行之計九厥徭隳已歸者必撫之以恩未服者必中之以義歸令必信賞罰必明大惡必誅小過必宥而又

疏議輯各卷三十一

六

整飭戎伍堅甲利兵以臨之使彼既慕其德又畏其威則悍然不顧悍然不遜之氣不攻而自消矣

處置夷情疏

于謙

初董卜韓胡宣慰司都指揮同知克羅俄緊節奏要於舊維州出境臣聞舊維州在保縣之外八十里唐李德裕謂其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中是漢地入兵之路號為無憂城臣切謂此地若漢人得而守之則查人不敢東向番人得而守之則漢人不可西行先是臣與內官陳清等議曰維州先係保縣管轄後以維谷侵奪為今董卜占據若得此州城專人居守則可以杜塞下流

之心不得此州城仍係番人居住未可以絕輩下往來之路已而思之以爲欲杜輩下覬覦之心必須得此州城欲消輩下反側之意必須厚加管待向使懷柔之道不至雖得此州城亦爲無用阻彼一路亦爲徒勞考之於古唐司徒中書令高祖嘗與吐番大戰於維州則是吐番非因雅州維州之險而不來也今阻其行維州之路則保縣一方固美矣又令其從靈關而來則雅州一方何罪焉況且又有一路從草坡出茂州一路從縣澤壩出灌縣一路從清溪口出崇慶皆不可阻之路若或四路並出竟將何術制馭抑聞本番之族肆起於小節之不問臣自授任以來

通鑑輯覽卷三十一

七

万

仰體聖心凡遇番使之至尤甚加意以今較昔覺聽撫諭且番使之來雖曰進貢實則圖其口腹利吾賜予以故高祖治蜀開清溪道以通群蠻又選其子弟聚之成都教以詩書數羈縻之既而軍府厭於厚給同平章事杜悰奏減其數群蠻遂叛伏乞聖恩因其使人之來嘉其向化之忠俟其回還令齎勅與克羅俄監聚將舊維州硯房退歸保縣仍命四川三司并鎮守等官凡遇輩下使人之至必撫之以恩待之以信與之以酒食施之以小惠焉臣既以阻却盛甲仍令進奉則在我懷柔之道得而番人反側之意定矣

懷柔遠人疏

于謙

臣等竊詳貴州地方雖僻在一隅人多頑梗係我太祖高皇帝開創於前太宗文皇帝經營於後迄今八十餘年法制已定地方無虞比年以來爲因邊將廢置乖方加以征南之師數出兵疲於戍民困於遠輸遂致各種賊寇乘機生發殺掠人畜上千里慮勞師遠征已及一年之上各該城池雖被蠻賊圍困而各城官員皆能効力死守及總督總兵參將巡按三司等官又不曾要將貴州地方官軍并征進官軍取回緣由具奏況土地祖宗之土地人民祖宗之人民豈可輕易棄擲且事干危難難以

通鑑輯覽卷三十一

八

途制合無行令總督軍務本部左侍郎侯理總兵官保定伯梁瑄等將本官所言取回各衙門官員拿項緣由公同勘議明白務在斟酌停當處置合宜上不得違祖宗之成法下不貽邊境之後患通行具實回奏定奪其要出給賞賜命大臣一員前去招撫一節緣此賊勢已猖獗惡已稔盈四出紛擾種種不一倚山箐而爲險劫掠而也聚既無所指定處又無常管頭目非得深曉夷情難知道路之人卒難招撫訪得何文淵先已出差貴州備諸本處山川險易夷情向背合無將本官量與陞職請勅并開領賞賜前去貴州與同侯理等相度賊勢便宜招撫惟優不

差官只差人馳驛文與侯璉公同總管官保及伯津等審度前項賊情量宜撫捕務日下率貼其合用賞賜銀布等件就彼官庫量為支給不必京師運去務俾撫捕兩得其宜地方不致失陷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王守仁

照得思田兩府蒙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今皆復業安枕化為寧靜無事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戍之勞矣惟八寨及斷藤峽之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目觀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奉 上命舉兵征勦仰賴 神武威德幸已肅滅蕩

平一方倒懸之苦略為之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

而事机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聯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為則數年之間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十年之患矣何以言之八寨之賊實為柳沙諸賊之根抵蓋其東連柳州龍巖三都鎮北三四等處賊巢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寨等處賊巢亦以數十西連東關等州及夷江七者等處賊巢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六者不過數百人又千人而止各賊巢

皆有山谿之限險阨之守不相和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出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則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謀而合故名雖為多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數年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寨之賊皆倚恃八寨為道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力故群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群賊失無聚息之期也今幸八寨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衛衛所以控馭群賊臣等有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欲於其地創造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為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年而至賓州遂為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土尺田之籍但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軍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雖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計一衛之官雖不滿五百之數若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

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役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遷聚居民脩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觀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率兵數千以分制八寨後因勢盛不敢復入遂與交通結契反爲之居牽扯引以分其劫掠之所得其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以賊爲重不可根基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縛赴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

議請各卷三十一

十一

兵入屯八寨與該衛官軍分功效力助築城垣就於城外別築營堡與南冊衛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城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冊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已立則各賊之聯絡咽喉斷絕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取凡上之肉下筋無復得者此真破車之輪而諸輻自解伐木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效順

而服化矣臣又有得思恩舊治原在寨城山內上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出橋利憑巖依險壘石爲城四面皆斬絕山壁府治亦在礮礮之上芒利哈呀之石衝射抵觸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濬被誅繼是十餘年叛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爲風氣所使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必然者况其地瘴霧昏塞薄午時開中土之人輒生疾疫自春初思恩歸附之後臣時卽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得有可守之地近因督勦八寨徼往往相度乃於木上橋利六十里本地方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膏腴

議請各卷三十一

十二

之田而起伏蛇蜒數爲平原環抱涵蓄雨水夾遶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寧即西山勢重壘盤迴皆軒豁秀麗真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爲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踴躍趨事蓋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漁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輻輳居住旬月十不致一矧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情益踈離易生嫌隙今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恩其始多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

大道朝去夕反無復阻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圖章用漢法以治武緣之重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是為安民治世不容已之事也又思恩舊有鳳化一縣綠無城郭縣宇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或寄家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官聖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荷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而已臣近看得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廣博平衍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極高石山之下其山一脉起頓昂伏分爲兩股環抱兩前途

疏議略畧卷三十一

一三

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出石山十餘里重錯互回盤旋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爲城門水從北出是爲外隘其間多良田茂竹村落相望前此居民之餘皆極饒富後爲寨賊驅殺占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立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網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寨不過數年又將漸爲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爲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爲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量爲築之城垣廟宇選委才能之官興督其後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

脩復其田業供其糧差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矣且南通南州在石門之內鳳化在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西至思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自此滿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路已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爲之唇齒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緣茅緣條等村寨舊所亡失田地皆將歸復則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以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一縣亦皆徒寄虛名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然

疏議略畧卷三十一

一四

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尚隔上林一縣臣以爲詳割上林一縣而通以屬之思恩其在事勢爲便而於體統尤宜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州所屬者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體統亦有所未稱矣况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爲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爲一屬矣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

化日親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況立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又安地方者也又昭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處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既隔遠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種甚多宿奸老蠹與之包當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迫脇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暴之地方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以便糧運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爾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相度得村名那父者寬平深遠三水緊迴

臨議輯各卷三十一

二五

環匝傍有一江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鬱烟火相接且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為四通之地若分割宣化縣思龍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而消阻盜賊矣且其間小民村居如那加馬均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又以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得而安官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跡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寧矣矣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以與田寧而宣化尚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況田寧又係新創

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檢今得此一屬縣為之傍輔又自不同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田寧自田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村土寨稍有傳疑易成阻隔今田寧思龍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固得以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抑之患此亦安民利國之勢所當為者也又思龍斷藤峽諸賊固守巡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臣以各賊既滅縱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

臨議輯各卷三十一

十六

為今之計正宜勦撫並行蓋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徃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即宜為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分投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為之選立酋長諭以朝廷所以征勦之故使向化者益勤於為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孤賊勢自散不能復合縱有一二亦將屈而效順矣乃今不然賊既破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網之徒得以藉口誣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略不加恤奸惡之民復乘機而驅脅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心已懷驕矜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搖內激於奸民之驅脅遂勾結相連而起此

近年以來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而不察之故也矧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千衆不過困頓坐食徒爲擾害而實無益聚無用之兵以重困甫定之民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當行者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也蓋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潯州不必更有所設至於要害險阻則惟五屯北當峯門佛子諸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最爲切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禦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攝官兵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徭日漸逃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

疏議輯畧卷三十一

十七

有五百其後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亂賊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分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牆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三千之衆而設年備於其內取五百之中分調哨守其於他處之兵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自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差役者務足百餘數一千選委智略忠勇之官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教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至於參將兵

備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察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兇梗而曲示勸懲或進其良善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目官兵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和哨守爲名兩月一更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然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常時舉調精悍土目一二十名尋常哨守以次潛集城中畜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年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

疏議輯畧卷三十一

十八

何工不就此課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城築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服正宜及今爲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

平蠻疏

王守仁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石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官因襲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其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之循其故不易其要在使人各

行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
官之設中土之制也該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
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
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何以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
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
斯民之騷亂而必欲流官之設乎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
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
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乎是皆流官前
之設警避日後之形迹苟爲一身之慮而不爲國家思久
長之圖者也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冀聖諭

聖諭

十九

公同鎮巡等官會議流官土官之事乃皆以爲宜仍土官
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夷之
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縛之以流官
之法是群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惟服終必觸搏
姐翻几席跳踴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開曠之區以順適其
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
然一惟土官之設而不思分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
於田野而無有乎墻壩之限猶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
竄而無維繫之機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壩之限猶
牙童梏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

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脩其墻壩禁其群鬪
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禁矣今所
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會同臣猶以爲
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荒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
保其必行乎故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
理其城堡因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與父老
子弟以至廝役下賤之徒則皆以爲善然後知其可以久
行而無弊庶幾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是故特設流官知
府所以制土官之勢也今思恩田州初服朝廷威德方新雖仍
設土官數年之間次知可無反側之患但十餘年後其衆

聖諭

二十

日聚其力日強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弄蕪之患故必
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
之經界而納其嚴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效雖不茹
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
雖不絕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
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抑鬱不平之鳴使
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祭調之求而宣
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駭威
於溫恤之中消倔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駉月習不自知
其爲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

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為久安
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
官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惟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
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
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情察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
民為之辟其荒穰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聽其募
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贖官更而
其餘以佃人承之城之內外漸置佃人蘆舍而歲益增募
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諫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
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毫不

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
回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仰給於商賈府庫遠其
城郭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墾公田之所
入商稅之所種官吏之所需者每歲通商酌量為經久之
計又必上司之制用務從寬假無不備其土夷者
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弊此又設流官之要道也
服之道也既有流官矣然不立土官知州以順邊夷之情
可乎昔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意又結於人心今岑
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思願得復立其後
故蘇受之憂念然遂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為

伯璽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為嬰旨存義之義
故自其興以來遠近羣民往往亦有哀憐其意而反不直
官府之為者况各夷告稱岑伯璽者曾欽奉 太祖高皇
帝勅旨岑黃二姓百五十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者他看
江夏侯護送岑伯璽為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
代代相繼承襲其後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繼人諸人薄
習營務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官騷動雖難可
致而往歲姚州之役近年劉石之勦亦皆聞關奔走勤勞
任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向遣人奉表朝貢又遣
人齎奉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聚眾遠避未嘗敢有抗

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跡跡昭明今欲仍設土官以
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暇故今日土
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
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隆為田州而於
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授以署州事吏目待三五
年後地方寧靖效有勳勞則授以判官知州使承岑氏之
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議如此
則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慕其先世之忠俯順其
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與威絕
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羣夷見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

此莫不畏感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聖表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然峯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為邦佐其幼為邦相邦佐自幼出斷武靖州為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况武靖當僭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曷敢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額得復還邦佐以保障地方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力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為兩得其

議前卷上 三 于三

宜至於思恩則水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蓋土官知州之立其勢倖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恭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故也況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子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卒復知有流官知府者耶流官知府雖行其陸節制之道施其緩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近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與三州之外其餘四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中為無所信服者為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之以要為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

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經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必自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皆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驍悍子奪皆不經由於知州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携威勢分難合息朋奸濟震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不敢縱肆以為患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為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

議前卷上 三 于四

至於思恩事體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自甲分立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運屬制御之道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

地方疏

徐問

臣據貴州按察司整飭畢節等處兵備分巡貴州道俞事林茂竹提督四川叙瀘廳底及貴州迤西等處地方左叅將胡璋會呈據川貴二省委官貴州衛指揮朱文鳥撒衛指揮李瀚四川委官千戶章助畢節衛指揮張在烏撒衛

經同知府經原徐鑑會呈繳為撤府上嫌者勿知
府安寧上告為得即字克等及自把人等不致叛逆結狀
并勸諭逆結緣由到道據此呈乞照詳施行奉因會呈
行據此奉照先為地方事節據守備指揮管維呈該臣
行按察司會議轉行該道恭守等官會同四川該道官
查勘陞防及照該府地方與貴州宣慰安萬餘銓管下地土
密邇牌行本官令所管陞頭目各照地方整點土兵器械
于要害處嚴加把截如有別處苗人擅入我境即與併
力截殺毋得坐視民患自取罪戾仍照本院原行新舊武
備聽候調用及委貴州衛指揮朱文為撤衛指揮李翰親
詣前項地方拘集自把人等逐一查勘行布政司上給
官銀委按察司經歷夏葵前去為撤衛節二衛管帶餉
及差人解送人藥預備緩急支用又令於將胡瑞符京統
川貴二省圖隨官兵整備移于畢節衛與該衛官軍一體
操練遙振軍威及行威清畢節兵備副使為餘參將於茂
竹各將所屬府衛并無制鄰近四川為策安撫苗蠻
州將軍土夷兵操練演習牛把聽候有訖調用嚴禁一面
會勘前項事情及會行四川巡撫衙門議處具 奏按撫
去後續據貴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萬餘銓呈依奉差把事聞
本祥到于烏撒府已將殺伐利害撫諭安寧者勿母子并

自把部夷人等俱各聽從不許作孽取具官 民各年身家
並無叛逆結狀呈繳前來又據守備指揮管維呈據撤
衛軍人仰受五報稱烏撒府夷賊約有數千全身鎗甲方
勢自本夜一更時分行至鷄鳴由小路徑往中所百戶辛
休等屯直至夷方分散訖等情到職暗訪夷俱在匪徒
聚集教演自又探知軍情緊密總督等因呈報到臣案
候間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貴州總兵官孫都督同知牛
相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周澤讓照貴州烏撒衛與四川烏
撒府衙門同立一城軍夷田地密齒相連先年各有疆界
分業既久自宜安靜今該府知府安寧下土婦奢勿伊男
土舍烏得沙鶴沙體等指以舖軍先年逃馬為名頗起釁
端既已恃強縱為挾取軍人頭首奪占上糧地土抑且擅
拆陸驛肆司官倉改立私宅掘空壕塹縱掠夷字牌而驚
惑人心斃死人命雖未灼見其必反之情而所為事狀異
常實有可疑之迹及見我軍申飭戒令既嚴徵調儲蓄頗
集隣方各處有備兵守等官分布提防而宣慰安萬餘銓與
彼姻親又能奉公諭以大義著勿子烏得等方知悔禍改
圖散兵聽勸兩次取具並無叛逆結狀前來使土苗得免
殄誅滅絕之慘地方無父兵蹂踐之虞此皆伏 皇上
天威遠播將更效勤奮番革心向化之所致也夷性太

既知畏服聽從兩自官處斷填塞壕塹退撥田土改正官倉相應俯從夷俗量加罰贖以旌將來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詳議如果相應行令臣等轉行兩省該道在備案將等官將烏撒府土知府安寧土婦奢勿等罰贖白銀貳百兩夷民普魯等罰牛二隻解官變價通解四川布政司貯庫以示懲戒其鋪軍盛者至亦合俯從姑免究治使刑罰得平不致偏重仍乞 天語叮嚀四川撫按官督該道守巡官嚴加切責戒諭知府安寧并土婦奢勿土舍烏得等以後各依疆土安分守法保全身家再不許妄生釁端自貽殄滅大罪悔禍無由矣再照該道兵備倉事林茂竹左

疏議輯畧卷三十一

二十七

參將署都指揮僉事胡璋守備指揮僉事管維宣慰使安萬銓貴州委官指揮同知朱文指揮使李瀚經歷夏美周韓徐鑑鎮撫張在四川委官千戶張勳或能察預先傳報朝廷誅伐或能用命振揚遠近軍威或能伺察預先傳報消息俾臣等得以早圖阻遏潛消變亂事功雖有小大勞勩均為可嘉應合行令布政司動支官銀收買段絹花紅照依等級量加獎勞臣等俱未敢擅便謹題

議處凱苗事宜疏

徐問

訪得凱口山國形勢陡壁險絕盤亘數十餘里有大軍攻圍弗克之後十八年間謀智猶長壘石排柵築砌營料日

積月久增倍往時若欲加征兵糧調集則逼冬盡春深雨水泛瀾風瘴又作復如往年蹈其故轍竊恐山險難乘攻之未能遽克守之難於久駐未免糜費糧餉消耗士馬解散人心損軍實揆之事勢誠未見其可也况軍糧出自湖廣四川屢年催徵通貢公帑所積無幾顧以一隅一種之苗傾其不貲之費以應之非惟得不償失將恐貴州地方從此倍加困敝而不可支矣夫往失當懲生靈當念固不耳勞師以費財亦不可玩寇而殃民酌事機緩急輕重之形參以利害小大得失之較俾無妨害庶可彌安除批行該道守巡兵備官量撥黃梁等處附近義士軍兵暫給

疏議輯畧卷三十一

二十八

行糧責令守備都指揮顧恩督令原委指揮張韶等統領分佈王仲武平浪申倣等司國一帶地方輪番防禦如遇前賊突出為害即便相機擒斬其新添等五衛亦從三司官議照先年戍守舊規各量調打手軍兵一百名於都勻衛協同操練遠振軍威遇賊出沒兵守巡等官督令一體剿殺有功量加賞勞各該官員如有隄防欠嚴備禦弗謹或失機宜致令侵軼傷害地方者從重察究治罪仍一面責令各委官親詣賊國再行宣布朝廷恩威征伐利害俾止曉知順逆禍福之原如能悔罪聽從撫斷責令認納糧馬等項又令照依土俗舊罰歸還復業等因奉 上立約再

不許找兵營殺自取殄絕赤族之禍若不遵撫處於來春
時分再委將楊仁會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及都司官
酌量緩急調習附近土漢官兵或挾以兵威俾其懾服敗
其黨與使之失援或隱路設伏斷其歸途或多方間諜致
其內變不須責以期限務要動合機宜俾苗夷斂戢地方
安堵如仍不靖或俟彼來秋田野禾黍將登我兵進壓其
境盡食其粟使彼內積將空外難收穫如隋高祖盡取陳
之計而又勒兵分據外國俾其聲不相聞救不自暇各相
震震窮蹙雖有高壘堅壁必有拔幟先登者矣如其事機
不偶勢且倡厥或拒敵官兵或出劫道路干礙官府城池
亟議輯畧卷三十一
二十九

倉庫等項若往年香爐山之賊必須大舉動調別省土兵
另行斟酌

明倫彙編卷三十二

論

論韓國公冤事狀

解縉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固天下之所
共誅幽明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斟酌幾微
之際此禍幾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主能察焉
竊見太師生養長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為
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祿寵榮人臣
之分極矣志願亦足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
固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慘之事理大
謬不然英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矣
今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
妄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 陛下則子親也豈
舍其子而從其姪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勛臣
一而已矣太師國公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
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有在取天下
千百戰之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其不身
蘇粉世絕宮污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
但其人之年邁衰頹精神意慮盡衰矣倘安苟容則有
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子事 陛下

托骨肉至親無嫌芥之嫌何得忽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為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欲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為明之猶願 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為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跡賤非不知言出禍隨然耻立於 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群臣豈無忠智左右侍近必有為 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臺

諫御史必有為 陛下言者而事之枉寃延綿未已群臣

杜口竟無一人為 陛下言者臣所以忘其賤賤冀 陛下萬一感悟雖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申明律意疏

劉至

祖宗之治天下定律明刑以繩姦宄百五十餘年臣民遵守教化大行罔敢踰越夫何承平既久民偽日滋犯刑憲者有法外之姦而掌刑憲者無畫一之論故或子糾他人而劫其父或弟糾他人而劫其兄敗倫傷化此為甚若不講明律意恐犯法者無所忌戒而司刑者無所於守將來之弊焉可勝言近者刑部湖廣司發審犯人王保招稱

在官呂昌糾同保等打劫伊父將母等住用提亂打劫出銀兩衣服等件將王保等問擬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減凡強盜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呂昌依卑幼私擅用財罪止律杖一百此則子糾他人而劫其父者也又據該司發審犯人高鑾招稱在官強盜糾同保等打劫伊兄強預將兄拏住用尖刀放伊項下劫出銀兩飾等件將高鑾等問擬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減凡強盜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強盜比依弟賊兄者律杖九十徒二年半此則弟糾他人劫其兄者也俱經本寺駁問未結臣等伏讀 大明律內一款同居卑幼

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卑幼依私擅用財物加一等罪

止杖一百他人減凡盜一等免刺若有殺傷者有殺傷等

長卑幼本律糾罪他人縱不知情亦依強盜論若他人殺

傷人者卑幼縱不知情亦依殺傷論若卑幼本律從重論

謹詳律文曰將引者謂竊盜則藏匿隱跡竊盜而行所以

用將引也曰免刺者則專指竊盜而言也曰亦依強盜論者謂竊盜有殺傷亦依強盜坐罪也意甚明矣引律者不知犯強盜者他人自有本律乃於凡盜之間加一誣字遂欲減等且如前條各居親屬相盜既通減凡人免刺而又別言若行強盜者則凡人不兼強盜明矣餘所謂凡盜

亦有免刺豈得兼強盜乎或者入疑有殺傷者坐強盜遂以爲無殺傷者不當坐強盜殊不知強盜之爲強盜不在殺傷故強盜本條不言殺傷而竊盜臨時拒捕乃言殺傷也又按名例律犯罪首從各別者依本律首從論註云如卑幼引外人盜已家財物二十貫卑幼依私擅用財加二等管四十外人依凡盜爲從論杖七十亦是專指竊盜乃有首從安可引之以斷強盜之獄乎且各居卑幼雖是異財實係親屬非他人比其行強盜且以凡人論豈得他人反不以凡人論乎若同居卑幼則雖同財而倫理爲重所以竊盜之罪可減而強盜之罪不可減况劫父劫兄窮兇

極惡較之罵父毆兄者輕重何如此皆人倫之大變律文所未該亦當權輕重以正法援比附以上請若如前項擬斷則是倫理置而不論盜賊肆而不禁將來奸詐之徒欲行強盜者計挾本家一男一弟在內俱可免死且子可以犯其父弟可以犯其兄亦何憚而不爲哉恐於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之義有乖也臣等待罪法司職掌評允務求其當不敢緘默伏乞 聖明留察

申明律意疏

馬文昇

切惟爲治莫先於德教輔治莫先於刑罰非德教無以化導乎人心非刑罰無以懲戒乎奸宄故任帝舜之世契敷

五教而皋陶典刑以弼之是知自古帝王之御天下未有舍此而能致治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當殘元入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爲刑乃輔治之宜不可不明命臣更定新律以一人之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懲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十惡十惡之外莫重於強盜何則蓋其執其挾刃生殺在其掌握劫財姦淫操縱隨其意欲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強盜條云凡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禁去惡懲奸止亂而輔治者也及天順三年傳奉 英宗皇帝旨曰人

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爲始每至霜降後但有應決重囚三法司奏請會多官從實審錄庶不冤枉永爲定例蓋專指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抑故令法司會審即古帝舜欽恤大禹泣辜之心也然恐強盜重囚不在其內且強盜既該決不待時又何監至秋後處決况以強盜不分賊之多寡情之輕重俱監至秋後與衆囚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翻易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決柔弱弱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及夫處決之際囚犯既衆或至日晚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意且情犯有輕重

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是與賊毆殺人者為無異矣况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之威也強劇有犯不時處決則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蓋兵刑二事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於大雖兵加之而無益矣

正法守疏

林俊

切惟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伺察機密奸細鎮撫司鞫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裁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

疏議輯覽卷三

六

二

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未幾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大明會典者如此列 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意中受惡輒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奸而 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天啓我 皇上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銅弊一舉而剪除之天下方仰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豈崔文有所煽惑或假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鈺所告崔文等 皇自有反坐之律所告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 祖宗之法在 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近三筆徵夫之臣耶今不

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固臣等奉職無狀只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廢祖宗之法况今風霾雨土赤日無光天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脩德之日今此小事尚拂于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誠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 皇上念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收回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為將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平大法疏

林俊

竊惟法立於 祖宗守於 陛下而奉行於法官漢武侯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

疏議輯覽卷三

七

二

邪齊民志也今法干內臣至內臣之親屬皆得免死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於內賴 陛下神化之妙左右自皆革心萬一作姦犯科而無法以制之是教之使犯其流安可止耶夫人情不甚相遠論純謹內臣豈無論輕縱外臣難免惟外臣六年之考察三年之黜陟科道之糾劾撫按守巡之摧擊一干吏議終身不叙大約三數年間沙汰而去者不下三四千人是皆內臣所無故法易犯而事無大小又須具奏故祗見奏論之多若有若偏於外臣者實非敢輕重於其間也所據前項內臣似宜各下法司明正其罪其罪之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啻廢 祖宗之法而司禮

監奏請發落亦須獄上方下其奏與凡貴戚之臣一無所假則奉三無私畫一不二疏戚貴賤內外之臣皆無越我防制之中相率遷善以罔干泰和之治矣若彼此猜疑殆非國家之福亦非內外臣之利也

論盜內府財物不當輕貸疏

林俊

竊以內府嚴密之地內監親近之臣而內庫之儲付以監守責亦專矣不謂王珣等大肆奸貪濫通陳俊等恣意侵盜夫一時侵盜如是平時侵盜何如一起蔓延如是各起事未後何如中問隱憂又有不可以數計者夫當正德蠱極之時嘉靖起而應亨嘉之會約房等財物天意為中興

疏議輯覽卷三十三

八

積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浚今被該廠訪出宜示大戒顧乃得送司獄監者請發落夫以近日內臣有犯不付有司猶非大盜而為失刑今王珣等大盜密不付有司耶成化間內使張來保盜昭德宮財物奏擬處決且累堂宮太監亦發海寧子凡重夫昭德之財猶私財也尚示大戒況內府公家之積內而大禮外而大營皆足手出不示大戒誠恐江河不足以實漏卮難盜效尤國計一空其弊可勝道耶書云君曰辟曰有臣曰勿辟勿宥言不當徇君以為生殺惟當審輕重之宜比法官萬世訓也臣等為國守法豈容忍默以漏大奸乞將王珣等下之有言明正其罪

太監張得玉等及該直守門守衛內外官軍亦各查究如律庶群奸屏息積弊一清矣

獻停疏

臣等會問得犯人一名趙風子即趙鏐招係順天府霸州文安縣人弘治年間充本縣儒學增廣生員後因有病告回侍親正德五年以來有父賊首今淪死劉六楊虎射傷淪死劉七已故死齊彥名朱千戶射傷焚死劉三即劉惠炳故邢老虎等聚集賊衆往來山東北直隸等處張打旗號稱稱大王攻破州縣燒劫庫獄殺虜人民姦淫婦女搶掠財畜敵殺官軍阻截糧運共謀反逆日漸勢衆本年月

疏議輯覽卷三十三

九

日不等有在官谷玉賈能各不合投入夥內劫殺正德六年七月十五日有鏐同縣先獲董仲義糾黨五百餘人亦往河間府投入劉惠等營內約有一萬餘人合夥為盜攻劫文安縣治此因水漲沮洳在彼住劄十月有鏐兄監妻張氏男張龍即趙龍兒未獲男趙添瑞平寧弟趙鏐趙鏐即趙鏐監故叔趙達行見獲在官第趙鏐趙鏐等男婦七十餘口俱躲本縣地名王東村水中站立被劉七手下賊徒嚇趕上岸要行殺虜鏐不忍截傷賊人二名當被劉七等將鏐捉住要殺有先獲已處決賊首劉三一名劉尚質的名劉資亦被伊盧楊虎等夥約與鏐原上馬為盜鏐將

家口發送回家劉資等各添約見獲在官賈敏兒即勉兒段朋張秀朱聰王本張實李文金劉毒那本道陳英鄭良并先未獲見監汝寧府陳振張璽吳鑑張隆李臣兒劉江小張勇李海宋忠及未獲宋紀宋虎宋山小宋兒唐鑑陳瀚等四散劫財殺人聲勢愈大各置酒會聚高說我們這些人馬便也難成大事不若先從本縣起手然後遍歷天下招集數萬人馬以建國扶賢為名須要下箇毒手人總歸順若不從的逢州破州逢縣滅縣先要得了河北河南後到南京見有空位那時節着你們拜相封侯全家都享富貴却不是好等語賊衆聽允就在本縣起手攻破大成

青縣等處城池殺傷官民燒劫房屋及分差哨馬四散虜掠隨被官軍追剿有劉六帶伊已死男劉仲淮與劉七齊彦名等一枝人馬從青縣前往山東去訖本月內劉七復回攻破冀州將在京小劉氏伊夫先為強盜監候今已處決張玄劫去改名劉玄領賊一千五百餘人各處劫虜本年月日不等有齊彦名伊在官妻弟龐文宣將齊彦名男虎頭兒送至賊營就不合投入夥內僭稱大王領賊二百餘人及有劉六在官姪劉彥深并在官李隆王璣于成強劉惠即孫虎蘭洪李孜王紹即邵隆郭漢宋祿孫玉于可昇呂仁黑虎各亦不合投入夥內谷玉李孜俱跟隨齊彦

名賈能跟隨劉彥深李隆王璣俱跟孫虎蘭劉六關洪呂仁黑虎俱跟隨已死賊首劉彥高邵隆宋祿俱跟已死賊首劉廷寶郭漢跟賈能孫玉投入殺死賊首呂五夥內後因呂五身死亦跟隨劉七于可昇先投已死賊首喬二後因喬二身死投跟齊彦名各願賊多寡不等賈能郭漢宋祿孫玉各偕稱大王谷玉李隆王璣于成強孫虎蘭洪李孜邵隆于可昇呂仁各號稱小頭兒又有在官宋倉與伊未獲宋文亦各不合與伊已死兄朱傳偕稱大王領賊一千餘人賊衆就將傳項朱千戶名目與龐文宣等各不合隨同劉六劉七齊彦名共謀攻破素強縣有知縣段

力挺身死屠戮人民不計其數又圍劫景州獻縣阜城等縣口到長安也聚數百復往東行攻劫青縣靜海滄州等處燒劫糧船後朱傳在山東即墨縣被官兵射重走至寧海州身死及有在官孫隆孫富亦不合跟隨楊虎彪內僭稱大王四散同謀劫殺錢與劉惠劉咨郭老虎董仲義等共推楊虎為主僭稱大王月日不等攻破興濟縣又攻滄州不破燒燬糧船殺虜人財不計其數復回南皮縣起程將東光縣顧知縣拿住又沿路攻劫殺人隨有馬都堂邊都堂德州桂都司各差官前來招撫錢等亦回書伴許若朝廷放赦我等亦願解散等語前到南宮素強等縣屠殺

官民劉三得在官小趙氏為妾本年九月初一日行至
景川地名朱門村當遇總兵官馮安官軍對敵五陣殺死
賊一千餘人鍾等奔遁小灘河北本月初三日保定田
都司率領指揮趙文等官軍截殺賊等殺死官軍七十
餘人拿住趙文次日釋放鍾等又往山東蒙山地方當遇
副總兵李瑾前來敵殺官軍四十餘人棄下神鎗盔甲一
百餘副蟒衣一件楊虎將蟒衣沿途穿著及將在官崔氏
即楊寡婦占為妻往來山東濟南東充登萊等府并所
屬東平高唐濟寧沂曹等州青城樂陵在平等縣攻劫燒
斃有見監襄陽府賊人范益李江李勝劉鐵陳春張山韓
子義孫昇郭豹李文舉胡友才宋淮用郭清各見得鍾等
行劫有錢月日不等投入夥內跟隨各處劫殺人財不計
其數又有見監河南賊人馬五督四并未獲楊保唐子文
朱和等沿途搶虜人馬三千餘騎亦來同夥攻劫鍾過泰
縣題詩一首得罪男兒愁滿腹胸中豪氣吐虹蜺滿懷血
淚洒雕鞍幾回魂夢歸鄉土貽累父母隣里中連坐妻子
鈞臺苦平欺敵將虎擒羊縱橫六合誰敢捕惟恩 君恩
似海深釋我軍家萬事足又到沂州湯頭地方經過州縣
月日不等先後夥約未獲賊張通見監汝寧府汪太張仲
良張虎吳鏗等表見監襄陽府王明陳壽許文張等清

文義趙宗張仲任紀王潮李騰王隆各隨營沿途劫殺人
財姦淫婦女不計其數又虜得見監襄陽府馬經王震包
張表劉全李遂李營主澤重文舉郭玉重智各分與馬四
匹執打器杖隨營行走及虜得已發落斬倣徐傑王俊張
金鶴各打草喂馬挑擔行李本月內龐文宣等跟隨齊在
名等南行到於地名裴子岩被谷太監陸都督督調許遊
擊等官軍殺死夥賊有八九百人去到大名府地方又破
官軍殺死夥賊一千餘人本年十月內鍾等之不合攻破
靈山等衛日照等縣至南直隸徐州攻城未破十一月初
一日至宿遷縣殺死高郵等衛官軍三百餘名鍾等又不
合得婦陳氏回兒劉三虜得路氏各在營至初二日
過河拿住高郵衛指揮陳朋帶至靈璧縣營有知縣陳伯
安領兵對敵不過幾等殺死官軍二百餘人當將陳伯安
拿住同陳朋帶至宿州攻城不破壞燒燬西關殺死居民無
數比有陳伯安不跪劉惠真惟是鍾勸放訖又去攻破虹
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放火殺人拿住虞城縣知縣行至
丁家道口放訖又攻破歸德州劫虜馬騾人財當被守備
萬全都司官軍追至亳州地方有武平衛致仕石指揮領
軍一千僧兵三百前來截殺鍾等迎敵殺死僧兵七十餘
人去到地名白龍王廟小黃河渡口有潁州裏指揮華甫

揮領軍對岸劉營虎帶領賊黃寧等七人搶一隻
過河當被官軍追翻舡隻楊虎黃寧等俱各泅死賊衆奔
往河南府被官軍趕殺賊首張富奔往孟津過河來到臨
清被獲鏃等見楊虎身死賊衆又無統束議將劉惠立爲
賊首前到龍江過河至孟城縣地方龍崗方將陳朋放回
又到太和縣劉營五日虜得人財常有副總兵白玉領軍
圍殺劉惠尚未獲朱龍等領衆出小南門敵殺官軍兵快
一千五百餘人搶得盔甲鎗刀二千餘件神器七十餘件
前到沈丘縣攻城進入殺死軍民一千餘人拿住都司潘
神殺死都司王保射傷河南布政司經歷任傑擒得弓箭

議輯卷三十二

十四

刀甲起營攻入鹿邑縣拿住見獲在官千戶李茂科失記
名千戶二員軍人二名俱各降服跟隨內有在官陳漢即
陳翰不合自稱主事願與劉惠爲男當將千戶二員放訖
隨有蔡縣致仕知府張什同不知名生員二名老人一名
自備馬匹假金臺蓋西副銀臺蓋十付段二疋前到鹿邑
縣饋送劉惠哀告免攻本縣以救一縣生靈劉惠接收聽
允彼有陳翰與劉惠未獲義男竄麗各不合商議兵法無
統必至於亂須分等第方可管束商同爲畫圖標將劉惠
號稱奉天征討大元帥上應武曲星將鏃改名趙懷忠號
稱副元帥上應文曲星小張勇僞授前軍都督提調都督

未獲李淮協守軍務管理旗鎗什物董仲仁奇兵指揮趙
果正兵指揮趙和嚮道指揮陳翰僞授侍謀軍國重務總
理機密糾劾大小事務元帥長史與竄麗分作東西二廠
管事鏃不合與劉惠自稱元帥并發放賊夥俱稱大王又
將張秀率淮來和與陳振張隆唐子云楊傑韓信等分爲
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各僞授都指揮等官置立五色
段帛旗號二十四面又置金旗一對上書虎賁三千直抵
鈔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池之天李茂僞授中城兵馬
都指揮未獲戴隆朝賢并見監汝寧府張章吳鐸并失
記名賊人各僞授千戶百戶旗校等名色又見各賊攻城

議輯卷三十二

五

殺人有功將王本邢本道劉鉞李勝各僞授千戶張保劉
敏范蓋各僞授百戶李江統領總旗仍舊領賊殺人又僞
造鈞牌上書奉天征討大元帥劉副元帥趙仰前途官吏
整備草鎗合用器物脩理橋梁道路迎接者秋毫無犯迎
敵者寸草不留遠懷者軍法從事俱無違錯等字樣各衙
門迎接彼時趙鏃趙鏞與見獲在官妹夫張仲威各亦不
合與已故表弟劉贊勝前來投入夥內與鏃同謀又逆鏃
又在南頓鎮搶虜樂婦田三兒爲妻未獲小把子小王兒
亦虜新蔡縣義官李慶友李天然在營營務前到上蔡縣
有霍知縣梁典史并信陽衛李指揮各帶官吏生員民快

拒守不勝將城攻破當將霍知縣支解梟掛燒劫官民房
屋財物庫獄有失記名賊入虜得北門不知名民人女劉
四兒隨營後宿前到商水縣知縣率領師生巡入察院住
劄數日去到西平縣有王知縣拒敵不過罵賊不絕王
本將王知縣支解又攻破遂平縣燒劫財殺人不知其
數將鄉夫王雲裁縫邵廷虜去隨營使喚又攻破舞陽縣
殺死陶知縣妻馮氏并本縣男婦不知其數并本縣在官
監犯僧一名德靜妄稱唐府逐出有孕官人所生收在賈
免兒營內又攻破葉縣將失記名字官一名知縣唐天恩
并父唐正家口六名唐府校尉李胡子三人俱各殺死又
攻襄城縣未破本縣轅銀二千兩馬二十匹送與劉惠接
收不曾殺入當就分出其賈免兒一枝人馬復回舞陽確
山真陽光山等縣及帶德靜跟營去訖錢同劉資攻圖鈞
州五日退攻郊縣將破城內送出馬二十八匹不曾殺人
有未獲賊徒劉真虜得見監襄陽府耿奉注現在營跟使
又攻破寶豐縣劄營三日有河南孫僉事差失記名陰陽
生汝寧府差失記名生員各賁執招撫黃榜前來錄等當
寫乞恩辯明本一副內開先年群奸在朝舞弄神詔濁亂
海內誅斬諫臣屏斥元老未有不亡其國者乞 皇上澡
雪精神獨斷于中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之首以謝

群奸等語與生員賁回當日夥賊凡榜逃散者百十餘人
又到松州攻圍有都司詹濟同知郁來辛指揮任御史督
率兵快拒守殺賊力竭城陷殺死詹都司郁都司任御史
并在城男婦數千餘人官民房屋燒劫一空隨有唐府差
人傳說你劫的僧人德靜非我骨血和尚在營可與殺了
龍等語錢又虜得見監襄陽府小民劉氏莫泰陳朝唐用
當在營使喚本年十月內孫隆領九十餘人復到山東被
軍軍殺敗孫隆到家看望當被本處地方捉獲正德七年
正月初六日錢等聞知南陽防守嚴謹由小路徑去唐縣
西關下營縣前官督率軍民晝夜上城拒守錢等每日攻
城三次先後二十八日力攻不破本月十三日有偏頭關
官軍自南陽府前來銅寨鋪地方劄營官軍不勝回還本
月二十日失記名賊徒搶虜唐縣民人馬學女馬九兒在
營效宿有見監襄陽府賊人李奉李虎劉傑各接營助錢
攻城殺人及未獲小賊把陳資又虜見監襄陽府劉倫許
平趙雄李鉞常受張堡張鉞王山孫學李才在營打草喂
馬不曾殺人本月二十六日邢老虎病故就葬本縣漢王
臺西新建寺閣東後墻下錢等查得二十八營人馬共有
一十三萬五千餘騎造有各賊花名文冊六本分各收拿
點閱又於老營紅紗帳上大書英雄吞河海氣勢轉乾坤

對子一聯又置火牌上書奉天征討大元帥劉元帥趙示仰差去襄陽樊城南陽新野接戰領兵都指揮張勇并遷奇兵正兵及哨馬夜不收等項官軍人等回至牌所即便整隊尚有聲息就在牌西創營一面差人星報老營發兵截殺有功陞賞決不虛言鏖與劉惠各盡花押在上今失却名哨馬奔至新野縣隨被軍人截用等將哨賊殺死奪牌交送南陽府收貯鏃與劉資差發人馬前去襄陽樊城襄陽隨州新野等州縣四散攻劫城池殺傷鄉民當有湖廣河南總鎮撫按衙門嚴督襄陽隨州新野南陽等處官軍民快吏生人等陸續擒斬賊將及四千拿獲

宛陽縣志卷三十三

大

馬驃婦女器物不計其數本年二月內劉六劉七與齊彥名羅文宣等在於縣地方被劉驍等官軍殺死夥賊一千餘人勢敗奔往登萊州海套內官軍圍住劉六等潰圍奔到古縣鎮地方又被官軍追殺無遺止剩三四百人仍向北奔有鏃又差探得湖廣撫治都司馬奏調漢七官軍將到於二月初六日起營攻破城寨燒劫殺傷及劫得無間老家蟻木玉帶金銀段等物其數俟散各賊穿用訖有未到小把白秀不合廣等處女耿氏在營被宿復到確山遂平等縣入城殺傷人馬燒劫財比有夥賊畏怕官軍追殺奔散數多是鏃與劉惠差小把張敏

等前去鄉村約廣見監襄陽府曹知高志高方小七兒劉小住兒周馬兒王梅雷配鄔小肯兒王欽毛顯徐增王璘曹浦張榮本聰孫鐵曹州孫政張朝楊淮劉廷王云王高文陳富隨營驅使至二十二日奔往西河縣有各邊總兵將等官統領人馬前來殺死夥賊二千餘人奪回男婦馬驃器械不計其數鏃等乘敗復奔上蔡商水西華等縣攻入郟陵縣焚劫軍民房財及致仕劉尚書家金銀財帛并官庫銀物不計其數又到新鄭縣鄭州攻城不開隨又攻破陽汜水鞏縣殺劫庫獄人財馬驃不計其數又攻偃師縣不破鏃等虜掠未獲鄉民各傳報今有提督彭

宛陽縣志卷三十三

十九

都堂仇總兵督率京邊官軍及湖廣撫治都堂太監總兵亦督發漢王官軍各委河南胡榮政王僉事各分投前來又有鄧都堂甄太監亦督發軍馬前來會合截殺鏃與劉惠等各慌張領衆奔往河南府四關攻殺意圖入城拒守間各遣人馬追至殺死夥賊不知數目有總兵馮福奮勇身先出戰鏃又不合與劉資各督令劉世遠迎敵用鎗戳死當有張山率同任紀李虎等捉獲邊軍七名送營殺死劉惠見伊有功將張山偽授指揮及將任紀李虎各賞給衣銀面刺太主二字領賊殺人有未獲夥賊小將兒張益不合廣得永城縣已致仕李知縣女李五兒已死民人裴

文秀妻李氏各在營救宿連夜徑奔汝州又聞漢上官軍已到分布郊外葉城南陽裕州等處截殺星夜奔往寶豐透山舞陽遂平汝寧府城東南關外周家橋等處地方節有漢上官軍逆敵斬獲賊級婦女馬騾器械土軍亦被殺傷五十餘人又往固始潁州朱臯鎮地方劄營亦被漢土諸軍四路追襲節次斬獲夥賊奪回婦女馬騾及渡河不及淹死人馬五千有餘沿途滾馬逃散者不計其數比有劉全張表任美傅鍾李榮王潭董文舉馬經郭五董智劉表趙鸞王囊包劉小韓兒各明知恩例許令被虜軍民丟器滾馬免罪優恤各不合畏懼鍾等刑殺仍跟在營校

使不敢解散等因被殺追迫急將前造軍馬文冊悉無存徑由光山六安州等處晝夜奔走及攻破舒城縣擒虜人馬復回商城等縣復令哨馬四散鄉村虜得見監襄陽府劉江張鑾蕭佐徐嘉萬秋李守揚濟王賢高流兒隨營羣馬騾挑担物件三月二十日有賈兒兒與已死賊首李昇二掣領賊眾二千餘人由界河山隘走入黃陂縣城地方燒劫比有湖廣王太監劉都堂劉巡按該道郭僉事督調漢土官軍追至羅田油河等處擒獲三百餘功燒房焚死二百餘人因天雨水漲追趕渡河不及漂溺者有一千騎一枝人馬傷死盡絕又有王本等夥賊三百餘人奔入湖廣地名出山峇四月十三日恭議白金

李源等督發漢土官軍將王本萬小七兒張實奎文金奉守還雷配王欽陳富張表劉倫張堡各擒獲及將僭號指揮古墓等一百餘人殺敗奔散有見監泌陽縣賊把偽陸伙千戶即潘增賊首趙喜程官各率把兇賊徒三百餘名由信陽州西關一路燒劫至四月十七日前往桐柏縣被知縣李聚督率鄉兵機快將潘增等八名生擒及斬獲首級馬器餘賊於十八日又往泌陽縣亦被知縣劉機將趙喜等擒獲斬首級馬器餘等仍往回縣復到光州過向城光山等縣被因各處官軍把截追殺緊急不曾殺人放火又到六安州攻城將破被彭都堂仇總兵督發官軍

趕到殺獲夥賊約有三百名又到廬州府過定遠縣城西亦被官軍趕殺夥賊四千餘人復到六安州劉惠劉資等先領餘賊一萬餘人過河及鍾趙趙璠趙鎬俱隨同仍往商城地方去訖比因天雨水漲渡河不得鍾未獲義男李文秀帶領精壯二百餘人意欲渡河潛散回家又遇管四張通帶領二千餘人合為一夥復到商城朱臯過潁州太和縣到於張村鋪又遇楊虎夥內未獲小賊首迪郎二千餘人亦與張通合夥至鳳陽地方固鎮鎮賊五千餘人寫帖投稟叢都堂要得率眾歸服未遂復到靈璧縣知縣陳伯安屏風上亦寫願眾歸降平定巢穴等言又以南

宿州及桃山驛接遇官軍交戰被官軍追至徐州失記名
館又往南行因有京邊鳳陽湖廣各處官軍四下分布住
劉鑑與各夥賊首率眾仍回商城固始分枝竄入湖廣河
南界亂山內四月十九日有河南僉事王瑛領兵將趙瑞
趙鎬張仲威劉覺勝及將帶金銀一千餘兩一同捉獲四
月二十四日有見監德安府小賊首張朝用等亦率餘黨
三百餘騎流入隨州地名出山店被湖廣都堂督調官
軍擒斬張朝用等男婦二十餘名口餘賊當時潰散有劉
惠劉資招賊衆萬餘於四月二十六日前到應山縣屬營
有僉事郭韶同領左哨官軍於二即敗廣水店斬獲見

監德安府賊把趙昇及賊徒首級一百餘名顆追逐綠崖

廿二

落水死一千餘人奪獲馬騾器械數多本年四月劉六劉
七齊彥名龐文宣等復到香河寶坻王田等處地方殺劫
人財又在武清縣八里庄與蔡將王果對敵將王果殺死
又到東馬園地名將寧都堂手下子弟兵殺死不計名數
劉六又搶虜已故楊能在官妻王氏劉七搶虜樂戶劉大
良在官妻大趙氏李德為帕兒在官妻丁氏劉彥高搶虜樂
戶丘端在官妻郭氏齊彥名搶虜軍人劉愷在官妻劉三
姐各在營處宿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劉六等到冠縣地方
又被陳太監陳都堂督調官軍殺死四五十人問洪奔到

范縣地方被遼東官軍擒獲本日有彭都堂仇總兵亦督

廿三

各路軍馬將鑲等趕上斬獲賊級約有二十餘名顆有撫
治劉都堂方總兵亦各督官軍趕至應山縣地名漢東井
子鋪黃關九女崖河北隨州地名蓬鰐山兩大山等處將
王隆楊齊丁賢張潮孫升斬倣高留兒陳朝用唐萬秋蔣
萬徐章任美劉傑劉小住兒李奉徐增曹佐任紀劉壽曹
滿許平萬志高許文劉江劉小兒李勝曹知張仲王雲張
爲王文義王得王高文王俊宋泰趙雲李鉞王璘毛顯劉
金孫收張山楊槐徐傑張海清趙林王潮陽自來周馬兒
郭小肯兒李虎生寬李奎張金李氏馬氏李天然耿氏各
陸續擒獲斬首二百餘顆馬騾器械數多劉惠劉資等
髮遭殺收俱四散由桐柘泌陽確山趕入南召魯山等縣
山谷內潛匿逃命去訖五月初三日有陳翰因見勢敗滾
馬赴仇總兵處投降降本月初五日有錢行至應山縣東化
山坡下見得兩省軍馬重大思要脫身無計逼令未獲僧
人真安將錢鬚髮削剃戴伊度牒在身持邢本道等分什
各散逃命是錢止同真安升先夥僧元晚的名劉小韓兒
作伴意要前往江西投入彼處夥賊再圖大舉有南召縣
知縣李聚節奉彭都堂劉都堂仇總兵分守胡祭政等案
驗及知府王宣牌面令縣嚴督官兵把截五月十九日地

方報有殘賊三十餘人前來當領賊缺吏高龍及兵快人等將劉資并見監汝寧府影賊家屬張重張氏十九名口盡行拿獲五月初十日有南陽衛指揮王謹亦奉督集南召縣義官彭學等追至地名土地嶺與劉惠敵戰射中劉惠左眼傷重劉惠分付衆賊我爲人一塲在此壞了你可將我身體燒化等語隨有數賊擡在山下李家地上草房內發火焚燒間王謹喝衆將火救滅斬取劉惠首級生擒夥賊三名內一名見監汝寧府張得招是劉惠義勇說稱傷死燒化是的本月不等日有湖廣劉都堂及周太監及撫民張副使亦從安陸前來訪知有賊一夥到於隨州天

疏議輯畧卷三十三

廿

王險寨及螺蛳螺蝗等處地方燒劫督發漢中土官軍生擒邢本道王囊包王子文唐富郭王汪見董智馬經陳美王山韓義王潭胡有才鄭良王賢李王曹用董文舉李鏐郭豹宋淮用郭清范益劉益趙鸞李騰陳春劉表李榮李文舉及斬獲賊級馬螺器械千數及審得邢本道等供出鏐於前月日在應山山坡花樹下剃頭爲僧潛縣情由當即隨行武昌漢陽黃德鄖襄南錫等衛各營發官兵快四散捉拿及有湖廣省城鎮巡三司亦各通行治屬嚴加把截搜訪又有彭都堂仇總兵趙御史亦各通行查驗告示於南直隸河南湖廣各屬府州縣物色訪拿聞有武昌

徽軍人趙成同伊弟趙宗於本月十七日前到德安方總兵處首逃行至黃陂縣地方九十三里坡撞鏐經過見鏐狀貌異常思與省城行到案驗告示相合心已懷疑十日行至小河漢巡檢司又遇各哨官軍押帶賊屬小男前來問知前情比趙成趙宗又約郭金蕭原差孝感縣快手徐必高黏踪輝龍緯見鏐同劉朝兒到於武昌府江夏縣地名管家套武昌護衛軍人唐虎店吃飯趙成一面申報地方一面將鏐擒解聞請有武昌府署印同知吳寅督委巡捕知事差遣兵快李游劉永明亦到相幫擒獲搜獲在身原銀直皮腰牌一張鏐銀一十二兩六錢解官審實

疏議輯畧卷三十三

廿

監候間有楊寡婦路氏小趙氏俱在湖廣地方劉仲淮在官妻楊聰明宋紀在官妻劉六姪女大劉氏并何氏俱在河南地方各先後捉獲於本月內有龐文宣與同谷王賈能李墜王瓚手成張孫虎李孜邵隆郭漢宋玉孫王于可昇呂仁黑虎俱隨同劉六從湖廣地方團風鎮撫船沿江流劫本月二十三日路過已故馬都御史劉六領李隆等上船劫虜有馬都御史怒罵劉六將伊九射一箭喝令李隆王瓚不合聽從下手將伊用刀砍傷落水身死本月二十九日劉六并伊男劉仲淮被湖廣土軍追急投水淹死劉七與龐文宣等駕船順流徑到南通州地方狼山停生

一十餘日乘風復到蕪湖地方將操江陳都堂官軍趕散下水淹死不計其數下到瓜州燒燬戰船搶奪軍器數多本年米月內劉七與龐文宣等又到狼山停住本月二十八日被大風將船打碎賊俱上山被官軍趕上圍殺各不合與官軍對敵致被殺傷本月十九日劉廷寶又被大風打破船隻淹死龐文宣船隻漂至地名福山港被遼東官軍生擒有谷玉因敗走藏在本處塔內至夜間走出跟隨劉彥高王子長劉折腰走至地名丁溪場劉彥高等各名各因傷重行走不動自縊身死谷玉又走至地名黃舖有賈能等成強孫玉與劉七一同搶船要行逃走官軍砍射

緊急劉七落水身死齊彥名被官軍殺死割取首級將龐三姐趙氏丁氏郭氏後捉獲賈能孫玉浮水上岸又與于成李孜邵隆郭漢宋祿孫玉逃到海邊搶得魚船逃至山東膠州海口登岸到於安丘縣李隆與王瓚亦搶得魚船逃至地名丁溪場孫虎逃至南直隸通州各先後被獲蒙本州榜割劉七首級于可昇逃至通州呂仁黑虎亦搶得小船要往蘇州等處到於江陰縣地方各被獲劉彥深逃至穆陵關被牛僉事捉獲朱倉走至北直隸滄州從河南逃回本家張富從河南逃至臨清州玄與張并劉小女兒連伊在官張幼女各前後捉獲張玄處決訖朱聰被湖廣

官軍捉獲嚴將鍾等及龐文宣等并劉七齊彥名首級各檻解到京奏奉 欽依會問多官打問前情明白及查得監督提督等官 奏稱楊寡婦的係楊虎遺孀為妻劉惠自代領其殺收養奉婦在營原無別枝人馬止是別夥賊徒倡名為亂是實除將劉七等首級遵奉 欽依梟掛曉示外將鍾等取問罪犯一議得趙鍾等所犯趙鍾趙璠趙鎬等二十三名俱合依謀反但共謀者不分首從律皆斬凌遲處死決不待時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六十以上不論為疾廢疾皆斬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楊寡婦比依謀反妻律大劉氏小劉氏楊聰明俱依謀反妻律張幼女依謀反女律給功臣之家為奴路氏小趙氏何氏丁氏郭氏大趙氏龐三姐俱是被虜婦女各查發寧家照出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劉惠并趙鍾等龐文宣等各律該緣坐家屬并各犯家產及未獲賊犯宋虎等見監襄陽汝寧泌陽等府縣賊犯陳翰等俱各行各鎮巡等官各挨獲問擬抄入官徑自具奏施行恭照反賊趙鍾等三十五名怙恃冥頑悖逆天道深犯無將之戒共為不軌之謀趙鍾與已死劉六等首倡亂階趙鍾龐文宣等助成雪燭大者僭稱王號小者

分授偽官糾合十餘萬之賊徒攻破百十處之城邑燒劫房財庫獄所過無遺殺虜官吏軍民不計其數極姦淫之腥穢窮磔判之兇殘震動京師阻絕糧運流毒遍於六省延蔓已踰二年罪惡貫盈神人憤怒今既擒獲宜加族誅內陳翰雖云滾馬而出官首降實因勢敗而希圖苟免況偽檄多出其手論情罪亦在於無原及照楊寡婦雖不願賊衆而克惡未行但久處賊營而名稱已著止坐爲奴之律尚有未盡之事所據趙鐵等押赴市曹會官處決仍將各犯并劉七齊彥名首級竿之葉街及將問過招罪廢決圖形榜示天下庶有以彰國法於今日肅大戒於將來

疏議輯卷三十一

十八

其大劉氏小劉氏楊聰明幼女應合奏請給付路氏等七口俱係虜掠人數合行釋放寧家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

遵奉 勅諭起解叛逆賊匪

劉璣

會同問得犯人何錦招年四十歲原籍直隸廬州府六安州人先任陝西寧夏右屯衛後所百戶招軍陞副千戶遇例納銀授都指揮僉事正德元年有先未殺寧夏衛儒學生員孫景文賊退生員孟彬史連不時常往今輩爵安化王寔鐸府行走情熟一日酒後寔鐸向孫景文說曾有人相我有帝王像貌又有寄住未到師婆王九兒不合假降

疏議輯卷三十一

十九

鸚鵡神每神降時就呼寔鐸是老子以此寔鐸動心因無兵權一向延捱不得起手正德三年七月內有例納銀陞職錦與先未殺都指揮周昂央兗孫景文作保錦借寔鐸銀二百七十兩周昂借銀二百兩俱納陞都指揮以後往來稠密正德四年八月內寔鐸便令未到校尉史成不合依聽邀請錦與周昂孫景文孟彬史連及先前在府唱詞今故無目人張會通到府吃酒間寔鐸說稱如今傳聞朝廷之上專是劉璣用事把這些元老大臣都屏退了兩京言路等官一網打盡內外多是劉璣黨惡裏邊結張綵劉璣外邊結曹雄等又不時差出內行校尉紀敝金榮等到處訪察要錢害人劉璣恐怕人來進本擬寫打一百全家發遣充軍榜文杜絕人言又聞劉璣說他姪兒子大貴要取天下倘他得了我每富貴都沒有了謀稱人說我有天分你們若等扶我爲主以討劉璣爲名必成大事等語何錦不合與周昂等各聽允當就對天發誓不許泄漏事情各散彼有先存今故教授高元吉不能覺察正德五年正月初六日遊擊將軍仇鉞因有聲息領兵往玉泉營按伏本年二月初內劉璣親寫旨意差先殺周少卿前來寧夏丈量地土又有太監李增與安都堂在彼各官畏懼劉璣聲勢將寔真官夾打妻子都被凌辱要得起錢饋

送劉瑾周少卿每地五十畝量作一項又每二分要銀二錢轉送劉瑾人情不堪三月二十三日有分守關西道侯恭議亦到寧夏糧本月二十六日實鑄不合向錦等謀說你們拖欠錢糧馬價數多追徵緊急人心慌亂正好乘此機會將前者所謀大事舉行人無不從但恐人少不能成事錦等各不合聽記因思先未殺指揮丁廣千戶楊泰陳宗胡濟王輔百戶魏鎮陳賢朱霞姚鐸雷榮李榮李森劉鉞何銳胡璽等多係掌印管屯管隊官員常受比較忿恨易於糾合錦不合謀令孫景文置酒將各官與孟彬及先未殺教讀殷哲請到孫景文家內會飲問孫景文說你

說讀殷哲請到孫景文家內會飲問孫景文說你

廿

衆人錢糧馬價無從辦納不時比較何日是了今安化王算有天下分要舉大事若肯取巧將三堂殺了扶立安化王爲主必定成事我們同享富貴却不強如比較吃打丁廣等意正忿恨各稱情願等語孫景文隨即開具姓名當天燃香發誓及喫血酒統計說着安化王殿下置酒請三堂到府衆人齊來將他們殺死奪了兵權傳檄各處有何不可謀舉衆人言好各散次日孫景文向實鑄說前謀事情回報甚喜本日實鑄思起平虜城克寧還回今已殺千戶徐欽常在府內藏衆必肯從謀又令先未殺僞寫夏琳親去平虜城與徐欽約謀轉懇元未殺百戶朱沅舍人

將泰程保胡英賈浩朱成王卿孫浩張閏楊興等入陸原保并見在張欽等到家說稱安化王要發兵起兵差人來我們此事有益不可推却張欽等依議約定下月初五日早到城當令夏琳回話三月二十九日姜總兵分付周昂挑選精銳夜不收五六百名遇警前哨殺賊周昂思得前項謀事人少正合機會於四月初二日選得在官夜不收申居敬等共六十名着令常在身邊跟用本日辰時分實鑄差今在官同謀百戶李蕃不合同謀前去邀請三堂并周少卿假說與新來李太監接風約至本月初五日會飲本日午時劉總兵楊英因有

說讀殷哲請到孫景文家內會飲問孫景文說你

廿

聲息領兵往楊顯保接伏丁廣請後獲在官指揮馮經到家飲酒彼有錦等三十餘人同飲馮經問這酒因何請飲錦回說你到初五日跟我去便知等語各散初五日早周昂聚集申居敬等到家將大門隱閉向申居敬言說如今追併你們欠的馬錢至急今日又該比較人說安化王有福你衆人肯跟我扶助他爲主得了天下你我衆人都做大官各不合忻喜應承當即取出線香一把令衆人當天拈香說誓又各與酒三鍾飲訖就令在家伺候請差實真前來與錦說知錦就令未到周金保不合依聽前去請丁廣等文胡璽分投相約楊泰等俱至周昂家內取聚

各又計說今在官指揮張欽係管夜不收把總官若不用他恐有後害就令魏鎮前去賄請張欽亦到周昂家內偷說前情張欽不合依從實鑄復差李番前來周昂家內言訖止請得姜總兵李太監鄭監鎗到府其餘不來是錦不合同周昂丁廣等伴言要出兵截殺各帶家人伴當并申屠等各不合按執軍器將各巷口把住實鑄今在官儀賓韓廷璋不合與先未殺儀賓高嵩夏琳并千戶王環家人王保及孟彬殷哲與先故高總男高士俊各藏兵器先在殿後埋伏又今在官內使姚王施英田成輔宣王堂各不合知情在傍隨侍彼有今在官儀賓謝廷槐來府伺

議錄卷三十一

廿一

增屯地當就取刀同到按察司馮經不合用刀將周昂砍訖二刀身死有後獲在官夜不收關添孫添六十即潰成各不合乘機將書吏屠成岳寧二人乱刀砍死申屠敬等不合與雷英姚鐸到鼓樓街遇都指揮李慶亦就殺死魏鎮王輔又到公議府尋殺侯終議正遇大使張獻在內稟事并與書吏董良一同殺死書吏杜緒劉尚禮殺傷侯終議知覺脫走錦又不合當時差人將各監重囚四十名盡數脫放又將各衙門文卷盡數燒燬又將閑住曲都御史并妻小砍傷就將各官原領制勅符驗印信關防旗牌家財人口盡行搶去有衆夜不收因恠已獲指揮李果平素刻剝聲言要殺本官知覺躲在安化府內衆人將伊家財搶訖李果告鳴實鑄却將寧夏衛官庫原收賞剩冬衣官布一千五百疋給與李果倍償家財伊就不合收受入已錦又令李森將黃河官私大小船并魚船共一十七隻掣去橫城西岸灣泊委先未殺死克軍百戶姜永看守本日指揮尹清都指揮劉端慮恐禍及急走出城前去楊顯堡報與楊副總兵知會初六日侯參議被鎮撫楊綱尋獲捉送實鑄處本官不肯屈服綁送寧夏在監禁言訖畱着祭旗及有營糧通判張江亦被捉去府內強逼張江不合已從後用本日錦不合與周昂等率衆執立實鑄為

議錄卷三十一

廿二

主朝暮朝拜聽其命令寘鐺令孫景文寫告示張掛以收人心又寫令旨二道錦等寫書二封差未到鎮撫陳淮百戶阮宣各不合聽賈前去調取楊副總兵仇遊擊前來聽用各官收訖令旨書信心實不從當日楊副總兵分付官軍要往王宏堡彼有都指揮胡顯與各軍士陸續潰散走回寧夏城內及將旗牌賣與亂祖打身死楊副總兵無奈只得與戶清往廣武營轉渡靈州去訖本日仇遊擊領兵回城寘鐺令伊卸去衣甲什物等件方得入城將原領遊兵人馬分散各隊本日寘鐺又出令旨帖于與已死姜求今在男百戶姜忠不合依從前去管理河運道運所燕

統緒輯各卷三

世四

管三十六堡又寫令旨五張調取中衛廣武興武花馬池靈州等處兵馬地圖及調官軍前來領賞本日未時分儀賓夏琳原約平廣城官舍徐欽等一十一名方統到城內有張欽一名不到寘鐺嗔恨來邊苦告路遠方饒初六日寘鐺要動支寧夏倉官銀賞軍當有張江言說留在後用不曾支去却將寧夏等五衛賞剩冬衣布花銀兩查出聽賞又差高嵩去慶府拜各郡王將軍等處通要金共五百二十六兩一錢六分銀八千四百八十四兩九錢各色紵絲四百四十一疋各色紗一十一疋各色天綢一十五疋青白三梭并藍白布共一千九百四十五疋各色紵絲

羅衣服八件金合包一箇到府聽賞官軍初七日守備靈州都指揮史鏞聞知前情差夜不收李得等分投馳報鎮守陝西曹總兵官并各路將官知會本日寘鐺令後獲在官銅匠楊茂鑄銀關防一顆刊字匠王得洪蒙討賊大將軍關防字樣在上各不合依聽鑄篆付與先未死銀匠主時雖別鑿篆文又偽造黃令旗二十面又令孫景文撰成告諭榜文內開有劉瑾不法事情又今後獲在官寫字人官城不合依聽騰寫就與王得洪不合聽從刊印刷四五百張散與各處行人傳示懷柔地方驚動人心彼有百戶鐘翊陳倣為因強剝妻銀兩家眷衣服夜不收羅漢為

統緒輯各卷三

世四

因搶奪財物俱被寘鐺得知率衆首初八日早寘鐺將前項曾要慶王等府金銀段布等物賞給官軍人等每官一員賞段一疋每征操軍夜不收一名連金帶等項折算賞銀二兩守城軍每人賞銀一兩本月十二日寘鐺封錦陽討賊大將軍就掛前項偽造關防封周昂為左副將軍丁廣為右副將軍張欽為先鋒將軍魏鎮陳賢楊泰胡璽陳宗王輔訓濟各為都護朱霞朱洗姚鍾雷英李榮李森王環劉鐵何說姜求各為總管封李善為儀副統領令詞二十二張見在二張其餘不存前項偽官又每人加賞銀有二十兩者錦因夜不收羅漢被殺監真自縊尤全

鄧全載平陸續病故又選今在官王得成于伏佑尤千頂
補尤全親男王得成于伏佑俱不係原謀人數本月十三
日曹總督發都指揮黃正帶領遊兵官軍二千四百餘員
名前到靈州駐劄及節行楊副總兵調集靈州官軍設法
邀取船隻巡把黃河隘口本日巡按周御史在延綏聞知
前情會同榆林三堂議調副總兵侯勛將軍時源等
五千餘員前來策應十四日早有楊副總兵黃正史鏞
并都指揮韓斌等帶領遊兵靈州土漢官軍共三千餘
員名到河東開地順河壹帶劄隊又選官軍中會水手者
共得鎮撫溫良等二百餘員名渡河將看船官軍射走奪

疏議軍器卷三十二

世六

取原船一十七隻及軍器零件掣過靈州東岸本月十五
日寅鐘猶恐前項五十八名夜不收不肯用心又將官銀
三百餘兩令周昂給賞夜不收尤千等并不記名丁廣伴
當一十四名共七十二名當令跟隨鎮撫張欽等賞銀二
扛先去廣武營給賞以收人心本月十七日晚有廣武營
協同都指揮僉事孫隆豪曹總兵官帖差人將大小二壩
積垛捲掃柴草盡行燒燬有魏鎮張欽等到於廣武營城
門宣言散賞緣由勒要開門孫隆不納只登城宣言禍福
利害隨令官軍齊用弓箭神鎗射打魏鎮張欽等帶領人
馬復回大壩本月十八日楊副總兵史鏞帶照依曹總

兵原行寫書一封令仇遊擊家人仇書童等密渡河潛
到寧夏城通與仇遊擊約令裏應外合共舉大事本日姜
永令在官軍人王泰劉雄藏文各不合依聽前去花馬池
等處探聽延綏軍馬消息被把門官盤獲送關將審明
解送楊總兵交收本月十九日有實鏞何錦等說稱訪得
各路人馬已在中衛廣武靈州等處沿河堵截大小二壩
柴草俱各燒燬船又奪去誠恐空開壩口水來難堵又恐
度口人馬過來你們如何處置錦等計議未定二十日曹
總兵領軍親到靈州本日有錦等差去巡河軍人報說瞭
見黃河南岸人馬灰塵約長三里往西行走實鏞愈加驚

疏議軍器卷三十二

世七

懼當差錦同丁廣張欽楊泰胡濟魏鎮胡重李森陳賢劉
鉞何說等率統領馬步官軍都揮鄭鄉等三千員名錦
等分領一千五百員名前去大小二壩防守又分與劉鉞
姜永等人馬五百前去渡河去處把截只留周昂在城防
守本月二十一日周昂差徐欽去平廣城調馬一百名來
寧夏聽用有徐欽後獲在官第徐文孝亦不合同在數內
本月二十三日早有實鏞出城祭祀社稷旗幟等神使人
喚仇遊擊陪祭仇鉞設計推病不出周昂自來看望仇鉞
就乘機密令伴當陶斌將周昂抱住仇遊擊同家人來得
用鉄骨夾打死周昂割下首級即開門吹號頭招呼原約

遊兵親信官軍楊真等一百餘人前到賓鐺府內將朱霞
王環姚鐸李榮孫景文史連孟彬高嵩夏琳朱洗陳宗俱
統絞死又將李蕃張會通并儀賓謝廷槐韓廷璋擒獲及
將賓鐺并宮眷拘係在官候審議放就令軍人苟子先
馳報曹總兵等又差夜不收古興兒馬保前去大堡何錦
等領兵回城截殺是錦等聽言即發起兵行有古興兒暗
說前情與鄭卿知會鄭卿隨即布置所剖官軍張帖木鮑
本魏文輕勢將胡濟胡璽魏鎮陳賢李森殷哲胡英又到
河口將巡河劉銳姜永何銳等俱各殺死斬首錦與丁廣
張欽王輔楊泰脫走錦原掛討賊大將軍關防倉卒遺失

疏議輯畧卷三十二

廿八

本日徐欽帶領原調人馬一百名前來寧夏見得城門關
閉知得周昂等被絞隨即帶領人馬復行至中途楊福
堡仇遊擊差人連夜到平廣城着落王指揮差人復到楊
福堡只將百戶朱洗絞死其餘軍馬各回本城徐欽徐文
孝各騎馬匹逃在地名沙窩兒後因無計要出境外投順
達賊有官周升長陳敬祖俱係徐欽伴當彼時止知跟馬
不知別情比因徐欽逃走拿解寧夏收監二十四日錦與
丁廣楊泰王輔走到賀蘭山外地名哈刺木墩被遊兵百
戶馬總士達馬旺金寬夜不收陸華等將錦與丁廣捉鎖
來揚泰王輔俱被殺軍亂箭射死張欽逃走徐欽徐文

孝行至地名沙溝兒忽遇達賊二騎追趕前來徐文孝棄
馬藏躲徐欽被達賊殺死本日楊總兵領軍過河本月二
十五日百戶姜忠被百戶李英伊弟姜忠被指揮張德各
捉獲總兵領軍過河鄭卿等送赴曹總兵處審實發監
日晚張欽飢餓難行復回大壩河口空廟內藏躲後又潛
到陳後堡被本堡軍人劉銳捉獲問分守馮參將帶領官
軍亦到彼處捕獲張欽劉銳就將張欽送與馮參將轉送
曹總兵處發仰寧夏前衛監候隨於安化府尋獲姜總兵
原領符驗一道征西將軍銀印一顆安都御史原領
勅諭符驗各一道關防一顆交與新任鎮巡官收掌又尋

疏議輯畧卷三十二

廿九

寶鐺偽造見在黃令旗一十六杆紅令旗六杆令牌一十
面命詞二張陰陽等兵書一十七本曹總兵先已奏繳寶
鐺鍍金銀印毀壞鍍金冊八塊儀仗冠服家財并錦等財
產見在者收檢在官寶鐺其餘家財等項俱被寧夏官軍
人等乘亂搬搶無存五月十九日等日蒙 欽差總督軍
務張太監差管領神鎗太監陸閣帶領旗牌官楊義山王
獻等三次前來續又親統官軍人等督各官陸續將施恩
張欽今革封輔國將軍羅林夜不收申居敬等五十八名
俱各生擒程保賈浩王卿楊舉符泰張閣徐愷朱成孫浩
陸原保十名俱斬首賓鐺眷屬老哥兒等及各犯家屬賈

洪等一百七十名口拘獲在官本月二十八等日首惡丁廣同謀高士俊并家屬賈九兒等二十四名口各陸續在監患病身故相埋明白蒙總督張太監按臨會同總制楊都御史案行陝西曹總兵寧夏鎮守張太監巡撫馬都御史楊總兵巡按同御史轉委黃副使許參議陳都指揮吊取錦華再三研審彼時錦因惧怕劉瑾毒害又不合隱下前項傳劉瑾專權用事及各官科要銀兩饋送劉瑾等情不曾供出致蒙准信及審得儀賓謝廷槐因是安化王孫壻逼脅在彼服役委的初犯不知反情軍人周昇長陳敬祖因是逃走徐欽伴當捉來委的不曾同謀釋放外將

疏議輯錄各卷三十一

四

錦等起解間馮經等七名亦蒙總督張太監差夜不收趙汝舟訪知陸續擒獲審據徐文孝執稱兄徐欽委被達賊殺死就令指引前去蘆溝兒尋見徐欽身屍朽爛取其頭骨并毡衫布帳馬尾帽一同送官研審是實將程保并馮經等各家屬共一百八十六名口就彼監候李昇行仰鎮官問罪徑自奏請外將錦等并馮經等押解來京數內張會通等二十二名口陸續病故又該總制楊都御史將各犯家屬年甲并同居知情等項緣由備咨前來將錦等奏蒙會官鞫問前情明白取問罪犯張欽等七十七名并家屬孟繼祖一百六十五名口各招同照出病故犯人張

會通等二十二名口各遵奉欽依張會通張祖係正犯行令所在官司司控屍首級解去寧夏地方梟掛周定係家屬斬首示戮朱哇子袁妙玉孟六兒王三哥范氏胡氏張漢趙氏何英何榮李剛馬永安下桂花李所兒丁伴哥楊汝義奴陳保女兒何瘦兒俱係官眷家屬并教拔高元吉行令各該地方領埋冥鐸印冊冠服儀仗金銀器皿等件及偽造封官命詞令旗誓牌告示印板并各犯沒官家產來又備開造冊繳照何錦招出劉瑾外結曹雄內結張綵劉機各先奉有欽依曹雄拿解來京張綵都察院并問劉機發落訖紀厥金榮并未到王九思史成周金保胡

疏議輯錄各卷三十一

四

顯陳淮阮宣楊綱張江俱另行會議得何錦張欽等七十名所犯俱各依謀反俱依謀者不分首從律皆凌遲處死孟繼宗等五十名俱依謀反父子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律各斬俱決不待時內周廣招年八十取自上裁高三兒等一百五十三名口俱年五十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律各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王太劉雄藏文俱依奸細探聽事情者律楊茂比依偽造諸衙門印信律各斬王得洪官域俱比依詐為將軍總兵官文書者律皆絞與王太等俱秋後處決謝廷槐依謀反知而不首者律杖一

百流三千里准徒四年係係實照例送工部運灰完日還
職與供明保安君多人簡招兒家人諸成各隨佳臣等又
議得今章爵實錄以 王室至親為 國家藩屏正宜恪
守臣職而保障一方顧乃悖逆天常而謀為不軌戕害重
臣屠戮軍士招誘諸路軍馬索取各鎮地圖搖動人心竊
竊 神器罪惡深重法所難容但臣等節該伏觀 皇明
祖訓內一款凡親王有過重者遣皇親或內官宣召如三
次不至再遣流官同內官召之至京天子親諭以所作之
非果有實迹以在京諸皇親及內官留十日其十日之
間五見天子然後發放雖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則降為庶

疏議書各卷三十一

四三

二

人輕則當因來朝面諭以禍福使之自親欽此欽遵臣等
難擬定擬伏望 聖朝體 乾獨斷割恩正法將實錄重
加懲治及時伊子台緒等一百四名口俱各量為區處務
在使其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又查得先該 欽差總
督軍務御用監太監張永奏稱華爵安化王寔錄係 宗
室懿親犯人何錦張欽等皆 朝廷臣子世受 國恩周
思報稱乃敢潛謀交結肆行反逆迫脅官軍占據城池殺
害鎮巡重臣索要軍馬地圖鑄造關防偽封官爵傳檄遠
境搖撼人心意欲結構醜虜併謀侵犯中原實地方非常
之變屢載不容之賊也幸賴我 祖宗厚德深仁 皇上

神謀妙算邊將宣力諸軍用命元惡授首戒擒祖訓昭然
憲章具在臣等固無別議伏觀節該欽奉 勅諭除首惡
何錦等三人不宥外脅從之徒果係迫脅為亂者悉與釋
放毋得濫及無辜欽此欽遵仰見我 皇上好生之德配
合天地雖窮兇極惡之人尚 垂矜貸臣等敢不祇承
德意緣構亂之時寧夏本城官軍士庶人等仰面事讐相
率朝賀接受賞賜聽從使令綱常為之蕩然名教為之掃
地古之痛心恨之切骨但干碍人衆難奉 明詔分釋脅
從悉皆免關過賞賜亦不追究其後獲犯人夜不收申
為一等一聞周昂逆謀即有樂從之意殺人劫財乘機為

疏議書各卷三十一

四三

二

仇則情法難容此等亂之逆但舉事之方不無
我兵一動官軍即此比之原謀首惡似有不同故臣等
兄初雖兇逆後乃聽受仇使今傳說鄉鄰提賊者有去
道效順之意尤千倍左金提勇王得成于伏初後
補俱非原謀人數止之申為欽等入似不同平賊城官令
徐欽程保等一十一名聽信妄採之調相從逆之逆而
自外來情非迫脅但伊等後方縱入城不助助殺掠正
犯程保等十名俱已誅斬其家僮丁口等亦已誅殺
俱各拿獲發仰至寧夏州寧遠監候奏 請定奪及照安

化王儀衛謝廷規雖不知情係竊鑄孫婿難以獨留故土
教授高元吉職在輔導而不扶焉用被相通合解京發
落再照事內納米都指揮僉事胡頤領軍在外不顧主將
倡率士卒潰散回城寧夏左屯衛所鎮撫陳淮百戶阮宣
聽貴偽旨召調將官寧夏前衛鎮撫楊綱奉承賊意尋捉
分守官員揆以春秋誅心之法難照常人脅從之例管糧
通判張江本以章絳之流忍聽逆賊之用情雖出於脅從
裁則難齒仕籍臣等所見如此伏望 聖朝大奮乾斷乞
勅廷臣會同三法司詳議除何錦等正犯外合無將申居
敬等明正典刑梟首於寧夏地方示衆其家屬丁口與科
保等家屬俱免解京就彼押發南方烟瘴也面克軍隨住
俟使情法兩盡可以警戒將來古與兒等四名應否俯從
輕典并見解儀衛謝廷規教授高元吉在任都指揮胡頤
所鎮撫陳淮百戶阮宣衛鎮撫楊綱通判張江等通奸原
情議法奏 請明示寬諭庶幾少存無將之戒用防不道
之萌臣等又竊思 皇上御極以來何負於 宗藩何負
於武臣而實鍾何錦等忍爲此事以厯胥肝之憂若一舉
從寬不究誠恐釀成姑息之風重貽將來之害唐末喪
可爲明鑑况好生者 天子之德執法者人臣之義義有
不共戴天法固難於寬縱此外果有原謀及枝人重犯待

後事發明白具奏施行又照各犯脫放見監因四十四
名燒毀各衙門文卷中問恐有別弊亦合揆究處治續入
恭稱後獲賊犯馮經等先在飲酒之時雖不知情及至臨
期明知丁廣等謀爲叛逆殺害鎮巡重臣却乃依從指揮
使挾擊同問添孫潘成將公差少卿周東拜書吏屠成岳
寧殺死正係兇惡黨類法難輕恕楊茂偽鑄關防王得洪
偽篆討賊大將軍字樣事干謀反比之偽造印信情罪尤
重官域比依聽瞻寫告諭文書刊榜傳播惑人心情雖脅
從其事亦重指揮李果雖不與馮經同謀但因夜不收搶
伊家財聽從實鑄指以陪償爲由將官布一千五百疋盜
取入已於法有違除將李果仰行鎮巡官取問應得罪名
徑自奏 請發落其馮經等家屬與前解犯人申居敬等
事體相同應否俯從輕典等因具題俱奉 聖旨該衙門
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兵部爲照實鑄係 宗室與何錦等
事干叛逆例該法司參究會問上 請定奪及照馮經等
與何錦等事體相同合咨前去徑自查照施行等因具題
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咨刑部又查得 欽差總制陝
西延綏寧夏甘肅各路軍務都察院右御史楊一清亦將
起解何錦等緣由題奉 聖旨法司知道欽此欽遵抄送
刑部看得前項起解及逆人犯到京在還合行處置等因

具題奉 聖旨是實鑄拜家為送諸王館暫且隔別收住
着奉御蕭景崇領長隨二名提督官校人等晝夜用心防
守毋致疎虞日用飲食着光祿寺照例送用何錦等送錦
衣衛牢固監着其餘家屬送法司牢固隔別監候着三法
司照例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伯多官鞫問明白來說諸衙
門知道欽此欽遵該刑部等衙門看管何錦等友
逆事情重大未經定擬會問處所合無行移錦衣衛差撥
官校將何錦等緊關人犯押赴諸王館與實鑄一併鞫問
惟復將何錦等在於 午門前會問實鑄另行糾劾等因
具題奉 聖旨是何錦等緊關人犯押赴諸王館與實鑄
一併鞫問各著依議欽此

聖旨

聖旨

聖旨

一併會問來說欽此又該刑部等衙門將會問日期具題
奉 聖旨是便會同鞫問明白來說欽此欽遵依法鞫問
前來無異坐擬各犯應得罪名并議處實鑄及官眷發落
緣明白別無餘情臣等恭照犯人何錦交通王府首倡逆
謀貪婪富貴扶立偽主張欽等一十一名協謀黨惡構成
亂階申居敬等五十九名聞謀樂從助張雷熾以致守臣
被其殺害居人遭其屠戮各犯罪大惡極律雖處以極刑
合仍照例梟首示衆圖形榜示天下以爲不臣之戒孟繼
祖等三十九名俱何錦等親屬同居之人俱律該連坐高
三兒王氏等一百二十三名口俱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

姊妹人等律該給配其王太等三名順從逆賊指麾瓜探
諸路消息楊茂等三名各聽從鑄篆偽印刻爲主榜文
問以斬罪法不爲過謝廷槐初雖出於不知情後亦失於
舉首問擬徒罪情亦相應但查太監張永都御史楊一清
各原題本內俱稱數內申居敬等五十五名舉事之日方
純預謀義兵一動當即戢止比之原謀首惡似有不同及
稱馮經先在飲酒之時初不知情似與申居敬等情亦相
類古與兒初雖兇黨後乃聽受仇鉞使令似有去逆效順
之意尤千係尤全親男王得成于伏祐係事後選補俱非
原謀人數比之申居敬等又似不同謝廷槐雖不知情緣
係實鑄孫婿難以獨留故主續查都御史楊一清咨稱王
完王付俱係孫景文徐欽施英顧種田之人似難與知情
家屬例論聽據申居敬等及古與兒尤千王完等并謝廷
槐等合無照依前擬發落惟復別爲區處再照見監寧夏
等處申居敬等與程保等馮經等各屬共黨百乘拾玖名
口父子父子兄弟并同居之人年一十六歲以上依律俱
該處斬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人等依律俱該爲奴但申
居敬等情既異於原謀各該家屬罪亦當從末減合無仍
照總督等官所奏就彼押發南方煙瘴地面充軍家小隨
住數內程保等家屬李氏等不見開有兒男合無行令彼

聖旨

聖旨

聖旨

處查明給配有功無妻官軍惟復別為定奪內古興兒等四名情既與申居敬等不同其家屬陳氏等一十二名口理難發遣合令隨住楊茂等三名家屬尤氏等七名口律不連坐合當釋放未到都指揮胡顯臨陣先退不顧主將所鎮撫陳淮百戶阮宜聽實偽旨召調將官鎮撫楊綱等奉承逆賊意尚尋捉分守官員律有名條法難輕貸所據胡顯未到王九兒等俱合行巡按御史胡顯等提解來京送法司依律問擬奏請定奪王九兒等務要擒拿得獲從重問擬具由面奏管糧通判張江不能堅守臣節忍聽逆賊使令宜從貶斥用戒將來均乞聖明裁處臣等又

疏議朝野卷三十一

四八

思得革爵實錄以藩王而叛朝廷以臣子而悖君父敗壞綱常無復倫理正宜因法以著教懲一而戒百合無俯候命下之日仍將寔錄罪惡曉諭諸王府以為萬世不守藩輔之鑑庶幾人心知所警惕而宗社可保無虞矣

誅大逆以彰天討疏

一名劉瑾年六十歲係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人原任司禮監今降奉御自幼淨身景泰年間選入皇城乾清宮答應歷陞內官監太監正德元年十月內蒙政司禮監辦事荷蒙委以腹心整理庶務瑾要得任意欺罔專權納賄慮恐人心不服難以行事不合朦蔽朝廷將各衙門大小

官員尋事陷害以作威福科道等官一言觸犯就行拿來決打枷號充軍以塞言路又不合招引無籍親識已發落姪婿孫聰見監千戶張文冕等不合互相交結實緣作弊以通賄賂又選委乖覺官校一百餘員名聽瑾提督管事害人不時差出天下司府州縣訪察官民賢否過失所過地方重遭擾害從此人皆危懼莫敢言瑾過惡正德三年六月內欽蒙令瑾本監掌印管事瑾因權勢重大益無忌憚內外百僚一應奏章不與各官計較亦不與內閣相干往往袖回私宅專與孫聰張文冕各不合捏寫旨意變更屢發是非混淆又不合串同該部將見監御史親識

疏議朝野卷三十一

四九

張綏揚王拜木到曹雄毛倫等布列中外以為腹心爪牙又不合時常分付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先於瑾處計議允行方許進本內有今日陞職若謝禮微薄明日黜退或令致仕賄賂一通又即起用舊例銓補兩京堂上并方面官俱推兩員簡用其餘知府以下止擬一人陞除瑾要任意去取不分內外五品以上俱要兩員黜選又用接授銀兩不由該部推選或徑傳奉或於別本帶批濫加陞用以此選法沮壞人多不平又各處鎮守太監總兵巡撫副叅游擊等官但由門下出身者不拘貪汙老疾一槩存留此外雖有知勇廉幹亦就罷黜又如翰林院官選除已有

不合巧立擴充政務名色將原任官員改調別用
將太學士焦芳劉宇今革職男焦黃中劉仁傳秦克補
京官六年外官三年考察係是舊例要挾取各官賄賂
許令吏部不時考察又將各處舊設巡撫兵備等官不思
地方為重盡行裁革却任情添設巡撫巡捕查盤等官騷
擾天下軍民府庫銀兩起解一空但凡 朝覲公差鎮巡
等官俱要送少不滿意即令校尉搜訪小過羅織重罪
設科取士俱有定額瑾不合私厚鄉里擅將陝西等處鄉
試增添名數又將會試南北中三卷止分作南北二卷都
督神英本無開疆闢土大功瑾因受伊厚賂擅加澤陽伯

流議傳各卷三十二

五

爵給與 誥券先任都督僉事今降級曹雄因伊男曹謐
是瑾姪婿不合朦朧擢用鎮守陝西地方因已故總制
都御史才寬領兵殺賊失機故被虜寇殺死才寬被曹雄
不顧主將臨陣退縮不行救援當被巡按御史蔡奏瑾不
合挾私回護及將御史切責超陞曹雄為左都督又不合
擅改 舊制添設征西將軍印一顆欲將曹雄加陞伯爵
曹謐原係納粟監生不合希求進用瑾亦不合擬作以文
武名色擅與千戶職事江伯陳熊被瑾聽信讒言友
戚伊不通賄賂差人拿來誣以賍私法司問監守自盜雜
犯合死緣係應議大臣上 請被瑾將伊 先朝給有免

死 誥券盡行追奪削伯爵籍沒家產全家押於
衛分充軍江西寧府先犯不法事情已經 先朝革去謫
瑾因接受本府金銀數多擅自准令復設又將王帶二
條送與 寧府及差來承奉又准與南昌河泊所一處侵
奪民利激變地方瑾因修理庄田又不合掘挖 天地壇
後土堆侵占竹廠等處官地五十餘頃折毀官民房屋
三千九百餘間發掘民間墳墓二千五百餘塚蓋造房屋
千萬餘間與人賃住開設店房宿歇淫婦畜利肥已法司
問刑自有條例要得嚴刑峻法攝服人心不合屢為更改
不分輕重罪因并強竊盜賊私盜巡軍隣佑人等一槩妄

流議傳各卷三十三

五

行枷號決打水處充軍致死人命數多原問原審官員稍
不順從輒便罰打降級又凡文武官員不分公私大小罪
名罰米動至千餘石各邊過爛糧草不係侵盜人員槩加
倍追多至人亡家破已故尚書秦紘通政強珍并都御史
錢鈺致仕侍郎黃景都御史王嵩各原無反逆重情是瑾
不合懷挾私忿俱各籍沒財產家屬發遣充軍又凡職官
封贈犯該贓罪律方追奪瑾不合違例將弘治元年以後
不分充軍為民冠帶開住等項一槩行令追奪致使 朝
廷恩典盡廢各處災異例該有司具實奏 聞瑾要朦朧
一槩阻絕但遇欽天監奏有天象變異輒加罪打前年湖

廣地方災傷瑾不合假以賑濟為名奏差鄉里今為民歸
福前去科歛剝削銀兩饋送鉅萬入已以致地方民窮盜
起至今擾亂不息近年以來瑾又不合招引四方術士余
明余倫余子仁等各亦不合出入私宅占候天文相面算
命妄稱瑾未到姓劉二漢後有大貴又見財貨充盈威勢
張大及聞市井軍民號稱瑾為站的皇帝等語因而不合
輒起異心要得謀為不軌密令心腹未到兵校局太監孫
和等不合依聽置造衣甲牌面約有千百餘付私假寶一
顆又不合令兩廣太監蔡昭潘牛各不合依聽置造弓弩
五百餘張匿藏私宅瑾待時起手又不合將小刀二把暗
藏扇內出入禁闕要得乘便使用又不合收養無籍兇惡
假伴伴當隱蔽家中聽用况各處屯田原有定額瑾不合
擅差韓福并今已死大理寺少卿周東等前往遼東寧夏
等處丈量起科以致人心不堪地方激變遼東錦義二城
相率作亂毆打職官幾致反叛正德五年四月初五日見
在反賊何錦謀同華爵寶鍾等將瑾激變罪惡刊印告示
榜文各處張貼動搖人心謀立寶鍾為主殺死鎮守等官
安惟學等又出令旨招集諸路人馬號名討賊致被該地
方官備將前情并原刊告示榜文一併封奏瑾見榜內有
瑾姓名不合容匿不行奏聞正德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朝廷得知寧夏反叛頒詔天下慰安人心欽差提督
軍務太監張永領兵征討將何錦捕獲瑾聞知寧夏平復
就不合捏為旨意誇稱已功本身既加添祿米又將今
故兄劉景祥超陞都督又思前日頒行詔書不出已意
不合將原宥克軍罰米官員停徵糧草等件仍舊查察
追徵又訪得見監指揮徐鯤抄有寶鍾今旨與人傳誦瑾
要得制人口將伊故入斬罪全家定發廣西南丹衛永
遠充軍家產沒官本年八月十三日太監張永班師回京
倫將瑾前項不法事情開條具奏蒙拿送錦衣衛鎮撫司
監候隨於本家搜出前項假置違禁衣甲牌面弓弩等件
疏議錄事卷三十一
金銀數百餘萬寶貨不計其數科道等官倫將瑾各項事
情條陳奏奉欽依將錦等拿在午門前三法司錦衣
衛會同多官逐一追問前情委各是實除已獲張緣楊三
張文冕等該衙門從重問結未到劉二漢并親屬同居人
等及別有干碍人犯另行各衙門拿獲經訪至日并問奏
請定奪外將瑾等取問罪犯一議得劉瑾所犯詐傳
詔旨變亂成法紊亂朝政專權擅僭官假與人員互相交結
賞祿作弊持刀刃入宮殿門發掘故塚各斬終等罪不
坐外合依謀反者律凌遲處死决不待時財產入官照出
劉二漢及親屬同居人等并孫聰曹雄毛倫曹謚等餘

日明余倫余子仁孫和潘牛蔡照等俱另行劉瑾所壞事
情逐查明白徑自奏請改正恭照犯人劉瑾本以險邪
謀廣重託盜竊政柄播弄威權擅斥忠良援引奸黨官爵
視苞苴爲進退刑罰任喜怒爲重輕賄貨積如山人命
等如草芥專權亂政於今五年害國害民非止一事毒流
中外惡貫盈今祖宗百餘年之元氣斲喪無遺國
家億萬載之紀綱變亂殆尽自歷已往之罪已負滔天尚
昧無將之戒深懷不軌偽造寶印而反狀已形私蓄甲兵
而逆謀已著似此不法宜當速誅極刑伏望皇上特奮
乾剛大彰天討即將劉瑾押送市曹明加顯戮梟首示

疏議輯覽卷三十一

五

衆仍將本犯招情并處決屍形登揭榜示天下以爲臣子
萬世不忠之戒再照劉三漢并親屬同居之人希圖富貴
豈有共謀之情孫和等監造衣甲難逃知情之罪張文晃
孫聰楊玉石文義張絲韓福等互相交結當緣作弊變亂
選法激變地方毛倫曹雄蔡招潘牛余日明余子仁余倫
等或謀陞重職私獻軍器或出入私門妄言禍福焦芳劉
宗濂掌銓衡謀入內閣焦黃中劉瑾曹謐倚仗父勢傳奉
要階所據各犯俱合拿問明正典刑但數內張文晃楊王
張絲谷都察院等衙門合行從重問結孫聰毛倫曹雄韓
福焦黃中劉仁曹謐俱已奉欽依發落惟復別有區處

蔡招潘牛余日明余倫余子仁合行各該巡察御史提解
來京劉三漢并同君親屬人等及絲和乞敕錦衣衛逐
一緝拿通送法司依律問擬其事內別有干碍重犯許各
該緝事衙門從實訪獲送問通行奏請定奪

分別情罪輕重疏

會問得犯人一名劉吉年五十三歲係江西撫州府臨川
縣民狀招吉自幼私自淨身投入寧府收充火者歷陞任
承奉先年寧府原有護衛後因不法革改南昌左衛弘治
十一年有今死宸濠襲封寧王正德二年間宸濠要復護
衛差已故內官梁安賄通逆瑾朦朧奏討准復改爲護衛

疏議輯覽卷三十一

五

正德五年八月內逆瑾事敗仍革爲南昌左衛訖有宸濠
因愛在官樂人秦榮質美會唱爲伊奏討樂官伊就不合
因而出入宮闈撥置行事後宸濠恣肆妄爲意生不軌常
請已故術士李日芳等看得本省城內東南有天子氣穴就
已故術士李日芳等看得本省城內東南有天子氣穴就
蓋陽春書院僭號離宮時去遊樂又將西山地名青嵐
先朝禁筆龍口舊穴葬母俱要謀當其氣又暗蓄逆謀誣
陷宗室打死軍民不計其數每年捐收祿米違例每石
折銀二兩過限陪徵訪知先任江西按察使鄭岳要行劾
奏就暗令與伊有讐今罷開未到本司副使李夢陽不合

依聽將跟隨鄭衙門子劉奉送府拷打逼供無名賄私奏
陷鄭岳為民正德九年正月內宸濠要行謀逆密與吉并
在官承奉欽典寶等官熊綬黃瑞在逃陳賢已故萬銳
致仕都御史李士賓舉人王春典仗徐紀校尉盧孔章趙
隆及秦榮商議要謀復護衛方好整備軍馬圖謀天下
就假以地方盜賊生發為名借指 祖訓粧飾成本因見
已處決都督錢寧投為 朝廷義子專權亂政已發遣樂
官臧賢出入內府另起見監太監張雄掌管司禮監事在
官太監商忠少監盧明俱為張雄心腹朋黨用事教坊司
樂工晉良先年授在本府教演小幼彈唱素與臧賢情熟

疏議輯各卷三十一

五十六

就差晉良隨同冷欽萬銳盧孔章趙隆徐紀齋本赴京謀
幹先將銀五百兩與晉良托伊將銀五千兩引送臧賢又
將銀四百兩與伊已發遣女婿施鉞司鑑求為打點就托
臧賢將銀一萬兩送與錢寧各不合接受又送商忠盧明
各銀五百兩托伊引送張雄銀三千兩寶右廂帶一條彼
因另起見監太監張銳坐殿行事恐伊阻撓亦將銀二千
兩托臧賢過送與伊亦各不合知情接受入已宸濠又因
彼時見任兵部尚書在官陸完曾任江西按察使往來交
厚亦令余欽盧孔章將金臺盤一付重十兩收回反饋送
次伊扶持陸完亦不合接受許允冷欽等方將前本奏行

兵部彼有陸完於查覆本內雖稱難將該衛再復却不合
又稱寧王以 太祖典章為言合行會議具本覆奏有錢
寧張雄臧賢各因得受重賄不合共為欺罔傳批 特旨
將護衛屯田俱准改與宸濠管業續奉 勅書到府有本
衛指揮千百戶等官已故王信等正嫌平日三司轄制各
喜入府得以備勢行事有宸濠得遂奸計為惡且甚彼先
任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舉奏宸濠聞知捏情具本令
余欽等赴京將胡世寧誣害就齋帶銀兩饋送錢寧三千
兩張雄一千兩臧賢五百兩盧明三百兩各不合接受扶
同將胡世寧蒙蔽具奏誣陷遼東元軍被囚在官少監秦

疏議輯各卷三十一

五十七

用趙彥俱在司禮監文書房辦事曾打探消息亦各將銀
一百兩送伊等各不合接受訖以後宸濠愈加恣肆故行
羅織撫按三司等官非禮鉗制使皆吞氣隱忍不敢非議
又密令吉等招引慣熟武藝強賊在官楊清未獲李甫王
儒等百有餘人入府號稱把勢及招素在鄱陽湖打劫已
故賊首楊子喬等領賊徒令與楊清等各不合依聽合夥
不時出外劫才入府分受正德十年三月內宸濠謀舉
兵須得軍師方能濟事訪知安福縣已故舉人劉養正素
有才名多讀兵書隱情差夫未獲審理蕭宗濂前去招請到
府有宸濠因與講論宋時陳橋之變有劉養正就不合贊

稱宸濠有撥亂之才當受賞銀五百兩密約待時舉事有
吉余欽萬銳黃瑞陳賢已故內官陳學余未秀指揮王信
王麒在官儀實李世英已故張高校尉火信林華等各思
宸濠舉事用費浩大各不合多方設計謀為聚財招納姦
人授獻田產強占官湖倚勢販賣私鹽胡椒蘇木等貨攤
放官本稻穀加倍取利假代兌軍多收銀兩重科夫價軍
民遭害百端正德十一年二月內有今死瑞昌王拱樺將
置買田地授獻宸濠加租被佃戶魏志英抗違不納良民
辜增守正不向宸濠鳴喧就令陳賢帶火信楊子橋已故
校尉周孟清葛鎮等統衆前去將辜增魏志英家眷二百

誣議輯各卷三

天

餘人盡行殺害房屋焚燒一空本年三月內有引禮方价
因為逼令鄉民辦納宸濠原放官本稻穀被不知名人讐
恨暗行殺害訖有宸濠見得朝廷未立東宮要得箇謀
大位密差萬銳同林華等前來饋錢寧銀叁萬兩臧賢一
萬兩謀求將伊今故長男太哥假以上廟燒香為名迎
取來京彼有錢寧臧賢因受重賂各不合心懷異謀暗行
許允先令林華回報隨又詐稱欽賜將玉帶金項寶石
關裝帶各一條絲段十對付與萬銳齎送宸濠傳令本府
官員穿紅四十餘日專待錢寧傳取本年七月內有已故
吉安府生員康昭來省城科舉劉養正因恨伊時常在人

前非笑交結宸濠託寄書與王春并平素在府行走未獲
蔡士馬効良不合扶同誣捏事情撥置宸濠設計令蔡榮
不合依聽將康昭羅織打死事發揭官塌案不行有原任
南昌左衛指揮戴宣陸援兩廣守備宸濠恠伊見遲禮薄
登時打死將伊財產盡行收府及將伊男監禁五年文賞
已故儀賓陸程為妾宸濠因見陳賢行事乖便專令邀截
上下公文及串同各衙吏典未獲熊世番等獲故門子吳
漢等各不合依聽抽捺以致百端不法不得上聞正德
十二年有不在官原任本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脫
逃赴京具奏宸濠不法事件被伊聞知當將已故內官雷

誣議輯各卷三

平九

龍未到幸明李勇馬安拷問招稱承奉周儀圭使怒將周
儀并家人六十餘人及典仗查武等盡行打死令吉齊本
赴京捏奏要將閻順等陷死當送臧賢銀一千兩錢寧二
千兩張雄張銳各一千兩各不合接受捏同閻順等俱發
南京孝陵衛克軍訖彼因求討消息又送廬明銀二百
兩趙秀秦用各銀一百兩亦各不合收訖宸濠復與李士
實并吉等相議圖謀天下必須慣戰賊徒當令王春余欽
等招蓄已故賊首凌十一閻念四萬賢一萬賢三熊十七
在官閻念八熊十四等并手下賊徒各三五百人及四外
亡命遊食強竊盜賊脫死克軍徒犯與楊清并未獲原招

把勢樂等不計其數藏縱丁家山等處各不合分夥內
劫掠新建等縣民人羅慶三等家并及處應藏及各客商
船隻財貨送府平分又齊整厚結廣西土官軍狼兵并南
贛汀漳峭嶺欲圖為應舉人廣東收買皮張入府造作皮
甲招藏四方匠作打造鎗刀盔甲及佛郎機銃各樣兵器
隨差已故舍人童茂即彭茂王親方俸各往河南收買馬
匹又差在官監生方儀亦往河南省城向李臺陽求討防
春書院詩文但止作詩二首付方儀回還聞知宸濠逆謀
亦不合不行舉首有徐欽令但未獲家人姚元佐即張雲
寅不合共謀將帶銀兩前往揚州府招召慣熟武藝好漢
已故教英未獲郭鼎引見宸濠共給與銀一百四十兩各
不合聽從領受募兵就假以雇借好漢護送貨船防盜為
名教英雇在官金童黃昇尚惠有郭鼎雇在官驛鳳張貴
每人各受雇銀叁兩同到儀真地方各訪知係是召募助
逆隨即惧罪逃散各不合不行赴官舉首宸濠又令姦人
暗藏於南北直隸山東一帶進京沿途鎮店去處假名買
賣專一接報京中事情待時起手時常邀請李士賓劉養
正王春各不合謀說即今起兵恐四方人心未服必須厚
結朝廷頻頻進貢茶芽方物金銀玩器等項務得親
信不疑及差人打探動靜沿途埋伏健步快馬限以十一

二日報知一遇有警便好起兵等語當統節差徐紀趙隆
盧孔章林華及已故校尉韓江各不合從謀往來京師打
聽不絕本年十二月內有任官太監畢真前來江西鎮守
不合將王帶寶石各色紵絲紗羅羊酒馬疋進送宸濠結
好正德十三年正月內有江西清軍御史范輅因與畢真
爭論生隙及辨朝王服色畢真懷恨不合商同宸濠捏奏
范輅提解到京問罪降職本年二月內遇蒙 太皇太后
崩逝有少監盧明因素與宸濠交往情厚不合營求齊捧
報計前去 開讀得受宸濠銀三千兩宸濠又令吉與徐
欽黃瑞相送盧明行至地名吳城置酒相待回還被已故
賊首吳十三等將金銀酒器劫去行文撫按拿吳十三
等俱怕投托閃念四將原劫酒器送還宸濠就令吳十三
等與閃念四等同行打劫先加厚賞安慰圖致其力彼有
宸濠誑詐要名求賢請學王都御史因薦伊今故門生湖
廣武陵縣舉人李元亨即其元亨往見意欲用善開導此
因議論不合其元亨隨即回還訖有死節巡撫都御史孫
鏐亦因宸濠為惡日甚逆謀漸露屢行具本劾奏俱被設
計邀截訖宸濠常於南昌府縣索討夫馬多派軍茶銀兩
節被知府鄭璫阻拒不從致恨在心本年八月內吳十三
等因閃念四凌十一等打劫建縣庫銀七千餘兩與宸

濠分用又破鄭密差快手再鳳捉獲寓主何順監問問
宸濠愈加嗔怒差人將鳳捉拿大逼供鄭無名賊
私又有萬銳表兄伍吟犯該徒罪曾破鄭打二十在監病
故萬銳告知宸濠就將前事提錄具本誣奏輒將鄭獻拿
送按察司監禁本年十一月內有李士實任官李汝禎
女婿方侃萬銳姪徐大才萬銳姪萬桂并李泰俱以監生
給領本布政司批文前來國子監復班肄業方侃萬銳徐
大才李泰各明知宸濠與李士實等久謀反逆各不合不
行舉首正德十四年正月內宸濠要得暗收入心商同李
士實王泰各不合捏造老行有畢真亦不合知謀主張寫

疏議轉各卷三十一

至

成呈文逼令南昌府縣學官生員耆老人等具呈都布按
三司轉呈鎮守撫按衙門會奏要求處置取信 朝廷隨
有畢真改調鎮守浙江宸濠要伊預備人馬前來助逆當
將銀三千兩金壹一把盤盞四副并器皿茶并等物送行
又將銀三百兩給賞在官恭隨張浩等各不合知謀接
許允本年四月內宸濠因前幹取伊男來京上 廟燒香
逆謀久未得遂復謀同未獲門副徐繪假以 進貢茶扇
為名不合依聽收帶銀一萬兩金壹盤七付銀壹盤十付
到京交與盧孔章趙隆轉送臧賢打點役有在官護衛指
揮樂節舍餘孫福已故賈勝俱承差護送徐繪前來彼有

在官本府校餘崇忠余璵各另起進茶齋用在京亦常往
來看望各知前謀不合不行舉首本月內有徐紀等同府
傳報 聖駕將巡山東泰安州等處宸濠陰遣秦榮等於
大院内張設勾欄搬演雜劇預令李士實等撰寫疏詞差
人浙江直隸等處各路粘貼招致遊俠光棍誘引四方人
意任扇惑傳聞京師邀請 駕臨因而伏兵圖謀篡逆
此有畢真前到浙江不合假以擇演官軍為名就各重賞
銀兩暗邀人心及又打造盔甲兵器數千餘副堆積本鎮
衙門待時起兵助逆本年五月內宸濠又挾鹽鹽瑞州
府知府宋以方授按察司監禁宸濠惡逆彰聞致被科道

疏議轉各卷三十一

至

官將伊謀為不軌事情劾奏蒙 欽差賴太監謝馬顏
都御史前去查辦護衛被錢寧密令林華星夜前去
報說前情宸濠自知反謀敗露即召吉與在官承奉等官
徐欽黃瑞熊綬在外陳賢已故徐永秀周瑞萬銳陳學喻
才并都御史李士實舉人王泰王親妻伯儀黃張萬陸程
李番都指揮王麒王信指揮孫隆典膳羅璠引禮廬鋪校
尉火信唐全在官儀賓李世英熊德葛江典儀丁璠樂官
秦榮大戶謝天一賊首閔念八熊十四楊清已故凌十一
閔念四吳十三楊子喬熊十七萬賢一萬賢二凌十九凌
全雷漢四趙燿十九各進府商議宸濠說稱如今差官勘

我府中事情華戎護衛若不起手斷然不好十三日是我
壽日鎮巡三司等官必來慶賀候其次日謝酒就令各
官順從起兵彼若不從即行斬首警發大事就定此吉與
李士實等各不合回說此謀最好宸濠當將李士實偽授
國師吉等俱偽授太監又說事定李士實為左丞相加封
國公王春尚書其餘俱陞極品文職王信等俱極品武職
李世英等俱駙馬各喜允叩謝訖又議差已故舍人王華
請劉養正速來定計及令閔念四等各集賊兵三千聽用
彼有畢真亦是張浩引領未獲張倫曹松將帶禮物前來
賀壽宸濠當賞銀三百兩就留張浩不合知謀在府潛住
疏議軍機卷三

五

當遣張倫曹松各不合依聽徑回浙江通報畢真知會至
十三日鎮守撫按公差并三司等官進府賀壽宴各散
十四早宸濠密令凌十一楊清閔念四火信張浩等俱暗
藏兇器傍立有鎮巡三司等官前來謝酒行禮至三拜宸
濠即出殿前臺上詐說太后娘娘有密旨着起兵你
各官知大義否有都御史孫鏗回說既有密旨請看又問
副使許逵如何本官回說只有一點赤心宸濠怒說殺這
不知大義官以定民志有李世英不合在傍贊殺就令王
信張高監斬凌十一等綁縛各不合聽從當將孫都御史
許副使押出在於惠民門內絞害仍將各首懸掛城上以

挾殺心被有另起元問鎮守太監王宏恭政王倫按察使
楊璋金華潘鵬師變未到巡按御史王金布政梁辰胡瀛
恭政劉斐程果恭議許效廉楊學禮副使賀銳唐錦倉事
王時賴鳳都指揮馬驥白昂許清王把南贛守備鄭文南
昌府同知何繼周通判張元澄等南昌縣知縣陳大道新
北縣知縣鄭公奇各不合俱畏殺害不敢執義抗言并另
起凡問經過恭政李敷未到公差主事金山死節馬思聰
李布政司恭議黃宏鄉官郎中塗文祥俱被綁送儀衛司
等處監禁宸濠當差塗欽到各衙門追取印信關防又差
喻才去布政司廬鑄去南昌縣在官儀賓強文磁去按察

疏議軍機卷三

六

司未獲典膳胡王去南昌府與儀李章去新建縣各不合
依聽前去搬取庫銀布政司一十二萬兩按察司一萬三
千四百三十六兩南昌府四萬五百二十六兩南昌縣九
千七百九十兩新建縣三千三百二兩俱運送府內募兵
賞人又召宗室及內外官員進府說稱今舉大事你各人
務要尽心贊助事定之後宗室加爵祿各官更加陞賞等
語當有李世英等俱素通逆謀各不合倡率已死宜春王
拱揖鎮輔將軍觀鈺宸濠宸瀾宸瀾觀瀾宸瀾拱宸瀾
宸瀾宸瀾宸瀾宸瀾宸瀾宸瀾宸瀾宸瀾宸瀾宸瀾宸瀾
全任官強文盛徐塗鳳張濤蕭奇李林徐輅賀凌周峻李

羅朝紀未獲蕭相董講傳澄黃亮鄭讓葉清楊潢已故
長史郭統教授華恭賢劉文華典膳白泓冷鏗在官胡
通鎮未獲胡玉已故引禮馬萬里在官朱會介沈整蘇文
四未獲熊裕白金審理蕭宇瀛典儀李章工副毛潯在護
衛指揮丁綱楊昇已故張隆千戶夏振唐王嚴琪率雄孫
賢在官何綬朱煜馮昺周鼎鎮撫聞鳳已故吳宣百
戶楊璣謝昇高洪盛德張鳳在官袁桂於麒鄭鳳宋富儀
衛正顧鎮顧雄前衛指揮徐芳吳松何鏗劉勳已故曹儀
未獲侯昇在官千戶徐統已故楊永并劉瑯未獲弟劉指
揮即劉璋舉人魏榜魏檄謝鳳已故甘桂監生余祥義官

沈謙輯卷之三

六

熊濟未獲省祭官黃海胡鐘琴士馬効良崑山縣民胡吉
把勢李甫王儒樂盛在官赴軍范鳳校尉倪六未獲倪芳
盧求成盧永富已故吳榮徐王盧求芳陸鑑徐倫張宣王
鳳周孟清葛鎮陸鹿趙賢趙智倪慶倪楊王秀朱輝陽平
樊林龐鐸吳高童薛勝王淮徐英王隆趙十四朱英朱
真洪禮火義李成王雲亦各不合隨同稱呼萬歲宸濠又
令徐欽等將都布按三司府縣見監一應輕重囚犯悉行
放出又將知府鄭獻宋以方取入儀衛司監禁隨令黃瑞
修黃舡六隻及虜官民舡隻聽用傳令十七日起程徑往
南京慮恐操江舡隻令吉與陳賢王春等預在各處漁戶

洪子手一千余人要得臨時整穿操舡有凌十一閱念四
吳十三楊清在傍各不合說稱萬歲但放心南京城池只
消我四人管定打破宸濠大昔各賞銀一百兩本日晚宸
濠將閱念四閱念八凌十一吳十三萬賢一萬賢二熊十
四熊十七俱偽授都指揮楊清范鳳俱偽授指揮就令凌
十一統領凌十九凌全雷漢四等吳十三萬賢一統領已
故吳成五等閱念四閱念八統領已故閱大賓解十二等
各賊兵二千餘人號五千楊清統領原招各處善射二千
餘人號四千五百就將虜得官民舡三百餘隻裝載號稱
先鋒與同徐欽萬銳孫隆熊僚帶領于全各不合前去攻

沈謙輯卷之三

六

打九江南康又差熊綬陳賢為江率領何堂楊昇徐銳各
不合前去吳城地方截虜糧舡有在官孫澄因素與熊綬
踢毬相好亦不合跟隨上舡宸濠又令謝天一方便并任
官大戶鄧時已故歐陽文五姜乾一裴鳳五萬士盛在官
監生秦妻一未獲生員徐大用齊倫各不合臨時順從招
兵助逆有在官舉人袁衡明知伊父裴鳳五從逆不合不
行首官宸濠又令陳賢點集楊子喬等賊兵并任城已故
快手姚鳳曾記宋華林余炳宋乾王定張五張六楊崇
楊松熊玉辛六夏隆朱珊向通表五熊貴曾先范祿杜斌
杜隆羅玉朱昂王祥張祥金十三李貴黎方余方李俊周

賢李朴吳黑仔王賈王行陳清葉秀并未獲匪魁等四十餘人俱屬范鳳管領各不合依從聽候攻打府縣又差已故義官劉觀銀三百五十兩收買硫黃炮硝合造火藥又曾差未到前衛指揮養廉千戶秦誠李瀚康靖百戶楊斌各下七點取屯軍各官俱即逃避不從又差校尉趙智等各不合聽從前去浙江密會畢真太監等助兵及差儀賓李蕃李世英前往瑞州等府華林瑪瑙等處王春前往豐城奉新二縣募伯帶同在官家人婁福童前往進賢廣信并橫風室等處陳學已故弟陳學八前往東鄉縣各不合聽從追招兵比瑞昌王拱拼亦票差未獲內使黃萬興余雄校尉黃賢等各不合前去貴溪縣往日交通王親已故義官江城家招兵江城回書依從彼有伊在官弟江梧不合知情不首當被各縣知縣顧似劉源清劉等結馬津黃堂等各率兵截殺有王春陳學八等奔回婁伯等各被殺死婁福童等脫走潛至廣信不合起取伊一般家人已故婁童等同來助逆彼有婁伯另居族叔在官知縣婁懌及婁怡在官家人婁童等各不合知情不首展濠又令羅璜將布政司參政王綸職銜寫牌為開路取兵事差已故承差金大用齎執前去萬年縣招取姚源洞等處賊兵彼有王都御史前往福建公幹將過省城展濠聞知即差

哈才領兵六百餘人裝作機兵屯伏地名生米觀邀截有王都御史行至豐城縣地方聞變即行回還奔赴吉安府住劄隨將宸濠反逆事情具奏督同該府知府伍文定等及通行所屬并隣省各府縣共起義兵前來征剿有熊綬於吳城捉虜前衛未到運糧千戶劉標百戶梅標茹富將伊糧米分給賊兵又有在任前衛千戶吳欽不合跟隨熊綬將各處運船截虜十六日劉養正引帶已故門生王儲到省宸濠親出南浦驛迎接入府拜授軍師又許事定陞左丞相加封世襲國公王儲重加陞當劉養正隨又寫書招致已故門生新淦縣生員劉子達戴雲各不合依聽來府一同計事有宸濠議要僭稱大號及改年順德比劉養正李士賓各不合議稱起事之初未可遽稱大號改易正朔待至南京正位然後稱號改年布告天下豈不為奸宸濠聽止令吉查將前護二衛旗軍并儀衛司校尉共八千三百餘名及招到山西賊徒并省城脅從居民共二萬五千餘名就將本府私造及前左二衛并民局各收貯火藥盈甲器械俱給與領用宸濠又令秦榮同伊已故舅秦道及俳優赤定起集本院樂工并招引流民二千餘人號五千分與已故樂人鄭貫王憲張天祿洪陳祿胡祿志六張得并未獲羅弘雷成各不合順從分領又有李世英招

引趙耀十九帶領已故從賊趙祥四趙祥十八趙祥四趙
子慶熊五十八蔡松九李堂李信十彭景李慶彭受德華
十九觀忠李甫等八百餘人并李蕃募兵三百餘人宸濠
就委李世英李蕃蔡榮各不合管領隨又招已故吏布政
司谷德主大章易鳳胡用文羅弘陳仁南昌府丘廷僖按
察司王世寧各不依從入府受賞冠帶聽用彼有徐欽等
督率其將南康九江二府城池攻破進入萬銳能僚孫
隆及于各不合督兵占據徐欽隨差在官軍餘黃堂萬
銳亦差未獲醫士陳江各不合依聽報捷各受宸濠賞銀
二十兩徐欽又領楊清等賊兵就從九江前往湖口徑攻

疏議輯覽卷三十一

七十一

安慶去訖彼有南康府安義縣未獲巡捕主簿董國宣原
籍臨清州人帶領已故男董茂隆女婿陳麟未獲快手張
萬貫陳高八等五十餘人各不合來投徐欽名下從逆助
兵有熊綬等將前虜運船糧米駕至省城宸濠令何堂葉
泰各不合督同儀賓李琳百戶錢煜各不合俱害依聽管
理支散軍校及令倪慶等不合聽從賑濟省城飢民又差
陳賢等在湖口等處廣得河船三百餘隻黃瑞廣得船六
百餘隻回省編甲完備給賞銀米聽候啓行有原監茶議
黃宏主事馬思聰各守節抱恨不食而死宸濠又與李士
賓劉養正王儲主卷計議布檄天下誑邀人心劉養正李

士賓統行撰造偽檄及安民偽榜專一指斥乘輿赦免稅
役俱用木板雕刻印刷各千餘張俱不用正德年號止稱
大明已邨又將布政司印信鈐印公文咨行天下諸司諭
降又脅差蔡政李敷實往王都御史拜廣東等處未到南
昌府縣學教官連賓趙承芳金清唐日仁賁往吉安府南
贛等府俱執其妻子為質仍差校尉管押及又脅差九江
府公差在官舍人哈英高策曾疊賁往饒州府各不合畏
懼殺害替伊賁送行至吉安等府地方各乘機逃走被各
該地方盤拿押送王都御史處將原押校尉殺訖檄榜公
文燒燬李敷等各收候監禁二十三等日宸濠遣拱樞蔡

疏議輯覽卷三十一

七十二

旗肅關王廟教場三處又偽勅吉提督軍務及將參政王
綸加叅贊軍務各不合聽從同往教場閱兵宸濠僭祭
天地宗祖及遣郡王拱樞等祭告山川城隍等神并西山
青嵐等六處壇壝宸濠又令吉將前查過軍校編為一百
四十餘隊分左右前後中五哨派令都指揮千百戶等官
王信王麒與同丁綱張隆曹儀劉勲周勇周景夏振唐王
馮曼楊求何綬并任官指揮宋欽未獲曾益百戶歐隆張
俸俱分授管哨及令校尉火信唐全與同葛鎮周孟清徐
玉姚十四倪六王鳳倪芳等二十八名俱分授提調執旗
領兵各不合聽從管領又脅令已故前千戶侯昇未獲傳

英鄭春唐崇社昂張斌徐隆徐賢陳韶士椿龔昇陳銳百
戶張綱孝欽陳詔黃鑑護衛千戶李隆表勳百戶馮春高
環蕭儀亦俱分授管哨吳松徐芳朱煜聞鳳表挂於麒麟
德張鳳顧鎮雄拜未獲指揮從定陳琦千戶王爵王鸞
百戶馮淮陳麒劉綱顧王揚威李幹在官鎮撫具雄俱分
管執帶鎗刀旗牌儀仗防護等項各不合悞害依聽管理
聽候又令丁璜羅瑞盧鏞張島黃瑞喻才陳學徐永秀各
不合脅令在官傳明曾寄吳金即吳欽樂圖樂平已故梁
循程鸞吳裕孫鐵樂奇龍首樂瑣樂秋胡用萬福羅祝蕭
文未獲李昂劉榮等七十餘人俱各不合依聽隨行供事

疏議輯畧卷三十三

又脅令在官儀賓彭綏文盛未獲魏鈺夏英秦文源魏
奎錢浙王謹萬岳劉浩顧觀祥前衛指揮夏繼春千戶劉
鸞吳耀已故高洪百戶戴銘未獲趙昂劉勳楊王姚芳董
鈺陳璿呂甫王節張琦王昇護衛千戶孫忠曾順李雍已
故張倫嚴琪鎮撫吳宣百戶謝昇田鎮楊璿未獲屈英孫
文趙墳王鑑李祥即會在官宋富鄭鳳典膳廖番各不合
悞害分授看守城門布按二司府縣役有已故案官熊濟
校尉洪禮火翁李城趙賢王雲盧芳芳朱真朱英未獲永
成盧求富各不合聽從差委專一巡風打探消息及又令
陸程周瑞曾今在官儀賓袁璿孫鏞未獲賴純蕭榮陳善

能護衛千戶路達已故孫賢鎮撫陳淮未獲梁富百戶王
清田盛周曼傳憲周暹王憲周綱凌銓徐撈劉昇阮芳王
佐李宏已故李曼未獲前衛千戶姚鉞陳儒在官儀衛副
胡順已故典仗嚴雄長史郭統伴讀宋善正良醫王用未
獲王廷秀孫記宗紀善李存恕典膳雷勤辛正廖乙庫官
孔俊楊瑞倉官李才寬潘倉官已故戴恩并內官洪貴鄧
求富張文馮容張俊孔昂樂竹劉綱等四十餘人俱看守
王府門殿倉庫蕭牆等項亦各不合悞害依聽分授管理
彼有未到紀善譚漢典膳周瓊劉孟翊徐子文謝君鄭興
在官引禮蘇文四各因年老疾懦不曾用事各不合不行

疏議輯畧卷三十三

舉首宸濠令吉與陳學將銀給賞前護二衛官軍各多寡
不等每軍又各賞米一石又令朱真與未獲民吳景賢等
各不合聽使將銀分送梁辰胡濂劉斐許效庶楊璋賀銳
唐錦師斐潘鵬鵬鳳各一百五十兩程果王疇各一百兩
經歷戶鴟知事張謝照磨雷燦各十兩馬驥許馬吉拜王
紀各一百三十兩俱交與各官家人懼害各收領後俱首
官貯庫訖又分送宗室將軍各一百兩段二疋隨行同謀
各王將軍又各重賞不同宸濠將萬銳取回偽勅鎮守江
西已故護衛指揮余雄總督巡守余祥謝鳳王儲劉子達
徐大用齊倫俱為授主事甘桂與李士實已故男李汝棋

俱偽授錦衣衛指揮冷鏗偽授光祿署丞仍令伊等各不
合依從一同留守宸濠又令觀鰲拱衛周瑞陸程守府協
同萬銳督理內外防禦謝鳳余祥與馬效良各隨同贊畫
及撥樂安鎮國五將軍觀鍾八將軍觀鉅瑞昌輔國二將
軍宸渠四將軍宸潛五將軍宸浣石城鎮國六將軍觀鍾
七將軍觀鉅宜春輔國三將軍觀鉅八位俱守城牆宜春
輔國四將軍宸浹瑞昌鎮國二將軍拱揆奉國六將軍拱
拙弋陽鎮國八將軍宸澳九將軍宸瀾俱守王門仍率領
已故儀賓王伯純未獲歐制王達孫賢能浩楊章護衛致
仕千戶朱埕內官胡永清黃永淳康榮郭福林福吳清等

疏議各卷三

志

各不合依聽看守青嵐等處墳塋彼有南昌縣已故致仕
知縣甘楷聽招入府與同泰妻一萬士盛鄧時各不合勒
守墳宸濠又將胡濂劉裴許效薦唐錦賴鳳王玘并同知
等官各拘置本衙門仍差兵校分投監守彼因楊學禮陞
陝西參政疎放赴任去訖宸濠又差官校舍人已故周成
戴廣陳仁管押師變不合依聽前去九江勞兵撫民七月
初一日宸濠帶領官眷人等及令諭拱衛觀鉅宸瀾宸瀾
宸瀾宸瀾拱衛宸瀾宸瀾宸瀾宸瀾宸瀾宸瀾宸瀾宸瀾
安鎮國將軍宸洪與前撥管哨等項人員王信等一同上
船又將王宏杜甫王金山梁辰程果楊瑞寶銳王壽潘

鵬馬驤自昂許清郊文鄭猷宋以芳奎文祥卿押隨行
凌十一等賊船到夾左右防守彼有宸濠系江又令吉與
王綸各不合依聽拱衛戴盛甲隨侍初二日開船起程初九
日到於地名黃石磯宸濠因見余欽等領兵先攻安慶不
克素知潘鵬係安慶人當差自泓押伊不合同去城下誘
降被指揮崔文等死守不從比有畢真聞知宸濠起事就
不合暗行四散差人捏稱宸濠差太子來取浙江等語傳
報各處動搖人心本月十三日又假以進表為名俱收各
城門鑰匙約令三司府衛等官於次日四更時分各赴本
鎮行禮要得乘機殺害起兵助逆致被巡按張御史并各

疏議各卷三

志

官知覺隨即點集官軍嚴加防備畢真懼怕不曾起手十
四日羅朝紀宋欽胡通鎮俱各逃散十五日萬銳差人報
說王都御史官兵來攻省城宸濠慮恐破其巢穴又見安
慶久攻不克心懷憂疑與李士實等謀要退江西省城令
衆開船回行間有各船賊兵彼因倉惶擾亂逃走比知府
鄭璵宋以方亦各乘機脫走即中途文祥亦繞得脫當即
憤恨自行投水身死有王都御史督令各哨官兵於二十
日四更時分前到省城攻圍彼拱衛觀鉅陸程等各不合督
賊拒守被官兵奮勇攻開各門擒殺守城惡黨入衆宸濠
府官眷亦畏懼自縊數多本日辰時分王都御史進城撫

監候內方俾批章等各病故相埋訖蒙 欽依着三法司
錦衣衛將吉等并原監李汝禎萬桂等通行查取前來會
問前情明白蒙審得吉與在官徐欽能殺黃瑞李世英熊
僚葛江丁璽謝天一閔念八熊十四楊清泰榮在逃陳賢
姚元佐已故萬銳徐永秀周瑞陳學官才晏但李士雷王
春劉慶正徐紀盧孔章趙隆李蕃陸程張高王信王麒孫
隆盧鏞大信唐全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楊子喬熊十七
萬賢一萬賢二凌十九凌全雷漢四趙耀十九共四十八
名俱係與宸濠共謀反逆起兵倡亂罪大惡極處以極刑情
法允當應該依律緣坐家口籍沒財產分為第一等在官

疏議輯覽卷三十一

七六

丁綱何鐘楊昇劉動何綬馮吳周呂周勇宋欽徐銳吳欽
秦妻一鄧時倪六范鳳妻福童未獲二副毛璘等俱係臨
時順從反逆處以極刑於法亦當但與共謀者情則有間
相應罪止其身免其緣坐家口籍沒財產分為第二等在
官吳松徐芳等一十四名俱係一時被脅隨從及逆用事
情與順從者不同若驟擬共謀恐失之濫在官樂平傅明
等一十五名俱係該府舊供職役之人雖各從行止供使令
通合比擬知情故縱條分為第三等在官胡節龍順袁鳳
傳得受宋天和張縉俱係該府原供役使內官止是留其
守門數方屋等處不曾共謀從逆應以同居之人本律科

坐分為第四等在官陳鳳劉奇等二十名俱係被脅從逆
中途逃散不守相應未減比坐知謀不首之條在官蘇文
四樂節等二十四名俱係知謀不從故萬秀將逆犯何綬
知情引送俱合擬坐本律分為第五等其第二等內犯人
宋欽吳欽徐銳第三等內犯人羅朝紀胡通鎮唐俊俱於
未敗之先逃散內吳欽徐銳俱曾投首各是實除畢真王
綸等各另行問擬外將吉等取問罪犯徐欽等一百四十
五名各招回照出招內見問凌遲處死并先故未獲第一
等逆犯俱依律緣坐其家口抄沒其財產內係僑賔干
碍郡縣主君者另行奏 請定奪并未獲其餘人犯俱合

疏議輯覽卷三十一

五九

抄招備咨都察院轉行江西等處撫按衙門各查照分別
等第議擬於內若有虧枉者毋拘成案即與辯理其都布
按三司并各府縣衛所等衙門曾被逆賊劫取倉庫錢糧
脫放獄囚等項通行查勘明白具奏施行會議得劉吉等
所犯劉吉徐欽等二十七名俱合依謀反但與謀者不分
首從律皆凌遲處死吳江徐芳朱煜等三十名俱合比依
謀反知情故縱者律斬劉金二劉其三劉養賢等三十二
名俱依合謀反但共謀者子孫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
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劉金二等二十四名俱年六十
以上律皆斬俱決不待時丁效等十名俱年十五以下律

給付功臣之家為奴錄文四樂 節妻孥之儀方侃徐大才

李蔡萬銳朱廣慶賈慶泰蘭進 才妻墨童吳奎孫澄萬邦

德余瓊榮忠孫福金章黃昇尚 惠繼鳳張貫江栢妻相童

妻真十四俱合依謀反知而不首者律陳鳳劉奇等二

十名俱合比依謀反知而不首者律胡萬真依知人犯罪

事發指引道路送令隱避者減罪人何綬謀反共謀罪一

等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各准徒四年蘇文四樂節妻孥

俱係職官方儀方侃李蔡徐大才萬銳俱係監生皆俱有

力照例送工部各照徒年限運炭完日仍比照行止有虧

事例各革去職役送順天府給引照回原籍為民朱廣等

疏議輯略卷三十三 四十

四十一名俱係舍人軍民匠校等役審俱無力照例送順

天府通解各回原籍官司查發衝要驛遞各照徒年限擺

站滿日各着役軍家隨住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三

屯田

撫卹屯田官軍疏

方日乾

屯政之宜其法在於召佃而其要則尤在於蠲通薄徵而
已以召佃言之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於陪補相繼
逃亡拋下田畝荒蕪不治間有暫荒之田易於開墾非無
人領佃也但以我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其田四
散一軍之田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旗甲不
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者便索全糧彼欲兼領又患寫
遠孰貪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利而陪

五十畝之稅哉人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陪者
愈陪患不得息自非 朝廷寬恤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
田迄無可耕之期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
等官奏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
開耕計畝定稅給帖承佃免其二年租稅不許屯官分外
科擾俟三年成熟方許徵納深為有見蓋以荒田零坵隔
遠遠則不便於關領荒則未墾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
苦於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其租稅則人憚於陪糧而不
肯佃即今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荒田共計三百三
十頃九十七畝有奇足堪耕闢乞聽多方招人承佃不拘

全分隨其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由開墾耕種隨其所佃
畝數納稅非見佃之田一毫不許妄徵量寬二年稅糧以
爲牛具種子之費俟三年成效一體徵納若成熟之後雖
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告爭待十年之後復有區
處如無補役復業之軍則永爲已業如是則承佃之人既
不苦於全領又不患於陪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亦肯
捨力向前以圖長遠之利近荒之田刻期可熟稅額不患
於虧欠矣以蠲逋言之查得南京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
年分屯糧共一萬一千五百石各衛掌印并管屯官員俱
各住俸至今參照前項屯糧不係災傷應免之數各官追
徵不完合應住俸但見今各衛拋荒田地動經數百餘頃
其前項無徵稅糧每年俱係各戶包補如豐成之際猶隱
忍代陪至薄收之年僅可自完誰肯鬻妻與子爲人陪納
此蓋拖欠之由也今各官俸糧住支已久拖欠數少者猶
豐豐成之年處置陪足至於數多者縱得豐年亦無陪納
之計各官俸糧再無關支之望矣今林士元等官欲將各
官住過俸糧通行扣美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之
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以後財力稍舒補完夫以各官所住
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准抵通糧按諸事體恐未安
莫若照各年分豁災傷事例各衛見今勘實拋荒地

若干所拖欠糧悉爲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
原欠多寡數自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者暫准開
俸其餘二分續徵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
俸庶幾人心有所遵循而逋負之糧漸次可補否則各官
之俸可住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尚資於
此軍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既任日
用無措未免侵剋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
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之爲愈也以薄徵言之竊惟
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
糧一十二升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則
每畝納銀一分六釐蓋又輕矣比較之屯田軍一名佃五
十畝每歲納糧一十八石內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
石三得爲重但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加以大疫
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鎮南等
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歲餉極目不勝嘆
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區豁逐年俱係衆戶陪
補陪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愈多陪補愈重反覆相因勢
不能已屯政之弊至此極矣今林士元等官欲將三則之
內一項停免俟年豐入衆方議茲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
見種若干頃畝照常輸納見荒田畝若干姑且停免以待

召佃成功一體徵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但田有常額額有常稅前三項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遽欲除豁一項恐亦有礙如云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佃成功一體徵收竊恐法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何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佃之召者何人敢承者得嘉靖六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巡視屯田監察御史唐勳王世爵等累次題行欲通查各衛冊荒田地共若干頃冊冊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改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分毫通融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為可行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查

疏議輯畧卷三十三

四

笑勘實各衛冊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有奇委實冊冊合應除豁其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的係父荒難於開墾若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矣乞照依所議將前項冊江田畝悉為除豁比較荒田俱作改科計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各衛新增田地三千四十八頃每畝加銀五釐共出銀一千五百二十四兩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補欠額糧米三千四百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三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墾作五升三合五勺共墾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而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墾種之家其墾

開坐畝段俱赴本衙門告領戶由開墾耕種永為已業量寬二年租稅待二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徵收如此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庶幾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有等由地坐落和州等屯荒廢久遠用力極難則雖薄徵改科人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為之計今查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被軍官戶內舍餘侵領每戶領戶由十紙二十紙者有之磽瘠不堪之田俱着貧軍領佃陪補糧稅最為積弊伏乞通查各衛戶由每戶多領二紙以上者每三紙令領一荒田一分務要三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召

疏議輯畧卷三十三

五

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父荒之田俱可耕闢也無曠土軍有餘糧也獎庶幾可清矣

三邊屯田議

王鑒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為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與屯田兵汰取敵一鍾當吾三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而人以為不可行何哉按趙克國屯田奏曰計度臨寇東至浩覺寇虜由畝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嫩煙至遼東一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番戍土

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使部曲相保以為屯
田內有忘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創宰
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為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
耕傍邊近地連歲大熟軍不復飢又益募人為十五屯屯
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
極界中至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繇此
近事之効也今獨不可行乎

皇朝通志卷三十四

河渠

治河議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乃下水相會廷臣議漸則以中
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涯故河常橫潰為
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何也河源自
吐番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
然曰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腦兒二澤又東
流為赤嶺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蘭之水南會也里
木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泥河譯言黃河
也河之東行又岐為九派曰也孫幹論譯云九渡也水尚
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深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
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耳麻其六刺又曰騰乞
里塔譯云崑崙也自九度東行可三千里崑崙之南又東
流過關即關隄二地至哈喇別里亦與納哈喇河合乞
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既後折而東北流至
貴德州其地名亦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
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
餘里矣其本也既遠其注也必急故神禹導河積石歷
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而下

為二渠其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格九河起石
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已七百七十餘年此無
他水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磧礫始改其
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隄考
武時決瓠子東南鉅野通于淮泗汜郡十六害及梁楚此
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遠乎宣房之築導河北
行二渠復禹故迹其後入流也次諸河復入于千乘縣德
棣等河復櫓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
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金隄入平原千乘濟
南凡瀆四郡三十二縣田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

疏議詳前卷三

二

害昭然又可見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于宋
時河又南決南決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
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滿渚難治之河而欲使一
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堤輪曹鄆地
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莫若浚入舊淮
河使其水流復于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
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力
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為
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于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
濫于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田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

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于天未易以人
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託能債事者也

蘇松水利疏

夏元吉

上以蘇松水患為憂命臣時往疏治八月遣都御史俞吉
潛水利集以賜臣元吉講究極治之治但臣奉職不稱重
貽宵旰之憂夙夜驚惕惟勤咨訪欽承 聖諭愧感交集
臣與共事官屬及諸曉水利者參考輿論頗得梗概蓋浙
西諸郡蘇松最甚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
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潞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為潮港湮塞
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極治之治要在浚滌具松江諸浦導
其壅塞以入于海但吳松江延長三百五十餘里廣一百
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築壩屢塞不能經久
自下江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
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澹浦口一百三十餘里
潮沙漸漲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鹽沙游泥浮
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
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覺淺吳
松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自茅
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江要道今下
流壅遏難流傍有范家浜至南澹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

上持大黃浦以達迎湖之水此即禹夏江入海之迹每時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於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為便也

開引河水以濟會通疏

金景輝

自古有天下必轉輸天下賦稅聚之京畿充足國計以固根本召四方商旅會於都邑以通貿易如漢之鄭當時王安世唐之田弘正元之郭守敬輩皆能興水利通漕渠者逮我太宗皇帝建立京師首命大臣疏會通河開靖江浦增脩各閘疏鑿二洪以通漕販仍於京城內外置倉厥以貯天下糧儲建場房以備四方客貨實京師以開萬

四

二

萬

世六年之近來河道淺阻轉輸稽遲天順七年朝廷恐妨國計仍命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委臣河南以聽巡撫賈公提督開疏黃沁二河分水灌注運河即今徐呂二洪下至清河一帶河道通行無阻矣惟安山北至臨清衛河至直沽俱各水少而德州武城等處淺阻船隻不下千百餘艘又訪山東河南及大名等府起運京糧亦因河淺俱赴畿內買納稅商販必以致京師米麥翔貴物貨騰湧且畿內耕種有限而四方買糴無窮華值歲豐民食尚乏倘遇凶荒將何以賴陸費有云財用之在關中者與儲之裕藏者有急而需一朝可得今畿內之地正當蓄登

容虛耗矧南京進貢馬快船隻亦皆阻誤不可不慮考得安山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止有汶水春時兩少泉脉微細以致淺澁其汴梁城北陳橋原有黃河故道其河北由長垣縣大岡河經曹州至鉅野安興縣巡檢司地界出會通河合汶水通臨清每秋水漲有船往來止是陳橋迤西三十餘里淺狹水小時月不得通流若開挑深闊亦可分引河沁二水以通運河如此則徐州臨清兩河均得河沁之濟而衛河亦增且開封長垣曹鄆等處號糧俱免陸輓又江淮民船亦可由徐州小浮橋達陳橋至臨清得免停滯一帶開空積塞留滯之弊甚為便利伏乞 聖明垂

五

定計議以祛河患疏

徐格

臣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次武原縣黑羊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毫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衛河長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十里之內散漫

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厓 聖衷軫念運道之阻
艱生民之魚鼈特 勅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修
理功雖略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
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
道不可復至有爲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
古今有之而惟漢祿子之決其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十餘
年塞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邑之祿倡爲不可塞
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沉璧馬饋神祇又令將
軍以下親負薪士卒塞決口起築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
爲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

疏議卷之三

六

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可已者烏可以噎而廢食哉
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
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
勢不可遏回耳議者以榮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
鎮下至項城縣南頓鎮有消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
百餘里必須多役八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
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進口下通歸
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
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澁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
餘里今春雖嘗用功未得竟力必須再役八夫疏濬深廣

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
道可完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
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嘗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
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積於履陸一
夫之牽挽過於六羸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
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
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
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
運其於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
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傭工物料衣糧醫

疏議卷之三

七

藥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膏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
國家漕運既由張秋比之勝國尤爲重要興此大役其得
已乎且合用檣草鐵石船塢等料并傭工口糧動以萬億
所在倉庫既多空虛 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
何取給若不早爲之慮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於去
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五法缺一不可工料口糧皆宜預備
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
景泰年間張秋塞決事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
抽分料銀各數萬兩運發劉大夏收用歷懇具陳不爲無
據寥寥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益泛濫決口日

濟寧日限所率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徙而北
特安施雖已側聞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顧心竊憂之雖
在疎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僭陳伏望斷自宸衷
參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裁處如以迂遠不切特宜更乞
深念國計俯恤民艱俾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
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三石以充口糧之需小民聞之必將
感念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工無難色矣且役夫十
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
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
不一慰安人心哉仍乞再勅劉大夏專理其事合用錢

疏議輯覽卷三四

八

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贊襄俾凡椿草等料得預為
計臣雖庸劣亦當仰體聖意少竭心思待今八月以後
秋水稍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
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倩河南開
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
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椿
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陵岡塞口人夫於開封大名二府
相兼起倩張秋塞口人夫於東昌等處起倩名刻期興工
併力築塞官吏軍民中有負智能善提籌者未聽取用俾
整巧思竝屈群策用功人夫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

身遇有疾病撥醫調治人心懽悅則用功必力毋計日月
必求成功小有償敗毋輟沮挫誠以今日治河國家大
計事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乞勅廷臣議
處而行必求萬全幸甚

重開通惠河疏

王軌

臣竊思水陸轉運其勞逸省費較然甚明况陳銳等多累
朝漕運名臣言必不妄臣因考之元史至元二十九年都
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
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閘之處往往於
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為之咸服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

疏議輯覽卷三四

九

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每歲若干萬民不勝其
瘁至是嘗罷之自是漕運無轉般之勞而一代事功卒歸
於守故焉及考金水海子白浮壩山諸志與籍輟然而可
據跡跡尚在而可尋何獨至於我朝必欲置閘河於無
用費脚價而不惜哉臣又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
見諸陵無損壞其未流又於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運
亦流不運亦流初不因運之行止而為河之開塞水之盈
涸此理甚明足破群惑况通流等八閘閘石見存無事於
增補閘夫見在無事於復食閘官見在無事於重設近年
營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通惠沿道無阻將王佐等

而行之特易耳但每至舊成輒復中止者祇為權勢之
 重而利之牙稅不便所阻臣又考之元史漕運糧儲南
 來者皆由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灣民
 飢餓也今止通糧運其官私貨物仍舊亦未為全絕其利
 源也臣常竊料間運一年可省脚價銀十餘萬兩今當民
 窮財盡之時於國計不為無補臣謹具疏上聞猶
 恐識見未真料理未周不果繼而見在京各衛因往通州
 關糧或被官吏冒支或被行伍騙匿或子姪過用空手而
 回或陰雨連晴放運而費如斯之屬深為隱憂臣因考之
 漢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
 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我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
 事只有神武中衛小倉以後因漕運稍遠漸將京儲收貯
 通倉以待轉般因循苟且歲月既久遂為三七定例嗣是
 莫之能改遂使一帶官軍不沾實惠又欲具疏上聞未
 果然此特其利害之小者耳臣近聞空運邊糧備防邊關
 寨堡險隘遠近以防不虞因知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
 若使姦細為之向道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廩或肆
 燒毀國儲一空則京師坐困矣雖有言者但以間運省
 費為言而卒莫有以先代之故事間道之危積為陛下
 告者是宜陛下信之不專行之不決也語曰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傳曰成大事者不謀於衆惟陛下審神會察
 謀之二三元老乞勅令巡倉御史會同工部管開修倉
 主事無理開運間板見存備補備之各廠以有疏濬其
 他用度量支備倉餘剩巡倉賊罰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
 亦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陸路自進且令覓船雇入略運
 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蓋房造船築堤展
 河次第舉行所謂三七通糧漸撥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
 輸矣興國家無窮之利杜意外不測之虞請富國強
 兵殆一舉而兩得之矣臣愚又以漕運糧儲國家大計
 容受之多寡不如船陰雨之行陸不如水舟車并進脚價
 倍有此間河之所以不可廢也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白河
 止間壩規模真在稍加脩濬必可通行前代君臣尚能興
 舉其事船艦直抵海子今之開運止於船剝而後舉行每
 止者固由勢要奸徒罔利所阻亦由地形漸高流沙淤塞
 自大通橋至白河僅四十里其地形高下相去六丈有餘
 使其不計多費錢糧大興工役開深七丈再如廣闊水勢
 就下通引白河則運糧大船直達京城而諸閘可以不用
 固永久之利也但功程浩大切近都城不敢輕議為今
 之計只應照舊舊觀修濬河間臣等陸路之日自大通
 橋沿河逐閘踏勘形勢大略此時開門洞開初冬水涸流

波尚且不絕若各閘皆閉水盈可待至通流開坐於通州
舊城之中經二水門南浦土橋廣利三閘市井輻輳之地
兩岸居民闌闌鱗櫛比搬運糧米大為不便者至本城
西門白河之濱舊有小河通過城北一面中有舊廢土壩
地基西北一里至今堰水小壩議須挑濬河身因舊壩添
築高閘多用椿木礮石築砌平時習水行舟水大聽其漫
流而過由此徑達普濟閘可省四閘兩關搬運之難然閘
壩相去寫遠各添設閘官吏二名閘夫十名分管普濟通
流二閘看守新壩以防盜決載觀通州京輔之地兩城夾
固三倉豐儲居集萬家守以五衛亦當稽蓄以安人心不
宜過慮搬運自疑驚疑及查河源之水出于西山玉泉由
海子經流大內玉河而出沿城至大通橋其間事理或
時之旱澇或流之巨細啓閉通塞又非外人所能與者酌
而行之可也

治河通運以濟 國儲疏

胡世寧

臣聞河流遷徙不常自古為患歷考周漢至今未有能治
久而不決之術國家救災卹民亦未有聽其決而不治之
理今之河流漲溢淹漫豐沛徐三州地方數年于茲矣
去年以來復致運道阻塞夫此三處兩京南北衝要國
家咽喉之地也其民常歲為國運道勞苦不息猶之困

喉之氣也今之被水過半是猶咽喉之氣有傷救之
不可以不急也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運道少阻猶人
噤噎之病為飲食之阻救之尤不可以不急也故今日之
事開運道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今運道之塞者河流致之
也蓋使運道不假於河則亦易防其塞矣臣請先述治河
之說而後言運道夫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
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
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過其性
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吐蕃發源流入
中國漸納百川之歸而行萬數千里其勢之猛烈可知也
其過孟津下至汴梁以東土疏易決故能為患然自宋以
前多決而東北自宋以後漸決而東南其決于東南也入
海路近所經為害猶小決于東北也入海路遠所經為害
尤大然因決而分得以殺其勢者亦多矣河自經汴以來
南分二道一出汴梁城西榮澤縣經中牟陳留等州縣至
壽州入淮一出汴梁城東祥符縣經陳留寧州縣至懷
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
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鄴等縣至陽穀出一
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
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州

之中境山之北漕溝出是此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聞皆塞矣而止存沛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納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漫為巨浸近又溢出沛縣之北漫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河流緩沙壅而漸致汙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而東南有山限隔禍猶小也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因之以竭前宋澶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灌漑不可言也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分其勢其前出陽穀一道魚臺一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榮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又正東如徐州小洋橋溜溝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脩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於豐單等縣黃德賀固楊明等集地方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堤一道以塞新決河口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此治河急當急施功而開運道尤在所急也然今運道止塞沛縣以北三十餘里而不能遂開者雖人力不至亦由天時未利也方夏秋水溢其塞處半為流沙所壅使人榜沙水中為力甚難而沙隨水勢隨極隨壅豈能成功或謂乘今冬初水退昭

陽湖暫可通船之日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土而併工挑築旬月可開矣或慮此挑沙開築終不能固歲來水淹或憂再塞不若趁冬水涸冰凍船阻不行之時照依南旺湖式樣就於昭陽湖中開河一帶兩面築堤以通運道比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來歲通漕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舟此一策也或又慮河水入湖亦能帶沙致塞只如今昭陽南口金溝舊閘處所漸入沙塞此其驗也臣與尚書李承勛同行計議以為莫若於昭陽湖東岸滕沛魚臺鄒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所另開河一道南接番城北接沙河二處舊河其間應開不過百十餘里或隨勢利便各尋迂道工力尤省其河新開深則各隨地勢闊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就取其土厚築西岸以為湖之東隄阻防河流之漫山水之洩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為河流漫散之區所謂不與水爭地也來冬冰結船止之時更加濬闊以為運道仍於彼立一夫厥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遞以暫當豐沛之民而消息咽喉之氣此其上策也其開掘之處有礙民田民屋則宜補給閒田扣除稅糧而量措與開荒遷徙之力可也但其地之高下土之取王疏勢之難易臣等不曾親歷試驗未敢執定為是乞 勅以總督河道部御史一面料集工

力一面親驗可行趁今興役開掘此河或此河難開則止
開豐沛縣舊河及前擬湖中近河二道蕪使放舟以防一
道之塞運道既開而後以次相度河勢順其性而分導其
流則大決可免矣臣等又慮山東河南并直隸江北之民
連年水旱災傷勞苦特甚豈可復興此役乙 勅戶部計
議從權於兩淮兩浙召商額外多賣鹽引令其買補灶煎
餘鹽照常販賣急可得銀數十萬兩以充役近河貧民并
備應用器物與此大役則亦宋范仲淹浙西救荒之術也
昔唐中葉糧主分占日供田賦所入甚少而養軍多費專
賴劉晏理財亦惟與此塩利况我 國家全盛食塩生産
數倍于昔而塩課舊額有限民間所食皆私塩也今取而
歸官河成之後以資邊餉實為大利且塩既官賣民間私
塩漸少而巡邏之後可減塩徒意外之慮可無又彌大患
豈不當為然以為難者第恐勢要徇私之徒乘之以占利
庸俗泥常之人因之以起謗大臣持循保名不為 國計
者又不肯於是而擔當必賴 聖明革此三弊而後可行
也至於挑土之器工役之流亦宜量募江浙衛嚴二府之
人百十用之其人取土一工勝如北人數十工之力是宜
給之貲費厚其傭值使樂應募來必漸多又使北人漸次
效之亦以後治田勸農之利也臣愚又念豐沛兩北一帶

近河州縣之民近年十分困苦 朝廷宜加十分愛惜伏
望 聖恩垂念以後進貢等項船隻計可停止者暫為停
止可減省者量為減省其南京工部該派器物 內府應
用者或令原解州縣倒批徑解或令該部委官自解不必
經由南京監荷以致多造器皿裝盛因而多撥船隻裝載
又因而多用人工牽送其士大夫往來船隻倚勢多索人夫
者乞嚴加禁治其河道驛遞夫役照前管河即中撫理稽
考撫按官不時巡察糾治庶使衝要之民得以安養休息
而 國家南北咽喉之地不至阻絕矣近該少卿黃維奏
乞修復海運以備不虞其為國慮甚其為民慮甚其事勢甚
難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聞 國初漕運自淮達河由陽武
起岸百十餘里陸運至衛河復下船至京又聞泌水至武
陟縣紅荊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流
因必可以通衛也後當 國家開闢之時亦宜差官踏勘
如紅荊口舊河可開則開舊河不開則於陽武上下相度
地勢相應處所離岸十數里開掘一道北通衛河為撥江
南相應衛分糧船百十隻於彼轉運習慣以備徐沛之北
會通河一處之塞此亦一計也

乞急救河水淹沒民田疏

王廷相

看得巡捕中丞御史趙稱藝畝輸租田有定額歲無蠲款

而惟正之供所不敢者固忙族之常也今獻縣地方西地
二面田賦之地四望如湖縱遇豐年匪稼何穡其振馬常
賦不敢議蠲者有司不免株連追納豈但苦逼失業之民
將并全社而累斃矣富者移而貧者逃而無復還鄉里之
望戶口消亡勢固然也臣奉 命巡捕是路雖職匪關然
目擊痛心誠有如惻隱在身而不忍忽然焉者因遍訪士
農里老人等頗得其弊蓋謂古澤泥河原徑自晉州深州
武強等處東流入海自嘉靖七年波湧泛漲漸將深州舊
城西河身淤衝約二十餘里阻水不通折轉東北創衝大
河害及該縣以至天津占沒軍民糧地不能悉數苟非大

疏議

卷三十四

一

加疏治之功不數年而浸及于 京師矣雖該縣民王木
等并知縣劉沛然節有奏訴亦間荷 命旨第委庸庸閭
利害兩端難於前輕重大較較於中往往以巨惠之難除
國賦之難議苟且顧避終坐視而已矣切照實因該處河
身淤塞變為饒畝富室據小利操其贏以百計阻撓勘官
憚其難或受其囑遂不顧茲水之有損於 國者于民甚
大且常也該縣訓導程鑒知之尤詳備謁自獻縣而言之
不過西北二面二千餘戶不得其業耳其餘阻淤墊溺去
處不可遙度者又豈得以一二計歟苟非得剛廉任事之
臣則故河終不可疏萬姓剥膚之災終不可除也臣深然

其說自謂備徵耳目親觀民害如此敢不以聞于 陛下
也耶臣切見我 陛下奉 天愛民每無不至特臣下不
能奉若而敷宣之耳且如京西琉璃河民病徒涉 陛下
曾不惜帑費建橋梁以便往來中外感怙為甚况此河水
傷民為害甚大陰損 國稅甚多 陛下豈不聞而軫念
于衷耶臣又聞琉璃河下流亦有淤塞若不乘時疏濬橋梁
雖建終必衝損但出於遙聞而不敢執奏惟茲水患得于
親見之真者肅濱 宸聰如蒙 皇上痛加憫惜乞 勅
工部都察院會同撫按官員勒限勘源流被災去處先
將民租以挽流移然後計工挑濬務復古河以洩泛漲災

疏議

卷三十四

一

即沿尋舊堤隨宜築塞以為固防衝塞之長策庶陷溺之
地可復為稼穡之場垂斃之民行將見更生之樂豈但民
有恒產而 國稅可無陰損之虞矣若權宜下策則通計
淹沒田畝蠲豁常賦又量古河淤塞而按案加稅庶民困
亦可以蘇 國稅不至坐減也

理河事宜疏

周用

臣近日查到山東兗州府濟寧州見行文卷一為開墾荒
田以蘇民困一為效愚思興農功廣 聖心以降 聖化
又一為專責任墾荒田正民習以固國本俱該戶部題奉
欽依轉行山東布政司各府州縣開墾荒田自嘉靖八年

以來累經有行稽諸文案未見成功臣竊念以為治河難
田事實相因水不治則田不可治田治則水當益治事相
表裏若欲為之莫如古人所謂溝洫者爾古今稱聖人之
治水者必曰大禹禹治水之功莫大於河自告厥成功至
周定王五年河徙砥礪中間自龍門至於碣石入海不為
中國害者蓋一千七百年然禹之治水莫備於禹貢則皆
紀其成功也而禹之自言則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
距川至孔子稱禹又曰盡力乎溝洫夫以聖人之所為遺
千萬世而不泯固宜不可名言而禹之自言與孔子之稱
之者惟曰濬畎澮曰盡力乎溝洫然則歷千七百年而河

疏議輯覽卷三

千

不為中國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之賜故自禹至殷盤庚
而稱五遷厥邦以避河圯溝洫蓋小壞矣圯猶未徙也至
周定王時而河徙則溝洫加壞矣徙猶未決也至秦廢井
田開阡陌溝洫掃地矣秦祚不延及漢而河決酸棗決瓠
子決則甚矣歷漢而唐而宋元河徙河決不可勝紀今年
治河費若干萬明年治河費若干萬大略塞之而已矣溝
洫之政無聞焉自今黃河言之每歲冬春之間自西北演
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
盪衝激於斯為甚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於夏月者十
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

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
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百數里之間
拘而委之於淮其不至於橫流潰決者實億萬一之幸也
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其自今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
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汭添沮汾泌及伊洛瀍澗諸名川
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也何獨
大禹則能使之安於東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變而後
世會不能保之於數十年之久此其由於阡陌之壞溝洫
之不脩者較然甚明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愛養元元無
所不至故於乞糴荒田之疏屢蒙俞允則於今日整脩溝

疏議輯覽卷三

主

洫之政以繼神禹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臣愚實有望
焉且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于海霖潦
無所容也溝洫之為用說者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
潦者容水而已故自溝洫至于海其為容水一也夫天下
之水莫大於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
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
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
之大患以是為政又何所不可臣竊見河南府州縣密邇
黃河親被衝決民間田地決裂破壞不成龍畝耕者不得
種種者不得收加以額辦稅糧催科如故中土之民困於

河患實不聊生至於運河以東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
州縣地方雖有汶沂洸泗等河然與民間田地支節脈絡
不相貫通每年太山徂徠諸山水發漫為巨浸濱海城郭
漂沒廬舍亦與河南河患相同或不辛而值旱暵文竝無
自來脩繕陂塘堰蓄以待雨澤遂致齊魯之間一望
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東南北橫五千里天災流行
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也若使溝洫脩則豈惟山東河南
得以衣食四遠流移之民孰不願復秦隴之圖飽饒甘
也招之不來今也墜之不去民利於此安得而復善
救時者在乎得其大綱善復古者不必拘於陳迹所謂修
溝洫者非謂一一如古亦惟各因水勢地勢之相因隨其
縱橫曲直但令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
委之於海而已然遠謀不可以倖致美功不容以難施溝
洫之政歷千百年莫能舉行究其所由未嘗無故孔子曰
無欲速無見小利凡厥事功古今半途而廢者率由於此
臣愚以為欲修溝洫之政雖曰不拘陳迹時異勢殊變
而通之不能無所事也今略舉其大綱若正疆里以稽工
程若集人力以助夫役若蠲荒糧以復流移若專委任以
責成功若持定論以察群議其諸條目未敢臆議定之
後循其次第毋以欲速而輒更張毋因小利而生沮撓治

河裕民之計無出於此所謂正疆里以稽工程夫古之溝
洫者即後世之渠也但有大小之不同溝洫之政必先正
疆里合而言之則疆里為大渠溝洫為中渠為小渠不先
疆里則規模不立脈絡不貫將來彼此相病然有一府一
縣一鄉之疆舍行司府州縣通融規畫定立界限由鄉而
縣而府以達之各府一縣之中先因通流畫為大渠多者
五六少者三四次因頃畝畫為中渠為小渠因而計其工
程之難易土壤之生熟夫役之多寡錢糧之盈縮期會之
先後均為三年大略初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年疏中渠
達於大渠又次年疏小渠達於中渠其淺深廣狹各因水
勢任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旱濇特甚不通轉輸去處
用水平打量疏為塘堰出於溝洫之間水潴則趨平旱乾
則節蓄經畫既定造成疆里圖冊上下如式施行責其成
效可也所謂集人力以助夫役者大約施功之特大渠用
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以為之經民夫各治其
田以為之緯仍令州縣各計用官夫若干民夫若干然興
工之始百姓生理未復須以民夫從官夫其官夫於召募
之外若賑濟放免之類俱合從宜區處竊見閭閻衙門充
軍人犯依例發遣所在有之但隨解隨逃各該衛所官旗
隨同侵盜月糧會款方在赦後又復開發積至幾年天下

食糧軍犯莫紀其數况今會計如王府祿糧亦且
告乏却容此等潛形竊食實為虛靡今欲為此乞行附近
河南山東直隸各問州衙門除奉特旨并免死充軍外
其餘少做宋人民屯之汰隸其名於河南山東各衛所而
以其人屬之有司責令以官夫開渠并墾除糧荒田自給
口糧三年之後量徵屯糧若會赦不願還鄉聽其為民
前田永為世業又如河南山東各該司府州縣問擬徒罪
發配人犯多是實發亦合除賊盜并與杖罪情願納贖人
犯俱令以官夫開渠各隨所犯輕重徒罪以里計杖罪以
丈計則軍犯得免衛所墾墾且省軍儲徒罪得以力役充

論議輯畧卷三十四

二十四

贖亦不廢添至於漕河夫役山東獨當其衝編食特為繁
重比年以來財力俱敝大約原額均徭編銀肆萬玖百餘
兩該夫役壹萬肆千貳百餘名約計徭役銀一十三萬
四千六百餘兩若如往年河道有事之時又須召募應役
工食銀兩無從措置即今河患稍寧臣謹遵勅諭便宜
行事擬欲節省財力以備不虞已經議減夫役共計四萬
四千八百八十餘兩量徵椿草折色又減空役之外椿草
合柴等銀共計一萬五百餘兩又減在役銀約計三萬四
千五百餘兩皆以求寬民力各得盡力於田畝以為溝洫
之助此外若再得清驛傳應付之濫卸稅糧陪賦之苦議

養馬積蓄之獎裁里甲浮靡之費省民壯團操之擾其餘
凡節省民力量可以寬假一二年者當事諸臣皆相與推
廣德意一一舉行則溝洫之政斷可修復溝洫既成豈止
可以平河患興民利萬一地方有警盜賊相顧不敢橫奔
則推其餘力又可以禦戎馬又推其溢於諸邊因脩古人
分兵屯田之法使耕者雜於居民之間又不惟可以省餉
儲蓄糧糈因所在皆是是謂寓武備於農功資人和於地
利者也所謂蠲荒糧以復流移者切見近黃河一帶地
方自來旱潦無備百姓稅糧無辦多致逃亡遺下稅糧差
徭又復費令見戶包陪輟轉貼害十室九空將來未見底

疏議輯畧卷三十五

二十五

止臣聞成化年間河道侍郎王恕因襄河旱荒奏蠲免
今欲開墾荒田沿河州縣積年逋欠若復照舊追徵百姓
終無復業之期乞通行查理遠年錢糧若係小民逋欠悉
與停免及將見在積荒田糧覈實開除則四外流移窮民
指望衣食顧戀鄉土必然日漸復業荒田自然日漸開墾
又思往年治河徐有貞劉大夏前來任事或蒙大發浙江
等布政司銀兩或乞發欽關抽分銀兩以備支費又近年
兵部侍郎王以旂奉命治河支費官銀亦幾至十萬兩
以上諸臣固皆因黃河徙決有此經費然亦莫非因民之
財救民之患今欲修復溝洫必須大費人力合無就於近

年蠲糧數內通融扣補雇募工食往作各戶辦納略如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脩水利之法官司惠而不費百姓勞而不怨將來溝洫脩復則下足民食上給公賦皆將沛然有餘比之因河水徙決臨時驅無辜之民傾不賞之費興再三不得已之役徵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其為力既易其收功甚遠利害相懸何啻十倍唐臣陸贄所謂小損所以致大益暫薄所以成永厚者也又若專委任以責成功者蓋溝洫之政如前所陳荒糧既蠲人力以集若無其人專任其責將來無始無終祇是虛應故事今事權專重無如撫巡乞勅督同布按二司委行守巡兵備屯田管

疏議輯畧卷三

三

河等官分駐各府州縣地方謹按造成疆里圖冊工程月日次第舉行府州縣按月稽考守巡按季稽考巡按稽考一年之成巡撫稽考三年之成其新任州縣并到任一年以上者俱聽撫按官覈實會同總理河道官保舉方得行取陞遷然後事有定法人有定志成功可期也又若持定論以察群議臣惟黃河徙決不常捍禦之策人自為說自今會通河之外或謂引沁河自懷慶府武陟縣郭村至南直隸徐州出沛縣以濟二洪或謂自開封府祥符縣迤北開鑿七十里通衛河運船出淮從鳳陽府泗州亳州入衛河或謂自開封府城北陳橋迤西開鑿三十餘里引沁河

通運船自徐州達陳橋出會通河或謂於衛輝府置倉運船由過河經汴梁達陽武陸輓七十里貯倉由衛河轉運其說不一蓋皆博采人言以求弘濟然每計其開鑿建置工役所費率不下幾十萬即令運道既設其建立衙門增置官員創造閘壩編餘夫役必須一如會通河之制則工力浩繁何以支持往年工部侍郎劉天和奉命治河通當詳議方輿天和專意脩復自來運道竟復其舊至於海道之議已經奉有明旨不必妄議生擾求宜欽遵臣恐將來黃河徙決不常或者不得已復建此議臣則以為海運誠不敢輕議惟有倣海運之意而為之一如鹽商之法

疏議輯畧卷三

三

通計漕運每石所費倉價設法召商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以涉險不如就安莫若舉元人虞集之議於遼東等處召募墾田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又以圖遠不如就近則莫若循祖訓以來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科事例舉此以足百姓因以足國尤為切近況比直隸地方實多膏腴田土若加開墾之力內地軍民不勝其利伏覩成化年間特令添設祁安滄冀平谷滿城三十七州縣勸農官員實以居重馭輕之地舉此裕民足國之策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雖古人致國有十年之積其道亦不外此夫國有十年之積萬一漕渠梗塞遠飽食之民假日月

以從事宜有餘力故以每運而視遼東則當倉危而就安
以遼東而視山東南則當倉遠而就近以北直隸而視
山東南則又當以先內而後外自內而外自近而遠使
可海九河之民飽食後衣以培億萬年太平之基實在於
此至其備舉之汰臣反覆思之其不越乎溝洫之政伏乞
聖明留意焉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五

營繕

脩建國學疏

李賢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有賢成材之地故天下之
士所以賢所以材胥此焉出賢才所以盛所以衰胥此焉
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
於此哉洪惟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一天下定鼎金
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盡完也百府諸司未
盡創也佛寺道觀未盡興也乃建太學於國都宏其規
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
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完備又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
天下學明行脩德尊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
師表一代名蓋一時者然後命為祭酒崇以師道以振文
風以增士氣其愛惜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
之珍恩惠極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
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
僻之墮行其所事者治禮儀明人倫窮脩己治人之方務
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布列中
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易
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斯之謂歟永樂初年 駕臨北

京大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君若之道頗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蕪無所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爲文具踵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儀爲外物輕黷耻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混住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爲伍與無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爲鄙夫之行政士夫之節爲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何望其尊主庇民建立功業乎夫近來者亦近墨者黑君處所致無怪其然也嗚呼天下之士循之於庠序而懷之於太學賈誼所謂可爲太息者也今陛下春秋鼎盛績成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慎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懽心措非當措則天下之人聞之解體可不慎歟我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不措者所廢弛者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爲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若重脩太學雖極壯麗亦不過佛寺一所之費况佛寺無益於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皇上興廢舉廢乞勅該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養秀才重選師儒厚加眷注果重此道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濟文

風大振生民於是平安天下於是平治我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而至而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

酌太義以全賢孝疏

林俊

孝寧殿下累之流璫瓦重荷聖諭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者臣有以仰窺陛下聖德廣天惇叙九族之盛心而寧王據禮守經不爲無見然觀鎮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異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迨寧王復奏又執奏是申言決不當與也陛下先可部議是

明不當與也後從其半是姦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壯公論謂寧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禮聰睿識事斷不爲此必勝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夫事有可爲有不可爲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預於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蓋府宮殿蠹需而殿下見移東寢萬分驚虞將誰任脩蓋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准府造墳順昌王崇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不可已者也所在儒學文廟傾頽問其故謂科派例嚴所司顧忌不脩之政此不可已者也

各處預備倉穀數少問其故謂割贖解部所司無自措置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糧通融節縮歲支尚少四萬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蓋荆府多敝漏淮府同一江西頻垣朽柱東柱西樺飄瓦斷掾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疾尚不堪居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太義不可已有可爲割財內帑爲之未過也有可已無可爲又何必爲此等舉哉古者米稼不斲茅茨不剪土階簪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琉璃再遣之會國至富也

疏議輯各卷五

四

又不用琉璃亦慕秦檠茅茨之盛崇古敦質示模以垂憲即已矣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承祖考者義不當若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廢之矣改之非孝子孫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爲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凡人之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進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尋常文具之間以毀鱗削人法則臣未知其可也臣數侍賢王言論數被賢王禮愛服深感切私亦當厚蘊若無右於賢王臣罪死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美寧先王

義不當以用琉璃諫今王且小人先合後忤君子和不同臣欲愛德市義亮賢名不欲貢諛順旨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陛下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愔愔必有創於臣言伏望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爲世世頌美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

停差燒造太監疏

唐龍

切據江西鎮守太監已經奏行拿京燒造太監近亦病故誠恐差補前來深有可憂蓋鎮守太監一到地方凡百供

疏議輯各卷五

五

應役使與夫無名之徵歲該銀幾萬兩奏帶恭隨供奉又該銀幾萬兩至於燒造太監應辦物料與供應役使之人歲該銀二萬七千餘兩通總計銀十萬餘兩皆取於民江西地方被震濠所虐誅求殆盡且連被旱災田無擔石之收室無升斗之積况官兵四集救死扶傷里巷嗷嗷民窮財盡殆未有如今日者設補鎮守燒造太監則前項銀兩何所出辨再念江西人稠俗黠人稠則易集而難散俗黠則易動而安况賊盜無種起於饑寒禍福無門生於窮迫即今鄱陽湖賊舡數百往來劫殺各府州縣非告白晝殺人則訴黑夜劫奪盜賊無處無之兼之桃源東鄉贛州南

安懷疑之輩友側未安臣心惻神憂朝夕致慮爲今之計
惟有鎮之以安靜和平庶幾無虞若地方稍加騷擾則其
變立起矣蓋厝人於薪投種於地鮮有不發者而况噓其
焰培其根乎臣蓋灼然有所見者也前議查革不蒙俞允
未幾鎮守燒造太監相繼差出百姓聞之相顧失色且懼
且泣曰人殃乃至乎頃蒙 聖明將丘得拿問尹輔取回
百姓聞皆私慶曰人殃幸不來乎自茲良善樂業矣小民
無擾矣官府不添科派矣豪強不敢肆矣獄訟賊盜日可
消矣夫前項太監初本爲地方之設今聞其來憂恐懼立
則若遇蛇蝎聞其不來則歡忻鼓舞若脫水火是誠何賴

疏議輯各卷三五

六

焉且江西前此之民止遇兵戈旱暵與宸濠之毒而已加
以淫雨無時洪水迭至禾稼淹溺室廬傾圮閭閻呻吟之
聲耳不忍聞道路饑餓之色目不忍視溝壑轉輸之狀口
不忍言民之困苦比前尤甚伏望查照天順年間停差事
例將江西鎮守太監崔和取回別用一應地方事宜俱責
成撫巡三司等官綜理及將燒造太監求久查革磁器行
令饒州府督造起解供用臣又惟今之太監即古之閹也
周禮閹人寺人掌王宮門掃除之役一切政事皆不預焉
太祖初定天下百僚廢職無所不備而獨不立鎮守太監
蓋倣周爲治也其措意誠遠立法誠至永樂間始於緊關

去廢設鎮守是時江西尚無嗣後乃不以原立者爲成
法而以暫設者爲舊規甚至數人而營一缺一年而更數
人以致橫政肆出綱紀蕩然民財盡耗海內多事 孝廟
末年深知其害力與劉大夏商議罷之值變中止至今天
下以爲憾夫求治者必先去其妨治之源愛民者必先除
其害民之本鎮守太監誠今日妨治害民之大者也伏望
陛下斷自宸衷詢於內閣及九卿科道等官將各處會議
鎮守一併查革以復 太祖之規以成 孝宗之制則天
下之禍亂于是乎塞蒼生荼毒于是乎除矣言出禍隨臣
非不知但臣職在言臣志在忠惟 陛下察之

疏議輯各卷三五

七

議處戰巡船隻疏

何瑋

查得本部嘉靖六年造完戰巡船八十四隻本年見造又
一百四隻其工食例該本部措給其物料會無者例皆坐
派蘇松等府徵解查得六年脩完船隻物料先已招商應
用今尚有四府未完今年物料各府通無解到照得谷內
開稱已及年分損壞船又一百一十八隻例該脩造未及
年分損壞船六十三隻不久捱及年分又該脩造其物料
俱該坐派蘇松等府恐民力不堪呈乞議處到部照得南
京內官監供應器皿及裝盛物料神廟監司并局等衙門
舊朋及薑栗竹筴等料本部供應器皿及脩船物料例俱

坐派蘇松等府約計銀十萬兩以上見今患值未完解
巨由官吏違慢亦由貧民辦納不前其操江堵壞巡船
一百八十一隻若再坐派深恐民力不堪有該司所慮
擬合議處查得永樂年間額設戰船止一百三十一隻宣
德以後漸增至三百一十九隻至成化年間止存一百四
十隻且載會典當時不聞候事今乃增至四百隻比永樂
年間三倍有餘宜量減其半庶得少寬脩造不致連年坐
派以重困疲民或謂其有備無患操江船隻不可輕減臣
等議得兵家之法雖稱有備無患尤當料敵度時若強敵
大盜出沒於江湖之間必用水戰決勝則戰船不得不多

疏議書卷五十五

八

若強敵大盜或在北欲渡江而南或在南欲渡江而北則
戰船止於巡邏已截自下須多蓋敵一登岸戰船即皆無
用故也況今四方寧靜無強敵大盜之警其設江上者
不過鹽徒小盜若設戰巡船二百隻加以府縣巡司等船
固已足用其多餘戰巡等船實係無用縱有大盜卒起兵
部馬快等船不下四五百隻亦可一時借用不為無備今
乃以多餘無用之船而連年坐派以重困疲弊之民似為
非計又查得新江口戰座巡哨等船舊例五年一脩十年
一造先年損壞俱係操江官軍自備物料修理天順三年
該南京內守備題會同外守備并本部議將座船二隻先

儘舊料不敷之數會有關支會無辦動支官錢給還戰
船該用物料以五分為率二分官為出備三分原船官軍
出備會議題准一向遵行至成化二十年該外守備奏要
將損壞船隻止行南京工部脩造本部備查題准事例
具奏仍准照舊管二軍三至成化二十三年又該內外守
備題巡軍比操軍辛苦巡船損壞要行南京工部脩造工
費題備行本部查照果無別議將該用物料查會關支實
辦仍委官查高嚴督龍江提舉司官吏匠作及南京中軍
都督府差撥官軍與同原船旗軍相兼用工脩造本部既
失於查照題准見行事例執奏又失於查照原奏情節

疏議書卷五十五

九

乃將巡船並戰船通與脩造從此遂成故事弘治十八年
又該本部奏准將改造戰巡等船會無物料坐派直隸
蘇松等府州縣辦解沿襲至今遂為定例各船旗軍因戰
船損壞俱本部脩造利害不切于彼遂將戰船視為官物
非止不加愛惜甚或賄行作踐往往不及年分先已損壞
捱及年分則又移文本部脩造其弊已久臣等議得運糧
官軍勞苦萬狀運船損壞尚與官停半出銀脩造操江官
軍安逸已甚戰船損壞反不出分文止行本部脩造已為
不平又致生戰船速壞之弊深為未便乞勅該部會同
兵部計議如臣等所議萬一可未乞將戰巡船量留二百

隻應用其餘俱送龍江提舉司拆卸堆墊候用船隻損壞即用脩造不敷料銀或查照題准舊例以五分爲率官二軍三或比照運船事例官軍修出戰船既減則脩造自少操軍知愛惜其船則損壞必遲脩造益少則物料本部可辦不必坐派各府以重困疲民事體似甚便益

皇明源誠輯略卷三十六

風紀

振肅風紀裨益治道疏

馬文升

切惟養蒙治道固在於百司糾正百司莫先於風紀風紀振則百司自爾各盡其職百司盡職則庶績咸熙而治道隆矣自古君天下者未嘗不以此爲先務焉洪惟我朝稽古定制在內設六科十三道以司彈劾在外設提刑按察司以兼理軍民又設各道分巡以肅清一道巡按御史總監察焉良法美意至詳且密所以百餘年間相維相統內外肅然近來風紀不振是以姦宄得以逞其邪謀群小得以恣其欺罔賄賂公行紀綱日紊仰惟皇上嗣登寶位崇重臺諫俾之盡言所以姦邪敗露群小屏逐風紀頗振百司知警治道之隆端有望於今日矣臣們心竊已無由仰忖知遇之隆惟進言納忠庶幾少効涓埃之報謹以振揚風紀裨益治道一十五事條陳以聞一選賢能以任風憲切惟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官仕風紀之重必須得人方稱厥職我朝自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不分進士知縣教官皆得除授但選之其精而授之不苟至正統年間朝廷分降憲綱新進初仕不許除授御史至英宗八年復得除之成化六年仍遵憲綱御史有缺止於進士出身知縣

并行人內行取中間多有不分賢否但資格相應皆得授任者所以未盡得人乞勅吏部行各處巡撫都御史并布按二司官於所屬進士舉人除授到任六年以上知縣內從實推訪廉慎公勤政績昭著民心愛戴實有聲譽者明白具奏遇有員缺吏部據此并行人博士內行取如六年以上知縣員少於詳第二年以上進士中選取仍會同本院考選若所舉不實事發連坐如此則御史皆得其人而風紀為之振肅矣一禁擬拾以戒職官自古重職吏之法所以為安養斯民之計也蓋職吏之害民猶狼莠之害嘉穀職吏不去則良民何以安其所故我朝於文職官吏

疏議輯各卷三

二

二

受職不分職之多寡罪之輕重俱罷職役不叙枉法滿貫充軍其所以定職吏之法可謂嚴且重矣比先年間風紀憲臣拿問貪職官吏無所究抑俱不敢撻拾具奏其風憲官員得以展布四體而有司官員不敢恣其貪酷近年文武官員被告黜發者往往讐怨原問官員撻拾虛詞朦朧妄奏輒將原問等官提解來京或就彼對理縱辭無干受辱已甚稍有小疵多致降謫虧損國體沮壞風憲是以風憲官員互相效尤坐視不究以致法度廢弛貪污恣肆而小民不得蒙至治之澤乞勅法司凡貪職等項官員被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提問明白追有職私律該為民充軍者

不許一槩奏提及就彼與原犯一同取問則貪官知所警懼而風憲不致沮壞矣一擇人才以典刑獄切惟刑者國之重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司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故雖臯陶掌刑而帝舜有明允之命呂侯司刑而穆王有敬明之戒是則司刑之官豈可不慎我朝舊例凡各處按察司官缺吏部於兩京法司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評事等官內除授都布二司理問斷事及各府推官有缺俱於法司歷事舉人監生內除授近年以來推官斷事等官聚以年老監生除授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名問刑之際祇憑姦吏任情出入及各處監司多有將推官

疏議輯各卷三

三

二

理問斷事往往差違外京或別項公幹經年不得回任以致問刑缺人者乞勅吏部今後凡按察司官有缺俱於兩京法司屬官內推選推官理問斷事有缺於法司辦事進士及歷事年力精強舉人監生內除授不宜似前一槩濫除亦不許將推官理問斷事違例差遣如此則司刑各得其人而刑不至於枉濫矣一責成效以革奸弊洪惟我朝設按察司以總理各道肅清郡縣無非欲振揚風紀彰明憲度俾官吏守法而小民獲安也其分巡官出巡往回月日亦有定制洪武永樂年間各分巡常川在外徧歷所屬宣布教條訪察民隱所以貪污知所警懼軍民不被殘

管近年以來多有碩繼妻子固肯出巡所過州縣奉到朝
行甚至偏僻去處經年不至地方事情全不留意官吏貪
酷若罔聞知所以政令日墮而姦弊滋甚乞勅各處撫按
學官今後分巡分管官員每年春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
司九月中出巡十二月中回司務要徧歷所屬不拘日期
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行每季終以利
弊實報考滿之時據此黜陟若推姦避重曠職苟祿者許
巡按指實參究如此則官無瘠曠而姦弊為少革矣一申
命令以脩廢務洪惟我 朝洪武永樂以來於各邊添設
將官假以節鉞之權以鎮守其地各處設都布按三司授以

疏議輯畧卷夫

四

方面之寄以分理庶事無非欲振揚威武脩飭邊備以防
外侮之侵承流宣化激濁揚清以造生民之福彼時各官
奉公守法仰副委任上無外顧之憂下免流離之苦近年
以來各邊將官多有指以進言為名肆意科歛廣置第宅
恣情荒樂軍馬凋弊而不整邊備廢弛而不脩一遇有警
動輒請兵其各處三司官亦皆因循苟且惟望陞遷療贖
逢迎罔思補報錢糧侵費詞訟不清小民控訴無門盜賊
任其滋蔓伏望降勅切責使為鎮守總兵者用心操練軍
馬脩飭邊備務使軍士精銳威武振揚以戰則勝以守則
固為巡撫三司者務使恩澤下布貪污歛迹倉庫充實軍

民安妥凡百政令無不脩舉如蹈前習許巡按御史從公
糾舉如此則命令嚴而庶務益脩矣一逐術士以防扇
惑切惟禁門不許擅入者所以防大姦也左道邪術之有
禁者所懼亂正也故我 太祖高皇帝於大明律祖訓皆
惓惓致意焉其所以警前代之失而立萬世之規者其慮
深且遠矣故先年間邪異之人不敢輕至京師近年或扶
鸞禱聖或書符咒水或燒煉丹藥或假稱耳報一切邪術
往往來京潛住始則出入大臣之家終則進入皇城之內
妄言禍福扇惑人心如往年李子龍近來李孜省鄧常恩
之輩實錄妄為人所共怒莫敢誰何幸天厭其禍俱以敗

疏議輯畧卷夫

五

嚴然雖敗於一時誠恐復於後日若不嚴立重禁何以警
戒將來乞勅各該衙門行令巡城御史兵馬錦衣衛官校
嚴督地方深加斥逐乞勅守皇城四門內外官員今後務
要用心關防搜檢則邪術有禁而人心不至於扇惑矣一
擇守令以固邦本夫官職各有體統上下相維以臻治理
即古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意也今
在外之官守令尤重蓋守令為親民之官得其人則民受
其福不得其人則民受其殃往年用舉之書得人大學士
李賢奏 准凡遇朝覲之年吏部於聽選監生舉人內不
分附選遠近考選銓除臣亦曾具奏於進士舉人內選擇

除授以此大州巨邑民類受惠近來各處州縣有一年至二年除授不到者詢其所以蓋由吏部拘於附選年月不得越期誠恐豪傑之才坐淹歲月多至衰老不得實用乞查奉賢奏 准事例每年一次於聽選舉人監生辦事進士內相兼選用不許將雜行之人除補仍預訪州縣之煩簡斟酌人才之高下除授至於監司乃守令之綱也所係甚大尤宜慎選陞用嚴考守令之賢否以報撫按撫按覆實達於吏部以憑黜陟如此則守令庶得其人而政事脩矣一嚴考覈以示懲勸洪惟我 朝舊制凡在京各屬考滿之時本衙門考覈後具送都察院初任稱職者朝廷給

疏議轉奏卷三六

六

與誥勅封贈不稱職者不得此乃勸善懲惡旌廉戒貪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也近來各屬因見本官堂上官考稱本院詢訪行止平常作不稱職者輒便捏詞具奏或造謗言原考御史多被違累自此因循虛應故事以致賢否不分廉貪無辨勸懲之典廢弛殆盡伏乞嚴加究治敢有似前捏詞妄奏原考御史者許十三道御史將本官實蹟明白劾奏有職者問罪罷黜平常者降調外任其本官委係廉能御史挾私一體治罪如此庶舊典不致廢墜而官僚知所警戒矣一禁公罰以勵士風切惟科罰科歛法律所當最禁者也邇來人心不古貪風愈熾天下郡縣

間有雄異禮待稱爲賢能者往往假公營私取百端或領支脩理學校或給發蓋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二入已者十常八九其三司官指以公用爲由亦各濫罰財物憲宗皇帝明見此弊曾降戒諭今弊尤存尚不知改且兩京爲天下之本四方之極源清則流潔表正則影直兩京獨官持正操節者固多而濫罰財物者亦有乞勅各處巡撫巡按并布按三司各行分巡分守官員嚴禁所屬仍乞勅兩京堂上官各戒所屬以革前弊益敦廉恥之風共助維新之治如此則庶官各知所警而士風爲不偷矣一廣儲積以足國用切惟自古君天下者莫不兢業自持首財

疏議轉奏卷三六

七

節用恒以國用不足爲憂所以內帑金帛常有數百萬之積近來群小用事妄興造作以致庫府爲之空虛天下爲之困憊 皇上登位賞賚未周而內藏已蕭然矣况天下倉廩俱無數月之糧而各邊止有二年之用萬一有事將何以濟乞勅戶部通查在京及天下文武官員及各王府宗支一應軍士若干該支本色俸糧若干折色銀鈔若干通計天下歲收稅糧金銀若干鈔貫若干有無勾用如果不足作何區畫使不缺乏及內帑前項已空之數如何措置使之充盈或造鈔貫或鑄銅錢或清理鹽法或查勘屯田或雜辦天下之稅課或清查各處之船料凡理財之方

足國之計無擾於民有益於國者從宜計處則儲積可廣而國用為之少足矣一恤土人以防後患切惟思預防有國之大事防微杜漸保治之良圖臣切見順天府所屬固安永清武清清縣及保定定州河間等處洪武末樂年間安插土達不下千戶百十餘年生齒日繁雖同編民終係異類即今壯大男子恐有萬餘為官者止憑俸祿而俸祿為有限在鄉者全藉田土而田土為不增况達官折俸銀兩先年按季關文近來支者過時且此輩賴此養贍一有不足為盜行劫勢所不免萬一邊方有警不無乘機剽掠事之可憂莫大於此乞勅兵戶二部計議將在京各衛

疏議輯畧卷三

八

了

達官折色俸糧務要按季關與及將在外各處土達如果田土不足者或將空閑地土或將入官庄田分撥耕種使足養其妻子不致失所以絕為盜之心以杜覬覦之念或選立屯長使有統屬或拘官操練得食口糧該管官員加意存恤果有違犯治之以法凡可以立久遠之規彌後日之患者宜從長計處則撫恤有方而不貽患於後日矣一清僧道以杜遊食切惟僧道不清則遊食者日眾而民食恒不足矣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十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今天下共額設僧三千七百九十餘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二十年度僧

二十萬各年所度僧道不下數萬况其軍民壯丁私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創脩寺觀徧於天下妄造經典多於儒書若不嚴禁則將來遊食者何有紀極乞勅禮部不許額外再度仍通行各處撫按等官督責官司但係新脩私創併於古刹大寺觀其中但有原無度牒行童童即令還俗敢有私創庵觀及容隱未度僧道各問發口外為民寺觀住持縱俗為民僧道官罷黜不舉者罪同所司容隱者亦治以罪仍令各寺觀按月開報如此則僧道無濫度之弊而民食不致貽費矣一敦懷柔以安四夷切惟四夷來貢者慕化之誠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此前代之所

疏議輯畧卷三

九

行亦我朝之故事也其惟我太祖高皇帝汎掃胡元太宗文皇帝威振朔漠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衣服待以筵宴豐厚厭飲所以畏威感恩變夷悅服自成化以來光祿局長作弊尤為菲薄以致知禮之夷罔不譏笑臣昔往遼東整飭邊備聞夷人怨言非惟結怨於外夷其實有玷於中國此事雖小關係甚重乞勅禮部查照洪武末樂年間事例今後凡遇外夷朝貢到京或大宴或朝覲見辭酒飯務要差官看視其午門外夷人酒飯仍令每日侍班御史巡看但有似前減減許將光祿寺官并局長等恭奉拿問如此庶使懷柔有道而得外夷之歡心矣一節財

用以蘇民困切惟爲國莫先於愛民愛民必先於節用苟不節用必至於傷財害民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在昔我朝洪武末樂洪熙宣德年間生養休息軍民富足故雖外征北虜內營宮殿樂於趨事未嘗告勞自正統十四年以後天下多事民始疲困自成化年間各處鎮守爭相進貢科取百端民愈凋憊加以山西河南陝西連年荒旱民之死亡過半田土荒旱而稅糧如故北直隸山東之民養馬供柴而征徭尤重江南各省人民輸納京儲及供兩京內府物料民困財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若非節用體息豈能蘇其困憊節用之道必自內府始乞勅

疏議輯各卷五

十

禮戶工三部各查內府衙門自洪武末樂洪熙宣德正統年間如油蠟猪羊鷄鵝及權柴夫工價銀兩等項增損幾何逐一上陳量加減省者爲令典自今凡百用度更加樽節罷不急之脩造裁冗食之人員則克儉之盛德復見於今日而民困爲少蘇矣一足兵我以禦外侮切惟爲國之道足兵爲先兵有不足外侮何禦書曰張皇六師兵法曰亡戰必危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創制之初建設衛所籍天下之軍共有數百餘萬即今百十餘年而逃亡死絕者過半蓋由里老埋沒而無籍冊之可查衛所作弊而無文卷之可憑雖有清軍御史清出者百無一二在外者十常

八九其見存之軍在江南者俱各守邊備倭備運糧儲江北者俱赴京邊輪班操備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都司操練止有餘丁一二千名京師軍士雖有二十餘萬南京官軍雖有五萬餘然多騎射之未精什物之未備加以連年興工疲困已極輪班往返艱難尤甚此軍士見存之弊也况今胡虜猖獗於其涼出沒於西北強賊又嘯聚於江右此皆腹心之患而大有可憂者也乞勅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屬衛所州縣有司將所管軍人姓名籍貫并見軍年月各備造文冊江南者送南京兵部江北者送在京兵部各將洪武以來舊冊查對改正除年遠

疏議輯各卷五

十

盡絕外將宣德以後逃故之數每省各抄謄一本仍通行各清軍御史嚴督所屬用心清理庶奸詐之徒不敢作弊埋沒其京營官軍候營造山陵畢日將見操軍馬逐一查理先儘團營務足原額其南京各營官軍亦各一體清查仍不許私占役使及擅撥做工等項致累逃亡候清查完日各另回奏仍造冊送兵部查考其見在軍士務要着實操練精其騎射養其銳氣一遇征調俾克成功如此則兵戎不致消耗而戰守爲有備矣

議舉劾以明黜陟

王直

臣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自虞周以來未有能外此

而致治也洪惟 聖朝法古為治考績之法本於虞周而制度詳密無以復加近該吏部尚書王文憲方面等官不能皆得其人建言御史公幹不分日月久近復 命之日要舉劾方面之廉能貪酷官各一員其無廉能者聽其不劾貪酷者坐其不稱及方面官公差考滿到京又要舉劾府官等因臣切惟方面之員有定御史之差無窮每歲各布政司御史公差往迴多至六七員少亦不下三四員逮其先後復 命御史孰肯自陳在已不稱必至妄劾方面塞責則一年之間方面被劾者過半比及二三年計數殆盡矣此例既行縱使韓范居職豈能有為其為御史者

疏議輯覽卷三六

七

始焉既因妄劾以塞責繼焉必相訐奏而罹罪且適者皇上勅遣巡撫大臣考察方面等官將貪酷等項罪黜外其存留者未及半年矧明年朝覲例該吏部會官考察黜陟即目推舉方面則自年深御史等官稱職者方得陞授是今日之方面即前日之御史等官也豈有初為京官俱得稱職繼陞方面即被黜是以前中外喧然皆謂王文所言其意雖善失於一偏必不可行伏乞 皇上遵 祖宗之成憲體虞周之良法亦依法武永樂年間例御史巡按體察方面等官貪酷得實者即奏請拿問不可縱其贖免宗臣一年之久延至復命糾劾以免已罪若徇而不劾者

事發生以不稱至於方面官於所屬有貪酷等項布政司例應奏請按察司官則五品以上亦當即行奏請拿問各以下就便拿問何必容其在任害民直候公考滿到京舉劾其間又有廉能尤著者御史則俟復命方面則候公差考滿到京開奏備送吏部以候覆考其他清軍刷卷巡鹽巡河點碼御史若果體察方面等官廉貪得實依憲綱條例一聽舉劾皆不可拘以員數坐以不稱以致前弊如此則無非於 祖宗之法誠有合於虞周之意惟方面等官廉能者有久任責成之道貪酷者無苟延歲月之弊生民安而治道得矣

疏議輯覽卷三五

三

御史出巡議

胡世寧

國家除因事遣使之外每歲分遣御史出巡藩服蓋所以宣上德而詢民瘼者其職端在是也按古遣使之法莫要於漢刺使以六條察郡國莫詳於唐陸贄說使臣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異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事是皆後世所當法者然刺使六條乃今監司之職而御史實重之唐之所謂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者蓋亦督守令而為之或欲因是以觀政治之得失驗守令之賢否耳非欲使者躬親一一為之也惟漢六條乃為簡要其法非條所問即不省夫率長吏以教養斯

民者二千石也凡地方之事皆其所司惟慮此官之不得人所行之或未當又恐有豪強凌弱力所不能制子弟行私情所不忍割故立刺使以監察之若使二千石能戢子弟矣能制豪強矣能奉詔書行事不背公向私不浸漁聚歛選舉當而當罰公矣此則二千石必已得人郡國必已大治外此皆所優為者何假於刺史之一一問之哉況今天下郡縣守令之上者有布政分守以提調之又有按察分巡以監督之巡按之行蓋又出藩臬巡守之上而握其要者也乃欲六條之外一一而問吾恐其以一人之精力一歲之工程而欲遍歷百十之州縣經理百十之政務日疏議輯卷之三

力且不暇給將或舉其細而遺其大者矣故今巡按一出山嶽動搖維大靡寧而或有豺狼當道安然坐食其事亦可見也竊意今遣巡按宜擇剛明公正曾經作縣熟知民情之人而臨行之時面諭諄切復命之日賜對周詳庶幾古者詢事考言及遣使察民疾苦之意其出巡之事惟以省風俗去貪穢察民隱簡官事為急其次地方有大利病所當區處大寬抑所當辨雪太豪強所當驅除大賢才所當薦拔凡監司郡守所不能為者許其奏處其餘瑣瑣之事不必一一經理如此則事簡而易行職專而易舉所操者約所及者廣矣

考察御史疏

王廷相

臣等伏觀節年詔諭仰見 列聖及我 皇上慎重風紀必欲御史得人使德化宣流生民得所而後已直帝王之盛典萬世之所當守也臣等查得御史出巡舊規除盤糧等差與給事中同行互相關防免其考察外其餘巡按巡鹽巡關巡茶清軍刷卷印馬等差一年滿日及事完回京各具行過事蹟 御前復命仍備呈都察院考覈出巡有無贓犯及乖違等項遠限劄仰該道從公保勘交無違礙方許奏准照舊管事但御史出巡責任甚多今考察之例止言贓犯乖違未嘗明具條件使御史無所據守以之盡職本院無所憑藉以之覈實漫言指摘似為未便臣等議得今後御史出巡回京考察除犯該贓賂有實蹟者奏請提問及過遠限期照依舊定水程查覈外今將關係職守之大者六事定為出巡規格凡御史有差備開載於劄付之內行令一一遵照條款考其脩否以別勤惰如此則御史能警省惕勵無怠職廢事之愆而 朝廷之風紀亦於是乎振揚矣一除奸革弊方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錢糧出納之侵欺驛傳往來之汎濫里甲困於無藝之供糧長苦於應官之贖巡鹽即販私鹽捕盜與盜通氣入官有見面之錢管事有常例之賄假以公用而科歛任情指稱脩

理而罰金無度更與無貽而文書不行豪富財而差役
俸免隱奸蓄應不可枚舉近年以來御史出巡惟務作威
作福以聳人之耳目不事廣誅博採以察下之隱微況巡
歷所在止二三日飄風驟雨一過不返若不用心體察民間
奸弊深隱何由以知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悉心廉訪
但有奸弊發露即當置之法理使按屬之地風清弊絕以
副 皇上救弊恤民之心回京之日仍將革除過各項奸
弊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一申究理枉切惟推情
訊獄非上智之才公平之心鮮有能得其真者況權勢之
家問官懾於利害富家之室賄賂靈如神明朴實之民鉅

疏請轉各卷三

六

口奪於狡倭酷暴之官殺人輕於草菅錢之吏才情拙
於鞫問由是情偽莫分冤枉無愬小民不得其生者多矣
既不能體 皇上好生之心且有以干上天至和之氣致
災召青職此之由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慎明刑獄及
一應詞訟勘問之事虛心推理緣情求實但有枉抑勿拘
成案即與分理使按屬之地刑罰得理獄無冤民回京之
日仍將伸理過各項冤枉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
一楊清激濁切惟御史為 朝廷耳目出巡於外人才臧
否賴之采訪部院考察憑之黜陟其關係至重也近年以
來御史桂舉司府州縣等官不問其人品高下立心行事

曾有卓異政蹟與否但見其奉迎齊備禮貌恭便以為
好即一槩濫舉多至數拾餘人致使賢否同途薰蕕並器
而不辨其所糾者類取一二塞責甚至糾及縣丞典史等
官其大奸大貪竄政害民者則或以鄉里同年親故之情
掩蔽而不發惟念私情全不為國大壞風紀於斯為甚合
無今後御史出巡於司府州縣官員務要即行考察果見
其人品高明心術正大政事卓異在司府官斷可為公輔
之臣者在州縣官斷可為利道郎署之臣者方許薦舉其
中人以下庸劣流上可託在考語不得混同高流以辱
薦其所謂劾劣者實酷殃民不法之人及罷軟無為
老疾之輩務要實請奏行罷黜不許挾私報怨以害
良善回京之日將舉劾過各官賢否實蹟造冊呈院以
憑考察若才賢者以不能奉承舍之而不舉中才庸劣之
人又夾雜一二以盡私情及大貪極酷隱蔽而不劾者臣
等體訪得出考以不職一本院劄去巡按御史勘合公文
皆關係地方重大事情及官民冤苦奏詞有等公勸職
御史督行二司及守巡官員一一如期完報若有遲慢
才志者則悠悠度日傳食郡縣多致弊害情弊不省
又有等乖猾利巧及阿私偏黨署每遇干係利害之事則
推托閃避遲留而不為干礙御史糾劾不實者雖容易勘

疏請轉各卷六

七

八

推托閃避遲留而不為干礙御史糾劾不實者雖容易勘

明而不報以致終年累愆事無歸結此等御史尤為不職
今後差去御史接管承行凡先次御史勘合務要急為勘
報其自己任內劄付者除滿前兩箇月待續差御史勘完
其餘拾箇月內務要一一勘明銷繳回道之日備將先差
御史及自己任內勘合已未完數目造冊呈院以憑考察
其有遲延等項事情難以提人行勘者亦要明白開造一
監察御史出巡所以上宣德意下達民隱風四方負百度
此其大節也為御史者必須清脩簡約鎮靜不擾庶足以
安民格物以振風紀近年以來御史出巡在外動輒人馬
千百擺列兵衛吹打響器以張大聲勢極作威福又隨帶
府縣能幹官員及乖猾驛丞十數不等以備任使導從如
雲飲食若流全無約束之節反生搔擾之害所至州縣計
其一日之費每至百數十兩本為安民而反以勞民欲振
風紀而反壞風紀此等御史乃淺陋無識徒假聲勢外若
自大其中未必有者也合無今後御史巡歷郡邑務要
安靜不擾本等導從皂隸之外並不許多用一人其府州
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從迎候為有司之害違者許
巡撫巡按互相糾劾臣等查訪得實回道之日考以不職
一巡撫巡按兩相和協則能開誠布公以共成王事近年
以來輒因小忿遂成嫌隙至相訐奏妄毀其同心戮力有

益地方平臣等嘗求其故皆巡按御史無禮不遜致之都
御史正坐御史旁坐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上
下賓主坐矣都御史前班御史後班禮也近年以來御史
每與都御史同班並列參差非執法者不法負度者無度
乎巡撫素和忍事者則隱忍而不與之較若遇剛毅正直
者則必與之相講議論不從則嫌隙成矣由是巡撫所行
者巡按則不行巡按所行者巡撫則不允官吏人等若應
巡撫者巡按則惡之若應巡按者巡撫則惡之至有無罪
拿問因而革去職役者巡撫自相構隙而禍及平人豈不
冤哉以斯人所行乘勢驕傲為患如此欲望一方政令之
平民庶之安胡可得哉臣等以為春秋之義王人加於諸
侯之上禮也巡按御史在三司則可在巡撫都御史則不
可何也都御史列衙內臺奉勅巡撫一方非在外守土
之臣可比也地方事情可以共議而名分體統則不可越
近日本院題准都御史正坐御史隅坐等以為此只
以松情非禮讓處非所以論於朝廷之上若據禮制名
御史仍當旁坐仍居後班為宜合無今後御史不論副都
僉都其坐旁坐其班後列以正體統若有仍前不遜者回
道之時考以不諳憲體

糾劾

糾失儀疏

張寧

臣聞見君而不知謹者斯為背禮知罪而不能懼者幾於怙終背禮者敗常怙終者無忌有犯於此難追於刑切照定遠伯石應本以疎庸夙承叙陞頃由微績起至大官德盛生成已過草茅之分恩深養養當懷大馬之勞奈何無所用心遂致鮮克由禮邇因有疾 皇上待以慈仁聽行調理視同休戚不責朝終乃於天順二年七月初六日既病痊而入覲當加敬而不忘及禮拜於外朝合侍班於中

疏議輯卷三十七

禁豈意本官處身不檢致令悞頭墜地已無加敬之誠及禮畢不入內班又失常朝之禮御史糾劾而不往 皇上寬宥而不知先雖過誤後實怙終臣等切聞古之人臣見君君適路寢然後敢退豈有上方視朝而敢背禮自便者乎又聞諸侯朝王稍有失儀或肉袒告罪豈有明知有犯而敢怙終自縱者乎即事原情法當無赦懲一戒百理難曲全伏望 皇上以法斷恩以義制事將本官拿送法司明正其事以昭國典

乞罷大臣以重科目疏

張寧

切照太學士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已正

人為上為下而乃以子之故紛章疊奏請聰明祇為私

許不惟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平臣等聞宋范質為相從子昇求繼秩曾作詩戒之曰爾曹當閑我勿使增罪累此之陳循賢否何如也韓億為相其子維舉進士不就廷試無以父任執政為避比之王文高下如何也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胄不可先寒峻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文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知父不該子之德有所知則歸過而反責之豈有身為大臣元宰公卿為其子舉才稱屈朝廷之上哉即使才而屈猶不可也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且今

疏議輯卷三十七

敬順天府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試者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借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倫陳瑛而已若一舉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仰惟 陛下優禮大臣准令會試恩已極矣而循等乃欲將劉儼等問罪以文其奸臣等聞樹德務遠除惡務本用法不可以太寬太寬則犯之者可幸免而不知懼施恩不可以過當過當則得之者以為易而不知感循等假公濟私要君挾下其所存施非止一日今情狀自敗罪犯已彰大小人心莫不共怒但畏其勢而不敢言耳 陛下若又待之以寬施之以恩而不維其

根柢則循等愈無忌憚乞將循等執送法司明正其罪罷
歸田里別選文學公正之人以居內閣用輔平明之治其
王倫陳英仍照不中生員事例壹體發回原籍讀書下科
各就本處應試則科目有定制遠近無異法人不苟求而
真才斯出矣

任人圖治疏

彭韶

臣聞欲致天下之善治當任輔弼之賢臣欲求輔弼之賢
臣必稽平素之才德蓋無才則不能當大事無德則不能
制流俗故必才德兼備然後可置諸具瞻之地而責以治
平之功此古今之通論也兩無足取而苟以克位非徒無

疏議輯各卷三十二

三

以厭服人心且適足以破壞天下事矣事至破壞彼之奸
諛固不容誅所可惜者勢已難為徒為國家之禍而已臣
謹以才德之大綱論之虞已寬仁存心正大夙夜在公白
首不欺侃侃立朝之節孜孜體國之誠見善如己有視才
如己能如此而後謂之德非含糊苟且以為忠厚小廉曲
謹以為雅操之謂也知無不為為無不當苟利社稷以身
殉之出可以折衝禦侮入可以脩政立事上則致君為堯
舜下則澤民如父母如此而後謂之才非精於簿書巧於
結識奔趨敏捷搏擊嚴刻之謂也得真才真德而用之則
朝著精彩人心悅服四海仰之而有望外夷聞之而有畏

疏議輯各卷三十二

四

豈不興善治乎苟非才非德而用之則善類喪氣豪傑解
體夷狄相傳以竊笑群小得志以播行其不去治而亂者
幾希矣切見右僉都御史張岐近由副使陞除以協管院
事命下之日物論譁騰不以為當其故何哉正以其平素
卜之也雖其得進之由踪跡謫秘人莫能知然其立心行
已則皆知之矣以言其聲望則實輕以言其資歷則尚淺
以言其德則公誠正大之全無徒外貌悻悻而已以言其
才則濟人利物之不聞徒趨趨搏擊而已蓋為人機軸似
寇深而才不及步驟類吳禎而險過之搖身機脅殊非偉
重之才若此而直為環簿之器居上則凌下居下則欺
上趙由之遺風也有勢則俯之無勢則蹙之張當之故智
也是非任情黜陟同列不學無術用詐行私以奔競為長
策以苛刻為能事安可任風憲之事而處非分之地哉夫
都察院之設所以肅百寮而正百度定大事而決大議振
揚紀綱禁絕奸惡天下百責皆其攸歸非若五府六部各
司一事而已是必宏才碩德乃可無忝厥任今以是人君
之臣恐其威柄在手剛愎自由非惟無以振紀綱而反壞
紀綱非惟無以禁奸惡而反長奸惡尚何肅百寮正百度
定大事決大議之有哉近日廷臣所以舉之者豈不以其
居官有激烈之聲而疑其有興慶之畧耶臣竊以為不然

夫古人所以善典戎幹事者以其安民和衆能得士心沉
幾先物料敵不遺故也如收者暴暴無狀淺見寡謀人雖
畏威而不能無怨事雖苟集而不能無怨俾之專治方隅
必然要功生事其可望之和協將帥以抗戎虜乎其能必
之約束勢要以清兵政乎其能保之捐軀殞命以死緩急
乎臣揣其能用之邊鄙且尤不可居中任事將如之何臣
雖非先見之呂晦敢希直諫之胡銓不避斧鉞言之無諱
然臣與張岐非有一日之怨片言之忿直以清議難容不
勝憤激耳蓋一人之進若甚微而用舍之所關爲甚大也
一官之命若無妨而風憲之所繫爲可惜也願乞下臣此

章俾六科十三道公平是非則臣虛實灼然可見萬一不
以爲非伏望 陛下以職掌繫風紀爲念以用舍關治亂
爲憂將張岐別行敕用如王竑李秉彜盛者乞俯詢外庭
斷以 聖心或再行收召或取回治事則公論伸而用舍
明用舍明而善治得矣昔宋靖康之際有臣李綱而不能
用用而不能盡其於唐恪取南仲之徒乃迭陞兩府遂使
百備廢弛人心頽鈍夷虜乘之以亂中國方今四海全盛
有金甌之固非宋季之比然昇平日久兵威不振夷狄跳
踉敢入邊鄙有識之士亦未嘗敢釋然不隱憂於心也所
可望者賴得人以扶持之耳是宜進賢如不得已不當干

鈞之勢勢不輕發可也苟又於用舍之間仍復草率則法
家弼士益疎曲學佞倖充斥雖政事日更法度日張臣恐
無補於治矣譬如人有大病方虞邪氣之入顧友委之庸
醫豈不誤哉臣竊念出位越職乃臣子之小過忠君憂國
實臣子之至情古人有以布衣而憂天下事者人不非之
況臣忝廁班行誠不自量不忍自默者祇欲 國家得人
圖治以隆太平於億萬年使臣輩大馬之齒得優游於無
事之天而已他非有願望也

任賢良以隆治本疏

胡漢

臣聞維熙聖聖莫先於侍講之官輔導 儲皇亦莫先於
庶子之職蓋聖學者人君致治之本必得正人以講明之
而道遠臨儲君者 宗社臣民之本必得正人以輔導
之而闕本益固侍講之官必擇學行醇正之士俾之積經
帝幙綽繹古今朝夕論思之際以格正君心爲已責以謀
謀治道爲已任如傳說論聖學於高宗是也若夫庶子之
官所以輔導儲君之職而儲君一身又係於左右庶子之
正左右正則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著正道如周
公之輔成王是也夫侍講庶子之官所係之重如此此古
昔聖帝明王所以必求賢良以任之也切照侍講周旋猥
以庸才遭逢 聖世謏居翰苑而論思之益不聞侍講春

坊而輔導之能罔者乃者妄陳章奏掩飾當書何文淵過
惡節被科道劾其同黨徇私朋姦罔上之罪華蒙 皇上
不即加誅此誠天地包容之量也臣愚以為人君之治天
下誠不可不用忠良君子而黜姦邪小人也若君子在位
雖未遽見其善而治道日以長小人在位雖未遽見其惡
而治道日以消彼周旋者誠小人也豈可待於經筵以備
講論乎又豈可列之東宮以資輔導乎伏望 皇上斷以
大義示以至公乞將周旋斥逐罷歸別選賢良以任其事
庶幾忠良者有所勸而姦邪者知所戒矣臣叨職言路有
所見聞不忍緘默以負 朝廷任使之意故為 皇上陳
之

疏議輯畧卷三十七

七

一

明疏議輯畧三十七卷

內府藏本

明張瀚編是書乃瀚官大名知府時督學御史阮
鶚以世所行名臣經濟錄名臣奏議二書去取猥
雜因屬瀚別加刪補以成此本畧仿宋名臣奏議
之例分君道聖學修省釐正納諫史職銓選考課
財計賦役征權漕運荒政禮儀律歷陵廟祀典制
科學校武備征伐撫治馬政禦邊議獄屯田河渠
管繕風紀糾劾三十門然當時有所避忌所載亦
不能盡備也

皇明嘉隆疏抄二十二卷

(一)

〔明〕張函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皇明嘉隆疏抄凡例

一是編止嘉靖隆慶間前此經濟錄及疏議輯略所載者今不重錄聊續其所未備云

一是編止據省署舊錄中多脫落草率抄謄未敢選擇往往憶及昔時曾聞海內所傳佳疏及近年諸名公忠謨議論在人耳目者今多未備容俟購補

一分類三十有七疏凡四百有奇中間事屬經濟者反多掛漏至一事而經二三人言者或并錄之取其有關封駁非必備時務也

一門類先

朝廷後庶事略倣經濟錄及疏議輯略例至各類

諸疏前後並不編年論爵一隨抄謄早暮序入爾

一諸臣意見不同言論各異有堅持古道而時制未協有忠憤激發而論事過當者均取之以備參考

凡例終

皇明嘉隆疏抄目錄

卷一

君道一

獻愚衷以答聖眷疏

楊一清大學士

陳愚見以保治安疏

譚縝御史

立本慎機明法以保大業疏

沈教御史

稽古脩德以答天眷疏

周相御史

將順聖德請溥天恩疏

鄭洛書御史

慎五始以隆新治疏

任維賢刑部主事

保泰九節

吳時來給事中

敷陳大政以裨中興盛治疏

夏棧太僕寺少卿

竭愚衷補來職以隆治安疏

劉奮庸尚寶卿

陳愚見以裨聖化疏

劉大忠學士

上下一心同濟聖治疏

湛若水編脩

進太平四劄疏

張國彥給事中

卷二

君道二

陳謹始之道以隆聖業疏

陳以勤大學士

陳末議以裨聖治疏

吳嶽吏部尚書

正國體以全聖孝疏

李儼御史

務學親賢疏

鄭慶雲給事中

圖政理以慰人心疏

石生給事中

安內攘外以隆中興疏

何維栢都御史

陳膚見以裨時政疏

曹懷給事中

竭瀝血忱以圖萬一疏

周怡太常寺少卿

罄愚衷以裨聖治疏

王得春御史

勤初政以保天恩疏

魏時亮給事中

獻愚衷以裨聖治疏

管律刑部郎中

因事納忠以清化源疏

傅孟春御史

披歷愚德懇乞

聖明疏

蕭廩御史

卷三

聖學

重經筵以養聖德疏

鄭一鵬右給事中

豫戒遊逸以謹名德疏

湛若水

法祖

遵成法革弊以固國脉疏

張紳給事中

參舊章以光新政疏

江良貴御史

陳聖制以裨至治疏

霍韜大學士

黜紛更率舊章以隆法紀疏

劉濂御史

正法守申令式以隆中興疏

洪畢御史

儲貳

出閣講學以養聖功疏

周冕御史

早舉東宮朝儀以備典禮疏

羅洪先脩撰

感恩獻少裨東宮聖學疏

霍禮部尚書

東正東官朝會禮儀疏

趙時春都給事中

早定東宮疏

唐順之司諫

預教儲闈疏

嚴用和都給事中

亟求輔導機宜疏

張國彥都給事中

官闈

慰問中宮以全聖德疏

詹仰庇御史

速請正位中宮以端治本疏

王時舉

宗藩

議處宗藩事宜疏

戚元佐郎中

議成憲以慎藩封疏

何起鳳都給事中

嚴究廢置奸徒竊親藩以核患疏

邵光先御史

四卷

巡遊

獻愚忠以惜財費疏

李廷相戶部尚書

慎行幸以慰群情疏

王治都給事中

命令

審綸音以光聖治疏

鄧繼曾給事中

慎綸音以圖治安疏

劉世揚給事中

信明詔以杜弊端疏

鄭自璧都給事中

收成命以防後患疏

喬祺御史

慎出命以示大順疏

汪思給事中

慎睿旨以光聖治疏

顧泰給事中

重杜谷以清弊政疏

黃臣給事中

審大號以隆大業疏

李學曾都給事中

從衆論以塞禍源疏

王璜御史

重降明旨大懲奸黨疏

章僑給事中

信詔旨以正國法疏

許復禮都給事中

慎政信以圖治安疏

黃重給事中

差遣

停止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大學士

憫人窮以昭聖德疏

楊一清

暫停差官織造疏

喬宇尚書

憫念窮民停止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俯從謫言停止差官織造疏

張紳

追罷差遣疏

章僑

停止差官以恤邦本疏

張原給事中

乞止差官織造以恤民困疏

張嵩給事中

暫停織造以恤邊民疏

吉棠御史

停止織造監臣疏

韓奕御史

停止差遣以恤民困疏

吳幹御史

停止差官以安地方疏

鮮一貫給事中

慎差遣以廣仁恩疏

郝杰御史

卷五

禮臣

優老乞言以裨聖政疏 何天衢都御史

固政本以隆聖治疏 汪思

教大臣優養諫疏 李錫給事中

崇一德以享天心疏 唐鼎脩撰

有細故以全大體疏 光懋都給事中

乞信大臣守職以光聖德疏 張嵩

急親賢以安大業疏 湛若水

禮臣下以勵節行疏 葉奇御史

留用老成以光盛治疏 嚴用和都給事中

訪用賢臣以圖治安疏 劉世揚都給事中

召對

傳採群言恭陳親政疏 高儀大學士

重延納以隆親政疏 胡應嘉都給事中

亟圖寬本體以隆交泰疏 溫純都給事中

進召對錄疏 張國芳都給事中

好尚

速停齋醮以光聖德疏 楊廷和

辟左道以保聖化疏 鄭一鵬

黜異端以隆聖治疏 屠喬御史

黜異端以隆聖道疏 安磐給事中

禁邪訪以欽聖福疏 李錫

屏奸邪以保治功疏 葛鳴

崇正黜邪以隆聖治疏 史梧御史

闢異端以隆治化疏 鄭慶雲

亟誅蠱惑進奸以隆聖治事 張紳

決聖意以毀佛像疏 朱演御史

除邪妄以彰聖化疏 夏言大學士

除邪類以建皇極疏 劉世揚

卷六

脩省一

災異脩省應刺陳言疏 楊一清

懼災脩省疏 朱鳴揚都給事中

自陳不職以彌天變疏 鄒守益祭酒

務實勝以答天戒疏 劉世龍主事

謹天戒以隆盛治疏 唐肖主事

脩德以應天數疏 汪俊禮部尚書

自效以回天意疏 徐敬御史

陳愚見以裨脩省疏 吳仲御史

省聖躬以答天戒疏 郭宗星御史

嚴交脩以答聖心疏 程光御史

災異陳言以消天變疏 仲選御史

懼災脩政以回天變疏 劉瑞禮部侍郎

陳急務以消咎徵疏 曹懷給事中

脩省以消天變疏 周卿給事中

卷七

停止造作以回天意疏 朱衡工部尚書
災異陳言躬先節儉疏 嚴用和

脩省二

脩省陳言以復初政疏 汪俊
廣聽納以彌災變疏 李時禮部侍郎

因天災以圖治道疏 丘九仍給事中
脩省陳言以答天戒疏 蕭一中御史
陳愚見以實脩省疏 熊爵御史

脩省陳言以副聖懷疏 顧濤
務實德以答天戒疏 彭汝定給事中

自劾以彌天變疏 楊言給事中
實脩省以回天意疏 蘇信御史
情急務以彌災變疏 鄭大經都給事中

省咎陳言以回天意疏 王應鵬都御史
急勵聖志以答天變疏 秦武御史

陳言脩省以消災變疏 華湘少卿
謹天戒以消災變疏 史梧
陳末議以弭災異疏 邵光先

災異頻仍懇乞克謹 天戒疏 嚴用和

獨違 林俊刑部尚書
慰人心以隆治道疏 楊爵御史

卷八

任賢納諫以禦變圖治疏 王泮御史

聽忠言信詔旨以防欺蔽疏 李已都給事

廣聽納隆委任以登治化疏 周瑯

更拜端以光初政疏 盧之問御史

一法令以全治體疏 余瓚都給事中

戒逸豫以光聖德疏 高世魁御史

監前事杜後難以答天休疏 趙廷瑞給事中

陳弊端以圖美業疏 張達給事中

察奸欺以隆君道疏 雷應龍御史

陳切務以裨聖治疏 王俊民給事中

親政權以折奸防亂疏 許相卿給事中

有言官戢檢士以杜亂階疏 鄭慶雲
慎政令以正國體疏 劉思賢御史

擴善端以寬無辜疏 陳相御史

停工作罷織造以固邦本疏 張漢卿給事中

慎予奪以全大體疏 雷應龍

停止欽取銀兩以裕國計疏 李春芳大學士

納忠言罷採辦以紓國計疏 詹仰庇

崇節儉以隆聖德疏 魏時亮都給事中

罷徵邊關商稅以寬實財疏 劉頴御史

因事納忠以措 賀一桂御史

慎抽取以蘇民困疏 黃臣

停買金寶以昭儉德疏

李已

崇儉德恤民窮以永治安疏
省無益之費以昭聖德疏

魏時亮
雷應龍

地方艱災大至繫重疏

蕭廩

卷九

時政

陳愚惻以裨聖治疏

霍韜禮部尚書

條獻末議以裨聖政疏

陳以勤大學士

直言時政切要疏

張居正大學士

急圖政要以保治安疏

殷仕詹大學士

陳愚惻以廣天恩疏
陳愚惻以裨治化疏

顧存仁給事中
王宣御史

陳愚哀以復聖諭疏

郭維藩學士

嘉隆疏抄目錄一

數陳愚見以裨聖治疏

凌儒御史

竭愚衷以陳政要疏

鄭復淳尚書

應詔陳言以脩內治疏

劉紳御史

時務最要三事疏

魏時亮

東南糧運繫關國計重疏

嚴用和

卷十

貢獻

罷額外進獻以重詔令疏

張紳

却貢獻以光聖德疏

鄭一鵬

停免額外進貢以昭大信疏

張紳

却異物以節財用疏

張祿御史

釐弊

舉欺弊以慎考選疏

鄭自璧

寢貪圖以保元化疏

章儔

慎幽令以嚴政體疏

夏言右給事中

節濫恩以杜欺弊疏

鄭自璧

查明銀兩疏

劉最給事中

懲欺罔以杜後漸疏

鄭自璧

舉正欺弊疏

劉最

慎恩典以節京儲疏

黃臣

懲奸惡以保治安疏

安磐

懲既往戒將來以塞禍源疏

毛玉給事中

嘉隆疏抄目錄一

納忠言以慎初政疏

田美御史

省冗食以裕國儲疏

黃重都給事中

節冗費以應脩省疏

管律給事中

審輕重別公私疏

孫漳御史

遵成法以裨國計疏

劉繼文都給事中

一羣心以圖治本疏

趙漢給事中

糾劾庶官疏

林俊刑部尚書

戒倖成以圖治安疏

林若周御史

懲欺罔以謹初服疏
戒奢靡以裨治化疏

鄭自璧

聖斷議處王府疏

蕭廩

卷十一

爵賞

杜傳乞以光聖政疏

夏言

禁傳乞以惜名器疏

屠僑

止傳乞抑奔競以正士風疏

鄭一鵬

靳惜名器以懲奸頑疏

鄭自璧

寢傳奉杜請謁以光聖德疏

夏言

抑倖進以惜名器疏

鮮一貫都給事中

杜請乞抑冒濫以慎名器疏

劉體乾給事中

重爵賞以彌弊端疏

鄭自璧

惜爵賞以正國體疏

金獻民兵部尚書

惜爵賞以嚴主威疏

張九敘都給事中

惜爵賞以戒不職疏

鄭自璧

罷陳乞以重爵賞疏

許復禮都給事中

裁抑進以伸公論疏

許相卿給事中

慎名器以愜公論疏

許復禮

靳濫予以重武階疏

鄭自璧

重官爵以全國體疏

安磐

抑濫乞以清朝政疏

裴紹宗給事中

慎重爵賞疏

張原給事中

慎名器以保全功臣疏

胡洵給事中

循典章慎爵賞以重侍衛疏

嚴用和

慎名器抑冒濫以正國體疏

管大猷給事中

卷十二

國是

去疑二專委任以隆聖政疏

張達給事中

敦國體共濟時艱疏

周怡給事中

持公論破私黨以定國是疏

曹嘉御史

預防流弊激勸臣工疏

劉徽御史

採輿議以定大計疏

曾忬都給事中

明公論以消私黨疏

陳講御史

專信任以戒不虞疏

陳明時給事中

正心定國是以保和治體疏

汪文輝御史

導成憲聞言防虞疏

汪珊御史

正名義以杜邊患疏

曾忬

用人

辨忠邪以存國體疏

趙漢

宥言官以彰聖德疏

廖紀吏部尚書

擴大公以贊聖治疏

霍韜

謹用人以圖治化疏

許復禮

昧死陳言以效愚忠疏

楊名編脩

慎選撫臣以安地方疏

鮮一貫

脩大政祛流弊以隆聖治疏

孫應奎給事中

言官自劾不職疏

盧璣御史

覈名實辨邪正以隆治道疏

毛愷御史

卷十三
 存君子退小人以裨聖治疏 浦鈞御史
 任大臣重言路以隆治道疏 張曰鶴御史
 廣至明大英斷以昭聖德疏 謝汝儀御史
 乞禁濫舉將官疏 張原
 請免考察科道疏 趙貞吉太學士

援直一

乞貸直贖近臣以昭聖德疏 張紳
 加意聽納以省空言疏 章儔
 宥愚直以彰聖德疏 陳近御史
 保全諫官以開言路疏 鄭一鵬
 有狂直以開言路疏 李學曾
 陳末議以重聖德疏 王時舉御史
 優容諫官以隆聖德疏 衛道給事中
 勤志聽言以端化本疏 鄭慶雲
 容直言審嚴譴以廣聖德疏 陳時明給事中
 體群情以保治安疏 李高御史
 赦過宥罪以光聖德疏 史于光給事中
 宥狂直以開言路疏 黃仁山給事中
 宥言官以存國體疏 梁世驃御史
 開言路以圖新政疏 王官御史
 有狂直以崇實政疏 鄭大

卷十四

援直二

弘虛受以隆致治疏 馮成能都給事中
 容諫臣以開言路疏 鄭本公御史
 容直臣以隆聖治疏 朱寔昌御史
 宥言官以廣聖德疏 沈漢給事中
 霽天威以弘聖德疏 鄭洛書御史
 寬宥言官以開言路疏 周在御史
 重言路以廣聖德疏 馬永總兵
 均恩赦過以實儲省疏 陳守愚給事中
 廣求言以達民情疏 余才光祿少卿
 宥愚直以開言路疏 浦鈞
 有言官以廣聖德疏 鍾繼英御史
 有言官以存大體疏 馬錄御史
 述格言以資治道疏 鄭洛書
 俯順輿情以宥言官疏 魯綸給事中
 信任大臣以光聖治疏 張曰鶴
 宥狂直以光聖德疏 韓給事中
 宥狂直以光聖德疏 葛鴻
 矜狂愚以廣從諫疏 李學曾

有狂愚以保治安疏

張達

信任大臣以保治安疏

解一貫

弘聽納以別淵慝疏

王時柯御史

容忠貞以保聖德疏

林有孚御史

有狂直以振士氣疏

鄭一鵬

有贛直開言路疏

田麟御史

宥言官以弘化理疏

程啓光御史

霽威嚴以平政體疏

黃宗明侍郎

垂天鑑以宥罪放過疏

魏良弼

應詔陳言疏

周良佐戶部主事

優言官以廣忠益疏

龐尚鵬都御史

鑒亮建言臣工以昭聖德疏

岑用賓給事中

俯宥狂直以彰聖德疏

張煥給事中

表忠

表忠義以維世道疏

楊傑給事中

憫忠貞以勵風俗疏

趙允御史

錄忠裔以均恤典疏

章儔

廣恤典以勸忠義疏

龐尚鵬

廣恤典以光盛治疏

上治

錄忠忠以光聖考疏

陳洪謨都御史

建忠

建忠勇以昭激勸疏

沈東給事中

廣仁恩以振紀綱疏

陳洪謨

崇節

顧天願代夫死疏

張氏楊繼盛妻

披瀝血誠懇恩身代夫囚疏

張氏沈東妻

卷十五

財計

明會計以預遠圖疏

馬森戶部尚書

節省以定國裕民疏

劉體乾給事中

重國計以保盛治疏

黎貴御史

酌議任官事且以裨國計疏

鄭大經

敷陳愚見以圖足國疏

李邦義

定經制以裕財用疏

駱問禮

節內費以重大計疏

張漢卿都給事中

講求財用疏

蕭廩

懇乞 聖明廣延羣策疏

卷十六

邊事

蘇開馬市以絕邊患疏

楊繼盛都主事

平政令以定危疑疏

曾忬都給事中

敦實效以成安攘大計疏

曹忬御史

陳膚見以贊備攘疏

王燁給事中

申飭邊臣以圖善後疏

丘機都給事中

脩陳邊計疏

明戰守以安畿輔疏
振紀綱以綏四方疏

楊博吏部尚書

張秉堂給事中
胡廷編脩

正名罪愆舉用以杜奸萌疏

曾忭

明賞罰以靖地方疏

鄭自璧

處夷情疏

霍韜

杜狡夷以安中土疏

張羽

經略邊務疏

柰崇

正法典嚴勘驗疏

嚴用和

虜情漸改邊事可虞疏

沈涵御史

酷暑邊官饑視降人疏

沈涵

議處江馬糧料以紓民困疏
戶兵二部覆題沈涵廣慶丘馬糧料積弊疏

奏請邊防事宜第一

條議時政以重邊省疏

邵光先

卷十七

武備

嚴武備以壯國威疏

陳時明給事中

備兵政以固邦本疏
備舉農兵以壯邦本疏

管律
萬守禮

薊鎮募兵 都城疏

蕭廩

外戚

抑爵賞以圖治理疏

曹懷給事中

惜名器以全威咤疏

王璜御史

明公議割私恩以無惑太素疏

劉黻

裁抑威咤恩倖疏

張漢卿

遵成憲重名器以全威咤疏

張仲賢御史

議禮

慎守祖宗家法疏

石瑤

行大禮以慰人心疏

周冕御史

舉大禮以昭聖孝疏

朱淵御史

舉行盛禮以安群情疏

馬明衡

大臣終制以植綱常疏

何維栢

明禮制以崇風教疏

安磐

除胡邪正祀典以昭華夷疏

陳棐右給事中

導成憲以昭典禮疏

唐胄

守禮義以明國論疏

鄒守益

奏請隆慶秋自祿一

議舉典禮以隆聖政疏

王治

舉曠典以備大禮疏

唐皋

卷十八

士風

大臣當率先庶僚疏

歸大道給事中

揭官箴明士節以正始進疏

葛守禮

民隱

議救災預防後患疏

何王春吏部侍郎

議良法以蘇民困疏

楊魏給事中

大信昭公以惠窮民疏

張漢卿

輿地

議天下郡縣繁簡疏

楊博

河渠

議廣黃河疏通運道疏

霍韜

淮水漲淤速加疏濬疏

嚴用和

厝法

正厝元以定歲差疏

華湘

刑獄

平刑獄以服人心疏

劉濟給事中

正國法以定聖治疏

唐樞刑部主事

捕逆賊以靖國法疏

常泰給事中

除奸邪以正國法疏

俞諫都御史

申明律例以重民命疏

葛守禮

禁刑獄之濫以慎職守疏

毛愷刑部尚書

守成憲以平國法疏

王濬御史

議處重罪以存國體疏

劉濟

正刑罰以隆聖治疏

李錫

信法令以全紀綱疏

曹懷

正國法以清綱本疏

顧尚書

懇乞 聖明遵成法疏

蕭原

卷下

近倖

亟慶倖臣以保新政疏

趙漢

斥奸佞以澄聖化疏

楊泰刑部主事

除大奸以正大法疏

劉最

除大奸以信號令疏

林鉞御史

糾合近倖疏

章儔

杜群奸以保治安疏

趙漢

戒專橫以安地方疏

鄭自璧

消奸黨以重朝廷疏

孟奇給事中

逐儉人以端治理疏

張原

嚴禁令以杜奸謀疏

章儔

全國體振紀綱疏

王廷都御史

嚴究恣肆內臣以端近習疏

詹仰庇

權奸一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討疏

林潤御史

昭國法以絕禍根疏

林潤

默臣竊以消民怨疏

林潤

庸穢不堪憲臺疏

朱伯辰給事中

罷奸佞以勵臣節疏

王廷御史

斥大奸以除惡本疏

孫應奎

督臣欺橫不法疏

陸鳳儀

卷二十

權奸二

號奪跋扈權奸疏

高時都給事中

乞究不職武臣早據威德疏 張潤身給事中

劾奸貪驕肆武臣疏 謝瑜御史

糾劾權奸疏 鄭一鵬

糾奸惡疏 王燁

早除奸險巧佞賊臣疏 楊繼盛

早除元惡以圖安攘實效疏 董傳策刑部主事

亟處大奸巨惡以謝天下疏 張紳

察奸邪以清政本疏 吳時來

罷斥奸貪以清治本疏 徐學詩刑部主事

糾劾悞國輔臣疏 王宗茂御史

早王奸臣悞國之罪疏 沈鍊

杜大臣奏辯以存國體疏 胡汝霖

究正輔臣濫冒軍功疏 周冕兵部郎中

貪穢廢臣欺君害國疏 鄒應龍御史

卷二十一

附抄一 以後俱係萬曆年分地方重務

條議榆鎮兵馬事宜疏 邵光先都御史

陳末議以裨邊政疏 邵光先

遵舊章嚴申飭以重地方疏 邵光先

省繁文以節財用疏 邵光先

虜部各歸原巢疏 邵光先

敬遵明鑒別防禦安武疏 邵光先

卷二十二

附抄二

議處虜王代乞職僧情事疏 邵光先侍郎

步報頻仍民隱可憂疏 李光德都御史

欽奉聖諭疏 李光德

查議驛傳以蘇疲困疏 李光德

議處救邑以蘇民困疏 楊俊民都御史

嘉隆疏抄目錄

皇

皇明嘉隆疏抄目錄 皇

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楊一清謹

題為獻愚忠以答

聖眷事伏念臣章句尋儒柳蒲弱質遭際

盛時近塵仕籍既廢而興任每無乎文武求退而進位乃蟻乎台衡頃當近倖千紀之時獲遂山林優老之願驚駘久病豈有意於騰驤朽木不雕分宜供於斧鑿恭遇

新皇御極圖任舊臣改任今官俾總邊鎮伏讀

制詞屢有寬朕西顧之憂之諭夫當主憂臣辱安敢

避難用是扶疾以起千里遐思誠願以其力之

所能為者圖報

聖恩於萬一也適者遽蒙召還內閣之命屢疏

悃誠未荷俞允進退惟谷不知所為仰惟

陛下應運挺生代天化育日新庶政而機柄獨操器

使群材而權度在已虞舜之好問好察知何加

焉大禹之克儉克勤德懋懋矣

嗣位以來五年于茲敬天法祖愛民勤政日有孳孳

不自暇逸然而求治之心徒切至治之效未弘

臣切觀正德年間乾綱下移權柄奸竊始則劉

瑾中而錢寧後乃江彬海內騷然幾成大亂

陛下起而振之政務歸於內閣裁斷出於宸衷近

臣非惟不能與力亦且不敢與聞是宜天人協應海嶽效靈奈何近歲日蝕地震旱乾水溢之災層見疊出至於物異人妖有近代之所罕聞者

聖德清明豈宜有此皆臣下奉職不效之過也臣年老久衰非但乞骸骨且恐將就木既不能仰承聖養任事供職若終無一言以去則上負恩私下干物議其罪莫可自贖矣謹以今之至切至要者疏為五事為

陛下陳之當蒙

留神覽觀

俯賜施行於治道不為無補臣雖屏伏田野與世長辭何憾哉然此特其大要若夫

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未阜康有任官之心而事多

苟簡兵政密矣而夷狄不免於侵陵法令彰矣

而奸頑未見其懲艾其他弊政尚多臣昏耗之餘不能盡述

陛下責公卿之所有事責臺諫使得盡言必有陳其

顛末以俟采擇者矣臣不勝拳拳愛

君體國之至除患病乞休另行具奏外緣係獻愚

忠以答

聖眷事理謹頌請

肯

計開

一曰

聖學臣惟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原也然方寸之微而衆欲攻之苟無詩書禮義以維持之百凡聲色貨財狗馬奇珍之物遊觀收獵騎射俳優之技與凡異端邪術之流技間抵隙皆足以動搖吾心而讒諂面諛之人又從而趨附之日積月累幾何不蕩蕩然而陷溺於物欲之中乎既為物欲之所溺則於天下之事安能真知其是非得失之所在務決去而必行之

此講學所以為

人君國治之第一議也臣切聞

陛下在藩邸時

恭穆獻皇帝專教之讀書今紀善伴讀等誦說經史

一切玩好俱不令至前一切儉人俱不得在

側故幽潛之德乎於上下恭默之治洽于

臣民嗣位之初首開經筵祗循舊章選擇

儒臣日侍講讀又聞

命內閣取尚書以俗說訓釋且為韻語以便諷詠至

於無逸洪範等篇尤加研究書史之外凡百

玩好悉無所用天下之人皆謂仲勉成湯

不遇聲色不殖貨利周公稱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陛下盛德何以加諸是雖

天注高明而

獻皇帝之善教有足徵矣臣愚切謂

帝皇之學與書生異不必求諸文辭之幽深不徒事

夫章句之尋摘要在繹其切得其要而已

經筵有定期然儀衛森嚴勢分隔越恐講官不得効

其誠日講乃常典耳然往年或廢於寒暑或

阻於風雨所謂一曝十寒之弊或不能免焉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詩曰日就

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所謂時敏者勉於有

所不及也所謂緝熙者繼續光明無少間斷

也臣昔官京師每見舊時講官其進講也多

摘取書中好語稍有嫌忌者即不以講且其

所講不過隨文釋義不能推廣言外之意以

聞

聖心又或於講終獻佞語以驕

上心臣知今日必不為此伏願經筵之餘退朝

之後日御文華殿命官進講仍乞降之養

色接以

聖言令其從容開說不許嫌忌其講經也務發

心義理之大要其講史也務推演興亡治亂之大原所謂必求諸道于焉能自得師因而推及今日之政事某事有合於古某事當用於今某事可為法某事惡所當戒

陛下疑神定慮默識深思聞聖賢義理之論譬猶親近其人監古人隆替之原設若身處其地有所疑必形諸

顧問有所得必措諸躬行如此則講讀之制不虛行

講讀之官不虛設心常在於詩書禮義之中

百凡外物自不能奪之本源澄澈而物理自明推之仁民愛物無所不通放之國家天下

不虛設心

五

無所不準致治之大本實在於此易曰正其

本萬事理大學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伏

惟

聖明留心

二曰

聖政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我

聖祖稽古建官以政事大權分任六部即六卿分職

之意我

太宗皇帝始設內閣簡儒臣居之以備顧問職

論思資望深者荐加師保職銜以輔養

君德翊贊化猷即三公論道之意列聖相承皆不

時召見部院大臣面議政務日與內閣

之臣裁決可否金匱石室之藏不可見其見

於御製五倫書及故大學士楊士奇李賢

等所著三朝聖諭錄天順日錄等編若

臣荅問儼然唐虞都俞吁咈之風百餘年來

政事脩舉道化隆洽實由於此至於臺諫論

列事情天下方面官述職來京得入覲

天顏面承清問不惟周知事之利弊亦得可見人之

賢否逮至

憲廟稱接大臣而上下之情始覺踈遠我

孝宗皇帝弘治十三年以後時召大學士劉健李

不虛設心

六

東陽謝遷并尚書馬文昇劉大夏都御史戴

珊等諮訪政務面賜裁決昌大休明之氣

象至今思之正德年間視朝稱闕大臣不

復接見以此威福之權下移近倖紀綱法度

幾于蕩然

天啓

聖皇誕膺寶曆積年弊政剷除無遺廢黜奸佞登

崇俊良嘉靖之治號為中興天下之政務必

由六部擬議必由內閣

皇上總攬乾綱萬幾獨斷近臣不敢干預可謂

載一特矣但內閣之官自

朝參

經筵 日講之外未聞時時接見六部等

衙門官未聞 召見臣聞高宗命傳說曰朝

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藥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夫既不得接

天顏則交脩無所用其力納誨輔德亦或托諸空言

及其久也壅蔽之患生竊弄威福之人或由

是出矣臣願

陛下退朝之暇

進講之餘不時

召見內閣重臣

將一切機務面議可否取 旨裁決六部都

察院等官凡章疏之上并臺諫之臣有所論

列亦乞時 賜宣 召面加質問聽其盡言

不許忌避庶幾 朝無失政 國無隱奸非

惟大臣不敢欺蔽行私急忽荒政而

陛下亦得以明習天下之事矣

三曰聽言臣聞

朝廷之有言路猶人身之有血氣也血氣一日不

流則百病生言路一日不通則百邪作古昔

盛時番夫庶人皆得進言官師相規工執藝

事以諫後世以諫設官其途已狹若為諫官

不得盡其言則 朝廷耳目將誰託耶我

國朝設六科十三道皆以言為責

列聖相傳未嘗不以開言路為事言路開則庶政清

言路塞則庶政紊

陛下即位之初求言如渴納諫如流凡科道官有所

論列輒下該部門看詳來說又或 褒之此

所以言無不達凡所建白多見采行言路可

謂大開矣奈何各官人品不同識見各異通

達

國體實心效忠者固多事體未練輕率妄言者亦

有以抗直為高者每過乎激襲見聞之偏者

多失其真或一事而辨論無休或數人而自

相矛盾遂至上干

天威每加詰責雖多所寬貸亦或因而貶黜者有之

甚至有下之詔獄者有械繫入京者似與聖

王從諫弗拂之美不侔似與 初政聽言之

意不類然此非 聖德之不能優容其實諸

臣有以自取之耳顧彼言官雖涉狂妄猶勝

緘默雖涉顛直猶勝狃熟論事有過當其心

必自諉曰我所見如此不敢不盡也論人有

失真必曰我聞風如鼓不得不言也若從而

詰責之罪黜之自非灼有定見確有定守者

孰不知全身遠害而為容容唯唯之歸耶切

恐中外相傳以言為諛弊政無由而祛官邪

無從而糾民隱無從而達天下之事日入於

弊矣嘗聞唐臣陸贄之言曰諫者多表我之
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
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
皆為盛德李絳之言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
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晝夜思朝
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
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近歲以言得罪者臣
不能知其詳悉不敢泛有所指且如去歲冬
間御史侯秩論臣不宜復入內閣上激
聖怒降二級遠方用夫秩之論臣辭雖無據心實匪
私臣之昏老委不當復用

奏為臣等

九

陛下雖誤用之臣亦不能自強侯秩所言不為無見
伏願

陛下遠師帝王聽言納諫之德近循 初政樂聞諫
言之美今後給事中御史論列時弊指陳缺
失及糾彈官僚者一一 親賜省覽擇其言
之當者或即 賜施行或令該衙門看詳覆
奏上 請定奪其有未當亦乞 曲賜優容
置之不問仍 召還侯秩復其舊官或令量
才陞用豈但愚臣之心獲安而兩京言官皆
得安心舉職矣再乞

初吏部通查二三年來以言得罪之官開具事目

名上

請或復其舊職或量為敘遷如此則

聖德彌光治化有補凡有言責者感激奮發孰不思

所以自效哉

四曰宥過恭惟

恭穆獻皇帝至仁大德克享

天心篤生我

皇上潛龍升御 出震繼離蓋萬國於熙平園群生

於嘉靖推厥本源功德隆矣

皇上嗣極首議尊崇之典考經據理至再至三既而

未納廷議斷自 聖心尊尊親親兩盡無復

奏為臣等

十

遺憾夫何一時言禮之臣不能推擴

聖上因心之孝紛紜牴牾力持初說終乃率眾伏

闕喧嚷無忌在禮為不恭在事體為不順上厯

聖怒將學士豐熙郎中余寬等下之

詔獄加之箠楚或克軍或為民甚至有斃於杖下者

罪誠自取夫復何尤但推原各官大抵徂於

學術之偏襲於見聞之陋其心惟恐

陛下有乖典禮將為

聖德之累不思

陛下之所處者正所以為禮也今經二年矣克軍者

羈管遐裔有同戍役之夫為民者編齒計代

不與衣冠之列雖有自新之念無復自致之

門所以節該大臣言官屢有論列未荷

俯從近該御史張象昇奏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中外臣工欣然稱頌既而吏部

題又復輕議衆心感焉夫

陛下之罪諸臣者亦因其可怒而怒之俟其改悟固

未嘗終絕之也譬如

上天之積萬物霜雪雨露皆所以為恩然霜雪之摧

折必有雨露之沾涵然後群生得遂未有嚴

寒之後不繼之以陽春也

陛下始因諸臣罪狀可惡而寬責之又因其能自改

悔而收復之正合

天道生長肅殺之意臣湖南人也稔聞

獻皇帝容人恕物之量

陛下體而行之

獻皇帝在天之靈必無不喜且慰矣孟軻氏曰人恒

過然後能改因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諸臣抱

罪既久悔悟已深敘而復之必當有以自效

伏願

日月回照

雷霆震威乞

勅該部通查禮部被罪之人乞寬者

令其生還鄉里為民者量授一官敘用不幸

因言致死者亦令有司優恤其家庶足以見

聖德如天無所不包非惟被罪之人感再造之

恩而凡為臣工皆興鴻慈愛戴之誠矣

五曰和衷臣聞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共濟

之者君臣上下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

無間融會流通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

衷也夫

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其情易疎而難親其分易睽而

難合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

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上下不交則德業

不成有國家者之深忌也

陛下即位之初

召用耆舊委任忠良視大臣如腹

心崇臺諫諫聽受讜言待群臣如四體

上下可謂交矣中外欣欣謂和衷之化可成矣自夫

大禮議興大小臣僚不能仰體

聖心推廣

聖孝各持初見務求必勝朝廷之上如聚訟然二

三言禮之臣乃援古典執經義以釐正之於

是衆論歸一而大禮告成矣然自是

上下之情不通和德之風不著是皆群臣負

陛下而

陛下何有於群臣哉夫虞廷九官濟濟相讓惟賢讓

能庶官乃和竊觀近歲臣僚正直忠厚之道
微垂爭凌犯之風起惡聞人善而樂談人之
過失務矯抗者不顧朝廷之事體喜攻訐
者不究事情之虛實公卿降志於庶僚賢否
混淆於橫議或因一事之失而聚其平生或
信一人之言而輒相附和忿戾之氣每形於
奏章交搆之辭幾成乎黨爭自古太平有道
之世未嘗有此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
世伏望

陛下恭已責成 虛懷聽納 元首肱股上下相須
手足腹心相視一體使 上之情必宣於下
無壅蔽之憂下之情必達於上無扞格之患
仍乞

天語丁寧戒諭中外臣工各以恭遜相師毋蘊猜忌
之風以博大成裕無崇褻薄之行協心以理
國事如輔車之相依同德以亮天工如巨川之共
濟然大臣者庶僚之表也尤當廓有容之德
體包荒之象求賢如恐不及見善若已有之
正身以率下則孰敢不恭平心以應物則孰
敢不服於以和典禮之衷于以迓衡平之治
大臣既和則庶官無不和矣然所謂和非和
光同塵之謂也不矯為異所以謂和不苟為

同堂所以謂和古之大臣上殿論事互有異
同下堂則不失和氣何者其心公也公固和
也九其比周朋與相非相怨者皆私心為之
也臣願

陛下和德於上百官和於
朝萬民和於野漢臣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
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由是三
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民人育諸福之物
可致之祥無不畢得豈但災沴可消而一清
未盡之年奉奉一寸之忠所望於今日者如
此伏惟

聖神省察

嘉靖五年五月十八日奉

聖旨卿奏是見忠愛事關朝廷的朕自處置其餘
知道了卿宜即赴閣辦事該部知道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譚續謹

題為陳愚見以保治安事臣伏讀易傳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

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

國家可保也

今天下事至正德十六年浸入危亂其去敗亡者無幾矣

皇天眷祐九廟有靈駕生聖人入承大統天下臣民思安如救溺願治如拯焚國存如追亡

卷一

十五

陛下即位以來奉天勤民賞善罰惡痛懲前弊革故鼎新固未嘗不汲汲圖治以答群望也臣以為今日之事治之名則有矣治之實則未也天下事常患於名勝而實不足天下無治之名則君臣之間尤以為未治思有以圖之惟其名勝而實不足則玩愒歲月坐失事機不惟不治而亂已潛藏隱伏於其中矣昔賈誼在漢文帝時嘗為之流涕為之痛哭

陛下之聖明遠過文帝臣之最愚萬不如賈生

陛下自以為今日之事比之文帝之時為何如也臣切憂之憂之而不言言之而不盡其心皆非所

以勉備職業圖報

陛下也是以輒忘愚陋不避鈇鉞謹條陳四事一曰

澄聖慮以鑒興衰一曰親大臣以脩時政一曰開問辯以新

聖學一曰容直言以廣聖德昧萬死為

陛下獻

陛下察臣之心矜臣之愚不錄其罪不以葑菲見遺少加採納脫或於新政有補萬一臣九死其無憾矣

一澄

聖慮以鑒興衰臣切謂天下事無大無小要必歸於

卷一

二十六

人心思慮之中故孟軻氏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天下事若委而置之思慮之外漫不經意鮮有不顛仆者仰惟

陛下上承

祖宗萬世之洪基下負中外人心之仰望以一人而御四海之廣以一身而應萬務之衆所居者何地所守者何業可委而不切於思乎臣以為不必遠求唐虞濬觀千古請於

孝宗一十八年獨至隆盛

先帝一十六年幾入敗亡少撓聖慮究其所以在孝宗朝其故畏

天刑者何如其恪守

祖憲者何如其親信大臣者何如其開納忠諫者何

如其培植國脉者何如其愛養民力者何

如其慎重名器者何如其寬征薄斂者何如

其使諸司之不失其守者何如其使人人之

樂於效用者何如至今父老言及

孝宗朝政至有泣下者蓋思慕之切真如赤子之於

慈母也在

先帝朝一切反之以致末年大壞宸濤乘隙而妄窺

寧府諸宗室以此而連禍茲皆

陛下在藩邸時目擊耳聞非臣所忍一一盡言也臣

奏隆慶抄卷一

二十七

以宸濤之變

先帝啓之寧府諸宗室之死宸濤誤之使

先帝守

祖宗之法體

孝廟之心則宸濤必不敢妄窺神器而寧府諸宗

室不遭屠戮保全國家矣臣知

陛下於此固未嘗不為

先帝惜亦未嘗不為寧府諸宗室痛也然深宮無事

之時夜氣清明之際於

先帝之所以招亂

孝宗之所以致治曾以仰思之乎今日

朝政敬

天法祖用人行事親賢納諫勤政愛民果能一一

皆

孝宗之舊乎亦或有一二已殆

先帝之失乎臣以為殆未之思也登極以來惟改

元一詔深類

孝宗行事所以收拾既失之人心培養已喪之元氣

宗社萬年靈長之命脉正切於此改元之後漸不如

初矣今日之事又漸不如元年矣一二年後

臣又不知為何如也臣願

陛下凡一切舉動澄其念慮此在

奏隆慶抄卷二

二十八

孝宗朝何如其在

先帝朝又何如務痛懲其所以如

先帝朝者力追其所以如

孝宗朝者由此而進之三皇五帝不難到也但苟且

因循漫不著念臣恐養成禍本紀綱壞於上

風俗壞於下民怨兵怨國步日危後之悼

今亦如今之悼昔也詩曰殷鑒不遠孟軻氏

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此

社稷興衰之今天下理亂之機惟

陛下其深思之

一親大臣以脩時政臣切謂內閣大臣在

陛下為心腹之寄六部大臣在

陛下為喉舌之官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謂之曰元首股肱蓋言君臣相為一體

不可岐而為二也

陛下所以處之者貴親而不貴疏在心而不在跡宜

著實任用不宜體貌虛文今在位大臣一切

事務託之章奏之外竟為限隔臣以為大臣

不時

宜召相與商確政事茲在唐虞三代聖帝明王行之

漢唐宋英君誼辟行之我 國朝

太祖

卷二十九

二十九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

孝宗皆行之最限隔者

先帝一十六年在位未聞一 宣詔 先帝時朝政

日非其弊正在此

陛下嗣登寶位已入二年其諸大臣曾幾家 宣召

相與議及時政乎不意

陛下之聖明乃於

先帝之已誤者不改圖也臣願

陛下自今以後但凡一切事關機務政切大體者宜

御便殿宣召大臣相與面議斷自聖心以決行止如

是在臣下不致多煩章奏在

陛下不致多煩 宸聰最為簡便

陛下何憚而不為我如大事大疑該吏部者

宣召內閣大臣并召吏部堂上官相與商確裁決施

行其餘別部并三法司重務俱一例

宣召周歲之間不拘日月一日之內不限遲早因而

據外以察其內因跡以求其心其忠其偽其

正其邪其據誠體 國其固寵懷私久則未

有能逃 聖明之見者於是本之 聖斷量

為去留脫或不公不法蹤跡詭異於人望不

協於公論有違者臣等科道官有所見聞聽

其舉劾如是在位大臣不奉公守法以忠

卷二十九

二十九

陛下有是理我如是而 主威不立 國勢不昌綱

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有

是理哉

陛下泥而不行意者謂其為舊規乎所謂舊規者非

我 祖宗列聖之舊規非漢唐宋英君誼辟

之舊規非唐虞三代聖帝明王之舊規特我

先帝朝之舊規耳况凡事當裁以大義度以經權事

當更化何拘於舊規事當守成何取於創立

臣願

陛下急改圖之所以上延

祖宗之福下蒼生之望者端在此也

一開問辯以新聖學臣切聞人君之致治本於道人君之求道本於學故堯舜禹大聖人也生而知之若無待於學矣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曰精曰一曰執者名雖生知亦未嘗不資學以有成也學而有功於治道有補於身心臣以非問辯不可故書稱舜好問孔子告哀公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易乾爻九二論聖學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唐太宗開文學館一時儒臣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分為三番更日直宿

嘉隆陳抄卷一 二十一

暇日輒至館中講論文藝或至夜分我
國朝楊士奇解縉等七人在

太宗時旦夕侍左右承顧問兼稽古纂述之事不
虛寸晷自古人君養成君德以隆治化延
宗社靈長之慶造生民無窮之福未有不兼勤學好
問而得之也邇者傳奉於初二日

御經筵大小臣工無任忻忭

陛下切於求道勇於進學之心是可見矣仰酬
聖志俯慰群望豈復有加於此者哉然道在六經有
是非得失邪正之歸事在諸史有公私理亂
興亡之鑒勸講之臣所以啓沃開導

聖心者要不出此然天威重嚴下情惶惑而義理
之在經傳又非急遽嚴憚中所能盡以是而
欲其有所啓沃開導恐亦難也在臣下近於
空談或者無益於治體在

陛下徒為色受或者無補於身心臣願

陛下自今以後儒臣進講之時少降威重賜以溫
顏反覆辯問咨訪道理於一章中或要指未
會於句中或體認未明何者於政體最關何
者於治道殊切務虛聖懷究極所以如是
則勸講之臣舒徐展布必能盡其委曲發其
奧妙該貫詳明巨細畢舉庶亦無負於格心
之責也仍乞再命儒臣於我國朝遠而

嘉隆陳抄卷一 二十二

祖宗列聖近而
孝宗皇帝朝故事有功於

社稷有關於治體有益於生靈者編作講章進講之

時序入一條相提講論一以仰見我
祖宗列聖致治保邦之意一以見

陛下憲章祖述之意如是而聰明不日開君德不日

成志氣不日強聲聞不日美政效不日彰者
未之有也臣於

陛下深願望焉

一容直言以廣聖德臣切聞古者天

使公卿列士獻詩史獻書工誦箴諫庶人傳語是古之人君舉動凡人皆得言之非特言官也齊告其臣曰子達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告高宗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未有不以求諫為急也前宋范祖禹曰天下如人之一身必血氣周流於一身無所壅滯而後能生從諫者使下情上通上意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之間係言路而已我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國朝稽古定制設立給事中御史等官寄心言責蓋防臣僚不法時政失宜

朝廷用之為紀綱

陛下委之為耳目凡官曹設施措置乖方刑賞黜陟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害許其舉劾言雖過當必示曲從此

宗社生民至計也臣見近來言官言事不惟不用其言而且罪之今不惟罪之而又外黜矣臣子立君之朝當死君之事降黜豈其所避已哉臣實不忠立

陛下清明之朝尚見此舉動也言官不足惜

國體可不顧乎

先帝朝權奸播弄威福凌虐百官蔽塞言路其初政類此前轍已覆後車可不戒乎臣恐陰邪得志巧飾成風忠良喪心言者結舌是非莫辨勸誠不明縱有竭節盡忠欲報

陛下皆懼讒畏禍不敢挺然當

國家之事矣若是而望體統正紀綱立政體清

國勢昌有是理哉宋儒張栻曰平居無犯顏敢諫

之士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晉平公問叔向

有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向對曰大臣持祿不

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達此患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四

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諷而不通罪至死者晉平公且如此況不為晉平公者乎望

陛下廣山藪之大納群臣之言勿罰及無罪以昭平

明勿沮撓職官以壞執守勿過罪言官以振

作士風以保全大體勿差官校遠出以動搖

人心以遺害地方抑外戚無厭之求以愛養

民力以俯答群情治邪奸巧飾之罪以潛消

人怨以重洩人忿導崇先訓廣開言路虛懷

以待犯顏必容上以彰

陛下好諫之誠下以免

朝廷舉動之失雖毫髮文違復出不是過也以上

四事臣以一得之愚感念遺直

聖明不知忌諱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初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二年八月初六日奉

二十五

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沈教謹

題為立本慎幾明法以廣

聖德以保大業事臣惟人君繼世而有天下之大主

之一人上有

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一而有萬機之紛叢一舉而繫萬民之仰瞻苟願治之志未定而治道不於其大者圖之則德意不洽於民心何以享治安之盛基業弗延於可繼何以紓負荷之隆君道缺失而天下將日去矣故自古聖智之君必致念於脩身立政之本而加慎於重熙累洽之時以之圖治則功成以之身治則澤久有道之長良不誣也仰惟

嘉靖二年八月初六日奉

二十五

陛下德妙日新業成富有夙夜孳孳勵精圖治期登天下於全盛之歸蓋廣德而保業無所不至矣臣等方將順承不暇也尚復何言但臣猶有見聞不能緘默自分愚昧不識忌諱敢試言之望陛下試垂聽焉臣嘗考宋儒之言曰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是矣大幾萬化也一曰救敝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是矣大法三綱也一曰君臣之法二

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是也是三大也德之所由行而業之所由固

陛下不可不加之意焉者也臣請疏其十條目舉今日之事而縷陳之嘗聞

陛下登極之日早雨旋霽五色雲見天心之昭假是固有屬於嚮明而致理矣邇年來旱乾水溢南甸之羸冠弗食山崩地裂西土之變戾異常方春而地震不寧幾遍天下今淮楊且苦疫癘大行矣入夏而風霾屢作竟至經旬今寧夏又報風火延燒矣若是者是殆天心仁愛之深廼時出警懼之象而人事脩省之實尚莫禳夫召致之愆也

嘉慶庚申秋卷二

三十七

陛下之於天心固宜自考其得否矣然則敬天之怒上帝是祇者今可少自暇佚哉

陛下即位之後親幸太學起用老成賢人爭輔是誠翕然於聖作而物覩矣邇來經筵日講一暴十寒聽諫納言怒甲移乙道揆法守可懲也所以遵用之者何如成憲舊章具在也所以率循之者何如若是者恐銳意圖治之念無以澄瀝於親近君子之時而望道未見之心終亦必亡於幽獨得肆之地也

陛下之於聖賢心宜亦自度其得否矣然則

聖不自聖賢以致賢聖今可輕自棄忽我

陛下改元之始詔頒大赦民樂更生物情之欣戴是誠所謂革故而鼎新矣邇來盜賊蔓於賑恤之無方戢捕不見軍兵之用命夷虜肆於洮岷之潛入驅禦不聞將士之好謀糧運過淮違限多矣民困軍疲雖漕臣之自効奚及京衛逃軍解散久矣官殘吏黷雖憲臣之清解何益

陛下之於兆民心宜亦自驗其得否矣然則存心天下加志窮民者今可漫自怠緩哉

陛下總攬乾綱因勢而利導事制而曲防所以救弊者初亦甚可觀矣而迄今則殺人者不抵坐似

嘉慶庚申秋卷二

三十八

有以開輕視民命之端蠹國者免發遣亦何以嚴悉除奸黨之戒織造之官差矣恐憑城社者不顧杆袖之空龍虎之殿建矣恐求福利者弗嘗鷹鼠之耗夫救弊猶防川也不惟其隄築之捍而又從而決之則末流不可復塞矣然近者諫官還奏而太監王堂之撥軍遂寢則又懋昭聖明而凌逼之漸杜矣說者以為弊之有救其幾正在於此語曰履霜而知堅冰至雨雪而先集維震非

陛下所宜深省者乎

陛下分正庶職登元臣於休退復諫官於斥遣所以

用人者初亦大稱善矣而迄今則大學士將

辭去弗惜竟不為社稷之計尚書汪俊等

准還鄉曾不亮忠直之心以言為責如給事中鄧繼

曾試御史李本等則遣逐無容而奪之氣因事

納忠如備撰呂柟編脩鄒守益則詔獄勿貸

而利以庸夫用人猶任木也不察其梁棟之才

而乃斷而小之則柱石無所於資矣然昨者銓

曹舉相而大學士石瑄之春任獨先則又久

愜輿情而覬倖之萌絕矣識者以為人之善用

其幾亦正如此書曰知人則哲任賢勿貳非

陛下所宜常念者乎夷夏天防不可一日不辨

陛下分番直於京操求將領於武舉所以預待乎應

敵者慮非不周矣但一遇有警所在動搖月糧

乏而屯田之政不脩連年借給內帑矣枵腹

之兵何以驅其力戰長技設而步射之訓弗習

臨時以卒予敵矣束手之卒何以望其成功失

事之戮不嚴於玩寇之官則曰姑責後效也而

倉卒孰肯効死避難之科不行於改衛之職則

曰方有新詔也而京師誰與守衛應敵之機

將危殆莫察矣奸究之萌盛世亦不能免

陛下專設總督於兩廣時遣總制於三邊所以定計

於行師者備非不實矣但一當多事飛報旁

腹裏之患似不足平而請調邊兵或見於潢池

之竊弄邊疆之急我則何恃而徵取狼兵不問

夫所過之驛驛紆綺膏梁之子不習戎行而手

握兵符奚取於身先士卒少年新進之夫不讀

兵書而遙制閫外何在其為師貞丈人行師之

幾將自此不振矣天地之泰本於君臣之有義

而君為臣綱則臣得以舉其職者亦由上之保

全何如而其道尤在於相信耳

陛下端拱穆清而奔走群辟則既處之有章矣但禮

分閭絕而情意或不孚揆事決策宰執不容於

秉持而臺諫不容於補察議禮制度禮官無可

以執奏而儒臣無可以論思詔許直言矣言

職切直者則黜削必嚴恐畏其漸而習以為常

勅同脩省矣職效克脩者則戮辱畢及將執其辭而

欲加之罪若是則君使臣以禮之道乖矣將見

忠賢解體而讒佞日衆臣為今日所甚懼也

人道之久本乎父子之有親而父為子綱則子

之備極其孝者亦視其分之限制何如而其大

則在於無違矣

陛下議隆大統而無盡至情既行之曲當矣但議論

撓擾而意見或不定因心之孝情本無窮也而

儀文崇厚禮宜有以制情罔極之思自難報稱

而位號尊隆名必須於考實自王國而統天

下天命之心固有在也然始封之地統緒當存而不可忘其所由興先尊尊而後親親天理人情於是為至也然大禮既定邪說可廢而不必拘其所偏執由是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矣故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臣為

今日所深願也家道之正本於夫婦之有倫而夫為妻綱則內之所以長發其祥者亦由外之所

以保合者何如而其要莫先於正始耳
陛下年方富於春秋而位正乎內外則居之合宜矣然宮闈雖近而大順所由關儲嗣不可不

嘉靖錄抄卷一

三十一

念關雎和樂而後麟趾振振斯國本為有繫本支期於百世鷄鳴警戒而後家人嗃嗃斯祚胤為無疆節欲於言語飲食此身常使強固也則必近嚴憚遠技能以養壽命之源慎動於出入起居清明常使在躬也則必檢姻戚杜請託而尊靈長之脉若是而王教之端無不舉矣夫臣之有言則既如前所陳矣但言或有忤心則無他惟

陛下采而擇之因言以考實不以為可棄而以為可行省察於念慮之微體驗於施為之著持循於朝廷之上檢飭於燕獨之時事夫必備德以召祥

致治必法古以建極御民必行仁於成化教弊必拔本以塞源用人必信任以責成應敵必治內以攘外行師必推誠以布威君臣必孚志以合道父子必則義以弘恩夫婦必養福以達順如是則

聖德之洽益以廣大 大業之固益以永長矣臣不勝拳拳願望之至

嘉靖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錄抄卷一

三十一

河南道御史臣周相謹

奏為稽古備德以答天眷事臣切惟黃河之清

所以應聖人之出天生

陛下為中興之主固宜有是澄清之徵然河之未清

不足為虧

陛下之聖清而張大揚調之臣恐諛佞之門開矣大

非

陛下遠宗帝王之意臣嘗聞之伏羲之時圖出於河

禹時書出於洛文王時鳳鳴岐山成王時海不揚波此皆帝王之瑞而今昔所共誇者然四聖人不聞有致祭於河洛山海之間而瑞傳於今

嘉隆頭抄卷二

三十三

為益烈今

陛下黃河之清固與四聖人同瑞者而獨遣官清祭

豈不自異乎聖人哉夫以

陛下敬天勤民七年而始得與四聖人同瑞以一

旦祭非其禮而不得與四聖人同傳以世為天

下法豈不深可惜哉禮官不能遠稽諸古以大

將順之美而獨近采宋事以襲凡陋又不重可

惜哉且河之澄清效靈決非區區河神所能

私者今獨祭諸其側得無棄本從末而河神又

焉敢貪天功為己力乎奉答神貺亦非所宜臣

仰竊明旨免冒則

陛下亦既昭察禮官頭請之非典特以

聖度包荒不欲直拒人故姑准其遣官祭告一節

以示不當從之意但聖意淵微類非臣民之

愚所能深察臣恐繼是以祥瑞獻諛者或踵接

於四方也臣願

陛下特罷其祭脩德答天親賢納諫稽古垂憲且三

復

太祖高皇帝諭丞相汪廣洋之言勅諭天下臣民

凡祥瑞不必奏凡災異蝗蝻即時報

聞如此則聖德有徵天心悅豫諸福之物可致

之祥莫不畢至而宗社臣民不勝慶幸臣冒

嘉隆頭抄卷二

三十四

昧觸瀆無任戰兢隕越之至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黃河澄清自古為瑞遣官祭告河神該部所請

有何悖禮周相這厮肆意妄言好生狂率錦衣

衛卒送鎮撫司打着問得明白來說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鄭洛書謹

題為將順 聖德請溥 天恩事臣伏聞

陛下御賜尚書趙監席書 詩翰群臣傳誦拜舞感

激稱嘆相與言曰我

天子仁聖如此而不鞠躬盡瘁以報豈人臣哉此古

道復見地天交泰一大機會二帝三王之治非

難也在擴而充之而已夫擴充者何哉

恩之所施必滿乎善端仁之所及必同之一視其最

切而要者臣願

陛下推此心以親賢士大夫於群臣中求其德學如

宋濂楊士奇者經濟如李賢馬文升劉大夏者

導我

祖宗朝故事君臣答問面相都俞吁咈以紹明良喜

起之歌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臣又願

陛下推此心以眷存舊臣如致仕大學士謝遷劉健

等尚書林俊孫交等皆海內之望也縱蒲輪之

召老難復亦已降 宸章旁問以示不忘咨訪時政

俾陳聞見則老成典刑是為 國基而昌大休

明之氣象可睹忠厚之流風自長矣臣又願

陛下推此心 赦過宥罪如狂率獲譴學士郎中等

官豐熙余寬等俯從前後疏 請曲為敘復或

量移優恤則仁如祝網德比及枯

聖量如天 聖慈如春矣信行此三者不惟大臣懷

恩而小臣無不懷不惟過臣懷恩而遠臣無不

懷不惟輦轂之下稱

仁聖而要荒之外無不稱

仁聖而天下歌詠太平矣夫

仁聖美名也太平盛福也親賢敬故 赦過宥罪感

人心之至德也是在

陛下舉此心加諸彼而已臣食芹負臆每勤於戀

主而陳善納約或望其格天如蒙 採納實

君臣相悅 明時之盛事臣不勝慕望之至

嘉靖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三十一

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臣任維賢謹

題為慎五始以隆新治事臣伏觀

詔書內一款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害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聞體元居正係澄源端本之機而謹始圖終實長治久安之要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自古帝王未有不謹其始而能謹其終者也亦未有圖終而不謹於始者也仰惟

陛下聰明仁聖

藩邸者聞順天應人入承大統踐祚之初首頒渙號與物更新弊政則釐革之

嘉慶御批卷一

三十七

舊章則率由之而又聞諫斯從力行不惑退奸如脫距進賢如拔茅天下臣民莫不歡忻鼓舞易聽改觀顯仰

聖人之作而思見

德化之成也何慶幸歟然而聖人莫測愚昧難明最爾草茅愛深望遠不無默議潛疑於萬一謂

陛下曩者經筵御矣而徹講太早大臣敬矣而延接太疎言官論奏間有依違政事處分不無同異謀畫不專於輔相腹心尚寄於貂璫事干權幸遂寢閣不行罪惡貫盈或寅緣得免凡若此者殆由中心好之故見

德而不見威矣臣竊意

陛下孝友純篤聖情靜專正在孜孜默之餘而適當一日萬幾追尊之禮未隆思慕之心甫切宜其有未遑者闕前而補於後將有待於今日也耶志以道凝言以道接嘉靖億萬年太平之治端肇於此去故即新懲前慮後事機之會不可失也臣輒忘賤陋謹述慎始五事條例如左上塵睿覽臣非不知珠玉填委瑪瑙用礫而顧緘默於龍飛下詔之初觀縷於

嘉慶御批卷一

三十八

鳳曆紀元之始良念責守雖異忠愛則同誠欲陛下慎諸始也慎始而可以善其後保其終矣惟

陛下能集萬方之善故小臣敢效一得之愚美芹而獻野人區區之悃也詩曰采芣采芣封無以下體語曰不棄九九之數則嘉謨可聞也伏望

聖明寬誅采納以勤敬自勵以克殫自期光

列祖之洪休衍中興之景運豈惟臣等幸甚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干冒

天威不勝戰兢隕越之至

訂聞

一曰務學脩德以慎出治之始蓋務學非博問強記之謂經則師其意史則師其迹考古今以昭勸戒論人物以辯忠邪親近儒臣切磨

治道 躬覽彙纂察納善言窮天下之理通
天下之情此務學之大也而其要則在於勤
勤則心志開明義理昭著而無他岐之惑矣
備德非彌文外飾之謂靜則養其性動則養
其情存祇懼之心以畏 天矯愛憎之偏以
應物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視聽言動率歸諸
禮嚴急荒之戒絕嗜慾之萌此備德之大也
而其要則在於敬敬則天理常存人欲不肆
而無非僻之干矣二者交養而日進無疆則
皇極以建化原以清大本正而天下之治可成也董
仲舒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之謂也

嘉隆頭抄卷一

一三九

陛下春秋英妙睿智夙成及時有為心逸功倍當務
之急莫先於此惟

陛下留心幸甚

二曰親賢遠奸以慎輔治之始蓋君子小人勢
若持衡不容並立人君用舍之際實關治忽
之機內君子外小人此泰之所以吉亨也

陛下雅重耆碩不喜佞諛堯舜之資殆不過此但薰
陶涵養貴謹其初今與士大夫接不過

視朝數刻 經筵片時而

尊嚴如咫尺千里雖有嘉謀忠言何階可達臣愚

以為師以道之教訓傳以傳之德義保以保
其身體此古之義也

陛下退朝之後必當數詔大臣相與圖事推誠盡禮
不為虛文其經勸講亦須

虛心盡下假以

溫顏反覆咨詠有疑必問非盛寒暑不可違侍御僕

從擇正人以充之直諒多聞踰常格以待之

正心養德必有助也至若趨和承顏逢迎導

欲此奸人也厚貌深情妨賢醜正此奸人也

招權市寵背非面是此奸人也而凡恃私恩

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窺伺間隙惑溺聰

嘉隆頭抄卷一

一四下

明者必深排痛絕使無所售其術而容其欺
知之必去去之必決無吝也將見

大明既升群陰必伏小人革面不仁者遠善人以之

而衆庶事以之而康唐虞之治可以幾也益

之戒舜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致治之良

規百王之永鑒也惟

陛下留心幸甚

三曰聽言專任以慎求治之始古者諫下置官

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所以廣

視聽而防壅蔽也我 朝科道之設既有專

職以隨事盡規而

皇上布告之條又許諸人直言無隱是以嘉言罔伏

讜論時聞諱復者似於頻煩諷切者隣於讖
訛援據者幾於撥入指遠者類於迂闊詞激
者近於沾名慮深者嫌於過計然惟求其濟
世與邦之益而無計功謀利之私言之必聽
聽之必行行之必果甚至犯顏逆耳亦當優
容必求諸道其或因論列以濟私憾彈劾以
復怨詭道謠愚言非急務曲意阿世則又不
可不察也方今 聖明在上任職惟良員無
冗濫各得其分乃簡厥脩周公之戒成王曰
勿誤於庶獄庶慎孔子曰先有司專任之意

嘉隆陳抄卷一

四十一

也
陛下誠能以格心屬輔相以進學責講官進退人才
聽之銓曹通融財賦聽之民部據禮守經聽
之宗伯選將論功聽之本兵懲奸讞惡聽之
法吏程工謹度聽之司空激揚補察臺諫得
行其言糾牽澄清風憲得伸其志規可持循
事無掣肘不抑奪於 內批不遷惑於眾口
不沮撓於近習不煩擾於紛更臣勞於下功
歸於 上夫何為也先民有言受諫則明拒
諫則昏又曰為政莫要於守法有言責者盡
其忠有官守者盡其職群策必用庶政無隳

治道之成斷可必矣惟
陛下留意幸甚

四曰重吏安民以慎其治之始蓋四海之利病
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
賢否故曰守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
者也其可忽歟今郡縣長吏遴選則主於銓
曹而獎率實由於撫按是以守令之綱也秉
心惟公則愛憎取舍之不偏激揚勸懲之皆
當賢者得以安其位而行其志不肖者無所
用其倖而肆其奸此民之所以安也然而尊
者易驕卑者易凌為之上者殊情異尚甲是
乙非或以安靜為因循或以興作為生事或
以忠厚為遲鈍或以老成為迂濶或以介特
為簡傲奔走承順者謂之能辦集期會者謂
之敏此曰賢可舉彼曰必不可舉此曰不賢
者可刺彼曰必不可刺旌揚或因於喜搏擊
或逞於怒將見逢迎奔競之徒興而循良實
行之風泯矣臣愚以為事貴協恭不宜獨任
莫若巡撫有所舉刺則下巡按覆覈之巡按
有所舉刺則下巡撫覆覈之巡撫乏焉則科
道等官勾當公事於其地者亦可移屬庶勘
必其彼此同辭見聞一轍然後從而進退之

嘉隆陳抄卷一

四十二

設其幹理操持不無可錄而封章存刻脫或見遺則亦無考藩臬守巡之署而傳參臺諫輿論之公量材登用無輕棄也臧否據之撫按而斥陟審之銓衡而又為撫按者同心協力互察交稽惟以一寸為可愛而不以形跡為可拘惟以賢否為去留而不以好惡為進退獎之重而待之優期之深而望之遠不記其舊惡而開其自新不錄其暫失而期其後效則公道昭明人心奮激吏稱其官民安其業其聞聲最卓絕者亦宜準昔人故事或圖書賜勞或章服示榮或增秩賜金或錄屏書蹟俾

嘉隆陳抄卷二

四三

得專於化理而布其才猷久任而超遷之非過也亦以為民也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未嘉

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則

朝廷亦可無事此探本窮源之論守約施博之道

者也伏惟

陛下留意幸甚

五曰養將治兵以慎防治之始夫安不忘危大易所論文事武備聖人所兼古者不以無事忘戰良有以也方今聖明在上文德誕敷萬國躋壽康之域四方無金革之聲口不言兵茲惟其時而何犯是不韙耶蓋宴安易溺

儆戒難忘而木蠹始於重生法弊由於人壞我朝兵將之制內則總之以府部而外聯之以重鎮其養之厚教之嚴擇之慎悉臻其極設奇制勝將不乏良而舉墜振頽兵自足用故法無不善或奉之者慢之也

禁旅畿兵

不容置喙以在外者言之兜鑿之胃本出膏粱而作養之方亦殊曠缺上之所以致待

與其所以自期既多平凡苟且無以端其本於前及其以序而承家循資而蒞事又多玩愒滯溺無以矯其習於後鞫略則不閑也騎射則不習也剋減支薪股削部曲怙勢輕典

嘉隆陳抄卷二

四四

靡不為之至於城之當備亦廢棄而不省而撫按守巡之就閱或督率而未嚴卒徒懈於私役豈使非其素儲其以羽檄方至桴鼓甫鳴固以睢盱震縮而股戰心寒矣而况以行伍有限之財供將領無窮之欲鎮守欽之都司都司欽之衛所衛所欽之軍旗家無餘儲身無完衣名徒掛籍力不兼人何望其敵愾禦侮也臣愚以為備武在治兵治兵在擇將擇將往素養素養在甲法武弁適子方其幼也悉養於學教之必至而不狃於近規提學專其貢守巡課其能撫按獎其進第其惠

而藉之以為異日委任之張本及其長也克任其官考之必嚴而不容以僥進撫按司其柄守巡勵其成本兵覈其實別其臧否而刑賞之以示多官懲勸之典常勵其氣節治其驕慢察其隱占止其誅求慎屯田之脩飭馬政之廢申律例之禁謹戎器之除訓練於無事之時振作於有事之際將帥其兵愛其將孰敢慢其上以殘其下者耶若其材之可以推轂而授鉞參謀而制閫固有武舉之科推選之制是以羅而致之而駕御之方鼓舞之術策高之運則又

嘉靖元年正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廟堂之上自有其人誠能專其任而不撓其權何患將之不養養之不擇擇之不良而兵之不

治也易曰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忘備無患此保治之要法經遠之宏圖也惟

陛下留意幸甚

嘉靖元年正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左給事中臣吳時來謹

題為恭進保泰九劄以光新政以隆萬世無疆之業事臣聞保泰不難保泰為難故易於泰之九三泰之極矣而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重致其堅貞之意蓋慮時之不能常泰也以堯舜之聖當唐虞之際泰之極矣而曰克艱厥后克艱厥臣尤叮嚀於艱勝之憂蓋言泰之不可不保也以今日之天下

陛下視之豈不幸其太平無事謂既泰矣乎不獨

陛下以為泰也臣愚亦以為從古熙皞之世亦若未有今日者矣然臣愚獨有憂焉易之泰曰上

嘉靖元年正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下交而其志同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若上下不交志不同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則謂之否臣是以憂之也敢以君德之大與政體之要條為九劄上陳大約鑒微慮著欲通上下之志明消長之勢令久安長治以圖永億萬世無疆之業耳伏乞

聖明親覽而施行之則

宗社之福也

計開

第一劄曰致戒懼臣聞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堯

知舜之大聖而授之天下矣又何慮舜之不克保而以困窮永終之語戒之也凡人之情有所畏則克戒懼無所畏則不克戒懼至於人主深居九重之中習於安樂易於怠荒方其為安樂怠荒也從而告之曰是所謂困窮永終也則困窮永終之事未有其形不見其可畏既以無形而不畏而其為安樂怠荒也日甚然而人心天命自此去矣此堯之所以戒舜而首啓之以執中之說也臣惟天以天下之大托之

陛下先帝以二百年全盛之天下傳之

嘉隆隆抄卷一

四十七

陛下不識

陛下將安享其盛以為無事而一無所動心乎抑以天命去留之幾不可期人心向背之狀不可測而務戒懼乎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臣觀

陛下天性高明聖度博厚御朝聽講思道求治誠若克自抑畏然不知退朝之暇亦如御朝之時乎入接宦官宮妾之時亦如接賢士大夫之時乎臣願

陛下靜而自思常存戒懼之心求悟執中之旨以為祈天永命之基伏讀

太祖高皇帝造觀心亭謂學士宋濂曰人心虛靈秉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罔敢自暇自逸

此

太祖之克戒懼也成祖文皇帝諭近臣曰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管束此心為切要此

成祖之克戒懼也臣願

陛下遠法堯舜近法二祖也誠近法二祖則必思所以操存此心罔暇逸矣則必思所以管束此心為切要矣此心既定一中常在將見四海永賴天命益固

嘉隆隆抄卷一

四十八

陛下將保此全盛之天下以傳之萬世豈不休哉是臣所深望於

陛下第一義也伏乞留神

第二劄曰端遊幸人皆曰

陛下好遊幸臣愚以為遊幸者

陛下之適情也特遊有善有不善與遊得人不得人耳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此遊之善也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此遊之不善也齊景公與晏嬰遊而作君臣相悅之樂此與遊之得人也魯隱公觀魚於棠而僖伯稱疾不從此與

遊之不得人也宋仁宗與諸臣賞花釣魚賦詩我

太祖與宋濂同遊令侍臣賦醉學士歌且諭曰俾知朕君臣相樂若此也此皆古今美談然則遊幸何可無也惟與遊得其人則遊自善可以為度與遊非其人則遊自不善可以為憂惟陛下慎其所與遊者何如耳臣愚以為

陛下退朝之後凡欲遊幸處蓋召一二輔臣同遊或數陳道德或商確政事或歌詩或寓字蓋堂陛森嚴下情每阻於上通不如遊幸之時稍略形跡藹然如家人父子使諸輔臣有謹

嘉隆抄卷一

二四九

論有忠益得以造膝上陳人將指此遊曰是虞廷賡歌氣象再見於今日豈非曠古盛事也耶如此則遊幸正為訪道問蘊之資臣猶恐

陛下之不好遊也不然流連荒亡般樂怠殺損令名傷大體臣竊憂之遊何可得也是端遊幸所以為怠荒之防也伏乞留神

第三劄曰戒嗜好夫淫聲艷色之移人也久而不覺其入焉故自古邪人欲接人主之意而陰移其權則必多為玩好之具以誘人主之好收誘之以好色所以移人主之目誘之以

好聲所以移人主之耳人主不察其意因而視之聽之以為此小節無傷也不知一有嗜好即生悅樂一有悅樂必至溺沉溺沉不足必將別為淫巧以克之玩好日深政事日棄精神損於內聲名損於外是故耳目之嗜一成而國家之敗由之彼邪人亦豈謂其禍之至此哉其初意每不喜其君之持正君持正則彼無所利故多方求悅其君非真愛其君也不過為固寵之計而其禍乃足敗人家國甚可寒心也昔

嘉隆抄卷一

二五

太祖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蓋誠有慮於此也宋儒曰人主之心惟在所養養之以善則善養之以惡則惡夫所養之惡孰有過於聲色哉臣仰窺聖德恭儉必無此好誠恐邪人有以此而希寵者伏乞留神

陛下留察於此見美色必思曰是較明之物也罪之見淫聲必思曰是較聰之物也罪之見可欲使心不亂誠養心養德之要也伏乞留神

第四劄曰發綸音臣伏觀

陛下每臨朝雍雍穆穆蓋有大舜恭己正南面之度焉舜稱無為而治不言而信以其有五人為之左右贊襄也今

陛下得無以在位者師師濟濟固有所謂五人者足倚乎臣聞舜雖曰無為雖曰不言而都俞吁咈未嘗一日不接見亦未嘗一日不疇咨焉

臣愚願

陛下退朝之後 日講之暇 召閣臣一發

綸音臣竊想

陛下所以慎重而不發者必將曰言或不善則人或

議之故特慎之至耳臣愚以為帝王之言不必皆盡善正在因其不善而與天下共改之

臣聞

太祖嘗謂徐達曰人之行事一時知慮有未周及既行之後亟欲更之已無及矣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請亟為更張誠帝王之度也故言雖善若不聽人言而執持之猶之乎不善也言雖未盡善若能聽人言而速更之猶之乎善也弘治之政於我 朝獨稱盛焉亦以

孝宗皇帝延接群臣而諫諍講讀之官日不離左右

得以獻其可替其否而美意良法遂因之而

旁達於天下也今以庶事之煩不必勞

陛下下一親裁定之而問之也童奏之煩不必勞

陛下下一親翻閱之而問之也任 聖心所欲為與

所急務者隨

陛下之意發一言商一二事令諸臣

面奏可否臣見

陛下誠一宣召之而臣工之惕勵自萬倍也誠一咨

問之而風聲之暢達自萬倍也大舜恭己之

化正在於此夫諸臣之事

陛下猶父也

陛下之視諸臣猶子也焉有父子不接一語而情得

通者乎臣誠願

陛下之一發 綸音也所謂事約而功博也伏乞

留神

第五劄曰習奏事臣聞數奏以言漢唐宋之盛

皆有面折廷諍之臣又曰以口舌爭則不獨

以封事奏而且以口奏矣故封事雖千百言

不如口奏何者以上易知下易達也或者以

大廷奏事尤恐 聖覽未遍 聖心未達難以對衆

處分臣愚以為不然今此諸臣中有聰明如

陛下者乎此必 也但諸臣親之故習知之耳

陛下未嘗親之故不知之耳夫以素不習之事一旦而欲諳練若素官然即老婢以為病矣臣愚以此為不足為

陛下患也患在不親而習之繼自今誠親而習之未竟不能知者也臣愚以為既定大庭奏事之儀尤須復會極門奏事之規故事會極門封進章疏列聖於此親對諸臣批荅臣曾見有寶座在焉今政務雖煩其大者日無幾也章奏雖煩其切要者日無幾也

陛下亦何憚於此而不一親之習之乎誠令各部院科道擇其大而切要者如軍情聲息也如地方災異也如民間利害疾苦也如不公不法弊端姦萌也須納之御前即退御會極門召奏事者問故如此日以為常一日習一事知一事明日又如之十日之間可知十

事矣由此豈有不盡知天下事者哉臣聞成祖謂侍臣曰朕於閑暇作書愛制筆精妙甚稱人意因嘆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不及古人亦由自怠之過臣未嘗不竊嘆

成祖之因書悟學也臣願陛下勿以不知為恥惟以不親為憂長存積習之心

急懷自怠之慮庶天下國家之故可漸至通達而生剖之豈非萬古不世出之

聖人哉伏乞 留神

第六劄曰

嚴西平有夫票旨者代言也天子代天言宰相代天子言此自古君相相須之義必然之勢傳曰天子之道惟在責相蓋為此也先朝批荅每與輔臣面相可否輔臣擬旨奉

御筆親裁然事機煩瑣一時覽省不竟未免請

旨封進或閣臣所議未當上心有欲更改者亦必

發下閣臣再詳有過然後批發所以重王言

求其至當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

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宋臣歐陽脩有言天

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是宰相曰非夫

宰相何敢與天子爭是非可否也蓋欲其求

至當服天下人心也自七月以來批荅

嚴旨文理未協者有之事體未當者有之中外駭異

以為此

皇上親筆耶則閣臣何不爭之於內或閣臣擬票耶則又何以稱順之於外也又安知有不由閣

臣之筆閣臣不得而知也或有未經御覽不由聖心

陛下不得而知也臣愚以為即今發票務遵成規其合上心者行之其有未合者須發閣臣明示聖意再三詳看十更之末為不可也如不由擬票徑從內批者若事理未當容閣臣執正閣臣不以言是閣臣不得行其志又何以其居其位容臣等指斥之矣是重票旨所以為舞政之防也伏乞 留神

第七劄曰 慎傳奉夫傳奉者 特旨也以其無前事而由中出者也如前日脩邊賑恤之類是也至於陞官節有 明禁

祖宗設法防範奸蔽意深而慮遠矣昨該兵部題覆

嘉隆疏抄卷一

五十五

太岳太和山事六旬之間六更 明旨已經

該部執奏伏蒙 俞允臣無容再喙矣但如

此之類奉 旨差官相應備云前由具本題

奏該監乃不具題而兩奉 傳帖是即非

祖宗成憲矣安知不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求必行

其私者耶易曰渙汗其大號禮曰王言如絲

其出如綸傳曰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

之况於傳奉一出則人人爭觀一有不當則

朝廷之上成一過而可輕易乎臣愚以為今後

朝廷傳奉例必該衙門補本覆奏擬議可否請

旨定奪然後施行當必以部議為必不可據弗以內降

為必可行即覆議未常 上心亦必下之聞

臣票擬安妥至於 聖明果有美意欲行亦

必先與輔臣商確庶政體歸一而朝綱以肅

若事體未常該部不以執奏是部臣不得其

職又何以虛居其位則容臣等彈劾之矣所

謂慎傳奉所以為侵政之防也伏乞 留神

第八劄曰 以虛受

陛下自臨御以來旌 召遺直延納嘉言既而厭言

官之不諳事體一聞都給事中馮成能之言

又慨然溫俞之矣

陛下之仁不惡切諫如此故凡懷仁抱義之士孰不

嘉隆疏抄卷一

五十六

爭趨 召命一扣

扈前吐其膏中之蘊故諸臣之不憚切諫者如此無

非一念之誠亦仰

陛下之仁能容之也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此

泰之象臣方為今日賀焉近因太常寺少卿

周怡進言冒昧致動 嚴旨黜之外省怡言

誠誕

陛下薄譴之誠是也然臣觀諸臣中稍稍志意消阻

數陳脩飭恐不得復如前日之慷慨激昂切

者且使海內願進效忠之士或生思慮

之念則彙征之吉又轉而為彙征之憂一

事所不敢言誰其言之恐

陛下自此不得復聞直言又何從以復彰

陛下之仁臣愚以為言之當而容之非

陛下之能容也彼其言之當也惟其言之非當而容之乃

陛下之真能容之也斯舜之所以為隱惡而揚善也

夫以怡之一身前以狂言忤

先帝而謫之今蒙

陛下召用之又以狂言忤

陛下而又被謫怡兩立朝而兩見黜為怡得矣其如

嘉隆疏抄卷一

五七

陛下召用之初意何哉願

陛下即下溫旨大開言路仍召怡補之原職使

天下之人聞之仰天地之大見日月之更

則怡不得冒進言受謫之名而自古人君納

諫之美名皆歸於

陛下之一身庶善言得以日進於前而姦萌不得以

潛生於下矣伏乞留神

第九劄曰禁誣指夫誣指者告訐之漸也小人

欲害君子則必創為誹謗之說或更為違抗

之論夫加之以誹謗違抗之名則人君不期

信而自信之一旦怒觸雷霆雖欲救之不可

得也此風嘉靖末年最盛趙文華以之殺李

默胡臺以之殺楊允繩杜泰以之殺馬從謙

致使天下姦險壬人凡挾私忿者持此一說

以挾制有司傾陷良善而冤聲至今未磨焉

彼小人不過為報復之計以伸其私憤耳乃

致朝廷之上無過而罪一人成一過是可

為寒心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此風一

長非國家之福也今蒙

陛下昭雪冤抑臣知其無此患矣臣愚以為不伸誣

指告訐之條則惡無所懲永樂時有校尉訐

朝臣謗毀時政之失者

嘉隆疏抄卷一

五八

成祖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

言命錦衣衛詰之果挾私忿誣之因曰人主

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則死誹謗者

多矣即付之法司此其明驗也夫委質縉紳

之流安有誹謗之事不特無誹謗之事也身

依日月之光將順不違又安有所謂違抗

之意也罪以誹謗則誹謗矣罪以違抗則違

抗矣臣聞天下有道君子有所恃而敢於為

善小人有所憚而不敢為惡今後願

陛下昭亮天下臣子原無違抗之心誹謗之事如有

告違抗者即以違抗之罪罪之如有告誹謗

者即以誹謗之罪罪之庶奸險不得竊視人主之好惡以行其中傷之計賞罰得其中舉措得其宜而人心服矣伏乞 留神
隆慶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

五十九

太僕寺少卿臣夏格謹

題為敷陳大政切務以裨 中興盛治事臣自通

籍至今叨荷 國恩十有九載念昔經事

先帝濫廁瑣闥未效涓埃旋蒙謫調漸緣收錄存歷

外臺頃者

皇上龍飛御極臣以服闋赴京忝見漢官威儀快觀天顏咫尺誤辱 甄拔遂貳同卿感激 洪恩誓圖

報塞顧臣駑劣殊非駿逸之才日閱馬群徒循

驗烙之舊茲勤千慮之愚用據一得之獻謹以

時政之有關於 國體有切於 聖躬者列為

六事冒昧上 聞伏乞 留神詳覽

嘉隆疏抄卷

二十六

俯賜採納施行臣愚無任惶悚祈懇之至

計開

一曰脩 朝講之實

祖宗朝會群臣每日 御門奏事四方人員無問大

小並得引見蓋欲不時咨問備知地方之災

害生民之疾苦政事之得失官職之賢否俾

下情得以上通 天子明見萬里法甚善也

今日事雖引 奏竟為虛文而所奏者又多

泛常瑣屑不足以聳聞聽行之既久自不覺

其厭且玩矣臣愚欲乞

皇上於 御門奏事之時間垂 清問下及為免使

舉動可觀萬方易聽下民因之鼓舞職官有所警惕機括轉移之間治化流行之盛莫速於此仍乞 勅該司今後所奏之事務擇緊要重大者如某處 奏何災異某處報何聲息某官保舉何官員賢能某官叅劾何官員貪濫其他瑣碎不必漬 聞如此不惟

聖聰日達 聖心日謹在廷之臣亦莫不知所觀感

戒惕矣至於 講筵之設原為進德之階非

若經生俗士尋章摘句為也臣愚欲乞

皇上講筵之後即與大臣商確政事評論職官容詢

風俗料度夷情其有條對失次欺蔽不忠者

奏疏錄抄卷一

料道得以面糾之將見諸臣日近

天顏渥承 顧問莫不爭自磨濯益脩職業而

聖德益純 國體愈練施之政事罔有不得其理者

矣伏乞 聖裁

二曰肅 郊廟之儀人君父天母地而紹統於

祖宗郊社禘嘗所以虔報祀而重本始也

皇上郊社廟祭親臨舉禮誠之至矣第 乘輿出入

警蹕森嚴萬民於此且瞻四方由之式聽於

尊之禮不容或褻臣愚欲乞

皇上自後出幸南止二郊駕旗在前屬車在後冠服

御輦率由舊章以示臣庶於行禮之際仍

勅該部諭令執事者雍容雅飭毋致贊呼迫促拜跪

參差庶乎致敬致愍各竭其誠來格來歆並

受其福矣伏乞 聖裁

三曰慎燕息之容宋儒有言人主一日之間親

賢士大夫之時少接宦官宮妾之時多燕息

之間正謹獨之慶也臣愚欲乞

皇上於退朝之暇不忘 臨御之儀凝然淵默端然

靜重評繹 祖訓熟閱 奏章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將見食息起居

威儀不忒前後左右間隙莫窺涵養精純天

德於茲日懋神元俞聚 聖壽為之日增矣

奏疏錄抄卷一

伏乞 聖裁

四曰隆心膺之託人君一日萬幾所與共理者

宰相也故稱君明臣良治具畢張又曰相道

得而萬國理輔弼之所係誠大矣臣愚欲乞

皇上日親輔臣慎終如始即票擬之未合惟申諭以

示公苟啓沃之可從務 允俞以示廣而為

大臣者亦必仰體 眷倚之重共據篤集之

忠受善貴虛而濟之以斷接下有禮而處之

以公鑑別分明深惟誠偽之辨取舍攸當務

核名實之真庶乎上下交而德業成矣伏乞

聖裁

五曰重耳目之寄自古言官之設以為耳目之

司故史稱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又曰今日膽

落於溫御史言官之重由來遠矣我

朝建立科道以司糾彈凡以肅百僚振紀綱使人

有所憚而不敢肆也頃者朝廷之後乃有

中官群毆御史幾殞節奉明旨將許義等

拏送法司重究又申諭王廷等紀綱法度

朝廷自有主張臣竊謂朝綱獨奮將必重懲群

惡追究主使各正其罪以明至公而後已無

何許義不必送法司矣主使者不究矣李學

道又從而調外矣紀綱法度於此大紊恐非

所以示四方傳萬世矣夫中官者

陛下之僕從也言官者

陛下之臣子也漢時閹宦恣肆司吏校尉尚得以蹀

諸市今許義一賤厮耳御史總行糾察即被

歐辱身命未保謫調隨加解風憲之官以快

近習之忿重不諳之譴而輕無君之誅傳之

海隅遠夷特謂中朝御史被內臣痛毆幾

死又調外任紀綱法度一至此哉且許義何

人敢於朝堂之間肆行兇惡抑有何力能

驅策群小耶此必陰有所受乃敢欺

君辱國如此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顧可不求首

謀之人而薄示切責之竄耶夫御史巡城據

法行事亦其常職今橫被毆辱毀裂冠裳即

驟遷以獎之平生意氣於此沮喪甚矣况謫

之乎學道一人不足惜其如耳目之寄何其

如朝廷之綱紀何臣愚欲乞

皇上申飭近習追究主使明正憲章以示懲創其

御史李學道仍乞勅下吏部議擬容令照

舊供職耳目無所壅蔽綱紀不至陵夷官寺

知警而群工思奮矣伏乞聖裁

六曰專督撫之任國家控制夷狄關堡星列

將士雲屯督撫分閫調度備亦密矣承平日

久邊事日非黠虜跳梁為謀叵測頃者遴選

督撫之臣責以簡練之任戒諭申飭

聖懷之所以注念於邊防者何切也夫軍旅之務自

古為難西北之患於今孔棘自非曾試其事

目擊其時與身履其地者固非可以揣摩測

度據紙上之陳言為帷中之勝算也今眾言

盈庭群策角立督撫動而掣肘行多顧盼其

何以鼓精神而樹勲業耶臣愚以為備邊禦

虜惟在擇人既得其人矣則必聽其言行其

志兵馬錢糧衣甲器械機宜調度一任其所

為而無中制焉又必寬其法紀假以歲月一

從多錄小勿罪而惟要其成功至於三年
無成冒破欺怠者治以重罪不宥如此庶乎
賢者得展其謀猷不肖者難免於罪戾而庸
患不足平矣伏乞 聖裁

隆慶二年七月十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明嘉靖錄抄卷一

一六五

添註尚寶司卿臣劉奮庸謹

奏為竭愚忠補 宸職以隆萬世治安事竊念臣

一介草茅謬通仕籍昔荷 先帝簡命供事

潛邸臣職雖微職豈徒效章句之末技以希身家

之富貴哉區區狗馬之忠冀將有所啓沃以裨

皇上身心之助 今日治理之地爾伏自

即位以來六年矣海內非不乂安而災疾未消外夷

非不威順而伏幾可慮 朝政若振飭矣而權

柄漸移仕路若清肅矣而熟套仍舊凡若此類

百司庶府引領 勵精之治海隅蒼生思見

德化之成其仰望於我

明嘉靖錄抄卷一

一六六

皇上者何至切也而近日精神意氣漸不逮初臣

潛邸舊臣也處心積慮豈忍恣然謹條列五事冒

死為

皇上陳之伏惟 留神採納獨出 英斷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一曰保養 聖躬蓋人主一身天地神人之主

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當萬幾之

繁人主前後左右何者非聲色之娛嗜欲之

端此非大智大剛鮮有不為所動者而精神

意氣坐此日損雖有願治之念先失其振勵

之本矣如之何其可伏願

皇三繼今以後思此身付托之重念此心保守之難
疑神定慮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逸樂而輕
萬年之慮毋以有限之精神而當衆欲之攻
如此則 君德日益清明 君身日益強固
而 宗社無疆之福端在是矣
二曰摠攬政權蓋人主之權禮樂刑政之本必
一政一令出自 上裁而後臣下莫敢自行
其私在昔 先皇英明果斷恩威莫測一時
大小臣工歛手屏跡竊弄威福者誰與今政
府之所擬議百司之所奉行非不曰奉有
欽依也而斟酌依違之際

嘉慶隆頭抄卷一

一六

皇上曾出獨斷否乎故人才之用舍果盡協於公論
而無敢自快其恩讎歟臣未敢知也

國事之紛更果盡出於忠謀而無敢私意其上下

對臣未敢知也即如輔導 東宮原係閣臣

之責而今敢為身便之圖 朝廷名器本為

礪世之典而今皆為市恩之具 先皇之世

誰敢如此乎伏願

皇上大勵明作之志獨觀萬化之源於凡用人行政

即庶府之所建白閣臣之所擬票而參以

聖裁將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權柄不至於

偏重矣

三曰慎乃儉德蓋人主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
窮奢極慾以從耳目之玩逞旦夕之樂者何
所禁而不為不知 國家之藏富皆小民之
膏脂也矧 朝廷歲有經常之費邊鎮歲有
年例之發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而
復加以無益之作財用幾何而不匱哉自
皇上御極以來 內府取銀已數十萬矣求珍寶之
異作鰲山之燈服御器用之間悉鏤金雕玉
之飾淫巧之技勝而耗財之弊滋其於身心
實用果何所裨益哉伏望

嘉慶隆頭抄卷一

一六

皇上念內帑空虛之甚憫小民征輸之苦不作無益

不貴異物當中外無事之時而厚為儲蓄之

計則府庫充於節用而有備可以無患矣

四曰留心章奏蓋章疏之達於 上或言君德

之臧否或言朝政之得失或言人品之忠邪

或言時事之利害雖建言者未必一一皆中

而原其心無非效忠之心也

皇上置之而不顧不惟進言之人托諸空談而儉邪

之反生猜忌謹言之不聞於 上職此故也

伏願

皇上主之以含弘之度而狂直者優容其過參之以

精詳之思而當理者曲體其情言及

兼德而反已自脩言及 朝政而更化善治言及人
品而舉措必公言及時政而酌議必當如此
則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共樂於效
用矣

五曰起用忠直蓋忠直之臣 國家之幹古之
聖帝明王必喜植其氣節而隆重其委任是
以國運恒必賴之然所謂忠直者非曰承望
風旨而肆為攻擊以泄他日之憤迎合權要
而互相薦拔以樹黨朋之黨者比也自

皇上御極以來意諫之臣或以勤政諫或以節用諫
或以進賢退不肖諫此等之臣抑何利而為

之要皆忠直之所發也

皇上業已斥逐之矣夫以臣之庸劣揣分遠愧於逐
臣而班行濫竽於近侍忠直之士反使之白
首於林壑豈非 盛世之所宜有也伏願

皇上嘉其批鱗之忠恕其愚直之罪降 詔賜還布
列庶位廣寬仁於既往作直諫於將來不惟
皇上包荒之德同於覆載而諸臣之感 恩圖報亦
將永矢啣結矣

皇上誠味臣之言而默自省改臣雖冒干斧鉞死亦
何憾如不以臣言為然而但假之優容臣即
刃冒官挾嫌碌班行思之有餘媿矣非臣所

敢知也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隆慶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劉忠謹

奏為謝恩并陳愚見以裨

聖政事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該臣本縣移文令

臣知會節該欽奉

聖旨優禮老成朝廷已屢有勅旨了劉健等還着有

司時加存問欽此欽遵於次日詣臣家存問臣扶

病望闕謝恩訖切念臣以呼癆妄幻之軀

混麟鳳郊藪之跡一殿閣則駢聯孤卿之銜品

桑榆則重拜問使之旌麾天光被於綠簑

露涓零於擁腫昔平格或能僅有今賤子幸乃

竝收寵竝乾旋老當屯邁將危將殆且悲且歡

歎枕授意令子代書乃哀鳴之禽非擇音之鹿

無馬卿遺稿於牀頭切史鱗屍諫於牖下切惟

人君莫先於定國定國莫先於正身然君身所

謂正者其大要在於畏天威以定萬年建

國之本奉祖訓以永萬年垂統之本正

聖心以端萬年傳家之本勤聖學以清萬年幾政

之本兢兢業業馭朽履冰此古今帝王貽謀燕

翼之良猷中國英主能自得師之首政也其

次則在於進君子以退小人退小人以安君子

所謂君子者公清正大廉靜光明其學務以道

事君之正其節有不可則止之堅操尺度之權

衡毅國是之廢置得是君子用之其引援非

道德之清流則典刑之故老彼小人者或勸於

善或逃於野而天下政治日趨於太平矣所謂

小人者陰險奸邪嫉賢妬能納賄招權口蜜腹

劍結與援以固寵榮諂言諾以規舉劾鮮廉寡

耻履道喪心得是小人用之必引援惡黨以助

奸進援邪佞以延譽彼君子者甘老死於丘樊

不遺羞於名教而天下政治咸隨其術中矣昔

林甫懷毒於鷹揚而九齡輩驚心於狡兔張說

溺於鼓鑄而懷慎輩貧死於蒸毛邪正進退之

機否泰於此攸繫此臣拳拳以進君子退小人

為第二議也又其次伏望

皇上守藩邸之初心念靈長之洪祚無以逸遊而

啓荒縱之源無以宴安而忘憂勤之念無溺聲

色以瘦精神無嗜禽酒以昏心志無以狂直不

識忌諱而為言跖之罪愆無以請謁陰行詭計

而致號令之中止無聽甘言陰為邪佞以延譽

無納諂言以防深厚之詐欺惜

賞資以節民財罷土木以蘇民力選將必登壇之本

擁虛器而冒爵賞者無容濫等練兵必趨關之

勇廢廩庾以困征輸者無令蠶食治道與危機

一念恒存於意外內脩與外攘大政時加於作
新蓋此數者姑舉大凡昔愚臣在講筵之時恒
藉以為諷諫之助後因進講真德秀大學衍義
之編切感隋煬帝荒淫敗國之政又上言曰煬
帝所為如此便是禹湯文武之子孫也要滅絕
况隋無積善之基者乎狂者犯萬死之誅
先帝無幾微之愠續叨 內閣忝與政幾同官忝三
壽之良獨臣之一得之助乃退而恭成一疏思
進以仰贊

萬我屬當休退未獲進呈其大意請
聖駕早晏臨御 文華殿召輔臣密授

宋書陸澄抄卷一

七十三

懿旨左右分行各授紙筆令其疏寫兩京九卿長貳
之賢能者省撫按潘臬之卓異即於各官衙下
直書數語務出知見之真不墮毀譽之計又時
與六卿長貳之中或次第以承宣撫巡潘臬來
朝亦不時以 賜問其轄內察屬之賢州郡民牧
之最軍民之大利大弊政務之可革可興仰答
聖明一如輔臣之例無事虛文仰承

德意會率僉言繕寫三本以一箇中以備

御覽各以一付之 內閣吏部凡遇繁劇之差除不
次之超拔更量材品各該責成其未在所舉者
照舊循資自知勉勵庶材稱其官官稱其才

材於無事之日獲用於臨事之時古大臣夾袋
之書古賢君書名御屏之意聖王清問下民之
心或者不出於此臣肉食四十餘年叨開十有
餘載敢僭垂死之筆少贖狂生之愆但蟻虱已
吊於湯沐之方具而犬馬已迫於帷蓋之既陳
神思荒迷語言狂悖石室秘藏不能啓帝王心
印之寶篋雖黃鶴筆亦有愧伏翁口授之漆文
執黃卷以窮言未能於片言隻字存白頭之故
昔何有於乃志乃心伏惟
俯賜哀矜曲加采擇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為
此具本令義孫劉稼齋 奏以

宋書陸澄抄卷一

七十四

聞臣干冒威嚴不勝隕越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初二日奉

聖旨覽奏具見卿忠愛至意該衙門知道

翰林院編脩呂湛若水謹

奏為上下一心同濟

聖治事臣近觀進忠言者或斥奸邪之惡或規

聖政之缺皆蒙

聖德包容而未見繹改近幸未見憂悔二者蓋未知

安危利害之相關是以不能不痛切而猛省也

臣得以近事明之

陛下龍飛水國習知舟事請以舟喻諺云同舟共濟

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夫天下一大舟也治亂安

危未有津畔猶濟大海也本在人主之一心猶

夫舟之舵也公卿賢士輔導之臣運籌指方猶

臣等謹抄卷一

二十七上五

夫舟之有長年三老也百僚宣力猶夫篙師榜

人為之左右也內臣外戚猶夫附舟之人也天

下民庶實為邦本猶夫君之寶貨在載也故附

舟之人與寶貨之利害在舟之安危舟之安危

在舵之張弛舵之張弛在長年三老之操縱而

篙師宣力與否也故舟危則凡在舟者莫不危

舟安則凡在舟者莫不有恃寵外法以敗人

國家如同舟之人鑒舟而破之自以為安而鮮

不失者如先朝之跡而不知鑒也可謂智乎

故欲濟中興之善治者莫若正君心欲正君心

者莫若親輔導知學之臣欲親輔導知學之臣

莫若左右僕從勿用匪人故一正君心而萬化

理矣諺云同行同命君臣內外以之今

陛下不親儒學之臣不聞正心之術朝綱不奮宰制

不施初政漸不克終近習漸為蒙蔽天戒屢見

不實脩省科道大臣交章未獲舉行臣恐如舟

之舵漸弛矣左右親信之人蠱惑

上心不引之以聲色則引之以異教親戚希無厭之

賞近幸奪法司之獄刑罰僭差紀綱廢弛是皆

所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而不知自溺之禍

者矣大臣見斥則將相繼求去如尚書林俊孫

交者百僚視之以為進退者也今人懷危心是

臣等謹抄卷一

二十七上六

猶長年三老篙師榜人引去而誰與宣力矣天

下萬民莫為匡濟臣實痛心渺乎不知舟之安

危也伏乞

陛下察同舟之義講學以正心親禮大臣聽用科道

百僚以輔理或諭左右親幸之人使勿壞事鑒

舟以自溺則內外臣工庶咸有濟於無涯之福

矣臣非糾劾之官然職在以學術開導人主誠

有所見不敢不陳

嘉靖二年五月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戶科左給事中臣張國彥謹

題為恭

進太平四劄以竭愚衷以隆

盛治事臣聞帝王之御世也一本端則萬化理人臣

之責難于君也大綱舉則細目張唐虞三代之

治由此其選矣臣備員瑣闕叨直論思自進言

之外無可為

皇上報者用是謹披瀝愚衷條為四劄以

獻倘蒙 勅下所司量行採擇其於

今日太平之盛未必無小補云爾

計開

一曰議進講之規以培

聖德臣聞昔人有言曰 君德成敗在

經筵自唐虞三代時觀之此言殊有未盡自後世觀

之則誠若所云者且如我

皇上端拱清穆其尊如天臨御之際堂下遠於千里

退 朝之餘門外遠於萬里雖師保之輔導

未必感格於忘言臺諫之封章未必盡徹乎

睿覽所恃以啓心沃心克成

聖德者舍經筵其何以乎況諸臣之進講也罔不開

誠布公

皇上之聽之也又皆心領神會當是時天機動盪萬

慮澄清將以二帝三王為不足法矣但恐人

心之出入無常理欲之消長甚易大禹惜寸

陰文王不暇食為是故耳乃今堂堂

盛典率於夏冬較之雖休養

聖躬向嘗不可而一暴十寒未免前功盡棄臣一念

狗馬之私殆有惓惓於中而弗能已者又惟

帝王之學與儒生不同天下之理本同歸一致臣竊

見五經四書多微詞奧義且

皇上素所講習宴會已深求其開卷易見無俟辨說

而自能感發其良心者孰有如前代史冊及

我朝

皇明祖訓昭鑒等錄與宋臣真德秀大學衍義諸書

乎合無 勅下閣部大臣詳議以後除

經筵正日將五經四書照舊進講外其餘日期則專

用前項史冊及

祖訓諸書有關治理者反覆開導務俾我

皇上博觀往古大鑒將來以後雖隆寒盛暑

經筵日講常規慎無一槩盡廢務使我

皇上善言常入於耳善念常萌於中如是則天理日

明人欲退聽盛德大業駸駸然與

天地同久矣

聖勞臣伏觀隆慶三年八月內禮科都給事中王之垣等題為酌陳 廷臣納忠事宜仰禪

聖治事已經該部題覆奉

聖旨是今後各衙門章奏務要詞語簡明字畫楷大

照嘉靖初年格式 便敘面奏候旨行欽此

臣等詳近日章奏竊見其字畫楷大誠便于覽觀而簡帙浩煩尚難於周備蓋

皇上以一身為 天地綱常之主內而中國外而夷

狄近而百官遠而民庶中間情有所不得伸

勢有所不容已者皆得形之章奏控籲

九重况邇來 朝廷之上細務漸煩彌文日盛使一

槩詳審則萬幾之蹟 君父不勝其勞一槩

舍置則犬馬之忠臣子安能自達如臣猥以

菲劣前月內會條論新政五事冒干

雷霆無非劾

皇上親輔臣養 儲德開宰執同心共濟之猷鼓臺

省直諫敢言之氣脩明史職大寓勸懲以成

一代光明之偉績也顧其間文詞鄙俚且

多擬拾常談其不足以感悟

天心而置之淪落無庸異矣但恐將來緩急不分王

石並棄壘蔽之害有不可勝言者合無

勅下該部詳議今後將內外一應章奏各因其事之

大小情之緩急分別門類如在小文移照驗照詳體式以便

御覽再照知人則哲自古為難進退人才

帝王首務臣見邇來內外舉劾章疏專一馳騁四六

遂至毀譽失真甚者官已宣成而議及筮仕

文取對待而事出無稽此皆組織浮詞而不

務覈實者之過也殊不知人才未甚相遠美

刺豈在多言善狀誠有奚必過為鋪張大節

果虧焉用備及瑣瑣矧今考察屆期視昔尤

宜加慎臣蚤歲家食及前任知縣親見教職

佐貳等官有年未五十註以老耄趙甲貪鄙

誤坐錢乙者彼豈不以下吏卑官惡足介意

盍思一命以上均為王臣名節利害所關安

有彼此若使任情顛倒誰能心服士習之不

端而官邪之日甚有由然矣合無行令兩京

臺省在外督撫巡按衙門今後除劾薦異才

糾彈大蠹照舊論列外其餘循例舉劾章疏

宜比照條陳式樣硃語下總提大意後開應

任應罷官若干員應改應降官若干員每官

務將心術操守才幹年力分為四項每項俱

要事跡可指其所指事跡不過一二考語不

逆數言更須明註某某長於學行某某長於

風力某某長於智謀勇敢會計推鞠各堪備
其衙門之選以憑不次擢用至於兩直隸十
二省例應入覲說堂等官今後但遇考察
年分俱要先期將所屬官員虛心滌慮備加
體訪俟眾論協一摘取賢不肖之尤者親見
其人試以行事然後斟酌考語量議去留毋
得偏聽輕忽致生顛倒其陞調守制應在前
任考察者尤必秉公持衡不許故為枉縱如
此則章奏之親覽在
陛下不憚其難而黜陟允當諸臣亦罔弗各盡其職
矣

嘉隆疏抄卷一

六十一

三曰申許辯之條以開言路臣惟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常事獨臺省之巨不然者豈
故為寵異如斯哉蓋官以言名職以言盡故
上自天子下及百僚中間一切政務缺失
人才進退世道之隆汙升降閭閻之利病休
戚皆得聞風論奏諸人不許辯許故曰擢用
臺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
氣而假以重權者其為

聖子神孫慮何深且遠耶臣切慨近年宿弊言官論
人人即從而辯之自達官以至下僚率為常
態甚者或洗垢吹毛故為醜詆捕風捉影妄

意中傷 朝廷體統

祖宗法今不從茲蕩然矣乎臣聞古之諫官言及乘
輿天子改容事關軍國宰相待罪今顧倒行
而逆施焉有識之士既嘗扼腕太息矣乃被
論之人又復群然訾議紛紛焉辯許無已俾
業是官者多遠嫌避謗務為容默論一人則
聒嚙趨避疑靡定言一事則瞻前顧後點
檢踰時且猶兢兢焉業業焉恐上觸
天威下招物論然則為臺諫者將何以自効其職哉
語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前車既覆後
車當鑒以是而欲言路大開公道大明壅蔽

嘉隆疏抄卷一

六十二

大去治効大臻臣知其萬萬不能矣乞

勅該部查照前令重加申飭以後一應被論官員不
許造言騰謗假以認罪伸冤為由將
朝廷耳目妄意推挫違則痛懲一二以警將來併
乞皇上少霽天威將隆慶元年以後
諫言得罪諸臣量行超擢以慰中外人心以
存國家大體庶

祖宗臺諫之設不為虛文而臣愚鰥曠之罪或少免
於萬一矣

四曰通任使之法以儲相材臣聞孟軻氏曰天
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骨鐵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古之人所以建不世之奇勲成格天之大業非後世彷彿其萬一者恃有此而已我朝館閣之臣最稱清要自昔以來內閣非翰林不入翰林非庶吉士不預者蓋祖宗時內閣止備

顧問翰林止備纂修故取其文學而不須煩以政務亦勢之不得不然耳嗣後六曹之政必請

命于天子天子之令必擬議於內閣則今之內閣即昔之宰相濟濟英賢後先相繼誠可謂極一時之選矣臣恐自是而後人心不古巧偽

日滋萬一雕蟲末技濫廁清班謂三公可坐而待郵吏治為流俗而政體民瘼恬不加意將來朝廷之上亦何賴於此人哉況天下之事必諳練乃精中人之才縱習之猶恐不利耳聞雖切何如目見之為真討論於簡編終不若身親經歷者之為允愈也合無

勅下閣部大臣詳議今後將翰苑之臣隨其資望才識量授指循方面等官俾其洞悉民隱親嘗世故俟敷歷既久政蹟有成克稱台輔之器者不次超擢晉之密勿其每科新進士初授悉量擬外官如庶吉士有缺今在京九卿

堂上翰林科道在外總督撫按衙門各舉所知二三員照例考選教習察其文行兼優名實相副者授以編修檢討如是則非特名卿碩輔種種輩出而百司庶府亦罔不皆得其人矣

隆慶四年六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臣陳以勤謹

奏為除遇 昌期首陳謹始之道以隆

聖業事恭惟

陛下劉健純粹之質稟之自天高明光大之學養之有日茲者 出震乘乾統御萬國 德音煥發治象更新在廷之臣莫不舉手加額躍然奮勵思有以自效其尺寸而況臣曩獲侍 經幄奉清光叨承 恩眷者垂九年餘居常兢焉以靡所裨益為媿乃今躬逢千載一時之會其叩心瀝膽以效忠于

嘉隆新抄卷二

二

陛下者敢後時乎臣嘗聞萬化之原出於君身治道之要存乎謹始易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書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所言不同其意一也今

陛下紹登寶位正履其始上而 天地神靈之所顧屬下而華夷臣庶之所觀望前而

祖宗列聖

九廟之所寄託後而

聖子神孫萬代之所效法皆于斯時繫焉倘舉措云為一或不謹則所失豈細哉宋臣司馬光曰揚米泣岐途非虛言也臣為此懼乃敢援古證

今條為十事以

獻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皆有關於君道之重而不可不謹諸始若有若夫正心講學之大要安內攘外之弘略臣且有待而不言也伏惟陛下留意幸覽焉臣竊惟八君欲有為于天下其始也莫先乎定志故宋臣程顥有言曰君道之大惟在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何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富貴尊榮之所自出也志或不定則事之感于外者何限而吾心汎汎然應之靡所適從凡夫求富貴尊榮者且將窺其間而以不正之端中矣夫心有所中遂一引之而不返其流之弊可勝言哉臣竊以為陛下今日之心涵養于積學之久如水之澄如鑑之明以此為帝為王固無不可者但當時萬幾紛至窺伺甚多若不先定其志示人以所嚮往之實于治化久安可圖也臣愚過計惟願陛下堅持聖志一意以求太王為主此志既定吾心始有用力之地而念茲在茲拳拳焉日趨于正聲色不足以亂之貨利不足以奪之逸遊不足以間之使佞不足以惑之充之不已則志向愈

純所為益力其致帝王太平之治何有此定志之術所當謹于始也天下重器也得之固難守之尤難知其難而畏之則天位可保而可恃不知其難而忽之則負荷恐有未能勝者故傳曰君以為難易將至矣君以為易難將至矣嘗觀古之言保位者曰帝慎乃在位曰予臨兆民嗟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曰心之憂危如蹈虎尾涉于春冰誠知夫君位之重不可忽也伏願

陛下俯察此意不以有位為樂而恒以保位為難在閭室屋漏之中常若議者之居其後當積日累月之久不敢頃刻縱其心母以一念之逸豫而

貽四海之憂母以一時之疎略而致千百年之累民雖安輯也而嘗恐其携離政雖脩舉也而嘗恐其廢墜世雖治安也而嘗恐其亂危如是則可以永保天位而

國家之祚垂億萬斯年矣此保位之難所當謹於始也天人相與之際流通罔間事作乎下象動乎上不可誣也在昔成湯顧諟天之明命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皆能祈天永命後世稱之彼昏不知以為天人遠不相涉惟所欲為而莫之懼及天命既去悔何及矣由是言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舉動以理則福祉隨之有

私僻則咎殃必至影嚮將鼓莫喻其捷可不我伏願

陛下深察天道之甚通務脩德正事以為順承之實雖處幽獨而常若降鑒之孔昭雖對臣民而常若在帝之左右凡發諸念慮必思曰得無拂于天心乎凡施諸政事必思曰得無忝于天工乎一瑞應之見不以自侈益懋德以副之一災異之臨不以自諉必引咎以回之如此則

上天孚佑景福熾昌其於維新之治不有光乎此畏天之誠所當謹於始也治道不必遠引前古其要在於善法當世之成憲而已故夏遵禹訓商

奉湯典周守文武之謨烈何其惓惓不敢忘哉蓋祖宗立業其更事也詳則其防患也深其謀慮也遠則其立法也密故子孫承之自可以世守而無弊苟非至於大壞固未易以變更也至後世則不然或自作聰明狹小制度或庸昧寡識篋棄典章卒之國無籍焉何以為治洪惟我太祖肇造鴻基

成祖嗣承大烈其勞心焦思垂訓立法以為子孫萬世計至宏遠矣伏願

陛下思貽謀之深隆繼述之孝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必法其所以為治人民有

祖宗之人民必法其所以為養官爵者

祖宗之蓄藏不可用之非其道至于聽治之暇尤

望恭取

祖訓置之座右細加省覽守而勿失仍申飭中外諸

臣凡有關於成憲者一切遵率如故則曩時平

治之略足為今日守成之具所謂率由舊章永

無愆美此法祖之善所當謹于始也聖王以身

立乎萬民之上能固結其心而使之無亂者亦

惟能保愛之而已故禹感臯陶之言則曰安民

則惠黎民懷之周官大司徒之職亦曰以保息

六養萬民可見愛民實為人君之先務繼世之

主率多生長深宮于民間疾苦不能盡知遂使

宸慮不經於四方君門隔絕於萬里寃痛結於

民而上不恤窮愁偏于下而上不聞不知民猶

水也君猶舟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民以戴君

亦以溺君而可忘情也我伏願

陛下重念民為邦本弘施曠蕩之恩大慰黎氓之望

民好安逸也無工役以苦之民急水食也無暴

斂以困之貪吏非所樂者黜之以悅其心法禁

非所使者蠲之以順其意而

聖衷尤當念念在民母以嚴廊之尊而遺草澤之賤

母以萬衆之安而忘匹夫之憂斯薄海內外均

蒙休澤而民有不懽然戴土者乎此愛民之仁

所當謹於始也自古帝王莫不崇尚節儉故唐

堯所居之室茅茨土階大禹非食周王卑服民

到於今稱之後世若漢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

身衣弋綈足履華鳥宋仁宗見後宮首飾珠玉

輒閉目不視我

太祖乘輿服御以銅代金

成祖所服衣袖至於敝垢此豈不知享有四海之福

而顧靳於此其意或以一錢尺帛皆出百姓之

膏脂故不忍用焉相沿至後此意遂泯糜費金

帛有如泥沙母惑乎上下之積益空百姓益廣

感然窮苦也伏願

陛下以此軫念先命所司會計帑藏之數嚴其出納

仍取弘治以前支費舊籍一一遵守而又

躬尚儉朴為天下先官室之奉但仍舊貫乘輿服

食之物悉加裁省凡官中冗食之人奇巧之

玩無名賜予無度取索一切出而罷之庶幾逮

近向風家給人足而天下治矣此崇儉之意所

當謹於始也權柄者神聖之所資也故當常

使在上而不可使在下洪範有言惟辟作威惟

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言政當一統權不可

分也漢之衰也元帝移於近嬖孝成委於臣下

至唐永淳間悉歸宮掖天子拱手而已此所謂
倒持太阿而反授人以柄未有不傷敗者矣宋
臣呂公著曰欲威福之不移莫若捨己而從衆
衆之所是我則為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
未有不公而人君獨為天下公議之主威福將
安歸也斯言良為有見伏願

陛下深玩此意凡朝廷有大興革人材有大進退
治道有大刑賞先與諸大臣參詳可否而

陛下方臨以日月之明奮以雷霆之斷躬自裁決
而施行之劑量一出于淵衷咨訪不及于近
昵庶幾威固于內權重于外治天下可運於掌

又書陸贄手書

又何患焉此攬權之要所當謹於始也古稱明
君者惟在辨君子小人而用捨之故雖唐虞之
朝俊又在官而所以難任人者猶加謹焉况後
世乎嘗觀齊桓公如任管仲則興後任非其人
則替唐玄宗始任姚宋則治後任非其人則亂
夫以一人之身委用不同而利害懸殊如此其
所關係亦大矣哉代

太祖嘗言用人之道當知姦良知良而不能知姦
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伏願

陛下以此為鑒於內外臣工一一清心以圖慎簡之
方大抵君子多教實行小人多託空談君子多

體國任事小人多謀身規避君子多面折廷諍
小人多阿諛順旨君子多為國進賢小人多妨
賢病國由是以觀庶可盡得其情實矣然後因
人而進退之一則優禮保全使得畢其靖獻之
忠一則深慮曲防使無容其巧投之術如此則
衆正之途開群枉之門塞而大業可成矣此用
人之方所當謹於始也君臣之分等諸天地然
天地之氣必交通而後萬物可成君臣之情必
相孚而後理道可立故帝舜之於大禹曰臣哉
鄰哉鄰哉臣哉高宗之于傳說曰朝夕納誨以
輔台德其一時相與之氣象何其親且密也後

又書陸贄手書

世君之於臣太相隔遠于朝參之外接見頗疎
遂使經邦之道闕焉咨乎大猷宴安之私溺偏
信于近習有如昔人所慨者惟我

祖宗之朝每朝見群臣講論治道至于

大詰首篇特著君臣同遊之訓其意遠矣伏願

陛下篤一體之誼于退朝之暇即御便殿召文

武大臣入內與之親接或訪以撫夷夏和陰陽
之道或訊以進賢退不肖之方或於簿書之外

命極言民隱或給筆札俾疏陳時務庶幾君臣
道合血脉流通政事舉無不當而世道可登諸

理矣此陛下之規所當謹於始也人言以聽言

為尚故言路有通塞天下之治亂係焉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所以

祖宗臨御之時文武軍民凡有可言之事許直至

御前陳說此無他以人君一身之寡而應萬幾之繁

居九重之深而察四方之遠其勢必有所不

知因之寄耳目于言者且闕而廣之所以圖天

下之治也方今

更新之始在臺諫諸臣知必爭竭心腹以論天下

事矣伏願

陛下大開言路凡政令之得失百姓之休戚群臣之

忠邪使之皆得直言無隱其言之當者納之用

嘉慶御批卷二

九

之且顯擢其人以示勸其未當而或過於訐直

者亦涵容而不加罪夫以言者上逆龍鱗而犯

忌諱下結讐怨而取禍患亦何所利哉其心蓋

忠於國也不諒其心而挫折之則勁氣消沮

忠臣杜口漸不聞其過遂以階亂豈非大失者

乎

陛下英明天縱加之

銳意更始知皆優為之無難而臣猶懷此區區務

于傾竭不自知其言之謬妄者亦以唐虞成周

之君古之所謂聖人也而其臣乃以兢業陳謨

抑畏作訓蓋恐忽之于微世必有以受其病縱

之于早後或無以圖其終故其言不能已也臣

愚淺劣固不敢上擬古之賢臣然欲致

主上于唐虞成周之盛是臣犬馬一念之忠也竊不

自揆輒敢敷陳觸冒忌諱倘

陛下不以臣鄙猥常諫或有可取即留中省覽一

裁而行之則于

中興聖業亦庶幾有毛髮之助此實

宗社生靈之幸不但臣一人受賜而已臣不勝忠愛

惓惓不勝激切惶懼之至

隆慶元年正月初四日奉

聖旨覽奏忠愛懇至朕已具悉禮部知道

嘉慶御批卷二

十

南京吏部尚書臣吳嶽謹

奏為効愚思陳末議以仰裨

聖治事臣待罪南銓曾無善狀思少自靖自獻其道

無繇每念衰病侵尋精力困憊恐一旦隕先朝

露竟無以報塞萬分徒負

恩私特不瞋目於地下矣謹條陳六事用塵

上覽伏望

皇上採擇施行臣不勝幸甚

計開

一曰勤召對臣聞高宗之於傳說也命之曰朝

夕納諫以輔台德乃置諸左右勉以交脩而

臣等謹按

十一

說也惟逸豫是戒師古典學是訓茲用克紹

先王為有商令主恭惟我

皇上懋勤聖學日御經筵豈不以養德進道在是

乎願經筵牽拘常例

皇上之聽講也不終日冒無反覆問辨之功儒臣之

進講也有成規殊無從容啓沃之益時方欽

承靡暇而感動無繇實鮮效矣臣愚以為

經筵之外莫若於退朝之暇仰遵

祖宗成憲

皇上時御便殿召進輔臣或講學論道上下古今於

一切軍國重事悉謀議而審行之則咨謀

道詢納讜言嘉獎明弼諧之風將復見

今日矣敢乞

聖裁

二曰限輪對臣聞漢文帝入蒞大統首問丞相

陳平曰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平曰

有主者即問決獄青廷尉問錢穀青治粟內

史識者以其言為知體正以當時無輪對之

制所問非職掌之人故平對乃爾自今言之

大小九卿森布在列而分職任事各有攸司

若非延接之勤咨訪之數其何以考庶政

而綜覈其名實耶願今

臣等謹按

十一

皇上接見群臣不過視朝之頃耳且朝見自有定

期即奏對常規姑取以塞責若事關大計

非數言可了其悽悽之誠自難以上達也臣

愚以為常朝之外當更煩

聖慮將各部院等衙門編為班次分定日期每臨期

皇上親御便殿暫免朝參依次召入輪對其科道

官亦得分番參與可否凡錢穀兵馬禮樂刑

名民風吏治之汙隆政教紀綱之得失

皇上下一垂清問令其各照職掌次第敷陳斯

聰聽之下自足以得其要領久之則人品優劣

循否悉難逃於

聖覽即諸臣數觀

天顏仰承 休德亦罔不知所奮勵而庶績其凝矣

敢乞

聖裁

三曰容臣直言臣聞山有猛獸藋藿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亡良以直言者決壅去塞邪家之則明今之諫官言事或識未通練意每失於偏偏氣涉輕浮詞多傷於過激所謂犯忌諱觸逆鱗有弗遑恤者矣伏望

皇上少霽大威曲加寬宥其言果善不徒嘉納而已

即亟見之施行其言未善姑置之勿論耳不

宋嘉慶庚申抄卷二

二十三

必加之責罰有優容而無嚴譴所以倡敢諫之風廣納善之路也假令言出禍隨動先咎至人人率以為戒將使賢智結舌忠貞杜口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萬

一有伏奸隱惡其誰肯蹈不測之禍為

皇上陳之語口一指在前泰山不見壅蔽之謂也敢

乞

聖裁

四曰崇節儉臣聞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貴故堯稱茅茨上宮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絺足履革舄亦惟省財以養民敦樸為

天下先耳恭惟

皇上登極之初下蠲貸之詔罷侈靡之供四海之民

莫不延頸踵踵喁喁望治以為更生之辰也

節儉之風聞於天下久矣邇來忽聞 內帑匱乏復

取足於戶部人人駭之且戶部所掌財賦乃

軍國重費一切邊方 奏討兵馬支用皆仰

給於此倘餽餉稍缺調度不充則患伏肘腋

豈直司一國計者之憂哉此費之決不可不

省而儲之不可不饒裕也若 內帑則尚有

可權處者伏乞

皇上於賞賚服食之需裁省從奢玩好靡麗之物屏

宋嘉慶庚申抄卷二

二十四

棄勿陳誠一崇雅素則可省者自多可費者

自少積之久駸駸有餘羨矣不然財源已竭

撥括已空此外無他術也敢乞

聖裁

五曰正題覆臣聞 國是不定孫叔敖昔以為

憂何邇來言事者執德不弘往往各持己見

凡有建白期莫敢違少有異同即生他議以

致法甫立而獎生今朝行而夕改意見紛紛

何時定乎伏望

皇上勅下部院大臣凡遇各官建議下各衙門議覆

者事果簡易可以通變宜時人人稱善即

題覆中丞請施行務有以應乎輿情事尚垂違徒

爾紛更滋弊人人稱不善即 題覆中明列

是非不必曲徇乎彼見惟求事理允當無嫌
於人已相形大臣絕黨比之私言官何恩怨
之有此愛益之道取善之公人臣為

國而非為身也敢乞

聖裁

六曰復執奏聞

祖宗朝凡 內批下各衙門稍有干礙者大臣遂有

執 奏直陳利害明列是非準則

典章援引事關誠布款務以感悟

六曰復執奏聞

二十五

聖心在早塞弊源永絕禍本斯功實不謬而大臣之

節屹然矣設以 成命不可復回姑委曲以

聽回解是自為之地而謀 國踈矣脫有權

奸乘營事伏隱微其害有未易言者將誰任

其咎乎昔玄宗停斜封而致開元仁宗收內

降而臻慶曆此前事之驗也伏望

呈上離明洞察 勅下各衙門務秉忠赤凡事應奏

者即執 奏無但首鼠兩端重貽後悔斯上

下之情通而依憑城社者無施其計矣敢乞

聖裁奉

聖旨這所奏前四事知道了後二事該衙門看了來說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李儼謹

題為 正國體愜群心以全

聖孝事臣伏見

陛下繼統之初虛已用賢登章庶務凡我臣工莫不

一心一德相與輔致太平但議禮之時群臣各

陳所見不無異同蓋去古既遠禮文殘缺聚訟

之喻從古則然遂至違迂漸成否隔姦人乘之

惑上誣下無所不至 國體既壞人心亦拂

陛下聰明天授豈不知之蓋純孝之心無窮禮儀猶

未全備不能不為之固蔽也今 世廟告成而

祀享之儀咸備 實錄既進而尊崇之典大彰

六曰復執奏聞

二十六

臣下何復紛擾奸諛何復覲覲易曰遇雨之吉

群疑忘也言則明居上睽睽之終自當釋合悔

悟更新洗滌瑕疵此其時矣傳曰得四海之權

心以事其先者然後為天子之大孝欲得四海

之權心未有不 廟堂始當此之時宜有曠

蕩之恩以昭雲曲枉與天下相忘於蕩蕩平平

之域謹昧死敢以正 國體愜群心二事為

陛下陳之

一曰虛心以廣聖度臣竊謂

陛下之於群臣如天地之於萬物兼臨博愛未嘗有
偏臣見近日言官累疏欲加死者

名籍米蒙

該選陸差遣官員率多從中阻格以延

似

較計議禮異同而曾過之未忘爾夫議禮

諸臣固守一得之愚不能斟酌從宜以觸

取罪戾又何言說但其初心亦欲以此獻忠

以效區區而不知其拂戾一至於此拂戾之迹

既已取怒

山下其區區之忠亦異

陛下平易亮察之也况孝心一伸萬事可冰釋矣伏

望 釋去前疑不主先入處以無心示以至

一十七

公向日打死黨諸諸臣 俯從言官論奏量

為優恤叙用各該選轉差遣官員有常格者

俱照常格使天下瞭然知

聖心虛明應物真如天地之無私無物不在覆載之

中矣天下幸甚

二曰果斷以消朋黨臣竊謂

大禮已定前事既往天下猶有萬幾人才不可棄必

正當靖恭分理之事之機公平以盡群才之

用豈可獨揭議禮二字為的於天下使人無

賢否惟望其的之所在而趨之近見文武臣

工章奏之間必牽引議禮者常七八或以擠

排善類或以援引黨與或以翻異成獄或以

脫免罪逆或以變亂

舊章無耻若郭勛亦將援此遮飾愆尤固不特席書

等數臣而已彼其意以

陛下聰明洞察難於欺罔惟此一事足以取信若

陛下既從之大小臣工誰敢異議於是鹿馬可以易

形白黑可以易位天下事惟吾是聽無不如

意矣蔡京之紹述秦檜之和議欺上罔下用

此術也國家受禍不遠之鑒况

朝廷之間朋黨一立四方之效寢以成風臣見內

外百司同事則相傾同官則相陷肆其偏心

以相詬病攻乎異已而代之位者往往皆是

也此豈

清朝盛事耶伏望

陛下察往古安危之故究群臣忠邪之實奮

乾剛獨斷之權以破背公比黨之私向之議禮是

而行事非不以其是而掩其非向之議禮非

而行事是不以其非而沒其是百司庶府毋

得動相傾陷奏牘之間毋得牽引舊事如有

仍前諛佞無耻煩瀆

天聽惡怒是馮煦攻陰擠者聽臣等劾奏降

旨切責或即坐以奸黨之罪使黨與潛消特靡有爭

宗社之福也天下幸甚謹題請

青

嘉靖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嘉慶御批卷二

二十九

南京禮科等科給事中臣鄭慶雲等謹

奏為務學親賢養

聖體以慰群望事臣等伏聞

陛下入春以來

聖體屢爾達和今雖暫就平復寔自天佑之然臣等

私憂過計以為微陽之復當保小愈之後尤慎

況以

陛下一身為

天地 祖宗社稷臣民之主厥繁甚重不可不謹凡

茲致疾之由蓋緣

陛下年方冲幼血氣未定

宮闈之內或不能以禮防制以致

聖體有所虧損即今以後再不加省日復一日為疾

益深後悔何及此臣等積憂之餘情不能已故

不避斧鉞為

陛下言之夫 宮闈深邃最人之所難言亦人之所

忌言是故以子之親尤不能得之於父况於君

臣之間乎竊念此等事關係甚大使遂以為難

為忌而不言之其為不忠莫此為甚伏望

陛下恕臣等之狂畧臣等之責少加 采納其於

聖體不無少補萬分之一臣等萬死萬死自昔聖帝

不遂者可以自肆矣然必自朝至是戰戰兢兢
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日常多保惜愛護若恐
有一毫之不至者何也蓋所以防情欲之過養
性命之源務使志氣清明身體強固上以副

天地
祖宗

社稷臣民之望下以演子孫千億萬年之福皆係於
此也夫元氣之在人身如木之根水之源木傷
根則枯水傷源則竭人傷其元氣則軀體孱弱
精神短少壽命不宏子孫不蕃是以上世之君
每謹於此率多壽考久於其位而子孫衆多末

嘉慶二十二年

二十

世之君往往不及故其歷年昌後亦每不前人
若也蓋上之則無欲次之則能寡欲下之未免
有欲非惟不能寡而又縱之此其所以不同而
其效驗昭昭也然寡欲之道惟在於正心蓋欲
者邪心之動正心之道自古先賢皆有成論然
其最親切緊要者則莫如真德秀之言曰惟學
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
以維持此心蓋理欲交戰邪正每相形真萬世
聖學養心之要道也伏望

陛下以此言為法於視朝之暇退御

文華殿將古聖賢書籍日賜披覽凡義理之可以

養心道術之可以為治者皆探索其精微考究
其議論又於

經筵日講等官揀擇其忠醇謹厚文學優長者數員
與之講論以資啓沃凡

宮闈所行之事使彼皆得聞之倘有所失庶得以
時匡正於元老大臣尤宜日賜

召入訪詢治道至日昃乃罷退朝之後以禮治心
以義制欲務使暗室屋漏之中不忘上帝臨汝
之念鼓瑟鼓琴之際常存摯而有別之規則心
不期正而自正欲不期寡而自寡矣若然則
君心強固

君德清明

嘉慶二十二年

二十

宗社有萬年之休子孫演千億之福非惟臣等之幸
實天下國家莫大之幸也夫苦口之藥治病
者利焉拂心之言益國者資焉惟

陛下留神俯納臣等無任願望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初八日題六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石星一本為歲序更新萬民始懇乞

聖明亟圖政理以慰人心事臣聞天下之治不日進則日退人君之心不日強則日偷適今四序更始之期正萬象維新之會矧庶職未同之際尤群心屬望之時苟因循玩愒日甚一日則不但將來治效未可遽臻即欲長如隆慶元年之治亦不可得矣臣本草茅寒士至愚極陋遭遇

聖明待罪該科思欲補過拾遺其道無由切見

皇上入春以來天顏漸耀視朝漸稀章奏頻煩

經筵屢廢雄心銳志不無少減于初年急政願事將

臣等謹將

三

大貽戚于後日臣目擊耳聞心實用憂欲先此而言則歲事方殷難以遽陳欲後此而言則日月侵尋漸不可長今正月已畢天氣正融

皇上不以此時勵精圖治更復何俟臣子不於此時發憤直言更復何為是以不避斧鉞上陳六事咸切於

皇上之身心今日之要務至其節目之詳施為之序殆未及之焉

計開

一曰養聖躬夫人主一身乃

祖宗之所付託萬民之所瞻仰關係至重不可不養

然養之在節飲食寡嗜慾其道也恭惟我

皇上即位初年清心省事飲食嗜慾咸中於禮無容

議矣近則有不盡然者試以鰲山一事推之

夫為鰲山之樂則必縱長夜飲飲食其能節

乎語曰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

命曰腐腸之藥昔賢以為名言今人以為至

鑑

皇上儻不與戒沉湎於茲萬一起居失調

聖躬虧損後雖悔之其可及乎今鰲山之事已往不

可追陳然酒色之害及今猶可深警伏願

皇上念關係之匪輕懼酒色之深累因此節飲食寡

臣等謹將

三

嗜慾為禹之惡旨酒為湯之不適聲色則血

氣克實精神強健

萬壽無疆而兆民永賴矣

二曰講聖學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

古訓乃有獲言人君所知特達雖由于天縱

而啓迪開道必資于問學故我

祖宗有經筵日講之制定於二月內舉行蓋天氣融

和則工夫之進脩為易萬象咸熙則人君之

政治宜新累朝相承率由不廢所以建大業

於前垂洪庥于後者有此也今

經筵一事雖節有言官申請未見慨然舉行切恐修

而春矣修而夏矣又修而秋矣歲月愈邁
業無聞不亦重可惜哉臣故不厭煩瑣持再
中請伏願

皇上以務學為急以明經為要將

經筵一事及時舉行則緝熙光明而帝王心學可考
之而不謬矣

三曰勤視朝人君裁決庶政通達下情莫先於
視朝故南面之訓著於書未火之戒嚴於詩
知此為重也

皇上即位以來未明而衣日旰而食視朝可謂早矣
歲無虛月月無虛日視朝可謂勤矣然自正

月則似稍倦於勤者蓋緣元宵以前有歲時
之娛元宵以後有

聖節之樂暫爾優游理亦宜然或有奸諛之徒迎合
聖意必有以

先帝二十餘年不出宮闈天下晏然勸

皇上效尤此則大不可者蓋

先帝雖不視朝紀綱振肅大阿獨持故百司奉行可
幸無事至其賓天之詔有曰朝講之儀久廢
則亦悔之矣今

皇上當朝儀久廢之餘萬事叢脞之後若不再加勤
力何以保厥有終伏願

皇上從此日日視朝以周知于民情以總理千萬機
不惟可以作精明之志亦可快觀觀之私矣
四曰速俞允蓋人臣隨事建言冀人主之聽人
主聞言俞允誘人臣之言也故君無稽命臣
無隱情上下相達治化可舉

皇上即位初年臣下有言未嘗不允也未嘗不速也
雖或事涉未當不宜俯從亦速降

明旨不至遲悞今則臣下進言有允不允者矣不允
者固未審何如而允者亦違常期矣是豈愚
言拙計不當

聖心故濡滯以示警也抑亦左右內臣遏抑章奏不
使達於宸聽耶臣常因而攻之事有關於

聖躬者則留中不下事關於內臣者則稽遲不允甚
或有以此得罪者如此則雖有指鹿為馬之

欺南詔喪師之禍亦無由以知之矣且尋常
章奏稍緩可也若於此虜消息軍機重情乎

吸之間便有害若或稍遲為禍不細伏望
皇上從此于尋常章奏則三日而下其兵機之事則

當時進覽庶
綸音速示而壅蔽可通矣

五曰廣聽納古者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所以
開治而求諫也

皇上即位初年虛心求諫仍詔軍民人等直言無隱

雖甚盛德何以加矣後以太常寺少卿周怡

言事誤犯忌諱

皇上遂怒而遷之外職又以禮科左給事中陸鳳儀

言事偶遺

聖旨

皇上亦大怒而斥之為民夫誤犯忌諱非諫臣愚也

遺落

聖旨非大不敬也

皇上已不能容之若有批鱗引裾之臣不審又何以

處之乎故二臣去而言路少塞矣伏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三

皇上廣翕受之量夫樂善之誠仍

召二臣復還舊職再諭諸臣勿以二臣為戒則忠

言至計因而畢陳于第旒之下矣

六曰察讒譖諸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

焉可謂明也已矣故成王息三叔之流言昭

帝識上官僂之詐古今仰其至明以能辨於

此耳方今公道昭明幽隱必宣讒說殄行幾

乎絕息且帝居九重君門萬里雖有讒譖無

階上達近有一二內臣專權擅作威福肆為

無忌因言官攻發其奸遂日切齒欲行中傷

夫其所以中傷者不過即其諫諍之言或過

於許直則曰此人欺

皇上過于激切則曰此人慢

皇上偶一言之尚不允從漸漬既久自不覺其入而

發之怒則譴責加焉而彼忿洩矣夫人臣盡

忠直以獲罪譴固其職分亦所甘心但恐臺

諫由此喪氣諍臣由此杜口彼益得以遂其

無忌憚之為而天下將至于不可收拾此固

非人臣之利亦非 國家之福也伏望

皇上深察其情于凡一切譖毀之言悉置不行保全

善類而天下之至明必歸矣夫當今之時胡

虜猖獗 國計空虛其他背理傷道之事不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八

知其幾更改損益之政尚費神思悉置勿論

而以六事首陳者非無謂也蓋此六事俱于

皇上之身心當今之急務六事既脩天下之治可徐

而理也臣憂深慮苦發詞狂直非不知觸忤

聖懷干犯群怒但念怨不可縱機不可失故為剴切

之談以徵萬一之聽儻

聖心由此轉移美業由此克終則雖干冒斧鉞亦所

不辭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

諛承意陷主不義乎正臣今日之謂也伏望

皇上鑒犬馬之微思採芻蕘之過計將臣所言

俯賜嘉納仍由此以往 面召輔臣以通上下之交

躬覽章疏以達軍國之務選將練兵以解疆場之危

節用省費以裕經制之計凡節目之詳施為之序一一悉心講畫咸成績精明之志與天同健雍熙之化與春俱融豈直斯民不勝願幸而

祖宗德業亦有遺光焉奉

聖旨石星這廝惡言訕上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拏在午門前着實打六十棍為民當差不許欺縱

嘉隆疏抄卷二

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何維禎謹

奏為慎備

聖德安內攘外以隆中興事臣以迂愚蒙

陛下召用叨受今職感激趨赴入侍清班得親

天顏端穆聖德仁明納諫受言事從至當

經筵日講學務時敏群工在列濟濟踰踰奏事承

旨莫不祗慎大臣奉公小臣守法苞苴不入請託不

至盡洗往昔專恣貪黷之習清平景象臣謂此出竊幸遭逢風夜矢心隨分盡職以事

陛下固不敢以言塵瀆

天聽但觀今時事尚切隱憂有不容已於言者仰惟

陛下踐祚之始正世道維新之會固宜

天心克享災害不生化行俗易姦宄不作

中國尊榮外夷賓服馴致盛治頃今有未盡然

者臣自外來江淮南北百姓罷病艱苦萬狀官

府威信不立上下不相維繫民志頑獷軍逞驕

悍士踵澆訛以下陵上以賤辱貴法紀陵替漸

不可長比之畿甸霖雨釀災傷稼圯廬餓殍

委野加之遠方州郡山首海醜尚多竊負頃者

土蠻東犯永平俺荅西躡石汾荼毒之苦慘不

忍聞至於陷城虜官百十年來實所未見將弱

兵疲緩急何恃虜情叵測後患當虞臣竊為

嘉隆疏抄卷二

三

陛下憂之夫當此內憂外患之時正

陛下奮勵警惕之日故臣敢以脩德安攘之說告

陛下然所謂脩德者非有難行之事不過自

陛下之聽講視政者加之意耳臣願

陛下每於講讀不徒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將所說

經史咨析疑義務稽帝王脩德立政之方古今

治亂興衰之迹以為法戒又於大臣中有才德

可資啓沃者推舉數人俾與講論諸臣或輪次

入直以時召見以備顧問要知心何由而

可正身何由而可脩家何由而可齊國何由而

可治天下何由而可平內治何由而可尊嚴外

夷何由而可制服講明而力行之及退居

宮中擇老成謹厚內臣諸人服勤左右崇護

聖躬俾游處有常度幸御有常節則出入起居閑

有不欽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敬

天法祖以此用人行政無不可者每日

朝講之暇請御便殿與執政元老商確治理將

中外臣工所題事務撮其關係重大緊切要畧

開坐

上請裁奪施行仍召部院大臣詰問所司如進退

百官當何以久任責成以熙庶績而責之吏部

試教會計當何以重入為出以經制

國用而責之戶部憲章典制當何以品秩各分

以端習尚而責之禮部詰我禦暴當何以簡師

練兵以安邇控遠而責之兵部刑罰獄訟當何

以明允欽恤以使民不冤而責之刑部水利土

木當何以興革罷行以節紓民力而責之工部

貞僚肅度當何以振揚法紀以風勵天下而責

之都察院其餘職掌悉付所司

陛下提挈大綱時賜叮嚀則百工愈加警勉和衷

協寅爭相磨濯以趨赴事功如有怠玩及不當

於職者言官據事論劾使不敢肆兇近日當事

大臣多有誠心體國甚隆委托正人布列足

備任使但臣子去留無常後先識見或異

陛下宜及時將天下國家機務悉心共為圖理以預

桑土綢繆之防且我

皇上春秋鼎盛正當憂勤惕勵未明而水日肝而食

苟非隆冬盛寒不宜屢輟朝講兢兢業業以

理萬幾不可自暇自逸蓋天下安危生民休

戚人心向背天命去留夷狄順逆皆繫於

陛下之一心

陛下之心正則發通見遠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

正萬民天下莫敢不正此古帝王所以安中國

而撫四夷以成中興盛治者用此道也伏望

陛下詳察臣言果有可採亟與諸大臣裁酌而力行之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祈望恐悚之至

隆慶元年十月初十日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二

三

史料給事中臣曹懷謹

題為陳膚見以禪時政以固國本事臣聞上下

交而德業成德業成而天下泰古之聖帝明王未有舍此以言治者也

陛下改元一詔流澤寰區雖深山窮谷莫不喜若更生臣亦手舞足蹈以為復觀漢官威儀也詎意甫及二載漸不克終豈如貞觀之盛尚延數年而後可議也哉抑

陛下志慮未定而有多岐之惑耶果左右匪人而生蒙蔽之術耶嗚呼多岐之惑涵養可克也蒙蔽之術膏肓可慮也傳有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開元天寶若出二君元祐豐寧紛為殊軌其治忽盛衰不待智者而可知也

陛下嘗念及此否耶臣不暇毛舉縷數上贊聰聽敢以時事之大且急者疏為六條伏乞推轉園之道採芻蕘之言親賜

麻覽次第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計開

一曰謹嗜慾君身者天下之本

陛下春秋鼎盛其在血氣未定時也椒寢未繁宗祧攸繫必也法健順之德以成關雎之化則彞斯綿綿而國祚有萬世之固矣

二曰勤召對人主接賢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

宮妾之時多

陛下初幸太學時御經筵臣已窺求治之盛心矣第

崇重雖隆啓沃未格規諷雖寓問難不加必

也退朝之後復御便殿或召元老大

臣或

命翰林儒臣咨而訪焉移時漏下不罷試較之深宮

燕閑群小比附天理人欲果孰勝耶持以歲

月功效自見

三曰明進退人主進一有德則百工勸退一不

肖則百辟懲治亂之原實出於此如戶部尚

嘉隆錄卷三

三三五

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二臣者

累朝舊德一旦起而用之誠所以勸百工也夫何

柄用未幾一臣建明多未納甚至回話以

窘後而文因有唇齒之疑所以屢疏乞休請

骸骨之心方未已也伏望

開誠溫諭言聽計從務俾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如工

部侍郎陳雍衰而可令致仕者也乃留以供

職巡撫四川都御史許廷光貪而可令罷黜

者也乃留以調用國子監祭酒趙永師儒之

官風化之首屢被人言五經掃地方乃復

賜勉留永亦何顏侍講帷之側臨士子之上哉必

也嚴禮義之防昭勸懲之典則人存政舉而

治功可成矣

四曰杜請託明主愛一類一咲昭侯藏蔽袴以

待有功詔罷傳陞乞陞固有出於類笑蔽

袴之外者矣近者內豎之請蔭外戚之請第

隨乞隨與大啓私門臣恐曠蕩之恩難飽溪

壑之欲氣洩針芒堤成蟻穴不可不預為之

防也凡非分干請一切擯絕不與乃所以兩

利而俱全之也

五曰重綸音易云渙汗其大號書曰大哉王言

蓋王者出言為經天下後世所憑藉也近聞

嘉隆錄卷二

三三五

旨意批答間亦不由內閣如翰林院編脩張潮奏緝

聖學以培治本乃批曰諛衛門知道不知所謂該衙

門者何所指也大臣建議言官交章乃屢批

曰已有旨了不知所謂旨者是歟非歟傳稱

成湯改過不吝亦皆非也伏望用遵

成憲俱付內閣擬票庶政體歸一而令出惟行矣

六曰禁偽行晉尚清談祀遂不振宋搖國是朕

因以微習俗移人不可救也蓋孔子大聖也

頌孟大賢也程朱大儒也心學淵源萬世不

墜近者邪說橫流壞人心術一人倡之百人

和之雖號為士夫者標榜道學互相推獎夷

考其行則有大不然者不過敗世盜名以爲利祿之階耳始則甚微而未流無所不至乞

勅禮部申明榜示痛加禁革庶敦士習而崇正學實

聖王教化之源也

嘉靖二年五月十五日奉

聖旨這所言事關朕的自有處置其餘已各有旨了
該衙門知道

嘉慶朝抄卷二

三十一

太常寺少卿臣周怡謹

奏爲感激

天恩深厚竭瀝血忱以圖報萬一事竊惟受非常之恩者當有非常之報遭希世之遇者當陳希世之義臣狂愚小臣不識大義原任吏科給事中屢荷先帝知遇感激圖報於嘉靖二十二年因論輔臣嚴嵩等專內有先帝日事禱祀未能軫四方水旱之災致怒廷杖下錦衣衛獄械繫五年再逮再釋當時人皆謂臣必不免於死矣倖而免死臣母在家病危屬續望臣一面而不可得人皆謂臣母子必不可得相見幸而相見復愈十三日乃終此皆蒙先帝非常之恩臣母子感激何可云喻臣舉家感激何可云喻臣常思粉骨糜軀何以報答萬一惟朝夕仰祝聖壽萬年皇圖永固庶少盡愚誠而已恭遇

皇上膺天景運嗣登大寶念先帝遺詔推廣德意

洵滌臣罪召復臣職歷陞太常寺少卿臣以

五年之繫萬死之餘兩次釋放生還遂母終年

臣之際遇至矣極矣又得耕田而食汲井而飲

二十餘年之殘喘餘生皆先帝之所賜

皇上之所庇也臣之願望極矣足矣何敢復望收錄

召用此誠非常之恩希世之遇古今以來所希

觀也臣當何以仰報萬一夙夜深思惟願

皇上萬有千歲永保四海之富長居九五之尊子

孫千億萬邦協和庶幾臣之野心少紓萬一雖

然富貴壽考子孫治安之久長者非徒然可得

也必有德以享之德非徒然可有也必有道以

脩之學也者脩德以享富祿之道也學非徒然

可能矣必有師以啓導之必有友以輔助之師

友也者講學脩德之資也自古之聖帝明王未

有不由斯道以致治安者誠思法古帝王敬身

脩德親賢勤學以敬天勤民則天心可格人和

可協太平可致而福祿可保也大臣職專輔弼

師友之官也若不與大臣相接面商可否徒以

揭帖進呈則精神終不流通事理終有阻礙何

以作乎萬邦而感激天心自古及今未有是理

古稱君臣相得如魚之得水魚不可一刻無水

為人君者可數月半年不與大臣一面語乎臣

實狂愚謹據千慮一得之見列為五條聞具上

聞伏惟 俯賜一覽存神深思無徒曰該衙門知道

此非該衙門所當知者

計開

一曰定君志以脩德業君道之大在乎知責任

之難責任之難在君與相古聖帝明王曰后

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為君難為臣不

易皆謂責任之難勝也為人君者豈天固縱

之居萬夫之上得以自恣其欲自肆其情哉

天地神人是主 宗廟社稷是承其任甚大其責甚

重也此所以難也知其難則思所以圖之不

可忽易古之知難者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

索之馭六馬兢兢業業不敢荒寧日惟稽古

正學明善惡之機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

正在乎君志先定志欲為聖帝則必法堯舜

志欲為明王則必法禹湯文武為之臣者執

敢不敬故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此之

謂可久之德此之謂可大之業此之謂能稱

君道矣伏惟 存神

二曰畏天命以消災異人君為天下臣民之主

所以奉若天地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君道

盡則天命眷之君道不盡則天命去之天命

眷則天下臣民是依天命去則天下臣民是

畔此天之可畏也古聖帝明王曰我其夙夜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人君者天之所立也

天心常仁愛之君道盡則三光明四時順風

雨時百穀成萬民安君道不盡則天亦念之

出災異以譴告之垂戒之欲其警惕而脩省

史 72-369

之如堯之大水則曰洪水。堯旱，洪水者洪水也。湯之大旱則以六事自責。今歲水災亦已非常。在內則官民廬舍倒塌，在外則禾黍淹沒，舟楫漂溺，糧秣損壞，人民溺死，非小異也。近報邊牆倒卸太多，一時備築實難。秋高虜狂，大可慮也。不大警省，改德而徙，曰備省則天意不可回也。必幡然改念平日之所欲者，不欲平日之所為者，不為勤政親賢去邪塞慾一言一動必就於正道，則一念之誠上通於天，災異自消，百祥來降矣。伏惟存神。

嘉隆聖抄卷二

一四一

三曰敬大臣以尊師道。古之聖帝明王，本有不由學而成者。唐虞君臣更相勸戒，君臣自相師友也。湯學于伊尹，武丁學于甘盤，太甲成王學于伊尹，周公皆學焉。而後臣之宋程頤為崇政殿講官，後世不知此義，但以崇高自大，以威嚴臨下，不復知有尊師之禮。師傳保之職，三公之位也。三公坐而論道，我

仁宗朝優待三公之禮甚隆。其於輔弼之臣，必稱先生，不敢以官名不敢以名稱。一則曰先生二

仁宗以來未之有改也。

先帝世宗皇帝初年於輔臣楊廷和等猶稱先生自

後輩諂佞之臣進而後卑之矣。夫敬大臣者以大臣近已也，所以自敬也。尊師傳者以師傳成已之德業也，所以自尊也。不敬不尊則視之與群臣等，無有畏心，何以警惕徒以官秩崇之，祿賜厚之，是不足為敬為尊也。要在敬之以禮尊之以心，迎之則喜，送之若失，遇之則親，溫言霽色，商訂可否，不徒以揭帖進呈如是則情意孚洽，義禮開明，君道盡而大業成矣。伏惟存神。

嘉隆聖抄卷二

四三

四曰擇左右以慎近習。人之所居莫大乎慎所與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故曰與君子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與小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矣。與之俱化矣。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理易知也。況人主左右諸欲易遂，服用華侈，聲色艷麗，使令便辟，善柔便佞，滿前後其所言者無非蕩心之言，所舉動者無非肆意之事。一日與居，志念遂移，夙夜與處，染習無辨。古人戒之曰：不聽聲色。又曰：遠奢德比頑童，恒舞于宮，酣歌于室，狗于貨色，耽于遊畋，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故曰：人君一日之內，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

則所以警省身心發紆志意德崇業廣心泰
神怡樂莫大焉內臣中謹慎小心知義禮識
大體者固多其善柔便佞不少選擇而使之
尤為緊要即今秋涼宜親近儒臣日講不
宜暫罷伏惟存神

五曰勤朝政以救臣工古人有言一日之計在
于寅一身之計在于勤故曰雞鳴而起雞鳴
則寅時也業精于勤勤則有功也自古聖帝
明王必憂勤惕勵一日二日萬幾不勤則荒
惰宴安萬事隳矣傳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
至於衆人當惜分陰經曰克勤于邦又曰君

子所其無逸我

嘉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奉

四

祖宗建無逸殿正訓以勤也常朝必于昧爽之時昧
爽者晦明未辨之時也朝早則精神清爽志
氣精明朝罷而退百官各有警惕得以脩政
立事非曰小補若於辰巳時朝則百官亦有
年大者守候久而精神倦未免廢事習久則
百官因循怠惰無恆乎政治之不古若也伏
惟存神

隆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周怡這廝違抗降二級調外任吏部知道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王得春謹

題為應

明詔恭摺奏以禪

聖治事竊惟聖哲之君應時而興必思明目達聰以
廣維新之化賢智之臣攷主而事尤宜披肝露
膽以盡獻納之職此固其相須之甚殷而相遇
之不偶者也

皇上嗣登大寶朝宇改觀頒布綸音海邦易聽
即其直言無隱之求真魏然中興之

令主矣臣叨受簡書巡省兩浙雖未能身遊

虞廷之盛而一念大馬之微忠欲有所建明以為

嘉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奉

四

更始新政之助者殆夙夜不遑以自寧也敢紬繹
詔欵遺意或上有關於國體下用切於生民者條

為八事開列奏聞雖塵埃之小知無補萬位

之高而江海之深又何擇於涓流之細况臣備

員臺末既有當言之責而

皇上納諫若渴又有可言之時則亦何忍自甘緘默

以速曠廢之罪哉伏望 詢謀不遺於狂瞽

之末有裨於萬幾其所以衍

宗祚無疆之休者亦在是矣臣不勝戰慄懇祈之至

計開

一曰正宮閹嘗聞漢臣衛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蓋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是不可不重也故古者天子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有所限制而不敢過匪惟遏逸慾之漸亦以養壽命之本誠萬世之鑒戒也今後宮之內老弱幽閑者不知幾千百人陰氣鬱積怨望充盈有傷天地之和豈可不為之一處乎昔唐太宗踐祚聽中書舍人李百藥之言遣尚書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前後闔出三千餘人至今傳為盛事況今

皇上嗣統之初治法齊肅將陋貞觀之政于不足為

耶臣請 勅下禮部早正

母后之位以聽天下之內治更選良家女子備充妃嬪之數其餘婦女若未經

先帝御幸久禁 官中者皆宜出之各歸親戚任求

伉儷庶陽道常盛陰氣常微而所以順養

聖躬消弭氛祲者此其大端矣伏乞

聖裁

二曰重祀典嘗聞國之大事在祀祀之禮數隆殺異宜常變殊制凡典其事而當其職者必得人以任之則儀文可飭誠信可通由是

郊而格帝 廟而饗神肯此焉出所謂惟賢者而後

能盡祭之義者此也我 朝廷官置為太常

寺職專祭祀原係正三品衙門則隆重之意

槩可見矣天順成化時有以禮部尚書而掌

寺事者宜興蔣守約涿州郭景賢是也弘治

正德時有以科甲名儒而居寺職者潯州齊

章崑山魏校是也豈常以異端雜品而濫側

崇高之地偃然與公卿並駕齊驅者乎昔因

先帝祈天永命建設齋醮故如神宗記者乃以黃冠

羽士之流一旦顯榮至此今奉

遺詔凡禳祀之舉盡行停止則官守不可廢而宗記

實不可用也臣請 勅下吏部將宗記退還

本官另選宿儒有德望者為之脩復

祖宗之舊制永黜異教之匪人庶典三禮者皆寅直

惟清之士必能盡志盡物以秩祭法以明祭

義而相

聖天子之明禋者其殆庶幾乎伏乞 聖裁

三曰惜名器嘗聞爵祿者天下之砥石帝王用

之以礪世磨鈍者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夫以官賞而分功德則德之貴於功官之重

於賞古人用意之微權衡之妙自有不容濫

焉者矣惟英君誼辟寧指百萬之資而靳一

郎之拜其意亦猶此矣竊嘆工部尚書徐果者廼執斧斤攻造作一匠役之至卑且賤者也縱令其有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曾何係于國家之輕重哉若謂經營宮殿勞苦而功高則優以厚賞亦云踰分矣顧乃授之高官以崇其爵錫之異服以華其躬廕之世祿以裕其後名器之濫至此已極識者每以爲扼腕而興嗟也臣請

勅下吏部削去尚書之銜追奪飛魚之服放歸田里姑與冠帶以終其身子孫之在卿寺及錦衣衛者盡從罷斥仍編匠籍以供役用以後凡

嘉隆源抄卷二

四七

一技一藝之人不得曲意逢迎希干寵祿亦不得非分遷擢汚穢衣裳庶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薰蕕不共器而居牛驥不得同皁而牧朝政肅清而四海之風聞者必爲翕然稱快矣伏乞 聖裁

四曰禁諂諛嘗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固天之常道而聞祥則喜見災則惡亦人之恒情故寵之臣每藉祥瑞以希寵榮好大之主多罔祥瑞以誇功德臣嘗稽之往牒如赤莖素龜并柯兩穗之類史不絕書而要之諂諛之風則從此濫觴矣恭惟我

朝開國卓越千古故

大聖人之所作爲亦迥出常情萬萬也姑舉一二事言之洪武二年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而二穗三穗五穗者甚衆

太祖曰朕爲生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爲瑞也永樂六年福建布按二司奏言栢生花爲瑞成祖曰朕主宰天下於生民休戚未能周知故委任爾等鎮撫藩方以圖安戢而乃肆志逸樂於軍民疾苦一毫不言今言栢花爲瑞夫時和歲豐物無疵

嘉隆源抄卷二

四八

癘百姓富足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也乃降重書切責之大哉王言有以仰見

二祖光明正大之心矣邇年以來獻瑞者不一而足形諸表疏見諸歌誦者備極諛美之詞間有災異則多所忌諱匿不以聞甚非所以憂

治世而危明主也今

皇上當履端正始之時不可不防其漸臣請勅下禮部通行曉諭中外臣工母得仍蹈前愆以消邪佞之風以養直諫之氣凡四方或有水旱疾疫之災寇賊奸宄之變不時據實報聞使可以知戒懼而備脩省庶

皇上敬 天勳民與 二祖同其盛而諸臣忠言讜

論亦與魏相同休矣伏乞

聖裁

五曰慎題覆夫中外臣工身任官守言責之寄

者孰不懷忠悃竭誠敷陳時政思各建白

以自獻于 上然甲可乙否見多矛盾彼是

此非言有同異故下之該部議以覆請于

天子 天子可其奏而降有 明旨則當堅如金石

信如四時期于永世之必行此實尊

君命重 王言之大義也但前此六卿當事任怨者

固多獨斷之猷而依阿詭隨未免徇人之見

每至言官論事奉 旨依擬之時委曲遷就

漫無定主不曰誠如言官所論則曰與本部

查訪相同使 如綸之言 渙汗之號玩若

民間之常語多致廢格不加遵守此豈可以

為訓乎臣請

勅下各部今後遇有諸臣章疏務秉公詳看持衡參

酌是者直以為是即與奏行可也非者直以

為非即與論罷可也蓋苟可以同固不容於

立異苟可以異亦不必于尚同協輿論以裨

國是又何嫌疑計較之有哉若建言者不顧

國家大體乃撫拾以沽忠題覆者不論事理當否

仍阿比以混上許科道互相糾劾庶乎大臣

秉執持之義則庶官懷畏忌之心是惟不言

言必可見諸施行而

聖旨之所頒布莫不世為天下法矣寧復有壅逆之

患哉伏乞 聖裁

六曰清輪納臣伏讀 新詔欸開

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欲加意節省以免徵派之

煩又欲差風力科道官清查以稽侵漁之弊

累年積蠹一旦振刷此真 盛治之事

太平之象也臣以為革弊固在于清查而善治莫先

于法 祖蓋 祖宗立法至精至密惟行之

久而廢墜則弊斯作焉所望以俯舉之者寧

不在于 今日乎嘗聞成化以前糧長解戶

上納白糧及各料物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

驗收運送 內府糧長解戶不與內臣等見

面故軍校不得脇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

不致虧害及弘治以後部官避嫌各欸糧料

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運送 內府以故內臣

軍校視此輩為奇貨多方刁捐百計需求有

白糧一石加至二三石乃能上納各項料物

倍出三四百兩始得批廻糧解之人費踰常

數不得不稱貸陪納輕則蕩產重則喪身雖

有禁例誰敢與內臣抗衡雖欲號訴無由于九重上達其困苦楚之狀不可勝言斯民一蒙是役殆將與死為鄰矣且積習既久盤結已深彼視魚肉乎民如秦越也而司國計者獨忍其貼於危亡而不為拯援之哉臣請

勅下該部查照成化年間事例將承運庫及各監各局等衙門凡係上供錢糧或添設科道官員或將巡視光祿寺十庫科道就便兼攝如遇糧長解糧料至京者徑赴該部與科道官處投文掛號聽部委官會同驗收運送內府收貯各該內臣止許司鎖鑰紀出納竝不得

與民見面肆行索詐仍每月終科道官將一月內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各數目查算明白備造揭帖進呈

御覽則庶乎奸弊可祛財力可省而

祖宗之法庶可復更始之治功可成矣然非

皇上大奮乾剛毅然獨斷恐令未下而阻撓之計百出雖有良法美意其何以行之哉伏乞

聖裁

七曰慎貢選夫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故網羅天下偽傑以布列於庶位者惟貴得其人而已不必拘于資格之限也近奉

新詔以舉人絕望于九卿歲貢不得為方面首諭吏部毋拘三途大哉

皇言其所以飭吏治作士風者信莫踰於此矣但舉人之中年資壯茂志向高遠者儘有其人緣在上者期待甚輕緣多消沮自棄今遇

聖主旁招俊乂破格超擢必有個儻非常之才奮發而興起者矣至於貢行非敢謂其獨劣也蓋緣埋沉歲月壯心已墮雖欲建功立業恒苦于日暮途窮此所以終難于策勵耳臣請

勅下該部查復先年選貢之例每歲與正貢竝行然行選貢又先于慎選提學但有員缺必多方

博訪不分內外拔其華實竝茂而非徒以道學欺世盜名者簡居是任諭令校士之時不以一毫徇已徇人之私得以參乎其間惟取其年力之強健也行誼之雅飭也學術之純

正也儀度之端嚴也然後舉而升之於國及試之大廷果能兼此四長則從而奮庸之

否者先黜其人仍查係其提學所取亦坐以不明不公之罪庶幾貢薦之士皆得以及時甄錄賢能彙征可以備三途之用可以預兩司之擢而浚明亮采之事功亦從此致矣伏乞聖裁

八曰恤災傷竊惟淮安徐沛乃

國家根本之地而鳳陽泗州又

祖宗陵寢之區則所以輯寧底定之者比之他郡縣尤當加意焉臣去歲出差南來道經彼地見其水患異常室廬漂沒田野荒蕪百姓流離救救待哺之狀誠有不忍言者也况加以開濬新河工役繁興勞瘁益甚今雖竣事而民之瘡痍未復寒無以衣飢無以食其屯住山嶺者亦無以居皆睊睊相視聞欲嘯起而為盜固理勢之所必至也天樹藝者培其方長非難而甦其枯槁為難業醫者已其疾病非難而甦其膏肓為難其在於今民方枯槁而疾入膏肓矣所以回生而起死者若非大加賑恤其何以濟乎查得嘉靖三十二年正月

內

先帝念淮徐等處之遭水患而不忍斯民之陷於危亡也特 允輔臣所

請專差刑部左侍郎吳鵬前往被災地方動支徐淮二倉米麥四萬石運使餘鹽銀五萬兩及各府州縣無廢庫銀與預備倉糧相兼支給一特百萬倉生賴以全活而他變亦因之不至

臣請

奉下戶部體照癸丑年事例擇遣大臣一員詣彼經

畫明賑以宣 德意以布

仁澤或止令彼處總理河道及總督漕運等衙門就便分理優恤以救燃眉之急庶乎民皆懷感恩服而邦本可固寇亂可弭矣至於天下但有被災殘破地方并乞即與推廣一視同仁此又

聖明如天浩蕩之恩聯屬人心之至計也伏乞 聖裁

隆慶元年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嘉隆慶元年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

兵科右給事中臣魏時亮謹

題為

帝命維新萬邦願治懇乞 勅初政慰人心以保

天命事本月初七日談鴻臚寺傳示免

朝一日至十一日復免 朝大小臣咸謂

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免 朝至再臣獨以為

皇上持哀衷未釋耳今當抑哀除服之日必將勤政

事近儒臣說聖學親經史者不但 御門已也

顧初政一事即繫人心稍有怠忽無以慰百姓

延頸想望太平之心慰百官滌慮思承

新化之意人心所在 天命所繫臣敢不為

嘉隆抄卷一

五十五

陛下恭陳之恭惟

陛下

天地

宗廟之主百官政事之主億萬生靈命脉之主九夷

八蠻歸向之主也

陛下之勤怠關係匪細而初政之敬忽人心屬望尤

匪細者昔帝舜初政詢岳闢門明目達聰武王

踐祚訪於箕子成王除服訪於群臣古之聖帝

明王孳孳汲汲於初政者類如此

陛下勤于此焉即將舉于堯舜之隆躋於三代之上

迺今 問學問政之勤懇未著而 御門奏事

之傳免再申豈人心所望於今日者哉蓋今日

之天下百姓窮困已極四方盜賊甚多

國家元氣耗竭夷狄窺伺甚盛中外拭目挽回者

陛下之親賢勤政耳

陛下加意焉其非難事甚不勞者若稍稍怠忽則

天下之元氣豈可以再壞哉有諂於

陛下者必曰 朝今數日暫免何害此最非忠

愛

陛下以慰人心保 天命者所當立斥者也蓋

先帝初年日勤政事日御經筵納諫甚多親賢無倦

嘉隆抄卷一

五十五

崇教一之學聞事心之旨數十年後方始廢

朝然

先帝明於親輔臣凡身之疾痛事之大小悉問之則

於制近習凡要緊章奏疊置前列雖不要緊者

不敢以滋壅蔽斷於夫奸邪凡中官奸臣素雖

信愛一覺便斥夫 君德最莫先於劍明英斷

者而猶不免因 朝政之廢遂致海內之虛

遺詔所謂蓋愆成美端在

陛下則

陛下明斷英烈悉邁

先帝即他年 萬壽日隆尤不可怠況今尚在

先帝初年勤政之時天下望治之日而可急乎肯同

宣王初嘗晏起矣後因姜后脫簪之請遂朝

早朝晏罷以成中興令主夫一宣王也晏起

失人心早朝遂成賢主孰謂朝政之可怠哉

陛下以朝政為勞精神稍覺不勝臣請先言攝養

精神之畧

陛下將有不勞而治者夫儒臣經史保精神之良藥

也宴安近幸害精神之醜毒也自古致治之君

未有不經經史儒臣而傷生害治之君未有不

由宴安而亡者顧明王之自擇何如耳

陛下以御門稍覺虛文懇乞斷然力行科臣所

西嘉隆疏抄卷二

一五七

請并開經筵日親經史儒臣朗誦問答務講

求保愛精神養心致治之法退居

乾清早晚尤以尚書并大學衍義娛目養心或即

少屏左右端坐凝神儼然對越

上帝務希臧幸御後宮之期則

陛下精神日強將萬萬年無疆惟壽豈但

朝政不勞而已哉

陛下感天業於此將日隆矣先臣王守仁所謂養

德養身只是一事非虛語也若

陛下應有免朝之日直示臣下某日暫以某事免

朝若

陛下出御太早果難只宜欽定日出為度昔周改

不綱而視朝無一定之限或失太早或失遲暮

詩人諷之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

夙則暮蓋言狂夫尚不敢越折柳之限而人君

何可越日出之限哉是故一有定期則

陛下慣習將自有不覺其勞者矣矧

陛下聰明仁儉中外傾仰有年茲必不以

朝政為勞而恒以宴安近幸為戒臣固謂

陛下下一釋服抑哀之後未有不勵政事近儒臣悅聖

學親經史者也伏乞

陛下鑒近日之免朝知臣民之屬望奉惟天下

西嘉隆疏抄卷二

一五八

太平為念惟聖體保全為心體天之行健

以御門御便殿御經史勤政勤學為

聖功奮天之乾綱以讀書靜心養性不溺於宴安

近幸為聖德體天之光明下濟以納諫諍

辨賢邪慎賞罰真意流通於臣下為

聖治此只在陛下斷然有為不時召見咨訪若古

聖帝明王之華寧及者則百官政事可以允

登四海生靈可以永安九夷八蠻可以歸化而

天地宗廟之付托可永保於萬萬年矣

隆慶元年正月十五日奉

聖旨這所言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刑部郎中臣管律謹

題為獻愚忠思禪

聖政事臣謹按三代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緣古無專諫之官故乘時布令以速天下之言
俾民隱上達王化旁通是以治隆俗美良有由
然今

陛下負堯舜之資居堯舜之位任喉舌以公卿寄耳
目以臺諫委腹心以近貴託藩屏以世勲

恭儉求治於今五年夫何海內多屯平康未覩臣
仰窺

八書隆慶抄卷二

一先

陛下必有勤於宵旰而未遑逸也但此者

陛下以大禮未定其心尚有拳拳未釋者今

世廟成而純孝之心盡矣當此歲運更新之初正乃

順序為政之際臣濫冒言官既有督說不忍堅

守口之戒不為

陛下獻焉臣聞為政有術要在擇人故伏羲畫卦以

內君子外小人為泰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故

曰泰曰否係乎人之賢否關乎國之盛衰歷漢

唐宋之興替未有不出乎此者臣願

陛下謹于任用務量才度德勿昵匪人博訪旁求勿

狎近嬖如此則 尊德庇民捷於影響嘉靖之

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聞天地

閉而萬物否上下交而德業成是以政事之興

蓋本于君臣之協也君臣弗協則上猜下忌縉

紳有識之徒必懷鼎穴長往之思矣百揆庶務

誰與輔之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臣願

陛下推公愛以體群情察厚誣以防讒間如此則精

白敬應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

臣豈信之乎臣又聞國之綱紀存乎賞罰聖帝

明王賞不避仇罰行自近故曰人主御天下貴

無私也蓋私則啓驕驕則強強則橫橫則不可

制矣是豈 社稷之福臣願

八書隆慶抄卷二

一平

陛下賞功勿使濫於所養罰罪勿使脫於苞苴如此

則趨善遠惡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

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聞王言惟作命發乎通

而見乎遠四夷之所親望萬姓之所信從出其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一言以利天下其

機如此可不謹歟臣願

陛下于批荅之間亮事情之可否審關係之重輕務

詞與事宜事與理合如此則率作興事捷於影

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

又聞后從諫則聖蓋人君一身獨任天下之責

深居九重之中民情世事易於壅蔽故曰匹夫

匹婦不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是以方今之制封豕秦舉正欺蔽責之給事中激濁揚清肅察度費之監察御史

祖宗以來惟恐諫官依違乖職故常丁寧諭之臣願陛下虛懷納聽隱其短而用其長原其狂而亮其直如此則輸誠布悃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尉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以遠方一介之士誤蒙擢用惓惓盡心以事

陛下者唯此五聞也是五者竟能之故黎民於變舜能之故萬邦作乂禹能之故不距朕行湯武能之故兆民允殖四海永清今之望

嘉靖四年閏十二月十六日奉

聖旨

陛下為二帝三王使中興之業增多於

太祖高皇帝開創之績者中外華夷同是心而罔間也

陛下豈肯自遜之乎如臣言可采乞於

萬機之暇賜清夜之思融會

聖心而達之政事可也如直委以該衙門知道固非

臣寸草之心矣臣無任懇仰之至

嘉靖四年閏十二月十六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傅孟春謹

題為因事納忠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清化源以裕國用事臣聞天下

之化始於閨門人君之德成於恭儉故虞舜克諧二女必先於民財之阜成湯不邇聲色尤謹平貨利之殖古之聖帝明王所以維持國本宣暢化原而綿雍熙之業者端不外是仰惟

皇上睿資天縱洞照理欲之機儉德性成克慎奢靡之習天下臣民莫不引領傾心日望

治化之成本月十一日禮部接出

聖諭祖宗之制官中設六尚預教以請書使稍知禮

嘉靖四年閏十二月十六日奉

聖旨

法茲已缺少着照例選民間女子年十一歲以

上十六歲以下者三百人進入禮部知道欽此

欽遵夫六尚之員既缺則選納之制當遵

陛下乃於從吉之後方為此舉是誠動中典禮益昭

盛德之至部臣仰體德意亦既遴選以進夫供役

於內數百人足矣使新者既入而舊者不少矜

放竊恐幽閑之怨上干和氣女謁之盛適召災

沴非所以增宮闈之福也如蒙

勅下各宮量減三百移其廩費以養今日之所進者

庶乎人不必加而使令足費不必增而財用裕

一以消怨曠之氣一以省宮掖之費所以疑

天和而遂百福者端在是矣本月十八日續議
戶部接出

聖諭取銀三十萬兩來欽此

陛下富有四海則府庫之財皆

陛下之財取之固無不可然王制曰天子不言有無

以其總制邦用出納貨財者戶部之責也今竭

四方之財以輸戶部竭戶部之財以輸各邊計

歲用之缺乏者百六十萬是財用之不足莫有

甚於此時也今日一朝而取三十萬兩臣誠不

知其將安用之縱令事合給用亦乞

勅下該部量入為出不必取入 宮中以增

內帑之冗耗昔

太祖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遠

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

而不厭明明

祖訓真萬世之龜鑑臣仰窺

聖德仁明恭儉固能恪遵 祖訓但恐左右之人或

以聲色貨利獻諛希寵者伏乞

皇上勉崇儉德益敦化源 念宮殿之當飭下之體

部卜吉戒期還 皇后於宮中以理陰教以心

六官之表率或新選既備舊役有餘乞

降詔旨稍令減放以遂物性思財用之當節下

部核其舊額出入之數與今昔盈縮之由釐
會計實錄上歷

宸覽廣集群議講求其理財之要以紓

國計之縮遇有經費悉下戶部出納不必取而用

之以滋冗靡庶

宮壺之化以肅而協氣流通出納之數可稽而取

用有節將媿美帝舜邁德商湯不難矣臣無任

戰慄懇祈之至

隆慶三年四月二十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臣王時舉謹

題為受言崇儉以光

聖德以隆治安事臣近親邸報吏部一本恭遇

大祀感激愚衷敬獻祈

天永命十劄備 睿採飭臣工以隆萬世治安事覆

戶科都給事中魏時亮等奏原任給事中石星

遇缺推用奉

聖旨石星如何起用姑且都不究戶科都給事中魏

時亮等一本懇乞

聖明仰崇節儉憫恤民窮事內奏傳寶珍玩寶石奉

聖旨內庫缺珍寶着戶部買來進用如何這等說

姑不究談衙門知道欽此臣竊惟寶忠直者治

之機

皇上則放逐之雖言官薦之而不從寶珠玉者治之

嘉

皇上則薦好之雖言官諫之而不止是一事之好惡

雖微而關乎世道之隆汙者甚大一時之從違

雖輕而垂乎萬世之觀戒者甚重臣待罪言官

惡得無論臣嘗觀唐太宗退朝謂長孫后曰魏

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賀曰妾聞主明臣直

今魏徵直由

陛下之明故也太宗悅之夫以太宗勉強納諫晚年

猶有廷辱之疑賴賢后之言而悟甚矣受言之

難也

皇上臨御之初召用建言諸臣歿者則恤錄之度越

太宗遠矣乃今獨不容直臣之諫豈不欲以

明主自居乎臣知

皇上必不為也又觀唐玄宗初年以風俗侈靡將珠

玉繡錦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

繡及後在位日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焉

夫以玄宗能自刻勵晚節猶以奢敗識者謂之

鮮克有終甚矣崇儉之難也

皇上登極之詔凡織造採買悉皆停罷超越玄宗遠

矣今乃獨不禁珠寶之進豈不欲以節儉自勵

乎臣知

皇上必不為也又觀戰國時齊威王魏惠王會田于

郊惠王曰寡人國雖小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

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

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有四臣者將照

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夫威王乃戰

國中材之主猶知所寶在此而不在彼况

皇上天縱之聖登三邁五顧肯居齊威之下哉臣又

知

皇上必不為也夫此三者

皇上之所必不為乃今言官薦之而不從諫之而不止者臣知其故也

皇上之意豈不以為人臣食君之祿不當言其之過吾以至尊之威雖盡箝天下之口無不可言者殊不知君不自明兼聽則明亦不自暗偏聽則暗故古之人君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樹進善之旌導之使諫用其言而顯其身猶恐其人之不言而過失之未聞也况震之以威乎今

皇上之所逐者不過石星一人而已不足慮也然在朝之臣鑒石星之轍而以言為諱者所當慮也脂膏之習既勝骨髓之氣潛消甚至大臣持祿

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其為孽蔽之患不既深乎

皇上之意又以為人君以一人治天下當以天下奉一人吾以四海之富雖盡收天下之珍無不可者殊不知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示後故古之人君捐金於山投璧於谷沉珠於淵惡衣非食敦朴以為天下先猶恐其令之不從而淳風之或漓也况導之以侈乎今

皇上之所好者不過珍寶之微而已不足戒也然天下之人從

皇上之好而以侈相尚者所當戒也競靡之念或彰

黷貨之風愈熾甚之卿大夫皆徇利以寶家士庶人皆徇利以寶身其啓交征之患不既大乎臣故曰開治道之隆汙垂萬世之勸戒者此也伏望

皇上恢張 聖德俯察狂言石星陸鳳儀等言雖逆耳心則效忠誠為圭璋之器亟行起用以復其官思珍珠寶石等塞不可衣饑不可食徒為觀美之具亟行停寶以杜其侈庶言路開而善道日開儉德崇而淳化益隆矣隆慶三年四月初六日奉

聖旨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二

六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蕭廩謹

題爲披瀝愚忠懇乞

聖明培養無疆 景命事臣近者恭聞閏二月內

聖躬偶爾違和臣子之心雖在千萬里之外不勝震

懼隨又接到閏二月十五日邸報奉

聖旨朕比昨少安臣子之心雖在千萬里之外不勝

欣躍匪但愚臣之心如此一時大小官僚遠邇

黎庶之心莫不如此誠以 皇上一身仰爲

天地神祇之主宰俯爲華夷億兆之 君師上承

二祖 八宗之鴻基下啓萬萬世 聖子 神孫之

大統 聖躬萬年有慶則俯仰上下俱有萬年

嘉慶御批卷三

天元

之慶一日未安則俯仰上下均鮮一日之安其

爲關係莫罄名言故凡臣子之心自有所不能

已也以臣子懸切之心自不能已仰惟

皇上慎重之心自越常情而凡所以 養壽命之原

而對俯仰上下之望者寧俟臣子之言又寧俟

臣愚千萬里之外之言哉然臣自元年以來每

從班行仰瞻 聖明壯盛冲穆之容竊喜以爲

聖壽億萬斯年之慶而伏觀六年間

緝熙時敏之學孰非 養德養身之功乃今

春秋益富正當 天體益克而側聞人言顧若少異

於前者臣誠不知何以也母亦

嘉慶御批卷三

七十

搃精者必力遠之以養夫

天體如一切取用採辦織造之類足以勞民傷財者

或悉停之以養夫

國脉則欲寡心清神凝氣定既以培

皇上景命於億萬年而物阜民安本固邦寧又以培

宗社於億萬世其此臣懇切祝願之惓誠亦四

海臣民懇切祝願之惓誠也臣干冒

威嚴恭俟斧鉞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萬曆六年閏二月題奉

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重

經筵以養

聖德事臣聞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若周

成王成王所以作聖者亦惟輔養之有道焉耳

是故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

則承弼之有人也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傳

之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則輔導之有方也日

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積累之有漸也故

成王用能嗣守文武大訓以篤周祜其輔養君

德以此也恭惟我

皇上春秋鼎盛睿知夙成日御經筵緝熙典學此

大有為之基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

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

陛下加之意焉而已所謂加意者無他惟在以周成

王為法而已臣待罪諫垣思效涓埃莫補崇深

夙夜思惟謹以切於經筵者三事條陳於左

伏惟

聖明裁察幸甚

計開

一講讀之官莫難於得賢古之君急於得賢也咨詢牧岳明揚側陋乃至假夢卜以求之

命講官臨文講誦無有隱諱如漢文帝以崇儉守法

聽言寬征而治成哀帝以溺酒色棄忠賢近

便佞任外戚而亡光武以崇儒納諫而興桓

靈以錮善類進小人而替隋煬帝以任刑罰

拒忠諫興土木窮征伐而滅唐太宗以任德

教納忠諫息營建寬征徭而盛玄宗初年任

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則治末年任李林甫

楊國忠則亂大要在一代之中其君如何而

治其君如何而亂一君之中其事如何致治

某事如何致亂下至閭閻艱難生民疾苦務

今詳究敷陳使治亂存亡之迹常觸於目儆

於心自然知所鑒戒中庸所謂好問好察執

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此之謂也

一學問之功莫貴於有恒切見

孝宗皇帝御經筵至十二月方纔傳免近年率以

十月傳免夫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日與聖賢

相對則道心常存而鑒戒企慕之心自生日

與賢士相親則敬心常存而誨誨砥直之語

時聞即此心而克之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

而合德

祖宗矣今天時尚未甚寒伏願不必傳免或別在
便殿溫和去處令講官日逐進講既得以調攝

聖躬又得以輔養 聖德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好學樂善崇儒重道之意出於天性非徒循故

事崇虛文而已大學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此之謂也

嘉靖四年十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翰林院編修臣湛若

泰為豫戒特述以謹君

澤恭遇

聖明繼極以人言起臣草

觀講官進講之時

聖容淵穆

聖德靜專臣豈勝

聖學緝熙之望過者以暑月官輟講事臣切憂之夫

人之心無所用則放有傲則存故廢於講學

則或繼以逸欲不可以豫戒也孟軻曰雖有

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

者也言人主不可以一日不親賢講學也書曰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夫聖狂遠矣乃

係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夫天下之事禁之

於未然者易救之於既末也難此臣所以日夜

念此至切也夫以大舜之聖其臣猶戒之罔遊

于逸罔淫于樂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官

是作晝夜頑頤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言雖聖不可以不念也不念則怠荒怠荒則傲

傲則慢遊慢遊則暴虐暴虐則朋淫而殄世夫

殄世極矣其殆起于一念不謹之微可不寒心

哉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首陳殷三宗周文

之無逸其後嗣王生則逸故享年有永有永
繼自今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逸
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言不可不
念勤卹戒遊逸以永命也夫不惟勤卹是念則
觀逸遊田之事與觀逸遊田之事與則耽樂之
心勝故下絕於民也上逆於天也夫天民邈矣
其弗訓弗順乃生於一念逸欲之微可不寒心
武臣謂

陛下今雖未御 經筵日講然而憂勤之念兢業之
心蓋不可以寒暑間者臣願

聖明於一日之間以端居靜思為本以溫習求為

嘉靖錄抄卷三

一六

業以敬親事天為職分以勤政親賢為急務廢
處操存體認天理俾此心無異於 經筵日講
之時稍萌逸欲即為禁止舊德老臣如大學士
楊廷和等新起宿望如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
書林俊等及九卿大臣時 賜召問以興其廢
王畏相之心尤擇內臣之老成忠厚者俾給侍
左右以取其旦夕承弼之益外則有輔相之賢
內則有侍從之正出則有正學之程入則有遊
息之規謹十寒之戒遵克念之訓存敬戒之心
屬無逸之教法天不息與時偕行則其德成而
萬化理矣臣職在於以經 勸 聖學以德業

禪 人主故不容不言記曰畜君何尤畜君者
好君也實臣愚之心伏乞

聖明留意覽臣所奏根本重事存置座隅為天下力
行之臣不勝犬馬之願

嘉靖元年六月初九日奏奉

聖旨這本所言豫戒遊逸召問大臣并擇內臣中老
成忠厚的給侍左右朕已知道了

嘉靖錄抄卷三

一七

刑科左給事中臣張紳謹

題為遵成法革弊政以培國脉事臣聞之稽考古
一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伏惟我
皇上英資神斷冠絕古今登極以來夙夜憂勤不憚
興革思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盛海內臣工皆有以仰窺

陛下通遵祖武盛心矣節該都御史何孟春及科道
等官徐景嵩汪淵盧璠楊銓王秀等各題欲將
各處腹裏鎮守內臣通行查革以靖地方節奉
欽依或推蕪靜老成的去查照舊旨行或謂鎮守繫

是舊規或謂這所言與成法有違因循牽制不

欲變更臣竊揆

聖意非謂鎮守內臣之設真可恃以保我子孫黎民

也特以左右之人交謹合譟皆曰此

祖宗舊制也載之會典而可稽

陛下亦曰此

祖宗舊制也行之累朝而未改踵訛襲非不以為

異不知所勝固者

景皇帝之弊法而非我

太祖

太宗之貽謀也夫

寒祖之時內官不得與外事諸司與內官文移不得

往來其為檢柅之法不可尚已永樂之初我

太宗皇帝乃命三四內官鎮守遼東開元及山西等

處蓋專為隄備邊徼畿察非常而設至於腹裏

地方或遇有事其鎮守之任或以公侯伯都督

之武臣或以尚書侍郎少卿之文職事寧之日

仍取回京所以為萬世計者蓋已不遺餘力矣

及正統之末權闢誤國遂致我

英宗皇帝漠北之征

景皇帝以邸王監國尋據大位天步艱難所在盜賊

蜂起於是福建浙江山東四川等處始命無以

內官為鎮守而易文職以巡撫之名隨該山東

右布政裴綸奏稱山東為畿輔之邦勅遣內

官唐廣鎮守其地緣山東難同邊徼見有右都

御史洪英在彼巡撫督同都布按三司常川操

練軍士保固城池乞勅從長計議凡非邊境

有巡撫官員去處一體取回內臣無輕出之勞

有司免供應之擾景泰元年十月十九日奉

景皇帝聖旨內臣是朝廷家人去年各處賊寇生發

人民流散因此每布政司按察司差一箇人鎮

守但有緊急事務着他來說如今這廝不知去

何意擅要取回好生無理都察院便行文書去

着他從實面將話來臣飾詞撫拾不饒又該刑科都給事中林聰等奏稱也先雖悔過而攝臣群盜雖畏威而敘迹然狼子野心情偽難保未可遽以為安而即罷巡撫鎮守之任今裴綸因見瘡痍甫定輒要將內臣取回獨留大臣巡撫皇上不即加誅令其回話但恐跟隨人等中間冒名目需索供應生事害人者難保必無伏望

特賜戒飭俾之謹守法度嚴加約束其鎮守官員候事安民安之日另行處置景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題奉

景皇帝聖旨去歲人民不得寧息因此差內外官員

嘉慶通志卷三

二十

各處巡撫鎮守撫恤他每着安生樂業如今也有不才的縱容跟隨之人科害軍民有之都察院便行文書各處巡撫御史按察司官體訪果有此等之人應拏問的便拏問照例發落應奏請的奏來慶治夫由前之旨觀之殆與縱虎出柙操縱殺人者無異由後之旨觀之是知兄臂之不可終而姑勸以徐徐知鄰難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善守

祖宗之法者固未有不計天下之利害不惜事體之是非輕徇左右率意自遂如

景皇帝之舉動者也臣惟

景皇帝之時舒良王文之徒表裏用事政以賄

復忌憚其前項內臣固無可單之時矣及我

英皇復辟紀綱一新重以吉祥石亨侍寵招權獨留

此弊政以濟其惡日復一日遂為故常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提一旅之衆建萬世之業我

太宗文皇帝轉戰五載弘靖萬邦其艱難險阻悉以

備嘗而所以為

聖子神孫之圖者周思曲慮無不詳盡使內臣有

益人國果可以鎮守腹裏地方臣知我

太祖

太宗當先為之矣而又何假於

嘉慶通志卷三

二十一

景皇帝之手耶臣伏讀天順元年我

英宗皇帝復登寶位之詔有庶弟郕王杜絕諫諍失

德良多之語綸音載頒天下後世所共聞知

則

景皇帝數年之紀綱與其一時一事之指揮偏頗謬

戾宜無是法者茲顧舍我

太祖

太宗萬世無弊之法而於

景皇帝法之乃謂業已持久不復改為不亦乖舛之

甚耶夫

景皇帝原旨謂內臣朝廷家人但有乖謬着他來說

其言似是而實非乃無益而多損只如往歲震
濤之變逆節方萌預發其姦者按察副使胡世
寧也及狀已熾戡定其亂者巡撫南贛都御史
王守仁也而鎮守江西太監王宏先事不能告
密於京師臨時竟甘為之降虜則所謂有事來
說之云其終之恃耶夫太平則坐一省以毒

朝廷之生靈遇變則懷顧望以孤

朝廷之委托是鎮守內臣之設不惟冗長無名而

適以為奸雄之資固愚臣之所未解者也頃來

各處鎮守內臣革面革心不敢過作臣固知

陛下聖智神武以大馬用人羈縻銜勒無復狂逸奔

嘉靖疏抄卷三

十三

踴之慮然縛窮奇之腹而欲其不淪箱竊脂之

口而使之不肉區區之私竊恐其可制於一時

而難保於他日此愚臣所以不識忌諱而肆為

狂瞽之言也夫漢高畫一之法變於孝武而復

於孝宣然後有吏稱民安之效宋室忠厚之規

變於神宗而復於元祐然後成旋乾轉坤之功

今日承先朝大壞極敝之餘所在黔黎困窮已極

重以災異迭出邊檄交馳此正

陛下痛革靈政以迓天休扶植凋瘵以培國脉之日

也伏望仰思

太祖

太宗成憲之良俯察

景皇帝立法之弊及檢省前後臣僚紛紛不已之論

勅下該部集議通將前項地方應革鎮守內臣逐一

查革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舊他日書之史策曰革鎮守內臣自

陛下始蓋直是以追配二帝而邁迹成王矣顧不偉

歟臣自分此言一出未免為

陛下左右所不喜然失今不言為國家異日之遺恨

愚臣負國之罪將無所逃矣干冒

天威無任殞越待罪之至

嘉靖疏抄卷三

十三

嘉靖元年十月十九日題奉

聖旨

雲南等道掌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臣江良貴

題為率舊章以光

政事切惟君人之道法祖為先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言人君能遵先王之舊章成憲則事可以免過而無愆矣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奉奉以法

祖為心新例盡革舊規即詩書遵舊章成憲之意也天下臣民方切仰賴夫何近日以來事非舊制者亦或有之本月初九日該河南道試監

察御史秦武侍班接出都察院原送司禮監甲信揭帖一本面帖淨紙一片寫司禮監奏知緣由奉有

聖旨吳良善等免提問着司禮監奏請發落欽此當即送刑科執稱原無揭帖 旨意不肯收受送雲南道呈繳臣除將揭帖具呈本院奏繳外切以 旨意批於題本奏本舊制也於司禮監非舊制也奏本題本送該科抄出舊制也揭帖徑送該道非舊制也事出異常人皆駭愕以為皇上為一內豎輟更舊制而曲全之殆與即位之初奉奉復舊之心有間矣且王言如絲其出如

王者之所以風動四方奔走天下者言也言一出堅金石信四時有不可得而易者矣所以為王者之言也若朝發而夕敗前是而後非踐言君子且不為而謂王者為之乎且以吳良善等論之一姦邪小豎耳當錄收放錢糧又不奉公守法恣意侵剝蠹國害人既該同事人負舉發已經節奉 欽依提問却又撫拾虛詞誤惑聖聽今日奉 旨提問明日奉 旨免提諸司何以信從法度何以執守夫提問者至公之法免提者幹旋之私

陛下何惜數有罪內豎反更 明旨而廢此公法武乞念 宮中府中均為一體前 旨後 旨莫使異同仍 勅司禮監將吳良善等早送法司問理更乞今後止是奏題本應批 旨悉付該科該科抄出其揭帖之類不該奉 旨者萬無輕批徑發 明旨既出斷在必行不復更易則公道明而奸弊息舊規復而新政光矣

嘉靖元年三月十三日奉

聖旨這事累經發落了如何入來奏擾該衙門知道

詹事府掌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霍韜謹

奏為陳

聖制以禪至治事竊見魏相在漢屢陳先朝故事以禪時政宣帝悉舉行焉漢治興隆蓋嗣世賢君恒法式

祖宗而輔世大臣恒率由舊章惟奸臣暗君乃陰壞成憲且凡創業之君其自立甚艱故為慮甚遠其洞察物情甚熟故立法甚精惟其立法甚精故律下甚嚴惟其律下甚嚴故臣下多不便此雖不敢顯毀舊典而陰壞暗廢日消月磨

祖宗綱紀遂蕩焉無存不幸奸臣淺智用事當權遂

敢肆恣無忌號於人曰

祖宗之法乃草昧之初權宜之制也非治平之時所

宜用也此言出而天下惑矣真謂

祖宗誠不足法矣故凡暗廢

祖宗之法者皆亂臣賊子之類也且漢高帝御戎馬

定天下凡五年在位十二年謂庶事草創猶可

言也自今觀之漢之嗣君規模器局卒莫有過

高帝者則漢人輕議高祖者罪已不可赦矣矧

我

太祖皇帝以二十年勤勞乃定天下以三十餘年

御極乃定治體凡立法度俱精思屢年所以為萬世

慮者至周備矣惟宣德正統以後遂漸廢壞循至邇年則

太祖之法所存者蓋無幾矣夫不復

太祖之法而可以致隆平者未之聞也故今有言

太祖之法難行者非愚則奸其遷延退托不肯奉行

者即不忠之首也

陛下欲知群臣忠邪察此足以定之矣

太祖舊章臣未得悉陳謹錄一二切于時政者及近年行令有合于

太祖者為例以獻伏望 勅下該部次第舉行仍

查臣所未舉者以漸修復即圖治致理之大端

也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劉澹謹

題為點紛更率舊章以隆治化事仰見

陛下玄默澹泊恭儉仁孝真大有為之主也內外臣

工不祇仰副 德意奉揚 仁政

陛下好鎮靜而導之以紛更

陛下法祖宗而盡之以自用少識治體者未嘗不寒

心也臣待罪言官義不容默請為

陛下言之在昔守成之君力致太平榮華後世者未

始不由法

祖宗之舊守畫一之規傳說聖人也告高宗曰監于

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周公告成王無逸七月之

虞書隆範抄卷三

二十八

篇尤愷愷法祖之意人臣之忠如傳說周公亦

止矣嗣王之賢如高宗成王亦已矣聖王賢臣

明良都俞舉不越此而今之言事者輒欲獨亂

成法動搖 國是謂之何哉臣嘗原其心矣大

率為已謀非忠於

陛下奸回詭譎者假之以濟私積忿蓄怨者因之以

洩怒逞僻固執者則又不達時宜而強為荒道

支離之說以欺世誣人紛紛藉藉殆無寧日

陛下即位于今五六年矣宵衣旰食欲隆唐虞之治

天下企足翹首想望太平之休卒不聞一 謹言

嘉論裨益新治今日某人建白明日某人建白

今日廷臣會議明日廷臣會議止數年之間所

以議論繁無而成功無聞民瘼不瘳而化理愈

滯非

陛下之失臣等之罪也昔邵雍聞杜鵑而知變法之

禍後神宗卒用王安石以亂天下其先見之知

睹于未萌如此今群邪彙進儉夫接迹恣放任

情肆然無忌

陛下非惟不之罪又從而聽之則小人復何所畏憚

我 朝法制經畫于

列聖者惟詳惟備盡善盡美但法既久不能無弊聽

其自至而莫為之所則非審時圖治之意坐視

虞書隆範抄卷三

二十九

小人播弄動搖何時底定又非 盛世之所宜

聞合無 勅下吏部申明變亂成法之條及奸

黨亂政之律布告中外今後究論時政者先查

某事舊規如何今日流弊如何如何可以祛宿

弊如何可以復原規敢有變亂紛更妄為建明

及援引

國初不可行之法與夫

祖宗偶為之事非純懿之典者許該衙門叅駁科道

官論劾等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為臣不忠者

之戒

陛下亦宜體道謙冲益 繼述非

祖宗之法言不言非

祖宗之法行不行則臣民幸甚

宗社幸甚謹題請

旨

嘉靖五年七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五年七月初十日奉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洪畢謹

題為正法守申令式以隆中興之治事臣聞繼

世而治天下不修

祖宗之法治不可得而致也欲修

祖宗之法不任賢智之士法不可得而修也治以法

致法以人立天下其果無人乎顧所以用之者

何如耳得其人矣守其法矣如此而不

祖宗其治者臣未之聞也洪惟

太祖高皇帝撫有天下稽古定制斟酌損益通變宜

民肝食宵衣垂三十載仁心義意洋溢於善政

善教之中直若精金美玉行諸萬世而無弊者

也

聖子神孫期于世守以永億萬年無疆之休夫何中

被群奸煽亂更變不常夷陵而至正德末年壞

亂極矣幸而

祖宗功德之在人心者未艾是以天命有歸肆命

陛下龍飛藩邸出繼離明即位一

詔汛掃奸弊之流恢復

祖宗之舊規模大備昭然如覩青天如循大道天下

臣民懽忻鼓舞皆謂

陛下將大有為而太平之治可以指日而待矣

即位以來昧爽視朝聖學圖治而又選用老成人

望布列庶位三公九卿率多 先朝者舊練達
方正之臣然而及今三年民困未甦流亡未
災異未息刑罰未清士論未明

國是未定盜賊滋熾風俗日偷夫以宜治而久不
治者何也臣愚以為

祖宗之法未修也

祖宗立法之意未明也夫自正統以來

國步多艱奸臣誤

國舊章成憲率意變更樹黨招權巧立名色

祖宗之法非不昭然在也得其名者已非其實有其

職者或無其權妄增濫設愈變愈多加以

嘉隆錄卷三

二十三

累朝補偏救弊之政屢有將移急功新進之徒只謀

近利條格雜冗事例繁多欲便已私隨意援引

一有論駁則曰此

先朝之制也此其人奏

准之例也以之而惑

聖聽以之而排衆議

陛下將伊誰適從乎方今天下之事臣未暇悉舉姑

以其人者言之

陛下今日之法果皆

祖宗之舊已乎昔年弊政豈皆盡去已乎職任之外

別置所司傳奉之徒未盡去官將之未終也

子拉莊田與民爭利無名之見倍於正供賦役

之未修也下多積上卑多踰守一食百金一費

百萬風俗之未修也軍士驕傲尺籍罔憑鼠耗

狗偷禽儲之絕軍政之未修也水行陸挽動費

千夫過山折乾巧於需索驛傳之未修也條例

浩繁迄無定主生死出入隨所愛憎刑名之未

修也倖臣累宅僭擬王者名山大地半入緇流

建置之未修也凡若此者皆天下之所扼腕嘆

息而莫之奈何也

陛下亦嘗考諸

太祖

嘉隆錄卷三

二十三

太宗之時曾何有是乎今之二三大臣雖皆在位然

但使之循常供職例以奉

命為賢此殆孟子所謂好臣其說教者也雖有才美

亦將無以自見况其年皆六十有奇西山暮暮

來日將無幾矣

陛下春秋鼎盛政務倥傯治效未臻老成將盡

朝無人焉誰與其理可不及而為先事圖乎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玉綢繆繭言修

政當及時也且我

朝自洪武以來百五十年矣

國祚中微

陛下入承大統實為中興再造之主正當及時追
復舊章修明

太祖

太宗之業以新天下耳目以一天下心志而顧可以
無事自委乎當此可為而不為此臣所以鬱結
而長歎也伏願

陛下不以微臣之言為不可行而以

祖宗之法為必可復遴選三公九卿之中有賢良方
正識達治體者特加眷注使之披瀝肝膽各
盡所見備將今日內外官制職掌倉儲錢糧賦
役禮制風俗軍政驛遞刑名造作之類逐一議

嘉慶通志卷三

二十四

擬何者為

祖宗之法何者非

祖宗之法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何者行於今而不
戾於古何者宜於古而不宜於今繁則刪之冗
則去之害則除之善則復之務求於理而致於
道毋避忌諱毋阻權豪毋以先朝之所未嘗
行者為拘毋以耳目之所習聞者為是隨條論
列纂成中興令典進呈

陛下揭諸廊廡日賜睿覽校正每遇

經筵之日復與諸臣面訂可否務求至當永為不易
之規頒行中外使各臣工循此而行若有法外

生事必罪無赦如此則天下之政出於一而凡
奸巧之徒無由而得紊亂

聖聽

陛下千萬幾應答亦將自有一定之見而非奸巧之
徒所能惑矣上下一心君臣同德

太祖

太宗之治寧不復見於今日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願

陛下留意焉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悚懼之至

嘉靖二年三月十八日題次日奉

嘉慶通志卷三

二十五

聖旨該衙門知道

貴州道監察御史臣周冕謹

題為懇乞

聖斷早 命東宮出閣講學以養

聖功以端國本事臣備員言官待罪無補晝夜孜孜

求為建論思以仰禪

聖政萬一不敢顧忌心至切也但才識凡庸無遠者

大者雖有縷縷不足瀆 聞臣伏覩嘉靖二十

四年春我

皇上渙發綸音欲行

皇太子 裕王 量主冠讀禮內外臣工不勝欣躍

以禮臣不能仰承 德意妄有所議是以中止

嘉靖朝抄卷三

三六

臣嘗聞漢臣賈誼保傳篇有曰天下之本係於

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教論選左右又曰教得

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後世

莫不首舉以為定論蓋古昔王者之教子未生

則有胎教既生則有保傅襁褓之教及其有識

則有詩書禮樂之教如拘以為學之年歲不同

是蓋不達時宜之論至於禮節繁多為言者坐

畏難苟安之故習也豈萬世不易之道哉惟

皇太子誕生岐嶷之盾得於天成是以克繼克以

繼舜似若無待於教也臣切思

呈上天縱之聖龍飛 藩邸人倫物理罔不周

如意於二帝三王之學遜志時敏無時豫怠矧

皇太子生長 春宮之中闕遠

天顏不得行問安視膳之禮而事親之道誰則陳之

不得接士大夫於左右而臨下之體誰則啓之

不得聞稼穡之艱難而祈其無逸之言誰則告

之不得見閭閻之疾苦而祈寒暑雨之怨咨誰

則聞之使不及時為學禮樂名物何自而知治

亂興亡何自而識君子小人何自而辨與其日

處于深宮孰若 文華殿之清嚴與其日侍以

宦官孰若士大夫之為師與其日逸於休養孰

若詩書禮樂之為薰陶此蒙以養正之功在今

嘉靖朝抄卷三

一七

日所不可一日緩者矣且古者人生八歲自王

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以收其放

心及其十有五歲皆入大學以養其德性况

皇太子之年有以過小學之期而將近入大學之時

乎然重

太子所以重

宗廟社稷也教

太子所以教天下萬世也蚤一日之教則天性之明

蚤開一日非獨臣之願也臣愚伏望

聖明思

祖宗之業

皇太子繼之天下之大

皇太子理之億萬年之統緒

皇太子繫之蚤舉 昭代之儀以降

聖朝之典博選天下之有道義多聞孝弟忠良之士

朝夕與居使之日陳正道日講正言日行正事

其前後左右侍御僕從必選小心端恪之人至

於裕王 景王冠讀禮亦並舉行而所以為

之擇師儒以輔之者亦必極一時之選如此則

聖功可養國本可端本支百世宜君宜王億萬年有

道之長端在是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

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賜

聖裁臣不勝拳拳懇祈隕越之至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具本二十八日

奉

聖旨這典禮原自上出非外事建白周冕這廝輕妄

擅瀆且從寬降雜職極邊處用再有這等加治

該衙門知道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修撰臣羅洪先謹
題為早舉

東宮朝儀以備典禮事臣聞自古聖王之貽謀也

未始不以禮為防而其禮之行也又皆究微隱

以周其慮蓋於辨等威防漸習雖節目至細動

舉至暫其關係至大而可久者尤不敢忽蓋所

以為天下萬世而非以自私也臣伏觀

皇天眷佑 前耀揚輝

陛下深惟古典早建儲宮已嘗下 詔覃恩四方矣

而慎選官寮備輔導以隆治制天下皆仰知

陛下此舉至公至明所以定大計而消覬覦為慮至

深且遠也獨於 令節上 箋之禮少遲以歲

月者意者以 玉體未充而又持以謙抑耶夫

人情之不容已者即禮之所由生今天下荷

陛下覆育者已二十年有位者皆出拔置而有知者

皆由涵濡而與之成而又屢被 霑濡之恩正

思所以報稱而莫為之圖者及聞 儲宮之建

又二年矣使其徒仰法制之隆而未覩威儀之

盛亦何以一其觀聽作其忠愛而使之不倦哉

臣謂竭股肱之力致保護之誠天下臣民與臣

殊責至於望
光榮盛美而罄私願者其心則一而已竊以明

正當天下臣儒朝 觀試之期而元日又為
二始之吉欲乞

聖裁即于是日候 奉天殿 禮既成請

皇太子出御 文華殿受朝 如儀臣思是時內自

一 裁旬外達邊鄙上計之 下及蠻夷君長雕題

左衽之酋凡奉正朔而 主者皆得舞鵲

庭揮必自慶以為朝 親 且得見吾

君之子也儒生學士稱說仁 者莫不失初服而篤

忠貞必其自慶相與謳 吾

君之子是禮雖止於拜稽而 則可以萃群情可以

塞眾望可以昭大義不 一宮禁而關四海不

逾頃刻而垂萬萬年無 之休是豈區區節目

舉動而已哉或疑未告 廟而臨臣民與禮不

應臣請暫於 奉天殿 禮或即代

告自可通誠蓋推

祖考之愛有甚於子孫之敬而繁文在可畧矣或疑

虞質和粹不宜遠離阿保臣 擇左右慣習之人委

之扈從重裘累茵周帷 慢戴日而出繼

陛下而行亦自與深宮不異又 先血氣得動盪而益

舒智識由習熟而漸廣其 狂言節不無相宜至

於出 閣講讀自有常期 不敢預演此正所謂

禮之權也 青恪跪采錄 既斯備凡列

几案之規旌羽節蓋之華其職掌有常員而藏

收有常處也乞 勅所司及時督造仍查內外

執事侍班員缺從公推補務在得人不得具位

至於周盧之士虎賁之威亦望嚴擇然後任使

是不特取其膂力以壯羽衛實欲審其志意可

托干城蓋文物以昭數而 陛盾以飭威斯二

者又禮之微者也臣待罪宮寮職當引古誼以

贊助道術今觀典禮未備分不宜默惟

陛下亮其忠悃察其微隱而早斷之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題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三

南京禮部尚書臣翟銓等謹

奏為感

恩獻愚少裨 東宮聖學事臣等伏蒙

聖恩權補 東宮官寮 恩命下臨無任感激古人

蒙一飯之恩猶思效報

聖上特權臣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惠

比也臣等所以萬倍感激圖報無由也仰惟

皇太子今未出閣臣僚未得供職未得陳說文辭圖

以涵養虛實預培

聖功之基惟曰聞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默化習

與性成而已矣臣等又聞古者聖學經史箴誠

四書陰陽抄卷三

二十三

日陳作前於以維持身心無不備具進善之旌

誹謗之水朝夕飲聞善言益進則德日崇謗言

日聞則過日寡帝王樂求謗言何也圖以優進

聖域也臣等竊取古意繪為

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為一冊獻上 東宮殿下其

曰文王世子問安次二曰文王世子視膳願

皇太子大孝思文王也次三曰文王世子齒胃願

皇太子默契古聖王謙德也次四曰漢儒桓榮授經

見東漢猶存古風去隆代未遠也次五曰神光

茅茨土階願

皇太子知我

宣宗皇帝聖德上符神光也次六曰大禹菲飲食惡

衣服願

皇太子敦儉重典也次七曰大禹卑宮室力講孟願

皇太子之知聖王奮身勤民也次八曰周王稼穡艱

難願

皇太子默契帝王傳授心術也帝王知稼穡艱難乃

知小民之依不恣逸欲所以祈

天永命也次九曰周室后妃蠶織願

皇太子知帝王家法后妃任蠶織之勤乃知綺繡難

得不敢侈也次十曰宮中隙地種蔬願

皇太子知我

四書陰陽抄卷三

二十三

聖祖盛德同符堯禹也萬世太平之丕基也十一曰

西苑耕稼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卹民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舜禹也十二曰

西苑蠶桑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家法即成周家法也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

商王高宗訪道願

皇太子知帝王聖學也聖王務學誠實賢臣講學諄

切莫盛於高宗傳說萬世準極也是圖次先後

微意也伏願

皇上少垂

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冊或有少裨 東宮作聖之
資 勅下內侍謹厚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冊時
進

皇太子觀玩未用講解文義且觀圖象得意契悟自
深愈於講解之煩也臣等據事直辭無所忌諱
雖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盛節亦庶幾言無偽
飾欲

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樹誹謗不有專美於
前也又圖象惟繪大意於古人之服器制度俱
未精考神堯大禹高宗文王傳說又漢明帝垣

嘉慶御批卷三

二十四

榮或見裳或便服惟據聖賢圖象繪寫大畧未
敢謂自真也至於字畫惟儒士勞良相陳鈿按
書冊謄錄雖有差訛不敢洗補臣等演說誤謬
亦由學識膚淺所致臣等謹備陳罪狀伏乞

聖明察臣感激圖報之愚亮臣等獻芹之惻恕臣等
謬誤之故 宥臣等不識忌諱之戮

特賜侍內人員時送 東宮慶覽達臣等區區微誠
臣等不任懼罪屏伏戰慄之至

嘉靖十八年閏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霍韜鄒守益所進圖冊中間語多回隱意實微
借謗訕非人臣禮着禮部看了從實察來

禮科都給事中等官臣呂應祥等謹

題為乞

賜會選以候

聖斷以慎宮僚事臣恭逢

皇太子冊立該輔臣等官選擬詹事春坊等員吏部
題 請銓註間隨該科道等官先後論列選擬
非人仰

陛下高明洞燭各有處分或歸原職或今致仕中外
權服今各缺官已蒙

聖諭着吏部推補臣等待罪該科無所知識但請禮
有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又曰選天下端

嘉慶御批卷三

二十五

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故太子見正
事聞正言行正道近正人也以此觀之則今日
推補必有孝悌之行及能博聞今古然後為有
道之士可備禮樂之輔若漢唐宋以來輔翼非
人不足言矣獨嘆服我

先朝列聖之慎於擇人而未嘗限於所選也又嘆服
我

皇上 勅諭且不備負之見誠超越千古而與
列聖同一心也

成祖文皇帝問楊士奇曰汝今兼 東宮何官士奇
對曰左諭德

上曰吾嘗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忝 東宮官則成祖文皇帝所以倚輔翼 東宮者胡廣楊士奇二人而已又聞

仁祖皇帝擇 東宮講讀官尚書恭義等以侍郎儀智應 詔蓋以儀智道理明操守正雖老精神不衰是

仁宗皇帝所以倚輔翼 東宮者老成儀智一人而已及至

宣宗皇帝擇用官僚以兵部尚書張本燕太子賓客英宗皇帝擇用官僚以吳與弼為左春坊左諭德然以上諸臣考其出身或以歲貢或由學官或自

守令或從布衣蓋其在得孝悌博聞之才以備禮樂之輔然亦不過此數臣耳今

陛下且不備員之勅臣等仰見

陛下之心即

列聖之心也但今官僚方補而論劾紛至豈不以

太子天下之本官僚輔翼之臣然與茲選者未盡

皆孝悌有道術之士所以效忠於

陛下者不得不犯衆怒一言之爾今

陛下 勅吏部選補萬一選補之後衆心難服甲可

乙不再致人言臣等竊以 清明之朝師保之

選誠為榮盛之事而致使人心疑惑指摘納

之跡形於章奏傳布四方有碍觀聽故臣等思得今在京在外九卿總兵等官其職不過一事其治不過一方凡有員缺尚書會同九卿等衙門各官公同推選題 請點用况官僚

太子之輔甚關係天下國家之大伏願

陛下勅吏部照同推事例集各衙門官公同于

朝會 內閣輔臣將已補各官及各員缺應補之

人一一究度先之以孝悌次之以博聞有實行

顯著者方許疏名上請 點用庶幾合衆公於

下遵 聖斷於上則人心自定人言自息無之

世世以為選官僚之法真才可得矣再願

陛下勅會推各官不可推舉奔競之人蓋奔競者之

立心也隨時勢以為轉移人好利則進以利人

好名則加以名百計營求以快其欲遂其食而

後已少遇利害輒返而去望其納忠責其死報

不可得也今

陛下聖神文武默運化成其奔競者固無所容而

太子進德之始猶宜斥去此輩臣一得之愚上座

聖覽如可採納俯 賜施行豈惟臣民之幸實宗社

無疆之休也臣等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嘉靖十八年五月初五日題奉

聖旨這厮每既說所選官僚非人又說指摘醜跡不

欲形於疏奏又說本親之徒不宜用又不欲吏部司其事好生奸佞者而民科道官缺推補好的未著吏部知道

翰林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臣趙時春謹

題為乞舉正 東宮朝會禮儀備內外文武官寮以崇 國本以慰人心事臣伏觀

陛下以春秋鼎盛之年即預建

皇太子以奉承 宗社安慰臣庶大公至明計深遠慮萬世無疆之休熙洽之業也天下臣民曷勝幸甚維茲嘉靖二十年適庶官朝 觀之期多士賓興之歲恭惟

陛下雅穆端拱與

天無極

皇太子垂及陸齡濬皆滋茂正

天日重暉大明麗物之時天下臣民欣逢快觀之際也然而 東宮朝會禮儀之詳尚未脩舉

內庭近侍之屬衽衛府軍拱護之徒尚未選擇鸞駕法從物采威儀之美尚未張設甚非所以重

國本慰人心對揚 聖明垂統裕後之至者也臣謹按春秋孔子褒齊侯合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彼周王之事不足為

陛下道但先聖褒方伯率諸侯以尊君重統之義則可以為萬世法方今天下臣民嚮嚮之望豈不百倍於齊侯哉

下盛德謙抑未即渙綸音以示群臣也而臣職忝

官僚責在司經若復緘默不以 上請誰當為
陛下言之哉伏望 聖明俯賜採納如果臣言不謬
即乞 勅下各該衙門博考制度備具禮儀務
在豐美擇來歲正月上旬清吉之日禮官率中
外群臣以 奉天殿朝賀畢後即於
文華殿朝賀

皇太子臣又切思

皇太子庸哲冲粹其登與殿座起居周慎之防非臣

等外臣所能與伏望

陛下聖鑒親賜選擇謹厚忠實小心內臣即令帶

東宮職銜以事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

四十

皇太子務周且備其衛庭宿衛侍衛官員人役亦望
特勅所司定議施行及臣等官僚見缺太多存者至

少甚至少保掌府亦缺不補亦極知不足以奉

聖意塞眾望更乞

陛下博簡天下英賢端方直諒之人以充其任則天

下臣民不勝幸甚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題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翰林編脩兼右春坊右司諫臣唐順之謹
題為早定

東宮朝賀禮制以慰群情事臣聞古者豫建太子

所以重宗祀也太子既立則有臨蒞之位有朝

會之儀所以萃人心昭軌度也伏惟

陛下聖謨獨遠深為

宗社根本之重早立 東宮儲二之位以繫宇內之

心二載於茲矣曩以諸躬冲幼務存謙抑凡遇

歲時令節及千秋慶賀暫令進箋

內庭此皆禮出從權時將有待今

皇天迪保睿筭日昌雖龍德尚韜而麟安益茂至於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

四十二

米歲首春又當天下百官述職多士賓興衣冠

咸萃於

天都歡欣交通於萬國咸思望

元良濬哲岐嶷之光以思報

陛下曲成範圍之大德者其心寧有窮極哉而文華

受朝之儀缺而未講臣民稽首之誠抑而未伸

非所以彰

主器之殊尊答群心之屬望也臣愚伏望

陛下俯覽萬物作觀之誠大昭育震重暉之盛特

勅各該衙門凡 東宮朝會一應儀注早為詳訂繕

與使一應法物早為完繕

周慎豐美以

飾承章而登觀聽其

青宮內外侍從禁衛一應職屬早為擇補務求忠

謹端亮以專羽翼而資保護儀物既脩官聯既

備及茲正陽瑞端之辰蒼龍應律之候群臣請

奉天殿朝賀禮成即詣 文華殿朝賀

皇太子則離明之照成於兩作 前星之曜增光紫

極而內外官寮之衆四夷

朝貢之臣咸於快觀爭覲之餘興起其愛戴趨附

之忱各思恪共乃職以對揚

聖天子貽謀燕翼之休命者必自茲益雋矣臣愚不

勝惓惓祈望之至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

禮部看了來說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兵科給事中臣嚴用和謹

題為懇乞

聖明預教

儲闈以成

慈愛以昭 燕翼事臣伏睹

皇上臨御以來正

郊廟之禮尊

帝后之謚 大祭親承以事

天地 太學躬幸以崇 先師與夫 視朝聽政之

儀 經筵日講之典罔不次第舉行薄海內外

仰 倫制之兼盡觀 舊章之率由咸稽首歡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

呼思見德化之成可以媲美堯舜無難致矣其

尤有所宜舉而不宜或緩者孰有要于預教

儲闈一事乎我

皇上受 天眷命曩在潛邸

聖嗣早已篤生實惟 宗社無疆之祿 即位未幾

因禮官疏請

諭下內閣且先 賜名後行 冊立事則名正而

儲闈之分已定矣復因閣臣之請

千秋令節文武群臣致詞稱賀則分定而 儲闈

之禮已崇矣然以迄于今尚 冊立未行教法

未備

宸衷睿慮豈非以

皇子年尚冲幼

慈愛所鍾體念諄悉不欲遽勞以學者乎夫愛之必勞孔子所尚蒙以養正聖功必先昔周成幼在襁褓即已有教故能日就月將以緝熙于光明稽諸自古帝王孰有不以早建預教為先務者我

太祖以及

列聖率而行之視古猶有加焉若大本堂之建昭鑒錄文華寶鑑諸書無非為預教儲闡設也今

嘉慶御批卷三

四十四

皇子岐嶷妙質來春已及六齡正聰明日啟知識日長之時預教之圖甚在所宜舉而不宜或緩者况當

先帝小祥之後盛典方行既有以合禮制之時復值群臣

大朝之期宏規聿舉又有以係天下之望此臣愚夙積忠悃所以冒昧為

皇上陳之也伏願

遠遵古訓近法

祖宗

勅下該部擇日具儀上

請爰乘首春之候肇正

青宮之位蚤建而預教之俾內而百司庶府在

朝諸臣外而藩臬郡縣來朝諸臣相率稱

賀快睹

盛典豈不于

帝業有光也哉然教之固貴于預而輔之在得其人昔賈誼陳治安于漢有曰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蓋言輔導之官所係最重擇之不可不慎也故我太祖之諭詹同則曰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舉參用誠有見于此爾我

嘉慶御批卷三

四十五

皇上深宮法庭之中動靜語默孰非至教然日有萬幾豈遑時勤

訓迪其所以涵養夫氣質熏陶夫德性者豈非官僚之責乎于此不慎選以充則習與不正人居其何能淑必也選夫博聞有道端方正直之士以充賓客諭贊等官俾之朝夕與處講讀經書發明義理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無有不正以消其良知雜其善念矣至于內侍之中亦必擇有老成純謹忠厚小心者出入起居必隨以侍庶幾耳目可以不役逸豫可以不萌官府一體內外得人預教之道其庶幾乎又必

皇上于萬幾之暇常賜召問或視朝聽政有所得歟則

教之曰某事也如何行之方有濟于天下國家也否則鮮克濟矣或經筵日講有所得歟則

教之曰某書也如何體之方有益于身心治理也否則無所益矣夫人有不同則

教以如何而別其忠邪言有不一則教以如何而別其取舍蓋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而

蒙養既端斯聖修可至此臣愚復惓惓為皇上詳言之也伏乞

早賜採納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隆慶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

禮科都給事中臣張國彥謹

題為東宮出閣屆期懇乞

聖明特勅當事臣工亟求輔導機宜以端

大本以慰人心事照得隆慶三年該禮部題為懇請

東宮出閣讀書以端

膚養以崇國本事奉

聖旨年十齡來說欽此四年再請奉

聖旨年十齡來奏欽此臣等竊計來歲壬申

東宮妙筭正十齡矣雖備官行事尚有待乎新春

而輔導機宜不可不預定於今日蓋

皇太子一身關係最重上而

天命下而人心

宗廟社稷賴以靈長中國變夷賴以撫馭茲出閣

講學正天人界限作聖關頭從此不預定機宜

曲加培養而肩肩於儀章器數之末使聲歌玩

好陳於前紛華靡麗雜於後則規模一定游習

漸深後雖百計維持特不能挽其既定之心奪

其已成之習矣故自古明王聖帝必加意皇儲

而教導皇儲未有不先於慎始者然慎始之道

雖非一端要其實不過曰選賢以備其官忘分

以通其情久任以責其效三者盡而輔導之功

無餘蘊矣臣待罪諫科伏逢

君之位也所以理陽教以聽外治者胥此焉

后猶地也坤寧者則

后之位也所以理陰教以聽內治者胥此焉位義大

矣哉今

皇后母天下其位尊矣置諸別宮其處卑矣位尊而

處卑謂之拂經則必有乖戾抑鬱之憂廢之地

不得其位則水旱震騰之變於此乎召之天雖

有剛健之德其能獨運於上以底萬物之育乎

故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

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此之謂也

皇上之意以為

嘉隆疏抄卷三

四十八

皇后多疾移居別宮或可疾退不知

皇后之事

皇上也猶地之於天也地非天以為之帡幪則無以

安其靜正之貞

皇后非

皇上以為之瞻依則何以慰其坤順之懿睽違日深

抑鬱日甚疾將日劇況能退耶

皇上之意又以為待調理稍愈即還本宮殊不知

皇后之居宮中也猶地之居中央也地不可一日離

中央之位

皇上不可一日離中宮之中豈可以疾之增減為中

止於半部論語為之蓋正心誠意節用愛人即

二帝三王之能事畢矣何以多文為哉今

陛下選用 宮僚固必須文學之士而心術邪正入

品優劣則尤宜萬萬加謹者合無及今將應選

人員行令在京九卿科道各推舉老成練達正

直忠厚孝友溫良赤心報

國有道術者一二人不拘在

朝在野名位崇卑據實填註考語封送吏禮二部

會同館閣重臣從公類選精確擬定

青宮職銜會官題 請取自

上裁如此則甄別薦舉一出至公而碩輔真才計時

嘉隆疏抄卷三

四十九

可得矣又惟簡拔才賢固當極一時之選而拘

舉未破非所以聯

上下之交三代以降雖輔導各殊而太子之於宮僚

罔不情意浹洽故有卧則同榻行則參乘交如

布衣相呼以字者豈過為謙屈如此哉蓋天子

之子榮貴已極不患身不尊顯不患人不敬承

所患者忠言不入於耳善念不萌於心不知祖

宗創業之艱難不知四方之可懼不知閭閻

閭徵役之苦不知疆場戰鬪之危與夫一切欺

蔽逢迎儉士邪佞故使之親近儒臣正欲開發

其聰明涵養其德性云耳今

皇太子聰明睿知樂善親賢其於妙選諸英固未嘗不欲忘分相處矣但恐儀文太密禮數太拘外廷之臣不得時時進見或見而遽退講讀之外無一語相及若是而曰輔導

皇太子焉誠恐

上下間隔情意不通教者止於備官學者止於完事

官僚雖盛而實用罔臻

睿質徒勞而纖毫無補

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

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

主矣味斯言也豈非千古人之永鑑乎臣願

東宮出閣之日以好善志勢為心以隆師親友為

急合無先期責令所司定為簡便儀注勿拘文

法勿泥常套俾諸臣之與

皇太子勢相親密言相浹洽每日除讀書習字外將

皇明祖訓孝順事實或資治通鑑等書擇其簡易明白有關

君德治體者量授一條依俗從容訓解務期

皇太子優柔厭飲融會自得方始還

宮每月終師傅官具錄奏聞

陛下不時

面問縱十中得五其益良多仍令該班內臣導之溫

習無使忘記此非特

皇太子道德學問與日俱新而諸臣之勤情忠邪亦藉是可攷矣又惟

上下交親啓沃誠便而遷轉無定則職業難精今天

下事何者非

陛下之事百司庶府何者非

陛下之臣求其最切而至大孰有過於輔導

皇儲哉使官僚之內才且賢者或數遷別用不將

以他務為重而以

皇太子為輕乎今內而九卿外而百執事所司不過

一務所統不通一方尚欲久任責成以終厥績

何獨至於宮僚而疑之或謂事有勞逸秩有

崇卑酌量推遷未為不可臣竊謂捐軀盡瘁固

臣道當然而賞資爵秩皆

大君所有使輔導諸臣果能顧名思義克稱厥職則

何官不可兼何賞不可被雖異數殊恩

朝廷非所吝矣奚必改遷別用而後謂之報德酬

勞也哉臣願

陛下簡任之後更加責成非其人固當亟處如其人

即終世賴之縱不次超遷仍令照舊供職如此

庶切砥礪之時多薰陶漸染之功大

皇太子令德高名將與古聖王同一揆矣再照內廷

供奉之人日侍左右

皇太子起居動靜莫不與聞誠因其機而導之以正則為勢甚便為言易入此在司禮監諸臣慎與不慎焉耳往見 東宮冊立之初

陛下嘉納科臣凡內直官員一時遴選甚當是以皇太子殿下尚幼冲而學庸論語諸書皆歷歷成誦且其字學疏朗筆法迥健雖

聖子神孫靈秀自別而與聖諸人訓誨之力有不可誣者矣矧茲出閣之頃正群情鼓舞之會臣願

陛下嚴責司禮監將先年選用各官備加考覈分別等第有功者破格陞賞有過者斥逐一二以警其餘若是則人人思奮內外加持養聖之功莫良於此臣學術淺陋識見凡庸謹以千慮一得

及今當預為整理者參酌輿情上座天聽其他一切未盡事宜應行禮節併乞

勅下閣部大臣虛心延訪悉心講求務期有裨東宮德業無負 皇上任使逐一開具停妥上請

定奪候奉春次第舉行其有踵襲偷風實緣干進及以邪佞矯飾浮躁不堪之人濫選充選者容臣等兩京科道及大小諸臣相名參劾惟

陛下少垂察焉中外臣民幸甚 祖宗社稷之靈幸甚冒瀆 宸嚴不勝隕越 期望之至奉

聖旨禮部知道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詹仰庇謹題為披瀝忠悃乞加慰問 中宮以全

聖德事臣本草茅荷蒙

先帝作養發身科第叨任民社無益尺寸伏蒙

陛下簡拔擢臣臺職荷 國厚恩愧無補報前次二

疏干冒

天威自分貶斥幸而

聖恩浩蕩俯賜寬宥臣雖粉身碎骨未足圖報切謂

職居言官有見輒言無非忠君愛國之誠又以

聖君明時不宜多言又謂言官所言宜中機會外此

皆為無益臣謂此言未必皆非但負

聖君負明時則非臣所以惓惓報國之忠也今不敢

一一煩瀆

聖聽切舉事之最大有關於 聖治者為

皇上陳之嘗謂天子之有后猶天之有地也天子理

陽教后理陰教所以建天下之極為萬世之經

也恭惟

皇后殿下先帝所賜以配

陛下以正位中宮者也

陛下宜遵

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為 宗廟社稷之靈以

四方家人之則可也切聞

皇后殿下舉動端莊有拂 聖心多年矣而去歲

聖駕謁陵

皇后隨行朝野惟憂疑以釋近聞久出坤寧置之

別宮寢食起居不侍左右以致抑鬱成疾

陛下畧無眷顧之意中外議論紛紛聞者莫不垂涕

萬一疾甚不起其如貽天下後世之譏何其如

聖德之景何伏望

陛下

先帝之命念宗社之重及今請就正宮命直侍曉事

宮人奉以湯藥加以慰問則

皇后抑鬱之氣已舒而瘠體亦因以平和矣臣每入

嘉慶御批卷三

五十四

朝之際聞大小臣工莫不以此為

陛下懷憂但以事屬官禁不敢言臣謂知而不言

者欺也言而不盡者欺也臣與蔽臣子之罪雖

死有餘辜也用披瀝心血冒犯

天威伏望 俯賜寬宥臣雖萬死亦瞑目甘心矣奉

聖旨后已侍朕多年無子又多病近因病移居別宮

以暢意願心或可疾速你不曉宮中事多言姑

不究

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臣王時舉謹

題為懇乞

聖明速請

皇后正位 中宮以光

聖德以端治本事臣近親邸報該雲南道御史詹仰

庇一本披瀝忠悃乞加 慰問 中宮以全

聖德事奉

聖旨后已侍朕多年無子又多病近因病移居別宮

以暢意願心或可疾退尔不曉宮中事多言姑

不究又該禮科都給事中王之垣等一本懇乞

聖明正位 中宮以慰人心以光

嘉慶御批卷三

五十五

聖德事奉

聖旨知道了待后疾調理稍愈即還本宮該衙門知

道欽此臣觀之不勝駭愕臣待罪萬里之外雖

朝政之得失尚不聞其詳况 宮闈事乎今書之

邸報傳之中外凡大小臣工莫不相顧垂泣以

為事關

君德之最大者臣敢惜死不為我

皇上陳之臣惟天者萬物之祖地者萬物之母故子

思子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未有天地不位而

萬物能育者

君猶天也 皇極者則

官之出入耶

皇上中天地而為綱常主將使天下之夫夫婦婦無不各得其所今皇后乃與

皇上共奉神靈之統者可使之不正其位乎共理

萬物之宜者可使之不安其居乎又

先帝之選擇而作配者可使之不違啓處以致抑鬱成疾乎恐非所以訓八方而昭四表也此猶自

其名位言之耳且聞

皇后有關雎之德尤所當親有樛木之賢尤所當敬有脫簪待巷之規尤當虛心聽納以為天下萬世法豈可踈而遠之而不得日炙

聖德之光華耶至之事

皇上猶子之事父母母不得於父必幾諫號泣以求親心底豫而後已况

皇后天下之母乃今不正其位抱命別宮臣豈敢不號泣極諫以自貶不忠之罪哉伏望

皇上早賜綸音速請

皇后正位中官加意調慰則睿體自平

聖德益光典禮崇而教倫敘矣臣之死生不之恤也臣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陰慶三年四月十六日奉

聖旨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禮部儀制司郎中吳元佐謹

題為議處

宗藩事宜以定 國家大計事臣聞國家極重之

勢慮不可逆天下殷憂之伏謀當預圖方今

宗藩日盛祿糧不給人皆憂之言官亦嘗屢切陳

之然而卒未聞有善處之策往歲本部會議

宗藩條例事有畫一之法冒濫不得容其姦冗

頓裁時稱一快然 天潢繁衍而椒聊爪生

者不可限也 國課有額而歲征雜派入者不

足供也近因科臣建議議事下本部臣係該司職

掌已經通行各藩及兩京各衙門人據所見得

具疏 請及今已期止有南京禮部一疏稍開

條格畧陳其槩而其他亦未有言及之者蓋以

宗藩事體動關

祖訓是以議即窒礙法多掣肘然欲不拂

祖訓而聊且通融則亦補偏裒斲之方而非拔本塞

源之道也諺云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今日

之事若不能破常格以處之則將來祿糧必不

可支有司必不能給 宗藩必不能謀生

國家必不能無事不出數年而其禍有不可勝言

者矣今日議者每曰

祖訓在上不可少干而不知

祖訓之言

祖宗未嘗拘也故欲議處 宗藩而使各得所當先

統觀 宗藩前後始終不一之故而深察

祖宗微意之所在然後可以審其權衡而酌議之耳

蓋

高皇帝雄略開創首啓宗封衆建諸子周錯要地如

北平天險

文皇居之北平東盡諸侯而西頻墜河如大寧遼左

上谷雲中則 遼寧谷代四王為之堡塞鴈門

南控河山而西局嘉谷如太原關中延慶章靈

酒泉張掖則 秦晉慶肅四王為之屏蔽他如

內郡 諸王亦皆秉鉞部兵崇權握勢維城維

翰幕布星羅此固一時也迨於靖難以後世際

隆平齊谷維謹漢趙旋孽或貸或罪日積熾猜

彘梟益煩兵權盡釋 朝堂無懿親之迹府僚

無內補之例胥情親而勢愈疏法禁而防滋密

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盈間作不典荒

面謫暴歲無虛牘亂倫逆節屢犯明條法多國

土之收辟有謨蓋之慘况乎邸府繁增經制無

畧髡寬莫鮮尾大為虞仁人懷惻其寒心志士

痛哭而不足此復一時也其在於今則人多祿

寡支用不敷假貨揭債朔食望米以致資身無

策日不聊生乃有共違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二十載而不定語及中壽則言之醜而不可詳餓殍於道則狀甚悲而不忍見強梁者彎弓走馬白晝劫奪於郊衢柔輓者執撫擁杖潛身竄入於輿阜此又一時也夫

高皇草昧之初利建宗子

文皇靖難之日思鑒前車用意不同各有攸當至列聖以迄於今時移勢改恩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以曲盡者矣即如

高皇見超一世豈不知宗人之有今日但

開國之初固當如是至於世遠親降因時損益亦待

天運隆替

二

後世善繼善述之

主變而通之耳夫國初親郡王將軍總四十九位

女纔九位至永樂年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

十一位女二十八位其數尚未甚多也而當時

祿入已損於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來宗枝造

入王牒者共計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五位而

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二位視

國初不啻千倍天下王府之祿反多於歲供

京師之米即使盡廢上供之輸猶不給王祿之

半為今之計欲裁宗藩之祿以分給之則各

宗所入剗削已盡而且至於無可裁矣

民之賦以周給之則貧民之業誅求已極而且

至於無可加矣夫各宗迫於饑寒而嗷嗷相聞

有司苦於無措而皇皇在慮况乎名封婚禮請

乞保勘奏報查駁文移展轉更有甚不易者以

參之乎夫今日之事已為難處十年之後截長

補短每人而生二子又不知其增幾何人也中

間雖有老死夭亡然死者不如生者之多所增

率四五萬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封添一封則添

一人之祿繼此而復益以數千百萬祿米

國家常賦不足以供豈有神運鬼輸之術以濟之

哉議者有曰國課不給稍倣漢家分王之意

唐書

一

使各宗人自為養生育多寡皆不必顧則冒濫

自絕亦可少蘇有司之力為此說者意非不美

然以一人論之且如郡王其祿千石儻生十

子則每人而百石三七燕支尚有本色三十石

也又一相傳則或生三四子或生十數子則以

三十石米而三四十數分之矣又一再傳亦復

如是則愈分而愈微夫婦滅獲少者不下數人

朝饔夕飧婚姻死喪其何以瞻彼庶民之家亦

有產薄而世傳不乏者以其各有營業而日生

不窮也今宗室坐食自守而欲人自為養

固知其不能矣且謂當今國事之亟大者

如 宗室天下之大可憂者亦莫如

宗室於此而不開之以生跡固不可開之以生跡而不善通夫

祖訓亦不可盡不觀諸

祖宗朝乎彼 國初親王之祿五萬復有段綰茶塩等用亦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祿米不給雜用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后又不能給而於

代肅遼慶寧國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

高皇令出自已而前後之言已不信矣時至永樂祿

數日殊 秦魯唐府各五千石 遼韓伊府各

二千石 肅府僅七百石 慶府雖七百五十

石而 郡王常於數內撥給是

文皇去 國初未遠而

祖訓之文亦不盡守之矣况 親王出城歲時訓練

蒐兵耀武

祖訓也而靖難以後則廢之 郡王子孫任用以官

陞轉如常

祖訓也而 累葉以來皆無之則

高皇祖訓

列聖已不遵而奉行之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尚可

膠柱而調瑟乎即使

高皇而規今日之困如此

文皇而遇今日之難為又如此乎照原祿之初而盡

給之乎抑變通其術而別識之乎况封建同姓

世世相傳此古之所有坐食縣官爵職世授則

古之所未聞臣故以為欲善其法必須大破常

格不拘

祖訓各藩封爵不必盡授有不封者士農工商各從

其便一切出城越關之例盡弛其禁使人人得

以力業則各宗有謀身之策而

國家紓空乏之憂哉

皇上親親之誼亦庶可以善其後矣臣之此議人非

智不及此而不敢以聞於

上者良以

祖訓難更又恐出城之禁一開萬一有不逞之徒啓

釁生變則追論首事之臣不免鼂錯始禍之誅

耳又聞

高皇帝時平遙訓導葉伯臣應

詔陳言首請裁抑 諸王而

上輒大怒被逮死獄其後不數年而 親王之祿亦

遂大減

高皇誅其身而用其言伯臣之身雖慘而有功於

國則大矣臣於此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非不知

其事之可危但今日之事 國事也人臣之義

苟利於國死生以之臣職掌所關禍福利害皆所不計即使用臣之言而誅臣之身臣無所悔何者害及一身為甚小而利在

國家為甚大也昔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及見其有疾喻以不治將深乃三見而三不言以至於不可救今宗室之病已在腸胃然酒醪可及再益數年而深入骨髓則扁鵲且將驚而走矣臣故僭擬數款開列如左條議上

聞伏乞 勅下本部通行各親郡王大集將軍中尉從長計議當今各宗子女見有幾何各處賦稅見有幾何自今已後人數合增幾何天下民

力足能供億幾何各省錢糧尚可加派與否各宗坐食可為久計與否將臣之所議與相沿之制彼此參酌孰得孰失何利何病當必有一定之見如於事體人情果為利便即具奏前來聽本部議復施行至於臣之意見所不及與事之易地所難行者則化裁通變全在當國者一劑量之爾臣不勝企望之至

計開

一限封爵查得嘉靖年間豐林王台翰奏稱宗室之中其繁難究不必較其妾媵有無止定其子女多少議將親王限以五子之數其

多生者止給冠帶榮身並無爵祿令其自行營業或商或農所行從便郡王以三子為例將軍以下各隨等差已經本部酌議具覆

時先帝未賜決允遂寢其事臣謂人之子女原有多寡不必限也惟限其生子之數則於人情似為少拂宜乎

先帝之未允也然而生不必限封則可限蓋帝孫三孫親疎有等

恩數禮秩隆殺有差今國朝歷世已二百餘年以親論之亦遞降矣故除初封

親王且姑照例襲侯三世而後再加詳議外其累朝支派之分列各藩者當立為定制以限之如親王嫡長子例襲親王矣庶次子許封其四子

共五位焉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共三位焉鎮輔奉國將軍

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庶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將

職如有生子數多不得盡封者照舊請名士農工商聽其自便有志讀書與民間俊秀子

弟一體入學應舉登名科甲者一如王親事例止任外官其他刀田通工等業從便生

理可也或曰親王之子例為郡王

郡王之子例為鎮國將軍各將軍中尉之子例得

職業今各宗之子封者固得其所與齊民等

不幸而生稍居後則一體所分貴賤貧富迥

然懸絕已為不情况讀書必賴燈窓之資經

商必藉貿遷之本力穡須得乎畝畝之授工

藝不能無俯仰之累彼將何以為生耶臣以

為宗女婚尚有婚資多者給銀百兩今後合

無將親王之子不得封者年至十六歲

賜之冠帶仍給銀六百兩郡王之子不得封者至

二十歲亦賜之冠帶仍給銀四百兩將軍

中尉之子不得封者有志入學則賜之衣

巾若止務生業不必賜賜各子仍俱給銀

二百兩以上各子遞減處給則或仕或不仕

咸有所賴似無失所之嘆但與查酌一節極

當詳慎庶無冒濫以滋妄費之弊如是而各

宗之子猶或有不肖自立而遊蕩廢業者則

譬諸家有不育之子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或曰擅出城郭國有明禁今既任其生業

則必不能不出城郭恐為不可臣嘗憐之

祖訓並無禁出城郭之文其所以禁之不使出城者

為近日放縱不法者設也苟能各務生業

守主度一有不檢稍加繩之雖出城郭何害

也或曰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今入仕失職

與交易慎乎一切貨之則貪婪縱兇凌弱暴

寡益多事矣臣愚以為宗室不加刑責原

非古道即刑罰不加則大亂之道也夫人情

有欲所以平其情而不亂者恃有司之法絕

之耳今宗室一有小過不以有司治之而

動必奏請苟以錙銖斤兩彼此忿爭而遷

欲聞之朝廷則往來勞費廢時妨業彼小

民者豈願為此哉若復不較而姑縱之則錙

銖不已千金可搜斤兩不戒則恒產可侵臣

故曰有司之道不行大亂之道也夫常人之

愛子弟者莫不望師傅用夏楚以威之今之

有司皆士大夫

朝國之外傳也今之宗室皆

皇家苗裔族屬之子弟也與其姑息而養成惡德以

就罪辟孰若教戒而造就歸於正之為愈哉

且聞今之貧宗儒工隸卒無所不為而心執

役甘心撫是陽諱其名而陰忍其辱也若

顯拔縉紳之例而均受舉劾之公分授四民

之業而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不

足以言愧矣臣嘗熟思而酌議繼嗣者得

郡王無嗣止許本支奉祀不得援兄終弟及之例
近已申明人知共守惟親王則得以親弟
親姪繼襲臣愚以為親王之得封謂其為

帝胄所分

天子之次子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故崇之以體
貌不使與兄弟行輩大相懸絕爾今子孫相
繼世世富貴固不必言但至之嗣則緒已絕
即以本支奉祀使香火不泯亦已矣而何為
又使親弟親姪繼襲其爵哉國家功臣遇
有之嗣則許族人襲爵此謂先世嘗有勳勞
於國故報功之典不當割絕其統是所以

嘉慶朝抄卷三

二十六

勸百工也至於親王則以親論而非以功
論傳之數世其澤已斬其福已過彼親弟親
姪自有本等爵職緣何躡進王者之尊乎臣
愚以為自今以後有絕嗣者止推倫序相應
賢能著聞者一人管理府事雖有親弟親姪
不得冒請復繼王爵

一別疏屬查得

國制郡王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中
尉之職自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

郡王而推則六世矣即自奉國中尉而推世世不
改則與國終始將萬世矣攷之古昔典禮

莫備於周然周家五世外燕會慶問皆弗之
及非薄之也親親之殺天秩本然耳禮固有
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今至
奉國中尉孰非

皇家祖免以下親乎且

祖廟之制親盡則祧今我朝開國

四祖肇基德懿熙仁皆為藏主則於

祖考然矣而况卑屬乎臣於前欵議將中尉止封一

子然奉國中尉世世皆封一子則恩數無窮

親疎無等按諸禮六世親竭之說大不侔矣

合無今後奉國中尉授封一子再傳而下不

嘉慶朝抄卷三

二十六

必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
為資本傳至五世而止其餘悉聽自便庶恩
義並立而法制亦可遠及矣

一議主君查得郡縣主及郡縣鄉郡各隨父之
差等請封初不限數之多寡及至選酌儀

賓各有職事

誥命祿米從人等項今另封既有限制合無將

親王之女止封其三郡王之女止封其二將軍

中尉之女各封其一主君之祿俱各照舊外

其選酌儀肩跪有職事

誥命列之官階足為榮寵合將祿米免給亦無不可

以上各女有不盡封者仍各給以婚資使為贍用出自 親王者給銀二百兩出自

郡王者給銀一百兩出自將軍者給銀八十兩中尉者給銀五十兩選配之婚聽其自為生理其應舉入仕者悉授宗女宗婿除以前弗論外以後各女婿給銀五十兩之外不必另給冠帶婚費一體聽其自便

一 議冒費查得冒妾子女擅婚子女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例雖皆不與封然其各子猶有不等口糧今既許其各從生理則人自為業較之每月有限口糧尤為便利但前項各宗

聖世隆慶抄卷三

五十一

各庶或有年已長成不堪讀書及無產業運或驕惰游蕩不能生理者一槩革其口糧恐

不能生似亦

聖世之棄人矣合無將已前者俱各照舊遵行外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豫為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則宗人不至告病而國家亦可以節無益之費矣

一 議擅婚查得 宗室 請封選婚必有本部

覆題行選之日奏結完備本部查明具覆方有勘合行令入府成婚若未經奏

請而徑自配偶或雖經奏 請未受封號而先已成

婚皆為擅婚擅婚之子例不得封歲給米五

十石仍本折中半蕙支此定例也但各府擅婚甚多皆不顯言其弊或假捏奉到勘合或

言遵照相沿舊例原未奏 請淑恭宜人

等各色雖各不同皆屬擅婚例無受封之理

然彼既不肯自首其弊而奏抄到部不能違

例題覆則一切立案不行固其法之不得不

然者也夫各宗格於例無由而申其願臣等

拘於法而難以徇其情乃有老大未婚而喪

殮不給種種苦抑不可勝述者矣為今之計

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擅婚之子照例

聖世隆慶抄卷三

五十一

給以本等口糧士農工商仍聽其便自今以

後生者止許

賜名不必再給口糧聽各從其生理可也伏候

聖裁

隆慶三年五月十一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殷士儋等謹

題為懇乞

聖明遵 成憲守 明旨以慎藩封以圖萬世治安
事先該臣等因 肅府延長等王真境罕奏稱
乞將輔國將軍管理府事緡墳

賜復親藩爵統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臣等謹遵

世宗皇帝欽定條例及

先帝

皇上兩次不准繼襲 明旨看議明白覆

聖旨堅賜 宸斷不准繼襲仍乞 勅諭緡墳以後
勿得再行奏奉等因本月初六日恭授

聖旨極遠重地必須王鎮護緡墳還准襲王仍支輔
國祿欽此臣等聞 命自

天不勝驚悸汗流措身無地竊惟 朝廷所以布大
信而萬世治安者有 成憲之當遵也海內所

以守大分而人心寧帖者有 明旨之可守也

宗藩條例一書乃

先皇帝念天下民窮財盡而 宗室日繁力不能支
特命會集在廷群議勅成此書以抑冒濫

親王故絕非親弟親姪不許繼襲之令實居其首

非萬世所當遵之 成憲乎及 肅府緡墳奏
請襲封本部議以為 懷王堂叔似非應繼人數始
則奉

先帝宸斷不許繼襲繼則奉

皇上聖斷不准繼襲 一聖成命赫然如一豈非萬

世所當守之 明旨乎本部所以遵奉而抑諸

藩之冒濫者此 成憲也此 明旨也各藩所

以帖然而不敢萌覬覦之邪念者此

成憲也此 明旨也今緡墳蔑 成憲玩

明旨肆然屢貢

天聰若復蒙 賜以王爵則將來各宗效尤紛紛奏

擾不已凡 欽定條例俱不足遵凡奉過

明旨俱不足守人人欲行其私事事欲更其制豈

聖世之所宜有哉且

皇上止念其極遠重地必須用王鎮護偶未思及前

項條例及 明旨為 成憲所係爾今臣等考

之 肅府始封時州委係極遠今已移在蘭州

腹裏並非極遠之地况 肅府諸郡王見有數

人於其中選擇最賢者一人管理府事自足鎮

護何必更條例而變 明旨乎伏望

皇上特念

先帝欽定條例所當遵 二聖兩次

聖旨所當守堅持定命仍前不准繼襲則

朝廷法制畫一各藩親伺不萌民力可節治安可

期 宗社生民幸甚臣等幸甚

聖意念其邊遠必欲王爵鎮護亦望 俯念

成命至重封爵至重 勅下在廷諸臣會議停妥具

疏上 聞務使 成命不違

聖意弗失庶 朝廷大信可全 宗藩大分不紊將

來法制尚可行於天下也臣等無任激切懇祈

之至

隆慶四年十月初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必阻撓

嘉隆疏抄卷三

三十四

禮科都給事中臣何起鳴謹

題為條議 宗藩至切事宜以仰裨

聖政事臣等竊惟當今 國家有二大事所宜及時

講求者外之邊防內之 宗藩是也邊防近蒙

聖明軫念已經會官集議見今各邊整頓漸有次第

惟是 宗藩二百年來蠡斯麟趾綿衍繁盛邸

一 祿歲增民財日詘比之邊防尤為難處近按

王牒實在之數親郡王將軍中尉及未名未封與

庶人等項共計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一位郡縣

主君儀賓不與焉其視 國初分封之數不止

萬倍總計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萬石較之漕

運四百萬石之入又不啻倍之

二十七

國初以十稅一今則十而稅二三猶未止也夫本

根茂盛則枝葉繁滋臣慮再越十年又不直前

數矣以故 宗室則衣食不充教唆控訴有司

則難於處給莫可支持實誼所謂失今不治終

成錮疾誠可憂美恭惟

世宗皇帝周覽遐思爰 命禮官集議定為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各藩永為 彛典無容議矣

但中間條例未盡遵行臣等職掌所關妄陳胸

臆列為九事仰塵 天聽惟

聖明用為

一臣謹按洪武八年初定諸王宗人祿米歲親王五萬石郡王六千石二十八年

太祖謂戶部尚書郁親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

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多俸給彌

廣其斟酌古今稍節減以資乏用議更定

親王歲祿萬石郡王三千石夫洪武八年至二

十八年封建未踰時也即憂乏用斟酌節減如此

聖祖不為萬世計乎查得議處改折郡王以下哀

多益寡尚有定論惟是親王歲祿參差不

一夫親王為朝廷屏翰歲祿隆重良不

嘉隆雜抄卷三

十七

為過但親王一體祿次懸殊而本折有重

輕地方有貧富尤非所以遵

祖訓而一秉心也合無降諭親王使知

朝廷經費之難同宗貧窘之極慕義願減額數或

願改折若干茲願每歲輸祿若干以補本府

宗室不足之數各令具奏

朝廷降勅褒獎賢坊示勸儉數月之後一無奏

聞者該部通計斟酌節減務令均齊合一恭聽

宸斷處分亦不為過

一各王府生息日繁同處一城不惟地產有

限天祿不贍其養抑且居處奢雜小民恒

失其生及今不處後愈難容查得分封地方

山西湖廣各十處河南七處陝西四處江西

山東各三處四川廣西各一處蓋

宗室數少則常祿可需易與為善數多則黨眾祿

窘易與為非此周韓代府所以日益多事往

往越關奏擾甚至毀冒長史白晝劫奪甘為

逋逃淵藪而莫之禁也是豈無其故哉臣愚

以為自今以後凡係宗室最多不能並處

一城者分封鄰省及附近州縣或舊有

王府故絕去處其府第規制各照爵遞減使為可

繼夫散處以治其生亦得宗子維城之義似

嘉隆雜抄卷三

二十七

不必過為拘泥者

一先年郡王有犯罪革爵者嗣後弟姪遠孫

多至貢緣冒襲乃有并其子女同進封者糜

費國力莫此為甚條例查革信不刊之典矣

何頒行又踰四年不聞一疏奏報豈以天下

郡王一一承繼正爵無冒襲者乎臣不暇悉數即

如晉府交城王表袖以輔國將軍應否得

襲禁端表札之爵又如弟為鎮國將軍

郡王繼絕

祖訓果有其文耶舉一交城而諸府如此者尚多也

請乞勅下禮部通行有王府去處撫按

官轉行長史等官具啓 王親及管理等爵
查係前犯革爵及故絕 郡王弟姪遠孫曾
經冒襲者作速具 奏冒襲本爵能自首者
仍許襲爵終身其子以鎮國將軍管理府事
餘爵悉從改正通查具奏到日該部該科覈
實施行毋得再為文具徇情容隱

一 宗室新封一位則祿米新增一分年復一
年無所底止及今不處則病國病民病

宗室無一可者見該部題覆各 宗祿米行文

各布政司止云於附近倉庫按季撥給不知
作何生派處分以故賦日多歛日急而民莫

大清高宗純皇帝

卷三

知其所以然矣合無 勅下該部通行有

王府布政司備查以前本處祿米若干作何撥給

或如額糧內增加或如額糧區處無有完欠

各查明造冊具 奏此後凡遇

冊封郡王將軍中尉等爵應給祿米若干作何處分

派撥俱年終類奏查考至於缺少去處各該

撫按官遵照近日 詔書督率所屬查確完

納此外亦宜善為區處無得吝損貧民如山

東太山湖廣恭和香錢之類未盛者該可補

奏是在有地方責者一加之意爾

一 國家軍恩宗室全在名封婚禮不失其時

今據 王牒所開將軍以下未名者八千八
百位有奇未封者五千二百位有奇至使

恩禮過期宗人怨憤殊非事體臣見該部題覆可謂

疏通而猶寢闕若此何也蓋議覆雖由該部

而 奏請遲速應否合格實在 親王與另

城郡王也訪得各處 宗室初生奏報

請名 請封選婚必有同宗司府保結然後具

奏關節通於錢神文移耽於歲月是故名封未得

而祿領已為借債之券矣臣愚以為此必輔

導官嚴導 欽限凡宗子初生該府覈實限

一年以裡奏報名封婚禮俱不許過限如無

大清高宗純皇帝

卷三

違碍而奏 請過二年以上者年終類奏凡

十位長史教授罰俸二十位以上者長史教

授輕則住俸重則議斥其長史六年無過賢

勞茂著許得一體陞用給與 誥命服色自

本年六月以前各 王府奏到名封婚禮有

碍題覆者該部備開違錯失格及保勘不到

緣由通行巡按御史轉行各府長史教授等

官限文到一月以裏作速回 奏以憑題覆

施行如再刁踴故違該部悉遵

詔旨嚴行查察治罪

一 郡王故絕府第屯廠暫歸

親王掌侍有親封轉給此定例也近又著之條

例明甚何迄今未見以一第一錄奉歸

朝廷者豈親王規此微利為乾沒計耶抑有司

者奉行之未至也即臣所知如南陵王故

絕遺下府第莊田金銀財物不止數十萬計

若非御史趙岩目擊將軍動損等有詞幾何

不為田潤王誥等所影射耶觀此一府餘可

類推也 勅該部一面查行河南撫按官將

南陵王遺下府第莊田等項查追實數作速具

奏一面通行各處撫按備查凡係故絕

郡王及削除親王處所逐一查明從實具

奏其報到之數該部登記簿籍付所司掌候本

處有新封者照數撥給以充祿糧不必更屬

該府以滋隱沒

一條例開載改正樂工蓋有見於花生填育之

弊最為實亂天潢所當首革臣等訪得各

王府間有一二裁損而其占候者尚多即有議革

實緣復業朝廷法紀寢格不行近如

遼府收樂工張紹之女生子川兒朦朧

請名希圖承襲若非該省御史相繼糾察不幾於冒

亂宗統乎親王如此郡王而下從何究

詰樂工所當盡革而收買子女之禁尤當嚴

合無 勅下該部通行各王府及各該

按御史原設立富樂院盡數變賣入官樂工

編籍當差樂婦從良改嫁通限一月以裏將

改正過數目覓見變賣過房屋若工編配過

男婦若干造冊具奏敢有仍前占候者重

行參奏先將該府輔導官提問

王府收買子女果係缺人使用照例具

奏限以名數收買一次不許在於境內境外擅自

收取以恣淫穢違者許所在官司申達巡按

御史將輔導官并差遣人等參奏治罪

一 親王而下至中尉自王妃以至安人鄉君

身後皆有御祭有司供辦祭品豐儉不一

在朝廷親親厚終盛典也臣頃奉使見一

二處御祭有司供辦祭品豐儉不一在

王府則欲極豐在有司則欲極儉在遣祭官則

於豐儉之間稍為裁酌故有一祭費數百金

者有一祭費數十金者處處不同歲歲不定

其間不良有司未免因緣為弊本以敦族適

以病民臣查得會典所載止見牛犢羊豕

其餘祭品止令所屬官辦豐儉未有定數合

無 勅下該部酌議凡遇各王府應行祭

禮照依爵位定為等移文該衙門通令

用品物備細開寫各照彼處時估動支官銀
買辦不許額外多增一物遺累小民各

王府亦不許希圖折乾襲漬 盛典庶典禮歸一
人易遵守

一 上府奉司止許理一應雜事有事呈長
史司并護衛指揮司發落與內官衙門無相
統攝備載

祖訓可考近訪得各 王府內使等官管求出外管
莊收課却乃需索有司夫馬張打旗號擅作
威福羅織害人重科厚歛靡所不至
王處深宮無緣得知所以然者由各

藩近來玩視
嘉隆疏抄卷三 八十二

祖訓私收關人徧滿宮闈各求覓利是以出外生事
擾害軍民招納投獻恬不知畏且其第宅墳
塋之數務極華侈僭踰典制依憑城社莫敢
誰何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各該撫按轉行
長史司啓 王知會嚴加禁革內使人等恪
遵

祖訓一應錢糧止令屯老旗甲人役催辦不許擅自
出外擾民仍通行各 王府將見在內官內
使盡數清查凡不係照例 奏討不由內監
擬給者一一平退仍嚴私割之律并第宅墳

禁違 制蓋造者通行釐正敢有抗違者巡

按御史查叅長史官一體治罪凡此九者或

議勸損祿糧或議查革冒襲或議清府第正

樂工無非以義御親之意或議分封或議祿

糧或議名封婚禮無非以恩厚親之意至於

定祭物禁內使又無非惜民衛親之意皆處

宗藩之至切要者所以廣條例之未行而濟一時

權宜之計爾如蒙 勅下該部議復上

請早賜施行其於 宗藩未必無小補矣此外有為

國家經久計者議論不一有謂 郡王以下宜定

限子女襲封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者

有謂奉國將軍以下宜即節其祿秩者有謂

親王傳至祖免以外萬一有乏嗣者止許親支以

本爵承管府事不得繼封者有謂

郡王六世孫以下止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

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有謂 宗室既有限制不

許 請封則不宜因之一城使得畢力農實

其有才識超邁者悉照

祖訓許其肄業所在儒學以取科目仍照

親王仕格不得授以京秩有違犯者一體糾劾此

則事關重大臣等至愚極陋何敢輒陳意見
惟願 廟堂之上主張肇畫

特降

王勅廣集公論定為經常遠大之計上請

宸斷施行實

宗社生民無疆之福也臣等不任惓惓

三才陰陽抄卷三

四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臣邵光先謹
題為乞

賜嚴究撥置姦徒警戒

親藩以杜後患事據湖廣按察司經歷司呈奉本
司帖文該本司按察使方弘靜會同都司署都
指揮僉事盧梁布政司右布政使李心學等會
問得犯人王江即吳江等招由召參呈到臣該
臣看得吳江王鵬劉廷璿李明以淫肆毒偽授
爵官詐旨逞威戕害多命顧通以王漢壘惑成
姦左道亂正通吳習戰啓釁煽惑以上各犯罪
大惡極擬以重辟情實無枉宋平甫昌縣國戚

三才陰陽抄卷三

六

顧應斗私結親王俱朋比為姦生事誣詐王
世臣以刀筆營納引禮申觀光以賤役濫授王
官皆竊倖弄權隨事撥置金文祥姦詭通番參
提違抗方岳猾胥竊勢枉法受賄軍校周文憲
賀欽侯廷儒張官張憲文世遠張孟陽傅
汝立楊澤王恩魏朝斗梁棟樂田大茂田允
爵楊芳趙鳳王天奇王濟趙朋瑤杜芳王綺
等結成蟻蠱之姦共肆虎狼之虐律例均屬有
違遣成俱為允當內金文祥所犯事情先該巡
按廣東藩御史參奉勘合該臣坦問充軍具奏
候奉明旨施行今問前罪原係一事合併職

完從一發遣其餘徒挾犯人尹國氏劉廣正等
作惡為姦各有不同所擬前罪皆無虧枉又看
得兒輩育於樂工之女寄養於軍校之家始
而宗儀系奉阻不與結以見花生情真繼而冒
易母姓更改生年則其詐偽益露重復參詳前
後招情無異除批各犯既覈明白監候奏

請明文至日施行未到罪犯嚴提究結外叅看得原

任 遼府左長史陸宗道楊汝江許仕德右長
史林浩秦宗儒張守宗揚悅叨居輔導之官素
乏邪直之義逐浪隨波既已昧於陳力貪位固
寵又焉用乎彼相內使田用張相張恩陳明廝

五
嘉慶疏抄卷三

一
五

養奴役狡猾巨姦倚近侍而敢於竊權詐軍民
而奪其財產與典寶謝銘事發指以打點前途
因而在逃誣該府之金銀遂背主以回籍楊秀
始以畏威而身事二主繼以藉勢而家積千金
典寶鄧光宙良醫單栢審理郝憲均屬王官效
尤諂佞朋姦釀禍黨惡害人典簿龔爵明知有
主房屋却乃恃勢占居儀賓楊成名既已結姻
王家又敢濫娶樂婦湖廣行都司荊州衛指揮
僉事王朝彥職叨武弁甘屈事於強藩身匪王
官乃附勢以肆惡操練八嶺山內意欲何為
獻有主茲田法果安在以上各犯據其情罪以

不同科稽諸名例均當叅論但原任左長史陸
宏道林浩等去任有年并楊成名犯在革前樂
婦已經退出俱應免究王朝彥黨助大惡罪犯
匪輕田用陳明罪過多端鄧光宙兇惡最甚與
楊秀張相張恩謝銘單相郝憲龍蕭通應提充
湘陰王長子憲烟派出

天潢行同市井師遼王為高功妄行邪術既
祖訓之有違拜王安然為乾娘任意出入殆廉耻之

盡喪據法難以輕縱相應奏 聞區處及叅照

遼王憲熾性稟戾氣心懷異圖叨享

世封故違 國憲自承襲

五
嘉慶疏抄卷三

九
十

王爵以來傷倫敗度腥穢日以播聞迨奏

請道號之後怙寵恃

恩虐焰愈加張熾其逆惡罪狀不可勝數而槩舉其

不臣不法之大者則十有三焉一各

王府不許收留孕婦以致生育不明冒亂

宗枝載在令甲甚悉所以正 國統而隆

宗祀至慎重也夫娼婦張大兒以樂工張紹先之女

而生長沙市美花街之內一郡人民誰不共知

共見者遼王收入該府未及半年即生川兒則

花生之蹤跡為甚明矣乃改已酉為甲寅悅張

妓為羅妾朦朧 請名希圖襲位復得張大兒

父母藏住府中姊妹之改嫁兄弟絕其往來
又打死儀賓張棟李崇等以掛議論者之口
自謂得計矣不知川口懷孕於美花術偷生於
雪溪堂寄養於王鵬之家而抱回於毛太妃既
薨之後耳目難掩情狀顯然在官宗儀官吏師
生耆老千餘人眾口一詞而
廣元等王各通原無保一手本及將軍中尉致仕
等連名許舉花生來實屬臃腫
誦名之罪王即善辯將何以解焉夫公論有在明例
具存而乃蔑視

國憲冒亂宗統娼婦花牛敢於跪奏何欺
卷三 九十二

君一至是哉此不臣不法之罪一也我
先帝在位四十五年深仁厚澤浹寰宇凡萬邦黎
庶一聞 賓入哀痛哭泣如喪考妣况王身出
皇胄叨享厚祿受

先帝之恩寵尤為至優渥若耶乃於迎
詔之日不行舉哀而戚服五日之後即不縗服且服
內遊宿娼家宴飲如故不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且復揚言於眾曰我於

今上乃叔父也難以照常
人即斯言也誠何心
君之此志昭然矣此不臣
之罪二也一

宗室子女名封及以絕府第等項事宜載在

祖訓會典及宗藩條例炳若日星豈容違越王乃上蔑
祖宗下戕枝脉索求害不可忍言如將軍中尉縣

主鄉君應該

誦名封者分定等第取使用銀兩湊辦不及者監
比完足貪難無阻者不准類

奏致使奉國將軍等各子及百十餘位男或

逾四十餘歲尚有各子女或逾三十餘歲猶未
出嫁指陷至此可忍言乎或以入

賀進香為由而科妝妝纏或以備醮書符為由而索
受謝儀或以送離散作為詞而倍取價值或以

違法抗旨為詞而逼令求恩賜盡錙銖撥入骨

髓致使貧宗流落失所如同乞丐剝削至此可
忍言乎長垣王寵溺者堂叔祖也其薨不

請祭號而私自速葬財物妻從盡收入宮
枝江王致輝者族叔也其薨不行奏

聞且致死其子父子哀痛見今暴露衡陽輔國將軍

寵池一故萬金家豈盡行般進其少妾菊花等
聽王鵬等強占為妾所遺親生長女則賞王鑾

之子為妻益陽泰國將軍致機一故新置府第
即行拆賣其少妾氏聽吳江強占為妾其妻

淑人劉氏則逐逐各的親弟姪不家不

家廟神主槩行毀棄原奉冊印匿不

奏繳殘簿三此可忍言乎甚至索致棺銀二千餘

兩而又令樂工李明赴席俾之跪迎索致柩銀

三百餘兩而又令樂工杜芳等肖刑斬首澆糞

滿身索致棺銀一千餘兩而又鎖拏其親女索

憲燦銀一萬餘兩而又編為返本還源記以揚

其醜凌辱可忍言乎又甚至奪親叔

廣元王致樞之妾月娥翠兒擡入宮中從姑原陵

鄉君收留園內穢亂可忍言乎又甚至杜氏者

枝江王致樞之妾也逼姦不從則親自執刀刺其

臂肉夫人黃氏者長陽奉國將軍龍漂之妻也

逼姦不從則活置棺中焚其身死冤慘可忍言

乎其諸財物洲地店房祿領等項任其奪鬴難

以枚舉夫 宗室孰非

祖宗一脉乎孰非

王之骨肉乎乃忍於傷殘若是其於

祖宗啓祐之恩 朝廷敦睦之典悖逆甚矣此不臣

不法之罪三也一儀賓者聯姻

帝胃作賓王家在

朝廷崇之以品秩厚之以餼廩

親親至意豈王可得以非理凌虐之哉彼因張棟李

世榮欲阻川兒之

請名遂囚禁焉房拷打全副碎其皮膚灑以酹酒渾

身蛆出磔死街衢親屬不容收屍妻孥盡至而

落此前古未有之慘也復因郭興爵波應龍等

欲要落救二人遂槩行縛拏並加非刑或紫樂

工而八演易判或做夫頭而驅逐山林或狝其

刑或大其狀或為奴李明之家或為高臺為肉

卓為肉甕或騎其頸揪其耳掌其面或以洩和

酒通之使飲或以糞充腸威之使食此前古未

有之辱也至於喬大成凍死望廷羅嘔死余相

哽死王琮氣死閻克成井死及施大盛腿脰

李賢耳聾郭興爵等數十人潰死亦晏矣以儀

賓而遭此此前古未有之慘也他如鎖拏縣君

於通衢威奪腰妾以給樂工而害及其妻孥矣

奪房屋以賞姦徒禁子弟之冒舉業而害及其

家族矣甚至拶押張星之母逼令掘出祖父兄

嫂七墓之棺擗露道旁而害及其祖宗矣慘

刻至此可忍言哉此不臣不法之罪四也一各

王府擅作威福打死人命者撫按官即時奏

聞先行追究設謀擄掠之人載在

明例不為不嚴矣 遼王摻羅事情妄拏良善不論

是非輒用全副慘刻之刑具設立剥皮向火浮

水之名色如打死衛軍張文魁府吏甯大夏

民范端榮唐項周連周常范腊保朱璉等不可
勝數以致柳死萬民熙射死李憲燒死黃氏爛
藥致死魏大才楊雲賓守已等尤慘不可言至
於開封氏之棺割顧長保之頭燒燎范氏之面
標瞎為添典之眼打聾李賢之耳以刀刺杜氏
之肉以二三十人輪姦范氏魯氏等而甘心蒙
禍蓋有求一死而不可得者斯尤刑過剝削未
盡之刑而虐逾炮烙未盡之虐也夫人命至重
上干天和欽恤之典朝廷五載一行焉誠
慎之也而王乃戕殺人命不啻草菅是心何忍
哉自古戕暴之甚者亦罕有若此者也此不臣
不法之罪五也

嘉隆抄卷三

九十五

皇明祖訓凡親王妃宮人等必須選擇良家子女
以禮聘娶但是娼妓不許狎近王乃宣淫樂婦
至八十餘人出入官闈立為上班官身等項名
色甘至偽封為妃掌管宮事稱為娘娘侍長等
項名號仍淫心不足差遣四出近則強奪江陵
監利等處良家婦女遠則收買山西四川淮揚
蘇杭南北二京等處絕色女子多至數百餘人
穢滿離宮別殿可謂選擇乎可謂以禮聘娶乎
至於強臺親叔廣元王堂叔祖
馬王之妾姦占宮中則躡亂倫理抑又甚矣又

至捉拿民間俊秀子弟鄭沛等及道童行童
序福俞等次皆淫穢略無顧忌蓋不但不知
朝廷之有紀綱而亦不復知人間之有羞恥矣此
不臣不法之罪六也

皇明祖訓凡諸王宮室不許擅蓋離宮別殿而私造
印信則例有明禁即親王不得而僭也
遼王內縱淫心外蔑國憲自正宮外擅立別宮
東曰雙蓮西曰芳華又西曰裕昆摩空騰漢制
逼天朝豈藩國所宜居乎自

冊寶外擅鑄印信曰雙蓮宮印曰芳華宮印曰裕昆
宮印紫綬銀章龜文駝紐豈臣子所得擅乎復

嘉隆抄卷三

九十六

以樂婦陳五兒等僭稱名號分掌三宮印信至
於搶奪良家子女則蓋有蘇州房聽鶯亭等所
住馬房到俊秀子弟則蓋有機房芝蘭堂等所
住馬房而蓋有紅房百十間則以官身樂婦李
元女等八十餘人住馬夫朝廷分
藩國九宮室僕御出入起居皆有定式而乃僭竊
罪極荒淫無度自古凌分棄禮未有若此者也
此不臣不法之罪七也

皇明祖訓凡諸王宮室不許擅蓋離宮別殿而私造

印信則例有明禁即親王不得而僭也

遼王內縱淫心外蔑國憲自正宮外擅立別宮東曰雙蓮西曰芳華又西曰裕昆摩空騰漢制逼天朝豈藩國所宜居乎自冊寶外擅鑄印信曰雙蓮宮印曰芳華宮印曰裕昆宮印紫綬銀章龜文駝紐豈臣子所得擅乎復以樂婦陳五兒等僭稱名號分掌三宮印信至於搶奪良家子女則蓋有蘇州房聽鶯亭等所住馬房到俊秀子弟則蓋有機房芝蘭堂等所住馬房而蓋有紅房百十間則以官身樂婦李元女等八十餘人住馬夫朝廷分藩國九宮室僕御出入起居皆有定式而乃僭竊罪極荒淫無度自古凌分棄禮未有若此者也此不臣不法之罪七也

松滋侯或授為彭城伯而衣蟒腰王王鵬劉廷
贊者校尉也濫納指揮職銜擅號親軍名色而
播威弄權申觀光一門子耳賞為典寶王世臣
等更役也賞為引禮他如軍校周文憲楊澤等
五十餘人盡納官職優以服色冠履盈滿錦綉
奪自一時官號比擬

天朝夫繁縷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分也而孔
子先之謂名器不可以假人况侯伯親軍為名
器之大乎而王敢於濫給匪人是尚知有
朝廷乎斯誠輕 右命如弁髦者也此不臣不法
之罪八也一各 王府不許凌辱官府載在

明例而長史等官職專轄所係匪輕豈王所可擅
自更置者乎 遼王鎰禁張知縣戲侮索知府
鞏罵楊通判方通判僞首被縛免死罰跪凌辱
至此其誰堪之至於逐趕越長史逼死王承奉
尚復知輔導之為重哉且王承奉死即以劉廷
瓚代之越長史去即以王鵬代之而典簿教授
等官俱令申觀光王世等代為專用儉人以便
己私然則必使

天子權柄皆自己出而後可耶夫威福者
主上之柄而專擅者必蒙首惡之誅王乃凌辱官府
屏絕輔導次滿肆虐植黨附私侵

上之權豈細哉此不臣不法之罪九也一王假以
玄脩膝臘素蒙

先帝賜給真人道號及真門金印遂乃拆毀民間房
屋奪占士子書院及

湘府廢基又陸續於府城內外私創庵觀招集流
僧妄行邪術煽惑人心甚至演習邀法擅割人
頭及指倚建齋親自登壇索受宗儀軍民以至
樂工之家謝禮不下數百餘家近奉

明詔將真人高士等項名色盡行革去王乃猶假前
號登壇作法內為

光澤等府主醮外為樂工磨明鑪等家上朝勒取

段疋金銀酒席等項為迎駕謝恩之禮夫以奉
詔革去真人之後尚敢妄行而無忌其在平昔可知
矣以樂工之家寡婦之家尚且枉駕而不慙其
在宗儀軍民可知矣辱

先帝之寵恩悖 今上之 明旨不忠於

君父有玷於 宗藩此不臣不法之罪十也一

遼王於沙市美花街內建官亭以為點樂之所外
建接待寺以為遊樂之所又令田大茂等家建
有步香園靜觀亭等處以為玩賞之所每宿歇
街中連宵累日於是荆人有美花宮之號其在
街樂婦每年進銀數百兩名為脂 錢其樂工

四外買賣每年進銀數千兩名為生意錢故又有美花莊田之號以故男女樂戶三四千人特以聲勢富藏大盜坐地分贓人又號曰盜賊淵藪又富家子弟往往圖財害命莫敢誰何人又號曰陷人坑其為一萬殘穢之害甚矣前奉

宗藩條例改正樂工凡地方士民無不仰頌先帝之聖明者而王乃不言曰此非

祖宗舊制也仍傳旨田大茂等只管安心照舊不許聽從有司擅自搖動夫出入衙中遊樂無忌則淫邪蔑度甚矣科取脂粉買賣等銀則貪婪亡耻甚矣高盜分贓圖財害命則貽地方之患甚

三藩抄卷三

卷十九

矣既奉條例之後而猶占恬如故則抗違

明旨敢於欺君果於自用如云非

且宗舊制則言尤為不順甚矣此不臣不法之罪十

有一也一問刑條例漢人不許交結夷人互相

買賣引惹邊要務買賣番貨收買違禁貨物所

以竣夷夏之防而後復霜之戒至明矣夫施南

容美等司反側不常非宜結好而西番南粵遠

在萬里亦宜宜私通而莫之忌乎王乃饋金爐

香與田宣撫送李枝與卓宣撫因而往來交

際不絕而西則收買私茶潛通番國而趙鳳等

被巡撫谷都御史回南則私人粵海收買禁

物而金文祥等被巡按潘御史參提攸其曲意以結土司之懽而馳神於西南萬里之外志將何為哉夫人臣義無私交載在春秋以

親藩而恣意遠交若此入臣之義不已潰乎不執

之謀何可長也此不臣不法之罪十有二也一

親王無故不許出城遊戲條例甚嚴况可出城數

百里之外及操演日不返乎

遼王一欲遊戲則與吳江等携婦女百十餘人出

城賞散粉黛盈於道路歌聲振手林木而遠近

為之溷穢一欲田獵則與劉廷瓚王鵬等謀曰

荊州自來為爭地武事宜習帶領校尉樂工人

金華抄卷三

一百

等一二十人操演陣法金鼓喧天旌旗蔽日而

遐邇為之震駭近至沙市草市美花街紀山八

嶺山等處出入無分晝夜遠至公安枝江荊門

當陽等處往來幾逾一旬大野馬肥充則有蹄

齧匹夫持戟則有雄心虜王位之嚴重當荆楚

之寧謐用是果何為乎即過軒童臺詩有千綺

圍獵森森殺氣之句至龍口詩有龍口蛟尾句

鼓吹水之詞操演已不可矣而發斯詠也可謂

無懷他志乎憑陵之熱可畏跋扈之漸宜防

不臣不法之罪十有三也是

王毒害不但其生即

宗室骨肉之戚亦苦其剝削擅殺不但細民即儀
賓親近之臣亦死於非刑色荒不但娼妓即祖
叔之妾從姑之親亦任其姦淫暴殄不但生者
即家廟神主墳塚枯骨亦忍於毀掘出城遊
樂不但附近之地即龍口蛟尾等處亦因而窺
伺結交樹黨不但通於中國即施南容美等司
亦陰為應援不但蓋有機房紅房等所以使男
女宣淫也即止宮之外亦敢於擅造別宮不但
已革巴東等府給有教授關防也即雙蓮等
宮亦敢於私鑄印信不但偽授官職也即侯伯
之位亦敢於濫給匪人不但偽封沈妃也即娼
婦之子亦敢於冒亂

嘉慶錄抄卷三

一百一 二十四

宗統他如擄掠良家婦女而雉鳴來者不止百餘
口強拆民間房屋而鷄失所者不止百數家
嚇詐銀兩而取盡錙銖何啻十餘萬金吞占地
土而田連阡陌何啻數十餘頃登壇主醮索騙
已盈囊矣假真人之名號而法場初建妖術妄
行辱官毒民虐焰已滔天矣
先帝之計音而宴樂自如忍心無禮逼承奉死逐長
史去生殺予奪威福盡為擅專練兵山
江湖納叛招亡謀計極其詭譎
皇明祖訓千百餘言字字敢於悖違

宗藩條例六十
年之變孽壞

祖宗二百載之綱常五倫棄絕眾叛而親亦離四維
滅亡人怨而神亦怒宗儀處池籠之中痛心切
齒而無可赴訴軍民環封疆之內吞聲飲恨而
莫敢誰何該日覆番之日幾萬人填門塞巷悲
泣號呼恨不得即分食其肉而誓不與之並生
也逮查該府雖貴貽之降庶人而黷亂曾未能
及其一二近者微伊雖載瑜典模之發高牆而
罪過亦未能如其深重至於自稱於

嘉慶錄抄卷三

一百一

聖上有叔父之尊又謂荊州為自古必爭之地其包
藏禍心又蓄異志猶有不可言者當

此全盛之世豈容此無

君之臣哉臣叨任言責待罪地方失今不從實敷

奏亟行處治以杜弊端恐釀成逆亂以貽笑棟燦

原之大患雖萬死莫贖矣伏乞

俯加詳覽

勅下廷臣再行集議如果臣之所勘匪謬查照條例

覆請

上裁 特賜

乾斷大正 國法以為強藩怙惡之戒以重萬世
言臣之義憲烟一併查處以懲姦黨斬絞軍律杖罪

并應提問人犯及速官入官給主各項贓私通

候

命下之日行臣遵照會審詳咨遣配贖決提問查追

施行

宗社幸甚地方幸甚

隆慶二年一月日奉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李廷相謹

奏為獻愚忠以惜財寶事仰惟

皇上頃因 慈孝獻皇后梓宮南附 顯陵即下南

巡之命意欲恭詣 陵下另卜吉兆此固

皇上大孝之心純篤深至雖書籍所載自古帝王之

純孝何以加焉但臣等區區愚見有終不敢默

然者敢為

陛下披瀝陳之

皇上之南巡有不可必行者五有不可不知者一其

梓宮在殯朝夕上食雖付托有人而我

皇上遠去數千里外其純孝之心終恐不能一日忍

然而已其二臣等常備員扈從 山陵每見

皇上聖體冲粹少有過勞輒便咳嗽况今遠去數千

里外雖侍衛有人而間關途路淹歷月日

御膳稍有愆期或為霖霧所感或為風沙所觸當此

之時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不知何以處之其二

皇太子監國春秋尚幼雖內外付托得人但我

皇上之心未免旦夕憂繫其四自北直隸河南直抵

湖廣三省地方去歲以來災傷重大人民饑窘

甚至相食以苟活旦夕其壯者又皆聚而為盜

千百成群開傳西平鄖陵地方皆被攻劫撫按

官未曾奏報所以

陛下尚未之聞也况大駕遠臨供應不貲雖本部
差官署為協濟終恐誤事其五北虜自數年以
來頗為驕肆窺我邊鄙虜我人民邊臣恐懼幸
而無事近日京中朵顏等衛夷人亦頗縱橫去
冬以來亦往往失事雖撫鎮等官降級革職以
示懲戒而腹裏之患亦不可不為之防也
大駕遠出北虜聞之安保其不跳梁乎其一有不可
不知者自我成祖定鼎燕都即設太倉銀庫
貯收天下之財以供軍國之用
皇上入繼大統尚有四百餘萬頗為充溢今各邊奏
討無虛日該部借支無止期大駕遠去支費
又不下百餘萬兩即太倉所貯亦不過百餘萬
兩而已萬一遠方有警不知將何以應之臣私
相謀惟雖有心計如唐劉晏輩亦恐無以善
其後此今日之國用
陛下所宜急知者也臣等職司邦計日夜憂惶計無
所出犬馬愚忠竊敢陳獻以聞伏願
陛下少寬鈇鉞之誅特賜採納豈但臣等之幸寔生
民之幸
宗社無疆之休也臣等不勝殫越待罪之至
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十日奉
聖旨已有旨諭他奏了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官王治等謹
題為乞 慎行幸以調適
聖躬以慰群情瞻仰事近聞
皇上欲幸上林苑海子九重邃密未敢遽信昨見
閣臣具疏請止未蒙 俯從乃知
聖心果欲有此一行臣等特罪言職豈敢終默我竊
惟
皇上前日躬詣 山陵所以展永慕之誠慰
祖宗之靈教天下萬世以孝敬之道其事有名其意
甚美大小臣工將順之不暇豈敢諫止今海子
之行比之前日事體不同在所當止况
乘輿旋軫未久若復輕出慮煩 起居雖曰弛張
遊息人情之常但 人主動靜關係甚大一出
入之可否人心以之為向背史筆據之為紀錄
若無事而行似非所以示觀法而延
聖譽也况 法宮苑囿景象備有靜處燕閒
聖懷自豫似不宜輕出遠遊衝冒風露然後為樂也
垂堂之喻萬望
加察又况山川風景前日之行已洞然於
聖心矣天下奇觀不過如是人間天上烏有加於
禁藥者哉臣等雖未嘗一至海子要之特林池菰
葍之景物耳較之 法宮之壯麗清勝

絕固不必往也伏望

聖明俯納群言止此行幸上以調適

聖躬下以慰答臣民之望實天下之大福也萬世之

偉觀也臣等無任悚懼懇望之至

隆慶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九

兵科給事中臣鄧繼曾謹

題為乞審 綸音以光

聖治事臣待罪諫垣職司出納近來 中旨多矣

皇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撮其最大如悅邪說之媚

已則 勅賜褒俞惡師保之抗言則漸將放黜

目覩出涕口誦吞聲臣切惟 中旨之出臣工

之所稟令天下之所作式九夷八蠻之所視以

為向背垂之萬世又所據以考治亂之迹者故

祖宗以來凡有 批答以及傳奉俱

命司禮監官送下 內閣議擬陳 覽有裨治理然

後施行豈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九

祖宗之聖學乾斷有所不足耶蓋謂天下之事必求

合天下之公理而後行之所以慮獨見之或偏

抑亦防矯偽者之假托也故百餘年來治日居

多雖間有橫政者出入不能以禍天下時如正

德可謂極敝矣尚未有如今日之

旨可駭可數者

陛下聰明天與聖教日躋其法 祖畏

天之心知人安民之事必能乾乾不息何至有可駭

可數之 旨如今日者哉左右群小耳不知書

身未練事乘隙招權弄筆取寵是故言出無稽

事從繆理一至於此夫若輩惟知假此以求富

貴耳豈知 綸音係臣工之喜懼關天下之盛

衰為夷狄之向背垂萬世之典則也哉頃者

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容若輩干政不信仁賢而信

群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臣願

陛下熟思臣言遠圖治道凡有批荅

旨意及傳奉事理一以 祖宗為法仍

命司禮監官送下 內閣據理度時明白條上請自

聖裁然後出其前

旨已出不可以示天下萬世者若果出自

聖翰亟宜收回勿吝改過如左右群小為之尤望速

加顯戮以戒儆人則

嘉靖三年二月初二日題初四日奉

六

天地明格災異自伏

祖宗默相嗣王早成而嘉靖之治不愧名稱矣

嘉靖三年二月初二日題初四日奉

聖旨這廝好生輕率言詞忤慢著錦衣衛拏送鎮撫

司打著問明來說

刑科給事中臣劉世揚謹

題為重罰斷慎

綸音以圖長治久安事昨者 清寧宮前門長隨白

恭為已故太監郭昇姪郭洪奏乞錦衣衛百戶

援已故太監楊聰姪楊倫為例

陛下不察即允其請洪遂得濫厠錦衣衛百戶兵科

給事中裴紹宗舉以為言則得

旨已有旨了此

陛下牽制因循聽命左右廢 祖宗之舊隲

國家之法

陛下固非不知其失而諉之 成命不可復易然則

嘉靖三年二月初二日題初四日奉

七

曷不於未有旨之先而慎之邪夫趙雲丘麟揚

倫俱冒錦衣衛官秩言官亦累言之

陛下即一誤與一不聽一不改再則知且慎而改之

矣數月之間而何乃至再至三至四邪他日

陛下安得而禁之臣等又安得而言之詩曰候人亦

綏書戒衣裳在笥晉文公以趙衰守門論者謂

守雖得士而議出寺人則是其賊賢失政之害

今錦衣親軍近侍官員例以若人厠之又出若

人請之異日獨且謂

陛下何哉夫革 先朝乞陞之人今則復容其乞陞

治 先朝交結紊亂之黨今則復聽其紊亂此

臣所大未解也臣觀邇來國事日非公卿諫
臣百執事論諍而天聽日厭

聖心日睨正恐事日益非論諍日益多將至若潰川

不可復救左石制命政在多門

陛下若綴旒不得舉手群臣宿願不任事則一變而

為武宗之世不難也上石不足以補天啣

枝不足以填海為所進者小而所缺者大也今

之進言

陛下者實類于是志曰廢忠惑佞蒙大而天不清蒙

微而日不明象則著矣願

陛下究觀天人容覽忠言奮立剴斷剔剔欺佞先將

嘉靖二年五月初二日奉

郭洪并趙雲丘麟楊倫革去官秩然後明究互

為陳乞者之罪并近日群臣論諍諸所失政一

一追惟不憚改圖以後

綸音務乞慎重必求至當然後

陛下毋使已誤而群臣論諍徒作一番故事塞責如

補天填海之卒難為功臣不勝長治久安之望

嘉靖二年五月初二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為遵信

明詔免收濫役以杜弊源以昭

新政事近談御用監太監黃錦題稱該監匠作不

敷要將本監裁革過人役并軍民匠餘選取照

舊食糧應用該兵部覆題奉

欽依這人匠查弘治年以前額設的准選收藝業精

通五百名應用不許各項影射役占欽此臣等

聞命駭愕之餘繼之以惜而且懼也夫自

先朝權姦用事政出多門各衙門假公營私收集無

賴無慮數萬京儲告空賴

嘉靖二年五月初二日奉

陛下登極改絃易轍詔令一布如日中天其剗剗

宿弊扶植綱紀條約雖多而裁革冗食一節是

又元氣賴以綿延國是因以少定而大愜人

心者柰何痛憤未幾旋自踵效隨革隨復不恤

反汗則是自易其令自侮其法而非畫一之

政矣政非畫一豈帝王之政哉此臣等之所以

駭也自

陛下臨御以來宵旰孜孜圖惟化理形諸

綸音一則曰弼成嘉靖之治二則曰共成嘉靖之治

注切淵衷焦勞聖慮卒使嘉靖之治渾融

完確如金甌拱壁上欣

祖宗在天之靈下慰赤子雲霓之望而

陛下之心始釋然矣今日之舉無乃瑩者瑕完者缺
欣者變而望者缺乎此臣等之所以惜也年來
各省不登民戶逃亡過半加以邊務孔殷未及
一歲廢去各邊銀兩不減百萬京通二倉僅有
二年之積重之以此各監局循例效尤難以阻
遏將來志實猶名按圖索駿持籌而往不識司
國計者有何擘畫也且

孝廟之時倉廩充實故雖有正德數年之耗然所耗
者耗

孝廟之實猶可支也若正德則固已耗者也以今日

嘉靖四年三月十九日奉

之耗耗正德之耗不可支矣脫或各省不登如
往歲此天時人事之或然者其何以善後哉此
臣等之所以懼也臣又思之

陛下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
而仰一人雖竭天下之財力以供億

闕庭來天下之技藝以趨事禁苑良不為過今

陛下方欲用人臣等輒行諫止豈過為矯激以取批

鱗之罪哉但所重者已渙之詔令所靳者欲

置之糧儲所謹者易竭之覆轍所慮者難料之

後艱故敢覽覽如此耳連日京師聞有此

旨閭巷終籍彼曰仍以某項下進此曰今不得於此

衙門後必得於彼衙門一時遊手之人競取安
身之術傍觀側聽是豈好消息耶况該監人匠
見有二十餘名若能日省月試併力嚴程事亦
不廢今此請乞意將何為且今四方饑饉存臻
妖祥疊見

陛下正當儲德飭行百凡供御宜自減損以答
天戒豈可更啓此端以興遠邇咨怨重傷

天地和氣也哉如蒙乞賜追寢成命將人匠不
必選取以立冒濫之職缺名人匠勅該部查

照先今題准事例轉行各該清軍御史嚴督

司府州縣衛所官員清查正身或戶有人丁即

行起解送監上工仍勅黃錦等安靜行事毋
得偏關倖門自招物議庶工作不妨倉庾不費

而清平之政無疵類矣臣等待罪該科職掌

所係謹昧死

上陳不勝仰祈悚懼之至

嘉靖四年三月十九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南京廣東等道署道事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

臣喬棋等謹

奏為乞收 成命以安地方以防後患事臣等竊

惟聖人貴未然之防而人臣有先事之戒蓋事

關利害幾伏安危有目前之所不必慮而為他

日之大可憂者惟在乎人主早見而預圖思患

而預防之耳近談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

勅書內織染局太監刁永請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

袍袂近該科道論劾該部執奏未蒙

俞允臣等遠在南都聞之甚駭以為

陛下明聖而一旦忽有此舉切恐非

陛下本意也

陛下臨御以來節用愛人絕遠方珍怪之物禁

內庭玩好之供一供役之必慎一用舍之不輕憚

憚乎周天下之慮以圖萬世之安薄海內外皆

有以知 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矣今

即此二事觀之若有異焉臣等妄料決非

陛下本意也臣等請舉其甚不可者為

陛下陳之 祖宗設鎮守太監於各省者凡以安地

方計也自張慶請

勅以便已私而兩浙生靈至今受困又况成化弘治

年間民殷物阜已不能堪即今水旱頻仍邑里

蕭索生民凋敝莫此為甚若是而更加以此曹

之剝削兩浙之民如之何而可以生活耶訪得

鄧文見在浙江以惡弟為謀主養無賴為爪牙

擅作威福多方害人索打有分例監收有供應

糧長機戶索取銀兩段疋富家大戶無故訪拏

必得重賄方肯釋放知府以下官員勒要拜見

銀兩方許進見地方軍民甚是不堪道踞以目

既如此而又 賜之以

勅是猛虎而益之以翼也民不堪其命者必矣

陛下設鎮守以安民畢真浦智覆轍在前切恐此

勅之換亦非鄧文之福也至於差官往陝西織造羊

絨袍袂尤為不可蓋陝西地方連年苦於兵革

病於饑饉 祖宗百五十年以來所患者惟陝

西邊警之最要也其在今日甘肅則有回夷北

岷河州則亦有不剌延寧固原則有套賊邊警

不時支給不暇連年動遣重臣震懼其境雖收

薄效尚未底寧而今乃復有此舉差官一出供

應不貲參隨爪牙之徒唯利是索有司驛傳恣

意誅求陝西地方近已匱於軍餉民情皇皇今

復加以科擾必將騷動地方震驚邊庭譬猶抱

薪以救火也其能撲滅者或寡矣

陛下宵衣旰食內脩外攘言及邊事輒勞

宸慮今瘡痍之民尚未全瘳邊方之警尚未寧息而
又可重於此等騷動之我切恐此舉殆非

國家之利也夫天下大勢在東南江浙為財賦之
區險要在西北山陝為藩籬之地近年以來東
南民力罄竭無餘西北兵威困憊不振譬之人
身元氣索然強自支持其不仆者無幾識治勢
者每為國家危之今又重以軍民不堪之甚
者忽然加之臣等恐天下之大可憂者必無出
於此矣臣等待罪言官有事當言有言當盡使
廟堂之上有此不令之舉以遺後日之憂一旦變生
噬臍無及異時臣等雖身伏斧鑕亦無以逭其
責矣伏願

嘉靖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十四

陛下不以威命為難回不以微言為可忽緬念萬
姓之艱危俯從諸臣之論諫將鄧文

亟賜罷黜以為生事者之戒另選老成安靜之人以
充鎮守陝西職造乞如該部所議者令彼處官
司照數嚴造解送來京以給公用庶幾地方不
擾民生得安而後患可以潛彌矣國家億萬
年靈長之休端在於是等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聖旨這本內如何將服色條字喬祺等本當查究
且饒這遭該衙門知道

刑科左給事中臣汪思謹
題為慎出

命以示大順事通者給事中劉敢得罪褫職科道諸
臣以為斥逐言官殊乖治體交疏懇請乞
賜優容不意上犯

天威嚴加詰責聖恩浩蕩尚免刑誅螻蟻微軀粉
骨難報臣已隨班入謝感激無涯追而深思尤
有疑惑既存宵臆不敢腹誹謹用敷陳冀回
天聽此臣區區一念之忱

陛下誠有社稷深憂則曰是朴直言或可聽也不
然則曰是狂愚耳不足聞也又其不然則是奏

嘉靖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二十五

擾其罪無復可逃萬鈞所壓雷霆所擊摧折敗
壞臣復何惜但恐天下之事方將勞

聖慮耳然臣念

陛下聖明必不肯至此極也臣聞之易曰重巽以申
命夫巽順也重巽者上下皆順也上順道以出
命下順道而從之于是乎風四方而鼓萬姓古
之善治天下者用此道也

陛下之出命于此殆有嫌乎
陛下即位之始詔旨流宣臣工奉行罔有或怠可
謂得重巽之義矣既而初心漸弛德意頗乖
人心未克驚疑臣下未免駁議馴至今日更又

可愕

陛下豈未自知乎臣請言之 聖諭有曰朝廷設言

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擾似也然言官

風聞言事自

祖宗以來固已許之蓋勢有所不及詳機有所不可

泄一有見聞即當奏報徐行勘實庶足防奸如

曰止當據實不許風聞則論勘益難檢邪日肆

矣 聖諭又曰劉寢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

回話又不認罪寢誠輕率可罪矣然崔文之惡

言者競興各以所聞告之

嘉隆抄卷四

一十六

寢既有聞不敢不告寢之心則實也律文曰奏

事詐不以實寢何敢尚詐使寢而不以所聞告

乃為詐不實耳若夫回話之說尤有可議方崔

文有詐

陛下止令寢查明銀兩耳寢之再奏亦止言內帑不

得查究崔文不當構陷耳

陛下固未嘗責寢回話寢亦何得認其罪哉

聖諭又曰姑從寬調外任以稱朝廷容宥之恩臣則

以為

陛下何能宥有容宥之恩夫崔文

陛下弄臣也劉寢

陛下爭臣也弄臣以快一身者也爭臣以利天下者

也假使取更狂徑計

陛下益彰仁聖今乃為弄臣私昵之故而廢忠直之

臣未見其為容宥也 聖諭又曰這廝們如

何這等奏擾意回護本都當拏問究治且饒

這遭再不許仍前奏擾夫諸臣之意蓋為

社稷深憂故敢交章直救豈敢為同官回護奏擾

聖情以輕蹈拏問究治之禍之兇草疏初心已分顯

戮其身且不敢保於寢乎何回護之有

陛下殆亦不亮諸臣之心矣虞夏之治亦既盛矣而

君臣之間吏相勑戒不敢怠忽

嘉隆抄卷四

一十七

陛下繼亂而興治績未就奇災大沴所在興嗟正宜

恐懼納言容其狂直今乃詰責諫臣竟斥劉寢

臣誠不敢奉 詔也夫自

興獻帝尊崇之議外廷群臣不能悉合

陛下之意及夫近日都督同知陳萬言 賜第之事

反復議論相率左右近裏必有獻諛貢佞抑或

借此興議將謂外廷於

陛下懿親每不相假遂使 聖情疑惑心意漸疎謂

此輩為違承謂群臣為違慢言不足聽計是

從是未可知也如其信然則

陛下之赫怒固宜然此豈盛德事哉又如內帑銀兩

陛下既知有職掌不容擅支矣若以妄劾崔文為取之罪則直罪之可也何為而使取查明以難之俟取言其難然後加之罪也是乃挾術構陷之謀殊非王者正大光明之體又

陛下先因刑部之叅已曰崔文已有旨了饒他後因崔文之訴乃又極其慰留溫語褒詞不一而足是方以有罪而恕之忽以有德而章之私情公議展轉相妨意有偏授便為所勝臣恐

陛下剖明之資或有可憾也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絳一言一話若甚細微流布四方實關大體蓋一時詰難雖下情易窮而少

有乖違則人心未服甚非重巽順從之義也

陛下如欲諸臣勿言何不俯從眾志省察愆尤割去已私深惟至計納諸臣之說復劉取之官自今睿旨擬行一切責付內閣務俾詳慎允當大順民心如或過差責有攸在若是則群臣將順之不暇又奚奏據之病乎唐臣魏徵言於其君曰願使臣為良臣毋使臣為忠臣固亦臣之夙願也臣言已盡涕淚交零待罪

闕庭不勝戰慄

嘉靖二年八月初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工科等科給事中臣顧濬等謹奏為法

祖宗慎睿旨以光

聖治事臣等仰惟帝王之御天下也居高聽卑非命令則何以奔走天下鼓舞萬民也哉故易之姤其大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此之謂也惟其所繫有甚大焉者天下之所以治亂人心之所以從違中華蠻貊之所以觀望天地鬼神之所以鑒臨福履災害之所以隱伏咸有繫焉者故必至公而後可以折天下之私必至正而後可以關天下之邪必至明而後可以燭

天下之幾微必至和而後可以銷天下之粗厲

必審定於未發之先執守於既發之後上順道以出命下奉道而順從而後可以絕天下之窺伺通者服遠者望道化光也故易之巽曰重巽以申命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書周官曰慎乃出令詩大雅抑之篇曰訏謨定命皆深有見於此耳三代之時君臣之際情意交孚事至物承面相告語殿陛之間而家人父子之風行焉命令焉得而不善耶降及季世堂陛之階過嚴而腹心之意已微紙筆之文太勝而講求之實甚遠其命之敷也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

無其效職此故耳西漢之時惟文帝庶幾有古
帝王風故太史公作史記惟於文帝紀凡詔旨
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焉蓋志其有所以傷
其無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酌古準今凡天下情事許諸人皆得章
奏或容面相告語務求至理然後

命下四海康寧

太宗文皇帝又爰立內閣設大學士掌絲綸凡章奏
悉下其手票擬訖再上

帝前睿覽訖遂下各衙門諸臣無敢增減一字於其
間者故當時 睿旨之頒皆公是公非善善惡

古書卷四

二十

惡苟垂於法不諱私昵苟有勤勞疎遠不遺焉
自茲以降

聖子

神孫萬世守之萬世之盛也奈何一變於正

德逆瑾等弄權欲箝天下之口以傾倒是非之
衡一切章奏凡有關於忠君愛國弗使已私者
多留中不出其出者或者回將話未或便加點
逐或者鎮撫司好生打著問或踏遠假

駕帖到處拏人朝為廷臣暮為遠鬼生不保身死
不保墳凡此內閣被其攘奪而不由票擬

先帝被其蒙蔽而短於聰明壞

祖宗之德義失天下之人心莫有甚於此者故其事

至今天下凡有人心者言之到此孰不揮淚而
切齒也哉今

陛下龍飛雄藩 入繼大統 登極一詔凡

先帝時逆瑾等弄權弊政一旦剷洗殆盡

聖德神功彌滿天地天下章奏悉下內閣票擬他無

敢增減一字者或 親洒御墨 睿旨一領天

下罔不稱快暇則時 召內閣大學士從容訪

問務求至理或 親賜果物待以腹心臣等聞

之皆擊節稱歎以為虞廷之風亦不是過

聖祖神宗正相合德成王高宗不足為也尚何有於

漢文哉奈何邇來道踞宣傳以為漸不如初向

古書卷四

三

之章奏

陛下悉經 睿覽而今日之經 睿覽者十無二三

如此則憂勤之意微向之章奏悉下內閣票擬

而今日之下內閣者十無二三如此則師賓之

意微向之憂國愛民者多見 俞允而今每不

從如此則公論之所以日消向之誣上行私者

多見罷黜而今每得請如此則私議之所以日

長向也違法之事與夫犯法之人皆的有定處

而今也每見含糊至於誣誣即報曰已有旨了

曰已有旨了罷曰已累有旨了曰已累有前旨

了罷甚至諫者之詞稍或過直有犯權勢則便

著鎮撫司知道或便著回將話來雖元老大臣
畧不優禮若此者不一而足夫朝廷天下是
非之極也朝廷是非之衡定則天下之是非
罔有不之者苟衡焉一移則天下之風靡然而
去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故

聖旨之頒是是非非惟求其當焉以快人心而已苟
前旨之未當焉則

陛下速當俯從天下所請以光聖治可矣故從諫

弗弗改過弗吝此帝王之美德人主之雅量豈

可溺於苟且陷於偏私不論是非不審曲直一

切報罷如臣等所見邸報 睿旨與夫臣等所

六十五卷陸贄抄卷四

二十二

聞道詔宣傳者我况款曲故縱多加於權勢犯

法之輩而留難阻遏每逮乎縉紳忠諫之人夫

諫官乃權勢之讐有國之寶也彼固欲效忠於

陛下耳雖所見有偏處其心則無他也故人主之於

天下一日萬幾而眩惑壅蔽者不少也而進諫

者又以螻蟻之軀而觸犯雷霆之威是豈諫者

之所利哉故人主開導而求諫和顏色以受之

尤恐其不諫豈料

聖明在上乃有此訑訑之聲者距人於千里之外我

故虧帝王之美德損人主之雅量莫有甚於今

日之所見聞者夫如此而欲其

命之發也折天下之私關天下之邪燭天下之幾微

銷天下之粗厲絕天下之窺伺道化光也胡可

得也雖曰臣等據道詔所聞與邸報所見論列

至此誠有不自信者蓋

陛下之春秋日富一日總攬乾綱日深一日則親

賢講學必日篤一日進德脩業必日增一日其

肯不任內閣票擬而獨任偏信哉誠若此則甚

非我

太宗文皇帝設立內閣大學士至意其與臣等所陳

經史德音亦遠比諸正德殆無幾也可不痛哭

傳曰今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今日

六十五卷陸贄抄卷四

二十三

之聖旨命也猶令也公則重私則輕謀諸君

子則重謀諸匪人則輕能法

祖宗則重不法

祖宗則輕重則君尊尊則其國安輕則君卑卑則其

國危此數者不可不審也或曰今日閣老前者

二言官交章論之矣今後票擬似亦不須臣等

以為破祖宗之德意壞國家之大體必此

言也使二言官之言足信則

太祖之德意不足法乎况二言官之言多出於一時

憤激念亦不到去後日子也適足以為藉口長

茲之具耳且票擬在內閣主張在

陛下意也伏望

陛下自今以始益以法

祖為心凡 睿旨之須須珍重愛惜勿以人言自沮

勿以無過自恃勿以有過自諱崇帝王之美德

擴人主之雅量親賢講學已聖益聖凡天下章

奏悉下內閣大學士票擬其票擬自

聖覽後餘臣當敬守奉行務公是而公非毋私怨而

私惡

陛下時賜面語立為稽考仍乞 戒諭司禮監務虛

心求善况崇儒抑邪安靜檢束今日司禮監太

監張佐之所共望者萬一果如道踣所聞邸報

嘉隆疏抄卷四

二十四

所見是豈前此執事者之故為有道者累歟抑

亦今日司禮監之所欲改焉者也

聖諭一頒彼此樂於聽從矣夫如此則是非之衡既

定君臣之美竝臻將見 聖旨之頒所謂動天

地感鬼神等效驗有可必得其餘經史之所稱

者婉美

祖宗之所建立者令德較諸正德遠矣則前日道踣

之所宣傳者今為道踣之所稱頌前日之邸報

者見疵今日之邸報者見德而

陛下之不克有始者今將有終矣臣等職在言官凡

有聞見不敢避罪隱諱謹用

上陳以為規諷萬一云耳如曰偏有所向犬馬之性

甚不慣也惟

陛下留意焉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疏抄卷四

二十五

刑科右給事中臣黃臣謹

題為守

祖法重 批荅以清 朝政事本月十一日談試監

察御史胡効才接到都察院題本送科內開先

差御史秦鉞前去兩淮巡督鹽課一年已滿相

應更替照得河南道監察御史吳鎰山東道御

史張鵬翰俱各在任伏乞 聖明於內

點差一員前去兩淮更替等因奉

欽依是及查舊日

旨意點差巡鹽必明 批一人姓名今奉前

旨因反覆思之該院備請之章

旨意應無兩可並法有專領之 勅御史難為併差

今該院不敢欽遵該科不敢發抄難欽遵則事

恐廢閣難發抄則罪坐遲延此所以大不獲已

而有言也蓋聞令出惟行人君之治也守正不

阿臣子之職也君有令而臣抗者其罪必誅為

弗順也臣有意於阿君者其罪亦誅為弗忠也

善而莫違惟順之良否則妾婦而已納約自牖

惟忠之大不則儀行而已我

朝不設諫官分建六科職專駁封封者封還

詔書之謂也駁者駁正臺諫之謂也臣待罪此官幾

有八年守此二字重如著蔡每著心思嘗形夢

寐今遇此 旨故敢昧死上言伏願

陛下恢 天地之量納藹藹之言啓 日月之明

剖藩籬之蔽詰此 旨意何人票擬何人秉筆以

臣逆料必出左右之手望

陛下重加戒飭使之各保身家

陛下愛臣則富貴之而已爾致使 旨意錯誤至於

如此所當寒心臣又風聞近日錦衣衛缺官兵

部題覆其本不下內閣俄而 簡用四人之

命徑從 中出致使京城內外人心怖愕物議沸騰

言之者嚙指縮舌未能出口聽之者握手閉目

幾不敢聞夫何使人至於如此蓋以錦衣掌印

僉事之官其在武職衙門最為緊要遽序當循

公論甄拔必杜私交今乃不使內閣得聞他日

倘有軍國大事機密重圖夜半

宮中飛降片紙則內閣重臣并科道庶僚萬死階

下不足贖罪蓋事權雖云被奪而責任之重尚

存崇卑雖云異階而公論之嚴不貸向者逆瑾

劉愷自用常有此舉其後輕逐 內閣

顧命大臣至行 詔諭雖嘗幾壞國常終亦難逃明

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陛下何不近監於茲以遠法我朝

祖宗列聖之良法美意也我朝設立內閣處以文

學之臣凡百章奏俱先行票擬或有斷國謀主
事須坐論或經邦弘化關係非常必

親幸其閣或召見面議是以政得其理人無間言有
餘年來率由茲道臣今傍觀國是將且日非
朝政機軸轉移就謬外方災盜疊報滋繁今使
內閣虛代言論思之職使中貴家專權惑主之愆
竊料此風漸不可長萬一傳之四方人人疑二
甚則流諸外裔在在唯黃使

金櫃石室紀德政之微類

聖子 神孫失步武之芳繩則今日
點差之命臣恐內閣亦不知也

嘉靖疏抄卷四

一

陛下幸思 祖宗締造之難

天地付托之重萬幾之所叢勝萬民之所怙恃時

臨文淵大資 顧問凡百章奏悉付票擬先將該

院題本容臣封還惟復

俯從原請於吳鎧張鵬翰內 點差一人令其更替

則 綸音無再失之嫌庶績有全熙之慶天下

幸甚宗社幸甚

嘉靖二年二月十二日奉

聖旨著吳鎧去該衙門知道

吏科都給事中臣李學曾謹

題為慎大柄衛大號以保隆大業事臣惟賞罰者
人君之大柄命令者人君之大號賞罰之行所
以勸善懲惡而制馭天下之臣民故曰大柄持
之不可以不慎也命令之出所以通志成務而
昭示天下之臣民故曰大號擬之不可以不審
也自古帝王未有舍此以為治者亦未有忽此
而能善於治者仰惟

陛下嗣登之初撥亂反正顯遂忠良誅竄奸邪與夫
詔旨之 宣諭章奏之 批荅大公至正無罅隙可

議中外臣民改觀易聽雖深山窮谷莫不引領

嘉靖疏抄卷四

一

拭目思見德化之成夫何逾年以來漸見乖謬
賞罰一行命令一出鮮有合人意者隱而腹非
顯而巷議紛紛然謂國事將日救矣夫賞固有
常度近來以藩舊乞賸子以戚畹乞田宅以官
監家人乞武階職事隨所意欲無弗遂者恩不
忍割義不見從則賞不以功而濫於私昵矣夫
罰固有定法近來事干內幸與其家屬有犯或
免提問或不查究甚則奪法司見問而委之錦
衣衛鎮撫司使得以高下其手顛倒是非則罰
不及罪而流於姑息矣夫命令固有體要

陛下一日萬幾凡內外章奏必欲一一親覽而自斷

之固不勝其煩宜不能無待於內閣之票擬也
近來批荅多有未善未必盡由票擬如臣下有
補拾之請例曰已有旨了各於改過而視之為
贅也有切近之論例曰該衙門知道略不究心
而視之為泥也

成命一下百挽不回所謂君出言自以為是如不善
而莫之違誠不能無愧於所謂大哉王言者矣
夫人君法天以為治賞即天之雨露也罰即天
之霜雪也命令即天之風霆也雨露而淫霜雪
而愆風霆而失其節豈天之道哉然則賞而僭
罰而縱命令而弗臧豈君之道哉臣願

國朝典章考卷四

三

陛下慎之審之凡有賞罰必先勅該部定擬某功
應受某賞某罪應服某罰然後請旨

宸斷見諸施行毋順陳乞之情毋容庇護之黨凡百
命令事無大小悉付內閣票擬然後裁自

聖衷其有未穩即使再令改擬精切然後形諸批荅
仍將臣等六科日逐旨意題下付下內閣查
對某件曾經票擬某件未經票擬某件與原擬
相同某件與原擬互異參驗明白仍復繳進一
有欺弊即行追究以杜亂階更願

陛下深宮燕處之餘閱考前代諸史治世之賞罰何
如而當命令何如而善亂世之賞罰何如而不

當命令何如而不善辨之必明信之必篤行之
必果守之必定務求與治同道慎勿與亂同事

此則大柄不移大號不弔

宗社大業可以永隆而無替矣臣待罪言路日抱憂
懷區區犬馬之私實有不能已者是以昧死敷
言伏惟

省臨 恩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七月十二日奉

聖旨朝政事自有舊規這給事中如何這等來說顯
是輕率妄言本當查究且饒這遭還罰俸一箇月
該衙門知道

國朝典章考卷四

三

山東道學道事陝西道監察御史臣王璜謹題為乞

聖明從衆論以正職掌以塞禍源以安地方事通者

浙江鎮守太監鄧文奏乞換給

勅書始而該科執奏於前繼而科道交論於後人言

雖衆聖意未回事關安危不容遽默故敢不

避狂愚再噴聖聽臣等竊惟天下之事所以

行之者三曰理曰法曰勢背於理則不可行違

於法則不敢行阻於勢則不能行以是三者而

律鄧文之請殆無一可者焉文之請也固欲兼

管銀場矣銀場利之聚也文要兼管將為國而

利之乎抑為己而利之乎為國而文征利者必

危為己而放於利者多怨曰怨曰危俱是屬階

於已於國兩無所據欲兼理詞訟美在外之詞

訟有司理之按察司總之而詳免於撫按文欲

兼理其亦會同撫按乎抑亦任情而為之手會

同則非文之心任情則成民之亂以理為請而

乃以亂終之可乎欲參提職官及罷開官吏矣

鎮守各官而以參提行事是鎮守而撫按也不

知撫按其將何事况罷開之官已無官守罷開

之吏即係編民彼有何事而亦欲參提之耶此

理之不可者也 大明律內一款曰在外五品

以上官有犯奏聞請

旨六品以下聽撫按御史按察司并分司取問是鎮

守不得參提官吏也問刑條例內一款曰在外

詞訟除叛逆機密重情許鎮守受理外其餘不

許濫受是鎮守不得兼理詞訟也以此推之鎮

守不得兼銀場亦明矣夫律定於

太祖高皇帝例行於列祖而經

孝廟圈點頒行者也文能知憲朝張慶一時偶行之

事而獨不知

祖宗百世之律例乎此則法之不可者也財者民之

心也管銀場則傷其心矣固未有傷民之心而

可以治者也理詞罕官則奸宄者將挾計薦賄

以求逞善良者皆積冤含憤而罔伸世未有惠

奸宄賊善良而可以治也此則勢之不可者也

夫理不可法不可勢不可而鄧文乃肆為欺罔

甘於首禍朦朧而請之罪固不容於誅矣向使

該部見其詞語含糊少加察焉而執奏之則當

事未定之先未必不可救正而乃輕舉妄動即

與會

勅及因該科之執奏然後徐起而覆題曾謂堂堂本

兵國之司命而舉事草草一至於此哉若曰不

知是謂不智知而會之是謂不忠不智不忠焉

用彼相若該部者亦有不得辭其責者矣伏乞
陛下因臣等之言覽先後之奏審事機察利害將
勅書收回明正鄧文之罪戒飭該部之誤惟期治道
之有成毋拘

成命之已下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等不勝惓惓忠愛之至

嘉靖五年四月十三日奉

聖旨這勅書照成化年間舊規換與的已屢有旨了
該部知道

嘉慶抄卷四

三十四

禮科給事中臣章儵謹

題為重降

明旨大懲奸黨事頃因旗校王邦奇等乞

恩比例復職

陛下答之曰該部看了來說續談都給事中許復禮
等反覆辨論其不可乞將王邦奇等置之於法
為小人首亂之戒

陛下則曰該衙門知道臣竊疑為臣嘗伏覲前後
旨意大率曰該部看了來說者所謂急施行之意也
曰該衙門知道者所謂泛然應之可否之間所
司視之以為尋常者也改元 詔書應查應革

嘉慶抄卷四

三十五

者一十有三條給事中等官夏等奉

詔查革官員旗役三千一百一十九員名誠所謂積
年宿弊一旦頓清嘉靖 今日一大機括也其
王邦奇等係先年緝捕陞授人數委的冒濫壞
事允宜裁革會題言之盡矣

陛下在那奇等曰看了來說臣竊以為看其所謂拘
私有無之說非看其所謂比例復職之說也乃
於復禮等則漫應之若無大緊要者仰窺
聖意不知何所主持曾未幾時輒自懈怠如此則直
以天下為戲乎為邦奇等之言則曰兵部已許
我矣為左右之言則曰此彭尚書許他非關我

事夫彭尚書或一時無稽之言該司不能及時舉奏致有今日玩事之咎固莫能逃且今

明旨之下輕重判然彼玩不知則謂

陛下亦似許之矣

陛下左右皆特許之矣所不然者臣等科道天下人

心祖宗在天之靈耳然則又非獨該部之罪

也則其搖唇鼓舌引類呼朋跋扈權倖之門抵

掌玩侮之術何足怪哉凡其袖手而董籌陰行

以倖成者且三十有餘今茲舉以邦奇為是待

之以恕則闕然而起繩之以法則帖然以伏此

其情狀大略無難見者也又如淨身男子千百

為群雖曰死灰尚有復燃之心張銳張雄之等

鷹隼在籠每遇秋風不無飛揚之志此途一開

不可復止決隄而欲思板築之功燎原而後求

撲滅之術雖有智者莫能救其後矣然則如之

何亦曰治之而已矣禁之而已矣蓋此事關於

國家也甚大革之則安復之則危革之則治復之

則亂革之則進君子復之則進小人革之則為

嘉靖復之則為正德其幾如此一反掌間耳豈

不可大寒心也哉近聞該部具本執奏思舉其

職以補過也伏望

陛下振乾健之威赫雷霆之怒細覽科道之奏特

先該部之言將王邦奇等攀援法司從重問擬以警其餘實國家無窮之禍苟或依違可否之間仍前不斷之

旨如此等輩終無寧帖之期嘉靖新政乃

陛下自壞之耳天下事尚未可知也臣不勝惓惓

嘉靖二年七月初五日題初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兵科等科都給事中官臣許復禮等謹

題為信 詔旨懲奸欺以正 國法事頃者錦衣

衛左等所鑾輿等司旗校王邦奇等奏本到科

為懇乞

天恩比例查功復職等情臣等披閱奏詞相顧驚愕

不意

聖治維新之日輒敢有此奸頑欺負之徒以惑亂

聖聽此事關理亂之機臣等不容緘默照得

皇上登極節奉 詔正德元年以後各衙門官軍旗

校人等緝捕妖言奸細并不係臨陣對敵強賊

一應陞授職役者通行查革欽此欽遵今王邦

會嘉隆錄抄卷四

三

奇等係先年廠衛緝捕妖言奸細近奉

詔旨查革人數先該兵部題為 開讀事請差科道

部屬等官遵照 詔旨內事理查革題奉

欽依選得兵科給事中夏言四川道監察御史鄭本

公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汪文盛錦衣衛千戶

陳樹李經公同會勘各據本衛所開造文冊兵

部選官堂稿各人親供逐一清查磨對扣算停

當備文冊會本題 請奉

欽依是冒濫人員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

部都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隨該兵部覆題節奉

旨是各該官員旗校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

盡職級的還與他冠帶開住被革人員有朦朧

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欽遵先

因錦衣衛旗校費宏等及王邦奇等六次抗違

詔書奏辯復職已經臣等六次參出兵部立案未經

究治今又妄引 勅諭撫拾勘官大為欺妄之

詞巧肆朦朧之辯惟欲惑乎

聖聽不顧詆訾乎 詔書其間至毀勘官為奸邪指

查革為欺罔是非倒置變白為黑大肆狂悖之

言無復忌憚之意則是狐鼠得其依憑而目中

已無法度矣此輩若猶縱而不治終將何所紀

極乎且 奏內首以遵 勅旨為言乃謂近者

會嘉隆錄抄卷四

三

節奉脩省之 勅諭也臣等嘗請罷冗員裁冒

濫乃為脩省敬天之實未聞冗濫復職而反謂

可以脩德動天也查得弘治二年七月內該禮

科都給事中等官韓重等題為脩省彌災事內

稱武職非軍功得陞旗校因行事陞職甚非

祖宗舊制合通行查革具題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等妖言的只照成化年例給賞不

陞等強盜的應捕人員照舊不陞定為例欽此

大哉 聖訓百世當遵以此觀之則

先朝脩省彌災正欲禁革冒濫而邦奇等乃引此以

為查革復職之媒不亦謬乎且既知

勅諭之當遵則必知 詔書之不可違今未遵

勅諭而先違 詔旨亦獨何哉蓋在 先朝權奸用
事納賄買官中官第姓濫叨封爵權門廝役驟
得羨官金紫雜沓於班行車馬喧填於道踞至
于廠衛陞遷尤為驟易倚仗權奸之勢竊弄威
福之權串同番子誣拏奸細妖言不經法司燬
成深奸大罪或一年而兩次類奏或乘便而陳
乞陞官神人共憤道踞與嗟幸賴

皇上龍飛九五開 國承家數年冒濫黃緣一

詔盡行裁革或追奪 詔券而為民或削除職級而
歸伍事出至公裁之 聖斷臣民恪守孰敢愆

嘉隆錄抄卷四

一四

違今邦奇等屢恃頑冥肆行抗奏是非依憑城
社倚任錢神何敢乃爾蓋不聞嘉靖乃正德之
改轍而倖門不容於再闢 詔旨又

中興之命脉而 新政豈可以阻撓譬之隄防一

決潰突滔天末流難制典守者孰敢少得而漫

邪其 奏內稱見在食糧者止百十人似欲以

少自恕而幸其或可見容也然一人破例千百
隨之容一人是容千百人矣况 中興一

詔挽人心於既去之餘圖治化於更新之始昭如日

星天下共見 朝廷紀綱法度率此為立理亂

攸關誰得冒犯今必欲違之是壞亂紀綱法度

欲轉嘉靖之治而為正德之年矣且正德元

治道未始不善而二年之間竟爾變之非遽

也亦由小人潛通僥倖之門而執法者因循不

守方徇情以示私耳卒至極亂大壞幾危

社稷殷監不遠可復蹈耶故孔子贊易乾則致謹于

幾坤則致戒于漸良有以也况前日查革之餘

邦奇等尚有旗較之藉若果奉公効勞自有榮

進之途何苦惓惓為非分無益之求以自罹於

罪戾邪况又 聖恩浩蕩不追既往與物自新

邦奇輩自令安分懷刑以觀太平之盛可也乃

敢屢逞狂悖之詞甘蹈克發之罪蓋由今以來

嘉隆錄抄卷四

一四

法令不行事尚姑息以致人情玩忽養成奸究
之風上下相安而不自覺矣臣等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痛懲往事守 維新之 詔旨使群

小不得以抗違申渙汗之 綸音俾奸究不得

以拂戾乞 勅法司將王邦奇等一下人犯收

捕下獄從重問擬遵照

詔旨押發邊衛充軍以為小人欺罔之戒庶法令昭

明倖進者知所止矣

嘉靖二年七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黃重謹

題為慎政令以圖治安事臣惟人君政令所以繫

天下人心者也顯設于朝廷之上敷布于四

方之遠得其道則臣民蒙其福失其道則臣民

被其殃是政令之行誠不可以不慎者仰惟

陛下起自藩邸入承宗祧登極之初頒下

明詔凡前數年大小奸弊剷除殆盡自是一二年間

民困頗甦生意漸復內外臣工私相慶幸以為

雍熙太和之治復見于今日矣不意邇來

聖心少察初政漸移種種弊端大臣執奏而不見從

小臣力諍而莫能入言之可為痛心見之可為

流涕臣不能悉舉謹以耳目聞見者為

陛下言之如傳陸官員已奉詔書查革且武職非

軍功不授又係祖宗舊制豈容輕改夫何前

者趙雲以太監趙山之故陳乞得官為錦衣千

戶未幾楊倫丘麟郭洪以太監楊聰丘清郭昇

之故陳乞得官為錦衣百戶雖有尚書彭澤都

給事中許復禮之執奏而

陛下固執前旨竟莫俞允夫錦衣衛官員職司直

駕侍衛任遇獨隆人多慕之今此源既開末流何

極臣恐狗尾續貂又如先朝之冗濫矣設齋

醮以徵難致之福太監崔文之罪大矣大學士

楊廷和尚書喬宇都給事中張紳監察御史屠

僑等相繼論諫辭甚剴切詎意

陛下篤信邪言不肯垂納至今齋醮未聞明白寢罷

而崔文之植根深固肆志橫行慕左道而任奸

回臣恐邪說自此昌矣錦衣衛官校高糧斛面

主事羅洪載輒行鞭笞行事固為過當但其心

亦有可取

陛下允張瑾之奏下之詔獄尚書孫交都給事中

劉濟御史楊樞等先後陳奏異止數十而

陛下固執不從卒之洪載更調外任瑾罪止於罰俸

偏信虎賁之士輕棄文學之臣臣恐奸人自此

橫矣宋鈺告李陽鳳撥置科欵事下刑部未經

鞫問崔文懼怕乃夤緣

內批取付鎮撫司打問尚書林俊再三執奏

陛下以其違旨著令回話都給事中劉濟御史王

鈞等力言其非終未見聽奪法司見問之事付

諸原奏所親之人臣恐成法自此更矣凡諸政

令傷治體而長奸欺所損非細

陛下聰明天縱洞燭幾微夫豈暗於此哉特未之思

耳且今日內閣六部大臣皆

陛下腹心之寄也而科道等官又

陛下耳目之司也皆所與共理天下也今守其官而

不得行其道當其責而不得行其言不知

陛下所與圖惟治理者付之誰歟臣聞尚書林俊去則國無其人誰與其理又豈

朝廷之福哉誠不可不為之慮也如蒙伏望

陛下念

祖宗社稷之重思繼體守成之難深惟既往之愆俯從各官之請仍將趙雲楊倫丘麟郭洪官職革去以後內外人員不許援例陳乞崔文送法司懲治以後左右近幸不許妄進邪說違者罪之羅洪載復其原職以抑小人排陷之私李陽鳳仍送法司問理以存

祖宗畫一之法伏望

陛下自今以始親近正直屏去奸邪日

御經筵講明義理數名大臣咨訪治道至於科道等

官進言亦一一

親賜睿覽反復玩味見諸施行如是則 乾綱總攬

于上庶政旁達于下治安之計無逾於此狂瞽之言冒瀆

天聽罪死

嘉靖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廷和等謹

題為乞憫念地方災傷重大停止差官織造事先

年各處織造內臣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各行取回京以甦民困天下之人方

稱頌 聖德不已近者不意一時誤聽內織染

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提督織造

命臣等撰寫勅書臣等看得南直隸蘇州并松常鎮

等府浙江杭州并嘉湖寧紹等府今年四月以

後亢陽為虐入秋以來大雨不止旱澇相繼災

異非常委的地方十分狼狽本等錢糧不能辦

納尚要奏求蠲免若又差織造一應物料工匠

何從出辦撥給非惟逼迫逃亡抑恐激成他變

又况經過地方淮揚等府邳徐等州見今水患

非常高低遠近一望皆水軍民房屋土田盡被

淹沒百里之內瘠無一爨之烟流徙死亡難以

數計所在去處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

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三十餘文有經數日賣不

得母子相親痛哭投水而死者各該地方官員

奏要賑濟該部為因公私匱乏錢糧無從出辦

方且晝夜憂惶計無所措自今至於麥熟之時

尚有數月各處饑民豈能俯首枵腹坐以待斃

其勢必相起而為盜又傳鳳陽所轄泗州地名
洪澤饑民聚集舟中者已不下二千餘人劫掠
過往客商船隻莫敢誰何所聞果實未知何日
始得勘平將來事勢尚不可預料者臣等職叨
輔導實切驚懼將所有前項

勅書臣等決不敢寓伏望

皇上俯從六科十三道各官所乞 憫念地方災傷

重大收回 成命停止織造官員不差

祖宗生靈不勝慶幸如果袍服缺乏止照工部覆題

著鎮巡三司官計度物料入匠鎮守官提督織

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億亦不至于有誤矣

奏書卷四

四

伏惟

聖明留意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織造段足係

累朝事例況今

兩宮進用并朕常用袍服及供應各項錢糧缺乏

應用官已差了前項勅書上緊撰寫來者再不

必具奏執拗

少師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
楊一清謹

題為懷人窮恤人言以昭

聖德事臣近者被 召赴京途間聞

朝廷以內織染局之奏差官前去陝西織造心竊

疑為陝西之民困極矣方懼寬之未有其道拯

之不得其方果有是舉則如見火之烈願欲從

而膏之似與

陛下平日恭儉愛民之德不類也既入京師則聞工

部尚書趙璜等工科都給事中張嵩給事中王

科等御史陳察王朝用等在陝西則提督軍務

奏書卷四

五

尚書王憲巡撫都御史王蓋巡按御史郭登庸

吉崇王禹節有論列俱欲停止前項織造取回

差去內臣連章崇墮未聞上回

天聽臣則又有隱憂竊念以為人心所存即天理所

在內外之論不約而同事關他方安危誠非細

故乃皆不蒙

省覽而獨於內織染局之言是用似與

陛下平日聽言納諫之義不侔也前日臣在閣見發

下工部所覆各官奏本大學士費宏石琚贊謝

與臣議票當依該部所擬乞請停止昨日早送

下欽仍照前 旨施行臣等相顧駭愕除仍將

原稟封 進外伏念臣久官陝西近又初自三邊取回生民愁苦之狀戎虜驕橫之勢邊方利害之情觸目興嗟經心抱痛忽聞是舉若默不發一言則

陛下斷自宸衷引而置之輔導之地將何用哉竊惟天下之事有重有輕臣下之言有緩有急以輕重言則恤民固本安內攘外其最重者也而該局所奏各色羊絨織綵龍袍曳撒鞠衣之類既非先王之制又非常用不可無之物其間輕重固有自別矣以緩急言各官極陳地方彫敝錢糧缺乏憂外患之方殷恐內變之將作其最

嘉隆原抄卷四

一四

急者也而該局之奏止恐有悞供應其中緩急亦復不同矣及查陝西織造非先朝舊典弘治年間始有之彼時套內無賊腹裏有收間一舉行民不重困

孝宗皇帝采納人言旋行旋罷至正德年間太監廖鑾以織造之故剝民膏脂痛苦入骨當事者厚網其利而朝廷獨任其怨向非天啓

聖衷掃黜弊政群姦伏辜地方稍得安堵不然事勢所激不知至於何地也今

陛下所遣內臣縱是謹厚安靜不蹈前人覆轍而帶去官舍匠作人等豈一一能守禮法假借聲勢

生事擾人之害難保必無切見延綏河套達賊

雖大勢過河而伏藏久住之賊其類尚多不時

窺伺侵掠冬寒河凍雖保不復入套寧夏賀蘭

山後又多賊營河西亦不刺賊衆盤據西海近

又渡江在我沁河番境住牧此腹心之疾也而

甘肅回夷之儆旦夕難測較之弘治年間可憂

不啻數倍平涼鳳翔等處盜賊又復肆行劫掠

各該守臣方將調集兵糧以備戰守復恐公私

匱竭無以為謀事勢至此而欲蹈正德年間之

弊政以不急之務而重困夫奄奄垂盡之民可

乎誠恐民愈窮而盜愈滋外寇乘之而入河西

嘉隆原抄卷四

一四

沁岷之地將非

國家所有臨鞏平鳳諸郡安能保其晏然無事乎

故今日陝西差官織造臣反覆思之誠未見其

可也及又查得陝西各府州縣拖欠各

王府祿米并折色不下數十萬石負欠官軍俸糧

至三五年未支節奉

明旨責限令其補支所司瞋目束手無從處給拆東

補西僅支目前不經之費加之此地甚非所宜

且織造開局雖在西安而羊絨必取之臨沁蘭

州此地彫敝已甚年成薄收見今銀每錢止糴粟米六七升民不聊生若更迫之其地密通賊

巢非死於溝壑則驅之從賊耳夫工部尚書侍郎為朝廷之股肱科道為朝廷之耳目而提督巡撫巡按等官又朝廷簡用以寄一方之命者今諸臣合辭乞罷情懇意切彼豈不知逆耳之難入而順志之為安哉亦職業所在利害切身有不容不言者耳臣仰窺聖意蓋以成命已下難於追改差官已久不可復回然因時制宜聖賢明訓從諫弗拂人君盛德始因該局之請而行之繼因群臣之言而罷之則

陛下視民如傷之仁改過不吝之勇上有光於前古下作則於方來若之何其不可也况該局原奏

金肅陳抄卷四

一

止言各色羊絨見在數少不敷供應不言欠缺而各官所懇亦欲該衙門將緊關該用供應絨服開數行令陝西鎮巡等官如式織造亦未嘗敢議停止若依其所言上用既有不誤下人亦無所擾似不難從而何必惑於該局先入之奏以拂中外之情哉且

天子至尊無對若服用之常必不可缺惟正之供何足為過但羊絨初本庶民賤者之服非

宮庭所宜御故常貢之所不及近年姦巧之徒造為織金絛花之麗五絲閃色之華人始貴之一袍費至百金一疋價可十餘兩在先王當置諸

淫巧之科在今日當申嚴侈靡之禁從而重之以病吾民聖明亦偶未之思耳不然則陛下嗣位以來勤恤民隱寬儉之令無歲不降軫念邊方內帑之銀不時給發不以玩好奪心志

不作無益害有益仁聲善政莫罄名言何獨於此一事執之甚堅豈非視之輕而不覺其為害之重若是乎伏望

陛下慎守儉德以廣郵民之仁博納讜言以成從諫之美乞早降德音將差去太監梁玉取回一

應該織羊絨袍服等件交付陝西鎮守太監晏宋巡撫都御史王蓋等督同三司官員如式織

金肅陳抄卷四

一

造陸續進用惟復照依工部所擬令太監梁玉先將急缺上用龍袍攢造完備定限回京其餘可從緩者與見織未完者俱交付鎮巡等官織進一應錢糧寧取諸官帑無派於軍民若是年歲荒歉或事情緊急即使具

奏停止待年歲有收地方無事之日舉行如此庶使民心不搖邦本自固而各官得以盡心督徵邊儲防禦外寇地方可保無虞矣

嘉靖五年六月初九日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忠愛昨已有旨著差去織造官安靜行事不得擾害地方該部知道

吏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等臣喬宇等謹

題為暫停差官織造以慰窮民以溥

聖惠事近該各處撫按等官奏報災異重大饑饉非常以此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題奉

明旨會集部院司寺及科道等官條陳荒政奉

欽依是這地方災傷重大軍民十分困苦存留起運糧米歲辦等項錢糧俱與停免其餘救荒事宜都准議行還差堂上官一員前去會同撫按官嚴督所屬將前後動支銀兩設法賑濟務使人

嘉靖三年正月十二日

大祀慶成例該筵宴

沾實惠不許虛應故事欽此隨該戶部疏名上請又奉欽依務要用心設法使窮民各沾實惠以

稱朕憫念元元至意欽此續該兵部議奏南京兵部題差郎中蔡賢請勅計處馬船料價奉

欽依是官不必差待豐年來說欽此又該禮部題請嘉靖三年正月十二日

奉欽依各處地方災傷准暫免宴欽此臣等備員大臣義均休戚仰窺

聖意憫念窮民無所不至苟有濟於天下當不惜於身家碩慮臣下交脩未至救禦無方正思朝夕講求荒政次第敷陳以仰承

德意近據內織染局奏差蘇杭等處織造給事中張

原曾懷章僑等連章論列工部尚書趙璜等擬奏俱以地方災傷乞暫停免未蒙

俞允中外論實切驚疑謂卹民之政未臻實效

而厲民之令已播先聲臣等實有意外之虞敢忘先事之戒切惟

皇上克思天戒屢屢備省之諭軫念民窮博求賑

濟之方雖內帑可發雖漕運可留雖歲派可

免雖馬船工料亦可停差雖宴會盛典亦可暫省傳聞天下使窮饑待盡之民亦有更生之望若差官織造之命獨未中止則是

嘉靖三年正月十二日

大祀慶成例該筵宴

皇上所以悲惻為民之實意徒為矜念不切之虛文天雖至高其心惟卑民雖至愚其知如神以此應天天或未格以此濟民民益增憂且今年災異近世所無江北之生靈惟江南之仰賴先年亦以織造煩擾左遣非人遂致益法阻壞機戶逃亡國本有傷邊儲大壞覆車未遠明鑒具存又恐南畿財富之地易致動搖中原盜賊之機待釁而動臣等深愛過計有不容不盡言者至於上用袍服歲有常供鎮巡等官必能辦理豈敢有缺如蒙

皇上俯念窮民開納群議暫止差官之

命仍依工部所擬行令鎮巡等官辦料織造務要以

時解用若有違誤及不如法者罪有所歸候年

豐時和地方無事另行議處施行則

皇上綸音之渙汗而

聖意之真切自足以上感天和下慰民望而臣等叅

陪 廷議亦得以仰贊

德化之成矣干冒

天威不勝恐懼懇切祈望之至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嘉隆疏抄卷四

一書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
楊廷和等謹

題為懇乞 憫念災傷亟 賜停止差官織造事

近該臣等奏乞免撰差官織造 勅書節奉

聖旨官已差了再不必具奏執拗欽此臣等一聞此

旨相顧驚愕備員大臣素蒙 體貌不意

聖明一旦有此在 朝群臣亦皆彼此駭嘆謂雖正

德年間亦未見 批荅內閣題奏有如此

旨意者臣等固當引身求避以明不可則止之義但

展轉以思不能無庶幾改之之望若以具奏執

拗為嫌而乃悻悻然見於其面非臣等之所宜

嘉隆疏抄卷四

一書

自處也臣等豈敢以此擾

陛下我恐災傷不堪天下之民千百成群起而為盜

賊以擾天下也亦非敢固執已見違拗不通也

執 祖宗之法欲望

陛下遵而行之以保 宗社勿與天下公議大相違

拗以取後世之譏也今臣等言之不聽九卿言

之不聽六科十三道言之皆不聽獨二三邪佞

之言不疑

陛下獨能與此二三邪佞之臣共治

祖宗之天下哉 聖旨又謂織造係 累朝事例臣

等考之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順

系朝並不曾差官織造雖成化弘治中間亦行之亦

非朝廷美事憲祖孝考恤民節財

聖德善政非止一端

陛下皆不取以為法乃獨取此不美之政以為事例何也方

陛下登極之初嘗傳旨欲更換廣西鎮守廣東市

舶并提督大霸馬房守備倒馬關等處及看守

廉州府珠池各項官員臣等先後具題俱蒙

俞允停止各官不差勅書俱免撰寫海內之人方傳

頌聖政之美今日何故織造一事乃不蒙

嘉納且特降旨雖出御筆親批決非司禮監官所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敢議擬不知撰寫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我

祖宗朝一應批答皆由內閣擬進惟正德年間權

奸亂政始有擅自改擬管束

御批以濟其貪私者新政以來不曾明正其罪遂

令此輩邪佞小人敢於今日復蹈前車覆轍其

心惟欲蒙蔽盡惑以圖身家富貴不顧生靈休

戚社稷安危

陛下何忍墮其奸計壞祖宗之法度我

祖宗天下至正德間幾致傾覆仰賴

陛下再造乾坤轉危為安中外軍民始獲稍甦然國

勢民力比之成化弘治等年百尚不及一二今

日豈堪再敗壞邪興言及此可為流涕臣等決

不撰寫勅書以重慎國殃民之罪伏望

陛下俯鑒察停止織造官員不差仍乞

命司禮監官將前項蒙蔽盡惑邪佞小人逐一查出

斥逐在外不許仍前奉侍

左右以杜後來亂政壞事之漸實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也臣等不勝惓惓忠懇之至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聖旨卿等所言具見忠誠愛君恤民至意朕心已知

宜安心辦事但官已差了寫勅與他著安靜幹

事不許分外擾人該衙門知道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官臣張紳等謹題為懇乞

天聽俯從謹言停止差官織造事臣等頃見

皇上徇內織染局之請差內臣二人前去蘇杭織

造科道諸臣力言其不可九卿諸臣力言其不

可前後章疏累數十言凡天時水旱之災民生

死亡之狀織造開端之弊差官割剝之苦

詔書反汗之失治道進退之幾不惜已諱披瀝血誠

以入告我后於內者要亦詳且盡矣而一二

起釁之徒持之益堅

陛下入其姦言主之愈力人心懷疑莫知所為於是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

廷和等起而為

陛下懇懇言之是宜

陛下重苦口之論以恢宗社億萬年之圖充不惑

人之心以救江南數十萬就死之生靈也頃者

之以上緊撰寫勅書責之以不必具擾執勘

朝著譁然相顧失色廷和等重惟愛

君無已之情體國不私之義復抗顏論

奏直欲以言之從違為身之進退豈得已哉正以

遣官提督織造既非

祖宗令中所載又非今日事勢所宜正德年間

內臣雖或未免猜恐朝廷一旦清明不無按法之誅是故有所畏而不敢盡其惡者

陛下猶得以赦之也今

陛下業已革之尋自復之縱之於既罷之後而興之

於再搆之餘雖有朝旨不許生事擾人其將

何所忌憚而欲責竊脂以不肉也此廷和等言

之不可不聽者一也往時百姓忍死十五六年

以望今日謂隆冬之後必有陽春幸而

陛下首詔天下凡織造內臣盡數革回天下歡然若

更主不圖未二三年即有此舉則是百姓之厚

望於

陛下者不無失望於

陛下也夫以無所忌憚之內臣而馭此失望之百姓

安危之兆明若觀火此廷和等言之不可不聽

者二也況今四方災異層見叠出跨江西北奏

報危急大抵皆乞求拯救痛哭危苦之言

陛下終夜以思宜有惕然未寧者為民父母忍復重

荼毒以失其心乎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前

項傷重之地多係古時雄傑之區切慮來春二

三月間賑恤無術幸災伺隙之徒緣此不逞漢

池多盜弄之孽九重厯宵旰之憂豈時雖欲

衛生者之肉固已無及於事矣此廷和等言之

不可不聽者三也廷和等所職古之所謂三公
居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也臣等所謂
古之諍臣立殿陛之下與

天子爭是非者也臣等爭之不足而廷和言之

陛下督責之廷和等爭之

陛下依違之猶未慨然明詔天下曰織造停差臣等

雖頑劣無狀未敢言去恐廷和等之不能安心
於辦事也以輔臣言事不聽望望然而求去此
豈

國家之利哉此其言之不可不聽者四也伏望

陛下大觀天時人事之變懇懇諸臣忠悃之言宗儉

嘉慶現抄卷四

一六

朴以先天下寧兆庶以固邦本前項差官織造
之

命亟賜收四只如該部原議施行誠為官民兩便仍

乞嚴行蘇杭等處凡織造之家不許造作淫巧

奇異服色以長侈靡之風以傷醇醲之化實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臣等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題奉

聖旨

禮科給事中臣章儔謹

題為懇乞

追罷差遣事臣愚無狀頃於織造一

事過為憂時之計冒進逆耳之言言在帶管意

在專差蓋庶幾乎范祖禹所謂先事之戒者殆

猶持束草而障必潰之波以杯酒而殺已燃之

火天下必有笑臣之言者既而該監局果有此

奏該部之議雖惟其長 遣官之命竟由中出

懸河無所施其辨而回天無所庸其力天下又

必有咎臣之言者臣是以不避煩瀆為

陛下從長再籌之嘗聞 中興之君與創業等

陛下起自藩服再開天地則宜以

嘉慶現抄卷四

一六

太祖

太宗為法蘇杭遣官織造 國家令典原無登載雖

曰有成化弘治年間事例維時天下民物富盛

且中官多賢誠有秀才所不如者前日該部之

言盡之矣以今觀昔大段不同正德之積弊未

起嘉靖之 新恩未孚議者乃欲急急於此舉

此治理進退之幾人心去留之際可不熟思而

審度耶何者

陛下力行初詔雖唐虞三代可至乃不旋踵而棄其

大以欺視百姓此端既開百孔沸出正恐元節

之補緝不足以勝紹聖之紛更天下自此

矣又况奇災酷旱布滿寰區東南水旱有白頭
老父所未嘗見者守臣哭痛之言

陛下不聞之耶正宜下罪己之詔開直言之跡以博
求所謂賑恤之方徧涵沃焦如恐弗及柰何以
此舉為亟乎傳聞四遠相望危疑安知窮民不
聚曰十五六年未死之餘延望

今日乃爾其終窮矣上崩危解不可復合誰謂東南
之民素弱不足以煩九重之慮哉譬之羸瘠
之人加以重負使日行百里此必死之道

國家以東南為腹心未聞腹心受病元首四肢得
以保其安康者也為今之計上焉者望

嘉隆縣志卷四

三

陛下儉德令圖服漸濯以臨朝躬節約以率下專意
培養二三十年口不道侈靡之事務使元氣充
足百姓富實如文景如成康如

祖宗之舊可也不得已而思其次服用等項必不可

缺則宜如該部斟酌移文彼處官司如法織造
以時進供有不堪者罰及主管庶不勞中官
之跋涉亦可也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必欲藉中

官者亦宜遲緩數年候天道順成於上人情歡
洽於下東南足有生意如成化弘治年時然後
簡內臣之賢者一人去彼勾當即回庶不煩擾地方
亦可也二者之外無長策焉今此舉雖所

人未必皆饑虎之流而所用參隨能狗
之惡臣又訪得積年參隨之官或官襲纓紳父
子兄弟世濟其凶論撥置不遺其好語誅求必
盡其術且又多造違禁服色私帶來京以射厚
利揆之明法罪在必誅若此輩者實參隨中
之鷹犬織造中之蠶賊也故今傳聞此輩皆悉
力營辦以為肥己之圖中官之好事而不惟大
計者則又從而急欲和成之噫利歸參隨怨歸
中官利歸中官怨歸

主上所得者衣服所失者人心以理勢推之其於治
亂安危所係有不可以逆觀者

嘉隆縣志卷四

三

陛下曾一慮及此否耶臣誠不知世務反覆幾晝夜
思此終於事體未便昔人云寬一分民受一分
之賜臣則謂遲一年民亦受一年之賜云耳所
有前項差遣伏乞速

賜追寢臣濫叨言官議論無補上不足事

明德下不足裨蒼生罪則大矣進退可否惟
陛下之所命臣不勝感泣

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張原謹

題為停止差遣以重恤邦本事先談

內織染局署局事御用監太監刁永等題

請差官前去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執奏以為不可反覆辯論殆千餘言蓋據時勢而極言之事理儘為詳盡不圖

聖意竟莫之回而有內臣二員提督之

旨此事關係聖政之得失生民之忻戚世道之治

忽臣不得不昧死一陳其愚

陛下登極之初已將各處新添差出內官盡數取回聖明洞見萬里或知其為地方生民之害也天下方

嘉隆御批卷四

二

蒙更生之福不勝幸甚迄今日月幾何而乃復

有此差官之

旨何前日知其害人而停止今復不慮其害人而

允其請乎見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殍殣載道而南

直隸一帶災傷尤甚為今之計正宜加意存恤

尚猶恐其無濟矧可又加之徵科朘剥之擾

邪

陛下每遇各處撫臣奏報災傷之大府部臺諫疏論

救濟之方累降明旨發內帑減徵派諄諄戒

諭皆欲其加意存恤務使民沾實惠似此所行

則是一面差官賑濟一面差官科害所謂實惠

者何有存恤者何如也

明旨所許雖止蘇松然弊源一開倖門再啓於是謀

利之人遂援以為例浸淫之勢決不可復止則

陝西之羊絨江西之燒造與凡買辦採辦官莊

官店之類亦或在所不免矣今天下地方大半

多盜而陝西重鎮已經夷虜之所殘擾民或死

於饑饉之間鋒鏑之下者餘無幾矣呻吟之聲

疾感之狀已是遍滿閭閻何以復堪乎此臣竊

恐民之無告者或遂於是反袂而不逞上梗

聖化噬臍何及夏間風聞浙江鎮守太監梁瑤指稱

進貢差人私齎寶貨滿載舳舻前來打點意圖帶

嘉隆御批卷四

一

管織造比時給事中章僑預以為言正欲逆閉

其途纔延數月而太監刁永果有此

請梁瑤當倭賊搆亂之際不聞出謀設策以靖地方

乃惟汲汲營幹圖管織造究其心蓋止知謀利

而不知謀

國止知愛身而不知愛朝廷

陛下試詳察之彼果何如人也梁瑤之營幹雖因章

僑之言而暫止然實落其端矣自是賄託

左右夤緣官掖以圖委用者皆由此以施其引

伸疏濬之術致今差官之

多矣而莫之挽回臣按瑤之擅啓弊端

諸書致

陛下斂衆怒為朝廷生厲階誤國殃民背公徇利

罪可斬也伏望

陛下常懷民惟邦本之心重念民窮盜起之義所有

差官提督之

命速賜追寢俟後歲時豐稔人民充足再為議行仍

將恩瑣取回究治以杜夤緣則生民幸甚

嘉靖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風抄卷四

三

工科等科左給事中等官臣張嵩謹

題為乞止差官織造以蘇民困事近該

內織染局太監刁永等題稱供應羊絨袍服下教

欲照先年事理請

勅差官前去陝西織造惟復勅工部另行計處奉

聖旨准憲勅差官前去織造臣等聞之竊謂此等舉

動皆非

陛下意也何者

陛下御極之初嘗禁革各處織造矣

先帝差去內臣即日取回天下至今稱頌

聖明不衰是蓋洞知差官織造之為地方害也審矣

嘉隆風抄卷四

一

豈昔知之而今顧不之知耶子惠困窮人主之

盛德也關陝往歲以織造之故屢驚輦肆為侵

擾財利兩空怨訕四作賴

陛下起而休養之數年方廻更生之望而又回夷作

梗此虜多事歲輸月餉民不聊生者視昔有加

焉乃復重之以此恐非

陛下之所忍也前此蘇杭織造段疋左右以差官請

陛下既誤聽之矣臣等言之宰執言之竟未之能回

至今尚有遺恨可容再誤耶且紵段猶切於用

而蘇杭為財賦之地猶或僅可支持羊絨則固

可緩者而關陝土瘠民貧人心悍勁一有不堪

易於生亂况當此憔悴之極乎是誠不可不先為之慮也異時或有他變為計亦晚矣按請者曰惟恐一時取用纖造不前其意真若為公也陛下亦以為職掌則然也殊不知名為假公實則營私不過曲遂欲去者之鑽求而交濟其欲耳使其果出於公則弘治四年正德十一年皆止是齋司禮監揭帖行彼處鎮巡等官織辦其例具在雖非經典猶足為訓何至獨舉差官為說哉我孝廟深仁厚澤培固邦家末年差官一節未免為純德之累然其所可法者多矣該監獨擇其累德者為

嘉隆原抄卷四

六八

陛下當遵不亦逢迎之甚哉又曰

四宮供應不敷其意亦真若為公也殊不知窺伺

陛下孝愛之心可以易動故假此以聳

天聽以決其必行之計

陛下偶未之察耳不然則仁壽宮舊為

昭聖皇太后攸寧之所急於興作亦未為過而

陛下方且以地方困弊採木之官既差復止其視此

舉輕重如何碩乃緩於彼而急於此臣等以是

知此舉斷非

陛下意也夫古之賢君未嘗不以崇節儉為天下先是故禹惡衣服漢文帝衣弋綈我

祖宗一嘗服布素澣濯之水豈為勢之不足哉事在得已不以天下而奉一人也

陛下動遵古訓躬行素約以勵維新之治百凡玩好不急一切報罷海內方忻忻然慶幸以謂

聖人在上當日觀太平之盛夫何緣此一二左右而不保克終之譽切為

陛下惜之伏望

陛下無以得已之請而易節儉之心無以自奉之故而傷惠綏之政俯從臣等之言收回

成命不必差官如前項羊絨袍服果不敷用乞

勅工部議處經其工費定以數目移文陝西鎮巡衙

嘉隆原抄卷四

六九

門如法督辦完日即便責委人員齋

進既不失

朝廷供應之需而又無累於

皇上聖明之德惟

陛下採納焉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等不勝悚懼懇切之至

嘉靖五年三月初十日奉

聖旨已差官了該衙門知道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吉崇議

題為暫停織造以蘇邊民事臣見邸報該

內織染局太監刁永等題稱供應羊絨袍服不敷

奉

欽依差官織造隨該科道交章論奏欲要停止未蒙

聖允仍欲差官臣聞見之餘不勝憂懼竊惟絨袍止

是弘治五年鎮巡官織造一次正德二年差官

未久隨即停止後被太監廖鑾等假此大肆科

取算及錙銖剝民骨髓至今追思無不感額幸

聖明御極

詔革一切浮費三四年間疲癯之民方脫橫征之厄

《嘉隆錄抄卷四》

一十一

依棲舊業而窟崖堡洞十常九空重以北方虜在

套土魯番出沒甘泉亦卜剌占據青河四面受

敵報無虛日今歲買戰馬明年易糧草攻守之

計未成倉廩之虛益甚平居無事人有隱憂况

今派賊竊發平涼雖擒首惡餘黨尚存亦卜剌

壓攻洮境大肆侵掠掣兵防禦而洮地不產五

穀全靠腹裏雖銀一錢止糴糧七八升民經押

買破家幹運供應不前外迫於搶據內迫於餉

糧勢若水火人心驚惶此正所謂門庭之寇腹

心之疾萬一其患不止不獨臨鞏可憂雖全陝

不得安枕而卧也當此困極之時止宜多方

息加意愛養乃復差官織造以增一番之徵求

啓百孔之漁獵臣恐貧民甚有不堪其苦者矣

陛下亦嘗念全陝特復總制節發京儲銀數十萬

兩接濟軍餉以裕民力至於差官織造獨不暫

為停止臣固知非

陛下之本心也且今西征將士枕戈而卧茹霜而食

臣仰窺

陛下雖有絨袍亦當自服之不安頓乃務要差官織

造重耗財力疲瘠之民何時得蘇伏望

皇上憫念時艱俯就衆論收回

成命停止差官或暫命鎮巡衙門查照舊規減半織

《嘉隆錄抄卷四》

一十一

造或待邊患稍寧照舊舉行庶全陝之疲民盡

用一緩二之恩各邊之軍需無頓此失彼之患

惟復別有

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韓奕謹

題為停止織造監臣以止地方搖動事臣等謂保天下不難在順萬邦以答天心積久成化循行無替自能居高不危持滿不溢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萬世一日誰能禦之臣等又謂安人心亦不難在就其所欲止其所惡積成保養真如父母則天下萬邦莫不雍雍熙熙樂其有父母之德怨尤不作大小附順舉天下皆知有聖人雖田夫野父不解人事亦莫不傾心引領願輸賦稅願為聖人氓誰復怨之臣等在兩浙地方遙聞

皇朝通志卷四

二

皇上欲遣監臣二員前往蘇杭等府監督織造自此風一聞則浙之人士不限遠近莫不驚惶呼動騷然不安臣等亦自相顧望因悼嘆往昔今復使人畏懼如此甚非所以安人心也况昔者聖王之治天下往往即其民之所不安者而晝夜勞思慮廣咨訪而圖以安治之至於宮室車馬衣服飲食每自損抑不欲過焉即今蘇杭地方連遭水旱田野蕭索官司苦催科之難軍民愁轉輸之苦田野多失種之民桑柘有停機之嘆道旁多餓殍之屍郡縣報困貧之盜民不聊生日甚一日哀乞賑濟聲振道途臣等實不忍聞

若使三代之君值此窮苦固有寢不就安食不暇暖而思以祈天恤民以下答群情更肯厚身棄衆以重貽民患也哉仰惟

明明天子龍飛在上凡往時一切不度之政幸已革去天下方望其仁政深厚積久培養漸以蘇息數十年慘惡窮竭之傷今復如此凡在地之民不問賢不賢皆曰是處吾民死地也臣等竊謂祖宗以來

皇朝通志卷四

二

聖聖相承萬國朝貢四夷來王故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雖八地一民至於婦人女子亦莫不皆知尊君上春不敢廢蚕秋不敢廢穀臘不敢廢毛雖負日得暄嘗味得芹苟適吾意即移為忠思為一獻况當

聖人御天燁燁龍象誰敢不用心耶但織造之臣差不差臣等未知之即其官司之愁科斂軍民之愁擾害怨望沸沸事甚可慮

陛下未差而能止之即有聖人觸機之明既差而中收田之又有聖人納諫之美若欲必差亦且暫收成命待地方寧息時歲豐稔再與

廷臣計議可否以為行止又得聖人酌時用中之道此臣昧死實告者斷非敢欺誤

陛下也人皆謂蘇杭財賦之地素號富庶臣等備

巡訪雖往稱殷富加以正德年間群惡兇慘即
家資罄廢至今尚無完業為人君上若不顧市
民愁慘不恤人言搖動仍踵前非恐方來之事
大非計國之善也臣等眼見各處地方不寧河
南如永城縣歸德州南宿州一帶南直隸如淮
揚鎮江蘇松崇明一帶浙江如杭嘉寧衢一帶
俱見今盜賊竊發不通道路此時正宜息盜安
民以培養根本重地臣等竊謂凡此皆不暇及
也臣等身歷其地有所咨聞不敢自默故不避
斧鉞之誅昧死聞告仰惟
赦罪俞允

嘉隆疏抄卷四

主四

特賜停止以止東南搖懼之心臣等不勝仰望之至
嘉靖二年二月十八日題十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巡視京城南京山西等道監察御史臣吳瀚等
謹

題為停止差遣以蘇民困以回

天變事臣等仰觀

陛下踐祚以來四方奏災異者無慮數百疏然皆未
有如東南之甚且久者蓋自紀元初年七月間
即有風潮之變風潮之後繼之以大旱大旱之
後繼之以霜雨咎徵迭見幾二載于茲矣恭惟
陛下詔諭臣工同加脩省通者
軫念窮民差官賑濟其盛心也以
陛下之敬

嘉隆疏抄卷四

主五

天如此勤民如此以之底豫

天心殆無不可夫何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復
有地震之變越二十六日戌時分迅雷大電雨
傾如注至嘉靖三年正月初一日地復震動以
雷電交作於窮冬之月坤性失寧於立春正旦
之辰是又天變之尤者臣等仰而思之莫得其
故近聞邸報見奉

欽依差內官二員提督蘇杭織造臣等不勝駭愕然
後知天變不悔禍無足怪也何則東南之民自
罹災異之後枕藉而死者不可勝數雖以京城
人都之中餓殍載塗無日不有臣等曾令諫議

兵馬及地方總甲人等逐日掩埋夫以城中如此城外可知矣江南如此江北可知矣

陛下念此災傷之虞哀此凋瘵之民惻恤保護猶恐弗及况可差官為提督之舉當此時此地而有此舉臣等不忍見不忍聞今日之民如久病之餘元氣索然動履飲食之間雖百方調攝猶恐弗濟若更投之以毒藥加之以挫折幾何其不急且斃也若差官之

命果行則沿途供饋騷擾寔多至於挾

朝命為營私之地假進奉為漁獵之媒東南之民益不堪命矣夫差官賑濟為何心也差官提

督為何心也哉微之際願

陛下加察差官賑濟為何事也差官提督為何事也向背之間願

陛下留神昔者唐文宗服三澣之水當時柳公權猶有不足之意其言曰陛下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諄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仰惟

陛下聖明遠過文宗萬萬今乃悵悵於織造舉者臣等知其非

陛下意也此必左右為自私之計以誤

陛下耳即今民困未蘇

天怒未解臣等願

陛下痛加脩省如成湯之素車白馬儉於自奉如大

禹之惡衣菲食差官之

命速賜追寢所有織造一節就令彼處官員提督庶幾民困可蘇

天變可回矣

嘉靖三年正月初四日題一月初七日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等科給事中臣解一貫等謹

題為停止差官以安地方以塞弊源事近該工部

題稱看得

內織染局奏要查照成化弘治年間事例請

初差官前去蘇杭等府織造伏望

皇上念地方災傷恤民艱苦仍

賜停止不必差官奉

聖旨這龍袍等件既急缺應用照先年舊例還着該

局差官二員前去提督織造寫初與他欽此隨

該本局覆題點差太監吳勳少監張志聰拜堂

長十名舍人一名家人五名於兵部討文書馳

奏為差官奉

一主

驛前去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聞之不勝驚歎豈

上用服飾真有所不足而差內臣往督豈真出於

陛下之本心哉意者左右奸貪假公營私以濟其欲

陛下未之覺耳臣等仰惟我

祖宗列聖之時或御補綴之服或者布素之袍敝垢

不換則曰自念惜福漸濯不嫌則曰非為矯飾

當時未聞差內臣織造也亦未聞惠服用不足

也 憲宗 孝宗二帝盛德大業可以法萬世

者不知其幾只此一事一時偶權宜行之亦非

真欲以為萬世 聖子神孫常久法也人猶恨

當時群臣不能直言極諫用使後人之奸貪得

以藉口迨至正德年來權奸用事日肆征取內

臣千方營幹參隨百計誅求織造之弊於斯極

矣幸遇 聖明御極凡取物買辦燒造一切害

民之政剪除殆盡而織造之差亦首先停止蓋

不獨浙民受其福天下之民皆受其福也

詔下之時如霖雨於大旱之後人無不稱其便雖有

險邪如鼠伏於深穴之中亦誰敢售其奸臣民

延頸皆想望太平甫及二年有餘不意今復有

此差官織造之舉豈前日愛民而今遽害民耶

抑豈前此二年服用有餘而今歲遽不足耶又

奏為差官奉

一主

豈前日

詔書懇切如此為民而今日豈肯自食之耶是必宦

官欲行侵漁科道諸臣等謂左右奸貪假公營

私以濟其欲者此也今四方災異迭興水旱頻

仍饑殍盈途生意已盡兩浙倭寇為患地方所

傷多矣弊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陝西之織紙

江西之燒造各省之買辦採辦各府之管店管

庄紛然而起信有如臣原所言者矣臣等待罪

言官誠恐民窮盜起因是激成大變雖萬死何

贖伏望

皇上念百姓之艱難法

祖宗之儉德納言官之正論斥左右之奸邪收回成命俯從該部所議不必差官如果不足但

勅該局先將緊急 1. 月袍服開出本部行浙江鎮

巡府司等官令其議處實辦解來

進用尤望

皇上一遵

祖宗良法美德不必曰正德年間事例固不可行而

成化弘治年間事例皆可則我

皇上與

祖宗帝王同德浙民亦得以安生而不被其荼毒禍

亂亦可因是以止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奉

今

聖旨已有旨了

浙江等道掌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臣郝杰等謹

題為重 明旨慎差遣以廣 仁恩以隆

聖治事本月初七日該司禮監太監滕祥內官監太

監李芳傳奉

聖諭著內官監太監李佑與同撫按官照依御前發

去原樣織造如法細膩鮮明不許疎怠違背有

了的陸續解進應勅與他工部知道欽此續又

詔本部題為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已有諭了如何又這等說著遵行應勅與他上

緊去欽此臣等仰窺 聖衷無非以織造衣物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奉

今

御用攸歸或恐造作諸工罔稱 上意故特

命中官責成專理也臣等敢不仰承

德意而復為是冒昧以瀆

天聽也我但以為 朝廷迴風動四方之原而政令

為鼓舞萬民之術恭惟

皇上臨御之初首頒 明詔特召南京蘇杭織造等

臣俱即回京是以 宣布之日遠近傳聞莫不

謂 聖心軫切民瘼首鑒弊政舉欣欣然思見

德化之成也今歲時未久 詔墨尚新德意綸音一

旦廢格是

陛下之令將不自信於天下矣矧 登極之詔

新政所關先後異同法難遵守帝王畫一之政恐不
如是也且臣等恭觀

陛下即位以來銳意太平虛懷嘉納銀鮮充貢特
旨即停遣使監營聞言報罷是其心未嘗一日不在

百姓也通何以織造之故不思踐其

明詔而遠遣中官復勞東南之赤子乎况撫按各官
咸有地方之責者若

陛下專責二臣俾其幹理則隨事效忠人臣之分也
孰敢不為

陛下進解以時造作如法而自負 明命也耶此固
事之所可已者也蘇杭等處賦役告煩通年以

來困陪持甚今錢端未蘇督造復往

乘輿服御所用不多而工役科派所費必衆且

禁闌近侍聲勢尊嚴大小有司奉承恐後一應財
物均係脂膏愚民無知必將以為

陛下之惠不終于天下也一事之微重違

恩詔之大寧非

陛下之所當留意者乎此臣等所以不忍緘默而冒
昧陳之也伏乞

陛下俯納愚衷收回

成命仍將應織等物專責彼處撫按等官欽遵
御前原樣如法織造陸續上進庶

聖恩得以久霑

詔旨不致中廢而

帝王克儉之 盛德復見於今日矣

隆慶二年三月十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工部知道

欽差巡撫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何天衢謹

題為優老乞言以裨

聖政事 欽蒙著臣備辦絲幣羊酒親詣致仕

大學士劉健家宣諭

皇上優禮老臣至意臣欽遵親詣存問訖

思加者舊禮遇非常凡在臣隣咸知砥礪竊以古之

優老也五帝憲老三王乞言蓋五帝雖不乞言

有善則記三王則養老乞言之禮並舉行之故

王制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夫貴於天下之老者以其閱世久而更事多其

於國家治忽之源生民休戚之故知之審見

之真而其言也如龜卜著筮足以輔君德而裨

政理也是故古之聖王優其禮不以人君之勢

臨之而曰乞言尚其德也此所以上行下效治

隆俗美不可及也已後世養老若安車之召徒

舍魯邸臨雍之拜祇取美觀是皆無養老之實

心安望其乞言手無恆手治之不如古也仰惟

皇上首出庶物瑞應昌期毓德潛邸之初已繫天

下元元之望及嗣登大寶更新政化而於耆

舊尤加優禮重恩之詔存問高年民七十以上

賜資有差是與先王養老之政異世合符天下

然講聖事興之業端在是矣然而乞言之詔

未聞於天下豈徒隆養老之禮而未乎尚德之

實耶臣竊疑焉夫以人君患無帝王之德是以

不能復帝王之治若我

皇上有堯舜之資有禹湯文武之德舉國家而還

于唐虞三代特易易耳夫何憚而不為哉臣竊

惜之孟子謂不以堯舜望其君不敬其君者也

臣敢不以堯舜望

陛下乎臣見大學士劉健歷事四朝垂四十餘年

孝宗擢居內閣與今致仕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

夏韓文等委身匡輔弘益居多故在當時眷遇

特隆

武宗皇帝初政皆同心翊亮既而為權奸所擠遂不

復用今劉大夏已物故而劉健謝遷韓文俱在

林下又如大學士王鏊劉忠楊一清亦皆

先朝耆舊廢退以來于茲有年之數臣者在古謂之

國老在今謂之具瞻幸有臣僚論列已蒙

陛下降勅遣使摩子存問殊恩異禮無復加矣臣

愚以為謝遷王鏊劉忠楊一清年方耆艾精力

尚強

陛下亟起而用之必能有所裨益萬一不欲勞以職

事或召至京師賜之延問亦必能有所獻

納劉健韓文景迫桑榆命縣朝露况今各處災

異議與正

陛下求言之日若不及早乞言以為國治之規臣恐
一旦相繼凋謝非惟諸老愛國之心無以自
見而

陛下法古求治之志亦有孤矣伏望

陛下追隆古之休風慕聖王之盛節特降

綸音分遣軺使下造大學劉健諸臣之廬奉宣

聖意令其條陳所言隨使上聞以備采納則曠世

之隆典創見於一時盛德之光耀萬世於萬

古六五帝四三王以顯揚我

祖宗之大烈於無窮矣臣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十五日奉

嘉靖二年五月十五日奉

聖旨優禮老臣朝廷已屢有勅劉健等還者有司
時加存問該衙門知道

刑科左給事中臣江思謨

題為固政本以隆

聖治事臣惟天下之治忽在於政事之得失政事之

得失在於輔臣之賢否上有願治之君而下無

輔治之賢臣有謀治之臣而上無任賢之實天

下幸歸於已故夫輔臣者政本所係不可

以不慎也國家自

太祖鑒前代專恣之弊不置丞相政分六曹

太宗乃有內閣之選謀議庶務要擬旨意無專恣

之慮有輔佐之益法與意俱善累朝相承獲

有成效正德年間始沮於劉瑾再沮於錢寧三

沮於江彬進議而不允者有之擬旨而擅易

者有之甚者大小章疏或從中以徑批或沉匿

而不奏內閣備員而已茫乎其無所知也政本

廢援技葉凋瘵天下日入於亂甚可畏懼天啓

陛下嘉靖中興率由舊章一洗近弊群工言之六曹

奏之內閣議之宸慮裁之百司行之天下仰

之何其盛也改元以來事漸可議即位之詔

多付空談陳乞濫於近習恩廢私於舊邸元兇

逃於誅誣恤邪狃於狎昵陟罰異於

官府訶責輕於耆舊論之積牘而不可入也爭之

盈庭而不可回也臣民蚩蚩憂夜惶惑於是有

不省章奏之疑有不在內閣之疑有左右蒙蔽之疑是三疑者人多蓄之而不敢輕為

陛下告也近因御史余翺之論而

陛下報之曰各衙門奏章朕皆親覽與內閣商確施行一遵累朝舊規張佐事朕小心畏慎未嘗蒙蔽

綸音一發群蒙皆開莫不渙然以釋而復躍然以喜然徐思之又有大疑者焉夫既云與

內閣商確施行矣則今日內閣猶新政諸臣也何關失之漸多而不滿天下之大望也豈左右

欲之

陛下惑之而內閣姑順之歟豈內閣言之左右斥之

而

陛下遂棄之歟豈

陛下咨之內閣陳之而左右巧阻之歟不然是必

陛下實有所不省內閣實有所不聞而左右實有所

蒙蔽者而

聖諭云云殆亦自覺非是而外姑設此以相答耶臣

愚知

陛下必不肯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必能成堯舜之業以光

祖宗之治然而春秋方富閱歷未熟所賴左右狎臣

盡小心畏慎之節以無損

聖明內閣重臣竭股肱輔道之忠以大弘德化而乃使根本不固關失多端惑衆心以致厯

聖諭此臣之所大懼也夫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

而上行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

同而今也

聖心不得明於下庸愚不無疑於上科道近臣顧猶

若是况疎見乎當今內閣不賜召對章疏

不聞面議

陛下所與商確者不過司禮監而已縱見信從亦恐

不能罄所欲言矧或有已言而不得畢達既達

而不得盡從者邪內閣如是况餘臣乎此又

臣之所大懼也誠望

陛下念內閣為政本所係不以尋常輕率視之追

省前失究其所由果係內閣諸臣阿順不諫則

是貪祿固寵誤國竊政書曰臣下不匡其刑

墨使臣等得而劾之

陛下從而罪之別選賢俊以圖治安其或為

陛下之不信左右之所搖是

陛下外託為商確之言而實有朕殊不覺之奸以間

之於左右矣則望普明離照大奮乾剛逐其

所不可親而置之掃除之後信其所不可疎而

加之坐論之禮政本既固帝載用熙

聖光昭明衆志安定而天下之治不隆

祖宗之盛不復克舜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大

先朝之綱紀壞於正德之權奸

陛下起而救之不可不痛加懲創豈得復循覆轍猶

人有飲毒而殆者幸而醫師甦之乃謂毒不殺

人聊試再服其有不遂殞絕者乎臣自奉

綸音竦息累日欲言不敢然食

陛下之祿冒

陛下之官有懷不吐罪實難逃故不敢終默也伏惟

聖鑒之微忱寬斧鉞之嚴誅 俯賜覽觀試加采

納則豈特微臣之幸實天下臣民之大幸也臣

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李錫謹

題為敬大臣優臺諫以隆

聖治事臣切惟人君之於群臣古人論之詳矣皆以

為君則元首也大臣則股肱也臺諫則耳目也

體貼親切比擬明著垂之簡冊萬古不磨是以

人非元首固不足以為人有人元首而無股肱耳

目則執持運動瞻視聽聞胥無所資動作不前

險夷莫睹亦塊然一物何足以為人哉是知元

首至焉股肱耳目次焉人君之於臺諫大臣亦

猶是也是故人君知股肱吾藉之以運用也則

於大臣不可以不敬知耳目吾藉之以聞見也

則於臺諫不可以不優不敬大臣是自戕其股

肱也不優臺諫是自戕其耳目也戕股肱者敗

賊耳目者危此皆漢唐末路之弊政君天下者

所當深以為戒者也上古君臣之間都鄙一堂

循拜抗禮所以敬股肱也野木朝蔭闕門明目

所以優耳目也故曰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

之表也又曰諫諍輔拂之臣國君之寶也明君

之所尊厚也古訓昭然寔今龜鑑洪惟

朝酌古定制建六卿以分理庶務設臺諫以糾察

百僚今之六卿

陛下之股肱也今之臺諫

陛下之股肱也今之臺諫

陛下之股肱也今之臺諫

陛下之耳目也

陛下於即位之初遍徵故老獻祚重臣所以敬股肱者至矣側席求言虛心納諫所以優耳目者至矣中外欣然臣工交慶皆以為三代不足追唐虞不足並矣夫何始勤終怠判為兩途開元天寶迥然二治漸不免終人心失望且如刑部尚書林俊退休有年甘老林下固無求於

陛下也

陛下下詔徵之林俊翩然就道固欲共成嘉靖之治也

陛下於俊言聽計從宜矣夫何於其執奏之間往往

嘉隆源抄卷五

九

令其回話遂使奮志而歸此非所以敬俊也戶部尚書孫交頌德重望偃仰丘園亦無求於

陛下也

陛下下詔徵之孫交彈冠而起亦欲共成嘉靖之治也

陛下於交言聽計從宜矣夫何因其違拂多方搜索

令其回話此非所以敬交也至於工部尚書趙璜不奉欽賞之詔為國計也為大體計也於

已無與焉

陛下入都督陳萬言之奏拿其屬官下之鎮撫使璜跼蹐待罪古之敬大臣者似不如是也以至

吏科都給事中李學曾有慎大柄審大號之奏是固醫國之良砭也咸望

陛下嘉納

陛下既不納矣又從而罰俸一箇月何以服天下之心禮科給事中章僑因東廠接受民詞奏拿知府有糾劾之奏是亦救時之急務也咸望

陛下中止

陛下既不止矣又從而罰俸三箇月何以作言官之

氣禮科給事中劉家糾劾太監崔文龜惑

聖心侵欺內帑風聞言事言官職也

陛下受崔文之佞輒令劉家查明來說且

嘉隆源抄卷五

二

內帑銀兩外官不與久矣

陛下令劉家查者不過快崔文之忿惡劉家之劾耳

豈真有意於國計而欲會計之分明哉竟調

外任尤為已甚夫不敬大臣則大臣皆將告老

所謂有元首而無股肱也不優臺諫則豪傑皆

將解體所謂有元首而無耳目也

陛下將孤立於上孰與共理天下也哉伏望

陛下頓悟前非速遷今是體

祖宗建官之意鑒上古相體之情以股肱待大臣而

禮貌之有加以耳目待臺諫而優容之必至以執奏為忠以敢諫為愛勿疑其違拂勿計其小

過勿聽左右之感勿受讒邪之間勿移於始終
勿偏於愛惡勉留林俊以共致昇平慰諭趙璜
以宥其屬下孫文愈加敬禮李學曾等免其罰
俸劉宸仍留供職則朝廷有雍穆之風天下
仰嘉之至臣工幸甚

宗社幸甚

嘉靖二年八月初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二年八月初八日奉

二十一

翰林院脩撰臣唐臯謹

奏為崇一德以享天心以昭治理事臣嘗伏觀
我

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序有曰君臣同心志同一氣
所以感

皇天后土之鑒海岳效靈由是兩陽時若五穀豐登
家給人足其首章又以君臣同遊竭忠據誠全
其君拾君之失搏君之過補君之闕為說大哉
皇言所以貽謀燕翼垂萬世

聖子神孫之訓者深切遠矣伊尹詳陳咸有一德之
功孟子極言相待一體之道皆不出我

祖宗彞訓之外也仰惟

嘉靖二年八月初八日奉

二十一

皇上起自潛邸嗣守不基登極之初治以憲
祖為先志以勵精為大天下臣民翹首跂足仰望太
平以謂

陛下蓋將更張

武宗之政以上繼

孝宗之治而遠復

聖祖之盛也然自即位以來君臣無同遊之美上
下鮮一德之休知有股肱而不藉之運用知有
耳目而不因之聰明是

陛下雖有願治之心而失所以求治之道也臣嘗供

事華蓋內殿親見殿外之東極北有一便殿
或指以示臣曰此

孝宗皇帝燕息之所也凡諸臣奏必於此閱之遇
有懷疑未決必召前臣至此參詳可否然後
下之司是以前失昭令聞以垂無窮且
召見之頃傳宣賜茶或撤賜御饌君臣際遇
至今美談不知左右近臣孰知

先朝典故者曾為

陛下言之乎臣恐其不能且不肯也臣又見得先王
優禮老成引年致仕不許其請則必賜之几杖
以昭眷留之誠蓋以老成謀國多識舊章不可

隆慶初年

十一

不重惜也近來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
引疾乞骸重躡屣上

陛下溫旨慰留此固惜老成重典刑之盛心也臣方
擬有几杖之賜以為聖世之光不意頃因
太監崔文家人之故謂俊廢格詔旨令其回
話其與

陛下起廢之初心慰留之溫旨大不侔矣萬一俊
執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掛冠玄武祖
帳東都

陛下雖無簡棄老成之心亦抑何以自解於天下之
口而祈免於萬世之非議哉臣觀

陛下在內所寵信者多潘邸久侍之人也非
先朝寡過之人也使此數臣者果皆忠於

陛下豈肯令

陛下因崔文一家奴之故而簡老成體國之臣乎又
豈肯令

陛下加拾遺搏過之忠以廢格詔旨之罪乎又豈
肯令

陛下變勉留之溫旨為雷霆擊搏之威乎夫自古
及今君臣上下同心一德未有不治者也上下
隔絕中外疑阻未有不亂者也

陛下即位二年于茲雖無

隆慶初年

二四

武宗以來危亂之形而有正德以後災變之大其機
甚可畏也伏願憲

聖祖之言舉先朝之典虛顧問輔臣之襟隆
體貌大臣之禮養聖主謙善之勇全老成執法

之忠鑒儉邪作亂之由消近習保姦之禍務使

君臣如一人之身官府內外如一家之勢則
政以道成氣以和召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

畢至而戎

聖祖降鑒效靈之訓可驗於今日矣

嘉靖二年閏四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都給事中臣先猷等謹

題為懇乞

聖明注念老成 宥細過以全大體事臣聞人臣之事其君也有立朝之大節聖君之優其臣也每矜宥其小過心果盡矣大節果不虧矣則雖期會之間少不集事方且寬以文法假之歲月終不以此累其平生一舉而盡棄之一以愛惜人才不忍摧剝一以眷遇大臣恐傷其進退之誼委曲覆容直有天地之量哉臣等於七月十二日該司理監太監陳洪等於 皇極門傳奉聖諭這年例今該省四月進到如何違限劉體乾不

嘉隆錄抄卷五

二十五

催著回將話來欽此隨該尚書劉體乾回話乞恩認罪奉 聖旨劉體乾累次抗旨著冠帶閑住另推廉幹的來着欽此夫今稱年例是為惟正之供職司戶部是有催併之責例過其限任戶部者罪復何辭即冠帶復其身體乾猶為幸矣臣等復懇乞於

君父之前者非為體乾一人惜也為 朝廷之體統惜也蓋以耆舊之臣足培 國家元氣而進退之義尤關大臣風節體乾敷歷市外幾三十年固所謂老成人也小心敬畏中外信之即一節不效輕奪其位如拉朽振落焉殆非所以

節而作忠勸也矧因災變方殷四方多故財用

大匱調度紛集司 國計者即不可一日乏職

掌之臣有臣如體乾老成若此精力強壯又若

此而使之脫然於多事之外於體乾自為之意

得之矣其如 國之賴藉何哉伏望

聖慈憫時事之多艱念大臣不宜輕棄收回

成命復劉體乾官爵仍視戶部事如故則轉移之間

洪恩不遺於使過感激所至圖報益奮於將來風勸

有位之機亦在此舉矣

隆慶四年七月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錄抄卷五

二十六

吏科給事中臣張寧謹

題為乞信大臣守職大光

聖德事臣惟君出令者也臣承君之令而致之下者也令出於公孰敢不行以自取夫抗犯之罪也我惟拂於道於是乎始有不敢承令之臣矣近者

陛下誤聽太監崔文奪取刑部見監犯人李陽鳳等

付鎮撫司問該部尚書林俊等執奏不發

陛下責其違旨竟以奪之臣工相駭父老私議皆謂

祖宗成法鎮撫司因送法司問未有奪之法司而付

鎮撫者也惟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竊

嘉靖朝抄卷五

二十七

國威而移主權始變亂之不圖嘉靖之治復有

此舉以

陛下明聖豈昧穀鑒直以崔文巧於惑惑

陛下為其蒙蔽致然耳夫

祖宗立法深意攸存萬世子孫慎守非

陛下可得而更之法官可得而曲從之者也况刑部

為天下守法之地法不能守何以示極懲奸長

暴他日不可救藥胥自今始矣此臣等所以執

奏而不能曲從者要亦有見夫取罪輕而守法

重也且君之於臣忠信重祿大臣尤加隆焉凡

以欲其奉公守法以期成治理而臣之自信所

以結主之知以勉圖報稱者亦惟以此而已

陛下即位以來優遇大臣每出溫旨俊尤荷褒留

顧非以其學術之崇名實之隆爾也迺今

旨意嚴峻不亮其執法之志是視之以容悅之臣耳

惡用褒留為哉夫俊不得其職必不安其位不

安其位必去徇一官豎而使老臣去

國臣甚為

陛下惜之且聖諭近又曰着鎮撫司從公問是為

俊等不能從公者乎竊原聖諭不過欲遂崔

文之計而又不安廢俊等執法之公故不得已

姑為是少慰之詞耳豈所以推心置腹而敦信

嘉靖朝抄卷五

二十八

大臣之至意也哉然文之所以微寵而不可

解者徒以設醢脩齋妄言不可必之福以欺

陛下諸臣連章論劾竟置不問遂使驕橫得志以致

祖宗成法至文而再亂之必待其釀成瑾寧之禍始

為之虞則已晚矣伏望

陛下少留睿思大奮乾斷俯從左都御史金獻

民之奏科道諸臣交章之論仍將李陽鳳等付

法司問崔文治以誘引亂之罪則直氣爭輝

群情稱快而中興之治遠邁商宗矣臣不勝恐

懼待罪之至

嘉靖二年閏四月二十八日奉

翰林院侍讀臣湛若水謹

奏為懇乞謹

天戒急親賢以濟否也。以安大業事。臣觀於正德之間。天下瀕危者。委矣。當斯之時。科道因老臣棄不親賢之至矣。以今觀昔。可不為寒心哉。臣非言事之官。故不敢以言事。臣職在以經術勸

聖學。故不敢不恭職。然而

聖學脩而萬事舉矣。臣嘗讀易至屯否二卦。不能不感慨焉。夫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為而未遂。此則

陛下登極時下詔然也。否者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

而不孚

陛下聰明獨照。自視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於否。否而不濟。則事勢之將壞。有不可言者。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湧。人饑相食。報無虛月。莫非徵召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緩親賢之訓。明賢不以深痼之疾。而廢元氣之劑。故屯之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其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否之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言不可不親賢也。今之元氣之劑。急親賢是也。以為不親賢之

非知言者也夫一舉而五事皆舉急親賢之謂矣所謂五事者成君德一也定臣志一也審用人三也正風俗四也消變致祥五也故五事舉而王道備也我

祖宗列聖知其然故有君臣同遊之訓 文華殿入直之規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在

陛下今日尤為當務之急也夫帝王之治莫大乎君臣一德親賢而風動之古之治天下蓋非家喻而戶曉之難也其為道至約而其為效至博也惟恐人君不行行則可以不崇朝而風天下矣陛下誠能脩舉盛典以大臣之賢為之統領求在館

文華殿直在朝之賢明先王之道者俾侍直於

文華殿之側

陛下每日朝罷即御 文華殿向晦乃入俾群賢日相講磨聖學其學以德性為本而達於事業其功在於學問思辨篤行以開發聰明而成德行其要在於體認天理格物致知以至知至意誠心正身脩而可致家國天下之治平人無異學學無異本

陛下不時延問口傳心授左右侍從罔不聞知上下內外同為一心非惟德性賴此陶成積此薰蒸亦可感格君於此以成其聖則君德一矣臣於

必以成其賢則臣德一矣養之歲月察其性情審其才能孰可以居論道之任孰可以居集事之職才德不易用而匪才德者毋幸進用人之道於此焉得矣學有定方人有定向歆動情性鼓舞化機幾旬之近四方之遠傾耳而聽跂足而望聞風慕義日遷於善而不知為之者如春風一鼓百物皆生風俗於此焉厚矣

天子和德於上臣庶和協於下和風細溫天地之祥應矣故一舉五得而王道可幾矣何今日天變之屢見而不可消何今日人心之搖動而不可收哉否則君臣離隔上下不交君孤立於上臣

文華殿直

遺遠於下君德日衰臣志亦弛用非其人風俗薄惡雖欲長治久安以享大業胡可得乎惟

陛下亟圖行之消變致治在此一舉也同舟共濟有

安無危上自

陛下宮闈以至戚畹內外臣庶天下幸甚

嘉靖三年二月初四日奏初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廣西道試監察御史臣葉奇謹題為乞隆

天恩以禮臣下以勸節行以培治化事臣聞為治之道君有賴於臣故隆禮貌以禮其下臣有賴於君故勵節行以報其上此二者勢相殊而實相須所謂上下交而德業成者也使為君者不以禮貌禮待其臣則為臣者必至於屈辱其所志斲小其所學則廉恥不立廉恥不立則節行不修其何以輔成君德以弘治化哉臣請以今日之事為

陛下言之通者郭九臯為東廠接受密告之詞葉寬

翟璘為陳萬言奏請房屋之事

陛下赫然震怒郭九臯則擊解來京葉寬翟璘則送鎮撫司打着問節該科道官會本論列而臣猶言之不已者正為

陛下惜禮貌臣下之道耳何以言之彼郭九臯知府也葉寬郎中也翟璘員外也此三臣者皆大夫秩也

陛下嘗以爵祿貴寵之矣

陛下嘗以部司府治委任之矣

陛下之吏民亦嘗俯伏而敬畏之矣今因事未見其可罪而執縛以下之獄臣恐貴尊尊之道殆

非若此中庸曰體群臣

陛下不察而體之反怒而罪之則所謂禮遇之道安在哉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其爵等常在尊貴之列故有賜死而無戮辱亦所以禮之也今以天子貴寵委任之臣吏伏敬畏之官一旦因事而束縛之繫縲之使下民小吏皆得以罵詈而傷害之此豈可以令眾庶見哉此正漢臣賈誼所以涕泣而為文帝告者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讐夫君臣猶父子也寇讐之言雖若過當而手足腹心則非溢美

陛下何不察之且如郭九臯遠在外方其罪狀臣所未知若葉寬翟璘不過為

陛下愛惜財物而已而其心實所以盡忠也今不察其心以其違拗而執之有如昔臣杜衍之封還內降陽城之慟哭裂麻李沆之引燭焚詔者則陛下將何以處之又宋臣朱熹言宋朝有超越古今八事而其一亦曰遇士夫有禮夫禮下亦君道之常也宋之人君亦三代以下之中主也尚能行此超越乎古今

陛下以堯舜之資豈可以自處於中主之下哉臣惟冀

陛下有以察之則造福於天下國家者非淺

陛下儻不以臣愚之言為然今日第一官明日第一

官則人皆重之而立諫官皆以言為諱有識之士皆思見幾而作而憐夫小人皆彈冠相慶矣自古未有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不亂者也

陛下試與思及此獨不可為寒心臣願

陛下察臣之言惻然改悟待臣下以禮節養臣下以廉恥將整解郭九臯之官校追回將葉寬翟璜釋放今後諫官雖未當亦優容之如前日罰俸之臣復行宥免則臣等人人感激思欲効勞惟恐慮心之不立惟恐節行之不脩有愧於

陛下之禮待也人皆如此欲治化之成何難哉

嘉靖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都給事中臣嚴用和等謹

題為懇乞

聖明留用老成以光盛治事臣等切惟人材之用舍理道所關而老成之去留所係尤重故人惟求舊垂訓示書而召彼故老詩旨亦諄切焉良以老成人之不可無也若吏部尚書楊博詎非今之耆舊所當愛惜留用者乎博自筮仕迄今數歷中外餘四十年于茲矣民事邊情諳歷閑練在

先帝試之曰能擢置銓衡留為

陛下股肱之用博亦感戴眷知秉公守法其竭忠圖

報誠于國家無負此大小臣工所共知也今

以題竄差誤之問不當聖意遽爾着令致仕

夫身為大臣得致其仕而去

陛下之恩禮不為不厚而博之獲此不為不榮矣但

以朝廷大體而言則不可不留之以樹立儀

刑以時事多艱而言則不可不留之以共求治

理罕望在博而言則不可不留之以展盡所長

以人心公議而言則不可不留之以孚服眾志

臣等列職諫垣官僚進退皆得與聞若或備員

俸位者臣等固不敢冒陳以瀆天聽有臣如

博乃相視長往不為一陳于

陛下之前是為救賢絀默亦奚以為伏願

皇上特發勅旨特博仍留在職以付任使俾其勉圖後效仰答洪恩臣等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隆慶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顯抄卷五

二十七

吏科都給事中臣劉世揚等謹

題為訪用賢臣以圖治安事臣等切惟書曰天惟

純佑命則商實釋者以為國有人則實今

內閣輔臣在列大臣忠貞為國不負委任克大

負荷不怙利害者亦既有其人歟殆亦不多得

也大臣去位時無虛月陞遷煩亟如歷傳舍人

無固志事多苟且吏部據缺推陞或有未得其

人則姑以補之前日議省官員省至兩京堂上

官省至兩京部院大臣非不知其不可省實乏

人故耳昔

宣宗皇帝與楊士奇論黃福曰吾嘗欲得一老成忠

直之人處之兩京根本重地緩急可倚乃改福

為南京戶部尚書

英宗皇帝謂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

部王翱老矣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蓋

宣宗深知大臣倚任如此今

陛下於大臣可以為緩急可倚者誰歟嘗有慮其老

而思其代者手棟梁不備雖公輸不能以為巨

室賢才不聚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願

陛下深思焉夫棟梁之才必其培植久而閱歷深者

為之今大臣缺之庶事叢脞四方多故非訪求

祖宗以來養成之賢布滿崇要與圖大政弘濟天下

恐聖明堯舜在上亦徒勞心力而已矣近者以吏部兩京堂官缺多無堪推補請

命大臣科道官薦舉臣等科道官會舉僅得陳洪謨

潘二人而已公卿大臣卒無見舉一人者何

也豈以天下之大二人之外遂無人乎伏望

皇上申勅吏部行令在京大臣如前議擬各將所知

德望舊臣連行薦舉及行在外撫按官悉心詢

訪境內有家居大臣繫時望者雖或年七十以

上精力未衰者不問新舊去位作急具薦

上聞俱下吏部酌量起用臣等通加詢訪有知當續

薦聞其議省南京部院大臣自缺候有堪推

嘉靖八年七月初十日奉

嘉靖八年七月初十日奉

補之人宜亦照舊推補以為儲賢倚用之地

聖旨徐每說的是舉用賢才當今急務還着兩京大

臣科道及在外撫按官用心詢訪果有才行老

成繫時望的從公各舉所知明白開奏吏部遇

有相應員缺酌量起用不許避嫌推托亦不許

徇私濫舉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高儀等謹

題為博採群言恭陳

親政事宜懇乞早賜舉行以隆聖治事臣等竊

惟人君之繼統乃天命維新之會而初政之宜

布也尤人心屬望之時洪惟我

皇上續承令緒丕紹鴻圖御朝聽政已四閱

月群臣獲親天顏者莫不交相慶忭以為唐

虞三代之盛將復見於今日也是以矢心滌

慮各獻其忱謀猷入告如恐或後如今大學士

陳以勤首先獻納條為十事要皆切於

新政以為聖明保大嗣服之助已蒙溫旨嘉納

嘉靖八年七月初十日奉

嘉靖八年七月初十日奉

其他如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等之請

御文華殿接見群臣親議政事兵科右給事中魏

時亮之再申前議欲乞親賢勤政兵科左給

事中馮成能之議親儒賢勤體要禮科左給

事中王治之議朝講之禮以圖治安禮科給

事中周世選之請御文華殿或會極殿

召內閣及九卿科道諸臣商確諮問刑科左給事中

孫枝之請御便殿遇大政大疑即宣召輔

臣及九卿大臣特賜詢問江西道御史龐尚

鵬之請御文華殿延見宰輔及九卿大臣與

翰林科道皆與聞朝政巡按直隸御史周弘

祖之議勤政事以勵治功巡按山東御史李叔和之議敬大臣以圖治道巡按直隸御史顧廷對之請 御便殿或 召儒臣辯難經史或

召大臣商確時政巡按直隸御史劉翺之請日

臨便殿 親決萬機凡軍國重務必廣集衆思

面咨元輔及各不等條陳事宜俱蒙 俞旨賜答然

至今未見舉行近又該兵科左給事中魏時亮

題乞申 勅部臣查覆

祖宗臨御便殿事宜及

祖宗午朝之制務一切削去虛文無泥舊套及

會極門進章奏先令科道檢詳 禁苑遊行時

嘉隆疏抄卷五

三十一

召諸臣隨侍大臣執奏言官封駁以至辭

朝負後得言地方利病科第出身者限令奏陳一

疏等因亦蒙 勅下所司各陸續抄出到部臣

等詳閱諸臣之奏中間意見雖殊皆獻款納忠

均可擇用除各奏內事情當次第舉行者另行

陳請及議論雖善而事體窒礙者不敢煩瀆外

至於請 御文華殿 召見輔臣大臣

面加詢問 親決政事一節深於

聖治有裨今日 朝廷要務莫先於此既經諸臣文

章具奏前來相應題 請臣等切惟唐虞君臣

萃聚一堂都俞吁咈情意罔間虞帝導下之言

也則曰予違汝弼又嘗恐其不盡言也則曰汝無面從所以君臣道合血脉流通古今稱盛治者莫能尚逮我 朝

列聖相承每每接見輔臣朝廷延訪大臣或同遊咏

和或燕對無時 明良喜起庶事咸熙

國家萬世太平之業端肇于此至于 御門之規

日奏數條不過沿習故事似涉虛文惟我

皇上登極數日即出 御門今既久臨 朝宇威儀

已復

祖宗之舊矣但 朝堂之上體統森嚴拜起唯諾勢

相懸隔若止循例而 朝一 朝而退

嘉隆疏抄卷五

三十二

上有懷而不得下問下有見而不敢上陳竊恐情意

既不相接見聞未免日墮其凡諸司奏牘中外

事情豈能一一盡白於 聖衷而頓然了悟也

耶即今 山陵已畢典禮就緒 經筵日講復

賜舉行諸凡大綱大體亦既燦然明備矣而惟

便殿親政尚未之及似不容緩伏望

皇上仰稽 列聖之盛典 俯納諸臣之忠言自今

開講以後每日 常朝罷即 御文華殿除

內閣輔臣日侍講讀自應隨入供事外其六部都

察院大臣仍乞

皇上不時 召見即將 覽過院部題奏本內係干

大賞罰大黜陟大典禮大刑獄大軍機大會計
與凡一切大政令合當詳議者 特降清問許
令部院官陳述始末 內閣輔臣即議擬可否
於是

皇上加以 睿斷 親賜裁奪備有事體疑難者雖
再三商確然後答 旨亦無不可也科道掌印
官每次各輪二員隨進如諸臣陳述未詳議擬
當詳令公同評正至于輔臣講讀之餘仍乞

皇上親發 王音咨詢治道或將各項章疏應該票
擬者令其即在 御前看詳 面請 宸斷如
此則萬幾之理且熟于 聖衷而四海之治可

運于掌上于以軼五帝三王之盛于以紹
嘉慶御批卷五 三十三

二祖
七宗之休者誠不外于是矣臣等無任惓惓懇祈之
至謹題請

旨
隆慶元年四月十九日奉
聖旨是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尋官臣胡應嘉等謹

題為重延納廣 聰明以隆新政事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 新詔一頒臣工歡慶薄海內外莫
不顙然以向至治臣等叨列侍從尚有一念忠
愛之愚欲為

陛下獻者竊以君臨萬邦機務至衆諸司奏牘剖折
為難自古聖明之君未嘗一日不接見大臣商
確治道所以國家能保乂安虞廷風動之化謂
非都俞吁咈之所致哉我 國朝之制

太祖以來

列聖相承皆躬臨臣下以決庶政所以達四聰屈群

策者每至於日昃弗恤也迨
嘉慶御批卷五 三十四

英宗皇帝以冲年即位軍國大計尚不能對衆處分
當時輔臣楊榮等權一時之宜創為早

朝奏事之例所奏者惟取常行數條先期擬令

上陳臨時止依所陳者傳 旨而已自此之後遂相

沿以為故事上下之情未通擬票之詞難盡懷

忠愛之心者每建議復舊惜未舉行至

孝宗皇帝雖循往例以奏事然奏事之外其接見大

臣以及諫諍講讀之官日不遑暇從容延訪虛

懷聽納故弘治之政於我 朝稱獨盛焉合

陛下以長君而踐祚正宜 親決庶務然萬幾至賾

而孝思方殷諸凡舉措非資於大臣之商確不可苟予端居法宮之中一切利弊得失盡憑紙上以參詳則童奏浩繁紛至沓出閣臣之擬票未悉者不獲而達而

陛下自竭聰明以臨之誠恐聖慮必煩

聖慮既煩則

聖躬亦勞且倦矣倦心一起百弊俱生左右投間抵隙何所不至此不得不慎之於始亦不可不防其漸也臣等乞自今喪禮稍暇強抑哀情念軫國計每日早朝事畢必退處文華殿母輒入乾清宮雖云梓宮在殯然

嘉慶御批卷五

一三五

聖人之大孝固不專於依戀靈凡也三四輔臣不時接見凡事之有關於輿車行止者必與之面計剖決及一應賞罰委任除拜之類亦皆一一與之詳酌事屬六部則召對六卿義當疑難則顧問儒臣溫顏款語務悉其底蘊期了悟於聖心則事至而無疑滯較之徧閱奏章獨營神智者其勞佚難易為何如乞

陛下深思之急圖之萬代瞻仰真在此舉也臣等又查得尋之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諸所陳奏皆得預聞而我國朝之制六科亦輪官於殿廷之左右執筆紀錄

聖旨計寫簿內亦古諫官隨入之遺意也今各科道須知開載頗明不知廢自何年伏乞今後

延接大臣之時科臣亦得更番隨入大臣有奏事不忠敢肆欺罔者許即叅正之或對仗彈劾以面折其是非或退上封事以詳析其可否則大臣之敷奏益存敬畏之心而

陛下之延訪必得事理之當聖心有開明之益

聖慮無煩擾之累且大臣之人品自莫逃於聖鑒忠直者必正人也諂諛者必小人也而諫官亦不得挾私妄論邪正臧否於此皆可辨之當今首務孰有急于此者故敢據忠竭悃以為

嘉慶御批卷五

一三六

陛下先及之也伏乞特加睿斷即賜施行則聖政之隆將與都俞吁咈者同其盛而聖體亦得以垂拱仰成坐收延納之效矣若止循故事一朝而退言語不交商確無自似非君臣一體之義將致閭閻萬里之遙而海內之所以拭目於今日者恐不足以答其惓惓之至念也臣等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隆慶元年正月初五日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吏科右給事中臣溫純謹

題為懇乞

聖明亟圖 覽本 顧問之要以隆交泰事臣讀且

至泰而曰坤上乾下至否曰乾上坤下乃知君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工可成君臣交而後萬幾可理自昔聖帝明王以及我

朝或憲老或乞言或顧問或形諸章奏今憲老乞言不可復矣顧問章奏即漢唐宋之主亦未有不須此以為治者我

皇上御極以來 朝講勤矣言路開矣巨姦斥矣獨覽本 顧問二事雖言官往往言之而該部未暇為

皇上請者豈非以

皇上即位之初服制未闕在古有三年不言之禮乎又豈非以政務旁午奏牘雜陳欲

皇上一一而 問之一一而 覽之將涉於勞而無其要乎今

先帝三年之喪已畢中外臣工莫不以高宗邁訓咸王延訪故事仰望我

皇上我

皇上必思有以答臣之望者臣計今切務則莫如

覽本 顧問而已何者往歲臣在山東聞

皇上講筵之暇以石州殘破 下問輔臣臣不勝欣

躍以為

聖天子留意邊方如此不惟臣欣躍而海隅蒼生莫不傳頌九邊將領莫不警惕是我

皇上一言即可以興邦一怒即可以安天下儻由此日與大臣商確時政則其所激發臣又不知當何如也我

皇上何惜一言而不為天下計哉方今天下災異頻仍盜寇弗寧閭閻多枵腹待哺之狀邊鎮有脫中求糧之苦我

皇上誠於此時 勤顧問 覽章奏而諸臣中必有以脩攘大計為

皇上言者諸臣言之

皇上采而行之 留意而天下太平之期可坐致無難也且 覽本不必於諸司之章奏而盡閱

之也蓋諸司章奏有關於 聖躬者有切於民瘼邊疆者有招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當徑行者于此辨之不移晷而章奏可 覽也

顧問非必于天下事理而泛問之也歷代何由而安四夷何由而賓服于此審之不終日而

問對可悉也伏乞

皇上乘此諒陰之餘俯順臣民之望 勅下禮部會同 內閣九卿諸臣再加詳議如果臣言可採

合無行令閣臣俟

皇上日講之暇將票擬過諸司章奏分為二等凡招

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徑行者不必煩

讀其關於聖躬切于民瘼邊疆者易開節要

進呈御覽即時面請應否采納施行我

皇上一有疑難更望或召閣臣或召部院諸臣

特霽天顏俯賜清問必使歷代興亡之迹君德

進退之由與夫安內攘外之要昭然如在目前

始若勢分懸隔久之而上下情孚將見都俞吁

咈如家人父子藹然於一堂矣國家億萬年

無疆之運不其永乎於休哉臣不勝願望悚息

嘉隆疏抄卷五

三十九

之

隆慶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科都給事中臣張國彥等謹

題為恭進

先皇召對錄懇乞

聖明特加省覽聖賜續承以慰人心以弘

孝治事近本月初八日伏聞

陛下御文華殿日講談大學士李春芳等

面奏言事荷蒙天語優答一時大小臣工莫不舉

手加額欣欣然有喜色而相慶曰美哉茲二十

年來未有之盛事也雖閭巷小民亦皆同聲

祝頌播為美談使自今能行之無數則内外人心其

歡忭鼓舞又當何如欽惟我

嘉隆疏抄卷五

四十

世宗皇帝晚尚恭默坐致太平自世俗觀之鮮不謂

天子之尊無庸與臣下接談矣而不知所以勵精圖

治培四十五年有道之基者則自往年

君臣契合情意浹洽中來也臣等嘗伏觀先臣大學

士李時所紀召對錄始於嘉靖九年郊壇視

工終於十五年文華殿議事中間一政令之

行止一人才之進退罔不宣召臣寮虛心究

論面決可否與家人父子無異雖堯舜禹湯

文武之聖何加焉其功在當時澤被後世有由

也我

皇上臨御以來

郊朝必親朝講必勤首

幸大學躬行大閱此

祖宗良法美政無不脩舉而面對一事獨久未施

行豈先世典章無據抑

陛下將有待而為乎臣等備員耳目叨直論思深有

見乎今日朝政之大莫切於此者用是敢不

辭冒昧將本科所藏召對錄二冊刪去繁文

撮其大要可為萬世法者總計共二冊二十九

條各照次騰寫裝潢成帙隨本上進雖掛一

漏萬無能聞

先帝之鴻猷而觸目警心寔可為

皇上之龜鑑伏願

陛下留神省覽

銳意導行速下該部查照

累朝燕見事規

欽定簡便儀注以後或

經筵事竣或退

朝餘暇不時將輔弼大臣及九卿

侍從等官隨宜任便量一宣至御前俯垂

清問令其直言無隱儻遇軍國大計聽該管衙

門候

文華進講畢揭具略節面奏取旨

上裁如此則

聖心日益開明政體日益疏暢非特

君令臣莫

宗社于有永而繼志述事益將衍

孝治於無疆矣臣等不勝惓惓期望之至

隆慶五年三月日奉

聖旨知道了錄部知道

少師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楊廷和等謹

題為慎選左右速傳齋醮以光

聖德事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

事盡善惟在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

行正道則奸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

邪妄之說何從而生臣等先於正德十六年四

月初間已嘗具啓請于 昭聖慈壽皇太后乞

命司理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內

各應掌官侍衛牌子等項人員一一務選老成

重厚慎密小心之人以待

陛下任使其曾經

先朝隨侍壞事人員不許濫與

即蒙 懿旨施行暨

陛下登極之初臣等又嘗極言異端邪說瀆亂倫

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奏 慎始脩德十二

事寓牌扁懸置

殿壁其一事謂齋醮禳禱必須預絕其端不可輕信

不意近來無故不時脩設齋醮 恩寵賞賚過

於尋常遠近傳聞莫不驚駭推求其故皆因先

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計引

番漢僧道入等巧言誑惑以致

陛下不察謬蒙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

一端于今日獨以齋醮一事試探

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繫繫金縶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如近日劉瑾建文廟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寶慈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

嘉隆疏抄卷五

二四三

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誅竄家底敗亡畧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讒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

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宮闈之內脩建齋醮

萬乘之尊親蒞壇場上惑宸聰下誑愚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患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水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咒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役將以掃

平之乎

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况

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錄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脩設齋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

賜窮困蓋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於彼則必不繫於此邪說既入則聖賢之經訓自踈播之天下傳之後世其為

陛下聖德之累不小非止虧損聖化耗蠹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導陳善閉邪培養

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諄諄未蒙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于廷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聳動

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上塵伏望

嘉隆疏抄卷五

二四四

聖明亟納臣等所言特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

蠱惑誘引人負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廣緣阿附者盡數斥逐不許仍前隨侍再命禮部查訪在外寺觀同惡相濟表裏舊僧道一體治罪又命光祿寺備查近來每次齋醮果

用過米麵蔬菜等數又命內庫查報各該人負賞過觀施銀兩等物各開數進呈究問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乾斷於凡無益齋醮

一切停免惟日以敬天法祖脩德保

身為先務則聖治益隆聖壽自延而

聖德愈光所以綿

國祚於千萬年而無疆者端有在於是矣臣等不勝忠懇仰望之至

嘉靖二年閏四月初一日奉

聖旨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

戶科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節財用闢左道以消民怨以保

聖化事臣聞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禮

左道惑眾者必誅無赦春秋辨華夷中國而夷

狄則夷之故杞侯用夷禮則貶而稱人惡用夷

也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恭儉出於天性自臨御以來汰冗

省費蠲租已責一切無名寺觀輒弛以利民其

於好惡節儉之慎古帝王莫能尚矣近該臣巡

視光祿寺觀正德十六年五月以來欽錄簿者

知

宮中用度之節自常膳之外少有所取比年以來

禱祀繁興調度彌廣有乾清宮好事有

坤寧宮好事有清寧宮好事有仁壽宮好事

有西天西番漢經廠好事有五花宮好事有

乾清宮西暖殿坤寧宮東次間好事有學習道

經日給茶飯者如此之類或三晝夜或一永日

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經筵供具日虛設

而無所用夫以

陛下明聖可為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不以古之聖帝

明王自期日事釋老之教不親儒生師古訓日

以脩齋誦經為事隨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

此為甚臣愚謂此輩挾此術進者必皆魏彬張
銳之餘黨曩時以此術欺

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虛耗至今莫可救藥臣謂此
輩一日在 宮中則貽一日之害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願

陛下亟誅之遠之今滿朝嗷嗷咸謂 經筵既踈則

忠良正直之人日遠道場既盛則番僧寺觀之

事日興雖

聖明在上決無此事而復霜堅冰可不為寒心哉臣

嘗散錢糧每一齋醮豆腐麪筋用錢萬八千其

餘所費不知其幾十萬以月計之不知其幾百

萬

陛下頃因 天戒停止齋醮知其費財無益明矣而

宮中猶為之者豈非左右以福田利益之說欺

陛下也耶臣請為

陛下陳之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其生死於夷言語

侏儻不通中國假使宋王不過當

陛下下一見 賜之酒飯而已今既化之鬼乃崇信而

尊尚之不取輕於夷者幾希且王者父事天母

事地岳瀆視公侯中外無文之神靡有不統今

舉夷狄之神祀之 宮中勞民費財為禱祀之

具其拂經悖禮孰甚焉且古之帝王享祿位名
壽全福者莫若堯舜禹湯文武光年一百十有

六歲舜壽百有十歲禹湯壽百歲文王壽九十

七歲武王壽九十三歲當時未聞有佛也考其

為治曰嘉言罔攸伏稽衆舍己野無遺賢不虐

無告不廢困窮又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肇脩

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不過聲色不殖貨利

曰徽柔懿恭惠鮮鰥寡懷保小民自朝至晝不

遑暇食其為戒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

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違道以干

百姓之譽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又曰內作色

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

或不亡又曰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殉

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侮聖言逆忠直遠

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又曰生則逸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聞小人之依又曰瀆于祭祀時謂弗

欽禮煩則亂祀神則難未聞有禱祀之說也當

時百僚師師萬邦咸寧真獸魚鼈咸若天下言

治者莫如焉漢明帝迎佛于天竺而佛始至中

國梁武信佛屠澄三舍身為奴又講佛經于同

泰寺臺城之變遂至亡國唐憲宗迎佛骨而唐

業衰宋徽宗惑徐知常王老志林靈素作千道

金班金鑲道場于天下自謂教主道君言路壅塞恩倖持權遂成靖康之禍自有書傳以來事佛得禍者有之未有事佛得福者也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陛下上嘉下樂動以光舜禹湯文武為法詎肯蹈梁武唐憲宋徽之覆轍乎方今天災時變月無虛報京師之民實於賦繁役重有勸賣妻子者有無衣裹席行者有母子五六裸而餓餒者州縣則徵法煩擾仍以鐵鑊窮者轉而為盜賊其良者往往糜爛於刀兵邊境之民日夜望燧荷戈而不食此其為亂豈難哉昔景公病欲誅祝史晏嬰諫曰雖善祝豈勝億萬人之詛君欲誅祝史脩德而後可景公說命有司毀關寬政薄歛已青景公遂愈

陛下以為今之民怨耶樂耶天地祖宗之付託兆民之仰賴豈宜如此雖有忠言諫論往往以已有肯却之忍歛民怨不忍傷使倖之心忍拂元臣獨士之諫不忍違寺僧之請此愚臣所未解者也

陛下勿以民怨為不足懼秦末民怨矣勝廣起漢末民怨矣黃巾起唐宋末民怨矣黃巢金元熾書

曰不見是圖又曰民可近不可下不可懼民臣願

陛下思天地付託之重念祖宗創守之艱以民怨為必不可畏以人言為必不可恤時御

經筵召儒臣咨謀善道召大臣諫臣察納雅言清心省事為靜養君德之基節用愛人為深固邦本之計改西天殿為寶訓殿

祖宗御製諸書盡貯其中西番殿為古訓殿五經子史盡貯其中漢經殿為聽納殿諸臣奏疏盡貯其中令司禮監同大學士楊廷和等共選內臣知義理小心畏慎者司其鎖鑰

陛下經筵之暇朝夕遊息其中凡誦習道經者盡數逐出無使左道夷狄之教得以榮惑

聖聰則壽何以不若堯舜禹湯文武治何以不若唐虞三代哉

嘉靖四年閏四月初四日奉

聖旨天寶殿承齋醮暫且停止該衙門知道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屠喬誥

題為懇懇端崇正道誅惡意以隆

聖治事通者道路傳言 宮闈之中不時脩齋醮或

於 乾清宮或於 坤寧宮或於 清寧宮或

於 仁壽宮或於 五花東次等宮殿皆名為

好事或一永日或三晝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

再舉今光祿寺實辦素物費用錢糧不可數計

皆太監崔文王領其事名為高公督率番漢經

廠僧道人等導引

陛下親詣壇場行香拜錄又先年壞事張銳等各名

下管家等項人員復已環侍左右相扇誘引以

為此事臣等聞之不勝駭愕切意傳聞之言未

足憑信及本月初六日通報大學士楊廷和等

奏為慎選左右速傳齋醮以光 聖德事奉

聖旨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欽此臣等

始信人言之不為虛傳而 宮闈禁密之地有

所不為為之則難掩蔽於外如此仰窺

聖明益深駭愕是豈

陛下今日之所宜有者乎今輔臣既以為言即宜明

示辭革乃復泛然 批荅雖獎以忠愛之言而

不見聽受之實後該知道之語而不能行其

所知果何為者乎夫齋醮之設不過曰祈天永

命耳為崔文輩者亦以為非此則無以搖動

陛下之心此正自古小人巧意以中人生之欲之謀

也

陛下不察遂傾心於此輩之導引委身於佛老之下

風屈天子萬乘之尊為下民匍匐之拜是豈真

以其術為可以祈天永命而行之不諱乎臣等

誠得而論之佛老之教異端也非吾聖人之所

為道也供奉之感自古有之然每不聞有福利

之報而皆得奇異之禍如秦始皇嘗求長生不

死矣不免沙丘之陷落漢武帝拜文成五利矣

卒致海內之虛耗明帝繪佛於清涼靈帝奉祠

於宮中漢業之衰迄今為慨其他如梁武帝謹

於事佛豐於舍施不救臺城之餓宋徽宗勤於

奉道厚於設醮無補漢北之辱楚王英敬信沙

門而受誅夷者卒以佛法也符堅崇道安而

被縊殺者卒在佛寺也此佛老之教之不可為

而供奉齋醮之不足恃其明鑑如此

陛下當中興圖治之初正學問方新之日博觀前代

史籍獨不能究其邪正利害之所歸而顧乃傾

信於險邪之惑惑以甘心乎夫求福利者道莫

大乎崇 永終者事莫過於慎始

陛下之心固非止欲永一身之命亦以為

祖宗社稷億萬年之圖也。但古人已覆之轍不當重蹈而五聖人悠久之道自有可行此臣等所以仰承

陛下之初心獨不在彼而在此也。嘗讀論語有曰仁者壽。讀中庸有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又嘗伏讀 皇明政要

太祖卻道書之獻有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

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

道所需者治人之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斥之母為所惑

太宗却道士獻經者有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

太宗聖諭抄卷五

五十四

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論侍臣曰人主好尚稍不勤檢人懷僥倖之心者恣肆妄誕以投所好苟墮其計將來流毒無窮矣

宣宗斥欲化緣脩寺祝壽者有曰人情莫不欲壽古

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

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

神仙梁武帝事佛宋徽宗崇道效驗可見矣。世

之人終不悟其可嘆也。凡此皆吾聖人正道之

所在夫論語中庸之言

陛下於經筵講之熟矣。其曰仁者則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若聖帝明王皆仁者也。脩

身體道朝廷日近乎儒聖寡欲清心後宮不濫於女色自然心廣體胖神完氣固而壽不難致也。其曰大德蓋積慶。舜有聖人之德蓋為君之道好問以廣天下之言好察以盡羣兇之善明四目而用衆人之視以為視達四聰而用衆人之聽以為聽故能克享天心獲報隆厚而祿位名壽之並全也。若是者何嘗有取於佛老之齋醮乎至我

太祖

太宗

宣宗聖諭所及又

太宗聖諭抄卷五

五十四

陛下於傳受而得之真者矣。其曰聖賢之道與五經之用亦皆不外乎正心脩身樽情節欲親君子遠小人斥奸佞納忠諫不離正學不尚無益眩然為保邦之要圖。延祚之至理及商宗之懼妖而脩德遇災而聽言重文脩於輔相監成憲於先王周王之穆穆以望道學不懈於緝熙翼翼以宅心身常安于敬止故三代皆享國綿遠若此者又何暇于齋醮之祈禱乎

陛下聖之資當為大有為之志遠宗堯舜而上

紹周乃舍 經筵之所當習講與

祖示之所以垂訓者不第而顧甘心于秦漢梁宋之

故轍亦獨何哉聖人之道水終無救

陛下上法

祖宗遠聖賢勿孤輔臣之忠愛於虛獎必措知道

之明臣等行自今以後奮然正道之由大

黜臣等之或真臣等壇場之勞以凝神於

文華之清燕移佛老之拜而留心於師臣之尊禮

經筵必勤臣等目講不廢防好色之禍毒以保身服忠

讜之樂石以享年凡近日齋醮之事與供香火

之地一切罷革將大監崔文并張銳等餘黨及

其他隨附臣等感有名之人逐一查出通關送法

司明正其罪以為奸邪欺罔之戒則

陛下臣等一轉移之間其幾之察也有復善必速之明其

力之決也有改過不吝之勇真大聖人之作為

出於尋常萬萬也由是聖道昭明而邪術殄塞

群議息於天下心享於上治化隆美民物熙皞

則臣等聖壽之罔極非止於仁聖之所獲而國祚

之綿遠不啻與商周同其曆矣夫欺蔽臣等惑之

禍

陛下所知也登極之初深究正德頹敗之所由

首詔拆毀內府佛寺神廟并在外玄明經山等項宮

祠而下張銳等群奸於臺獄此萬代之瞻仰也

今不一二年而旋復崇尚其事信任其餘奸豈

人情乎臣等固知此非出於

陛下之本心而成之者崔文輩也非其心之所自為

而欲輩絕其事誅逐其人特易耳伏乞

聖明斷然行之勿為因循勿事姑息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職當言路義不容默不勝

懇悃激切候

命之至

嘉靖二年 月 日奉

聖旨

嘉隆聖抄卷五

二十五

工科左給事中臣安磐謹

題為黜異端懲小人以隆

聖道事臣聞所謂異端者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禱祀功利之說皆是故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後世佛老之害為甚而佛氏之害又最甚神虛無寂滅之術售生死輪迴之說流而為懺為齋為醮為清祀為道場為法事其徒漫以糊口者非二氏本旨也東漢以來奉佛者身之禍福國之安危年之脩短唐韓愈論之甚詳近日大學士楊廷和等無以微宗事言之又甚切

國朝聖祖聖訓卷五

一五十七

陛下可覆而視臣不敢贅惟事近可鑒者莫如

武宗皇帝敢昧死一言

陛下試垂聽焉

武宗初年亦嘗留心講學矣二三年後遂為左右替

或即從事內典內典既習即從事番教於是鎖

南綽吉出入豹房矣番教既諳即從事取佛

於是太監劉光馳驅西域矣十數年間

武宗或胡帽或紫衣或持呪或結印往往傳播民間

番教無資於祈請西佛未見其踪跡靡費大官

騰謗道路二者

武宗實恨焉此

陛下之所聞見者既而劉光放而鎖南囚天下頌

陛下之明正道復而異端息天下頌

陛下之聖供億減而光祿裕天下頌

陛下之儉宮掖清而小人伏天下頌

陛下之英數者斯

陛下之所以垂譽無窮者也奈何甫及二年遽襲故

轍不齋則醮月無虛日

陛下聰明絕出所以掃除二氏之害人其大矣其書

者天下方屬意而崇尚反舛戾若此臣愚何望

焉然非

陛下本意太監崔文等為之也謹接崔文本以鍾鼓

國朝聖祖聖訓卷五

一五十八

廝後當緣青宮用事冒陞太監幸

陛下降革邇來營求遂還舊官今復導

陛下以此使

陛下失其所謂明喪其所謂聖忘其所謂儉損其所

謂英取笑天下貽譏後來者皆文為之臣謂文

可斬也文之意以嘗試

陛下也

陛下既為所動欲行香則行香欲登壇則登壇欲拜

跪則拜跪臣恐無已則導以聲色無已則導以

貨利無已則導以游幸則導以土木則導以淫

佚又以此為教則諸除如人頭者又將奈何

便求所欲逞也

陛下德可光舜而文敢以此左道面欺朋黨紊亂故

曰文可斬也望

陛下不憚改過翻然悔悟將崔文等拿送法司治以

重刑掃迹經壇以塞禍源一意講學

延訪儒臣庶理明而邪說不得干識精而小人不能

眩恩可遠施澤可下究以之祈天永命其

為功效與奉彼二氏者相萬也天下臣民拭目

傾耳決安危之機在此一舉伏惟

留意

嘉靖二年閏四月初十日奉

嘉隆疏抄卷五

五九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李錫謹

題為禁邪誘崇正道以敘聖福以光

聖治事臣竊觀先朝群小蠱誘先帝無所不至

幸遇

陛下踐祚以來誅竄貶逐奸黨一空死者已矣其生

者豈肯帖然於閑散哉其設心積慮將令名下

人員投間抵隙以中

陛下之欲者久矣

陛下一中其試則彼之術售而

陛下墮於術中彼之進也不難此類一進必將復試

先朝之毒手再用已慣之奸謀天下國家必至於極

嘉隆疏抄卷五

二六

敕大壞而後已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為寒心也

茲適者中外傳聞以為

陛下因天災示戒聖體違和及前星未耀塵

聖明之憂懷無妄之虞誤中群小之邪術為此齋醮

之謬舉親詣壇場自行拜禱貢觀賞賚所費

不貲光祿寺之供用已難內庫之銀兩屢用事

屬將謬物議喧然皆以為經筵日講

朝廷盛典也部寺大臣及科道等官屢屢

請自退朝後以御之

陛下憚其勞而不之聽至此拜禱則不覺其勞給邊

賑荒國家大事也部寺大臣及科道等官屢

爰請出內庫銀以給之

陛下惜其財而不之聽而至膏餐則不惜其費

陛下不勞而當勞者於此不當勞者反勞之不也

於所當費者於此不當費者反費之豈愛正

不如樂得術保赤子不如龍群小哉臣知

陛下之意矣

陛下之意豈不曰齋醮此舉可以感天地可以致神

明可以彌災可以保聖龜斯能應之慶可收果

然則不惟

陛下欲為臣下皆願

陛下為之矣顧肯阻此大慶以自異於群小哉但臣

上嘉隆御批卷五

三十一

讀書有年講此已久知此舉無益也故敢昧死

為

陛下言之且

陛下之所禱者豈非道教乎豈非佛法乎二者誕妄

不經載在典籍已往覆轍實今明鑑漢武帝嘗

事道矣文成五利皆蒙寵幸既而竟覺其非曰

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惟節食服藥差可少

病而已文成五利旋被誅夷史稱武帝准才大

略蓋謂此也其後宋徽宗專事道教迷而不反

遂躬繫虜庭竟塞五國則道之不足信也明矣

佛自漢明帝始入中國楚王英首崇信之竟被

誅殛與武帝崇信無比鹹死臺城韓愈佛骨一

表其說詳矣則佛之不足信也明矣然此舉群

小亦自知其無益特假此可以盡惑

聖心可以潛移 聖意叨

陛下之寵引黨比之人故誘

陛下為之此輩亦曾以此盡惑 先帝先帝竟被其

惑卒之 幸豹房蓋新寺邀遊歲月不知止極

遂至於子道乖於 慈壽夫道戾於

莊肅皇統以絕徒爾仙逝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也耶

上嘉隆御批卷五

三十二

陛下必欲求福亦有道矣書之洪範有曰九五福一

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

命又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解之者曰極者

福之本福者極之效言君之一事一物一言一

動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則五福自集於身矣

是故堯之福壽多男本之于峻德舜之祿位名

壽本之于大德曰峻德曰大德建極之謂也固

無與於齋醮

陛下必欲求福亦建此極而已欲建此極必清心必

寡欲必節飲食必慎起居必公好惡必親儒臣

必遠群小必

經筵必日講使貌之恭作肅言之從作又視之明作

招聽之聰作謀思之睿作聖夫如此則德合天

地行通神明天災何患乎不彌聖壽何患乎

不若克舜齋斯麟趾何患乎不繁衍也哉伏望

陛下體洪範之意法克舜之德監漢以下及

先朝之弊大奮乾剛俯從大學士楊廷和等并

科道等官張卿等所題先將崔文等拿送法司

問以蠱惑之罪以為群小之戒然後將臣前項

所陳一一舉行則邪說以杜正道以興多福有

自求之益宗社享無疆之休天下幸甚臣愚

幸甚

嘉靖二年閏四月十七日奉

六十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引科給事中臣葛鴻謹

題為屏逐邪以保治功事頃者

陛下急於講學移心齋醮臣竊將進一日

朝辭見駕章文華私心以為聖明既回心向

學乃復有言是為煩瀆獨齋醮一事猶未釋然

及訪諸人則謂

陛下不舉此已浹旬餘矣臣乃仰而嘆曰

陛下從諫弗拂改過不吝如此雖古之聖帝明王何

以加焉然此等事原非

陛下本意而煖殿答應太監崔文所為謹按崔文實

為先朝漏網元惡大內事無不備知善能

窺伺人主意向且其智術千態萬狀神出鬼沒

變幻足以生風雷輕儇足以回視聽蠱惑足以

移主柄狡獪足以陷正人

陛下本無喜而文諛之使喜

陛下本無怒而文諛之使怒

陛下本銳情經術而文導之以異端

陛下本優禮大臣而文導之以斥辱幸賴天啓

聖衷旋悟所為乖僻已賜改正但文未有處分臣

私念

陛下雖雅能改過然與其事事而更之孰若屏奸邪

引誘之人自無過誤之可更也近日傳聞內臣

家人轉相控造近侍云萬望扶持崔文又聞守門內臣亦於各近侍處為文求請臣思崔文近日已能轉移

聖心顛倒政柄有何號疏陰相結納求救是蓋自知力沮忠言輕搖國是因公事科歛財物庇家奴潛奪邦刑尤不為外廷公論所容

祖宗法度所有恐

陛下洞燭其姦行將得罪故多方索緣私要暗結

恩旨曲庇良有以也然恩旨雖數為曲庇而崔文

愈自懷危疑以自懷疑之人侍洞燭其姦之

主臣恐君臣從此有隙矣况黨與成於下則主勢孤

國朝聖祖神宗卷五

六十五

於上曾謂聖明在上致有如是之事乎主岳

罪而八黨興先朝之誤可為永鑒彼極力為

之扶持者臣亦不知其所終矣伏願

陛下念嘉靖初政眾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崔文壞之

而有餘乞將文即賜斥逐以杜厲階仍

命司禮監選安靜老成之人充煖發答應之職如此

庶

陛下不徒知其姦而能去其姦嘉靖將來之治功可

以日望清明而不至於墮廢矣

嘉靖二年五月初七日奉

聖旨訪衙門知道

南京山東等道監察御史史梧等謹

奏為崇正黜邪以隆聖治事竊惟帝王所以尊

天下之上不可一事少試於權奸之巧而其所

以主天下之心不可一毫稍違乎道義之正臣

等伏觀

陛下登極之初詔毀添蓋佛寺神廟石經山祠而

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盡行查革凡所為類矯

武廟故事直欲追唐虞而上下之今不戴蒼廼有邸

報如壇場齋醮之設大小廷臣所踴者

武廟前日之所為而今復為之

陛下之昔以為非今顧甘心以為是而行之耶夫天

國朝聖祖神宗卷五

六十六

人禍福之幾之不可微幻誕誣妄之妖之不可

信大學士楊廷和給事中張原御史屠喬華等蓋

已連章累疏援古證今互攻其謬無餘說矣臣

等不容復贅矣臣惟天下之理有是非之分邪

止之對是非邪正之所以相勝者其幾每決於

人主好尚之微不可以不審也今而指佛為非

曰佛為邪匹夫愚民而皆能辨之豈有人主德

高天下而智獨屈于匹夫之愚也特壽夭禍福

之疑有以奪之焉耳夫禍福一出于天夫人而

皆辨之豈有人主為天之子而獨不審也特不

勝左右群枉之讒焉耳公左右之事其若者亦

豈不知帝王萬乘之尊而錯聽於削髮淫繁之說貽笑於中外也但彼之良心斲喪焉耳彼之良心斲喪至欲眩其若者必先之以壽夭禍福之說以售其佞忠似愛之好繼之縱恣思可以蠱惑君心而逞彼之使者無所不至矣由此觀之則今日齋醮之說亦安知非

陛下主一無貳之心誤落權姦之試也哉臣等聞之深為

陛下惜亦深為

陛下懼也况正道異端勢不兩立朝廷之所作為天下臣民之所趨向千百年道統正脉之所繫

嘉隆錄卷五

六十七

不可不慎也夫既以身繫天下臣民之所趨向則上有好者而下必有甚焉者矣

陛下為天下生民主亦肯率天下之人而歸于無父無君之教也哉既以身繫千百年道統之重則有令浮屠之說其誰啟之

陛下生百王之後亦肯甘習釋老之教而壞道統之傳也哉臣願

陛下重思王者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揆之理而順則行稍有違焉則改

陛下今日之所為以為順也則何以來廷臣之所論列有如是者為其違也則何不改其違以歸仁

正而使在朝無異議天下依然共仰

日月之明也耶此臣等所以共為

陛下爭也然臣等論列至此終不甘心於左右妖妄之言復毅然堅執一說以勝之請為

陛下終之夫左右之言佛不過曰佛能養壽命之源

佛能造天下之福也臣等則以為養壽命之源

不在于佛而在于講學養身造天下之福不在

于佛而在于遏強扶弱養壽命之源不在于佛

而在于節欲順理造天下之福不在于佛而在

于信任君子屏斥小人過者經筵之講暫

御復釋何有于講學養身復聞聲色之通過而不節

嘉隆錄卷五

六十八

何有于節欲順理主事羅拱載罪遭慘刻是以一百戶之故中傷手足也何有于遏強扶弱事

關大體不由內閣尚書林俊呼斥四語而崔文

之奸固結不去何有于信任君子屏斥小人不

如是而徒佛焉齋醮焉使人臣解體小臣離德

陛下亦何便哉臣願

陛下尊崇正道養身講學信任君子屏斥小人速罷

齋醮之舉求倡言之人而重治之佛像畫行燒

毀僧道畫行屏逐將其蠱惑之甚者與崔文

置典刑仍乞勅禮部嚴絕僧道內使往來之

路以杜媚竈由徑之漸其有僧不循禮法潛使

養髮之徒出入侍衙門希圖賄賂漸要

恩寵者即送法司拏問王道明而異端去矣

崇社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顯抄卷五

六十九

南京禮科等科給事中等臣鄭慶雲等謹

奏為慎崇尚關異端以隆治化事往者

聖體屢爾達和臣等奏請務學親賢保聖體以慰

群臣一節實自古帝王祈天永命之本也近見

邸報伏聞於乾清坤寧等宮復開番漢經

殿設齋醮

陛下親臨跪拜行香受籙或一永日或一日再舉甚

至三晝夜通舉名為吉祥好事又于

乾清宮特令內臣十數輩專一演習經典講究私

議豈將以求福田利益也臣等聞之將信將疑

且憂且畏近日遠近聚談皆謂

嘉隆顯抄卷五

七十

陛下初無此心蓋因太監崔文招引先年罪人張銳

各名下掌管家人執挾邪術以惑

陛下耳目此輩豈真為

陛下求利耶不過乘此以亂聰明以自為權寵計也

况佛為教又不足信自古人君信佛之篤而得

禍之重者莫如梁武帝人臣論佛之詳而見道

之明者莫如唐韓愈愈以佛為夷狄之法怪誕

不經歷述自古帝王壽考皆本於反身脩理之

實而非緣于事佛之故至謂後世事佛尤謹享

年尤促數語尤後世人臣論佛者之所當法也

梁武帝之于佛圖澄珍膳廢而不食宗廟廢而

不事雖其自有之身亦三度舍之而不恤崇信可謂至矣卒之侯景臺城之禍佛莫之救此萬世人君事佛者之所宜戒也然猶異代不足監觀先帝遣使自蜀西徼外入吐番直至西天迎取活佛以七八年之久入萬餘里之深糜費億萬佛亦未有幾成大亂而西南遂以虛耗至今悲怨之聲尚猶未息各處創建不正淫祠及前項諸王佛子俱經

皇上所痛心而親革者也

陛下豈偶忘前日可戒之轍而復蹈之也豈古之帝王為不足法而乃下效梁武之所為耶不然或

嘉靖錄抄卷五

二十七

以臣等論佛之害未盡明悉而韓愈氏之所言

亦不足信也此臣等之所未喻也况

宮闈深邃地隔塵凡設立醮壇紛紜誦讀誠為瀾瀾

陛下以萬乘之尊百神之主乃自屬身夷狄之教傳

笑天下後世光祿寺每日供設費用不貲今民

窮財竭正貢不給額外何堪誠有如諸臣之所

憂者然臣等之憂蓋又有甚于此者先儒程頤

有言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故凡有舉動則左右

憚士之徒皆將各挾其術日夕窺測以為授間

抵隙之地或以女色或以貨利或以遊觀否則

察知人主之意不在此數者則必倡以神仙之求餌以金石之藥教以房帷之雅術啓以宮觀之興造一竇微開羣蠅畢聚人主之於好尚可

不謹哉今諸邪者必謂

陛下經筵日廢而禮義之念已微

聖體違和禱祠之說可入萬一

陛下不悟而輕信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彼小人輩但希圖富貴利色把身至於誤君誤

國彼又奚恤伏望

陛下舍己從人反躬思道將大學士楊廷和等尚書

喬宇等科道官張紳屠喬等所奏詳加覽察痛

嘉靖錄抄卷五

二十七

懲其非速將太監崔文及罪人張銳各名下家

人拏送法司明正其誣上行私之罪祈禱之

事再不舉行習學之人盡行罷去自今以後古

訓是師而不惑於異術之支離正人是近而不

移於左右之引道清心以寡欲保身以保民則

年不祈而壽自永災不禳而福自至矣非惟臣

等之幸實天下國家莫不大幸也

嘉靖二年五月十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官臣張紳等謹

題為肅清盛德遺教以隆聖治事竊聞治功難

成而易敗邪術易惑而難祛苟辦之不密而去

之不力不有未敗其垂成之功而蹈已覆之轍

邪正之辨之分理道得失之判不可不察也

陛下英明神聖自古帝王自入正大統以來凡絃轍

之弊不憚更張而治平之望已有端緒頃者

大內之閒禱祀繁興上而乾清等宮下而東次經

殿等處或三晝夜或一永日名為吉祥好事脩

建不時傳聞宮中以此成俗而又特於

乾清宮令內臣十數人專一習學經典講究科儀

賞賚逾涯寵幸日密夫齋醮之設宜就寺觀之

中而類假之以宮闈備設之徒例用緇黃之

流而顧屬之于內監議者皆以是朝罪人各

名下掌家管事人自自分不逞挾此邪術以為

嘗試之計而欺

陛下耳熟諛諛之言心遊釋老之教不覺陷其愚弄

曲奉誣誣親蒞壇場不以為異流聞四方播傳

後世使

陛下負素道之謗蒙好佛之名太監崔等之罪固

有不容於死者矣近該大學士楊廷和等題為

直選左右承濟齋醮以光聖德事

誣妄利害望

陛下特命司禮監官查出盛惑誘引人員從重究治

并賞緣阿附之輩蓋為斥逐更望

陛下日以敬天法祖脩德修身為先務廷和等

腹心大臣義均休戚其為慮甚遠其為

陛下甚忠伏讀批答

旨意僅云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而前

項盛惑阿附之徒置之不問側耳旬日重疑人

心夫去不善而不能遠大學之所謂過也知惡

而不能去郭公之所以亡也往年小人焦寧吳

萬輩實挾此術以誤先朝教鑒不遠殊為可

惡茲復踵其故習上累聖德使

陛下不知其非則亦已矣知之而猶牽於其說昵於

其人彼必以為崇尚之深非物議之所能搖愈

肆奸欺凡以中

陛下之欲者無所不至因而干撓政事牽復群邪傷

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其為可慮不但一節一

目為小人虧損而已也切計今日寧遠君子而

不忍斥其徒寧畧人言而不欲違其教亦以倡

此說者皆謂聖明一心敬信可以延年可以

已疾交謹不已用堅上心而不知神慮淡則

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古之聖帝明王深懼

尤物之滅周女謁之敗晉慎之遠之福慶用昌
正不必過崇妖妄以徒事無益之誦也昔宋太
祖嘗問養身之術而王昭素以寡慾為先真德
秀進言於理宗以親賢為致壽之道昭素之言
詞約意盡而德秀之論懇切詳明其意以卷阿
寔召康公廣王心之詩既曰爾受命長矣福祿
爾康矣而繼之以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何者情
慾易惑德性易移近妃嬪暫御之特多而親學
士大夫之時少則逢迎煽惑罔非物慾豈惟敗
德抑以傷生惟有孝有德者以引之於前而翼
之於後則日聞正言日見正論其心恬淡而和

嘉慶庚辰卷五

七十五

平其體優游而泮渙保身之道要不出於此臣
等則聞頃來嬪御女謁充積閨帷而其間一二
人者號為點慧奈曼為惑尤甚是以急于

日講疏於經筵一切施行漸多頗僻保養術度時

見違和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前項左道上迎

聖意殊無所忌夫以齋醮為足恃而恣無已之欲於

宮臺之間以荒淫為無傷而要難必之福於夷

狄之術講筵一恭而十寒引翼日踈而月遠

甚非古之帝王所以求福不回親賢保身之道

也伏願

陛下思

祖攝之艱難恤人言之旁午深察邪正之辨深探理

亂之歸亟從廷和等所請先將崔文并一樣盡

感誘引人員實錄表裏售奸之黨通行拏送法

司明正其罪尤望日御講筵以親孝德之士

日謹聞闕以塞情實之非或古人治亂人心向

背務嚴包桑之戒而咨諏之益詳或鷄鳴淑女

厲階婦人務慎實魚之寵而取舍之有定如此

庶幾道體不奪於人心剛德不掄於柔脆有以

養性情之正有以培壽命之源政體光於

祖宗而名壽加於堯舜區區齋醮之舉無益有損宜

無足置之牙頰者矣臣等千冒

嘉慶庚辰卷五

七十六

宸嚴伏俟斧鑕不勝拳拳願望之私

嘉靖二年閏四月十三日題奉

聖旨

河南道

不濟謹

題為順

天心快

聖意以毀佛像以永絕異端

事臣竊惟大君者天之宗子精神意氣相為感通君之所為以天之心為心天必默相以順成其美以決其意向所趨之正故甘露降黃河清兩陽燠寒風時若年歲豐稔此皆

陛下聖德隆盛禮教休明之徵應也即今大興隆寺火災之故臣又有以驗

陛下之驅斥佛教深有契乎 天心的固默相乎

陛下以順成乎此志然耳夫佛本夷狄之教非聖人之法自漢以上未之有也明帝之時始入中國

國書隆慶初年

卷七

嗣是以來漸崇信之乃聽其宋殿峻宇雕梁畫棟圖形塑像繪彩泥金群聚天下淹沒三綱之人而秦養之惑世誣民耗財露晷此為甚唐臣韓愈佛骨一表聞之甚詳凡我義理者無不知其為非然流傳既久因循成俗卒未有能盡除之者此豈天之心乎恭惟

皇上慨百世之沉迷洗千古之陋習乃 命京師內

外毀寺宇汰僧尼申 勅天下臣工勸諭僧人遠俗將以漸除之而挽回天下於三代之際此何心哉 天之心也

陛下以 天之心為心 天之所以感契乎

陛下者諒無不至矣臣故於今大興隆寺之火有以驗其然也蓋

陛下前日之獨存此寺者非謂其有益於治而存之也蓋曰姑存之漸以圖之耳則盡其教而除之者

陛下之意也夫先師孔子之像

陛下謂非禮之所宜亟 詔去之天下始而駭然終而翕然信而安之以為

陛下見萬千古意出百王真足以垂訓萬世也則盡去佛像以息異端以崇正道臣知

陛下之有是心也久且切矣今者之火并其佛像所居之殿宇而煨燼之 天於佛像示可毀也蓋

國書隆慶初年

卷七

默契

陛下之心而順成之云爾夫此寺者天下之寺之宗

示毀于此則天下之寺之佛像之當毀也可知矣臣聞天下之事得其機則易於為力欲息天

下之佛教必當先毀天下之佛像蓋毀佛像者

王化之機也伏望

陛下仰承

上天順成之意俯察王化易行之機降 勅禮部

明禁絲綉布天下凡各寺院一切佛像悉令毀之按諸水火永絕根源則僧人不必逐也失其

所依彼將自散迨數十年天下將不失其所謂
佛者耶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大聖人之所作為
有出於尋常萬萬者又不在此舉耶世之惑于
其說者謂佛有靈弗可毀也其果靈耶何不自
庇其身而一朝煨燼之如此則其說之不足信
也明矣如其有靈能為禍患臣請以身當之臣
又觀夫大興隆寺之基地甚開廣仍乞
勅禮部從長集議或將此寺改為習儀祝
聖之處庶近且便於禮似亦相宜臣待罪言官久慙
徒祿一得之愚報萬分之一臣之分也亦臣
之心也仰惟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七十九

陛下為道統立的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其佛
氏也如韓愈所謂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者端
有在于 今日臣無任戰慄之至奉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大學士
夏言謹

題為除邪妄以彰 聖化事此者恭遇

皇上諸及群臣欲除去禁中釋教奉建 兩宮以備
一代之制一時廷議翕然仰贊

皇上盡倫盡制之 孝闢邪崇正之化盛德大業光
前振後矣今月十一日奉

聖旨命大學士李時同臣言入看所謂大喜殿者臣
等看得殿內有金銀鑄像鉅細不下千百且多
夷鬼淫褻之狀仰惟

聖明燭其誕妄不經一旦奮然舉而除之甚盛舉也

但臣見諸几案之上及懸之梁拱之間與夫金

八

函之所藏貯者為物尚多不可識辨問之守者
且謂是為佛骨是為佛牙枯朽摧裂奇離傀儡
計不下千斤臣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始
然不過人誦其書習其教而已至唐憲宗朝乃
迎佛骨至京師其臣韓愈上表極言其邪穢不
祥不宜以入宮禁憲宗不鮮聽且深罪愈意遂
斥之臣意自此厥後人莫敢矯矯其非凡雷夷特
以誑惑中國之人而名為佛而佛骨者皆相屬
於道由是流入天子宮禁之內歷世皆然而不
以為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國所遺

累朝以來亦必以為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至今
茲者恭惟

皇上躬堯舜禹湯文武之資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乃始議徹佛屋毀除穢像使詭異之形不得瀆
留 清禁此真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萬
者也然殿宇像設既除所有前項佛頭佛牙之
類皆屬穢污不宜使之尚存臣 請乞以此物
勅下所司瘞之草野一切掃而淨之以永杜愚俗疑
惑之端實為 大聖人非常作為有補名教甚
大功德固極臣不勝幸甚后世幸甚
嘉靖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卿說的是朕思此物聽之者智曰邪穢而不欲
觀愚曰奇異必欲奉之雖埋將來必有竊嘉隆源抄卷五 八十一
復惑民可別議除禮部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劉世揚謹

題為亟絕異教除邪類以建 皇極事伏觀

陛下臨御以來勵精圖治頃因 天變警懼脩省停
罷齋醮及一應興造不急之務中外臣工勉承
休德天下引領相望太平皆謂雖前之舉措間
有差失猶幸

聖心未為邪誘或可因而施啓沃輔助之益耳乃者
何過惑太監崔文等妖妄之說大興異教各

宮彌日開建齋壇脩齋誦經內外供具糜費不貲
天子臨拜謂之好事又有漢經殿西天經殿靈濟宮
顯靈宮等處脩設上下傳降中外扇誘以為福

利噫此何等事佛圖澄徐知常王老志欺君誤
國之故智梁武帝宋徽宗臺城南渡之覆轍謂
陛下甘心乎竊痛恨

陛下此心為異端邪妄所引去恐自此天下之事不
可為矣夫聖人參于天地並於鬼神以致治也
釋老之教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而後稱
聖明稱治平者必曰唐虞曰三代在昔聖人之
致治蓋可見矣書洪範皇極曰皇建其有極歟
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夫聖人所建立標準為
四方之所取正者亦惟盡人倫安義理體信達
順以集福于上使天下觀感而化會極歸極以

數錫福于下無他道也故曰壽曰富曰康寧曰
攸好德曰考終命謂之五福曰凶短折曰疾病
憂曰貧曰惡曰弱謂之六極說者謂五福六極
在君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係於訓之行不行
禍福從來斷可知矣今棄彝倫而崇異教惑邪
說而背正道持此以求壽福康寧攸好德考終
命之事豈不甚遠矣哉夫以

天子之尊而躬拜釋老之場以

天地神人之主而動心實福之及此不過使後笑今

猶今笑昔而已矣且彌勒釋迦輪迴管世天尊
神將驅魔降祐此間閻山野惡鄙所為轉相誑

嘉隆顯抄卷五

八十三

誘積久成習遂假以誦召無賴群聚邪孽為寇
賊奸宄每自此始

天子法宮躬自崇信天下聞風翕然竝趨細民無知

鼓倡易從此姦宄之資禍亂之本也故我

太祖高皇帝大誥深惡愚民念誦南無彌勒尊佛以
為六字謂之造禍又戒今後良民凡有六字即

時燒毀母存母奉保已安我

太祖真皇極之君也謂此六字為造禍欲燒毀六字

以保安異手崔文等之所謂造福保安矣故

祖訓一條開載庵觀寺院燒香降香禳告星斗已有

禁律違者及領香送物者皆處以死然則我

太祖之律令嚴矣其見理甚精而慮患甚遠故著之
祖訓與

聖子 神孫世世守之今崔文等及 先朝壞法亂

政名下掌家管家未殄之徒交引朋比習學異
教欺誑

陛下扇惑中外搖動人心糜大官不貲之財紊初紀

清明之政以爲今日宜遵 祖訓處崔文以

死并究其黨及表裏扇引領香送物之人咸治

無赦仍頒降 勅諭布告中外以破群惑以塞

禍源惟

陛下遠監古昔宜遵 聖祖上畏

嘉隆顯抄卷五

二八十四

天命下卹人言斷在必行則 宗社幸甚然崔文等

今日所以敢為是欺誑而不顧者良由

先朝姦黨吳亮崔寧等

陛下治之未正其罪耳此二人者勾引番僧符同劉

允愚弄 先帝齋送番供奏討鹽茶遠涉烏思

藏迎來活佛騷擾天下耗糜百萬及

陛下詔取回京群奸伏罪而允止降級間住亮寧止

發遣籍沒顧得保全首領倖逋天誅此崔文等

今日之所以肆行無忌也然前日允等

陛下猶能暴其姦誘引欺 君誤 國之罪而罰

治之今崔文等朋姦邪類違 祖訓法所不赦

大小之臣連章累牒發其罪狀

陛下乃曲為庇護不蒙顯戮是縱之也縱使為姦何所不至矣先帝以吳亮焦寧而不得善其終陛下以崔文而不得正其始前車既覆後車不監旁觀有見當局則迷臣竊為

陛下痛之惜之伏望大奮乾剛亟為殄絕使

宮闈之內肅肅雍雍廓然一清異教既熄邪類既除則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而

陛下一意崇儒重道日御經筵虛受日講為涵

養薰陶之助如洪範所謂視明作招聽聰作謀

嘉慶庚申卷五

一八十五

言從作又貌恭作肅思睿作聖之五者敬事無替使嗜慾寡禮樂備教義立而身脩

內令嚴而家齊

陛下所以盡倫理建皇極以感化天下端在是矣

故建極則福集於上而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

終命之美天下化則福錫於下而無凶短折疾

憂貧惡弱之禍故雨暘燠寒風五者各徵於五

事而以其敘而百穀用成庶民又安至此則天

地自位萬物自育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

至此之謂好事謂吉祥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故彌曰皇極之世此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

天下者

陛下誠有見乎此則彼之區區異端邪說傲求福利符咒經傳驚動小術祇見其幻且妄而無所用之矣夫義理明則邪說自息誠意而定則他岐莫移不然今日

陛下雖勉強聽納俯賜施行而真知未開志立未定恐他日又未必無崔文如今日崔文之為吳亮焦寧也此又愚臣區區片曝之願為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者伏惟

陛下憲天聰明而廣納焉臣無任恐悚待罪之至

嘉靖二年閏四月十七日奉

嘉慶庚申卷五

一八十六

聖旨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
楊一清謹

題為災異脩省應制陳言以贊治功事通者

皇上以災異降勅令文武群工同加脩省次日又欽
奉 聖意責臣等盡言仰體

聖懷俯省已過如臨淵谷無地自容

聖諭拳拳惟恐不自知其過臣等不言蓋嘗賜臣以
絕愆糾謬之章矣然實有未可絕可糾之事亦
安敢妄贊一辭但政事之缺失或未能當於人
心用舍之乖違或不能協乎公議大臣未聞執
奏言官不敢論列

嘉慶庚辰抄卷六

皇上無負於天而群臣之負

皇上則多矣災變之來豈無所自臣等職在密勿若
先事論列似非大體待其言有未盡自當明白
開陳今觀群臣條奏固多節財惜費與民休息
之意顧亦有拾陳腐之言者祇應故事立新奇
之論者室礙難行間有切於救民數事又聞報
罷是

皇上應天以實而臣下之應 詔以文而已竊謂今
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
安靜不在紛擾在寬厚不在煩苛

皇上誠以今之天下為治耶否耶安耶非耶然則言

有危亂之跡者圖之為易無危亂之形者防之
為難惟在君臣上下無以治安自恃而常以危
亂自防嘗謂前代之臣有告其君者曰為國者
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
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川竭
不足懼水旱蝗災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
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循深可畏廉恥道消
深可畏毀譽失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
以為不足懼也非真不足懼也知其可懼而脩
德以彌之則轉禍為福其曰深可畏者其變無
形而其禍甚烈其勢若緩而其伏最深今日之
弊實恐墮此臣謹就其急且要者言之曰舉賢
才以備任使曰收人心以固邦本曰求真言以
防壅蔽敢為

嘉慶庚辰抄卷六

一三

陛下陳之 聖明在上賢俊登庸宜無所謂藏匿者
矣且吏部再加訪舉釋幽拔滯登之要途任賢
位能無拘常格凡節行可以勵流俗則小過不
須計才畧可以濟時艱則浮言不足恤夫古之
明王未嘗借才於異代今布列津要未嘗無人
而遇急差遣動稱缺之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
養此有識者之所深慨也合無行令吏部都察
院會同大臣科道集議今四方多事實有濟險

應變之才四出陵寢實有折衝禦侮之畧如古
之大臣以身繫天下之危安者誰歟有若人焉
今為置之朝堂以備緩急之用此今日謀國第
一義也內外諸司視臺省為傳舍以官廨為逆
旅事多苟簡人無固志欲求治理其可得乎

陛下近命巡撫官不許輕動蓋灼有所見豈獨巡撫
為然凡厥有位必皆久而後責其成因襲之弊
其來已久吏部近亦稍加釐革宜仍令再行查
處官能舉職者不必數易待其政成事立而超
用之遇有員缺亦就近推補免令奔走道途荒
廢職業行之以漸官得安乎其職而又任之規

嘉隆疏抄卷六

三

可從而定矣至於救時切務莫先於恤民今小
民之失業甚至朝廷雖下蠲租之令而黃放
白催比比皆然部檄雖有定額之派而指一科
十歲復如是民之迫而為盜固其所也切觀天
下之民貧苦皆同而北方為甚北直隸八府為
尤甚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次之今年雨澤愆期
禾苗半稿盜賊蜂起有供輸之費挑漕河道有
力役之勞而南直隸徐州豐沛等處地方頻年
遭水飄蕩屋廬淹沒人口今不為之所將無民
矣乙 勅戶部查照將北直隸八府今年夏糧
盡行蠲免勿徵其秋糧待八九月間覆勘如果

有收止徵一半以寬民力王畿安則四方安其
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直隸淮北州縣徐州豐
沛等處亦乞將夏糧蠲其半租秋糧待收成時
月視其豐歉另為定奪其他各處奏報災傷照
例令撫按早為覈實具奏蠲免此收人心固邦
本感召和氣之至要也北直隸及各省十分貧
難地方所蠲錢糧事干起運給軍勢不可缺者
查支在庫官錢代民輸納如官庫無積乞將淮
浙等運司解到官銀量蠲一二百萬兩代補民
糧或折作價銀解赴各該衙門應用庶免襲暗
陪之弊貽貲徵之害以負

嘉隆疏抄卷六

四

皇上寬宥之恩其他軍需料物歲徵月派源源不絕
民何以堪宜 勅禮工等部通查如常賦之不
可缺者災傷地方量為停徵或量折價銀若係
額外之徵一切從省稍紓民難至于直言不聞
尤今日喫緊受病之處夫六科十三道以言為
職陛下令其直言而各官所陳多浮泛常語
竟無人敢以直言上聞者直言既不上

聞則伏奸度惡何由而知讒譖面諛之人進矣然不
但言官當直言大臣遇事尤當直言若知之而
不肯言言之而不敢盡是誠有負

陛下克謹天戒樂聞讜言之意矣乞

勅各衙門大臣各宜就其職業所在盡心言之無或
顧忌若事有未安民有不便雖

成命已下亦當執奏糾道官遇凡用行政之失失

心以匡正之勿以有所觸忤輒為忌避尤望

陛下弘天地之量齊 雷震之威取其言之善者即
賜施行言之失當亦必包含不加譴責則直言上聞

官邪必糾民隱必達於以廣四方之視聽於以
決天下之壅蔽

陛下恭已于上群臣奉職於下天休滋至庶幾在此
不但

天意可回災變可消而已

嘉靖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奉

二五

聖旨覽卿等奏之見忠愛至意舉賢才固邦本二事

委係急務該部便查照議處了未說糾道官以
言為職今後一切利弊各處據實直言不許浮
泛朕當采納施行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臣朱鳴陽等謹

題為懼災脩省事臣等竊見本月十一日

清寧宮後房火臣等竊惟

聖德休明 天心眷祐固宜災變不生庶幾純嘏駢

集迺於 大祀回鑒之物遽有此咎雖云人致

實則天為雖云小災實關大體

天心方享而警戒之意尤專咎徵所形而指示之機

持顯臣等反覆思惟妄意揣度典禮失中歟直

言廢棄歟爵賞太濫歟刑罰縱失歟外戚驕盈

歟近幸干政歟有一于此皆是召災况茲數愆

各有指驗臣等請為

嘉靖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奉

二六

皇上備陳之頃者所論典禮中私情則有傷於大義

尊 皇號是反戾夫天倫不特舉國以為非

皇上亦自知之不特人心以為非

天心亦且非之昔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在桓僖乎

喻禮故也漢傳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齊尊火

災其所居之鴻寧殿今茲之火切近

清寧 上天之心備極仁愛豈非以大禮不可喻

而人言所當恤故耶 聖心於此固為惕然雖

上而 宮闈之心有不因而警動者乎循指示

之迹以體仁愛之心致警惕之誠以圖消禍之

效此其尤為先務者也大本既端餘弊當救凡

有致災之因皆切脩省之實

先朝不用直言馴致蒙蔽 聖明御極言路始開然

近日以來 聽納漸倦持逆心之論或厭而不

從爭大禮之章多留而未報不意新政之初已

襲蒙蔽之舊昔人謂正士道消則火此蓋其一

也裁革冒濫 明詔方行錦衣之籍未清而冗

流閥進雜超之途方塞而幸隙大開文規京官

武圖世襲皆藉 興邸為詞不知公議安在雖

明旨嚴加禁革冒濫而反增冒濫所謂放賢實濫官

非其人則火此又其一也權奸亂政天下憤心

撓法曲全重違物論所據初建宇寺孰非塗炭

民膏而其家人產業一皆攘奪民利必湏盡數

拆毀一體沒官庶為絕去禍根消釋民怨今

明旨於寺宇則曰不必動於產業則曰不相干是名

誅惡而反縱惡所謂蔑棄法律則火此又其一

也明君之於外戚翼之以賢教之以禮慎始防

微之意不為不至迺若指揮郡縣難勝戚屬宜

抑其輪分之求以全其終始之懿今也求房屋

而輒與房屋求在田而輒與莊田 賞賚過多

恩寵太盛誠恐其志意日驕希聖日廣殆非所以保

全之道所謂外戚無功受寵則火此其一也至

於綸音之頒所以示大信於天下也今倭幸

間得轉移而 聰明開有蔽惑一事之予奪前

後互殊一人之罪宥變更不一如近日傳奉鎮

守是果主於何人及擬票 旨意多不由于

內閣政本所存治亂攸繫豈潛操默運以致旁落

下移所謂貴近驕溢則火此又其一也然此數

者皆由典禮失中所致耳蓋典禮之加既拘乎

私於是大小之臣持公論以抑私情而直言始

不用矣希進者恃 藩邸之私而冒濫始多亂

政者恃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廢外戚恃

宮掖之私始妄請求貴近恃逢迎之私始得干預

孔子名不正之論至是無一不驗者矣伏望

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推變之所自由知禮之所

當慎不必強加夫

皇號而必先端其本源 聽納無倦容受必弘

大號渙汗而不渝 大綱總攬而獨斷抑外戚方驕

之勢杜僥倖進取之門 興邸臣僚除原係科

貢出身并護衛官員陞任者不勅外其餘納銀

等項人員并軍廚匠役人等近因比例陞授職

役者通乞 勅下吏兵二部逐一查出或量減

其階資或全奪其職任其千百戶軍裏出駐錦

衣衛者另改在京別項衛分各處寺宇 各家

財產及賞過即喜房屋田莊仍

勅法司并戶工二部應抄沒者照依前項封記無開
祖產新產盡數抄沒已賞過者仍令還官房屋
估價變賣莊田照畝起科其寺宇亦乞
俯依禮部原議通行拆毀如此庶大禮得中已足以

回

天意而庶政文脩自無致災召變之由矣

嘉靖九年正月十七日奉

聖旨知道了

嘉靖九年正月十七日奉

九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鄒守益謹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彌天變事准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司本
准禮部咨開監察御史党承賜等題為答

天戒嚴交脩以隆 聖政事節奉

聖旨是 宗廟災變朕心震驚所宜痛加脩省以實

事 天而文武大臣都着自陳時政闕失着各

衙門條奏務切民瘼 國體不許虛應故事況

濫彌文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備行到臣聞

隆古交脩之訓曰后克艱厥后臣艱厥臣政乃

乂黎民敏德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

嘉靖九年正月十七日奉

二十

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故君而克艱則能以天
之心為心是為善事其天臣而克艱則能以君
之心為心是為善事其君昔在殷王中宗桑穀
生于朝而拱異亦甚矣訪於伊陟以德勝妖故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
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飛雉升廟時
而鳴孽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嘉靖殷
邦至于大小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
九年歷觀史冊鑒戒甚明或多難以興邦教勝
怠也或無災而殞祚怠勝敬也故脩省之所以
引年綿祚 國家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所

以至於聖賢其任重道遠決於一念之真純及一念之或轉搖而已矣邇者

天心仁愛火及宗廟往古災變於今為烈

陛下孝思懇切深自然文諭告臣工痛加脩省至有欲投火中之言與桑林自為犧牲之禱異代而同神即此一念

皇天后土寔共鑒之 高廟暨列聖之神靈寔共鑒之若保此真純無或轉搖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佑以

上天之心為心則知人安民命德討罪綏萬邦而撫四夷若决江河沛然無俟外求矣臣感激而泣

仰屋竊嘆以為

嘉慶二十六年

十一

皇上憂勤如此其切孝誠如此其至凡厥臣工休戚一體股肱當竭其膂力耳目當竭其聰明務以陛下之心為心無或有懷私售欺以便身圖而負

國恩庶幾各守常憲以盡脩輔之義其能者宜洗

心盡瘁以共濟艱大而不能者宜引咎求退無

竊祿位而糜民膏脂臣伏念大學古稱豪俊之

關司成首任師儒之責而南畿又為

國家豐鎬之重師道不立則善人不興善人不興

則善治不復其於政體樞紐匪輕我

皇帝之規曰本監正官職專總理一應事務須要

整飭威儀嚴立規矩表率屬官模範後進不可

尸位素餐因而怠惰以臣之愚自知甚明學術

膚淺不能以宣暢聖道才識朴魯不能以練達

國體雖勉加鞭策欲效涓埃而終愧尸素宜先罷

黜若再持祿食位以忝官箴將何以嚴交脩之

實而廓維新之休乎伏望

聖慈將臣放歸田里遴選時彥以端化原庶脩省以

實而災變可弼矣臣無任戰兢待罪之至

嘉靖二年六月內奉

聖旨鄒守益假以自陳言詞乖刺本當治罪姑著單

了職冠帶閑住吏部知道

嘉慶二十六年

十二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劉世龍謹

奏為務實勝以答天戒以隆

聖德事臣伏觀六月二十九日 聖旨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 宗廟尤重朕聞大變不勝驚惕茲

五祖神靈必須奉慰其祭告及脩省之儀禮部便開

具來看此誠 上天示戒務要應之以實勿事

虛文繼觀七月初三日 明旨又云致災之由

端在朕一人欽此臣三復

天言不勝感激乃作而嘆曰 明明天子真大有為

之君不世出之主也臣愚何幸而躬逢其盛哉

臣聞天眷有德變不虛生仰惟

嘉隆通抄卷六

十三

陛下仁政蓋與天地同流而非常之災猶復不免推

所從來實在中外大小臣工職守無狀以致上

干 天和災及 祖廟 陛下乃輒引咎自歸

復令諫官極言時政得失即此一念天監在茲

昔周成王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宋景公出罪

已之言星為退舍矧 陛下脩省之誠務欲見

諸行事之實臣見 天心上格和氣日臻

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祖宗在天之靈其有不慰者乎臣職非言路本不當

言又有所懷不能自己茲重有感於

陛下畏天之誠敢不乘時以效犬野人芹曝之獻謹

以時務之重且大者列為三事仰噴

九重誠以 陛下繼天立極有感必通故寧冒好名

之嫌以少伸其圖報之私非敢為無稽之談以

取夫不韙之戾也伏望

陛下察臣懇切之情恕臣狂妄之罪深惟為治之不

在多言俯念愚者之或有一得曲

賜優容少加省覽則臣愚不勝幸甚天下臣民不勝

幸甚

計開

一曰杜諂諛以正風俗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于

風俗之不正而風俗之不正由人心之壞使

嘉隆通抄卷六

十四

之也人心之壞非由他也由患得患失之心

使之也夫患得患失之心勝則寡廉鮮恥之

徒多寡廉鮮恥既繁有徒而正色直氣日以

消滅則平居之所恃以尊主庇民臨難之所

恃以仗節死義者烏攸賴哉今天下之風俗

人心臣不知其成何氣象也刻薄相尚變詐

相高諂媚相師阿比相依仕者日壞于上學

者日壞於下如脂如韋為鬼為蜮彼倡此和

靡然成風或片言不相協而禍患已逮於身

家或一笑未及終而戈戟已觸於膏臆是以

人圖自全勢不兩立與時浮沉之輩則惟以

安分守己為高而常恐獲戾於人獨立卓行之士則徒抱憤世嫉邪之志而安能手援天下以致人心益薄風俗益偷究其未流不至於大壞極敝不已也臣以為轉移變化之機非陛下以身先之雖復家置一喙市列千金則積久之弊安能一旦而不變邪伏望

陛下洞察幾微大加矯正握其要以風動四方端其本以統御萬事勿以詭隨阿諛者為賢能勿以正直鯁介者為不肖勿以私好而有所喜勿以私惡而有所怒虛心以防邪佞之欺謙已以求忠諫之益仍勅大小臣工各相戒

嘉慶御批卷六

二十五

勉務協和以共圖成功毋朋比以私植黨與事關九重則明白開陳利及萬方則懇切敷奏可者獻之否者替之不以事之小而互相隱藏不以勢已成而巧於遷就獲乎上者勿以此而望於下壞於已者勿以此而責於人將見四方聞風莫不感動人心一移俗尚自美如此而天心不應者有是理乎臣恐陛下所謂應之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也二曰廣容納以開言路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人君之德莫貴於使人得盡其言之為美夫上下之情不通則貴賤

之形迹日隔而壅蔽之禍深人得以盡其言則人君之耳目日廣而欺隱之弊絕夫壅蔽深則寸步之間皆如隔世雖欲用其明而不可得也欺隱絕則萬里之外皆如對談雖不用其明而自莫之遁也古先哲王深知其然是以克設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成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報謙虛自將延訪多術猶懼夫天下之情或有未通天下之言或有未盡此所以上下交孚幽隱畢達而大業昭於四方榮名垂於萬世者職此故也仰惟陛下天縱聖神德超今古其於天下之

嘉慶御批卷六

二十六

人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而何所遺其於天下之情如日月之無不照臨也而何所遁而臣猶復喋喋云者真知

陛下為堯舜之主而必欲使斯世斯民同享唐虞之治而後已也臣觀

陛下臨御以來犯顏敢諫之臣比之

先朝尤為獨盛其故何哉良由真主難逢明時不再故凡苟有志於用世者咸思乘時自奮以承德意之萬一其幸而得言者亦必反覆籌度而始敢冒犯乎天威雖其一時所言或激切狂直未能悉中乎時宜而其中心所

發則忠愛易思惟欲求盡事誠節較諸循循
默默徒取寵以固位者蓋不侔矣今而放逐
既久悔悟日深險阻備嘗事體自習是

陛下之所以抑之者乃所以成之也

陛下何不悉加寬宥以遠追堯舜湯武之盛軌哉臣
以為非獨堯舜湯武為是尚也三代而下如
漢高祖晉武帝雖皆有為之主要之亦未聞
乎王道者然周昌則以高祖為桀紂劉毅則
以武帝為桓靈當時二君非惟不少加怒抑
且笑而受之垂之青史以為美談而二臣狂
直之過亦自難掩則凡言之當否其得失固

在臣耳而於君德何加損焉伏望

陛下念成才之難擴有容之度凡諸臣之一切以言

獲罪者宥其既往之愆開以自新之路原其
事情以次錄用其不幸而故者行令原籍官
司存恤其家仍令自今以後大小臣工凡有
所見許令自陳養其敢言之氣以無負其報
主之心將見天下耳目所聞見益足以裨益
陛下之聰明天下之血脉相貫通益足以培植
宗社之根本 盛德大業殆將與堯舜湯武並隆而
漢晉二君不足道矣如此而天下有不孚和
氣有不應哉臣恐

陛下所謂應之以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
也

三曰慎舉動以存大體臣惟帝王為天下之宗
師而舉動尤人君之大節一動所在四方為
綱一時所行萬世不泯此其關係豈小小者
而可以不慎乎哉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動輒與天合博大纖悉何事不周而臣
猶復惓惓不能自已於言者誠念生逢堯舜
之君而惟欲快覩雍熙太和之治也臣聞
之孔子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君子篤於親
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誠以大臣

為中外臣僚之表率動威實國家休咎之相
關苟非有大不可而不容以少貸焉者猶當
曲為之處而不可輕廢棄也臣惟

陛下之於大臣必先知其才之非常而可托故委之
以重任而不疑夫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
或忽焉而去之又忽焉而召之又或因事而
械繫之箠楚之則何以為臣人者勸哉夫臣
之於君也猶子之於父也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也是故其進退榮辱之際惟其
命而莫之違也而上之所以處之豈容不察其情而
全其體乎臣愚以為

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因事託詞省令
自効以禮而退如其素行無缺委任既隆乃
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顛倒之

陛下固已付之無心而不知天下傳聞殊失觀望恐
非所以御人臣之道也至於故舊如近日張
延齡家憑寵為非勢所必至罪既難議法所
不容此在廟堂自有定論臣何敢贅側聞
長老之言孝廟在時待之過厚茲至釀成
今日之禍殆未可知矣矧彼豪貴之徒焉知
盛滿之戒自貽伊戚今復誰尤區區逆豎亦
何足惜獨念孝廟在天之靈

嘉靖隆慶抄卷六

二十九

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庇其骨肉之愛於情
忍乎

陛下孝養兩宮心如日月海內臣民孰不稱頌悉於
此際殆亦不能不為一動心也頃見通報創
造神御閣啓祥宮特令二三大臣督理其事
此固

陛下尊祖愛親事亡如存之義臣則謂南京

太廟之災方在目前

陛下脩省之誠正達天表五廟之靈張儀焉何
所於依安慰之儀皇皇焉人皆有待抑其煨
燼之墟未知應否重建如不可不建也則今

日工役之重且急更有過於此者乎矧興作
頻年四方彫敝災傷變故到處相聞此又民
勤於食時詘舉贏之候似宜劑量緩急而為
之以漸殆未晚也他如日用起居之常
萬幾應酬之際凡有關於

聖躬者尤望澄心定慮熟思審處謀之於始以圖其
終慎之於微毋待其著則本端而物無不正
德盛而業日益隆人事脩于下天心格於上
和氣氤氲災變消彌億萬載隆長之慶端在
是矣此皆狂妄之談不識忌諱之甚不知

陛下所謂應之以實在此亦可少備採擇之萬一手

嘉靖隆慶抄卷六

二十九

否也

嘉靖十三年八月十六日奉

聖旨劉世龍這廝譏訕君上結庇逆惡悖慢肆行好
生無理錦衣衛便差委的當官校齎駕帖去
即拏械來京來說不許輕縱

戶部河南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唐胄謹
奏為謹

太戒以隆 盛治事臣聞上天之為民也必因時而
生人非常之君大君之乘時也必奉天以成大
非常之治蓋時承隆盛凡主之善能守文者皆
可為之若當傾覆殄瘁之極非得大有為之君
安克有濟故天於是時不得不為民以生是君
而君之乘是時者亦焉得不奉天以濟斯世也
我大我 上帝以胡元入主中國世亂已極時
生我

太祖高皇帝起淮甸以救之以大統甫成而阨於革

除年時之傾覆無盡又生我

太宗文皇帝起燕邸以承之及今以

列聖百年之治而復大敗於正德之群姦又篤生我

陛下起興邸以再造之是三者皆所謂因時以生大

非常之君也故我

太祖太宗承天之命艱難締造以成帝王萬世之功

以啟乾坤萬世之業事天如父少有變異即服

素以自警一天愛子一萌意向即垂象以兆先

以致五十七年重熙之治

陛下承上天大非常之託者與

祖宗同而天心未見克協豈所以自警者未能如

祖宗之誠哉宋儒胡安國有言曰克謹天戒雖有其

變而無其應不克畏天災害之來也必矣夫所
謂變即天地風雷日月星辰雨雹山川草木禽
獸之異也夫所謂應即水旱凶荒盜賊疾疫亂
亡之禍是也蓋天之仁愛人君也因其脩已行
政之失則出警之及其不能悛也又應災以怒
之故古之賢君如商之中宗盤庚穀生朝之變
即脩德以格而反享七十五年之治高宗警飛
雉鳴陽之變即正事以答而反成五十九年之
治

陛下即位之初乾坤再造脫斯民於水火天下方仰

復見唐虞三代雍熙之治夫何近日以來畿輔

四方無處不告變且非常變則天之示警也至

矣即今南畿江浙湖河無地不告災且非常災

則其示怒也至矣使

陛下有畏天之誠安得至此臣不暇泛舉姑以目前

提督織造一事言之臣往歲經過江北地方聞

軍民談及織造官船之苦已不忍聞近檢部牘

見有前差官及文移內稱有假其

賜黃棍之威欲以肆閹御史之橫暴珍貧民而道路

騷然逼官死竄而州縣連逮附帶至於千艘私

貨挾於巨萬百尊千殃不可悉數竊意彼當營

差之時群臣曾以為言

先帝亦謂其一內臣數奏帶十餘船而已臨行且有
不許分外生事騷擾之戒豈意出外肆毒至今
經過地方夢影恍惚猶驚聞談神色亦變及荷
明詔除革莫不鼓舞歡呼以為天日復見不意

陛下近准內織造染局之奏復或差官蘇抗督造遠
近傳聞驚愕以故群臣莫不竭力交諫有謂例
不出於

祖宗未可依行端始造于成化亦非美事極言淮揚
死傷之災不可摧殘推論蘇抗貨財之本不可
損剝減徵尚欲惠沾大令豈可反汗皆極言其

嘉隆疏抄卷六

二十二

不當差有謂營差必非安靜之人償貸必至殘
噬之毒過郵空其雞豚供所竭於水陸參隨虎
狼之威工料給辦之苦皆極言其不可差也有
謂原局置於內府多年供應不見有違今織
造給以官銀所在官司自是幹辦皆言其不必
差也至於惜大體以彰令甲之信借優容以
安輔臣之位懼激變以致意外之虞累牘連章
至明至切而

陛下無一所聽何哉豈以兩宮之進用為急歟則
自古賢妃皆以儉德為美我

祖宗嘗謂侍臣曰今富有四海何欲不得然檢制其

心惟恐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大哉言
乎實萬世之鑑矣故唐肅宗明德馬太后惟
服大練左右皆著布帛自謂為天下母欲以身
率下後世至今稱之人子之孝以成親之名焉

大

陛下若必執此以為奉恐聖母之心亦不安矣若
以龍袍諸用有缺歟則大禹之聖以惡衣服
見稱今日比我

太祖素服儉變此又異時而同事也

聖心亦知此差之可止但觸於諸言者之過激而恥
屈歟是又大不然矣自古君德莫不以屈已納

嘉隆疏抄卷六

三十四

諫為先故稱古聖王之德必曰舍已從人必曰
改過不吝况此事既布朝廷勢必聞後

陛下將使後世以已終於從諫為美乎以終于拒諫

為美乎今外人皆謂聖心寡欲何事於此但

無禁於宮掖左右之請託爾誠若此則又大

可懼者蓋此輩親昵易於誘引故成湯桑林之

責必以女謁譏人言古稱君德之養必左右

僕從罔非正人故隨衛近侍宜選老成厚重小

心之人若有干營即為譏佞宜亟去之以免後

悔况詔書卑弊多端而此條尤為痛切若先

破格復之則凡條內所稱如燒造分守守備之

類寧係其不再干乎却之則彼有辭從之則上天託

陛下以中興之治者未見其能體而於正德群奸之

弊反一一將奉之而不失矣豈得為敬天之誠

哉天既傲矣且示怒矣豈不大可畏哉伏望

陛下體上天因時篤生之念恩

祖宗艱難創造之業憫四海困悴已極之民畏天心

仁愛之戒乘此差官之事未舉明告在廷收回

前命以安人心以回天意且望事事一復

祖宗之舊凡稱有過舉曾經諫論未納者皆徹省改

易視朝之餘日玩經史

便殿之間時接儒臣

經筵日講虛心聽問言路諫章屈已容納以成大非

常之治則禎祥自見壽考無疆而保有

祖宗之鴻業於萬萬世矣臣分雖疎賤義同委身血

誠所激觸犯

天威恭候夷滅下情無任戰越恐懼之至

嘉靖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部尚書臣汪俊等謹

題為乞俯德以應天數以承

天眷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欽天

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樂護等題臣等先推得

嘉靖三年正月五星以次聚于營室但其象為

太陽臨近當隱伏而不見今後其象果伏而不

見則其數一定而不爽矣夫數不爽而象暗聚

則其降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之聚莫不

有大福莫不有大禍惟視人君德之淑慝何如

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

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

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其福

靡不在德其無德靡不受禍如五星之聚房周

祚以昌聚于南箕齊桓用霸漢興有東井之聚

宋盛有奎宿之聚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禍

一福培植覆傾昭然在德惟天寶聚於尾箕而

唐德弗稱遂有祿山之亂而唐業衰焉今

陛下以聖德中興而五星之數適有聚室之祥可不

益脩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大慶乎簡靜寡

慾脩德之大儉用省財愛民之實伏乞

陛下鑒此天數之大克已約躬勵精而實行之使人

心悅而天意孚則此五星之聚莫大之福

陛下真有以承之而可以為 宗社生靈賀矣臣等

職司占候竊照禍福之祥莫有大於五星之聚

者至於脩德應天之實則非臣等之言所能盡

意更乞 延訪文武群臣博求脩德愛民之道

而實行之以及內外左右莫不交脩協贊以成

此大慶必不使 天眷別有所願則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占書又曰天下兵謀則五星聚

于營室則所以內脩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

者似亦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

陛下及大臣圖之等因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樂護等題稱禍福

之祥莫有大於五星之聚者仰祈 修德愛民

以承大慶更乞 延訪群臣博求其道而實行

之又欲加意內脩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其

言切至深為有見臣等仰惟

陛下正位凝命外形穆穆之容事

天恤人中懷翼翼之敬適五星有聚室之祥所謂有

德受慶子孫蕃昌

陛下實當之矣顧星家占說以自古五星之聚有大

禍有大禍惟顧人君之德何如

陛下於此可不惕然人有勸於其中而益加慎乎

臣

堯授舜以天下命之之辭載於論語者最得其

要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曆數云者帝王

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有不可易者

此言舜有天下乃曆數所歸非已得私之也繼

之曰允執其中夫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凡事一

循乎天理之當然而已無所預焉中之一言帝

王治天下之心法也終之曰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足民為保天下之先

務也

陛下起自潛邸 入承大統天人協應萬姓悅服所

入承大統天人協應萬姓悅服所

謂天之曆數在爾躬者

陛下既深知之矣 馭臨以來起居視聽之微以至

於用舍好惡之著惟理是從不厭於欲所謂允

執其中者

陛下亦允蹈之矣正德年間權奸用事冗濫糜費蠹

耗無餘而天下之財盡歸權室公私並立國非

其國向非

陛下起而救之則已無 今日矣今天下之民生理

未復而又重之以水旱非常之災流移轉徙餓

殍相望 朝廷屢議賑恤而在官無可發之廩

在民無可貸之儲相顧錯愕計無所出所謂四

遼因窮者即積漸至此而

陛下實承其弊遣大投艱上天之託于

陛下者甚重有也拯溺天下之望於

陛下者甚切自非改弦易轍大有所為其何以上承

天託而下慰群情伏望 仰稽乾象俯順時

宜圖任老成斥遠群小崇敦畏戒逸欲嚴諸一

心自是以為祈天永命之本其他齋醮祈禳異

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啓倖門以傷治體至於足

國裕民則 今日之務莫急於此必先儉約必

端好尚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凡係無

益即 賜停止務求安靜休養生息假以數年

天與之時人盡其力則生理庶乎可復而國用

亦自有餘矣臣等特罪禮官星家之說素所未

習不敢旁引曲證以贊

天聽至於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命

靡常常於有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群聖言之

若出一口傳曰畏聖人之言伏望 垂情經典

光輝為師執一中以臨照百官資四海以永綏

天祿應天之寶莫大於此其欲修攘以消盜賊

夷狄之謀者合無候 命下之日移書其部任

自查議具奏仍乞 勅令各衙門同加寅畏勉

修職業凡事有關係

國體民生至計者計其明白敷陳上

請施行以共成嘉靖之治以答

皇天之眷實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等無任激切仰望之至

嘉靖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

上天垂象朕心惕然卿等所言事關朕躬的自當一

體行各衙門官員還着同加敬畏勉脩職業

以盡應天之實

河南等道監察御史臣余敦等謹

題為自幼不職乞賜罷黜以回

天心事遇者 仁壽宮災

皇上憂惶深用祇慎戒膳徹樂素服避殿上告

天地暨于群神下 勅百寮同心儆戒此其心即克

舜憂水成湯憂旱商中宗高宗遇災而懼之心

也臣等竊惟最易回者天之心最易感者民之心

最不可欺者已之心人主欲自知其過惟求

諸已心而已已心無愧則人心可感天心可回

矣不然狗虛文應故事未見其有濟也恭惟

皇帝陛下入繼 大統于今四載臣等竊謂

嘉慶朝抄卷六

三十一

陛下有帝王之德四天性仁恕視民如傷可謂有帝

王之仁未明視朝聽覽不倦可謂有帝王之勤

躬行節儉勤循典禮可謂有帝王之度四方利

病無不洞照可謂有帝王之明自古人君於是

數者苟得其一皆足以致治今

陛下兼而有之高矣美矣 踐祚之初天下習聞

仁聖之德翹首企足以為太平之期朞月可致夫何

上天示戒災異頻仍是果何自而然哉變不虛生必

有以感召之者矣比年以來元老大臣如符亮

林俊彦澤汪俊等或相繼而去或見幾而行皆

臣抗疏如豐熙安磐王時柯等或謫戍于邊

發為民呂柟馬卿等之降過在可原王相王思

等之死情尤可憫張璠等之陞乃倖取于捷徑

郭南等之諫顧逮械於道塗莊田地土紛紛奏

計利歸歟戚害及小民也鹽商掛號往往奏

准利入權門害及商賈也錦衣之冒濫近復查勘

御用之匠役近又增收陳林等之征抽稅木陸官等

之奏乞俸糧

先朝弊政漸次踵行臺省執奏俱未

俞允此皆臣等學不足以格 君心誠不足以動

天聽既不能因事納忠又不能隨事救正以致多闕

失上千 天和今復強顏就列實愧於心伏乞

嘉慶朝抄卷六

三十二

陛下信任宰執優容臺諫改過不吝從諫如流

官中府中為一體 君臣上下同一心凡去國者

召還其位降謫者復其官職被逮者施以寬恩

已死者厚加恤典罔利病民者嚴行戒飭冗員

冗食者照舊查革室室交通之路杜僥倖之門而

又崇敬畏謹賞罰親君子遠小人尊天地而抑

私恩務力行而簡議論夫如是則

陛下反觀內省必無愧怍天下之人皆歡欣鼓舞歌

頌 聖德而 天地 社稷 宗廟神靈皆有

以諒

陛下之心矣然而災害不消至治不臻未之有也

嘉靖四年四月十一日奉

聖旨

上天示戒正宜同加脩省豈徒文詞視聽務各效職
業勉盡言責之任這本所言多有浮詞除教等
着照舊供職該衙門知道

嘉靖四年四月十一日奉

聖旨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吳仲謹

題為陳愚見以裨脩省事臣伏觀近日禮部以災

異數多具疏上陳奉

聖旨各處災變非常朕心驚惕你部裡便行與各衙
門痛加脩省其有利弊與羊事宜還會官議擬
來說欽此臣竊有以見

陛下之心要之天人之際應若影響致災必有其由
彌災必有其實不徒責善於上

陛下應天之心至矣盡矣為人臣者可不思鞠躬盡
瘁以補過披肝瀝膽以盡言乎臣聞和氣致祥
乖氣致異理自然也君臣得道則天地之和氣

充塞而禎祥至君臣失道則天地之乖氣戰薄
而災異形

陛下奉行天地之事群臣奉行

陛下之事凡陽不能以勝陰陰不安於從陽皆足以
致此臣請昧死為

陛下陳之

陛下即位之初誅逐江彬等數十人裁抑內外冗員
數千餘章天下稱慶今則如鎮守浙江太監鄧
文達例請 勅侵越職掌而織造市船之差亦
漸次朦朧增復矣

陛下即位之初誅逐江彬等數十人裁革錦衣衛冗

員數千餘輩天下稱慶今則如武定侯郭勛驕矜剝削六軍然谷而黃富貴通之徒亦漸次勝靡傳乞矣

陛下即位之初起用諫官老臣數十人天下稱慶今則議禮諸臣有不一言而以衙門列衛含冤負屈者亦多矣臣所謂

陛下奉行天地之事所當脩省者莫大於是先年大臣貴難陳善同寅協恭者常多近年來招權樹黨如張璉輩之攻排費宏出位妄言挾恩肆志心迹昭然幾於無忌憚矣先年大臣進以人望退以自引者常多近來恃祿固寵如費宏縱

嘉隆錄卷六

三

子犯奸國法已彰家醜已露恬不為悔幾於喪心矣先年士大夫多廉恥近年來有一美官缺公然爭攘多恃智力之巧否以為得失權要之家其門如市矣先年有司多循良近來浮靡剝削交目為能者多逢迎幹辦之徒而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反為棄人矣臣所謂群臣奉行

陛下之事所當脩省者莫大於是伏望

皇上謹上天之垂戒究政治之得失凡百政事一如嘉靖初年遵舊例以抑濫請慎選將以肅軍政革冗費以節財用恕狂直以來讜言銷朋黨而

嚴邪正之防重廉恥而勵進退之節進正直無援者數輩以獎恬靜之風黜奸淫有跡者數輩以激循良之治悔過頒

恩慎終如始君臣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則和氣自然充塞植祥自至而災異自彌矣臣留心雖久常慮誠意之未孚適

明綸下頒竊喜進言之有會是以昧死盡言伏願陛下俯察微忱追思初政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惕懼誠懇之至

嘉靖五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隆錄卷六

三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郭崇臯謹

奏為乞省

聖躬以答 天戒以永保治安事通者流星為變事

出非常司天之人計已狀

聞又矣臣不敢贅言竊惟

皇上敬天之心無間瞬息值此異變不知當何如恐

懼以忌 天意之所在又不知當何如籌度以

思防患於未然幾欲救陳惠憫以求不負

聖君緣 皇太子故意 聖懷弗寧不敢遽實以言

比見 萬幾出入不愆常度以是知

聖人之心不滯於情非凡近所能測也謹冒死上言

嘉靖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奉

一三七

夫變之生也無常有先事而為之兆者有後事

而為之應者或應與兆舉莫知其端大抵天遠

理微難以人度深求之指之則鑿矣在人君惟

反躬自責側身修道為得其要焉蓋人君者天

下之主天心所屬變雖無涉於已倪焉以身當

之若有不勝其罪謹者則天心者顧將亦消于

變之所為起者矣譬諸事親父母怒不喻其故

若能起敬起孝齋栗周旋於傍有不底豫者寡

矣如曰怒不為我逆探父母之意而為之處得

之固無不善不得豈不益盛其怒傷父母之心

哉

皇上至德升聞休徵協應災變之出罔非臣下之罪

也於 聖躬何與焉但天人之理君親有不得

不任其責者伏望

皇上視茲星變如由已致兢兢業業不以目前拂意

之事為足應而圖之於速不以前人紛紛牽合

附會之說為足信而求之 九重之上益廣包

涵偏覆之量益 隆謙冲虛受之德

崇易簡寬平之政以淳厚治理以和順人心以充養

元氣如是而猶有不盡之防倘來之患臣不敢

信也臣寡昧無學管窺之見不足以發犬馬之

誠再望

嘉靖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奉

一三八

皇上勅下廷臣各出忠諫以備

采擇求諸道而合即

賜俯從則今日可畏之天象安知不為億萬年無疆

之兆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戰懼之至

嘉靖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奉

聖旨郭崇臯這廝職居言責陳說自當明白直奏如

何疑君欺上含糊為詞着錦衣衛拏來審問實

情來說不許推避

浙江道掌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臣程啓光等

謹

題為嚴交脩以答

天心事臣等竊聞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祥譴告之必於大亂之世斯有棄絕之心故高宗則雉鳴兆祥大戊則祥桑致異二君者畏天脩德遂致中興

陛下聰明仁孝端拱淵默即位以來剗削弊政放逐奸黨踈黜宦寺親近儒臣治軍恤民勤政講學暨夫動靜語默俱能克享天心上帝鑒臨斯須簡在茲者禮成初郊災變遽作皇天之于

三十九

三十九

陛下雖父子親愛不是過也然天人相與殊甚可畏陛下獨不思仰答之乎蓋以人事忽于幾微天變昭于顯著事成積漸變不虛生

清源宮 兩宮所居也災及小房剝牀以膚也意者徇情之禮有戾乎天常僭逼之名有乖乎典則非

陛下無違之孝失儀禮報本之經遽薄太宗忘情所後且外政撓于風肯戚咤肆于貪求輔臣執議以因仍空付於從違禮官建明而奏覆率多于規避加以經生之邪說因而佞倖之獻諛違天理以遂私昵之情假 母后以箝天下之口廢

百代之典章貽萬世之譏議臣等以為不正大禮不罪禮官不能黜邪說是固應天之虛文也

矧夫 國是漸搖初政漸改正人漸遠譏巧漸近 旨由中出而 內閣不知則是任賢之二奸黨獄成而曲為庇護則為去邪之疑講學廢于 經筵視 朝循乎故事諫臣斥逐耳目有

壅蔽之虞上八臣踈遠股肱有痿痺之患司禮之權重于宰相樞機之地委于宦官近雖譴謫而復潛萌覬覦名雖沙汰而實巧為影射適臣則貪汙乾沒結累劾而遷除遷將則驚帥庸夫尚依違而未思考察或遺于大惡舉錯少戾乎群

四十四

四十四

心莊田之營營太多 藩府之乞陞未革廉退之風未變中心輒之氣未倡禮樂不興小大之典常未正刑罰不中輕重之罪犯不孚此皆臣等昧于糾察此多夫上于災變致塵

宸衷伏望 陛下 仰畏天明俯從衆聽正大禮以隆聖孝親大臣以輔而 聖德齊官府之體以肅

聖化毋徒虛應以事期于上當

天心仍將臣等肅然以懲緘默之罪庶幾禎祥畢至災變不生宜 宗社無疆之休矣

嘉靖元年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知道了

南京廣西等道監察御史臣仲選等謹

奏為災異陳言以消

天變以裨

聖政事臣等竊惟古今天下未有無異

之國惟明哲之君能以德應則災變為祥不能

脩德以應之則災異必至是故春秋一書人君

正心術之要典也記災異而畧祥瑞唐臣張守

珪亦曰古者多難開國殷憂啓聖事危則志銳

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而為福由是觀之人君

於災變之來正所以動其憂勤之心而啓其治

平之機也未足為損而因以為益惟求其應之

之實何如耳該禮部類 奏通年四方災異歲

嘉隆政抄卷六

二四一

無虛月皆出非常此亦微之見必有所感臣

等見之實為寒心既而伏觀

聖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朝夕憂懼又曰此非下

民之咎皆朕之失臣等稽首三嘆以為

陛下此言即禹湯罪已之言也

陛下此心即周宣遇災而懼之心也固宜上格

天心消彌災變而充和氣於兩間矣有君如此何忍

負之然臣等聞之應天以實而不以文動民以

行而不以言感召之誠亦惟於人事驗之而已

人事脩則天心格人事乖則天理違必然之理

也今日之災異無亦有以召之也歟臣等妄議

或者 聖學之未敷也政權之下移也小人之

未遠也忠直之未錄也百官之未勵也民生之

日蹙也武備之廢弛也有一於此皆足以上干

天和臣不揣愚陋敬條七事上陳伏冀

陛下採擇其一曰敦 聖學夫帝王之學與經生異

經生之學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至於帝

王則不然所以講明道理察識事機以為用人

行政之本非小補也

陛下翠帷天閣鴻儒日侍所以啓沃之者無不周至

固已匹休帝王矣至於或用一人其人之制行

才器或當與否恐未必盡知也或議一事其事

之始終利害或成與否亦未必盡知也臣等未

敢盡以為然使時或有此是亦

聖學之未敷也伏願

陛下燕閒之時 召密勿儒臣 顧問天下政事四

方動靜或行一大政令儒臣及該部陳說事體

利害始終備細 聖心瞭然然後施行或大臣

有缺或用方面臣亦與之評論其人才識制行

應當特任然後授之日久驗其當否如有不職

罪坐舉者如此又而行之積少成多其餘可以

類推矣古之帝王憂勤惕勵所以祈天永命者

此道也其二曰攬政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

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禍作威王食由于而家害於而國言逆尊卑之序亂上下之統則危敗有必至者

陛下英明夙成釐正群弊威福之柄出自

朝廷凜然如太阿出匣莫可容議過者或以奸黨

而復其官或以極惡而宥其罪或奏擊官而

即與擊官或討勅命而即得

勅命人言紛紛皆謂此曹厚賂

陛下左右往往乘其喜怒陰援引而覆庇之殊非

陛下本意果若人言則政柄恐不免於下移而無惟

手天變之屢見也臣等伏望

嘉祐錄抄卷六

四十一

陛下廓離照之明奮乾剛之斷用人行政之間惟

以禮法是準以成憲是遵無以一時之喜而

遽賞人有人無以偶然之怒而遂黜人刑人至

公至正使人不得以窺伺其意則威福之柄不

致下移天下之政皆出於一而

天意可回矣其三曰遠小人臣等讀易見君子在內

小人在外其卦為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其卦

為否所謂泰者世道治平之謂也所謂否者世

道不得其治之謂也天下否泰係於君子小人之

進退如此是故不遠小人不足以應

天變也可知矣今太監崔文以邪術而得待

左右張璪桂萼以讒夫而得預

經筵劉察以白丁而又厠內閣蔡京蔡卞吳大田

以無望匪人而居華職之數人者天下人人知

其為邪佞也知其為匪人也

陛下任而用之是小人猶未遠也世道何由而泰也

臣等伏願

陛下太奮乾剛于此輩人或令其閑住或令其致

仕毋使久玷名器以恤人言以從

天意則天下幸甚其四曰勵百官夏書曰先王克謹

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說

者謂其人君能謹天戒於上而人臣各守常憲

嘉祐錄抄卷六

四十二

各脩常職以輔佐於下則君無失德而為明后

也自今觀之

陛下遇災而懼憂形於言可謂克謹

天戒矣而百官之在下者豈皆克守常憲者哉或覆

庇匪人或苟且公事或私通關節或公納賄賂

文雖廉而大節有虧外可觀而內行不足有一

於此是皆臣職之未勵也其何以輔吾

君以格天意耶臣等伏乞聖諭除天下官員見

今嚴加考覈外其兩京百司庶職令兩京科道

勅其不才不職者咸罷黜之以應

天意以勵臣工則百官各脩其職以輔

陛下之明明矣其五曰錄忠直臣等聞之匹夫結憤
六月飛霜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天人感應之義
至速也前者在廷之臣或論事件

皆在外之臣或守法被戾

陛下怒其狂妄皆置之罪謫戍如豐熙等為民如馬
明衡等降遠方如馬卿陳逅等調外任如呂柟
等不幸而死如王思裴紹宗等罪之誠是也然
原諸臣之初心皆欲效區區之微忠以受知於
朝廷無他志也今而或死或謫或降或調使之抑
鬱而不得其志是豈

上天生才為國之心哉近者

卷六

四十五

陛下於衛道諸臣憐而察之皆復其職而已上諸臣
獨不被其曠蕩之恩此災異之所以屢見也
臣等伏望

陛下天地父母之心哀而憐之或漸復其官或量與
近地不幸而死者旌其忠而錄其後俾生者得
效其愚而死者瞑其目自然和氣充溢而

天意可回矣其六曰蘇民困天地生物以人為貴故
立君以生養之使得其所故曰民牧此天意也
祖宗盛時民戶計一千六十五萬有奇而民口六倍
其數當時差派不煩徭役不重催科不擾為守
令者又皆寬厚卒怨之吏是故庶民得安災變

不作自正德以來流亡頗甚且以南直隸一方
論之始遭流賊之變民之死者什三繼以水旱
疾疫之災民之死者什五加之權姦煽毒酷吏
肆威死者不生散者不聚十室九空蒿萊滿目
較之前日民數不及者已大半矣而差派如故
徭役如故而又增之催科日煩無有寧日為吾
民者大家怨咨小家巷泣殘酷之吏日新月盛
夫天地一大父母也視民皆其子也如之何
而不動心哉此災異之所以頻仍也臣等伏願
皇上體上天仁愛之心悼下民流亡之苦乞

勅該部行各省地方會計民數如百里者撮為六七

卷六

四十六

十里如五六十里者撮為三四十里量其里分
審派徭役除殘暴毒酷之徒而求寬厚平恕之
吏以休養之一切不急之征暫且停止待其稍
稍振起然後徐復其故則民生少遂民困少蘇
而天意可回矣其七曰振武備臣等觀之往
事凡地震冬雷兩雷之災皆兵象也今

聖明之時萬萬無此然災變不已必生荒歉兼滿之
盜伺隙而動不可以不深慮也且以南京而言
祖宗根本之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皆驕于徒
事文具而不識戰陣士卒皆市人唯充給役而
不辦行伍凡年力精壯者皆私役於守備

坐營之家輪番上直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六七
十人其備操守備者往往皆老弱不堪之徒且
其紙盔布甲殊不精明木刀竹弓全無堅利書
曰有備無患今平居如此萬一有卒然之變欲
驅之以荷戈向敵豈能濟哉往年流賊橫江而
下士卒望風奔走宸濠動變選閱累日不足應
用無備之患固已如此此亦救變之不可緩也
乞 勅南京兵部會同守備及點軍科道等官
嚴加簡閱更替老弱凡年力精壯充私役者盡
數退出歸之行伍使其充軍訓練方馬務求開
習點視器械務求堅利其有武藝不精兵甲不

嘉靖五年二月十三日奉

聖旨

利者本管官一體住俸待其完熟然後開支如
是久而行之則人各自奮而士氣百倍武備不
期飭而自飭矣臣等待罪言官義當陳力平時
不能隨事納忠臣等失致使災異迭見驚惶
聖心此皆臣等不職之所召也謹畧陳愚見以塞萬
一倘言有可采少

賜施行仍將臣等罷黜以應

天變以昭人臣不職之訓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嘉靖五年二月十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劉瑞等謹
題為懼災脩政以回

天變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嘉靖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夜地動一次二十八日夜雷電交作雨雪連綿
至嘉靖三年正月初一日地又動一次案呈到
部臣等切見南京地方跨江南北數千里水旱
災荒視諸省尤甚去秋以來飢饉日甚一日流
徙成群死亡載道至人相食哀號之聲顛沛之
狀有父老所未見者民窮至此可謂非常之變
矣仰賴 聖慈詔旨屢下帑藏數頒深切憂勤
亟為拯救

嘉靖五年二月十三日奉

聖旨

聖天子嘉惠窮民可謂非常之恩矣乃自十二月二
十二日至今歲正月初一日地動者再雷電交
作又繼之以大雨雪此何異也雷不宜震而震
地不宜動而動不于他所而獨於南京此何地
也動不于他日而獨於立春元旦此何時也臣
等文武臣工不能仰承

德意俯恤民窮故災變之來方興未艾凡有耳目莫

不駭愕蓋南都天下之本也而軍民又南都之

本也本安則天下安矣故臣等不敢汎舉謹條

今日之務大且急者六事以

聞其一名發帑藏自正德以來金帛盡于查盤有

空於士馬民間之需十室九空况益之以水旱

聖慈撥賜銀十萬斤又給賜銀七萬兩江北淮揚等

處亦給賜銀三萬兩恩至厚矣殊不知江北

之災甚於江南故流徙於南者動以萬計若三

萬兩給之其何有濟况水旱之餘牛具種子一

切無之春作固可慮而秋收尤有不勝其憂者

伏願

陛下視同仁特賜江北內帑官廩各數十萬付賑

濟巡撫大臣令其加意賑恤不惟救其身口目

前之急更為處置牛具種子以為日後之資庶

奏為賑濟事

四十九

手頒死之民可全其半矣昔成化中山東大饑

憲宗皇帝常賜內帑銀四萬五千兩官廩二十三萬

石銅錢五百五十五萬文正德初南京京城內

外嘗以荒告

武宗皇帝賜銀九萬兩米二十七萬石遣侍郎高銓

賑濟軍民獲安夫山東不過六府南京止于一

城

祖宗救之如是其急况今日之災傷重大者乎惟

陛下念之其嚴督通賦通者軍儲告乏矣

朝廷納忠臣之請撥留京儲三十萬石并情大悅

然乃一時之權宜非經久之至計蓋儲可借而

不可再也議者謂備軍儲莫先於督通賦浙江

江南等處通賦自正德以來有至一二百萬者

非小民之罪也糧長奸猾而侵欺府縣交通而

虛報管糧者又從而縱之日復一日遂至於此

奸猾藉以成家軍儲至於罄廩非無部屬之親

臨亦不能完其一二若責以巡撫之選制不過

得一依准文書爾又何望其救然肩之急况况

今南畿告荒軍士所需僅可半歲延至秋後將

何支給今日之可憂者莫大於此也伏願

陛下重念軍儲勅遣京堂五品以上官一員付以

重柄專一巡督通賦責限追完罪在糧長則盡

奏為賑濟事

五十一

其田產陪償田產不足則盡其妻子陪償罪在

所司則量其多寡以科罪罰追究弊源正刑誅

慢如此而通賦不完者未之有也通賦完則倉

庫充溢而軍儲不乏矣其三督察賑濟官員自

古救荒無不政要在得人苟不得人則以水濟

水以火濟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蓋府州縣官

員其出身既非一途其制行安能一節况賑濟

之急救焚拯溺若非嚴督於其始必難責效於

其終伏願

陛下勅賑濟巡撫大臣同心協力選委府州縣官無

勤幹濟誠心愛民處官事如家事者分撥賑濟

多方區畫務使實惠及民流移復業若有流民
自占八萬餘口如王成活流民五十萬如富弼
之為者奏其功勞特加爵賞其食殘自便不恤
民隱或討賊軍士月糧或侵欺賑濟銀兩是民
賊也即奏一罷黜不必待應朝考滿而後舉行
庶人心警畏不致害事而殃民矣其四脩祭告
自古聖帝明王之有天下未嘗不遇災而懼為
民請命蓋君道之當然也神禹成功九山刊旅
宣王憂旱靡愛斯牲而祈年穀索鬼神而祭之
又載之周禮月令今南京及湖廣河南山東災
傷廣矣飢饉甚矣流亡衆矣非常之災也而

朝廷畧無祭告是缺典也伏願

五十一

五十一

陛下懷天下之念發罪已之誠亟遣文武大臣各齋
香帛告于天地及被災境內名山大川為民
請命則皇天親於克敬鬼神享於克誠災害
不作生養可遂成化中山東大飢

憲宗皇帝嘗遣大臣劉吉祭告太山弘治中南京大
風拔木

孝宗皇帝嘗遣大臣徐浦等祭告

天地山川比歲異常風雨

陛下亦嘗行之今民之災可謂極矣惟

陛下念之其五謹戒備飢寒者盜賊之源也戎兵者

盜賊之備也備不脩無以應倉卒之變法不立
無以堅士卒之心今飢寒甚矣盜賊可憂也蓋
承平日久武備之不脩未有甚於今日者不獨
南京為然也但根本之地所係尤重伏願

陛下謹不虞之戒銷未至之憂特勅南京內外守
備叅贊重臣協心同道一洗其弊而新之凡富
豪之占役請託之差遣月糧盡於賞閑做工偏
於窮卒悉皆掃除然後揀其驍勇強壯之士百
人抽十千人抽百萬人抽千各備器械分為隊
伍操練以精其能賞罰以奮其勇必使治師嚴
整如李光弼而能以寡勝衆約束明簡如岳飛
而能不犯秋毫庶幾武備日脩兵威日壯倉卒
可恃矣雖有宸濠之叛逆劉六劉七之橫行不
足憂也其六端大本蓋臣等所謂五者特脩於
政事者耳其大本則原於

陛下仰惟

陛下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風雷者天之喜怒也雨
雪者天之生殺也其氣皆與

天子相為流通者故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
惡疾風暴雨伏願

陛下下善事天地如事父母清心寡慾以正天下
之本親賢遠佞以成天下之務節用愛人

天下之財諱行言聽以采天下之善齋醮無益之作也不以妨吾政織造有害之求也不以病吾民爵賞刑罰一付至公而奸佞之徒不敢肆所謂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吾心即天心矣天地不期悅而自悅風雷雨雪不期時而自時鬼神不期順而自順尚何慮

天意之不回而災變之復作也臣等大馬之誠干冒天威不勝激切戰慄之至

嘉靖三年正月初九日題二月初四日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三年正月初九日題二月初四日奉

五十三

吏科給事中臣韓懷謹

題為陳急務以消咎徵事聞之洪範天人相與之際感應甚微五事得則休徵應五事失則咎徵應故曰王省惟歲歲王者休咎一歲驗之耳頃自癸未夏迄今甲申春一歲之間災異迭見四方奏報無日無之如曰水曰旱曰天鼓曰雷鳴曰白氣曰山崩曰地震曰土裂史冊所書莫不殆徧天心仁愛之意豈虛示哉嘗考之天時參之人事曰水旱者陰陽之氣愆亢也其極也飢殍盈途骨肉相食災氣至矣天鼓雷鳴者陰陽之氣搏擊也未熟而鳴天折必盛暴氣至矣曰白氣者陰之凝兵象也王道微矣山崩地震土裂者陰道不寧坤失順也若正月初一日戌時地動連綿千萬里尤為非常之變地維弛矣陛下為天地百神之主宰陰陽而有萬物轉災為祥消禍為福以冀感應之機者大要在端本澄源親賢遠奸洪範亦曰肅乂哲謀聖是也然而面可見之形趨易為之迹其急務則有五焉一曰備運道二曰防江洋三曰撫流移四曰停工役五曰重統領伏惟聖明俯察亟賜施行則已然之變可消而將至之休以迓宗社生民不勝幸甚

計開

一曰備運道南自儀真北抵直沽河渠數千里
舳舻相叩京儲百萬膏此焉漕之近淮陽一
帶荒歉異常正汴沂之衝襟喉之地况山東
河南地方流賊出沒萬一不逞之徒群起為
盜或把截運船或搶奪糧米教唆待哺之下
根本動搖多矣乞 勅兵部議處作急行文
各兵備衙門督率軍衛有司各照地方量撥
精壯兵快計日齎糧如遇糧船去處盡則護
送夜則屯守陸路輕齎一體施行如運船已
盡仍歸營伍如此庶京儲可保無虞矣

明嘉靖四十五年

三十五

二曰防江洋長江萬里雖號稱天塹流賊益徒
往往乘波上下殺人劫貨遠年如劉通近年
如施天泰殷鑒不遠見報有九江等處強賊
百餘人穿紅執鎗對敵官軍又聞江陰地方
殺民快頗多即今不除恐成大患且江南荒
歉之餘飢寒所迫不可不為之慮也乞

勅兵部計處查照先年副使謝梁事例奏於浙江按

察司內或副使或僉事選取一員著令常州

太倉州住劄整理兵備候地方稍寧仍奏回

司如此庶東南財賦之地可保安堵矣

三曰撫流移近該各處災傷賑濟之方有限飢

渴之欲無窮老弱者已填委溝壑少壯者多
流離失所臣等奉作已動生理有資乞

勅戶部行文各處巡撫府縣或出示本境或移關隣
封一應流移之徒招撫復業或量給資糧或
為牛具種子使來時耕種限二三年內復其
糧差如此庶顛沛之中寢其盜賊之計矣

四曰停工役地道宜靜也或工役頻興瀾漫港
大土木披文綉臺閣摩雲霄則力竭於不支
財匱於無算容嗟怨憤之餘胥足以致傷和
氣一應不急之役所費不貲設移此以活飢
民則輕重緩急福田利益相去較然矣乞

明嘉靖四十五年

三十六

勅工部查奏暫請停止待他時年豐次第行之如此
庶休養生息可收樂利之福矣

五曰重統領國之大事在戎而戎之大要莫重
於統領三邊重鎮安我藩籬各設巡撫都御
史以時簡閱以訓兵食誠良策也但遇有聲
息未免自分彼此雖假便宜行事之權嚴互
相策應之令然緩急之間形勢頓殊勝敗互
異用力多而成功少者坐此也惟立總制都
御史一員以統領領于上則營伍有聯絡之勢
號令有專一之規兵氣不揚武備不振者未
之有也昔言官論列近該部奏請

聖心猶有顧慮者豈謂自間以外權有偏重耶蓋都御史歸之于總制承之于司馬司馬奉之于神謨廟美內外相維體統不紊豈周之方岳唐之藩鎮比乎又見邊警屢報狼子野心窺我邊鄙近五星營室之聚占為兵謀白氣一道徵為兵象此正思患預防之秋也乞

害彌矣

嘉靖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

吏科給事中臣周鄒謹

題為乞脩省以消天變事臣伏觀

陛下紀年嘉靖以來孽火晦霾猛風驟雨江湧地震之變存至沓告不可殫述而

陛下脩省之詔亦見再下矣蓋凡史冊所載雖叔季餘閏而天之降凶亦未有甚於此乃者又有星流於中天光芒特異及震雷迅烈人有被其擊殺者其災異亦太甚矣臣愚不習天官五行之學姑以春秋之義証之魯莊公七年書夜中星隕則成周失政之應也魯僖公十六年書隕石于宋則宋襄貳師之應也魯隱公九年書太震

嘉靖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

電則公子翬搆逆之應也又僖公十五年書震夷伯之廟則展氏隱惡之應也夫星失其度雷異其常而其應皆捷不誣况逾月之間而二變交作其災異亦太甚矣夫災祥者禍福之應也得失者災祥之感也天人之際毫髮不爽則陛下曷不思所以自省乎臣昧死請撮其時政之大者言之古者以誹謗而置木懼直言之不聞也前御史曹嘉以彈劾過當然亦思舉其職也陛下雖置而不問以勸來者可也乃以遜辭偏請直奪一階以竄之遠方而且連坐僉事閔閔之旁初以竟其治夫嘉閑可罪也獨不為求言者

古者命乘傳以斬將懼軍機之易搖也前總兵官李隆以私憤謀害撫臣行路之所共知也

陛下雖即軍中斬之以威不軌亦可也乃復淹時越歲至於斷案已成猶欲押赴所在以報勘罪狀若將與之地夫隆可矜也獨不為死者慮乎古者中官馮寵雖丞相得以檄召議辟蓋懼近習之易縱也前太監崔文縱家奴以公歛民利勢亦熏灼矣

陛下雖付之廷議以嚴首惡之誅亦可也乃復庇及其奴追易成命奪法司以歸之鎮撫是文輩有回天之力而官府無復一體之視矣夫文可寵也獨不為履霜戒乎又有甚者

陛下之入繼也以公議則當專意於正統以私恩則當置後於安陸此不易之定理也

陛下於興獻帝日討尊崇之典而欲冒擬於名號樂數之間至使安陸禋祀無主而不擇親賢以為之後則公議既失而私恩亦未為得也夫人事既失於下則天變自動于上未有有其事而無其象有其象而無其應者夫有以感之則亦有以消之有以感之者我也可不慎乎臣愚欲望

陛下慎選宗室近屬之賢以主祀安陸釋服曹嘉

閔閔以大欣言路亟懇崔文亟誅李隆以明正典刑仍詔在廷之臣上封事言得失以免卒維新之治如此則一德格天而災異不足彌矣不然雖綸音日降宸慮日瘁亦何裨于災咎之應哉臣又親

陛下於災異之來其始也未嘗不懼然比來似亦參於玩矣臣仰窺宸慮豈不以災異久而未應將終於無應而不足懼耶昔成周三川地震應在十年李唐太白經天應在三世蓋微而著久而益徵天之示人信矣史之所占明矣伏惟陛下欽若昊天日慎一日惟知人事之所當脩不敢

恃天變之可幸則天下幸甚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嘉靖二年六月初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朱衡等謹

題為財用匱乏災異頻仍懇乞

聖明停止造作以回

天意以裕國計事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選工

科抄出內官監太監孟冲等題為欽奉

聖諭事隆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朝殿掛燈照樣畫四五張來看欽此七月初一

日節奉

聖旨造方圓鰲山燈會高底尺寸每樣畫一張樣來

奏欽此本監欽遵謹將朝殿掛燈樣方圓鰲

山燈樣本月初三日奏奉

不奉聖諭抄卷六

御批朝殿後五掛燈每照樣造一對來通高一丈方

圓鰲山每照樣造二座通高五丈欽此傳奉到

監本監欽遵行據油木工官郝江等開呈該用

南杉板枋木植金箔銀珠青綠銅鉄鮫片等料

本監節經造辦別無餘積及添雇各色匠役并

搬用人役與同本監官匠相兼做造呈乞題

請合行工部照例議辦等因到部臣等伏惟前項傳

造朝殿掛燈五對方圓鰲山燈四座事體尊

嚴如家勅下工部照例辦送內委幹濟司屬

官一員與同本監委官協同看管庶工役早完

人心嚴肅等因奉

聖旨是這物料作送辦送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

到部送司查得前項物料計美約該銀三萬餘

兩外匠役夫工總計又不下數千兩及查節慎

庫收貯物料銀十分缺乏見今各監局年例并

造成鹵簿大駕及添造軍器修理都城重

城等項工程約該銀二十萬兩俱候支給尚不

敷用且各司府災異頻仍民困已極實難盡法

徵解物料無從措處呈乞施行到部臣等看得

太監孟冲等題稱傳造朝殿掛燈方圓鰲山

燈合用物料及各色匠役乞要本部辦雇一節

臣等即查據該司呈開合用物料約該銀三萬

餘兩外匠役夫工總計不下數千兩臣等不勝

驚惶切惟自昔聖王凡有造作必協之於義而

約之於時於義所不當為於時所不可為則為

人臣者必當懇祈於上務求停止此乃人臣

之職人君之心所當然也見今本部庫貯錢糧

該臣等十分節縮所存尚無多餘而各項工費

并年例緊急錢糧方且仰給各司府徵解案用

屢催不至而前項造燈動計數萬抑將何所取

給竊見數月以來四方奏報災異者踵接於

途即如閏六月內京師積雨畿輔津水東省

蝗蝻殆遍真堪其他處如徐沛河漲蕩析萬姓

之居承鎮海盜損傷千人之命古今災異叢集
未有如此之甚者正當上下交省脩明刑政以
仰祈 天心昭格轉災為祥即使造作之萬萬
不可已者猶宜暫行停止而况無益之作不急
之事如鰲山燈者是豈不可以已乎近又該欽
天監奏稱隆慶四年元旦日食十六日月食夫
日食天變之極大者日月之食於二旬之內又
在歲首寔傳記所罕聞今鰲山燈必為明年元
宵而設臣竊以為當其時

皇上方且撤樂減膳恐懼修省之不暇又何心為遊
宴玩好之圖乎若以 朝殿掛燈為不可缺則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六

先朝原設者歲久敝壞稍加修整費亦不多查得該
監尚有備用錢糧支給足矣亦不宜肩省

請討今以造燈一事揆之時與義俱不可者乃費銀
至三萬餘兩將來播之天下傳之後世豈不為

聖政累耶仰惟

皇上聰明離照

仁儉天成於此等事少留

聖思必惕然知其不可臣等忝居股肱之末職守所
關不敢緘默以竊不忠之罪伏乞

聖明仰察

天變俯念民艱將前項物料

毅然停止庶於義為協於時為順財用不糜災變可

彌臣等不勝悚慄祈懇之至

隆慶三年癸卯十月奉

聖旨朝燈歲久敝壞你部裏還辦料送該監脩造其
餘的罷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六

工科部給事中臣嚴用和等謹

題為災民陳言懇乞

聖明躬先即儉以承

上天仁愛以恤下民窮困事臣等近見浙江南直隸

撫按等官各題稱杭嘉湖及蘇松常鎮等府水

災累常風潮大作田禾盡行淹沒人無家可歸

流離骸骨川橫屍遍野其有僅獲生俘者又皆

身無餘資露體沾泥口食無資待哺枵腹扶携

流離之狀見者心寒愁苦悲號之聲聞之額蹙

即其受災深重較諸淮揚徐邳山東河南直隸

等處尤不殊夫國家財賦全取給於東南

茲財賦所出之地供輸有常之民遭此數十年

未有之涿水我

皇上以父母天下為三道一夫不獲視猶如傷矧東

南億萬赤子淪胥以亡可立而待寧忍置之度

外德澤略不施乎則夫敦節儉之政俾

浙直群黎尚得解倒懸而延殘喘者實近日

恤災傷固邦本第一義也欲敦節儉宜從

服御裁靡貴始今蘇杭織造南京供應機房織造原

不係

祖宗額設其所需一絲一縷皆取諸民間而用之者

也小民當年穀稻成熟不樂於惟正之供偶值

水潦凶荒此惟救死而恐不贍正我

皇上宵衣旰食殷憂民隱之時雖發帑濟饑破格

寬貸猶恐不足以拯民於危溺也然且布

蠲賑之仁言鮮衣被之實政錦繡文綺競奇巧於機

梭金彩雲霞貴輝煌於杼軸匠役廩餼之給頗

料擇辦之征民不堪命未免傾產蕩資以應賦

竭繭絲取浚膏血東南垂斃之民何忍使至於

此極乎是以巡撫浙江都御史谷中虛則揭稱

額徵歲造段足銀兩其勢難以徵辦合無停免

浙江布政司察政王世貞則奏稱地方顆粒無

收有秋絕望欲將一應額料加派織造等項悉

暫停革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問明則題稱

國家上供之需將無所出欲差緩諸征以為救時

之圖南京工部尚書林雲同則因供應機房錢

糧無處至欲引疾求去無非目擊時艱效忠

陛下期為

社稷固萬年之業浙直活萬姓之生是以文章題奏

相繼陳請大有見於時勢艱難不得不如此

爾先儒董子謂天心仁愛人君廼先出災異以

譴告之今河決海嘯雨水為災寔上天仁愛

所在也仰承之策奚容緩圖昔成湯表正萬邦

必先子惠困窮茲民溺於水昏墊可虞其為時

田極矣俯恤所加豈曰無要伏願

皇上欽宗 天道 體察民瘼紹

成祖承進浣濯之良規循

仁宗念民咸織之家法 特發

勅旨將蘇杭織造太監李佑南京供應機房織造太

監趙玠行取回京其已經織完者責令作速親

自齎赴交納其見織未就者伏乞

勅下工部移文蘇杭各該撫按及南京工部委官如

法織造遇有織完陸續解進至於料物缺乏

工緒未起者俱各停止免織以宣播

皇上軫念東南至意此後雖遇時歲豐稔民困少甦

嘉隆疏抄卷六

六十七

之日先今所織取用有餘仍望

務從省約免行傳奉織造藏富於民如或 服御所

供不可已者並乞

勅行蘇杭各該撫按及南京工部遵奉 頒去花樣

顏色丈尺數目在於各織染局內委官織造完

解不必專差監臣前往提督徒增地方勞擾且

於 登極明詔有違其一應應該 蠲賑事宜

併乞

勅下該部酌議杭嘉湖蘇松常鎮被災分數或將來

歲起運糧木量與改折或將以前帶徵錢糧悉

為豁免或將該年額辦官銀候豐歲帶徵或將

蘇杭船商稅課兩浙運司私鹽及新開事例應
解贓罰等項銀兩多寡不等留備賑濟如兵餉
不敷亦於此通融處給毋泥故常議擬停當即
便題覆請

旨移文各該撫按查照動支務在救災恤患彌盜安
民通俟下年秋成之後逐項徵銀補還照舊起
解不缺如此則浙直民庶雖未蒙 發內帑之
銀留轉漕之粟獲慰目前饑饉然 蠲免多方
荒歉有賴咸知

皇上愛民一念直至 省在躬之服御 惠遠地之
蒼生視夫夏禹惡水而思民溺猶已文王卑服

嘉隆疏抄卷六

六十八

而惟懷保於邦者同一揆矣其與徐邴以此寧
不同此感戴祝願之誠我臣等下情無任激切
祈望之至

隆慶三年八月 日奉

聖旨戶工二部知道

禮部尚書臣汪俊謹

題為脩省陳言以復初政以光

聖德以答天戒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

抄出南京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秦金等題先

該禮部咨為 勅諭事節該本部題奉

欽依 上天示戒災異頻仍朕心憂惶特降勅諭思

與在京在外文武群臣同加脩省凡關係吏治

民隱興利除害政務俱要著實舉行以回天意

欽此欽遵備行前來臣仰窺

聖心遇災知懼即古帝王勅天時幾之心也臣等仰

惟 朝廷四方之準君心萬化之源皇極建而

休徵乃應中和致則倭首自臻粵自

皇上入繼大統以來昭德塞違厲精圖治革積年之

宿弊復

祖宗之成規動無過舉宜足致祥頃自去歲迄今四

方頻告災青風潮水患之非常氛霾旱暵之繼

作加以盜賊竊發胡虜跳梁循省咎徵皆臣等

不能將順 德意病國厲民之所致也敢不痛

懲已往思補將來於凡軍民利病吏治得失可

以便宜興革者畧以次第舉行其於事關重大

者各另條具奏 請外臣等復有一得之愚敢

為 九重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蓋言

保終之難不可一日而或懈也竊觀

陛下臨馭未幾政漸勿終故天心仁愛特示警懼無

以民貧財盡賦重役繁嗟怨之聲足以上干和

氣

陛下可不惴然慎終如始以慰答天人之望歟臣請

試言之

陛下登極之詔百度咸貞天下拭目想望至治比來

凡百舉措多與 詔旨背馳百司罔遵萬民失

仰此 詔令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罷逐庸回任用耆舊

內閣部院之間極一時名德之選蓋

陛下在藩邸之時已先知諸臣之賢故用之而不疑

如大學士楊廷和等嘗 召見便殿詢以機務

可謂信用得人矣記曰敬大臣則不眩夫所謂

敬者聽其言行其計不徒體貌之而已也比聞

諸司章奏不關 內閣票擬

旨意或竟從中改師傳重臣諮訪疎闊至有緊切事

情不同疏請

陛下徒答 溫旨未見依從此必左右計竊政柄而

護言得行乎其間也蓋大臣必有自安之勢而

後可以責其體國之忠

人君必有一定之見而後可以遂其欲為之志今貌

敬而心疑各任而實阻則諸老臣者咸懷積慮有志求去

陛下欲誰與共理也此任賢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求治如渴聽言如流九卿科道凡百建議朝請暮報未有不允納者比來諸凡政務但干涉威嚇宦寺雖九卿奏執科道交章一則曰已有旨了二則曰已有旨了事若遂非跡同拒諫此聽納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鑒先朝名器之濫冗食之繁凡傳陞乞陞官校匠役人等一切釐革儲蓄稍充

國計有賴曾不幾時復蹈故轍比來寬戚之家

藩邸之臣或爵以侯伯或官以錦衣至如已故太監趙山等弟姓趙雲等相繼陳乞亦得千百戶之除爵非平亂祿非軍功日新月盛無有紀極是朝廷之名器益濫而府庫之儲蓄愈缺將何以勸功而給用于此慎惜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登極旬日科道糾劾奸黨巨惡俱

命錦衣衛拿送都察院鞫問刑部大理寺擬平人謂

積年墜典一旦舉復比來機密重情俱下鎮撫

司問臺諫論列而不從法司執奏而被詰此法

守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命戶部將御馬填上等倉場正

德十六年合用糧料草束比常減半坐派以蘇山東河南北直隸小民困苦

恩至渥矣其以後年分仍令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實在數目照數會計以免冒濫事方舉行人皆

欣然乃因太監閻洪等飾辭竄奏遂寢查覆積弊彌深此恤民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查遣法王佛子國師禪師回國人于永等禁黜左道一歸於正比來誤聽太監崔文

靈惑之言乃於禁嚴之地備設齋醮或盡日

而罷或連日不止耗盡財用濫費

宮庭此崇政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神氣精明體幹充盛仰瞻

天日之表鬱有松柏之姿比來聖躬時或違和天顏未能如舊宣鼎盛之年忘在色之戒歟燕閒之

地違養心之道歟此保固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凡此有一皆足以干和氣况兼之乎是

未可諉為適然之數而勿加之意也中外皆曰陛下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能預也

今政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而公朝或不知也臣等切惟政不可一日不在

朝廷權不可一日移於左右所謂政在

朝廷者非必天子獨運也以機務之繁多也設公

卿以代理之慮視聽之壅蔽也設臺諫以糾察

之股肱有託耳目有寄是謂政在朝廷主威

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

操此術而已不然則內庭外朝之勢隔而信

任有所偏宦寺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名

曰摠攬而權實移於下矣伏望

皇上上憂天命下悲人窮思九廟付託之重念萬

姓仰戴之勤側身思過脩德格天重

詔令以彰天下之大信公賞罰以示天下之無私時

召大臣諮訪治道票擬付之內閣勿因請謁而

中改刑獄付之法司不以喜怒而他移科道論

列可行者務見於施行諸司奏執當從者毋拒

以前旨停止齋醮而斥蠱惑之奸如崔文者決

不可貸也慎重名器而禁傳乞之濫如趙雲等

決所當革也查點倉場馬牛減派糧料草束必

使戶部舉行毋因浮言廢格至于寡欲乃養心

之要術女色為伐性之斧斤此尤

陛下所當兢兢戒懼不可須臾忽者蓋人當血氣

未定之時正加意培養之日使嗜欲能節於壯

強則精神自固於永久萬一後時而悔噬臍無

及矣伏望

陛下保壽聖躬深自愛惜見可欲之事則思曰恐

戕生也居得肆之地則思曰恐損德也嬪嬙進

御以時寢食順養有節處嬖孽猶在廣庭慎幽

獨如臨師保則聖壽萬年之固可必子孫

千億之祥可冀矣以上數事乃

宗社之至計安危之大幾保邦之要道

陛下於萬幾之暇虛心省覽決意施行將見天人慰

悅和氣流通災異潛消休禎協應天下幸甚萬

世幸甚臣等分忝臣鄰義關休戚惓惓犬馬戀

主之情無任懇惓願望之至等因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

得南京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奉金等題為備

省陳言復初政以光聖德合

天戒數事及稱為

宗社之至計安危之大幾保邦之要道望

陛下於萬幾之暇省覽決意施行將見天人慰悅和

氣流通災異潛消休禎協應一節忠愛至誠溢

於言表除本部并各衙門先已題奉

欽依各另欽遵外合無候命下之日仍行各衙門

并咨南京禮部轉行各衙門各照先奉

勅諭內事理著實備省勉備職業以消災異其有未

盡仍聽各衙門另自具奏施行尤望

皇上垂情省覽前項章奏一一見之施行不以泛言

視臣下而以實德答

上天如此則上下交脩一以真誠和氣未有不應而

災變未有不消者也

嘉靖二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是事關朕躬的自有處置各衙門官員著同加

脩省以消災異

禮部右侍郎臣李時謹

奏為廣聽納亟祛特弊以彌災變事臣伏見本年

三月二十三日夜

仁壽宮災變異非常中外驚駭次日欽奉

勅旨命文武百官痛加脩省以回天意臣仰窺

聖心遇災而懼側身脩行雖古之聖帝明王不過是

矣臣聞變不虛生皆由人作和氣致祥乖氣致

異感召之機有不容於毫髮裏者

皇上踐祚以來奉天勤民法

祖敬宗親賢講學納諫弘仁真可匹休光舜禹湯

文武漢唐宋之英君在所不論宜乎天人協應

禎祥迭見碩乃有此災變豈無自哉蓋是臣等

臣下之過而於

陛下之德意奉行有所未盡也臣謹以致災之由出

於臣下之弊為

陛下言之

陛下孝養兩宮恩滋黎庶和德於上矣而廷臣尚

餘乖戾之風

陛下清心寡慾抑絕貢獻端本於上矣而四方尚多

誅求之政

陛下用人以公委之銓部而仕進尚假奔競之捷

陛下黜汚去濫為民擇官而有司尚肆貪黷之私

陛下躬行節儉屏去玩好而稱世祿者奢侈之風未

珍

陛下寬仁容恕 恩詔屢頒而陷刑辟者冤抑之氣

未伸

陛下永寬國治冀得真才而君子小人有雜進之譏
陛下綜核名實以懲欺弊而百司庶府多冒昧之失
凡茲八弊皆今日之大害其所以召災致變未
必非此

陛下端居法宮無由而知所賴以上告者股肱耳
目之臣夫何比來以言為諱忠鯁之士有懷欲
吐然思及罪譴輒復中止用此公議不行人得

上言隆慶初卷七

九

肆志八者之弊日新月盛災變之來有不可遏
者伏望

皇上念天譴之非常思時政之壅蔽益弘聽納廣求
直言亟下 明詔布告中外使耳目之官各指
實陳奏以杜時弊務協輿論期於必行庶人心
得而和氣應

天意回而災變可彌美且不佞待罪禮曹偶有所見
不敢緘默謹昧死 上言瀆冒

尊嚴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嘉靖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

南京禮科給事中臣丘九仞謹

奏為乞恩

天災以圖治道事臣伏觀自

陛下即位以來災變頻仍有作無息四力燭偏而南
京尤甚前年水旱風雹黎民食乏當時群臣各
具奏 聞矣臣謂敝黨相襲難於善政繼今惟
有上祈 天心連賜數年豐稔貧民庶幾更生
耳夫何三四月間霖雨不息五六月間土石皆
崩彼民有麥薄收又傷腐爛即今有秧當插圻
裂何堪夏去秋來生意將絕縱今得雨禾稼無
望禾稼虧而民窮民窮而百患生重傷之餘豈
宜有此此臣所以為之深憂也臣伏思南京豈
惟 根本之故而郡縣租稅實
朝廷仰賴以活者夫以軍民殘喘餘息而更加以
今日之災是皇皇 上帝為仁愛
陛下耶為先慮其本耶天道高遠杳不可測若消災
弭變自古歷有頭驗殷憂啓聖實又為
陛下今日自新之由臣庸陋奚足以言然壤勺微誠
欲增海岳謹條陳四事開具于下期於切劇時
務未敢泛畧伏望
聖慈特賜 睿覽如蒙 准行則脩政立事之規消
變弭災之實端有在矣

計開

一開言路以求得失切近日以來諫官畏而不敢言言而不見聽論而不改屢執而不回或以直而論諫而駢死所以致此者

陛下未嘗不求言而言者或過當耳然言者之意以為不激切不足以一聖心邇來少有言者是又

陛下懲之太過也

陛下承先帝太壞極敝之由朝廷以至四方弊根無恙謂宜見善不及從諫如轉圜庶

足以救萬一今也偏聽勿恤沮抑遏塞往往有之此嘉靖之治所以未成而

上天之災所以未息也因災異以求言古來賢君之首務而史書特筆以美者也

陛下仁聖宵衣旰食勤勤政海宇共聞彼

賢君奚能彷彿四方以病朝廷缺失隨日以滋非一人之所能知者乞

勅大小臣工條析具陳無或諱以言之善否為政之從違是

陛下隆大澤合已從人之善漢唐以臣不逮之休

一親大臣以資治理臣伏觀

祖宗之御群臣或於東角門或於左順門與若

便殿自公卿以至科道等官皆得召至

御前從容商確面諭政治得失蓋

祖宗亦以勢分太懸慮易成於隔絕股肱一體情貴

相為流通況面諭可否灼見於

一心廷揚獻替率協於衆論此古之帝王致治成化

之要道也今日視朝經筵之外中外分

隔真仰雲霄大小同心徒切葵藿雖率見之

奏章得言者無幾近來所圖政治似若未多

近古開閣延攬賜生史冊焜耀以為美談

陛下即位以來學古以蓄德法

祖以憲治臣謂如此美政獨何為而不可遵

祖憲我伏乞視朝經筵外不時臨御諸門

便殿悉召文武大臣及翰林科道等官

曲賜慈顏一咨講論

陛下運乾剛之明凡有所見一斷自聖心所言所

得揭若日月況言出而千里應之政成而萬

占仰則嘉言美意四海傳聞禽獸草木亦

莫不歡忻鼓樂獻靈呈瑞由此而雅樂興頌

聲作矣

一遠儉人以信君子切見

陛下即位之初自召天下耆舊還朝以興政治豈

不以正德年間群小擅權而正士鮮少耶不

二三年復罷去是豈諸臣不足以厭

陛下之望也或有二以貪賄著聞是

陛下之心必疑於是但今在廷之臣其皆君子耶

抑亦小人耶二者竝論小人居多夫君子小

人之心迹古人論之甚詳但今之小人情狀

難盡此宋人所以患其難識而論者多未得

其情也臣今之懇乞非為彈劾姑且未指其

人伏乞

陛下於投機赴會希旨取寵諂媚交結趨競鑽刺

苞苴沽術厚貌深情巨奸大詐陽假善名陰

濟實利之輩凡此皆世之真小人也近日言

官惟指議禮之臣自臣言之奚啻於此邇來

申救比互太為分別臣恐黨禍將形更加攻

擊斯不可救伏乞

陛下留神獨察於其間則進退予奪之際即旋乾轉

坤扶陽抑陰之機也小人去則君子來

子小人之進退雖關氣運之盛衰陰陽之消

長然實在

陛下之一心耳臣不惜區區之命而諄復為

陛下言之蓋懼禍患將及耳

一恤民困以固根本臣伏思自正德年間毒痛

四海群黎嗷嗷已無生意伏遇

陛下中興真倒懸之解也今五六年來富者就貧貧

者就逃逃者不息死者不已戶口日耗村落

彫散杼軸一空雞犬亦盡比諸往年未見其

愈也豈撫按多乖其方郡縣多非其人而然

與抑

陛下理之未得其要而澤不下究歟皆未然也蓋政

仍其舊事不可缺民力有限而弊端益滋故

耳為今之計求弊為先求弊而悉其隱革之

斯祛矣姑即應天府一郡言之罷

神帛堂額外富匠以歸於府縣則無影射縣閃之

弊而貧民安致獨累軍府衙門納月錢之劇弊

以歸於行伍則得差操勞苦之衡而貧軍何

由致逃覈豪宦占買之田而過收其稅糧貧

戶奚有重賠累獄之患嚴富猾買囑之禁而

均平其徭役貧民奚有勞苦弗息之歎若此

之類難以枚舉今如次第舉行行之必盡其

利革之必去其害大小貧富歸于一均母若

近未止於文移一番安有逃移困苦之患耶

生民弊病不啻牛毛四海之遠大率類此伏

乞

陛下俯念民為邦本勿鑿其根而沃其枝民為元氣
勿割其肉以充其腹凡所以愛養之道樽節
之政一一講求天下之人必有條分縷析燭
照數計為

陛下言之者矣必如是而後可以言治實
宗社無疆之休

嘉靖五年六月十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五年六月十七日奉

十五

貴州道試監察御史臣蕭一中謹

題為脩省陳言以答

天戒以隆治道事近該禮部捧到

皇上勅諭內開爾文武衙門官員各宜仰體朕懷同
加脩省凡政教有未明刑罰有未當冤抑有未
伸困窮有未恤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俱要
一一著實舉行事應奏請者其條具以聞欽此
臣聞臯陶賡歌於舜曰元首明則股肱良而眾事
事康哉而釋之者曰元首明則股肱良而眾事
皆安由臯陶之言而推之則今日脩省之事臣
下固當分任其責而躬行於上為之先倡者則
在

嘉靖五年六月十七日奉

十六

陛下耳臣竊念利弊之所當興革有關於天下

國家者其條件甚繁臣不敢縷舉以瀆

天聽謹以 勅諭中四事為

陛下言之所謂四事何曰政教曰刑賞曰冤抑曰困
窮是已臣伏思之 朝廷政教固亦多矣若夫
登極一詔斷自 聖心而頒之天下可為萬世法程
此亦政之大者竊見比來漸次更張與初政背
戾遠甚使人信之而復疑之至於近年大禮一
事 廷議據經守正而

陛下固惑於桂萼之邪說以致建室之議不蒙報罷

且自畿司以及四方俗漸浼訛民無定志士無定守是政教誠有未明也臣聞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式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則刑賞者天之刑賞而非人君之所得私也竊見比來傳乞多自內降擬罪不由理官故邢福海顧錦以往奉肅奉夫人之故而授錦衣衛正千戶王錦王欽以黃緣奸巧之計而獲倖免死罪他如陸宣張佑等本無勞動而濫冒皮作局副使李洪石明等罪至殺人而止於充軍降級若近日馬明衡朱泚李本陳詒林應驄言事忤旨而逮下詔獄尤其甚者是刑罰誠未有當也若

奏言陸應驄等事

上

至冤抑未伸臣竊以為不在所禁之人而在所害之人如見監犯人廖鵬王獻齊佐藍華罪大惡極所在被其荼毒而臨決之時彼方百計奏辯希圖苟免固知

聖心洞察不為所移但不即蒙誅戮則無辜被害之人冤抑且未獲伸矣又邇者災變頻仍饑饉載途民之困窮已極荷蒙

聖慈發內帑飭重臣賑貸

恩至渥也臣竊以為大臣不親理而付之所司焉所司未得其人祇足以糜朝廷之費而窮民固有沾實惠者矣况織造差遣不免於騷擾土

木之作大勞於民力則困窮豈能盡恤乎臣願陛下聽朝之暇於此數事儆惕深省察其所以而究圖之登極一詔信而勿二建室之事罷而不行又敦本以先天下崇化以風四方嚴禁傳乞而邢福海陸宣等濫受之官特

賜裁革罪下法司而李洪石明等應犯之條究問如律王欽王錦俱已發遣而百萬之贓仍行追併馬明衡五臣固犯忌諱而逆耳之忠即

賜矜宥如此則政教明而刑罰當矣廖鵬王獻齊大惡嚴加牢固而臨決之時速行誅戮以謝冤抑雖有奏辯在所勿聽織造土木等二事固

奏言陸應驄等事

上

業已為之而俯念災傷特

賜追寢以全民命至賑貸之令尤行申飭如此則冤抑伸而困窮恤矣臣備員言路惟思竭忠以聞報稱而況常

陛下儲省求言豈容默然而已也惟

陛下少留神則災沴可消和氣可召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嘉靖三年三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福建道御史臣熊野謹

題為陳愚見以實脩省事臣查得

陛下踐祚以來日食星孛火災水旱雨雹地震人妖物怪虫蝗饑饉無歲無之往日禮部類查不下數百千處上天仁愛可謂極矣而太史不奏其占群臣不言其失臺諫不陳其故而止于更衣傳諭以消大變豈禮也哉臣愚以為天變感召在人聖德罔愆罪在臣下群工士庶不體

陛下畏天弭災之心方且從容朝著優游自得則天變何由而弭治理何由而臻臣將致變之由為陛下陳之夫臣下僭擅威權大移足以致灾刑罰未

嘉靖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奉

三十一

當即寬無控足以致灾風俗倭靡暴殄天物足以致灾言踣荆棘爭臣杜口足以致灾虛政害人倖位中外足以致灾賢哲遭斥豪傑喪氣足以致灾政務紛更成法變亂足以致灾孽孽開端厲民病國足以致灾民勞穡廢用兵四方足以致灾

陛下誠熟思之九者之中有一于此乎此皆致灾之由也臣願

陛下將臣所陳一一垂省虛心晝夜淵默精思誠有未通鬼神將啓之其或巨奸大惡有在

陛下之臣列者思以除之讒諂巧佞有亂

陛下之聰明者思以斥之庸惡陋劣有濫

陛下之厚祿者思以黜之雄狼暴厲有殃

陛下之赤子者思以去之凡如前所陳致灾之事一

一正之虞之斷自

聖衷達之天下勿姑息以傷

國體勿乖戾以傷和氣勿斥直言以傷人望勿縱

暴橫以傷天心尤願

勅下群臣各宜閉閣思過滌心自察勿以惡小而目

恕勿以事微而可忽勿御直言勿償私怨引咎

自歸勉脩職業公以輔

國勤以養民扶陽抑陰遷善改過開誠以裨

嘉靖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奉

三十一

九重之聰明安靜以養

朝廷之元氣如此上下交脩務臻實效粉飾文具

一切勿為此脩省之實也

嘉靖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工科等科給事中臣顧憲等謹

奏為脩省陳言以答 天戒以副

聖懷事近該南京通政使司手本內開嘉靖二年二

月二十五日欽奉

皇帝勅諭備述災變戒勉文武官員同加脩省以承
和氣者臣等伏而思之

陛下之言及此是即古先聖王克謹天戒以康兆民
之心也夫地鬼神其實臨之臣等請為

陛下條舉而疏陳之可乎蓋變不虛生以類而應故
人事一失則天變見於上地震見於下自古至
今其理有決不可易者

奏為脩省陳言以答 天戒以副

二十一

勅曰政教有未明信也蓋今日之政莫有急於軍政
與夫荒政者何也為軍將之情未通也為士馬
之力多耗也食糧則積聚盈箱臨事則空伍離
次勇力者盡投於權門庭羸者多見於執戟所
養非所用也所用非所養也木鎗竹刃倚為長
技露體空腹目為勝兵此今日軍政之弊於

留都者如此三年九年既不能積之於平日達權
濟變又不能善之於臨時粥可粥也行於一鄉
一邑則可群列郡之窮民而鬻粥以養之可乎
行於時秋時冬可也行於春鳥夏鳥可乎米可
給也或以五日之虞端而待十日之所養錢可

散也或以十日之所費而收五日之所復勸借

則貧富皆窮而富者或不借移粟則轉輸不繼

而養者非所養籍名則強者上弱者下而里書

之弊橫生漫賑則近者來遠者集而作偽之風

延蔓聚之或不能散散之或不能聚任非其人

則患填溪壑籌非其策則尸比丘山此今日荒

政之弊於東南者如此今日之教莫有甚於邪

說之為害者師生之情既疎而紙筆之文太勝

朋友之義既薄而空虛之習已多閉目搖頭妄

稱學道異言異服惑人心或罵言周孔而行

多盜踞或詆忤程朱而疎似癡狂或公論不容

奏為脩省陳言以答 天戒以副

二十二

而故下奇著或議禮多舛而脚踏兩邊或厚饋
土儀而汲引之心勝或肆筵致餞而僕隸之膝
軟堂官首領攘臂喧呼而體統甚乖暮夜青天
舉動卑汚而倡優為狀由捷徑則廉耻掃地索
高爵則鬼媚欺天道學實為偽學此黨誠為惡
黨此今日之邪說為禍於士林者如此

勅曰刑罰有未明信也蓋刑所以飭怒耳惟公則刑
一人而天下知所懲賞所以飭喜耳惟公則賞
一人而天下知所勸夫何京師大辟以關節而
連歲得以滋出入之望留都大辟以故慢而小
吏得以移生殺之權衣裳在笥而傳陞乞陞之

禁未嚴申第違雲而賜宅賜莊之

昔未息御史馬明衡等雖犯忌諱適足以明

主聖臣直也而未見矜恕禮部尚書汪俊不為迎合

實足以見愛君以禮也而竟為賜歸塚

朝廷勸懲之典貽萬世美刺之談此今日刑賞之

弊于天下者如此不殺賊則屈死之魂不散不

鋤強則弱者之情不通諂諛行則骨鯁乘沮詐

長則直諫消輸忠者或以欺名愛國者或以忤

罪權勢熾而寒素棄君門遠而情事鬱府部以

顏色之厚而應死者每不死郡縣以圖圖之滯

而宜生者常不生桎梏嚴而情法不應紙筆勝

而出入多頭或曾參而蒙殺人之名或盜跖而

得伯夷之譽此今日冤抑之情有如

勅諭所慮者蘇松以止徐淮以南窮困之民誠可痛

哭去年無恙既又無秋今麥苗盡死又無春矣

嗚呼犯此三者小民何以為生哉故或鄉井背

棄或兄弟相離或夫棄其妻或父遺其子向也

食死人肉以救生今則食生人肉不待死白骨

轉轉飛鳥不集氣息奄奄啼聲不止如鄭

俠流民之圖也方今

聖德當天澤亦下究但賑濟之銀屢

頒而實惠不流蠲免之書每下而催徵如故官司之

勤惰相錯而里書之開報未明况至荒之虞以

賑濟為先而蠲免為次次荒之虞以蠲免為先

而賑濟為次然蠲免須蠲於未徵之先而賑濟

須濟於未死之日及其既徵而蠲蠲者何事既

死而賑賑亦何為其間蠲非所蠲賑非所賑又

有不可言者執簿書則惠何稠登求名實則名

固太虛此今日窮困之情有如

勅諭所慮者雖然政教也刑賞也冤抑也困窮也四

者之中尤以政教為要而利害之說豈出四者

之外哉

勅曰利有所當與弊有所當革然利弊不相離本相

剋也弊革則利興弊興則利非弊之外別有

所謂利也今日之利弊且等請於

勅諭中再申明之冗食之患除則食糧者皆用力買

閑之患除則用力者皆勇士人力既齊則馬足

自捷將帥既良則下情自勇此今日弊革而利

興於軍政者如此執一者執一以害一融通者

通一以利二故可粥則粥而不泥於錢可錢則

錢而不泥於米理先蠲免則賑濟在所後理先

賑濟則蠲免在所後簿書之弊革則籍名者皆

窮民淹滯之弊革則沾惠者必救死而者既勸

則情者思奮立法有人則用法斯善此弊革而

利興於荒政者如此體認之功多則空虛之學廢大道之門關則捷徑之蹄塞申明目張膽之氣則閉目搖頭之習自亡崇法言法服之教則異言異服之術俱息道德一而持兩端者遠心跡明而下奇著者去崇節義則軟膝自疆尚廉耻則市道亦歇惡黨一破善類必揚偽學既消正學自長此今日弊革而利興于教化者如此不通關節則京師大辟何以滋出入之望能懲故慢則留都小吏何以移生殺之權立論在言官采擇在

陛下也寬忌諱則正氣作司禮在宗伯斟酌在

陛下也畧從違則大理平嚴傳陸乞陞之禁則封爵慎貴賜宅賜莊之

旨則國用足此弊革而利興於刑罰者如此誅賊所以明冤鋤強所以助弱息士邪則忠義何為不揚客權勢則寒素何為不作顏色希而後法意信困圖空而後生意多此今日弊革而利興於冤抑者如此戒惰則勤者益奮退私則公者益進去固則惠流去偏則澤徧去刻則政平去名則實大去為禮之非禮則俗正去為利之非利則財生今日江南之地民窮極矣而風俗之太侈如舊也大率一歲之中婚喪酒食衣服無

益之費不下數萬須要裁省去後有仍前過侈者嚴加責罰以勵風俗立為永制江北之地民窮尤極矣而麴糴之為害如舊也大率一歲之中淮安以百萬石之麥為麴當耗天下一千萬石之米今者官府或平價相買或勸借一半分散饑民仍嚴立禁約時下不許作麴作酒販載出入以濟饑荒不為常例如此則今春無麥可以有麥今春雖饑可以濟饑此弊革而利興於困窮者如此雖然生變弭災固出於已上八者然又有說焉蓋京師天下之本也朝廷四方之極也今日

朝廷之上其弊多在於相擊而成災耳或以君子攻小人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攻君子林許事彭尚書之言進則言賄塞閭閻之謀立吏道曹嘉之說上則閣下虛大禮之議黨類立而網常亂國是搖天下攘攘皆足致變故天變於上而天道不清地變於下而地道不寧饑饉死亡了無停息者是豈無所自哉故攻小人不如處小人處小人不如化小人然時攻而攻時處而處亦謂之化攻君子不如畏君子畏君子不如愛君子然不攻而畏不敬而畏不謂之愛與其攻人不如自攻與其自攻不如自化化之未

有不動人者也然而握其樞以運天下者賴有今日

聖天子在上建禮樂中和之極立天地綱常之主但議禮之家主禮以寓情者如禮部等衙門尚書汪俊等主情以議禮者如刑部主事桂萼今桂萼則取米京矣至於汪俊則放之使去然前日之議即在廷集議之說也明有日月幽有鬼神建室稱考之議願無輕為動作以為

陛下大孝之累蓋禮得則尊者愈尊禮失則尊者反卑議禮官執奏必有說耳今夫常人之家禮有應得雖道傍之人亦從而奉承之况

嘉慶御批卷七

二十七

陛下乃天下之大父母也惠澤威福孰不愛而畏之乎借曰甘奉承常人而不奉承

天子罪當萬死雖至愚不為也觀此亦可以亮俊之心矣伏望

陛下復回汪俊還其舊職令其與在廷諸臣從容詳論諸臣執禮於下

陛下持平於上務使情不掩禮禮不間情綱常之主既立中和之極乃建萬世之典一定

兩宮之好益深父子之名既正

祖宗之靈皆安君臣相合明野服習王教之首既端諸福之物皆至兩賜時日月明而天道以清山

川固不泰多而地道以寧於此而災不弭陰不消和氣不感召以副

陛下終夜皇皇憂軫元元至意者未之有也所有條奏事宜臣等謹題伏

勅下該部集議立為前件施行其事聞

陛下者伏願

陛下留心焉

嘉靖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慶御批卷七

二十八

南京吏科給事中臣彭汝寔等謹

奏為務實德以答天戒事臣等聞之應天以實不

以文感人以誠不以迹三王以還莫之能違也
邇來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天之變於上者累矣
地震泉竭揚沙兩土地之變於下者亦累矣群
小漸張盜賊公行萬民失所下至草妖木異之
屬無不失節人物之變於下者亦累矣三變頻
仍庶徵攸咎真可畏也昔人有言怒予之天猶
可為也忘予之天不可為也然則今日之災異
譴告是雖

皇天震怒而其仁愛之心亦惓惓已於此而不亟求

所以應之之實誠恐天之終為予棄如秦漢末

世也近自閏四月以來伏觀

皇上再下交脩之詔固已竭遇災而懼之心咎在臣

等失職尤宜速 賜罷黜矣是故上下之忠邪

未辨朝野之三空未紓迎合叛禮者不禁養寇

資亂者未戮長鯨巨鯢多得漏網

賜莊乞第多無厭足此皆臣等不能明目達聰之

責也臣等願

賜罷黜以為進賢退不肖之倡庶可以助

皇上省災之誠而或足以仰答天心矣至其淵然靜
深之地所以感召而流通者則不能無望於

陛下之身與學也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即尹惟

日亦惟其職之大小為責耳望

陛下念省驗之係於日月者瑣細而分省驗之係於
一歲者重大而要所以存心為出治之本講學
為明心之功者時不可以寒暑而廢也地不可
以幽顯而昧也人不可以疎近而別也

皇上英睿中外稔聞嘉靖改元亦以再歲而春秋之
進已愈盛矣豈可以堯舜之資而不務堯舜之
學乎側聞 經筵所講者不啻如過耳之音聲
問難畧無恐不可以言心得也 內閣票擬者
不過付文移之批答 召對不聞恐不可以言

奏為臣等謹

詢咨也近見先少師李東陽所記燕對錄皆我

敬皇帝與二三元臣及今大學士楊廷和等日相商

確時政之大者凡諸司題奏詢問可否令各擬

票 面賜裁決親御宸翰批而行之以及都察

院大臣莫不詢其政務久或移畧多或連日謁

然家人父子之情故自弘治以來深仁厚澤至

今四方歌誦不已者有得於 召對求言之功

也何近日 高拱深居付諸臣以文移而

召對之不聞也狎近群小而親賢樂諫之不聞也

惟其本諸身與心者無復實學是以行政之可

適用人之可問皆有所不能無者矣燕閑虛廢

於女寵腹心委託於昭璫二廖諸張乃得緩死
天下所切齒也李隆繇晉俱得無恙志士所扼
腕也齋戒之日擅打強臺斛面者誠不可也而
備省之時鎮撫以報復窘辱主事羅洪載可乎
巡司小吏抗違中貴若有罪也而內臣夾帶私
鹽越度不問以致拏解巡檢陳景貴可乎崔元
孤媚蓋群柱之赤幟百凡寅緣者多矣乃敢謂
止因家人而纔一嚮託乎轉輸狼貪蓋戚里之
裕壑既得富貴是矣乃敢以非族之子而上祀
興廟乎昨者災異上言如禮科等給事中張紳劉
濟等所論近日缺失切中時弊皆我

國書陸疏抄卷七

一三十一

皇上所宜極力俯從者也却乃照常批答真可為長
太息也凡若此者不能著實備革而欲望天意
之回人心之感亦已難矣臣等私愛過計莫知
所言伏望

皇上俯察下情仰承 天意凡 聖學之所未脩時
政之所未善銳意興革則天意之不回人心之
不感臣等所未信也

嘉靖二年五月十二日奉

聖旨這所言事關朕躬的自有處置其餘已各有旨
了該衙門知道

禮科等科給事中等官臣楊言等謹
題為自劾不職速 賜罷黜以弭

天變事臣等聞變不虛生感召有自近者上天垂戒
仁壽宮災

皇上特勅群臣同加脩省臣等度

陛下之心畏天變也成湯高宗警懼之心也天變奚
宜至哉蓋責在公卿有司而不在

陛下罪在諫官而不在 聖躬 朝廷設六科給事
中所以舉攻欺弊今欺弊日積天譴不可遏也

吏科失職致

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尚書林俊等見幾而去大

國書陸疏抄卷七

一三十一

學士張冕等不可而行學士豐熙等給事中張
漢卿等編脩王 等相抗諫而或謫戍或為
民或箠死張璵桂萼始捷徑以竊清秩終怙勢
以誣重臣戶科失職致

陛下儉樸不聞而陽和地上張崙等請索無厭並商
掛號崔和等貪饕大肆禮科失職致

陛下享祀未格而

廟社精靈無懌懌之庇兵科失職致

陛下法度廢弛而查勘錦衣濫職鞫諶山海抽分增
收匠役五百陞賞帶俸人員刑科失職致

陛下刑罰不中而元惡如藍華等脫籍沒之法諍臣

如郭楠等施扭械之刑工料失職致

陛下興作不常而局官陸宣等乞全支俸糧

內監陳林等請抽解木植凡此數端乃時弊之急

且大而所以拂天理逆人心傷和氣者多矣是

故皇天赫怒示以太變上以動

陛下脩德之心下以顯諫官不職之罪也然上下固

宜交脩而君臣重責已伏望

陛下益崇敬畏之心克念災變之由進君子退小人

還謫戍之官復為民之職恤饑死之法益課地

土蘇農商之困抽分押解免征貨之貪當籍沒

者正其法加榷解者亮其忠濫帶冒賞者明其

嘉靖四年四月十日奉

罪乞陞求俸者削其官將臣等速

賜罷黜以彰不職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復責六部

以各條列利弊興革之宜慮之遠念之深行之

誠特之久如此而天變不弭治理不臻中興之

業不隆且康臣等未之聞也犬馬之誠不知忌

諱萬死

嘉靖四年四月十日奉

聖旨上天示戒正宜同加脩省著實勉盡職業不得

虛文徒視這本所言多有浮謗楊廷舉等照舊供

職該衙門知道

南京陝西等道監察御史臣蘇信等謹

奏為實脩省以回

天意事臣等聞人事感於下天變動於上或先事而

兆見或當事而垂戒稽之洪範證之春秋明有

符應天之示人者顯而其相與之際不誣也竊

思正德年間群奸相繼用事播弄威福蠱惑

先帝之心政出無經國是顛倒諍臣惟禍小民怨

嗟當時災無虛日天下咸曰致之者逆瑾彬寧

之徒而善言天者亦以為誠然也幸遇

聖明御極進賢退邪誅惡勦奸民隱吏治興廢得宜

言路開而國是明恩詔布而人心悅固宜

嘉靖四年四月十日奉

和氣致祥

天休滋至矣夫何災異相仍年滋月甚有如此

勅諭所言及前後天下之奏報者其故何耶臣等有

以仰見上天之心矣蓋其仁愛之至責望之深

固不以吾君既聖而或已也夫人君者天之

宗子也天之愛君猶父之愛子君之事天猶子

之事父

陛下稟大有為之資荷上天無窮已之愛其所以

遇災而懼思以轉災為祥而盡事天之實者無

所不用其至也茲者

勅諭之文深恩上天示戒之故民情政體詩示

事天之實似亦無不盡者伏觀之餘不勝忻躍之至尚何憂天意之不可回哉然愛君無窮臣等至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乃臣等之職亦臣等脩省之實也今或言矣而未行或行矣而未盡使於此默而不言則有以廢其職而所以脩省者皆虛文又何以仰答吾

君事天脩省之心哉臣等請得而盡言之蓋脩德所以事天也

陛下文華殿之講固有日矣今則

經筵之輟已久而賜召之命未聞則脩德無其本勤政所以事天也

嘉靖二年五月十二日奉

三

陛下奉天殿之御固先曙矣然而章奏之進雖多而親覽之功尚少則勤政無其要經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今則錦水多授於近幸而爵賞之柄以濫用之失宜者有如此傳曰諫者之狂証明我之能恕今則言官每急於外補而遠竄之踞復開取舍之失宜者有如此廖鵬慈浮錢寧猶作疑獄李隆福階邊聞不即顯誅刑之未當者如此南京科道等官章疏之進事或連於內官太監例談迴避也而每有半備會議求之

旨事雖洪載之事罪實起於逆瑾錦衣衛例談迴避也而頃者有等遠歸水衡打著問之

旨政之未當也如此南京馬快船之差例有定數今則張虛聲而裝載私貨任意多添莫能禁止而沿河之夫役益困矣南京神帛堂等戶舊有定役今則託逃亡而影射富家用計包占莫能裁革而平民之戶役愈重矣此皆利弊所當興革者也臣等職司起居罔知愚諱惟以九重脩省之實誠有在於此者故敢冒昧言之伏望陛下特賜采納而施行焉則脩省之實以盡而所以

事

天者無不實也將見德澤旁通吉康臻至然後天意可回災異可弭矣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五月十二日奉

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都給事中臣鄭天經謹

題為時事多艱懇乞

聖明亟加注意併祈申 勅臣工脩急務以弭災變

以致治安事臣聞安不忘危者聖王圖治之心
警戒相承者君臣保治之要古帝王所以制治
未亂保邦未危者率是道也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孜孜求治不遑暇逸宜泰寧之效日
臻太平之象可見也夫何維新之氣象一時雖
若改觀而實政之未脩宜治化之有未究也推
本所自無乃

皇上求治之心雖切而意念或有未純經治之文雖

飾而踐履之有未至歟頃者禮官恭請

皇上宣召大臣諮訪時政臣工欣然幸都俞之盛復
見於今而治化之隆煥發於古矣儀章條上竟
爾寢閣以致諸臣建言事關 君德言涉

宮禁者一切格而不行是以上天仁愛之意屢申

四方撝鼓之音不絕臣下怠忽之習日甚而治
之未登於理也不有由然哉臣請得而備論之
語致治莫先於用人莫要於理財二者在今日
尤為急務焉何者胡虜強於西北而跳梁之念
不忘粵寇蔓於東南而憑陵之禍未息湘湖之
水患滔天 畿輔之蝗蝻徧地近日京師陰雨

決旬雲霧四塞陰風陽微莫大於此顯患隱憂

所關 聖慮方至切也為今之計若不豫儲人
才以備任用將來之患胡以禦之第時尚清脩
求端方之士於今也恒易而事鮮責實求任事
之才於今也恒難必加意按羅虛心延訪不問
顯晦資格取長才可以禦侮者十數人馬破格
推用或列職卿貳或分布 畿輔至於材官將
士亦加遴選或簡自下僚或起自廢棄姑取其
節不責其全或實之營中或儲之督府萬一緩
急藉以措手不至於倉皇之際勿計其能否而
姑試之以聽其敗此方今急務也至於用財一

節尤為緊要極天下之大無終歲之儲當計者

焦心苦思其所得不足以補一朝之漸危夫中
人之產必會一歲出入以為準不足必節縮經
營為長久之計決不忍坐視窮乏以至於憊也
以 國家全勝之天下經費匱乏一至此極尚
爾恬然莫為之計僅寇賊一警竊發無已而旱
澇為虐聯省之民且待命於上焉司計者固將
束手以聽其斃也而可乎臣向因論廣中事及
於儲材一節談吏部題覆行內外衙門各舉所
知延至歲餘僅見一二撫按言及而無當於用
其他尚未有及者又見戶部題覆給事中溫純

建言財用亦行各衙門議 奏三月以來霖雨

無聞識者以君臣晏然比之燕雀處堂自謂為

安者方今郊壘多虞經費缺乏天災時沴雜然

竝至顧不以為異焉識者又將何以喻之伏望

皇上惻然覺悟奮然改圖察天變之異常憫民窮之

劇甚憤冠盜之橫行 念國儲之空匱亟

賜宣召輔臣及部院大臣詢訪時政諮諏善道人

材何為而乏財用何為而匱天變何以屢形盜

賊何由充斥俾各以職條對商確計慮務求實

濟夫 宣召訪問不必遠法帝王我

祖宗

先帝皆有已行政事見於交泰召對等錄可攷也

皇上試一行之 聖心所注自能感格於穹蒼

德意所宣亦將震厲乎百辟而又申 勅大小臣工

實心幹濟無事虛文用人理財二事為今時之

急務悉照原行條上方畧無致疑沮則

君臣合德人心之鼓舞自神 上下交脩事功之率

作自倍由此以圖治功庶事執體要而可以次

第舉矣再照人材之生也不數而用之貴及可

為之時方今兩京卿寺及在外藩臬之長咸備

六卿之選替撫之任若也在位固多材行相稱

者矣間有清議者聲而賦才或艱於大受偉節

素勦而力量或勦於奔馳者特摘其今之所短

或恃於輿論之公舉執其昔之所長又歎於分

量之濟以致一遇有缺動稱乏才者何怪也乞

勅該部於前項官員若肯見機高蹈引疾陳乞察其

望重公評者量進職級以示優異年力衰庸報

酬不稱者止與覆題致仕用全晚節不得一舉

擬留致罹人言以乖素履才望年力不在此限

者不拘見任起用不得籍口於此希冀高尚員

缺聽采素擅才名薦有異等者需此銓補庶幾

別之下無闕茸之具員而遴選之加獲譽髦之

實用矣財用在天地間決無神輸鬼運之理欲

講生財之策以濟燃眉之急將取之官歟帑藏

罄於搜刮之無餘抑取之民歟膏澤竭於誅求

之殆盡惟有加意節縮去其害財者而已伏望

皇上觀今日之弊思將來之患慮先根本深自損抑

由 宮闈以及 朝著之大自 服御以及

賞賚之施多方裁省以端化源仍乞 勅下戶部會

計四海九州之租賦關市山澤之權務一歲所

入幾何 朝廷中禁之經費六軍郡吏之資贍

所出幾何九邊主客之兵餉原額幾何今增幾

何 王府之祿糧先年幾何今增幾何逐項覈

實開具揭帖查照督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題

造會計錄每季進呈御覽

皇上時一披閱 聖心必有惕然不寧者該部仍以所核數目刊刻成書編給文武大小衙門遵照原行各陳所見或節其冗費或裁其冒濫可減者減可革者革逐一裁酌以備未用當事臣工各宜實心區畫慶長揆大剖繁折滯冀以有裨國計以濟時艱若近日裁革冗員或僅革卑官下職足為此幹辦臣恐聚議十年無資毫眇之用徒見文移雜沓紛然可厭後日勢窮事促咎將誰執諸臣試以會計成數時一展玩有人心者亦必悚然不寧矣伏望

嘉慶御批卷七

皇上天語叮嚀 戒諭諸臣勿謂時可苟安而日恣

玩愒無以事有主者而漫不經心務期戮力備職無墮後艱則倡導於上既開裕用之源而責實於下益弘不匱之用矣臣待罪言責目擊時艱反復疼心杞憂日切敢以時政最要者不避瑣屑敷用塵 清平員

宸威不勝析懇之至

隆慶三年閏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未說

禮科都給事中臣何起鳴謹

奏為目擊關中地震異常災害十分重大懇乞

聖明亟賜軫念痛行脩省以回

天意以慰人心事臣奉 命遣往四川祭告回還四

月十九日申特行至陝西西安府興平縣關外

忽遇地震省城東南起往西北去訖有聲如雷

平地起仆不常遠望城南鄉村灰塵墮天臣不

勝驚駭急奔城內遍閱垣廬十室九歇及至咸

陽涇陽一處較甚一處至高陵則舉城無完室

舉室無完人悲號之聲徹于四境訪之臨潼咸

寧長安等縣莫不皆然如咸寧之壩橋柳巷涇

嘉慶御批卷七

陽之田軍永樂傾倒盡如平原昆沙里朱仲良

之八十五丁奉政里陳朝元之一百一十七丁

全家俱覆且地裂泉湧崖崩窟壓為變異常詢

之父老僉云自三月初四日戌時震動以來未

嘗停止前次損傷人畜房屋數多今次比前又

甚今次尚在晝間人民被傷較少若在夜間吾

民無噍類矣見今地震無幾時人皆扶老携幼

飲痛抱傷野處露宿魄不附體考之載籍以來

未聞有經月而震震而有聲如雷者也臣聞之

董子曰國家將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

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

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郊祀親矣朝講勤矣臨雍耕籍大典舉矣惜國用之艱難而留心樽節慨遘事之久壞而亟勅圖新點遠左道裁抑冗員凡所以畏天命而悲人窮者以次舉行幾無遺策固宜導迎善氣凝承天休乃今地變異常如此是曷故哉臣反覆思之無乃天心仁愛陛下故預示非常災異以警告之欲其脩身脩德以為至治之圖歟臣敢為

陛下陳其脩省之畧惟

一嘉隆庚申卷一

一四

聖明留意焉一曰脩聖德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先儒真德秀曰人主脩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虫草木亦得其所何也人君一心即天地之心而言動舉止喜怒哀樂關天地之動靜其中節與否天地之位不位因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從表無毫髮差也今茲地震夫豈無因臣願

陛下覽此惕然興思法宮之中一言一動一舉一止或喜怒或哀樂果皆發而中節乎脫或發而中節也則坤道之不寧未必不由乎此也是可畏也曷若遠法成湯痛自省改兢兢業業無

怠無荒凡百游幸服御降輦升輿悉依祖宗舊規每日視朝之後依

祖宗故事駕詣文華殿留心經筵親召輔臣託為心膂與之商確政事勿以祈寒暑雨而間功勿以君門萬里而隔越如此則

聖德懋脩一人享安和之祉聖心寧一兩儀收奠位之能矣二曰宏納諫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納諫有益也自古人君遇災知懼多求直言以聞闕失蓋以陰陽升降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際寔係于言路之通塞也臣愚以為求直言不如宏納諫唐臣陸贄有言曰諫

一嘉隆庚申卷一

一四

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怒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盛德今

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往者建言得罪諸臣今皆一一起用如近日給事中石星陸鳳儀正所謂諫者之狂誣也

陛下覆載含弘之量獨不能容此二臣耶臣願

陛下俯允臣言下之該部將石星陸鳳儀查照胡應嘉事例及時起用幸希聖聰蓋宏諫納輔臣親臣也凡有建白虛懷聽受九卿大臣也凡有執奏曲賜允從科道諫臣也言之而是則重加

褒納言之而不當 上意亦俯假優容庶言官
委靡之風從此益光由是而君子之道浸長小
人之道日消猶曰休祥不至災沴不除者臣未
之信也三曰務實政切照地道不寧感召有自
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試觀
禮樂衣冠之中多懷鄙偽之心科條紀法之內
絕無誠惻之意士夫競利而尊君親上之義疎
民庶設機而父子兄弟之恩薄強暴自恣交馳
於中國寡弱無告含冤於四野百姓安矣日見
艱難而恐潰也綱紀張矣日入朽腐而恐裂也
上自為上下自為下譬之頤目手足氣脉俱不

嘉慶庚申抄卷七

望

貫通是以陰陽乖斜地道不寧積至三輔重地
亦大發泄天之示人顯矣為今脩省之計豈可
徒事虛文大小臣工必虛其心以為天下通天
下於一身啓清明光大之治協高下異同之心
振偷墮苟且之氣仍乞

勅諭百官改圖既往思補將來在輔臣則悚然自省
曰我何如而可以變理陰陽在九卿則惕然自
省曰我何如而可以克勝重任在撫按則兢兢然
自思曰我何如而可以為君保民以至百司庶
職莫不反己自脩求各稱職各該衙門自隆慶
元年以來一切題奏并

登極詔內事宜中間有聖格未行者逐一開列前件
著實舉行在京衙門各將見監囚犯一一審錄
有可矜疑者無拘成案請

旨處分通行在外諸司一體欽恤務期洗滌冤濫宣
暢鬱抑仍限一月以裏各另具 奏如此則君
臣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自然陰陽順軌和
氣薰蒸而災變自息矣四曰飭邊防臣見地震
不獨關中為然近而京師遠而延綏河東河南
地震一時疊見水雹火光又復相仍說者曰此
皆夷狄不戢於 中國之象也去歲京師淫雨
連東火光宣大水雹未幾哈爾濱兩路入犯破我

嘉慶庚申抄卷七

望

石州殘我永平震驚我 京師陵寢此其往事
可徵明若觀火矧今虜酋黃台吉賓免見擁重
兵侵擾在浪靖虜一帶勢不可支而聲東擊西
又屬臣測在備禦之策豈可瞬息疎虞伏望
皇上軫念京陵至重生靈荼毒可憂

夫語叮寧令該部通行各處鎮巡等官預計兵糧多
備火器深溝高壘以能保境土為先不專責其
執俘而失守信地者必戮據險守隘以敢戰先
鋒為勇無輒罪其失律而規避觀望者必誅行
邊大臣據實整理務究其弊源無苟且而增兵
並餉各該鎮巡乘時調度在固其聲勢無掣肘

而避任推艱各懷忠君愛國之心共收戮力同心之蹟如此而妖氣不靖中國不安者臣未之聞也五曰恤災患切見高陵等處地震異常小民被災重甚宮室傾圮生計蕭條既沒者骸骨無與殮埋幸存者肢體數多傷折高質絕跡於市農者無意於耕訛言沸興人懷恐懼前三月初四日地震咸寧禁垣傾壞因之失囚儻有無妄之徒乘釁而逞腹心之患為可憂且各處城垣衙舍坍塌數多勢必脩理若夫責之痛瘡呻吟之人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臣知其必不忍矣臣願

陛下亟廣好生之德弘施賑濟之澤

勅下該部行該省撫按備查各該地方被災人戶分別等第先在庫官銀量行賑濟仍將隆慶二年夏稅各照分數暫行蠲免其倒損城垣衙舍官為脩理毋得重累疲民一面出榜曉諭使知朝廷憫念元元至意如此則人悅天順而震變自弭地方可保無虞矣六曰重縣令夫人之有疾病痾痺者則必呼天不已則必呼父母呼天者謂天之尊而能庇佑我也呼父母者謂父母之親而能撫摩我也今之縣尹非民之父母乎高陵等縣地震之變又不但疾痛痾痺已也為若

令者米如痾瘵在身而曲加撫摩之乎臣固不得而知也昔者鄭災裨龜推象謂鄭必復災于產復信臨事而備至於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鄭不復災此以德消變之一驗矣今日陝西地震不止一二次災傷不止數十家為有司者亦悲其入窮而吊其災乎臣亦不得而知也所擬災變異常凡在地方官員應該考察但今年大計

朝廷纔有處分已稱明允更難再議臣愚伏望

皇上勅下吏部備查陝西被災州縣正官見在庸劣者亟議更調缺人者速行銓補就於所科進士

內選除即更調之中寓考察之意不惟瘡痍得

遂撫摩之望而地道自安翕闢之常矣參照臣

濫叨耳目之官平時則含默苟祿已冒冒乘之

羞承乏禮神之遣中途則抱病遷延安逃私曠

之罪災變之來職臣之由謹齋沐克責甘聽罷

斥外臣待罪該科職在采風目擊災變若不據

實星馳上

聞則上負

朝廷下負蒼生臣之罪益大矣伏望

皇上以天變為可畏以民瘼為可懼俯納臣言痛行

脩省仍

勅該部詳臣所言儻有一二可采亟議施行

宗社幸甚天下臣民幸甚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隆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這所奏前二事知道了後四事該部看了來說

嘉隆錄抄卷七

四九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王應鵬謹

題為省咎陳言以回

天意事准禮部咨本部題奉

聖旨彗星三見為妖必有其由

上天乘虛而致祇承夙夜思省未自逸寧卿等文

武群工具有輔養之責可不痛思省改匡朕一

人九卿衙門官還各省各自陳以聽裁處其餘

依擬務要思忠論實不許挾持延引假公報私

欽此欽遵臣本非才重任官職已經具

奏乞休荷蒙

溫旨勉留臣無任感激愚奮因不自量直欲講求治

亂之原以圖安靜平和之治惟

陛下寬斧鉞之誅幸甚臣聞天人一理也太甲曰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善言天者不求

之天而求之人求之人者不俟乎天之既譴也

俟其既譴而求晚矣

陛下嗣天歷服十有二年于茲臣仰觀

曆意所向真欲以堯舜禹湯文武自許而陋漢唐宋

於不為也故講明敬一之學敬

天勤民蚤夜寧寧惟恐弗逮方

大禮既定大獄既明之後

陛下蓋有以真見乎世道之敝而毅然有傷今復古

之志矣於是肯定

西郊之禮焉考有神之祀躬籍田

親蠶桑改服色辯儀位尊孔氏黜異端於凡用人行

政之間司可以補偏救敝者靡不殫志悉力三代以下求君道如

陛下者豈非千載一時之會耶乃者休祥濟至諸福

竝臻此固聖德之徵矣然而

國是猶有未定民生猶有未遂者是大小臣工奉

職無狀之故也臣請以義利名實四字而繫今

日之事言之夫義者無所為而為之也利者有所為而為之也然義與利相形名與實相須未

義利相須未

主

有義利不審名實不副而可言治者嘉靖之政

猶良醫之治大病一時群邪潛伏而元氣尚微

正宜休養生息以俟其充而議者昧此徒知事

機可乘而不知求治不可太速徒知積弊可憤

而不知荒穢不可不包一時議論紛然公私雜

出蓋有不勝其好大喜功之心者遂使老成任

事之臣禁而不敢語非不敢語也不得語也此

其為有所為而為之也耶無所為而為之也耶

陛下有更化之善矣而贊成者或末至

陛下有法祖之美矣而守法者或末謹以用人則屢

進屢退而進者未必皆賢退者未必皆不肖也

况退而復進乎以行政則屢興屢革而興者未

必皆是而革者未必皆非也况革而復興乎名

曰慎刑獄而煩苛自恣名曰恤困窮而力役未

已邊儲之虞給未周武事之因循如舊異端未

斥左道復行賑文方下蠲賦猶征鄉閭有愁苦

之狀學校無絃誦之聲其他類是者不能枚舉

若是而曰我能為君求治理興教化祇見其狗

名喪實而徒取天下之紛紛也由是末流之弊

遂成刻核長妬訐之風傷渾厚之體識者寒心

昔宋臣李沆有言君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

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斯言似亦甚

義利相須未

主

謬而君子以為得大體至于今稱其言不衰蓋

沆之意以天下之最可患者人心之不一也人

心之不一由於政令之不常也如使祖宗之法

人得而議之則天下何時可定况祖宗之法閱

歷世故未嘗不善第行之既久不無小弊救其

弊斯已矣而議者不察遂謂天下有全利全害

之事此真武士之狂談也是豈可不於義利名

實四者之間求之哉伏願

陛下因往察來愈儲敬學之功益謹精一之訓精則

察夫四者之閒而不惑一則守其至當之論而

不移凡諸衆言之相軋佞說之要求辨詞之奪

正者

留心省覽裁之至理使不得逞至於任事之臣必求其所謂中正和平老成持重者而後用之又申經久之法備畫一之政如此則王道昭明邪說退聽政有恒圖人無異向

國體有渾淪完固之勢而君臣可常享安靜和平之福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古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者亦此道也臣所謂不求之天而求之人者宜莫有切於此臣狂悖干冒

天威無任惶懼隕越待罪之至

嘉靖十一年九月初六日奉

聖旨這所言知道了

嘉靖十一年九月初六日奉

巡視東城河南道監察御史臣秦武謹題為懇願

聖志以蒼天戡事臣奉都察院劄付巡視東城本月初十日該黃華等坊兵牌黃富等呈稱本月初九日總甲崔祿地方城上旗杆天雷打碎一根張見地方洪福寺天雷打碎旗杆一根韓榮地方城上旗杆天雷打碎三根鍾紀地方住人史洪家天雷打碎燈杆一根孫玄地方住人陳觀家天雷打碎樓房脊一根李朝地方裏官中房內天雷打碎枕頭房柱一根具呈到臣臣不勝惶駭夫中國四夷之望京師中國之望東城五城之望旗杆東城之望地莫近焉者也物莫危焉者也况天不虛加於人而感變不虛生以類而應且天行健者雷天之怒氣以張其健者也

不於其遠而於其近不於其僻而於其危是豈無意於其間也其殆以

陛下劉德不足而為是奮發激烈欲

陛下取法耶其殆以

陛下肆志偷安聞變不警大張其怒而欲

陛下震恐耶其殆遠在各道邇不之知必於耳所親

聞目所親視而欲

陛下疎然動心而速改耶其仁愛之切眷顧之深以

陛下聖資猶大為善而為左右小人所蔽惑如慈母

之於赤子提耳而呼之者也臣請以

陛下之所以得罪於天天今日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八事為

陛下言之踐祚之初兢兢切至昭格之德精潔無瑕

始入朝而霖雨效靈未逾年而麒麟獻瑞

陛下敬天之德聞于天下近日以來徒切備省之虛

文絕無感通之實意祈禱之禮雖行而所以動

遵法禮克享天心者則未講審錄之

命雖下而所以昭雪冤枉挽回天意者則未脩

陛下敬天之心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七十五

一十五

陛下也踐祚之初愛民如子詔書一下中外

更生蠲久逋之稅以蘇窮極罷不急之務以解

倒懸

陛下勤民之德聞于天下近日以來頗以崇高為樂

而不以生民為意地方苦於奏帶而於生事害

人者之未聞輦轂蔽於征求而於攘臂稱首

者之不察老弱盡於溝壑骨髓困於虎豹

陛下勤民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二也踐祚之初深惟舊制盡釐正德變亂

之章悉復先朝畫一之典任官則專之吏部

而恩幸以革獄獄則下之刑曹而嚴衛不預

陛下法祖之德聞于天下近日以來偏信耳目漸

肆更張或以義子而襲內官之封或以內侍而

侵司冠之職吏部之銓選阻撓既多法司之律

例更易殆盡

陛下法祖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三也踐祚之初訪於耆舊廢棄振振賢俊登

庸委三公以論道而輔相之職日展於

九重任九卿以分職而更張之化漸達於四海

陛下禮臣之德聞于天下近日以來專事虛拘罔存

實意勅由中出而內閣不得贊其詞法以

私行而六曹不得據其志或以執法而反貽回

一十五

一十五

話之羞或以抗章而徒取溫旨之慰

陛下禮臣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四也踐祚之初虛心請益廣詢博訪言聽計

從納犯顏之章則稱為有理取切時之疏則許

以舉行臺諫效其惓誠田野獻其芹曝

陛下納諫之德聞于天下近日以來漸覺憎厭言及

權貴則付之談部知道事在廷教則批以已有

旨了或謫之外任以挫其鯁介之風或加之罰

俸以摧其英發之氣

陛下納諫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五也踐祚之初務學為急時

御經筵常親翰墨雖在

先帝哀疚之中不廢儒臣進講之禮寒暑不倦而道

理日明勤苦雖深而滋養益到

陛下講學之德聞于天下近日以來益加廢弛竊句

讀之末而不究義理之歸務口耳之文而不察

躬行之實稍及寒暑則廢自告休適在忌辰則

大典報罷無孜孜不已之誠有訑訑自滿之態

陛下講學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六也 踐祉之初澹無所好左規右箴清心寡

慾自早 朝以及晏罷了無偏側之私由

深宮以及大庭悉見光明之行

陛下脩身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始狎奸邪之人

始為頗僻之事如道家之教至虛至妄則屈

九五之貴而齋醮淹旬佛氏之說無父無君則利福

田之私而蔬果必事公卿執奏科道文章猶且

靡庇崔文甘其誑惑

陛下脩身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七也 踐祚之初家規必飭持正大之道以遏

恩私守光明之正以杜請託內治外治歸於至

公 官中府中均為一體

陛下齊家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始昵官闈之愛

始懷戚里之私以小易大陳萬言之請不可從

也則重違其意而不恤道昭之沸騰會得無厭

將綸等之請不可從也則受命如嚮而不顧實

資之後靡上違 祖訓下拂人情猶且堅執

聖心牢不可破

陛下齊家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八也 凡此八事在天下有離散之憂在縉紳有

危疑之慮在

陛下有切近之災在 枉輟有搖動之患在

祖宗有付託之羞在子孫有瞻仰之累

皇天固

陛下之父母也父固所以愛其子也安有父見其子

之危而不為疾聲大呌以趣之者哉安有父愛

其子之甚而不為嚴詞正色以叱之者哉天固

愛之而

陛下固拂之父固怒之而子固違之嗚呼臣不知其

終矣伏望

陛下上體天心大策 聖志必循天理必遏人欲必

親君子必遠小人必進高明必絕汚下必虔恭

寅畏以敬其天必節用愛人以勸其民必率由

舊章以法其 祖必賤貨貴德以禮其臣必虛

已受善以納其諫必誠心下問以講其學必舉

動不懈以脩其身必好惡不偏以齊其家由是

而天不喜者未之有也由是而不變為景星為
慶雲者未之有也由是而不為鳳凰巢于阿閣
麒麟遊於苑囿者未之有也是皆始於

陛下之一志其幾亦在乎能策與不能策之間耳臣
干冒

天威不勝惶悚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這本內詞語狂妄好生不知大體著從實面將
話來談衙門知道

嘉靖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臣華湘謹
奏為陳言脩省以消

天變事臣聞王者配天象地故其政事與天地相為
流通政事之脩則休徵應焉政事之失則咎徵
應焉蓋善惡萌於此而禎祥見於彼故曰天人
之際甚可畏也夫陰陽之氣充於兩間苟不常
而失節無不緣政而起者或一法之拂其情或
一令之敗其度天必懸象以示其警是故震電
雨水隕石生蛟孺入於斗鸛鵒來巢六鷁退飛
四時之忒五行之舛春秋書之呂氏紀之劉尚
志之悉本於人為之感而莫有爽焉者也人君
於此能謹天戒而克省其愆雖有其象而災可
弭不知所畏則禍患生而傷敗至矣竊觀本監
觀象有臺候風有竿今年五月日在戊寅而雷
震焉臣嘗考之凡陰氣凝結陽在內者不得出
則奮擊而為雷故震之為卦一陽在下二陰在
上乃陰閉乎陽而不得出之象然同日擊物之
處或於城堞或於梵宇而獨發於觀天之所者
為甚夫天豈無意乎天意以日乃掌占候之官
也頻年以來星變於上地震於下怪異故興於
四方天之譴告明矣而臣不能指陳一也
以竭愚衷是以

上天罪之而震怒之形然則臣敢不蒙死而為
陛下言哉舉若舜之為君古今稱聖也格於文祖之

目首明四目而達四聰誠以人君之耳目蔽其
聰明則紛錯眩瞀而是非賢否之實淆然顛倒
而莫知所從如秦之二世惑於趙高梁之武帝
惑於朱丹隋之煬帝惑於虞世基遂至天下大
潰而不聞此為世之迹也仰惟

陛下承天景命曆數攸歸起偏剔垢凝神化理凡
利有所當舉而弊有所當革者品式條貫規制
區畫見於弛張予奪之間有倫有等方其
即位之始優禮公卿特臺諫屏權倖以抑私昵汰冗

嘉慶御批卷七

一六

濫以省浮靡祛釋老斥左道罷工作以蘇疲困
清名爵之冒審刑獄之施深仁美意藹然見於
改元之一詔內外嚮風華夷仰德罔不跂足以
待而思見其德化之成不啻如漢文帝之感
山東也奈何所復者不旋踵而壞治者已漸不
如其始矣臣請得而言之古之君臣之相與意
氣孚合而怡然交驩於一堂臣有言焉而君聽
也臣有謀焉而君行也故政治之盛不可及易
曰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此也今也形跡濶而外
朝一接都俞吁咈之語眇不可聞茲併與其優禮
者而皆失之此不如其始者一也

國家以言寄於科道則諫諍乃其職耳凡朝政之

得失臣工之邪正生民之休戚自不可苟焉而
緘默也使可苟焉而緘默官何以諫名哉陸贄

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人主不以時有
小人而廢聽納以見人君不可以不受諫邇來
言者封章奏牘日有所陳而於鯁亮之譏論不
聞其嘉納一二以勵其氣則今之諫官殆為

清朝之刺員此不如其始者二也聖王出而撫世刑
物其慮之也周其防之也固於近習之臣唯恐
其乘間伺便以移吾之心志蓋其漸靡積染之
久雷水非鑽也可以穿石汲綆非鋸也可以斷

嘉慶御批卷七

一六

幹故賈誼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習與不
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茲固聖王所以防之慮
之也彼其臣君明國如勃如鄭眾呂權今遽
未可謂必無其人然有依憑城社席寵飾詐者
衝決於其中則不能屏而抑之此不如其始者
三也頃年太倉之儲終歲告匱而邊徼通租不
下數萬蓋由食之也不量其所生而入之也不
足以供所出蘇軾曰不知其有急將何以加之
則冗食不可以不裁也近復見夫閭閻無聊之
人私門奔逐而鼠冗肆出將如曩時之不可救
藥此不如其始者四也彼邪說之為人害也久

矣誑以福利之報而人心為之陷溺則浸淫沉
錮國事日非韓愈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是
豈但以其為吾民衣食漏卮而深惡痛絕之若
此哉今以萬乘之尊而俯臨其誦經之壇不
獨不能斥而遠之反恣之而轉令盛也臣不自
揣緬念往轍竊於此恒懷漆室之憂焉此不如
其始者五也日者都城內外營營不背西山諸
寺巍然相望而毅然毀之不疑天下莫不頌其
為帝王之盛節今復以其當鬻於民者而

賜戚里史遷謂自古受命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

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所係如此苟不

嘉慶抄卷七

六

節之以禮而顧縱之以奢不思再植之本其根
必傷豈所以保全之乎況紫宮之建司空之
力竭矣復令新其甲第是停之未幾而勞之即
至此不如其始者六也然猶有二焉則甚於此
者臣請復得而言之昔者帝王垂拱於上而奔
走聯屬天下之人有賞有刑賞必當其功雖微
不遺所以示勸也刑必當其罪雖貴不赦所以
示懲也天下之人無有不樂而畏之者今也則
不然無功者猥賞而輕爵以啓其倖門有罪者
脫刑而長奸以反乎成獄則善何所勸惡何所
懲哉之數者皆所以召乎沴氣而刑賞猶顯而

可驗者焉蓋天有時春夏為陽而於君為仁
賞者君之仁也秋冬為陰而於君為義刑者君
之義也刑賞不中仁義乖則陰陽繆戾而災害
於是乎起災害起矣顧乃設齋致醮而求以禳
之是已無悔過之實而欲天之悔禍所謂惡厥
而疾走也其施於政其見於行者如此輔臣言
之而不聽大臣言之而不聽諍臣言之而不聽
天心或有時而愈怒將何以應之乎臣竊私憂過計
陛下所以漸不如始者必有蔽之者也臣不敢遽撫
往事為言近以正德之事觀之

嘉慶抄卷七

二六

先帝之資明睿天成而事變之來確然獨斷唯其惑
於群枉是以十六年間流寇弄兵而北方騷擾
叛藩作亂而南土震驚兆庶愁困疆圉虛耗物
力悉屈而海內蕭然則繼其後者豈可不熟計
而痛鑒之哉念我

皇祖龍飛准右親冒矢石以取天下艱難危苦甚矣
陛下握符臨御上承先緒任大而守重苟不夙夜
憂勤砥節脩德以衍萬世之基則無以慰

宗廟不爽之靈蒼黎無已之望也臣觀三代以還

入繼大統莫賢於漢之文帝者夫由藩邸而踐
天子之位乃國家交會之際上天仁愛必出災
異以啓其衷故文帝之世天非無常帝能率下

以德而民應之國富刑清登於漢道故呂相謙
曰凡四百年之漢用之不窮者皆文帝之留也
臣如質誼猶痛哭流涕太息其當時之勢事以
為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
因謂之安

陛下試觀今日之事果何如耶名器濫以假人而天
工未勅財貨盡於供佛而天物不恤議禮違乎
常典人心有弗和不能行天之春令也總戎踵
其故習節餓無所制不能行天之夏令也執法
滋惡宣傳萬口不能天之秋令也由畿
賜宅興工勞費百端不能行天之冬令也由畿

旬而及海宇民則苦於征求而鮮康阜之樂土
兵則疲於脍削而率瘠弱之羸卒吏則失於磨
淬振刷而不見乎脩正廉節之純士風俗日凋
紀綱漸弛天下之事不容不寒心而眩目者難
以縷數而徧及譬諸腹心受病之人貌言動作
如常時外視之若無病者而其元氣已索然也
苟不及其未深而療之養以參朮之膏濟以薑
苓之味處於閒靜之室而無所勞則厥疾何由
而瘳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固不可因循玩愒
而不思所以治之治之本唯在脩德而已矣
心之不正則德之不脩德之不脩則心不可正

故宋朱熹是以是言進於其君而厭聞不用宋
室卒於不競君子所以不勝其慨也臣願

陛下經筵進講之後退而尋繹其所講存養於幽獨
體驗於施為察理欲之機決存亡之故辨別君
子小人之分日召公卿以講乎治理面諭臺諫
以通乎下情禁權倖之橫塞冗濫之原闕釋老
之非省工作之費慎名器以勵世不以無功而
輕授明刑獄以鋤兇不以有罪而苟免凡政令
之布必應時而行銳然鼓舞精勵於其上是能
以天之心為心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天下
之事既理內無失德外無失政吏稱民安兵強
俗厚紀綱整肅而時雍迂衡之治於是乎成何
星霜水旱昆蟲草木之妖不可除而文帝不可
忘哉斯言也諸臣進說屢矣

宸音之答雖溫躬踐之實未見

陛下殆未加之意焉臣念

祖宗以來本監未聞有今日之變者乃敢忘其謏陋
妄有所說而一念之忱實無任惓惓也冒瀆
天威罪不容死願達請宣以待斧鉞之誅

嘉靖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

南京山西等道監察御史臣史梧等謹

奏為乞謹 天戒以消變異事臣等伏惟

天運無常而其願治之心雖不可見至其所以監之
人事而示諸人以趨向者未始不託諸五行之
運陰陽之布也二帝三王每得其意於升降浮
沉之表以謹之於配合之餘遠復賢否殊狀休
咎異徵經史所載宜無餘蘊而否泰俱有明證
亦紀當時昭後世以志畏也春秋魯隱公時三
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宋臣胡安國以
為人為感之也汪徽以為八日之間再有大變
謹而書之已近於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三才圖會卷七

一五七

地震有聲二十六日早陰雨至戌時分雷電交
作大雨如注嘉靖三年正月初一日亥時分地
復震有聲歲值饑年陰陽愆戾自泗州等處
地方寇賊猖獗擄掠凡在臣鄰懷懷憂悸謂有
後憂恭惟

皇帝陛下至誠格 天痛恤民隱宜無有此轉而復
求之他臣等思惟 天心願治不已出變示戒
再變示仁也變不虛應理有或召近得邸報與
夫傳言臣等展轉聚議仰承

陛下欲廣賢哲以自助本心也然忠佞並馳而狂直
或遭挫折恐人人驚疑將閉其言

宣德意以表民隱本心也而纖造之

命堅不可回恐百姓愚弄特在烈燭之旁矣陽貨竊
竇王大夫仲尼猶惡之况景賢崔文竊弄國柄
中傷善類如之何頃聞諸左右之旁是縱之盜
也竇憲善交賓客第伍倫猶跡其驕佚况陳萬
言淫佚無節如之何窮民力革工巧以蕩其心
是養之奢也王欽犯順待以不死啓蒙禁錮之
人於 朝廷何有遂蒙如此之倖耶邢福海資
緣武爵而有正千戶之陞媚寵由徑之徒在法
所不可長反中如此之計耶一月之間善有未
集者屢屢若此即汪徽論天道八日之間再有
大變者也夫天之有道猶之人有行也天人一
理互相感召天道失序豈胡安國所謂人為之
感耶天心仁愛告不旋踵日月之蝕復在須臾
臣等不能不為

三才圖會卷七

一五八

陛下憂也然人之常情方駭愕於驟事之異隨即釋
然於再事之間夫駭愕於驟事之異者情之所
迫釋然於再事之間者奪之者勝也聖人之情
與眾不同臣等急急以為言者蓋陰陽不調春
秋圖說所謂至謹則臣子之所不忍諱也伏望
陛下上思天變而恐懼備省以消之者拳拳於今日
明矣

轉之於如何如何之時收織造之

命示天下以節用愛人之心寢軍民之後昭人心以義掩恩之公傳奉以寢典刑以正直容君子義黜奸邪而於江南窮民尤切之慮焉則天心可回太平可致矣

嘉靖三年正月初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錄抄卷七

七

巡按胡廣監察御史臣卞先謹

奏為竭愚忠陳末議懇乞

聖明採納以格

天心以弭災異事臣近聞

開五月內平虜地方地震有聲大同城地方天雨冰雹頭畜打死數多房屋亦多打損又詢之止來者每稱京師自五月以來霖雨如注連旬不止房舍傾倒無數田禾盡成巨浸等因臣思變不虛生必有所致乃臣等內外諸臣奉職無狀不能布宣德意之所致耳臣不勝震省臣聞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宋儒有言曰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使陽盛足以勝陰漢儒有言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姦於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集惟陛下體元建極端拱清穆用人圖治宣政布仁無非奉若天道宜乎天地清寧雨暘時若以躋太平今乃災異疊見又俱屬陰勝之象若此者何也是可以深長思矣臣濫竽言責待罪楚方時變激中不揣愚陋謹以召致之由及消弭之議備為皇上陳之伏願俯賜垂覽而採納於

萬一馬竊惟 祖宗朝時每召見人臣商確政
事與許好問論祈天永命之道與傳獻論水旱
災異之警彙分相忘油然如家人父子至今仰
為盛美今我

陛下恭默臨朝諸臣祗肅 天威祗克引奏見辭數
事近聞 御經筵時不過講說虛文初無問辯
相及閣臣拜九卿大臣未嘗一 召見面議
國家大政諸臣章疏少經 省覽或下情不通則
和氣未孚 天心之所以示儆者意以是歟
陛下仁厚天縱慈柔性成如查盤內庫
明詔之頒行也多依違於近習官廕錦衣酬功之

厚典也顧濫予乎官闕茲惡儉臣高拱猶豫而去之
不決黨邪小人齊康稽疑而處之太輕革弊或
有未嚴去邪或有未果則陰氣潛滋

天心之所以示儆者意以是歟又或者
朝政之暇退居深宮防檢有疎馳情於娛樂溺志
於幸遊宴樂張馬女謁甚焉而兢業以勅時幾
憂勤以畏 入命者有未至也夫

君心上與天通一念不正天必鑒之
天心之所以仁愛而示儆者其在是歟臣嘗聞之
商高宗懼災克正厥事周宣王憂旱側身脩行
皆轉禍為福而治成中興及時備省消弭以敬

述 天休者在

陛下當汲汲加之意美臣願

陛下因 天變示戒之嚴念 祖宗創守之難思

先帝遺命之重脩德省愆城膳徹樂避殿露禱思過

求言親信閣臣及九卿忠直大臣不時於

文華殿會極門平臺華處 召見

溫顏款洽與之面議政事講求安內攘外之畧裕

國是民之方務期措諸治理諸臣章疏摘要者或

書之 御屏或陳之几案時每

觀覽見之施行常事照舊疏 聞有大不公不法者

許科道官大班糾舉以防壅蔽 留神萬幾

獨覽則斷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凡用人行政臧否得

失及天下利病經九卿覆 奏閣臣擬票允合

公議者 斷然行之毋使喉舌寄於近倖樞機

移於左右一應傳奉 諭旨悉行停止

萬幾之暇時每檢束此心一動一靜一語一默嚴禁

四勿之私恒存敬一之念不偏於聲色不溺於

佚欲 宸居獨處益篤顧諟之誠不觀不聞愈

切對越之忱持此心於嚴恭肅畏凜平

上帝之日臨斂此心於端莊靜一儼然

神明之時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以涵養此心接宜

官宮妾之特少以澄徹此心時覽無逸篇及大

學術義諸書以明堊此心務期無一念不出於至正無一息不合乎天心仍

勅內外大小諸臣痛加脩省許數陳直言以為消變

珥災之助庶乎下情通則和氣洽陽明盛則陰

濁微 君心正則

天心悅災沴消除庶徵協應天下可臻治平之休而宗社永保靈長之慶美臣無任仰望激切之至

大嘉隆御批卷七

工料都給事中臣嚴用和等謹

題為災異頻仍財用詘乏懇乞

聖明亟賜停止無益興作以克謹

天戒事隆慶三年七月初六日接到內官監掌印司

禮監太監孟冲等一本題為欽奉

聖諭事內開本月初三日奏奉

御札

朝殿燈後五掛每照樣造一對通高一丈

方圓鰲山燈每照樣造二座通高五丈傳奉到監臣

等仰惟前項傳造事體尊嚴如蒙 勅下工部

照例辦送物料仍委幹濟司屬官一員與同本

大嘉隆御批卷七

五十四

監委官協同看管庶工役早完等因奉

聖旨是這物料作速辦送工部知道欽此臣等竊惟

元夕張燈在

祖宗朝或間一舉行然必時和年豐海內晏然而後

樂此與臣民共之未有當四方多事之際輒預

為遊觀無益之圖者也伏見近日以來

畿輔山東蝗蝻徧野宣府湖廣水雹非常兩廣之

兵焰未銷九邊之塞烽孔熾通復黃河橫流濱

水民皆魚驚海潮湧溢岸江地盡沮淤譬猶厝

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故謂之安方今事勢何

以異此且郡邑燭于括索之空里甲困于征求

之烈常例起解錢糧每不能供一遇修理營造
事有弗可已者工部往往告匱無以支持今據
該監所用物料等項與夫雇匠搬運人力等役
費且不貲雖見在錢糧或可辦送應用然竭澤
焚林後將焉繼設遇緊急重大事務不知何從
給之又况燈掛鰲山昇平樂事原為

上元令節而設今據欽天監節奏隆慶四年日食
于元旦月食于望夕此尤天變之大例該
禮部通行天下教護則正月十五前後數日是
皇上恐懼修省避

殿徽樂之時詩曰牧天之怒無敢戮豫故天之俞

無敢馳驅歲在春孟日月相食

天之怒而渝也甚矣未有變見于上猶且戮豫馳驅

浮瑞煙于禁苑宣鼓吹于掖庭怒然不加

諸意者也播之四夷傳之萬世其將謂何臣知

皇上

聖明必不為此則是燈掛鰲山之造虛費錢糧重煩

人力不惟作之無益抑復置之無用矣夫作而

用之然且不可矧造茲無益之具棄諸無用之

地先儒有言朝廷之一金民間之百金也值今

民窮財盡之日詎宜盡銷錄之取同泥沙之棄

畧不少加愛惜乎肯元旦日食

成祖納儒臣楊士奇之言朝賀宴會悉皆
萬歲山架椶棚

憲宗是監生虎臣之奏傳旨慰勞即時折卸貽

謀迄今紀為盛典伏願

皇上敬畏天變遠法

祖宗

脩德行政求所以轉災為祥之原

節用愛人思所以理財足國之要將傳造燈掛鰲山
並行停止則不作無益而功乃成罔遊于觀而政乃

理

君道有光於

列聖矣臣等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隆慶三年七月初十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致仕臣林俊謹

奏為陳愚惻以附餘忠事臣侍養海濱年中秋疾

手足不仁口眼失位遂就醫藥備後事繼聞有

西北之報漕輓供億煩煩

聖憂臣受知 四朝敎復起廢者屢屢既無能久于

位而先有微功

陛下新政之召臣已衰老矣又無能久于位而力乞

休致顧蒙 賜勅給役給廩歲時存問臣疏辭

未允強顏登受臣今氣息奄奄安望父居人世

者哉臣自按察使乞歸已無起望附虛壙臣父

墓之傍備委蛇馬前頃致蒙

恩典及身後英祭通乞傳免以為臣存歿之安臣又

做古人遺直遺表之儀情有獻焉夫議禮聚訟

見各不同包而容之德乃大也若粉墨大辯恐

未足以服其心臣伏讀

明詔仰見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於斯有悔焉存恤敎

復日候而又未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

陛下儼德克瘳于湯何有執伏望早降

溫旨以谷幽明慰人望臣又聞古者撻人于朝與眾

辱之而已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者亦非

所以待士夫也成化時臣見廷捷三五臣中服

厚綿底衣加絨重襪疊肥繡且林褥數月於血

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啟去衣之端甚非

國體所宜釀成末年諫止南巡撻死之慘幸

新詔優恤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弘

治間 詔獄 詔旨惟叛逆妖言強盜好生打

著問喇唬殺人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

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來

說之 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調之

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失舊典甚非

祖宗仁厚之意即此二事似宜循舊臣又見去歲以

未舊臣謝遺詔盡

朝著為空伏望 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

慰留與數三大臣時加延接又有碩德重望如

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人乞引自近以裨

聖德焉 聖政臣舌梗意長投書難盡無任懇結願

望之至

嘉靖四年七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臣楊爵謹

題為慰人心以隆治道事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者即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制治必于未亂保邦必于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為大于其細而圖難于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于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

題為隆慶元年

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奢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諛諂面諛公肆欺罔士風民俗于此大壞國之所恃以為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

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況當朝

觀大比之時百司多士濟濟來廷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重不可反幾失於難濟伏願

陛下汲汲于此時留心焉以為善後之圖也臣以病

居人下者八九年誤蒙聖恩賜之起用擢以

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命以來早夜耿

耿每思國事日非而臣于國恩有未報至

于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畧舉目前之所見其大要是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者為

陛下告陳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

陛下之洪恩下負平生之所學也伏願聖明垂聽

為臣切惟天下之患莫大于以危為安以蓄為利實則可憂而以為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積弊而至蠱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大患也往年夏末入秋恒陽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又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微雪即止民失所

題為隆慶元年

望洵洵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正

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惠寧之時也而在廷之

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為靈瑞而稱頌

之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乎安危利害

而以大可憂者為樂耶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

佞人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輔君

當道志于仁而先天下以為憂者也無患其體

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又如蜩國公郭勛

者中外皆知其天下之大惡朝廷之大蠹也

勛舉動踪跡豈能逃乎聖鑒雖

陛下盛德優容不忌即罪神謀遠慮自有所慶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縱若止之于微過之於漸則朝廷優禮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勳戚之餘裔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群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其為害治之甚所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非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心怨則天意可知矣古者民勤于食則有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於離散無所歸而至于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此南城一廓耳共計五城未計有幾目所不及見而在於千萬里之遠者又未知有幾孰非

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旦羹蔬食以延涓臯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

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于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修甯城以方士之故腹民膏血而不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廢其根本也而國

嘉慶元年八月

五

何以為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脩宮室而至于亡國願陛下以為鑒戒則宇內生靈之慶也况今北虜跳梁內寇侵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猶為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于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其見于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坐以待旦文王日不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殷故能壽考聖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德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勤與敬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懇惻之心也

嘉慶元年八月

六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不遑寧處嘗以敬一歲頒示天下其于堯舜三王之道蓋以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聖體違和朝儀間闕經筵未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覲

聖容數奏復逆未得一聆天語若是者今已父矣夫天位者艱難之器非逸豫之具也

陛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百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聞聖躬調順大獲福

覆中外臣民罔不歡慶况此春氣漸和人思新
化庶官入 觀雖雖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
鞠躬委曲北面拜瞻望 龍顏以慰快觀之心
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
得瞻于咫尺 天顏之下以伸有孚願若之敬
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
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所以失
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
必誅而不宥者也今異言異服列于 廷苑之
間金紫亦紱賞及方外之士臣不意

陛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一至於此夫保傅

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
道隆德盛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
而昇諸誕怪之徒輕之若流品之末則名器之
濫至此極矣且

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為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
道近守

祖宗之法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
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和氣致
祥罔有天災則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此
妖誕邪佞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
聖天子所以崇正養正乎

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聞風聲所
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
取百世之譏于 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之
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
臣直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聽納諫其於狂直敢言
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

陛下之能容敢干直言冒瀆 天威言過激切而獲
罪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
有犯顏直諫而為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
言之益以為勉強以聽不若悅而從之蓋人臣

持祿保位者多而亡身殉國者少雖識見有明
暗言論有得失在

陛下明日達聰鑒別取今于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
可矣若震之以 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
僕寺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翰林院左
贊善兼修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于

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 聖明少致思焉成湯
大聖人也仲虺告以以過不吝從諫弗弗高宗
有商之令主也傳說告以水從絕則正后從諫
則聖此二君作聖之功為萬世人主龜鑒也臣
非區區為一揚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

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甘退立園亦必深自晦藏為保身計矣孰敢開法口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蓋杜口則諛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間即遠于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凡此數者關於天下之治亂國家之安危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為不易察臣忠悃覽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報國家崇重禮遇之恩于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佞之術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心以祈天佑則莊敬日強而眉壽永于千億虛靈照物而忠邪莫可遁迹其為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觀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慄懇切之至

嘉靖二十年四月初五日奉
聖旨

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王泮謹題為任賢納諫以禦變圖治事臣聞賢才為國之利器言路係國之命脉有國者能用言則興不用言則替言路開則治言路閉則亂自古得失靡一未有不由斯道者考之經史昭昭可見也陛下嗣統之初信任儒臣喜從直諫釐革弊政屏斥奸邪政事紀綱煥然一新用舍賞罰罔有不當天下欣欣企望太平年穀屢登祥瑞叠見于時群賢滿朝直言益庭此皆陛下任納之明效大驗也頃歲以來漸不克終朝廷大政多自中出而宰執不盡其議甚至攜手同去而不之恤也舉措刑賞或失其宜而臺諫不得其言甚至駢首就獄而莫之顧也夫宰執以輔政宰執之議不從則善政何由立臺諫以防奸臺諫之言不聽則奸黨何由懲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政事日弛紀綱日紊陛下有願治之心而聰明壅蔽天下之治漸隳陛下有愛人之念而恩澤不究生民之命漸促豐年不作災異頻仍雷電不時雨澤愆期伊洛秦楚同日地震江淮曹宋同類相食赤子弄兵于潢池軍士不得乎一餽此近代所無之變而忠臣義士之所為隱憂也上屋

聖慮為之惻然脩省之 詔屢下而政之不節猶故
賑濟之策累施而民之失業無補以臣言之

陛下任言納諫則有前日之治志意少衰則有今日
之變今欲易變以為治亦惟改今日之所為由
前日之所行以任賢納諫而已耳

陛下俯從臣言特尋初政優禮忠賢信而不疑政事
一以委之而不問以非人大臣已去如蔣冕陶
琰汪俊林俊之賢仍加召用可也崇獎直諫采
納不倦聰明一以寄之而不謂其逆已言事被
罪如劉最鄧繼曾陳返季本馬明衡朱瀚林應
聰呂柟鄒守益之直仍 賜勅還可也

兩宮孝養 聖情既以無間而 昭聖援立之至

恩起敬起孝可也 恭穆大禮

聖衷既出獨斷而席書桂萼之奸邪放之遠之可已
而又罷織造之官停土木之役謹名器之濫慎
錫予之節杜請托之私抑僥倖之漸罷貪殘之吏汰
浮冗之員藏閭閻之富廣遺儲之蓄

陛下又御經筵以講論道化而深戒逸欲日

召臣僚以咨訪治理而重防壅蔽引伸觸類不舉一
而道二勵精化理不勤始而怠終若然則正臣

日親正言日進 聖政日新

聖業日隆而天變不備災年不至兆民不安天下不

治萬無是理也如不能然臣恐因循玩愒非惟
不足為治而飢寒迫切將來之憂又有甚于今
者

陛下聰明天縱洞達治道臣不揣愚陋冒死謹言伏
惟

采納幸甚

嘉靖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通志卷八

戶科都給事中臣李已等謹

題為聽忠言信

詔旨以裕國儲以防欺蔽事近該內承運庫尚衣監太監崔敏等題稱急缺年例金兩珠寶等項乞令戶部買進以備關領等因隨該臣等懇

請停買奉 聖旨照先年例買進欽此又該戶部反

覆執奏奉 聖旨發銀買金進上緊催來用欽

此臣等拱捧 綸音堅確嚴切切度

聖意之難曲美又知再行陳請必激怒

聖衷禍且不測然忠 君愛 國乃臣之素志糾正

封駁又臣之職掌苟少益家

嘉慶皇帝

十一

國雖生死有不計者豈敢巧為規避遂終緘默臣

是以冒死再陳冒犯銖鉅惟

陛下矜察焉臣等伏觀

陛下登位之詔其於金珠寶石等項停止採買而內

一欵又云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加意節省

用自有餘該部務查照弘治年間及嘉靖初年

舊額酌量徵派其以後年分加派者盡行革除

將革過數目奏知仍造冊送科備照如各衙門

假以缺少為由行文加派及該部阿奉准行者

科道官即時奏奏治以重罪欽此夫

陛下之出此詔旨也豈虛假以欺人也耶蓋誠留心

省節加意 國儲以實心而行實政也是故

成命一頒懽騰海宇以為有 君如此太平可立致矣何數年以來左右近習干

請紛紜奸巧百出眩惑 聖聰動搖

國是遂致買王買珠不一而足使

詔旨既出而輒更 成命方行而忽易美意良法徒

托於空言杜鼠城狐肆然而無忌天下臣民已

失其仰望之心矣不意又有如太監崔敏者指

稱缺乏復行故智雖經部科執奏

陛下終未允俞夫政令者人主之大柄天下之所取

信百官之所承式蓋不可以不慎者故易曰渙

汗大號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此皆聖經之格

言人君所當慎守而不易也今

朝廷新政顧曲徇左右夕改朝更有如此則

陛下詔旨皆為虛文其何以示信于天下乎且尚書

乃

陛下親信之臣臣等亦 朝廷耳目之寄

陛下於大臣言之不聽於言官論之不從不知外之

可信從者抑有何人臣等切料

陛下之意不過曰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雖買此珠

玉所費能幾不知抵璧投珠毀床碎漏在古先

哲王戒 朝 聖祖行之俱有懿規此等玩好

寒不可衣飢不可食徒為移易性情糜費財用
以故棄而不惜方今 國庫縱使十分充實

陛下猶當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以希古哲王及

聖祖之芳跡矧今府庫空虛矣小民困竭矣帑藏所

入不足以待一年之出矣邊方年例奏發者無

時省直飢荒求濟者不已司計之臣雖千方那

補百計撐持尚且不給茲以玩好之故而用數

十萬之費何以區處何以借支况各處錢糧舊

欠者奉 詔蠲免新派者催徵未至太倉雖有

盈餘正宜存留以備經費尚可聽其不經妄用

而無繼于後也耶方其事下該部大臣懇懇執

奏以為不可無非省費裕 國之意而迺不蒙

允俞者蓋由崔敏等獻諂希寵惟欲積財貨以奉私

求蓄奸懷詐意在假公用以充私囊以致

陛下惑於邪說而正論不從墮于奸計而忠謀不用

誤 國欺君莫此為甚若不及今杜漸切恐將

來效尤肆意希求轉相欺蔽不至於害人之國

不已矣臣等為

陛下切憂之伏望

皇上念成命不可約更大臣所當信任將該庫奏討

金珠等料請從部議申信 詔旨以昭

陛下之儉德以全 朝廷之大信其太監崔敏等惑

聖心罪在不宥伏乞速行罷斥楊憲諸臣仍乞

天語嚴戒切諭各使奉公守法仰承 德意凡

明詔所載革除者不許妄行阻撓以遂觀覲今後內

臣凡有奏請悉付所司參詳可否既而該部執

奏斷在必行敢有徑請 內批欲遂奸計者即

係欺罔并聽該科糾劾重治如此則命令畫一

朝廷肅清雖有權奸不敢欺蔽矣

隆慶四年五月初六日奉

聖旨屢有旨李已這厮沽名幾觀君上好生無理著

錦衣衛掌在午門前打一百棍送刑部監候陳

吾德著為民

吏科給事中臣周瑯謹

題為廣聽納隆委任以登治化事伏惟

陛下臨御以來宵旰忘疲形神兩瘁可謂有前代帝

王畲治之勤有前代帝王望治之切是故宜任

直亮為耳目以擴其聰明任老成為腹心以資

其施為茲固適治之大端大本也夫何比來臣

工論事連章累疏殆無虛日一切漫不加省即

此豈宗廟社稷之福太平有道之象哉臣

請撤其甚者言之頃

陛下有命欲為都督同知陳萬言蓋造房第節該科

道等官余贊等言之尚書等官趙璜等言之

陛下皆一切不省豈以萬言為奇貨將沽直以自賢

昔漢田蚡以外戚請考工地以益宅武帝怒曰

君何不遂取武庫後乃稍退君子猶譏其縱之

於始而徒懲創于後也今萬言所沾之恩庇非

一所給之地宅不貲亦足以敷肺腑之親矣乃

以公私俱困之際又欲驅既罷之民於版築之

間以滋其窮奢極靡之欲不幾于以飽食餽于

者耶臣于此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也頃

陛下以主事羅洪載妄擬錦衣百戶因下之鎮撫司

獄節該科道等官劉濟等言之尚書等官林俊

孫友等言之

陛下一切不省豈以諸臣與洪載同臭味故朋黨以

相庇也昔高歡謂鮮卑曰漢人是汝奴男為汝

耕女為汝織汝何故陵之又謂漢人曰鮮卑是

汝作家為汝擊賊汝何故嫉之君子謂高歡偽

醜雖不足語蕩蕩平平之道亦稍有蕩蕩平平

之餘風也今洪載所犯特愚戇之過所坐非重

大之條固不足以赫雷電之威矣乃以儔類飲

恨之余昇之所願甘心之人於羅織之內以為

責報求償之地不幾於以膏沃助薪者耶臣於

此亦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也頃

陛下以左右閣臣之請屢於官閣之內為齋醮之舉

隨談給事中張萬言之不報又該太學士楊廷

和等言之亦徒被優答未見

明賜施行豈以諸臣類儒士緣飾經議不能窺

陛下求福田利澤之美也耶昔堯命重黎絕地天通

漢文帝詔天下祝釐皆不得歸福于上而舜文

卒為賢聖其後世亦皆引長不替至如崇奉二

氏如梁武帝宋徽宗皆覆轍可按柰之何復效

之耶臣於此亦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也然

此特聽斷之失也昔魏少府楊阜欲止書省官

人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以禁密不得宣露

阜杖之且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而與此等司

為密乎帝聞愈憚君子亦以為知言今廷和等皆卿輔之職上兼師保之重固宜使之造膝承

弼相與都俞吁咈于無間也今

陛下於宮闈齋醮一事徒使閣暨陰柄其議而廷和等皆不聞于其始又不得幹旋於終則

陛下非與此輩為密而致廷和等疏乎唐李德裕論致理之要以為常令政事皆出中書則天下何憂不理此正端本之論也今

內閣以代言論思之地即古之中書無異也而陛下一切處分

內閣或不與其要擬而閣暨陰小特得恣其竊弄則政事出于多門是又委政之失如此伏望

陛下留神聽納以達群情凡前項諸臣奏議一切早賜施行毋固於偏私毋委於虛誕務使天下拭目以觀維新之美仍望

陛下留神委任以崇政體凡一切政令必付之

內閣崇擬而以宸斷主之凡二三左右皆不得睥睨掣肘於間如此則聰明不致壅蔽政柄不致下移而

祖宗重熙累洽之盛不難復矣

嘉靖二年閏四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四川道監察御史盧之問謹

題為更弊端以光初政事臣切惟

陛下登極之詔天下臣民忻忻拭目勢若更生以仰

嘉靖維新之治奈何不二年而事漸不如初至

於今日綱紀大事漸多乖張姑以今日之人者

言之禮樂刑賞朝廷之柄也異姓主祀

帝舞陳番而禮樂之制未明賡豐感嘆獄慘郎官而

刑賞之典不中甚或卑官殊錫而孽丁蒙賡矣

股肱耳目

陛下之一體也大臣請速停齋醮諭以

溫旨而不查停則手足無運動之體臺諫請寢杜濫

嘉靖二年閏四月初十日奉

二十

爵吞以有旨而不改正則耳目之視聽之司

甚或氣血未理而趨蹶動心矣以至兵部近日

議處南京御史林若周查革鎮守分守私隨人

役奉

聖旨近來各處鎮守等官多係新政簡用未聞有生

事害人的其奏帶隨參人役亦各有定例不必

紛更欽此臣惟中官之賢者間或有之而生事

害人者極多如經薦晏洪輩之守法百無二三

若陰邪張銳輩之貪奸十常八九陰類肆行安

保其終申明戒諭一日不可無者臣伏觀

展極之詔恒以貪刻害事侵越職掌裁飭裁革夫何

今日不能保其終即以未聞有生事害人的布
之 綸音是啟其奸貪之局而弛其戒飭之防
天命不易汝往欽哉廢職者刑勿赦欺公者罪
必誅以此繩之猶有玩法以偷生寬之以未聞
彼將何所忌憚哉況當司禮監太監張佐新用
之時臣恐天下之鎮守分守將曰某人新用即
傳此 旨吾儕有庇而無患矣不惟為

聖德之累抑為太監張佐生不善之助寔貪奸逞欲
之機逞而不已則 朝廷之法何行天下之民
何辜焉之仍照兵部議處戒飭查革及禮樂刑
賞齋醮濫賞政事之大者俱 各部查如吏部

嘉靖二年四月丁三日奉

二十

右侍郎何孟春禮部右侍郎賈詠等大學士楊
廷和等給事中張嵩張僑劉世揚李學曾張原
安磐等前後建議一一改正合天下之公論俟
百世而可行臣又願 陛下凡群臣建議章奏
悉經 睿覽裁處務遵 登極之詔漸如初政
之美并臣所舉數事速 賜施行采擇庶災異
可彌休祥可期實千萬年 國家無疆之慶矣
臣待罪言路知而不言則負緘默之罪故敢冒
死上陳望乞 俯賜施行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四月丁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都給事中臣余璿等謹

題為一法令以全治體杜私恩以隆 新政事照

得先該 欽天監官葉湘等題稱躬詩

清寧宮後被災處所看得方位有碍不宜蓋造節

奉 欽依著該衙門預備料物修理該工部議

各處財竭民困奏派物料恐非所堪要將沒官

房屋高整者量留數處以備將來別用其餘變

賣價銀以備修理題奉

聖旨是沒官房屋變賣價銀都准你部裏收貯以備

修理支用欽此近該司禮監傳奉

聖旨東城思城坊把總張東首犯人錢寧房屋一所

嘉靖二年四月丁三日奉

二十

賞與皇親邵茂住阜城門大街北犯人康鵬房

屋西二所賞與皇親邵輔等住坐東一所并街

南房屋俱賞與奶子劉氏住該衙門知道欽此

隨該工部題稱高整房屋數處節經奉

旨賞賜皇親蔣綸蔣山蔣壽蔣泰邵喜昌國夫人訖

止有錢寧康鵬數處見今 大婚禮在邇將來

三宮成範例該賞給房屋創造一舉不堪傷勞派

行天下豈能濟急查得犯人數內王獻江彬王

淮三所亦頗相應合無分給皇親邵茂等居住

所有錢寧等房屋仍存留以備後來

三宮成範賞給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

等惡昧不知所因果在工部所議量器以備

未別用之 旨乎抑將變貴價銀收貯以備

理德旨之 旨乎或如司禮監所傳賞與

皇親邵茂等居住之 旨乎反獲思惟莫知所措切

惟信者君之大實昔齊桓晉文區區伯國亦知

以信自守卒成其業況

天子君臨萬方政令之出朝更改天下臣民將何

適從哉

陛下天資英睿學問夙成法

祖意專求治心切臣等固知必不為此也邵茂等垂

涎甲第萌覬覦之心鼓動

宮闈為求索之舉而

陛下篤念懿親重違 慈訓遂不顧前

旨而有此傳奉也夫邵茂等戚屬之疏近人品固未

敢泛論也但邵武等叨監 皇恩依承餘蔭已

肆拾餘年矣非不知 累朝憲章也乃乘時射

利鑽刺之尤徒知棟宇連雲可愛也獨不念被

災賢妃隨各號房居住之苦乎徒知

皇親貴戚可求也獨不體將來 三宮戚晚將何以

給賜乎徒以一己之私欲可飽也獨不思

朝廷之大信不可以不守乎爰自正德以來奸黨

相繼弄權 先帝又加巡幸天下之民鼓鬻滯

隨已不堪命矣幸而

陛下起自興藩入繼 太統中外臣民所以仰望

陛下如何皆以為堯舜可期而三代以下中主不足

倫也雍熙可待而漢唐以來小康不足倫也今

陛下臨御幾年矣天下塗炭者未起呻吟者未息邊

方警報殆無虛日軍士缺糧動踰數年關謀之

間害及巡撫白日之內創劫都城

陛下誠思之以為天下果雍熙乎抑小康乎况近日

以來火災屢起黃霧四塞人無寧鳥變不虛生

此固

陛下聰明仁孝有願治之心故天心仁愛屢垂異以

譴告之也而

陛下所以答之者何如 詔書已下冒濫革矣而今

日之推陞者過 藩邸之牧圉也明日所推陞

者乃藩邸之厮徒也冒濫可革而獨不革於藩

邸舊人矣傳乙罷矣今日之所賞者

皇親之莊田也明日之所賞者 皇親之房屋也傳

乞可罷獨不罷於蔣邵數家矣蓋

陛下在興府則興府之人固

陛下之人也今日君臨天下則天下之臣工孰非

陛下之手是乎天下之人民孰非

陛下之赤子乎自

陛下一身而言則陛下蔣邵之家固

陛下之親也自祖宗列祖而言則先朝戚畹孰非

陛下之至親乎天下各王孰非

陛下之骨肉乎今日之困窮已極而飢寒餓殍者誠

不知其幾也不聞有實惠之蒙而所加惠者惟

藩邸之人九廟之神靈在天而子孫蕃衍又不

知其幾也未聞有存恤之典而所賞養者惟蔣

邵之家臣民所以仰望者如彼

上天所以譴告者如彼而

陛下所以答之者如此災異可息乎否也

陛下反而思之將以為何如天下後世又將以為何

如其於新政能無少累也耶該部所以畫惟夜

思殫心竭慮勤勤懇懇不避煩瀆為

陛下開陳者正欲

陛下撫安生民轉禍為福為堯舜之主雍熙之治也

而

陛下聞之如石投水乃曰已有旨了臣等待罪該

科莫知所為不敢緘默冒昧上言者伏望

陛下留神省覽察狂瞽之言以天變為當畏以民

窮為當恤以祖宗基業之艱為當念以天下

神器之重為當保以心制事以義割恩將前所

賜皇親邵喜等房屋量加裁省分給邵茂等居住將

錢寧東鵬房屋特降綸音依該部所議

明示存留以備將來別用仍戒諭邵茂等毋入下

人之言毋聾宮闈之聽安靜保守共享嘉靖

之休必不得已即如該科所議將王獻等房屋

量為給撥仍乞勅司禮監以後凡有當行事

件務下內閣及該部議詳可否奏

請施行毋得傳奉以掛人口庶法度畫一而治體可

全私恩杜絕而新政可隆矣

嘉靖元年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已賞了罷該衙門知道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高世魁謹

題為戒逸豫以光聖德以保

聖治事臣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高宗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周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故皆享國之長久自祖甲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民之勞苦惟耽樂之從亦罔或克壽始知敬戒者帝王保治之心逸豫者世王危亡之漸也仰惟皇上臨御以來早朝勤政日講勤學故事

三才圖會卷之

三才圖會

神祇孝享宗廟凝神淵默端拱深宮一念勤慎雖古聖王亦不過是近日孝奉兩宮觀駢泛舟昨又欲以端陽令節看標賜宴雖率由舊典自能樽節但臣有意外之慮請為

陛下陳之臣聞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夫舜大聖人處雍熙太和之盛漆器細物若無害也而諫者猶恐其為侈靡之漸也至于十人而不止當時不以為迂益彰舜德之高明今

陛下之德無愧于舜近日有此二舉其將為逸樂之漸矣臣待罪言官豈容緘默以自愧于舜廷之十臣乎然此實非出於

陛下之心也左右必有援先朝故事請者否則豈

能遽移聖心平日勤慎之素樂聽而勇從耶

蓋諷訓功烈盡善盡美者祖宗精神心術之所在也萬代如見固聖子孫繼述之孝其或因時成事行於昔而泥於今者亦當通其變而使民宜之也臣近觀旨意輒引故事如鎮守鄧文之換勅則曰這勅原是先朝舊規如太監張忠之乞陞官則曰這陞官受職亦依做先朝事例則皆近習附會欺陛下以濟其私陛下已入其機而不悟矣臣恐自茲以往巧立機關傍引故事以誘

三才圖會卷之

三才圖會

陛下于嬉戲于遊田于荒淫于聲色于貨利于土木于淫巧紛更接踵至也臣不慮

陛下無快心之物而慮

陛下有為物所遷之心矣臣觀正德初年先帝未有闕德特因左右一二小人之誘日漸日化卒流蕩忘返不可收拾先帝初心未嘗甘至此也始而漸漸而化而成矣尤物移人逸樂蕩性誠可畏也誠可懼也殷鑒不遠可不加之意哉且

陛下以為今日之治與舜之時何如在朝之臣果如九官之相讓乎在外之臣果如百官之允箴

內之九州果如康衢之民乎外之四夷果如有苗之格乎十六相果盡舉四凶果盡除庶績果成熙四靈果畢乎臣切以為未也方今之時止虛延君臣更相戒飭之日詎可謂天下盡無事夫位信爾可樂乎哉伏願

陛下存雖休勿休之心嚴無逸乃逸之戒慎起居以節嗜慾遠近以親儒臣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毋以一日二日為可樂而以匹夫匹婦不獲為可憂則諂諛之徒自不敢肆面欺之詐如昔日之誤先朝而臣于

陛下庶幾無愧于十臣之望矣臣不勝戰懼隕越

侍罪之至

嘉慶五年五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慶五年五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戶科給事中臣趙廷瑞謹

題為鑑前事杜後難以答天休人望事臣近見諸

大臣弼違之疏言官隨事論諫之章逾月之間凡數十上雖仰恃聖明胥得危言於有道之朝然寔因聖心頃易於反正之初刑賞大政一切未脩舊典以是不避諱復且多舉

先帝為

陛下言者夫先帝初年豈非將上有為也哉况當孝皇之後海內富庶又天錫英資卓爾無前使永肩一心篤任耆舊則何泰階之不平也夫何群奸漸次惑誘乘間雜進先帝為其所蔽十六年

嘉慶五年五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間政柄下移遠近騷動億萬包桑之業陵夷我不可震不有上天統佑祖宗在天之靈陰庇而默相之臣愚不敢謂有今日矣誰生厲階商鑒不遠諸臣進言之私蓋欲藉此以感悟

聽聽懲前事耳

陛下昔當龍潛亦已洞知非先帝之意今乃躬自蹈之事涉貴近畧無滯疑語及恤頑牢不可破臣切疑焉臣意

陛下於近日章奏苦於逆耳已不敢望沃心之益而謂涉於煩數則厭易茲甚矣前事不省後艱必至臣恐萬方臣庶驚然失望治之心豪傑聞而

解體也其何以答滋至之天休哉臣願益軫

聖念載慎初服試于臨御之暇思之曰敗

先帝之事者誰哉又曰大小之臣臣臣救恐後者果為

其身謀哉興言及此則從違之下自有至當之

歸中興盛治可坐而策矣臣叨祿諫垣深慙無

補敢以在廷之論申瀆宸嚴倘

陛下少留睿慮將諸臣前後所論悉見采納斟酌舉

行則不獨臣之慶幸也

嘉靖二年五月初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二年五月初九日奉

三十一

刑科給事中臣張達謹

題為陳樊端以圖美業事切惟

陛下臨御之初二年于茲當墨衰勿遽之時汎洒約

更一歸憲度使士風頃回國是大定

天心克享臣嘗追而思之此何等精明何等氣象當

時進言者往往以不克終為戒蓋慮夫令圖難

終政成或急非謂行之未及踰年而舉措漸乖

背也臣歷觀史傳自古人君善始者多克終者

寡不暇具數如周穆王唐太宗皆親致太平而

卒之為後世美息者然猶服勤幾二十年未有

若今日詔墨未乾而渙汗隨反治效未臻而

樊端旋復者也

陛下居常嘉慕遠軼堯舜之上區區周穆王唐太宗

顧足異哉方

陛下即位首下詔曰先朝勵精雖切化理未敷茲欲

興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一時號令政事煥然

可述不但如臣前所名狀而已夫何力行未久

新化首乖事有昨以為非而今以為是人有昨

以為不肖而今以為賢變易黑白朝令夕改臣

實不知其端臣請以今日之事以初即位不異

於正德年間甚或有正德年所未有者畧舉一

二者言之惟

嘉靖二年五月初九日奉

三十一

陛下垂聽 先朝嘗建新寺崇佛教矣而今日之齋

醮繁興 先朝嘗鑒群小滋傳乞矣而今日之

爵賞普施 先朝嘗頒內降遺政本矣而今日

事之不關於宰執者非一也 先朝嘗棄法司

賂大獄矣而今日法之不行于貴近者非一也

科道會本而責以奏擾豈嘉獎忠言降救之初

心大臣執法而詰令回話豈召用典刑者舊之

初意至如崔元封侯蔣倫市寵陳萬言乞西安

門新宅 先朝貴戚未有若此之恩幸也庚鵬

繫獄劉暉得言李隆復差就彼勘問

先朝之罪人未有若此之淹縱也成鳳守邊未逞歸

闕今日之外寇多梗也曠徒弄兵流毒諸郡今

日之潢池有警也四方萬里災傷日聞畿甸股

肱來牟絕望民生無聊過 先朝也恒陽肆害

兩土示於天變頻仍過 先朝也凡臣掇拾僅

惟數節其餘蒙蔽

陛下皆理蠹政禍民危國未能縹緲塵霄者猶不知

幾伏惟

陛下赫然大奮剛明之威遠覽古今之變行一事必

曰吾嘗以此等為 先朝獎政躬親革之矣今

何為而復行用一人必曰吾嘗以此曹為

先朝奸人躬親去之矣今何為而復用退朝之時清

聞之燕深惟 杜援之蜀遠規億兆之計絕嗜

慾之私使身常強固無以怠惰委政柄勤學問

之功使德常清明無以奸邪奪天機則治何以

不若商宗壽何以不若堯舜彼周穆王唐太宗

信不足錄矣不然天下之事變無窮

國家之治亂莫測 先朝承

孝皇熙洽之餘今日當正德紂更之後事殊勢異較

若甚明

陛下苟因循姑息不盡反目前之危臣切未見其可

也臣願愚之性不能隱默豈不知犯忌諱者負

雷霆之誅拾細微者享富貴之利願臣今日之

所得能幾何而不為

陛下陳之臣不勝惓惓憂側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續前道監察御史臣雷應龍謹

竊為察奸欺以隆君道事臣聞人君之道在脩己以治人無失己以徇人脩己以治人者事無巨細必揆之以理人無親疏必御之以道終日欽欽不敢少置身於有過之地失己以徇人者請託得行奸貪遂矣私恩曠蕩關失遂矣害及于下而怨獨歸于上二者得失甚明實非難辨但情愛之私易溺欺罔之計易望少有不察鮮不至于徇人而不自知矣

陛下聰明天啟應時而出親見當時之弊臣仰窺聖心豈不欲一振而新之使治萬千古名冠百

嘉隆疏抄卷八

三十五

世與堯舜爭先乎必不肯習前弊蹈舊轍甘于徇人以負天下之望也故即位之初善政叠出如裁革傳陞乞陞之官員取回買辦之內臣禁約鎮守不許干預錢糧詞訟侵越諸衙門職掌除天下之大弊造天下之大福孰有要於此者天下臣民歡忻鼓舞皆謂太平之福跂踵可望也於今五年矣不知

陛下以天下為治乎為未治乎比於即位之初為過乎為不及乎聖志之所為者為盡副乎為未副乎

陛下試熟思之當自有惕然感發不容自己者矣夫

奸欺之所以誤人國者孰不始于利其身哉今左右近幸之臣今日乞一事明日乞一事不知所乞果於聖政有益也耶無亦自利其身也耶利歸于奸欺而政因以病欲望治也斯難矣臣姑舉一二大者言之張忠為官匠工作乞陞官蓋欲市一己之私恩而不顧

陛下有官人之失也刁永請差織造羊絨袍服蓋欲罔一方之厚利而不顧

陛下為儉德之累也賴恩乞照例兼理沿海地方鄧文乞照成化弘治年間換

勅豈不為有所援引可以欺罔而得濟其私哉抑不

嘉隆疏抄卷八

三十六

知竊弄權柄擾害地方其於

陛下守法愛人之仁所損不細也

陛下于此少加詢察必知此輩利其身而不顧其君且將罪之不宥矣奸謀何由遂哉

陛下偶未察之隨所乞無不應之如響該部執奏勿

之聽臺諫執奏勿之聽既輕信而悞于前又吝

改而持於後是其為鄧文刁永張忠賴恩輩謀則誠善矣其如

陛下何如地方何茲不近於失己以徇人乎夫心之

察與不察所係之重如此寧可忽也耶臣嘗以

精一執中之學上陳天聽聖

陛下為堯舜矣雖誠意未至愧無足以感格然臣區

區忠愛之心終不能以自已伏望

陛下俯聽臣言深惟自愛之計將鄧文刁永張忠賴

恩輩諸所乞請盡行革去仍各加黜罰以懲其

奸查臣前疏賜垂察覽繼今無幽無顯無巨

無細必加精察持守之功使無一事之不當乎

其理萬一有誤即從言官之論則奸欺莫逞

聖政無愆太平可致堯舜真不難為矣然臣臨楮不

能無感焉昔宋儒朱熹嘗入對或謂正心誠意

之說上所厭聞百世之下猶有遺憾

陛下勿使後之視今復如今之視昔則非直臣一身

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惶懼殞越待罪之至

嘉靖五年四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右給事中臣王俊民謹

題為陳切務以裨

聖治事臣伏見近日聖治精明聖斷果決深快

天下之人心者有數事焉臣姑舉一二事証之

如定國公徐光祚奏討地土已累奉

旨查與人心不無疑慮也續該戶部尚書秦金執奏

節奉聖旨這地土着與民照舊管業欽此又

如御史魏有本因申救都督馬永旋被謫降雖

累經臣工論救未蒙俞允人心亦不無疑慮

也續該吏部尚書廖紀執奏節奉

聖旨魏有本准復原職欽此此二者

綸音一出人心踴躍稱快臣於此仰窺

陛下有天地包涵之量焉有日月照臨之明焉夫

勢已去而終回事垂成而終止其視前代史冊

業已成之業已許之者萬萬不侔

聖治何精明也聖斷何果決也是非特秦金廖紀

感遇恩奮而已凡中外大小臣工孰不乃心

帝室奮脩職業以求無負於

陛下也哉臣以為太平之治可計日而致也臣又因

此仰思聖心於天下之務惟務至當之歸必

不厭臣下之言為煩瑣也臣故舉今日之切於

聖治者四事伏為

皇上陳之如蒙乞 勅該部議擬施行臣愚幸甚天

下幸甚

計開

一有小臣之過切見學士豐熙等謫戍遠方已
經累歲禮部尚書席書奏乞原宥及都督馬
永面話又蒙 聖旨豐熙等 朝廷自從寬
赦宥欽此臣於此仰窺 聖意固欲從寬放
還諸臣矣但側聽既久未蒙 處分乞

勅該部查照前 旨即 賜勅還使諸臣再觀天日
之明則四海共享雍熙之治矣

一規大臣之失近該侍郎張璠詹事桂等攻發

國朝典章考卷八

二十九

大學士費宏過失非九官相讓百僚師師之
風也節該給事中葛明御史張祿等劾奏伏
蒙

陛下兩賜優容俱有 溫旨勉留是固 聖明信任

大臣畧其細故之至意也但恐此三臣者各
懷忌忌積日愈久積怨愈深而挾私之意多
於奉公之心也是豈 國家之福哉如蒙仍
照舊明等所奏當罷斥者 亟賜罷斥當罰
治者量為罰治或 召之面諭戒以和衷使
三臣無懷忮憾之私則群臣益成惕恭之美
矣

一重賞功之器近該御用監官為已故太監王

英奏乞 恩典奉 旨黃富等俱授錦衣衛

指揮千百戶等官該部科累奏裁減未蒙

允俞臣切以為指揮千百戶等職 國家所以待有

功也今以一人之故而陞至七八人之眾以

賞功之器而畀諸無寸功之人憚天下立功

之心啓後來援例之患寔出於此伏望

陛下重賞功之器塞無厭之求仍照該部該科所奏

即 賜裁革著之今典永為遵守使人無望

外之思則各奮立功之念矣

一罷不急之功近該工部奏稱欲先脩

國朝典章考卷八

四十四

仁壽宮其餘王德安喜景福等宮暫停脩理又該工

科亦奏前事但未蒙 俞允臣切惟事有大

小工有緩急夫 仁壽宮者

陛下所以奉養 昭聖皇太后又出於

章聖皇太后之慈訓事關

皇上孝敬之大節此工之不可緩者也雖竭天下之

財力亦當汲汲焉為之若夫王德等宮則實

在所緩耳今欲一時脩蓋未免有時絀舉廢

之患非

陛下節用愛人之心伏望 俯從該部該科所奏特

勅修蓋 仁壽宮其餘王德等宮暫且停止則財用

易給工力易完

皇上孝敬 兩宮之盛德益昭著于天下矣

嘉靖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

卷八

四上

兵科給事中臣許相卿謹

題為 體剛德親政權以折奸防亂事臣聞天下

政權必出于一一則治二三則亂上操則治下
操則亂賢公卿大夫衛翼奉行之則治匪人僭
干之則亂臣嘗稽往迹察近事以此推之百不
失一蓋於今日誦 詔令遡政機切慮深思殷
憂大懼繼之涕泣不能自已夫天下之變先事
言之言之不信且易致禍逮事之至言又無及
臣言官也是以但取及事不敢愛死伏惟

仁聖察愚忠而裁其罪切覩

陛下入繼大統 御極未寧登用耆德嘉納忠諫申

嘉靖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

敕法守裁抑僥倖竄竄兇邪不旬月間盡復
祖宗之舊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剛也已矣欣欣引頸
屈指以期治平曾未再期偏聽私昵秕政乖令
日以益甚殆

陛下明少蔽乎剛少懦乎操權未得其術而陰伺巧
移者居中似有人乎臣恐矯誣漸習習以為常
他日矯以疎大臣矯以逐諫官矯以徵玩好矯
以興土木矯以事邊功矯以擅生殺矯以私賞
罰將米之禍不可稱諱雖有智者恐難善其後
矣臣為是懼請得舍其細論其大者崔文左道
罔 上師臣言之謾答以知道言官交章勿論

也羅洪載守職逮繫秘獄大小臣工疏十七上而說不行近又阮崔文奎法司之職首罪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擾矣其他事涉中人曲降溫旨於法有碍則曰免提問於罪難贖則曰送司禮監奏請發落無功乞廢則曰與做錦衣衛百戶然則昔登用者今播棄昔嘉納者今弗逆昔申救者今阻撓昔裁抑者今牽引此與正德之初何異而明哲庶直之士雖欲盡節竭忠勢可得乎臣聞俊將為去矣俊士望也俊去而俊之類臣知其不能留矣或復懷祿強顏依阿隱忍與近習私人相表裏以偷歲月之安幸禍之為一於不吾逮者其猷為識趣是亦私人近習而已矣然則

陛下將與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且帖然乎臣又必知其不能一日安也夫今日之天下寧堪此輩再敗壞耶譬之人身在武宗時病已危傷生縱欲有旦夕不起之慮然元氣猶壯一劑適中可以立起何也承孝廟之澤也其在今日病雖稍蘇元氣憊甚不必酒色七情百毒攻之也寒燠不節飲食不時遂至長已何也承

武宗之禍也故勵精固治舍已從人庶幾可以望治而况群小竊權紊政以趣之哉亂機已形臣言

今已晚矣伏願

陛下超然覺悟收還政柄用大舜勿疑之勇齊威

阿之斷取弄權干政尤無良如崔文者

勅送法司處之重典以塞人心竊且餘類然後移舉

親政遠色去讒勉留故老延訪忠言體察民隱

官府一體上下一心則德可克齊治可商周功可

祖宗

陛下享無疆之祚群臣與斯諧之榮近習私人亦得

以同樂和平矣否則人心將去

天命難忱固

陛下之憂亦群臣之羞近習私人亦非使身之圖也

臣實畏之

嘉靖二年五月初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史科等科給事中臣鄭慶雲等謹

題為廣

德意有言官職檢士以杜私階事臣

近觀

朝報內該禮科給事中劉取劾秦太監

崔文而崔文亦自行奏辯不數日到京有調外

之命遠近傳聞各相驚歎夫崔文

陛下左右之臣也職宜引君當道為

國惜財顧乃

倡興左道蠱惑聖心虛糜錢帑不可勝計罪

彰彰矣劉取為

朝廷耳目之官彈劾是司志

在關邦心存愛國

陛下不思寬容愛用調謫者遺是

陛下以崔文一人之故而遂言官室

國家之耳目

拂士夫之公論壞

祖宗之成法塞天下之言路皆在此一舉矣諺曰教

女以潔尚恐不潔而况教之以不潔乎教臣以

忠尚恐不忠而况教之以不忠乎今

陛下選用臺諫專以言責之今復以言罪之將見人

皆以言為諱自此以後萬一有好臣逆子竊發

不軌以圖危社稷誰復肯為

陛下言乎夫天下之禍恒起幾微慎始防初不可不

謹昔武宗皇帝在御之日逆生一內臣耳

武宗寵之科道官從而論之武宗復從而怒之斥

之械繫之在朝廷之臣則禍端興各職口

聞言莫敢言其過於是逆理徐起挾

天子之威權震動天下之人心機積勢乘尾大不掉

遂謀篡逆幸賴天佑皇明元惡就擒不然

則今日天下之事又不知何如也

國家官宦之禍一見于王振再見于曹祥三見于

逆理雖奸謀勿遂國非其國矣此

陛下之所知而亦崔文之所習聞者也臣等謂今日

崔文之禍不戢必將與三逆暨同

陛下為國家計崔文亦當自為身家計不然則非

臣等所知也傳言星星之火易於燎原涓涓之

滴易于滔天今乃不知撲塞而復倡起之後將

何極夫小人之輩竊取權柄擅作威福希圖富

貴乞求恩澤旁伺左右垂涎漆指回顧却走而

不敢竊發者以朝廷有言官在耳恐一遭彈

劾罪無所容也今

陛下罪一言官則此輩小人者蜂然而起自以為得

計凡可以遂己私圖已利萬一如臣等前所云

者無不為之矣彼將謂以後諫官必不敢言而

已不必有所畏憚也不亦可憂而懼也乎臣等

又伏觀

陛下登極新詔凡在先朝有因以言得禍於死者

贈官敘蔭於廢者敘復超遷振作士氣開廣言

路實中興第一美事不意一二年間至此極也
況今天變見于上人事垂于下四方饑饉盜賊
生發此正

陛下脩省詔求直言之日奈何復動舉若是伏望

陛下即將劉最召回照舊供職崔文早賜罷斥毋

使其惡日深為國重患且致天下之人窺見

陛下不能容言受諫縱惡長奸親小人而遠君子也

臣等待罪言官義無嫌避狂愚之言惟

陛下采納焉無任願望之至

嘉靖二年九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疏抄卷八

三十七

四川道監察御史臣劉思賢等一本懇乞

聖明慎政令以崇國體以安人心事臣等於隆慶

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伏見都察院等衙門接到

內閣傳奉聖諭近來災異頻仍多因部院政事

不調假公營私聽信刁風濫受詞訟誣害平人

致傷和氣著嚴衛暗訪來說欽此欽遵臣等仰

見

陛下遇災知懼保安國治之盛心也臣等待罪臺端

於諸臣政事不調干召災沴不能糾正致煩

九重嚴命儆惕有位臣等愧死無地尚復何言但嚴

衛暗訪一節實係國體安危不敢不為

嘉隆疏抄卷八

一四

陛下陳之夫天下之政猶之一身天子元首也輔臣

腹心也部院股肱也科道耳目也恭惟

祖宗立法以機務付腹心之臣以幹理付股肱之臣

以糾劾付耳目之臣用即弗疑疑即弗用而

人主從容高拱鏡鑑自得上焉推赤以御下而下不

懼下焉輸赤以奉而上上不猜一體相仍太

象斯舉比時嚴衛之設止于盤詰奸宄稽察非

常而官員之賢否政事之得失毫髮不得干預

祖宗之制蓋盡善也後因奸佞肆權創署西廠潛移

威福流毒縉紳先帝即位首鑑此弊一洗更新故

四十五年以來百司庶府莫有敢欺亦豈有

此者相孚相與之情真可媿都喻吁咈之盛矣
今部院有不能盡職之臣而科道之官不能糾
舉在三四輔弼日侍左右足以備顧問省鏡
照奚必以容訪之權付之殿衛哉且訪曰暗訪
則事必宜秘密以是為非以無為有何不可為
往日西廠之事可鑑也况殿衛既得以訪部院
則部院之位望日輕輔弼之忠悃難達

陛下不惟疑股肱疑耳目且疑腹心矣數者皆疑是
所信者獨殿衛耳疑既多則臣下之情阻信既
獨則壅蔽之患生此端一萌可為寒膽方今

聖明在上如太陽當中群陰退伏即殿衛諸臣固未

必敢私作喜怒仰負任使然履霜堅冰勢以漸
至

陛下以耳目寄之殿衛殿衛以耳目寄之小群小
之中萬一有韋英王英者鼓扇其間雖使呂強
復生而臣等能保其不蹈前轍乎此大小諸臣
所以攷觀易聽而不能自安其職業也伏願

皇上推至誠以體群臣本大公以弘聽納部院政事
不調明加譴責或令科道等官指實參奏下輔
臣計議恭候宸斷其暗訪一事再乞

聖明酌議施行殿衛諸臣有乘機收置奸徒罔生事
端希張氣燄者仍許臣等訪實參究則群疑自

釋庶職畢脩明良交泰實在於斯臣等不勝
殞越懇祈之至

隆慶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陳相謹

題為擴善端以寬無辜事者舊以保至治事臣聞

天下之政本出于一人而人君之心惟在所養然
養之之要惟在于善端發見之時擴而充之使
用行政亦莫不然則施之天下國家無所處
而不當矣臣待罪諫垣日者見科道為諫都督
陳萬言房屋事荷蒙 聖恩免究鴻臚寺宣讀
六科十三道諸臣謝 恩仰窺 聖心聰聽之
下若有大不安者臣以為此

陛下本體之明也及觀昨者百官早

朝侍班天雨驟至

陛下即宣鴻臚寺免其奏事

陛下不忍人之心也大小臣工莫不稱慶以為推此而

治於從政乎何有夫何人心獨見于

明廷而天光不照于豐部臣敢以近日之事數之萬

言 欽賜房屋

陛下不忍人之恩也而尚書趙璜因而認罪郎中葉

寬等以之繫獄者為不用恩焉耳陶澤羊去官

事

陛下本心之明也而太監芮景賢之慰留知府郭元

臯之妄擊者為不用明焉耳崔文左道亂正

法之所不赦言官交章論劾

陛下不忍罪之而反忍于奉法司之權遂使耆舊大

臣如林俊者一旦致仕李臺夾帶私鹽律例合
當有罪御史累次劾辯

陛下竟不察之而反惑聽于挾仇之訴以致盡職小

官如程景者久禁淹獄尚書百官之表率事體
所關非輕章奏不敢不慎今

陛下不曰回將詰來則曰且不查寃是果致禮大臣

之道也耶科道 朝廷之耳目設官以諫為職
風聞不收不奏

陛下貶斥加於前罰俸繼于後是果廣開言路之道

也耶臣恐自今以後林俊去而九卿之官灰矣

葉寬罪而百司之體解矣郭九臯之被挈則守

牧地方者寒心程景賢之受誣則盤詰關隘者

喪氣天下臣民以為如此而苟安如此而取敗

如此而見賞如此而受罰其不相率於苟且將

就之習者幾希當此之時

陛下高拱清穆之上深居法宮之中聲色雜於前便

佞諛於後閣宦弄權而怙勢戚昵恃寵以張威

臺閣不得預政科道不敢盡言

陛下雖有克舜之資湯武之志必不能脫正德之餘

習而飢荒盜賊之事何以應之該部所以懇切

具 奏誠事勢窮促有萬不得已者也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屢下寬恤之詔躬行節儉以先

天下海內所祈方幸更生頃者以來買辦漸多

用度漸廣當此缺乏之際臣等實切隱憂輒敢

不辭瑣瀝披瀝上請伏願皇上俯從該部

之言將前項銀兩先行取進仍照念國儲之

日之懷儉德以永圖節賞養以省財用停買辦

以寬民力如上供之費有必不可已者照

祖宗舊制止于內庫取用至于該部所儲專以備

軍國重大之費庶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可

以少甦也臣等無任惶悚殫越之至

隆慶三年四月十九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戶部銀兩缺乏內庫亦缺銀兩

朕方取既這等說且取十萬兩來卿等傳示下

必再來奏擾

戶科等科都給事中曾官臣張漢卿等謹

題為懇乞俯恤非常災變停工作罷織造以固

邦本以全聖德事臣等竊謂眾非元后罔戴

后非眾罔與守邦君臣上下相為一體故民安

則國本固而君隨以安民危則國本顛而君未

有能獨安者古之帝王審已裕民日慎一日深

圖不見之怨所以自為社稷計也近該南京守

備等官徐鵬舉等侍郎席書等給事中曾綸等

御史梁世標等各屢巡撫都御史李克時何天

衢陳鳳梧孟春巡按御史趙光田美鄭光琬黎

貫俞集林鉞范永鑾等知府馬曾田賦曹蘭龍

誥于貴胡潜等衛所指揮等官張勝軍餘許聰

等各奏告南北直隸浙江江西河南四川等處

地方各被十分重大災傷亢旱逾時繼以霖雨

或狂風驟作江湧海溢或時疫流行閭閻室病死

即今蘇湖淮鳳之間澤水橫流壞民廬舍一望

成湖或依岡附木以居挫草剝樹以食或賣鷄

子女僅得二三十錢或鬻一妻僅得銀數錢者

甚至無人承買委之通衢而去抱之投河而死

郭門日昇死屍五六十人骸骨枕藉百里無煙

而湖廣地方父子夫婦兄弟求食無路一時自

縊困窮之極甘就死地豈惟四方近御史盧葵

表稱畿甸之間隆冬男無完衣婦穿暑布遮道
號哭不忍見聞豈惟畿甸京城通衢委巷乞丐
男女數多裸體骨立深夜號呼雖

九重深閤靜亦可徹中宮責成誰不見聞至於白晝
通都盜賊公行洪澤徐陽之間彌聚已至數千
水勢未消二麥未種來夏難望收熟秋成又未
可知救濟之策今已窮促將來之憂尤有甚者
頃年各處豐儉或雖不同乃若無一郡不被之
災無一年不災之虞離析殍亡百餘年未有如
此之極也仰惟

皇上祇畏 天戒動恤民隱特納輔導大臣及部院

聖諭廣訓卷八

五十五

科道之請發太倉之金截歲漕之粟不急征徭
一切停止再責撫巡等官用心賑濟務使小民
沾實惠 綸音懇惻聞者感泣雖堯舜之心不
過是也但惠民之政方行而屬民之事已至致
陛下徒有憂勤之名小民不蒙 恩惠之實者則為
皇親陳萬言營建第宅差太監吳勳等之蘇杭織造
勞民傷財可已而不已也且土木繕營不急之
務近以災傷奉 命一切停止而萬言新第尤
不急之大者則必行而不已雖經該部執奏科
道論列未蒙 俞允即今深冬寒沍疲勞萬卒
焚火呵凍汲汲完羨甚至一木用銀七八十兩

畢工之費不知幾百千萬見今工部缺乏錢糧
各項物料未免派辦困窮之民豈復堪此且近
日多官議賑 內帑太倉至無可發之銀多方
湊借僅得二十萬兩萬言之宅其費如此若移
以救民全活何止千萬餘家顧以一時營建損
百萬生靈之命亦何忍而為此乎况邸報相傳
地方災變萬言亦有人心者乃欽怨欲速恬不
不辭避又豈萬言之福哉昔我

太祖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喜謂侍臣言曰朕夙
夜兢惕勿違底寧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
已而後為之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

聖諭廣訓卷八

五十六

夫

太祖之時財力百倍于今 宮殿興作且不敢侈
陛下為戚里興作槩不量時宜而為之可乎臣等以
為此大不可不已者也清軍刷卷不急之差近
以災傷一切停止而內臣織造之差尤不急之
大者則已革而復開雖經科道交章諫止

內閣大臣九卿等官相繼執奏未蒙 俞允內外
宣駁驚歎率謂先年織造中官害地方蓋自
京畿直抵蘇杭水陸舟車往來騷擾民間難大
索然皆空穴隨人等嗜利為害不可勝言

臣等職責實快人心今者群邪競進賄賂交通左右

律變之人意惑蒙蔽復開前隙

陛下誤從其請親批御翰力拒忠言此豈國家之利哉昔我

太宗服敝垢之衣語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因備稱

太祖見

高皇后躬補緝故衣書曰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為子

孫法夫

祖宗備儉惜福實乃家法

陛下正宜恪守率行崇尚恭儉乃棄信差官再開弊端下樓生靈上累聖德臣等以為此尤大不

可不已者也况先王以一民之饑則猶已饑之一民之寒則猶已寒之今旱沴之災遍于天下

豈止一民之饑寒

陛下為民父母乃忍忽天變棄人言以興工織造為

急萬一字內因窮盜賊駢發未免上厯

宵旰之憂何乃重服飾愛威曉而忘天下之大計乎

通者大學士楊廷和等議罷織造

陛下乃以具擾執拘拒之且數奏而竟未從夫

內閣大臣以輔導為職即古之三公坐而論道者也一切政務之宜與國可否而後行之今謀議

既不參預至其有言批荅如此豈君臣協心圖

治之道乎昔

仁宗賜大學士楊士奇等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絕慾

糾謬仍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凡政事缺

失或群臣言之朕未允或卿等言之朕未從悉

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再三言之君臣之間

盡誠相與庶幾朝無失政民不失所夫

祖宗以繩愆糾謬求匡輔之益

陛下以具擾執拘塞忠誠之路以此消

天變召和氣臣等未之聞也即今奸小並興於內而

政治日非災變疊見於外而生民日苦不圖嘉

靖昇平之望顧有出於正德之所未有者此又

臣等之深憂也伏願念天心儆戒之重思下

民蕩析之艱將陳萬言房屋工作暫且停止待

豐稔之年再行從長計議其見差織造人員

諭今內閣不必撰寫勅書即賜停止仍查實緣

蠹惑近倖之人并投幹參隨人等通行拏送法

司問罪其應用龍衣等項查照該部原議止

行彼處撫按衙門依時督造公用務使不缺水

為定法再不必議差內臣以開弊端尤望體

祖宗敬天恤民與其委任大臣之意凡一應事宜

務循舊制面與內閣議擬然後施行其九卿

科道凡覆奏執奏建言等項留神審覽必使

天下政務一出正大之運左右解小不得抵間
以素朝政庶幾君臣之情上下流通和氣可
致災變可消邦本可固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五十九

廣東道試監察御史臣雷應龍謹

題為慎予奪以全大體事臣惟予奪者

朝廷之大體也予所當予則是以勸天下之善奪

所當奪則是以懲天下之惡予不當予奪不當

奪則為予奪失宜予所當奪奪所當予則為予

奪顛倒非惟沮善長奸而

朝廷大體所損不小也臣姑以昨日所見二事言

之吏部為慎時今宣治化以彰

聖德事將因誣劾及言事議禮致仕降調已故為民

充軍尚書筆官楊旦等起用寬釋優恤復職緣

由上請無非順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一

陛下前旨該部看了未說之仁心也戶部為遵例

報中正課接濟邊儲歲削引鹽汚陷民商資本

乞恩請給原鹽以蘇商困事將投托勢要報

中引鹽虛出通關擾害鹽法奸商李勤等下法

司提問從重發遣緣由奏呈上請無非將順

陛下前旨仍照舊例查革再來奏擾重治不饒之義

斷也

陛下正宜克仁義之初心完予奪之大體則何善之

不勤何惡之不懲哉今按吏部之議則曰罷於

戶部則曰勤等無辜送問夾楊旦等天下之所

謂賢也李勤等天下之所謂惡也賢者棄而置

之奸人遂而宥之不將近于予其所當奪奪其
所當予哉二 旨偶同一日臣已不勝疑愕其
何以傳天下示後世也夫三代以後賢人君子
多見譴斥或多不能盡其用而奸偽小人往往
得志如楊旦以下諸臣及李勤等亦無足深惜
所深惜者 朝廷予奪之大體耳况是舉也使
楊旦等益增其名李勤等厚罔其利而
朝廷獨受予奪之失然則臣之此言豈區區為楊
旦輩及李勤等謀哉伏望

陛下移眷李勤等之心如諸楊旦諸臣移棄楊旦輩
之心如諸李勤諸人仍 勅吏戶二部將楊旦

等生者起用死者存恤將李勤等查革引監送
法司問罪則予奪得宜喜怒中節

朝廷之體不虧而天下之善惡知所勸戒矣

嘉靖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臣
李春芳等謹

題為懇乞 聖明停止 欽取銀兩以裕

國計事昨者恭覲 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
隨該戶部奏稱邊費重大 國用不足乞欽

聖明停止取用等因奉 御批已有旨了臣看得
祖宗朝 國用邊餉俱有定額各處倉庫俱有贏餘

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 京師之後邊費日增
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年例犒賞之費比之

先朝數幾百倍奏討求請殆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
災傷百姓徵納不前庫藏搜括已盡臣等備查

御覽揭帖計每歲所入折色錢糧及監課贖事例
等項銀兩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一歲支放之

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欠銀一百五十餘萬
無從措處生民之膏血已罄 國用之費日出

無絀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
設法支持目前尚恐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取

供 上用則積貯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饑
歲不知何以處之况今邊方軍餉在在告乏留

都民役家家未保而地震水旱之迭見盜賊出
蝗之四出此正 上天示戒之意君臣脩省之

秋也及今不圖末流安救臣若懼罪不言

陛下以臣為何如職天下以

陛下為何如主而我

太祖在天之靈亦不瞑于地下矣伏望

皇上推不忍之心擴本明之德在深宮此心也對

大庭亦此心也待近臣亦此心也待遠臣亦此心也

觀子思致曲之言誦孟軻善推之語不溺于聲

色不惑於近習推誠任賢虛心納諫慰留林俊

以全起用之初心釋放葉寬等以昭天下之公

議辯明郭九臯之冤獄免除李學曾夏蜀俸時

親

內閣日御

嘉隆疏抄卷八

一六三

經筵如此則聰明不蔽而雍熙之化以臻

聖德日新而堯舜之君可並矣

雲南道試監察御史臣詹仰庇謹

題為乞納忠言罷採辦以崇

聖德以紓國計事臣惟人君一心攻之者衆非聰

明聖哲鮮有不為玩好所惑者然貴乎悟之早

而止之亟也昔仲虺稱成湯曰不溺聲色不殖

貨利召公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夫湯

武非不明聖也而仲虺召公猶以不溺不殖喪

德喪志戒之惟湯武能受二人之戒則益絕去

玩好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為臣民之主至今

稱之若夫昏庸之主侈心一生遂不可遏忠臣

進戒拒而不納由茲恣意縱欲財耗民窮欲其

嘉隆疏抄卷八

一六四

保社稷於無疆之休也難矣切見前者

勅下戶部買辦珍珠寶石旋即報罷大小臣工莫不

仰頌聖德謂能悔之早而止之亟也邇來復

有採辦之旨戶部不敢違命廣求價值市

之以進而臺諫交章論列臣疑其必蒙溫詞容

納決意停止及接聖諭則曰庫內缺珍珠著

戶部買辦來你們如何這等說姑不究夫

陛下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玩好珠石所費無幾臺

諫之臣似不當過計以煩責聖德也然忠臣

愛君必防其漸臺諫之所汲汲不已於言者

亦以漸不可長故也今事既往臣復不聽臣當

將順 君德亦何俟于言哉然切謂臺諫未有
論議之先

陛下玩好之心不能自釋既經諫止之後

陛下玩好之心遂當悔悟顧乃不降

旨罷免而反曰姑免免臣恐

陛下玩物之心有漸臺諫之言罔聞由此群小得以

乘間投欲四方因之遠索 貢獻其弊將有不

可勝言者也臣聞珍珠寶石多藏於中貴之家

因

陛下索之愈急則彼擡價愈高珍珠數兩費銀數千

寶石一顆值銀數十以有用之 國費實無用

之玩物果何益哉况今北方多事之秋正

國家之用之際兩廣缺餉疏請再四當事者尚存

根本之慮不敢多與其請而一欲珠石遂無惜

萬金之費是何視土地民人之賤而珠石之貴

也災異荐至男化女形天之所以儆

陛下者彰彰明矣更宜敦尚節儉痛自脩省以答

天心可也乃聞災異之疏畧無倣畏復有抹買之

命欲其 天意眷祐轉災為祥不可得矣伏乞

陛下以湯武為法大嘉臺諫之言明降停免之

旨今之既買進者則已若買未足則罷之後或有以

玩好之物陳惑

陛下之耳目者必嚴以斥之如此則心無不正身無

不脩誤之於昔猶能罷之於今也

上天儆戒之意可答臣民仰望之心可慰矣天下幸

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惓惓周知忌諱冒干

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隆慶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已有旨該衙門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臣魏時亮等謹

題為府庫空虛百姓窮困乞崇節儉停買取以隆聖德以圖治安事欽惟

皇上登極至今節儉之德聞於天下昨隆慶元年十二月內該內閣傳奉聖諭戶部查見在庫銀兩若干數幾年用該部以銀數僅敷三箇月餘上聞計一年之內尚欠八九箇月沿邊百萬軍士餽餉無從給發荷蒙

皇上軫念親洒宸翰特賜聖旨這銀兩軍糧如向缺乏至此朕於各樣用度十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你每還宜措處以濟

嘉慶元年

卷八

國用欽此大哉聖謨具宗社無疆之休四海

億兆生靈之福矣何者今天下空虛極矣四海

百姓困窮極矣所謂僅敷三箇月者尚以太倉

銀庫言之若各衙門與各省直之府庫即正支

之外求一月之餘有不可得故昨者賞還借支

皇上內庫銀兩又青差御史三四員遍括天下之財

以補隆慶元年蠲免之數尚不敷用我

皇上軫念缺乏至此者但言戶部之缺乏而尚未知

天下之缺乏為尤甚者也乃若天下百姓則嗷

嗷而號寒者遍野流離而展轉者盈路加以今

歲不登產谷而白河湖北自淮鳳西自川

苦怨嘆之狀在在皆然此真民窮將有盜起之

時臣下皆當危懼之日所在官司欲發倉庫以

賑之而在庫無可賑也欲請內帑以給之而

內帑無從給也夫窮民莫可為救又若此皆我

皇上所當憫念者故在今日惟仰賴我

皇上節儉以開億萬小民之生路耳乃九月十二日

司禮監傳宣戶部恭捧聖諭買步貓睛碌寶

石來欽此臣等伏見傳宣戶部之時舉朝咸謂

此當秋防之日我

皇上必憂邊餉不足而召諭之也今諭之者為買

貓睛寶石等物大小臣民莫不驚愕臣等切聞

聖帝明王不貴異物惟貴安民當此小民不安

之日而猶購寶石云者飢之不可食寒之不可

衣所謂異物我

皇上何貴視焉况此異物乃宮中庫藏之所必有者

原自是用奚必責之戶部召買也漢文帝惜百

金之費為中人之產不肯妄費如貓睛一顆不

啻百金千百金之積千百之生靈膏脂在焉

皇上損此有用之財以買此無用之物諒節用愛民

之心大有不忍者矣今一開召買之寶深損

皇上節用愛民之德稍知忠愛者孰不為此懼焉夫

祖宗累世節儉相傳自我

嘉慶元年

卷八

聖祖深鑒前代侈奢之害碎胡元水晶之漏卹陳氏

鏤金之床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饒者

悉令以銅為之曰朕富有四海豈若如此然儉

約非身先之何以率下開奢汰亂之源未有不

由小以致大者 聖祖儉德如是 聖子神孫

世世守之遂使天下富安府庫充足傳至

先帝之初年 祖宗之庫積厚矣一自末年小人欺

誑開召買貓睛寶石之門以及土木齋醮之費

遂使 祖宗累世之積費用盡竭而天下之民

力盡疲

皇上登極效 先帝之初年除未載之弊政四方之

內懽若更生乃今忽傳此 諭豈哉

皇上節儉之初意裁大小臣工天下萬民不為此一

物惜而為我

皇上之節儉 聖德惜為府庫空虛百姓之困窮惜

先帝末年費猶可辦以府庫猶未盡空百姓猶未盡

窮也今者 國匱極矣萬民仰望

皇上節儉如望時雨而臣工有人心者孰敢不力贊

之 先帝承 祖宗富積之後不節儉猶可支

持 皇上繼 先帝既耗之餘一侈費必難以

措處倘有以 先帝末年故事為

皇上言者乞 皇上憫念天下府庫百姓不加罪之

必深絕之仍崇節儉之 聖德焉昨

皇上十分減省未嘗妄費之旨出自親洒

宸翰惟時 聖諭一問吏部朝覲官一問戶部錢糧

銀兩又獨於戶部覆旨特洒

宸翰賜下臣等因仰知 聖上留心節儉已至真足

以動天地配 祖宗克承 先帝之令德也今

猶睛寶石珍珠之買此寧不可節儉寧非

皇上所謂用度十分減省者哉寧可謂之正供可以

妄費哉 聖謨洋洋言在人耳今天下之民方

切傳誦要必求保 聖謨於恤民乃所以示仁

於 聖旨乃所以示信於制用乃所以示義於

祖宗繼述乃所以示孝修際之關甚非

國家之福也且當此 國匱民窮之極又萬萬不

堪此者寧不大可隱憂也哉伏乞

皇上法 祖宗累世之儉念十分減省之

旨思府庫空虛之極憫百姓窮困之災仍賜收回

成命將猶睛硃石等物一切罷買此後惟一意專尚

節儉以光 帝德以濟時艱永底四海之生大

隆 九重之福由是則費用既省府庫漸充天

下百姓可安

國家元氣可復久安長治之休可綿之億千萬世

而弗替矣臣等無任頌越之懇祈之至

隆慶二年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嘉慶四抄卷八

七十一

陝西寧道掌道事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劉穎等謹
題為懇乞

天恩嚴征邊關商稅通貨財以防邊軍事臣竊惟

國家立制至為精詳

祖宗慮患至為深遠苟可以利

國家安邊微而無損於民生不貽禍於來世在

祖宗朝當先為矣豈有待於今日興利生事之臣哉

夫祖宗立制商貨征稅悉有定規稅其一不

稅其二征於彼不征於此非不慮及經費而嚴

防之也亦非無所為而漫不為之所也其體國

之深慮慮患之至計有非私智邪謀瑣瑣小夫

嘉慶四抄卷八

七十一

所能窺測其為聖子神孫萬世帝王基業之

慮蓋不淺焉臣嘗稽夫古帝王之治天下商貨

有征所以抑末固非利其利也關譏不征所以

禦暴誠不忍病民也我

太祖太宗奄有寰宇法古以治內而兩京則有宣

課司之設外而府州縣則有稅課局之設魚課

則有河泊所之設鹽鉄冶有場冶之設至于竹木

有工部有抽分廠之設舟舡有戶部鈔關之設

其取利於民極為纖悉而周密矣顧於沿邊諸

關則未始有商貨之征也洪惟

陛下繼承丕緒遠追古昔近法

祖宗正德年間添設抽分及皇店之數凡以病民而

罔利者詔書一切裁革臣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一 祖宗之心而

陛下之政一古昔帝王之政天下臣民稽首忻慶其老癯者咸愿湏臾無死庶幾見德化之成也今太監李成不能仰承 德意圖惟治理顧乃陽假脩築邊關之奸謀陰濟漁獵罔利之私計欲於山海關抽分商客往來門單使用以備城堡墩臺脩築之費上以熒惑 聖聰使

陛下聽之而無可疑下以掩蓋公論使天下非之而無可舉事者出於至公心實懷夫規利信有如此

該部之所奏論者誤蒙

嘉靖疏抄卷一
五十三

陛下允從其請而亦禁制其弊不許侵欺此

陛下之心雖有在於利國實又懼夫病民真公天下之盛心也然古人有言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誠使李成之請一出至公而無私有益於國不病于民臣有以知其決不可從也何也夫商賈小民棄父母離妻子涉山海之遠冒關塞之險以負儋石之貨正欲圖錐力之利以為生耳且所經過稅務部嚴驗稅抽分輸于官者屢矣今復抽取門單使用幾何而不重病之也此其不可者一也沿邊關塞地方寒苦物產少稀民用

不貲未免仰給客商今若又使客商告病則財

貨將不通矣財貨不通民用又安所取給哉此其不可者二也又况 祖宗設立邊關止以譏

察非常盤詰奸細耳城堡墩臺少有坍塌摘撥軍夫隨時脩築其有重大工程不貲費用則兵部奏行工部派辦物料應用素有定處其備慮亦已周矣固不在於剝削小民錐刀之利以為

國家歛怨生禍之端也此其不可者三也矧財者民之命民之有貨財猶其有脂膏骨血也今使剝民之脂膏吮民之骨血以戕賊其命則怨心橫生而禍不可測矣諺曰鳥窮則啄禽窮則

搏人窮則變今使激之而生變萬一有如前日

妖人之殺主事者起於倉卒夫豈不為

國家盛世之累乎此其不可者四也且孟子有曰

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臣願 陛下慎勿蹈其言也臣愚冀識忌諱伏

乞 陛下垂念邊關干係匪輕毋視小利致昧

經國之圖亟收戍命勿徇偏私之請則

社稷靈長之福天下萬世之幸也惟

聖明留神采擇臣等不勝欣慶願望之至

嘉靖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賀一桂謹

題為因事納忠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隆化理事臣巡視西城近奉

勅諭選民間女子臣獲執事聞

命之初竊嘗欲盡其愚冀幸停止繼思

皇上登極例應選進一次是以不敢竟

贊然一念拳拳無已之心終有不得自釋者蓋色荒

之戒古人所謹其漸誠不可長也茲欽遵

聖諭已選三百名進則足以供使令矣臣愚以為

新者既入舊者宜出何則陰類盛積必干陽性

女謁幽閨宮闈其鬱怨怨曠之氣誠足以上戾

至和結成災青人君父母天下當以天下之心

為心故撫子女則知人皆有父母之思御妃嬪

則知人皆有室家之願

陛下發政施仁將草木群生均得以自遂者忍使深

宮中多怨乎况新進者舊皆有成例也汰去冗

積亦節財省費之道臣願

陛下宣剔幽滯以基休禎臣又聞天子以天下為公

財無私入費無私出今戶部所入莫非

陛下之財戶部所出莫非

陛下之用

陛下所宜加意者惟有節愛之方焉耳伏觀戶部接

出聖旨取銀三十萬兩米臣愚忽聞驚異以

為陛下惟正之供皆有常度邇者該部會其所入計其

所出一歲尚少五百餘萬兩民窮力屈百計歛

求終無所措體國者方用深憂今一取忽至三

十萬兩不知此銀從天降乎從地出乎其取之

也將以為私藏乎亦為公費乎皆臣愚所未解

也夫財者民之命民者

陛下之命也萬姓嗷嗷待命

陛下宜有以愛惜而保全之况糜費之源一開則橫

流之害無已恐紛紛自此多事矣臣願

陛下詳覽得失之故深為社稷倉生計將前項銀

兩俯賜停取留為軍國不獲已之需庶不至腹

削窮民以殘傷其命而所以培養元氣興化致

理者在是矣臣本菲劣誤蒙拔擢諫諍之官雖

損身殞首無能報塞竊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成湯所以稱聖臣犬馬微忱因事效忠所拳拳

致望于

陛下者惟此為至伏乞留神加察焉天下幸甚愚

臣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隆慶三年四月二十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工科都給事中臣黃臣

題為信 詔令慎抽分以

天下之大命也自古英

臣切以為天地自然之

以藏富於民而已况可

之耶臣等伏見御用監

勅南京守備轉行南京御用

官一員公同前去直隸

屑抽分竹木局委官處

數內揀選印記陸續開

差人搬運本監委官宜

續該工部報奏前事奉

板枋准抽分陸續解京

來驚愕失措悉心詢訪

國家之定典而罔弗戾

合求所以將順 綸音

上言洪惟

皇上龍飛之初即下 明詔

節該荊州杭州蕪湖三

缸或造供應器皿而設

來兩京各監局相沿具

杉楠等木數多又有內

年有餘致將造缸銀料不敷支給累及運軍出

利揭借缺缸運糧就候國計原差大監李文等

詔書到日即便取回以後不許援例奏差欽此除欽

導外當此時 明詔一布天下軍民如出更生

以為克弊垂拱人人踴躍思見太平夫何甫及

四年該監遂有此請

陛下遂有此旨况蕪湖抽分竹木查自正德十年

武宗皇帝額外添取以供泛濫之用今

陛下愛人節用出乎天心何用此為始以裝載起運

一事言之所費以為不貲其民已見不堪以故

南京兵部等尚書李克嗣等以為不可南京工

部尚書崔文奎等亦以為不可南京吏科給事

彭汝寔以為不可况提督漕運總兵官楊宏題

稱火燒漂流等缸二千二百餘隻議欲查催蕪

湖抽分未解木價買料打造尚未至于差中官

抽分也今又遣中官矣推斯舉也破裂

祖宗之成憲蹈習 先朝之弊政絕商賈通貨之脉

傷江淮轉輸之力查運餉以因漕河疲武士以

妨戢守騰謫涕怨抑鬱人心誠足以上平

天和下招民亂

陛下何樂而必為此也以為供用之器不可以或缺

等威之辨不可終乏也臣又以為

祖宗以來未嘗專遣中官抽取而用度甚充等威亦辦姑以近事言之

陛下詔罷抽分亦已四年其四年之間服用器仗未嘗每每告乏何急如此抽分為也抑何急於遣中官為也伏望

陛下念民財之當惜民力之當紓

俯從工部所請收回中官抽分之命其蕪湖三處木植仍照舊收支脫或缺用內而該監外而該部自有定制必能充裕供應仍望

聖明於凡非時之役不急之務一切罷舉上以彌天變下以求民順天下幸甚

嘉靖四年四月初九日奉

聖旨已有旨陸續抽解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臣李已謹題為帑藏空虛疆場多故懇乞

聖明軫念軍餉十分匱乏停買金寶等物以昭儉德以裕國計事臣等於本月二十日據戶部接本官送到內承運庫署庫事尚衣監大監崔敏等奏為急缺年例金兩寶石等項事內開猶睛祖母綠珊瑚馬瑙等項各數目不同欲令戶部作速買進以應該庫緊急關領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臣等切惟財用國家之首務節儉人君之美德故古先聖王必加意節省以永保萬世無疆之治我

皇上節儉天成同符往聖臨御未幾即詔令停買珠玉等項臣等嘗伏觀其先年聖旨有曰朕於各樣用度十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你們還宜悉心處措以濟

國用大哉皇言真杜稷蒼生之幸也矧今年以來災沴頻仍稅糧不繼寇盜蜂起所在皆然頃聞大同等鎮警報台右衛以遼陽和天城諸處胡馬數十萬絡繹不絕雖目下未敢長馳而禍機實難遙度此從來未有之事遠近無不駭驚臣等昨查得大倉老庫並外庫實在銀錢三百餘萬兩糧僅七百餘萬石且各邊年例尚

未全給使今年幸保無事猶難支持萬一烽火
馬肥黠虜深入不知一應兵馬器械糧餉實
何以待之此正

皇上宵衣警惕之時與臣子扼腕獻籌之日該監乃
欲輕動太倉銀兩買辦金寶等項以供一時之
玩好如

陛下令德及先年 詔旨何哉臣等訪得猶睹祖母
緣等物每塊約用銀百兩珍珠每顆約用銀二
三十兩夫

天子至尊無上初不藉此為美有之於
陛下何加無之於

陛下何損臣等不為財用惜獨不為

陛下美德惜不為九邊慮獨不為雲中之燃眉慮乎
縱或上供之物不能免

陛下亦須俯念民艱查照

祖宗 列聖鴻規 先帝二十年以前之事酌議多
寡量行買辦以崇儉朴以實

帑藏以備邊境不時之需臣等職掌所關義不容
默故特披瀝肝膽昧死一言之伏願

皇上宣召輔臣查問太倉銀數大同虜情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閭閻拮据之可懼少

賜裁察更降 明旨將該監前項奏買等物逐一斷

自 聖心擬定數目應停止者即令停止應減
去者即令減去候過報稍息從容查照施行後
不為例如此則

皇上之儉德益光中外之懽聲愈茂府庫充足而不
匱邊塞有警而無虞億兆太平之基端在此
矣 宗社幸甚

隆慶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照先年例買進

戶科等科給事中臣魏時亮等謹
題為懇乞

聖明仰崇儉德俯恤民窮以永圖治安事本年九月
內我

皇上諭買貓睛等寶石未幾荷蒙 賜罷中外大小
臣民鮮不懽忻踴躍謂我

皇上軫念匱乏真 聖主恤民之仁惟懷永圖真
聖主節財之義竊珍玩勤聽納炳離照之明方

諭買即停止奮 乾剛之斷 聖德傳播如是臣等
犬馬愚衷曷克掄揚于萬一也迺今十二月初
七日司禮監乃傳 聖諭買各樣寶石珍珠精

綠多買於三日要隨該戶部具 題節奉

諭旨嚴急不一而是臣等伏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

人何以聚人曰財言帝王保守天位在人民而
保聚人民在財用古先王珍玩不事異物不貴
及汲焉惟以養百姓節財用為先所以致治一
時施聲萬世載在史冊班班可考也

太祖高皇帝嘗謂侍臣詹同曰吾每於宮中無事時
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真治國之
良規孔子之言萬世之師又嘗曰珠玉非寶節
用是寶於是却文石御銅器且教 太子

諸王曰前代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當記吾言常任

儉戒是以 聖子 神孫祚貽萬世無非
太祖之所留也

皇上登極首罷採買專尚節儉嘗讀
聖旨有曰朕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可謂遠邁哲

王近法 祖宗天下百姓何幸焉
社稷臣工何幸焉今者 諭買珠寶各樣物料所費

不止分毫

皇上儉德寧無少累臣等嘗聞之節儉必謹乎錙銖
侈費率由於玩好犬馬愛 君寧忍欺侮矧昨
者貓睛罷買薄海內外已傳令名一旦改之殊
駭觀聽左氏有言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無令

名之難以唐玄宗之陋尤能焚珠石于殿前謬
令名于天下說者謂殿前之焚稍似沽名之過

然玄宗之令名竟與太宗憲宗媲美稱曰三宗
未必不是沽名一念起之也短之者不過謂其
儉德不終今名更損我

皇上罷買貓睛諸玩無沽名之念有令名之實今復
有買辦之 諭遐邇臣民寧不為

皇上儉德令名惜哉舜造漆器諫者七人夫漆器用
物也造用物且諫况買珠寶等物寧忍於不諫
乎此而不諫非以堯舜望我

皇上亦非以堯舜之臣自待也况近日災變異常人

情滿恨一歲之中無論天裂星殞地震山崩雨
豆兩虫諸怪即近前山西以一男子變為婦人
前代所未聞史冊所有不載陽變為陰朕兆匪
細

皇上一棲于目寧不做于心手長至之後京師陰霧
決旬表春霧則恒有之若久氣欲藏更值寒雪
乃或霧連晝夜舉目蒙晦即其象占尤可深思
切懼者蓋今日之天下百姓困窮盜賊將起官
風不正虜患已深宗室衰貧不可以為生兩
廣危朝不能以保蕃言及根本最可痛思
聖主在上正宵旰明作之時臣工在下正交脩其勤

之日要必喜怒刑罰之政務感人心理亂安危
之機輒動 睿訪百官舉職大臣法小臣庶四
海更生遠者來近者悅兵戎詰而神氣張屏翰
寧而元氣固庶使天下長治萬世永安此非當
急而速者乎今惟珍寶之崇恐非

聖朝美聞也哉

皇上節儉 聖德性本 天成茲者懇乞俯念民窮
益光 聖儉將異物罷貢 明旨再申則

聖主聖德愈彰中外懽呼愈甚即一事一念之間見
宗社生靈之福而天下萬世之治安信有不難於致
者是在

皇上一轉移之間而已臣無任殫越謹望之至
隆慶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內府缺珍寶著戶部買辦進用你們如何這等
說姑不究該衙門知道

巡視光祿寺廣東道試監察御史臣雷應龍謹
題為乞省無益之費以昭 聖德事近該光祿寺
錢糧見有所謂鷹犬食肉虫蟻食粟每歲豬肉
一萬六千五百餘斤菜豆菽林共五千二百餘
石臣竊疑之

陛下即位以來謹身節用惟日孜孜未聞有珍異之
好為耳目之役也今畜養禽獸者所費若是豈
以為小事不足惜哉夫聖如周武王受一鰲之
貢似不為過其臣召公奭即作誥致戒謂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孔子筆之于書垂訓萬世

陛下豈未嘗念及此乎况今災傷連年民窮財盡前

頃牲口雜糧多係小民典田產賣子女方能辦
納固不可使糜之于禽獸之口又况近因祈寒
京城內外乞食貧民死于凍餒者道踞枕藉而
莫之能救何忍使無用之禽獸反得饜飽於百
姓之膏脂也孟軻氏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
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陛下豈未嘗念及此乎遠者臣未暇論昔我

太祖高皇帝因句容縣有虎為害遣人捕獲之泰養

民間飼之以犬叅軍宗師顏言其無益

太祖即忻然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以賜

官此誠萬世之良法也伏望

陛下念小民輸賦之甚艱察禽獸之無益屏去鷹犬
虫蟻之畜停免肉豆菽林之供為天下惜財不
為玩物而輕費民財為

聖躬全德不為玩物而重累

聖德則 聖德之隆將可以近

聖祖而並周武矣

嘉靖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朕即位以來凡百玩好不經耳目惟欲慎德
圖治以安民生這鷹犬虫蟻一無所益每年畜
養仍耗費豬肉菜豆菽林多至萬千有餘着該
管官員便查數目來看

嘉靖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蕭康謹
題為地方艱災 大工繁重懇乞

天恩俯賜裁省以安民生以彰 聖德事恭惟

皇上道本生知 聖由天縱自 居潛邸而

仁孝之德敷聞九有及 登大寶而 寬恤之詔屢

被多方內則裁省光祿諸費外則停上織造諸

工凡今四海之內稍有生全之望孰非

陛下五年之間力侍節省之 賜也通以

上用之絨差官陝西織造一時人心竊謂

明詔方新何為復有此舉臣則以為 聖性克儉所

以復有此舉必是十分缺乏不得不然想所織

造亦不過百千餘匹取足一時之用而止也近

據司府報監官開數 各色袍服凡三萬二千

二百四十四套而撫按諸臣會計諸物料價七

十五萬餘金其他 進貢之盤費匠作之工賞

機張之脩整監官之供需儉從之虞尚不及

計要之雖百萬未已也一時急緊議將各正項

錢糧數萬那移應用待秋後派徵漸次措辦臣

日行巡歷雖未與議而一聞此報深為震駭夫

上用誠不可缺織造似不可已而數至累萬不已

太繁織造既不可已則工料必不可無而費至

百萬不已太重然使民力可供則

上用惟急亦何足恤也但陝西一省僅有八府其五

府皆在窮荒套虜番夷歲行搶掠三府雖居腹

裏而山寇曠盜時常竊發民生憔悴貿易多以

牲芻市井蕭條居止多依窯洞錢糧通負倉庫

空虛內供 四藩祿糧而 宗儀積欠者幾十

餘 至於官師頻年缺俸又其次也外供四鎮

軍需而老家軍不得請給者凡二三年至於冬

衣布花履歲末頒又其次也重以去冬無雪今

春無雨入夏以來通省亢旱臣近經行如臨蘭

等處正係出辦絨線地方而一望赤地黃河以

西則又水雹連天生計既窮民心轉棘至有一

家三人而駢首自縊者言之殊為痛心欲請賑

則帑藏皆空欲請蠲則供輸難措臣日夕思之

中心如焚唯恐外患內憂之相繼挺作也而况

當此繁重之 大工計其所費雖加派一年之

賦役尚未可辦也而謂艱疲災傷之民其能堪

之乎夫人情困苦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其心

豈不知嚴父母而畏天其情誠迫其心自不能

已也今陝西之民可謂困苦痛疾之極矣其引

領

陛下而呼天呼父母者亦孔亟矣自非

聖慈俯念民瘼將前項織造 大賜減省則臣知民

刀必將不支而大工亦將何時而可竟也且臣聞陝西羊絨織羅段迥異其織造必視天時非若羅段之可織其收貯僅可一二歲非若羅段之可收若使多織而久藏之或致蛀壞是又可惜也如蒙

天恩勅下工部會同該監將所開數目酌量緊要行令監官織造其稍可緩者

俯賜裁省數目少則易完物料少則易辦而加派少則艱疾災傷之民亦尚易供而不至驚駭遷移且監官亦自易處而不至遲久留滯

陛下休養之恩同符父母而陝民生成之感永戴

天地者寧有窮乎民生又安聖德彰顯此又愚臣一念憂民愛君所以不避斧鉞而奉拳言之者也臣干冒

天威罪當萬死不勝隕越戰慄之至

萬曆五年八月題奉

聖旨工部知道

南京禮部尚書臣霍鵬謹

奏為陳愚悃少裨

聖治事臣伏觀聖旨有關國家大計各陳說來行

欽此臣切見近年凡遇災變只煩

聖主憂念而已無有能陳長治久安之策為

社稷任其憂者也豈諸臣皆無識者耶抑亦為身謀

不為國謀也臣嘉靖元年曾進三劄嘉靖七

年又錄奏疏二帙仰塵聖覽矣切念臣之

愚見極是粗淺惟一念愚衷實欲為

朝廷革盡積弊立宗社千萬世無涯之基心有

餘而力不足臣今再錄嘉靖第二劄仰塵

聖覽如蒙日月之照察臣之言召各官詳議萬一

少有裨焉臣愚幸甚蓋臣學識止此故十數年

獻上愚計亦不過此伏惟

聖明俯賜採納臣不勝幸甚

計開

錄進嘉靖第二劄臣聞漢文帝入蒞大統首

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

對曰自有主者司馬光謂平所對為非非也

大臣惟擇夫主刑獄錢穀者而已責大臣知

刑獄錢穀之數非也或者又云文帝非所宜

問亦非也蓋知刑獄之數可以規風化矣知

錢穀之數可以知經費矣此文帝之問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臣願

陛下于此推問廣詢可乎如蒙首召戶部問之曰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各省存留幾何內府需費幾何百官廩祿幾何軍士糧餉幾何三邊供億幾何藩府祿米幾何內官月糧幾何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於昔者乎沿代愈深流弊愈極蓋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之曰

祖宗朝外任百官幾何京任百官幾何薦舉幾何科貢幾何雜流幾何較之今日冗員所增幾何衙門添設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輿圖政事猶夫昔也冗食不有加於昔者乎官添弊冗政紛多門蓋有以處之乎次

召兵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軍職幾何京衛帶俸幾何外衛帶俸幾何天下軍士幾何在京勇士幾何校尉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虛名無實勢要包辦月糧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糧圍猶夫昔也冗員冗兵不有倍於昔者乎愈久愈冗糧食無措蓋有以處之乎次

召禮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親藩幾何鎮國奉國將軍幾何內臣幾何儀賓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歲計賦入猶夫昔也宗藩內官不有倍於昔者乎勢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蓋有以處之乎次召工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物料所入幾何恒年脩理幾何上用所需幾何軍器脩理幾何工匠幾何柴炭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課料猶夫昔也浮費不經不有倍於昔者乎繁費日滋帑藏日竭天下日困

國計日艱蓋有以處之乎次召刑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決大辟幾何較之今日天下決大辟幾何情真著監幾何可疑見監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好生惡死人心猶夫昔也嗜利忘生不有倍於昔者乎經奏有此數也敲椎冤死不有加於此者乎民無恒產斯無恒心刑酷民寃國體放繁蓋有以處之乎是故天下一大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今夫千金之家一人享之其百費饒也固宜再世再有五人焉則為二千金之家矣以二千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日就窮促已乎雖然二百金

家儉以圖存其不墜先業也亦宜再世再有
五人焉則為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
復圖二百金之費不立墜先業已乎雖然四
十金之家猶可擴之為二百金之家也二百
金之家猶可擴之為千金之家也存乎人者
也天下一大家也不再擴焉者也限於勢也
我 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
宗藩之分封猶夫子孫也百官猶夫工作也內官
猶夫臧獲也軍士猶夫守家之犬也歲費供
億猶夫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
祖宗之舊猶且勢窮弊生尚宜思所以救夫未流之
患以適夫時宜之制奈之何年積月冗於是
數者不知幾倍于

祖宗之舊浮費百出日益日甚不知幾倍于

祖宗之舊是承夫千金之後者不知其已落二百金
之家矣復妄意夫千金之費也若之何其不
窮乎

陛下思而及此尚早圖之由內臣外臣協心同憂兢
業十年乃克有濟失今不圖後無及矣今縱
未大更張

陛下只時念及此或 命六部關具大數揭帖朝
觀覽則所以恐懼撙節之思自不能已矣內

且勲戚亦使之盡心思慮以防夫日後之患
以舒目前之急

國家得衍久大之圖內臣亦享綿長之福

陛下日慎一日心由此正愆由此窒天理常存邪佞

退聽克已復禮之力由此益堅析

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致潛消默運之中自致夫

聖德神功之感矣天下平甚萬世幸甚

嘉靖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這本昔年朕已備覽多係浮文如何又來瀆奏

該衙門知道

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
陳以勤謹

題為披竭愚忠條獻末議以少裨

聖治事臣惟方今治道休明 朝廷清肅凡百執事
咸願竭智盡忠鯁鯁焉懼蹈于曠職之罪况乎
公卿大臣祿位崇厚責任異于他人若但憑籍
寵榮優游日月既不能畢力以與設便宜又不
能矢謨以翼宣 神智其為曠職孰甚焉臣備
員密勿幾及四年幸逢

皇上恭已圖治虛心任人凡機務之繁悉委裁于

內閣臣得隨諸臣後竊見 國家大體時用之宜

奏稿卷之六

六

已多講求而措于行間有一二因循不飭者臣
頗潛究其畧區區之懷不自揣量亦思與諸臣
漸次舉之顧臣年來多病血氣衰殘理當退身
恐不能待即欲緘默無復一言而去則上負
恩遇下乖素心律以人臣圖報之義豈無愧歟謹畫
營夜度條為六事或稽諸方冊所載或參以衆
多之言實于治體有關不但虛文塞責而已伏
乞

聖明加意垂覽 勅下該部早 賜施行臣不勝大願
計開

一慎擢用臣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主所以

厲世磨鈍恃有此而已故其低昂之際不可
不慎也臣竊觀近年以來

朝廷所貴重而擢之最優者豈非吏部司屬與科
道耶蓋諸部司屬計俸驛級必在再歲時乃
得為兩司知府等官而此三衙門有數月逾
暮即驟陞者然且謂為外也多悒悒不得志
矣若京堂員缺則此三衙門官需次魚貫而
進其餘固不及矣夫京堂者部院之儲品格
崇峻乃今可以計日月拱手得之臣故曰

朝廷所貴重者莫如吏部科道也然所以貴重之
者非徒以其資地而已誠以其人也臣考前

奏稿卷之七

七

志稱吏部郎宜得整風俗理人倫者而臺諫
之選尤稱華要往往名卿碩輔由此焉出今
制每遇三衙門之人則于內外相應官員慎
簡以充其餘乃授諸部寺屬至諸部寺屬有
賢聲者又羅而致之三衙門中是三衙門者
所拔于諸司之秀也其擢之最優蓋即古者
超遷以待俊才之意又非不善也所可議者
第一以俊才待之而或不盡得其當耳即以
臣歷官所親記其出自三衙門者固多以英
碩致身樞要然緣速化而起物議者蓋亦不
少亦有如馬蒙被殊擢及臨事任以為不副

而姑置焉者夫此一人也既以才美而進之旋以趨競而斥之且不靳殊擢于前而復難其任使于後此其故何也蓋由于識拔之精而所養者不必皆所用也方諸臣之膺是任也多自謂高華可躋至惟思累日以取貴積久以待遷而司銓柄者亦但紀錄年勞量為陞轉其稱職與否有不暇盡論者焉此套相襲視為故常數十年來未之有改至如科中內外間陞一節尤為亡謂夫使其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京堂而非濫其不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外察而非屈今顧以定法繩之

嘉慶庚申卷九

一八

殆非為官擇人之意也書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若今之優擢此三衙門者豈盡所謂其人者哉陸贄有言居常則寵遇太厚有急則備位不充如此則何以壓服諸臣之心而使無積薪之難乎今欲曠然一掃其弊莫若畧去資地止論才望不以累日積久為賢能惟以任官稱職為差等此後遇三衙門有缺既擇人以處之又必時時探其行能閱其論議其優游循默低回庸眾間者亦只照常推補不必過為旌別惟察其方正純潔有宏猷遠識將來可以勝大事者乃留為四司

郎中郎給事中及京畿提學巡按御史候京堂員缺簡而用之所任重則所擇愈精然後尋常尺寸之才不得爭馳競進而澄汰之後斌斌乎皆天下之選矣以此而膺不次之恩居顯顯之任罕之者無異議居之者無愧容且令國家常得真才而使之豈不盛哉至於諸部寺屬其間多有志行偉然在本衙門稱為特出及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中亦有令聞嘉績人所共推較者合無一體蒐訪遇京堂缺每歲開擢數人庶幾內外賢才網絡不遺百司庶府孰不踴躍自奮求無負于

嘉慶庚申卷九

一九

明時而官人之典亦公平正大不至有所偏重矣是誠新美治道之一助也伏乞
聖裁

一酌久任臣惟久任之法其來已遠在今日凡內外臣工均宜倣而行之而施于郡縣守令尤為至切蓋守令者親民之官其職專其務劇不可倉卒而效功者也今之任者各踰為一切因循觀遷執肯盡心于政教科條為數世利耶故每視官職如傳舍視其民如吳越循良善治卒不可復勢使然也左雄謂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化以臣

觀之實為至論蓋自隆慶元年以來建議之臣多及於此比見吏部於撫按保留官往往增秩加俸仍令任郡縣如故是久任之法亦畧似循舉矣或者謂所保留官在知府則惟行一隅而不徧于天下在州縣則惟于舉貢而不及進士今斟酌而推廣之未可以言法之備也夫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厥任惟均且立賢無類進士舉貢何擇焉今或久于舉貢不久于進士非政體也然欲行久任而不議官秩酬其勞勩即聖人與居不能驅之使安于職何則人情無所望而為善者無幾也其餘非懸爵賞以激發其心使奔走于功名之會則鬱鬱不平之意生於中且將懈弛而墮于事如是而責其治理誠難矣臣謂方今之務宜通計天下府州縣官無論進士舉貢一體待遇即于循資推調之中間行久任超陞之法所謂久任者非必人盡久也第舉其聲名籍甚者以風其餘而已假如一時郡縣有冒常慢令黷貨殘民者即數月覺露亦必以峻法處之其官箴不失而未嘗有卓越之譽者仍照常三年遷轉推擇其約已愛民有異政在人耳目課為一方最者比及大計群吏

之期各撫按官疏名以聞本部又博采輿論總校名實如果不謬所舉請
聖書褒勵諭令久任勿更轉徙其任亦不限之九年也大率以六年為則知府即陞內寺少卿各省叅政知州即陞郎中僉事知縣即取為左右給事中實授御史即左右缺少仍補給事中隨授以應得勅命其佐貳官果有廉謹敏幹治行殊常者俱候六年一體超陞如此則為吏者皆安官樂職計慮長遠不屑屑于旦暮可稱之功且其勞之雖久酬之亦異人孰不願竭忠盡力務治其業以蒙
上之知遇也哉臣見所拔用者不過數十人而天下群吏莫不爭自洗濯精白乃心以承休德矣行之不過數年而天下之賢守令蒸蒸然布滿郡邑矣夫守令稱職則主德宣恩澤流百姓皆樂其所而無愁歎怨悵之聲當今治平第一義恐無以易此再照郡縣官既已久任則缺之待補者必多臣謂職任相若者則改之閑散無事者則虛之遺逸可錄悉如按羅人材可惜不輕擯棄是在銓曹一調劑消息之而何患乎官之不充法之不行也伏乞
聖裁

一處賊吏臣准 朝廷設守令之官所以安民故必廉潔者膺非常之賞貪墨蒙不可宥之誅然後長吏興行而黎庶獲以安業何也中人之情高官厚祿可以動之至其不肖者賞之亦不能勸則必盡法繩之而後有所懲所謂賊吏是已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浸漁百姓聚歛為姦者居其首順帝時遣使察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

祖宗朝綜覈吏治于枉法受賊者 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怠玩遂至廉隅磨缺名檢墮

宋史陸贄傳

十一

失寢以成風不可禁治故先臣何瑋謂受賊滿貫以上宜籍沒貲產近日大學士張居正亦請將賊私嚴行追併其言皆深切時務之要臣切見比來仕跡雖稍稍改易流習而窮鄉下邑吏之縱恣自若其行如盜跖其然如饕餮剥民之財罄于錙銖各撫按官耳目委諸下寮多為所欺蒙不即摘發即有敗露者又以寬舒容隱為良曲意回護以樹私恩其載在考語及劾奏中未盡其什一吏部據其詞而議懲創之輕者改調或陞

王府官屬重者褫其職任如此而已其有賊私狼

籍眾所共憤者乃請 旨提問所司竟聽廢

日月照常歸結利治以容姦臣誠不知其可也且賊吏之願非在于為名也其始也以井市狙獍之行冒膺名秩即垂涎民之所有欲以自潤及其囊橐既充溪壑已滿不幸而致敗罷官廼其所甘心者方且覓良田美宅楊楊自謂得計而人亦以其居官致富目為雄傑矣今欲禁吏而止于罰官是徒辱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揣之爵祿而非其道所獲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掉臂而樂去也夫以貪殘之徒漏網 聖朝者不知其幾即

宋史陸贄傳

十一

敗露褫職又竟墮其策中至其甚者從吏訊可謂盡法矣廼復實緣以脫然則百姓之憤何為而洩 國之紀綱何為而振無惑乎寵賂日章而清白不著也合無申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廉訪果有不自砥礪侵害下民者或徑自拏問或叅 奏處治吏部更加裁酌如係昏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照常罷官但係入已賊私不徒論罷必如數追出助邊輕則追完放歸重則仍依律問斷即嬰木索受笞辱亦不足惜或謂是舉頗傷操切非所以明厚臣切思此輩貪婪多以暴虐濟之

聖裁

自常俸外皆是股削膏血民之貧羸孤弱者往往捐妻賣子殞命箠械以應其求蓋切齒腐心欲嚙其肉久矣此之重虐所謂今而後得反之也宋臣范仲淹嘗言一家哭何如一踏哭意亦如此臣謂此法果行則人皆恐恐然畏刑憲之及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天下疲民得以湔洗瘡痍沐浴膏潤太平之美可日月薰矣夫久任則中材者有所慕于前而樂于盡職追賊則不肖者有所畏于後而不敢為非臣之議所宜竝舉而實以相濟者伏乞

嘉慶庚申卷九

十四

一廣用人臣惟國家科貢兩途選舉賢才蒐羅之法至為詳密然執此而曰盡天下之人則未也蓋今之所取第一文學高等進者耳若夫豪傑之士拘于文而不能自達者豈盡無哉嘗考漢制既以孝廉賢良茂材明經取士而六郡良家子多用材力為官又嘗下詔求跡地非常之士唐宋自制策進士外又許大臣辟召與諸色人等薦舉意以天下人材甚多文章經術之事不足以籠絡豪傑故博求而引用之如此其亟也夫賢士大夫守道執義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進則為王國

禎幹退則有老死牖下而已豪傑之士則不然其中固有椎魯少文雅負幹局者有膽略絕世力敵千人者有諳曉兵事知韜鈴術數者有論辯縱橫可使絕域者此等之人何代不有朝廷能用之亦肯盡心出力自見其所長不用之則或托迹于畝畝屠沽商賈醫卜之間有所蓄焉而思動自古大臣為國長慮者當平居時常欲加意收拾又抑心下氣顧藉而不敢發大難之端脫或忽畧不圖即不幸一旦有事環視乘輿而起橫戈一呼群然嘯聚其流毒潰裂四出非日月可掃除者先臣丘濬所云在中國則為盜賊主謀在外則為夷狄效力大率皆此輩為之也當今之時前所為豪傑往往皆是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及關中徐沛之間尤甚御之不得其道則姦雄多自此出見今頗有椎埋鼓鑄武斷鄉曲招納亡命殺視州縣如古大俠郭解劇孟之流且具自以仕進無階居常快快如鷹隼擊獸不能忘飛揚奔騰也夫當平治之世而萌牙已漸露矣加以四方凶旱民愁無告至弄兵萑苻此輩相率攘臂其間左提右挈之則貽禍必非小小于此而欲為之計

猶有及乎臣愚竊思此輩其心亦頗效用當世特不能由文墨以進又懼上官為約束苦之故寧死溝壑而不忍就方今疆場繹騷牙爪缺乏之際何惜升斗之祿不能取而用之請令各撫按官多方採訪果有知邊情善騎射及膂力技能絕人可以應

明詔塞厚望者錄名以聞多者舉十數人少者五六人務在撫實不得徒任耳目苟應文具該部又於其中覈實用之如試有顯效則舉主隨加祿秩以酬獎之其或謬濫憤事舉主依律科罪以示懲戒行之數年則梟俊禽敵之士

奏為除前抄卷九

十六

輻輳而出于此途將來必有能為

朝廷立功名攘夷狄者是國家于科貢兩途外又有得人之利即萬一有豪猾狂逞之形亦藉此可以潛消而豫制之是亦司國論者所宜慮及也伏乞

聖裁

一練民兵即古寓兵於農之意而行之畿甸為最取急蓋京師去塞垣甚遠萬一有虜警則都城戒嚴非多聲援無以鎮定人心臣憶元年秋虜犯永平勢將西窺灤河羽繳日且數至臣曾與兵部臣議調兵入援兵部臣默然無

以應也久乃曰無兵奈何當時臣心竊危之近年來極慮博訪因得練兵可以入援一節甚為得策請試言其票蓋直隸八府古幽冀地其人沉鷲健悍慷慨多材力臣往聞河南保定等處民皆團聚為社分曹角藝入懸弓矢馳獵為樂大抵勇敢善騎射其天性然也今立法揀擇自可用以擁衛京師但恐處治失宜於民不能無所患苦而精銳者未必羅致亦為無益臣以為欲欲無擾民之害而又得精銳之用其道在編餘勿濫訓習以時委之利以得其心而已請

奏為除前抄卷九

二十七

勅下巡撫令督兵備官分飭郡縣有司畧倣成周因田賦出軍之制總計戶籍若干餘汰去老弱與單丁不用外其年力精壯者如父子三人報共一子一人九弟三人報其一人即州與大縣計之大約可得兵千六百人小縣可得千人每處兵分為二軍以其半為正兵半為奇兵即於編餘時取其武勇善技藝者充奇兵之數次者為正兵皆登名戶籍呈送巡撫兵備官以備稽查練操之期定於秋防後農事之隙每年不過三月每月不過三次紀律一倣軍中委知兵將領一二員教習之操練

既畢即令歸農無使有數聚之擾凡其收錄
隸尺籍者將平日雜泛徭役悉與蠲除仍免
本身丁銀一錢每年自操練外不得有絲毛
差遣夫一錢乃最下之下本不妨編派頭役
于官既無所損而無丁者又得優免以蘇其
困無別差以妨其業誰不踴躍應命者且其
用之為兵而萃于行陣不用之為農而散于
田里蓋不費廩粟不衣庫帛而隱然足恃為
保障是官民兩便之道也至於郡縣既已奉
行之後該道兵備官仍歲終親歷各府調各
州縣兵至府驗其將卒有勤惰武備有生熟
四庫全書
者大行賞罰以為懲勸數年之後兵皆精練
即地方盜賊啓釁各兵足以防禦至于都城
脫有警本兵奏請徵發以符契下之巡撫
巡撫下兵備等官除正兵留以城守將奇兵
盡數調至各府各府彙為義軍每軍以一大
將領之通共計八府可得勁卒數十萬馳赴
近京要地以為聲援所以壯
國威固根本永持至安之策無出於此者昔宋仁
宗時籍河北壯強壯棟為義勇寇至則翔集赴
援至孝宗時陳俊卿奏請民家三丁取一教
之戰陣屯據要害待敵至以壯聲勢今欲點

集民兵胡不引前事一觀之也或謂兵既操
擇當給以衣裝器械至操練時不能不懸賞
以勸今須豫為料理臣查得近日御史清出
畿內勲戚地甚多俱有租銀其真保一鎮各
山口撤兵後即有老家軍守之又添設民壯
同守每名編銀三兩有奇似為無用其他尚
有類此可取者合無令各巡撫一併勘議徵
銀在官專備民兵之供費伏乞

聖裁

一重農穀臣聞農者天下之本穀者民之大命
乃帝王之先務也我

祖宗立

極定制尤惓惓加意于此宣德成化間嘗命

各布政司增添叅政一員所屬府州縣增添
同知一員縣丞等官專治農事及預備倉糧
穀賑濟著令詳明所為愛憫元元計安四海
之道甚備奈何法久玩弛從政者率視為迂
闊而不談百年以來求利太急民心搖惑游
惰成習田多汙萊數口之家室無餘糧重以
急政橫斂愈不堪命歲稍不登四顧莫救弱
者轉瘠溝壑積悍之眾奮臂起而為盜蓋蘇
勸課不行停積無策以至于此所關係非細
事也臣竊度此以為方今之務亟宜責成各

該巡撫令查原設參政有無俱各生委一員
仍以屯田水利倉事增其職掌共領農事府
州縣除掌印官外佐貳官亦各查原設有無
即委定一員分理當無事時兩司官分行郡
縣禁戢游民招徠流徙田地拋荒者募農開
墾陂塘渠堰有侵沒墮塞者悉查出濬導使
水潦得以決瀉旱乾有所儲積及屆農期則
遽趣有司躬臨疆畔勉其穡事平徭薄賦稍
舒其力或有牛種不敷者量給與以寓優恤
補助之意如此則農夫日服其耨而通祗者
鮮矣夫民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未有

嘉慶四年抄卷九

二十

農事舉而人不充衍者也若積穀一節近日
申明其嚴但有司多視罰緩之入而為已應
得往往取充私囊不肯盡數糴買或偶因他
事罰穀貯倉不過十之二三徒應文耳及遇年
饑民困倉穀告竭然後皇皇請度卒無以相
恤蘇軾所謂小人淺見不為君父惜民類皆
如此非一大振飭之則民之甦息尚未可期
今猶有言積穀之害者曰計數取盈則獄訟
繁興湖南寬鄉則無積穀夫天下豈皆湖南
而不積穀果自可以無訟耶此皆飾說以撓
成事者也至于各處鄉村宜隨其遠近畧做

隋唐遺制皆立設義倉遇豐歲則每報一石金
加納五升總計報若干得穀若干蓋不必多
取即可分給與各倉之本則可以取息有息
則可以濟民又與每倉擇一有才力人戶充
義甲頭以司收放仍一二年一換勿令偏累
其他謹蓋藏以虞腐敗嚴稽查以防侵欺禁
別用以耗本息者虛實以行賞罰皆一一具
為擘畫而蓄積有不足恃者臣不信矣凡此
皆須二司官率屬行之而巡撫時時察其廢
弛論奏重懲歲終具農穀登耗欵散送戶部
照對仍乞 勅吏部議大臣中采其高識速

嘉慶四年抄卷九

二十一

見能為 國立事者為戶部侍郎居中調度
如古無判大司農故事以總攝各巡撫等官
歲加黜陟行之數年可望廉吏皆滿家給人
足水旱盜賊不足為虞此富安天下之術也
再照農穀之事至為繁細一有不周反致擾
害于民臣愚心能知之口且不能悉數之况
能偏以疏舉若夫博詢詳議期於事體精密
可為萬世長利是在該部臣留意而已伏乞

聖裁

隆慶四年六月十六日奉

聖旨覽卿奏俱深切治理具見忠猷該部看議下來說

大學士臣張居正謹

題為披瀝愚忠直陳時政切要以仰裨

聖治事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脩身建極以為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機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

皇上踐祚以來正身脩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 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既已

立矣但近來風氣人情積習生弊有頽靡不振之漸有亟重難反之機若不稍加更易恐無以

永嘉隆萬抄卷九

二主

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夙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為六事開款上

請用備 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

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

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切見

皇上有必為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

有賴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

不避形迹披瀝上陳期於宣昭

主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 聖慈垂鑒

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言開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

而輒由暮駘或前倖不覺持輒或毀譽自為才盾是非淆亂廢物用舍決於愛憎致多紛更事無統紀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

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簿鏡工覽者每為所惑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治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

永嘉隆萬抄卷九

二主

賢否豈能洞悉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元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

皇上以虜賊內犯行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

時衆言盈庭群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

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行若果有實效否

耶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

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能兵

士詳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

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為事無全利亦無全

害人所有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

酌長短之所宜委任青歲庶克有濟今始則
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靡定又
以人言而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
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
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
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政此最當今大
患也伏望

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
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
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討
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之搖欲用一人
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
之如魏文侯之任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
為之動再乞 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
各宜仰體 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奏章
務求簡切是非可否須明白直陳毋得彼此
推諉徒托虛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
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脩職業為務反薄
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
伏乞

聖裁

一振綱紀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兆民之上臨

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服從其教令整

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

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

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

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

百事從容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

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惟在於微賤而

強梗峻峻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

制反在於 朝廷而為下者或越禮犯分而

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

誼所謂跋扈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

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也又將曰此

務為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夫徇情之與拂

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

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

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

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

懸法以示民而使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為嚴刑峻法

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

而不宜猛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群工攬
權綱而貞官守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
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無
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
所枉雖疎賤必伸仍乞 勅都察院查照嘉
靖初年所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公持道
振揚風紀以佐
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 朝廷尊而下有法
守矣伏乞
聖裁

一重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
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
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
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 旨有某部看了
來說必是緊關事節重大機務有某部知道
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
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參酌緩急次第題覆
至於發自 聖衷特降 勅諭者又與泛常
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下之號
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
化之機泄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
來 朝廷詔旨廢格不行抄到各衙門槩從

停閣或已題奉 欽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
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
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數十
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證之人半
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緣使漏網終逃
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
非何由而當伏望 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
小事務既奉 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覆
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行據理剖斷毋
得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
勘 奏聞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

嚴立限期書 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
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叅坐
以違 制之罪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賢否
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伏乞
聖裁

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
合而已欲得用舍賞罰之實在於綜覈名實
而已臣每見 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
才之歎切以為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
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
得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

擇之不精則非其原委
上之貲貲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并
駕而俱疲墳荒以沮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
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畧言其弊夫器必
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駕良今
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
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債事之時又未必
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
無當者以虛聲叨譽倜儻抗直者以忤時難
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慧易容其才雖可用
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足取也或
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
之以為資或以一動之差而眾口訾之以為
病加以官不及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遽轉
大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
風尚士夫務為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
建白數陳連篇累牒至覈其本等職業反屬
茫昧主錢穀者不知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
諳律例之文官既失職事何由舉凡此所謂
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
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
以為世不患無才患無用才之道如得其道

則舉天下之事唯上之所欲為無不應者臣
願
皇上慎用名器愛惜賞爵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
其當有功於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
亦不宜吝無功於國家雖頻笑之微敝袴
之賤亦勿輕與仍乞
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導照
祖宗舊規凡京官三六年考滿母得榮引復職濫給
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不稱職以為優最若其功過
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斥者乞將
誥勅勲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勵至於
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准母徒眩於聲名母
盡拘於資格母搖之以毀譽母徇之於愛憎
母以一事繫其平生母以一青掩其大節在
京各衙門佐貳等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
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
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
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
陞授京職或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
上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補各巡撫官
果於地方相宜久任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再
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即可陞

政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
濫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人才亦
不患其缺乏天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
勅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
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制欲攘外者必先內安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古維極治之時
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惟百姓安樂家給人
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以無虞惟
自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
乘之而起蓋憂民可以行義而危民易與為
非其勢然也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恤之詔黎元忻忻方切甦生
獨昨歲以元年蠲租一半國用不足又邊
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御史分道督
賦及都御史清理屯田鹽法皆一切權宜以
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且近日
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
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
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
死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
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切以為天之

生財在官在此止有此數譬之於人專賦強
弱自有定分養生者惟樽節愛惜不以奢
欲戕之亦皆足以却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
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
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歲足
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
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
乎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單
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切以為
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
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乞

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
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為天下先仍乞
勅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
以守已端潔實心愛民者乃與上考稱職不
次擢用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及
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汙
顯著者不必引例發遣但將所犯贓私嚴行
追併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回原籍為
民不但懲貪亦可以為實邊之一助再乞
勅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

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食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拜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云之則亦何必索之於勞困之民而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查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為地方之病其屯田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

兩廣總督奏

三

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 定奪以後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伏乞

聖裁

一飭戎備臣謂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一時皆撫將令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畧備矣然臣以為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

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 聖志 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効於前矣今談者皆曰吾兵不多食

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俱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著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陣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特權則忠勇之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息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為耳故臣願

兩廣總督奏

三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為之志屬任謀臣脩舉時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揀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時簡精銳伺其虛實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彌文塞責伏乞

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事著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不敢窺也再照

祖宗時不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

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父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虛文耳且考之

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

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

常以為憂伏乞勅下戎政大臣申飭軍政

訓練無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賢否一以觀勇士之

弱強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

即以汰易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

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

皆知

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

萌之患誠轉弱為強之一機也伏乞

聖裁

隆慶二年九月初二日奉

覽卿奏俱深切時務具見謀

慮懇懇該部院看議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臣殷士儋謹

題為懇乞

聖明急圖政要以保治安事頃緣災異疊見時務多

艱談言官疏陳部臣議覆遵奉

俞旨行令九卿科道等官講求用人理財事宜人具

一疏各薦所知各陳所見上備采擇臣濫等

九卿義不容默臣聞大學平天下章論用人理

財始于君子先慎乎德孟子謂人不足適政不

足間惟仁義格心為急務誠以君身萬化之原

幹旋振作之機固在上不在下也臣謹詳科臣

原疏所倦倦懇望者在乞

皇上宣詔大臣咨訪商確俾各以職條對務求實濟

而該部覆奏亦請仰法列聖俯采群言將

宣詔大臣一事亟賜舉行以通上下之情以消天

下之變蓋皆有見夫治理要務莫切於此

聖明所宜留念必不可緩者也不此之圖雖條奏叢

委封章山積奚裨實用哉夫人材賢否吏部職

也考覈論薦冊籍俱存聞見訪求臧否素定即

近日諸臣所舉豈能出吏部所知之外乎若吏

部雖知不敢舉必有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悉

耳國計盈縮戶部職也出納經常素有成筭

散露源委又懷隱憂即日諸臣條議豈能出戶部所知外乎若戶部雖知而難于議難于章必事有掣肘窒碍非奏牘所能達耳

陛下誠念時事多艱思得異材而任之惟

宣召吏部大臣令其面對凡實心用事與論稱實無間卑遠廢棄竝許綴格論薦某宜于南某宜于此某過今可原宥某例稍宜疏通一一盡言之

陛下再與輔臣面商確隨材酌用則鼓舞激勵之下自然人思感奮足充任使何乏材之可慮哉

陛下誠念經用匱竭欲知浮費而裁之惟

宣召戶部大臣令其面對凡沿襲宿弊浮沉當覈無問官府纖鉅竝許備陳直指某額可減某費可罷某宜年月當清查某宜即時釐之一一盡言之

陛下更與輔臣面商確毅然獨斷則懲艾振刷之餘自然源潔流清可期饒裕何匱乏之為患哉昔宋人趙普薦人至裂牘補進太祖竟聽其言果得實用唐臣魏徵因官者充外使多妄奏請料其源太宗曰非卿朕安得聞此語乃停充使史傳記二君納諫以為美談向非面對安得

達其誠惻互相孚信也臣比見吏部臣於原任給事中石星御史詹仰庇二臣曾請錄用此其心正欲仰成我

皇上愛惜人材之盛德非有他也

報罷是吏部所薦且未蒙俞允矣戶部大臣於太和香稅庫局鋪墊等事嘗有論奏此其心亦欲仰贊我

皇上愛民膏之至意非有他也言出懇獲譴可是

戶部所陳且未蒙嘉納矣則諸司臣庶即人各一疏所薦所陳又孰能適當耶至心仰回天聽者乎傳有之人臣盡瘁宣力多從古言敢諫中

得之故用人者與其下收斂類之士不若優骨鯁之臣如前吏部所薦二臣蓋嘗經歷邊方乃

其一念忠貞圖報之心臣固知必能忘身殉國始終無二也取斯人用之艱危緩急決可恃賴不愈於使貪使詐起寡廉鮮耻輩益開倖進之

端乎昔人謂天下之費有舊約而今必求浮之自而杜之故節用者與其加察于法不若法行自近如前戶部所陳諸事雖浮冗不盡在此

由是推廣使每事皆有稽查臣固知必漸塞弊端漏卮可實也及今日圖之樽節儲蓄定獲實効不愈於毛舉瑣擣為核甲就乙之計重貽

斯民之困于臣質多事體茫昧不敢
臆度妄有塵 請親言官部臣建議奉
所歸重實關至要未宜徒付空言故迂愚之見
惟願 聖明下順輿情於

宣召咨訪亟 賜施行凡用人理財事宜但責成部

臣所言當理 俯垂聽納

廣仁恩以容顏直 慎儉德以懷永圖則實政日脩

繁文可省所以弭災變感召休祥安內攘外永

保萬世治安端在此矣臣千冒

天威無任戰慄隨越之至

隆慶三年八月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顧存仁謹
題為陳愚悃以廣

天恩以昭 聖化以保 天休事臣聞宋臣張子厚

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民吾

同胞物吾與也大君吾父母宗子大臣宗子之

家相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

顛連而無告者也至聞先師孔子曰黃帝堯舜

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

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而終之曰垂衣裳而天

下治蓋取諸乾坤是知人君與天地常相為流

通君道失而天下否 上天未嘗不降災以示

怒君道得而天下泰 上天未不垂祥以示喜

而人君所以知化以善述窮神以善繼者又未

嘗不以天之心為心天之所怒者人君亦怒之

天之所喜者人君亦喜之此天人交感之機父

母宗子一氣流通之妙一定而不可易者是故

帝王之治始於義農成於黃帝至堯舜則通變

神化法制大備而鳳凰來儀自堯舜之後歷幾

百年至成周之治肇基於后稷顯承於文武成

康則制禮作樂郁郁乎又而海不揚波當時之

贊其治者不過曰恭己曰無名曰刑措不用足

知堯舜成康之法天為治也當其法制之未備

人文之未洽未嘗不乾旋坤轉發揚蹈厲以新
天下之耳目比其法制之既備人文之既洽又
未嘗不歎歛神功休養生息以凝天下之志此
其治所以稱盛說者謂泰和在唐虞成周宇宙
間者有自也自成周之後歷千餘年至我
太祖高皇帝出斟酌漢唐宋元之制而一準於成周

成祖文皇帝又重起而恢之而其治可謂一新矣迨
我

皇上中興十有七歲凡天下之利病制度之因革或
出於

祖宗之未暇或由於近代之廢弛莫不次第舉行煥
然大備而寶露靈鷲不一而足乃今秋

明堂 配享稱 祖稱宗而景雲晝見亦不旋踵
及至昨朔 冊上

皇天上帝之大號而天心下鑒星月爛然加尊
高祖高后之鴻號而 祖廟垂歆天日精明當其時

宇宙之和氣充塞臣民之懽忻無間雖唐虞成
周之際真元會合之道恐無以過於此者則

聖朝之禮樂可謂曠古而無倫
皇上之功德可謂格 天而無二矣臣備員該科濫

叨侍從何幸身親見之茲有一得之愚可以迓

天休頌 聖德者不為

陛下獻之豈惟以負

陛下抑且以負 良時矣謹條為五事冒昧上陳伏

乞 勅下廷臣詳議題 請推類施行務使天

下得睹虞周之盛而萬世之下復稱

陛下為恭己無名刑措不用之君此實千載一時也

若我

皇上恭默以承 天休靜息以培民命此又惟

陛下躬行而獨得之者臣不敢一一煩瀆 聖聰

計開

一曰廣曠湯之恩臣聞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

不違其志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

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且然而況於人乎今夫

皇天上帝

陛下之父母

皇天上帝之所生

陛下同胞之赤子也今我

皇上因 明堂配父而冊 天尊 祖此古未有之

典禮也 天心鑒悅而雲日燦爛此自古未

見之祥瑞也近該刑部審錄重囚而特

詔暫罷上廣 天恩又該御史胡守中奏決罪囚而
順天八府一體 詔罷此又自古未聞之

恩澤凡目今 詔示中外使不傳承天意以廣

天恩察破常調以垂 曠典則

陛下視今日亦猶夫常耳其何以昭示華夷而超越

今古哉臣愚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 皇天之所以子愛者不止於

京師我

皇上之所哀泣者亦不特於畿輔也即今天下罪囚

暫免行刑者止於畿輔而已耳嗚呼是不知

畿輔之外業已屢決而不及 奏免者獨非

皇天之所生而為

陛下之赤子乎他如往年謫戍諸臣不下百十餘人

奉天陸運抄卷九

四十一

昨因 廷臣建議俱已 詔宥無遺所未及

者止於馬祿楊慎呂涇馮恩等數人爾即今

顛沛歲久創艾日深而劉濟豐顧聞知病死

其他摧沒風塵所末知者恐又不止此而已

則今天下之顛連無告臣知未有甚於此輩

者切思六合同春而一夫不獲滿堂燕笑而

向隅獨泣臣决知

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忍者矣萬一不蒙 恩宥而齎

志俱沒豈不為 大造之憾而至仁之累哉

伏乞 勅下廷臣議擬合無今日

大詔之頒凡臣民 恩賜破例加隆至於寬宥無辜

比前特廣其他謫戍諸臣一體 曲賜矜宥

俾得生還鄉土均為盛世之民同歌太平之

盛豈不休哉至於節年言事謫降與夫邇來

薦舉諸臣併望推廣 天恩不拘常例一體

查奏陞用及或自後言官狂妄而志非有他

者亦乞 賜優容豈惟臣民之幸哉

皇上渾淪平蕩之治直與天地同休而萬物一體也

二曰崇安靜之吏臣聞漢帝元和之詔俗吏矯

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

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此誠王者

之言深識治體之詔也今我

奉天陸運抄卷九

四十二

皇上制作無前而上天垂鑒禮樂之蓋世可謂咸備

而無缺功德之及人可謂深洽而無外矣雖

補偏救弊之方特不可無而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此正

陛下與天下休養生息相忘於無懷而治之日也夫

何邇年以來守令出宰往往厭棄舊章好為

新政不究 國家之大本天原惟肩肩於薄

書期會之間不詳主民之大利大弊惟瑣瑣

於毛錐聲色之末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取勝

於前官而受知於當路如興一利也名曰愛

人後之欲自附於愛人者復欲更張之不知

祖宗之良法固在也利未及而民不勝其擾矣況未
必利乎如除一弊也名曰節用後之欲自附
於節用者欲復裁省之不知有司之用度固
在也用日節而民益不可為生矣況未必節
乎此自昔之常態豈有甚於今日者使為當
道者更復惟其名不惟其實形之薦剡考課
之最者俱若人焉則後之為政者安得不效
尤之而日復一日人甚一人耶信如是則政
體之得失生人之理亂彼必至於不顧其勢
不得不銜奇以華衆屈指以待遠蓄惠積弊
以遺後人豈有肯加惻怛於民以助

卷九

二

陛下宣派教化者耶此仁人之所隱憂而司

國柄者不可不亟反之也臣惟

祖宗之法未嘗不善而勢之所趨或有所偏而節年

言官之建言廷臣之建議煩之詔諭詳悉

無遺至於今年天下朝觀官員欵開利病

吏部擇題者皆簡要而切當但當官之到任

不齊而邸報之抄傳未盡司府之文移浩繁

新官之民情未諳其勢不得不視為故紙束

之高閣愚者限於不及觀智者眇為不足觀

反欲出已見以創為新政此

陛下所以有配天之德格天之政而天下黎元未得

皆享安家樂業之休者未必不由於此伏乞
勅下該部備行內外官員務要上遵

皇祖成法盡脩職業不必好為新政以紛擾或令該

部即將近日條陳利病及查近來

欽奉事宜凡有益於郡縣者悉梓成帙遇初選官員

如降頒知事例人授一冊或行司府遇新官

到任之日授一冊以便省覽未必不為筮仕

之助而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

養其一二而天休永垂矣

三曰重撫按之責臣聞天下之休戚係守令之

賢否天官之黜陟係撫按之薦劾是撫按者

守令所視以賢否天官所視以黜陟生民所

視以休戚即古代天子巡狩之職而可任非

其人耶如往年

皇上勅諭部院曰欲守令盡職又在巡按御史先盡

職以為表率他自不敢不勉近該吏部題選

急缺風憲官員事奉

聖旨近來御史出差往往恣肆不遵憲綱今後你每

務要揀選老成持重的補用不許一槩濫授

大員皇言誠切中時弊矣臣惟撫按之薦

劾不貴多而貴精至於巡行之懲勸貴精矣

而尤貴不絕人所謂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

人而天下懼者用是道也以薦劾言之如近年之指深刻為名流目循良為庸品者固不足道至若所舉者必欲盡其人以市恩而漫無皂白之可別所劾者必欲得其人以備數而不顧他長之可取則亦非公平之體也以巡行言之如近年之捨琴鶴而肥身指狐狸而埋輪者固不足道至若以羨餘為課最而委之查盤者務欲設法坐贓以除強為能吏而託之訪察者惟願入人之罪則又殃民之尤者也他若唯諾聲華而不思士風之日下趨走問安而不恤驛傳之騷擾近該湖廣都

御史顧璘兵科都給事中宋隆禧已言之矣

一聖

至於更調一節尤所當慎臣惟天之生才不甚相遠而許丞廉吏重聽何傷以操觚染翰之徒旦夕臨之於民上當道者據喜怒而責成效不知數易長吏送故迎新所易更新又未必皆賢徒相益為亂耳此漢臣黃霸之言尤為今日切弊也伏乞

勅下都察院行令撫按今後按臨務要恪守職業共持大體以自表率至其舉劾懲勸更簡調繁以報

主下者必精必慎以保我黎民至於各官之陞調撫

按之推選該部亦不得輕舉濫授以交固其心則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一二而天休永垂矣

四曰精考察之政臣聞人之材行自昔罕全焉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舍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是以伯鯨治水無功必待九載而後考黜臯陶為士執法而克宥之三信夫人材難得而罰疑惟輕也目今考察京官當事者不以惜材為念而精考察臣恐以二卯棄千城以能言信宰我不肖者漏網而為善者懼禍矣臣聞

祖宗之朝治化渾淪人皆脩飭而考黜數少至成化

一聖

弘治之間而此意尚在也昨年考察京官而至今稱冤者未必非各官之罪而當事者亦或徇耳目為是非任喜怒為憎愛植同異為怨恩失之太濫而過刻也適因廷臣建議各官之負屈於下者

陛下數數詔舉而用之得非以往年之汰濫人材之可惜乎殊不知今日所謂賢而舉用者即往年所謂不肖而考黜者與其憐舉之於既黜之後孰若精慎之於未黜之先乎此其情不可以不矜而當事者不可以不察也又况

皇上御極年久 德化之浹洽諸臣比前特深而諸

臣之漸染涵濡視向亦異此正

陛下與天下相忘於乘裳而治之時與諸臣相忘於

家人父子之日者即今 大禮告成

皇上垂鑒薄海內外皆欲同春而諸臣之服勤左右

奔走後先周旋 侍從之間親見

德化之成者顧不大垂 曠典以優其身家以矜

其罪過此豈

皇天一視同仁之心

陛下推恩自近之意乎伏乞 勅下部院明年考察

務以愛惜為心以寬厚為本秉公持正開誠

布公比年前事例特加精恕以仰體

陛下之意以上奏

皇天之心

陛下之於自陳待罪者亦乞 賜優容待天下以

君子長者之道則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

脉庶幾培養其一二而天休永垂矣

五曰抑邪佞之風臣聞堯舜之命禹精一執中

之言盡之矣而又諄諄曰無稽之言勿聽弗

詢之謀勿庸孔子斟酌四代之禮樂告顏淵

而又終之曰放鄭聲遠佞人信夫邪佞之言

易惑而可畏也乃今 明堂告成雖因豐坊

之建言 聖心之定議已久矣吳璋何人也

而議禮誤農害義莫甚於釋氏之徒

皇上之欲禁止有 旨矣葉凝秀何人也而乞度其

他蟬噪哇鳴紛紛不已投書獻頌源源不絕

適此禮樂大明之時 天心垂鑒之日不預

為 詔諭以禁其將來臣恐造言生事以瀆

聖聰者不止於吳璋巧言令色以搖 國是者不特

於葉凝秀矣伏乞 諭中外以昭示人臣

使知吾 聖教大明如日中天或有前項之

徒出位陳言乘間希進者各衙門務要參駁

究治及照考察京官目今在即邇來遊食之

徒多有罷閑官吏黜退生儒脫逃軍匠潛住

京師希圖教唆本狀詐害良善挾制官府報

復仇怨甚至匿名投書暮夜粘貼糾習成風

漸不可長蓋有不止於希求進用而已者近

該禮部參治生員黃淮奉

聖旨今後罷黜生員并名色人員潛住京師以建言

為由希圖進用及寫本狀教唆挾騙人的著

緝事衙門訪拿照例枷號發遣

陛下之意先已得之矣伏乞 通行巡城御史緝事

衙門預令用心緝拿重則問罪口外輕則通

回原籍仍責月報有無以驗勤惰務使公議

止出於臺諫而無容眾於蠱蛙

國是常持於廟堂而不搖惑於萑菲則政教一

而風俗美人心定而士習端國家之元氣

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一二而天休永垂矣

奉

聖旨這本內云釋氏之徒却稱葉凝秀本是道士如

何謂之釋徒僧道同皆謂之異端但

皇祖於道士用於

郊廟付以春秋告報

大雕凡為民也又敢蒙

大儀之典援救早惡之囚顧存仁這所實邪佞之尤

著錦衣衛拿來午門前著實打六十棍發口外

為民不許起用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王宣謹

題為陳愚悃少俾治化事臣一介寒儒誤蒙

聖恩擢居言路自念平昔有忠

君之志有愛

君之誠無階以達今幸遭遇

聖明勵精圖治容受直詞乃臣自效之秋况官以諫

為職苟緘默不言負

陛下也謹條切於時政者四事伏惟

少賜睿覽

計開

一曰節寬嚴臣聞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

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

和故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陛下通以禁網開闊人心懈怠一舉而激勵振作之

使令無不行禁無不止可謂得糾慢之宜矣

但嚴寒之後必有陽春糾而不已竊恐觀望

成風未免失之急迫而流於綜核操切者有

之伏乞

陛下稍舒前日之嚴濟以寬厚和平之治使天下之

人知前日之嚴者所以揀弊也今日之寬者

大聖人德合天地不以耳目隱發為明其道本如

是也則威惠並施則柔兩盡而天下之理得

矣

二曰慎興革臣聞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羨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得宜則可善治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陛下始以法度漸弛弊政日滋一舉而整頓脩明之使利者以興病者以革可謂得化導之方矣但先王之政協于中道竊慮更之不慎則革者未必便民而利者適以啓患不如循常習舊之為愈也伏願

陛下周思審慮長慮却顧必求理無愆違情無舛錯宜于一方而足以定于天下行于一時而足以垂於萬世則綱維不紊體統有條人心安足矣

三曰貸狂愚臣聞山數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瑕國君舍垢天之道也虞舜所以稱為太智者非以能好問好察而隱惡揚善乎邇來言事之臣多以聞風失實自取疏外責固無所逃矣但唐臣陸贄有言諫者之狂詎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伏願

陛下不追既往許其將來言之當者採擇施行陛下固所不棄其或未當亦乞曲賜包含弗加譴責則聖德大於有容人心將以無怨善言

日聞幽隱畢達矣

四曰和臣工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至於事有可否是是非非於一堂之上惟善是從不必出於已有失必諍不暇顧其他及夫議定事成諧和如是以故庶績咸熙諸祥畢集漢臣匡衡曰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聞之患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可不戒哉邇以化理更張依違往復在廷之臣或不能釋然於此今議既定矣事既成矣可以諧和如是矣伏乞

天語叮嚀戒飭期於同心同德效唐虞師師之風無

詐無偽監哀周諭諭之弊則公道有托私意難通况群臣和于朝而後萬物和于野不如是而望災異之消禎祥之應有是理哉四者時政之急務治道之大方臣之所聞見如此陛下不以為迂闊幸甚

嘉靖七年二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翰林院學士臣郭維藩謹

題為陳愚衷以恭復

聖諭事今月十二日伏蒙 御簡賜到 內閣

聖諭曰今日講官會日省無益之費停不已之役又諭維藩曰去急躁更張之弊務敦厚博大之規卿等以朕意諭問之令其將所指開陳以採當時急務欽此臣於是有所以仰見

皇上愚夫亦間通言亦察與大舜其異世而同符者臣承 命警惕周知攸措臣意之所在則不敢隱於 君父之前也夫躁急者博大之反更張者博實之反臣觀近日人情喜彼而厭此誠有

月異而歲不同者試以人所見者言之

國初官民衣服各有定制見于 會典者可考也今官及士庶多製高簷桶子冠及濶袖道衣之服以至祖僧之賤亦有然者此更張之見于衣冠者也士君子平居講論踈畧於人事之實深察於陰陽變化之微筆其誕說以訾先賢歸為禮樂此更張之見於言語者也及其相接耳言詭為鞠躬為禮交手相懽究其中心誠意畧無恬然相尚莫之知醜此更張之見於交際者也若夫居官者以講張為變通以安靜為腐鈍以寬厚為無能以嚴急為才幹以公直為矯俗以

軟媚為適時舉彼毀此伸彼抑此不以為異此更張之見于人才者也夫言語衣冠交際關乎風俗者也如是則風俗薄矣人才關乎政事者也如是則政事靡矣是豈細事而聽其所至我恐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然我

太祖皇帝取庶常吉士之意選進士為庶吉士分置近侍衙門

太宗皇帝因之故名臣多自此出今建議者以為市恩樹黨而不選則育才之途塞矣至於

祖宗歲貢之貢止以食糧年深者起送疏壅滯畧器使也而邊方之貢不限年資止考居優等其法

則又疎也蓋以邊方之士學問文詞不及腹裏

生儒也今建議者主於考選貢舉夫英妙之人既於科目中取之而歲貢又復然取則年長者者永無出學之時而邊方之學必至廢貢矣夫先王之制側者守門瞽者司樂無廢人也今年長之貢其才縱無可取然所習經書未必盡至廢忘使司教訓亦可以責效今如此則

祖宗曲成人才大小科用之意失矣若夫提學之官以道德教化之效非可以近小責今以考選歲貢生員黜退五名不問歷任久近一槩降用似亦誣矣夫士之類資性有遲敏識見有淺深功

力有生熟考校之際于曲下優劣前後懸異雖當事者亦不能自定况提學乎

朝廷以道德教化授提學而以考校之細故罪之是放飯流歎而問齒決之類也非所以重教化而求實效也近又邸報中觀各衙門條陳事件雖多為國之至計但立法過嚴求人過深者間亦有之伏惟聖心虛明神妙萬理深涵聽言用中若决江河恐采納之下普

賜施行則天下或有受其弊者臣愚有激於中犬馬之誠不能自已故於講章內及茲重塵天問豈敢隱諱以重不忠之罪哉輒敢披衷

奏

奏

上陳伏望

聖心念 國家政教之重審 垂憲貽休之謀復庶吉士之選寬考貢之例免提學之罰

明諭臣工戒異尚崇本實以脩職業仍乞於條陳之言擇其籌慮弘深事可經久者行之如是則國家有利生民蒙休其於時弊或可少祛矣

嘉靖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知道了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凌儒謹題為敷陳愚見以裨

聖治事臣謂人臣生值 昌明之時復遘可言之會乃不能殫心畢智以裨時政之萬一不可謂忠臣無知待罪言責久矣茲者伏遇

聖明夙夜孜孜以求治理而大臣亦多精白以承休德臣愚偶有所見復避忌而不一吐納於君父之前忝臣竊見 今日近臣清肅矣而外臣之

貪墨者未見回風選將公明矣而操軍之虛冒者未聞改轍茲慮屏除矣而賢哲之伏處者未遂登崇此皆海內日昃眚焉延頸企踵以俟而

奏

奏

不容不蚤慰其心者也臣據事條列如左伏望聖明俯賜採擇施行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計開

一曰重貪墨之罰以勵頹風蓋 國家建立在

外大小臣工凡以為潤澤生民保安地方之計而其最切且要者則在布政與知府知州知縣等官司此輩不貪即貪不甚則係釐司牧咸得其人民瘼庶幾其有廖矣奈何此輩

提方寸之權任意伸縮朝夕營私執敲朴以

鞭笞百姓其所以括取常規舊例火耗秤頭

與夫因事受贓指公科歛甚至假借軍餉名

色動罰大家富戶輒至幾百幾千推鞠刑屬民不堪命至是極矣然所以肆無忌憚者亦賊吏之罰太輕蓋曰縱或敗露彰聞重不過為民次亦不失冠帶以去此外更無憂矣則其所以嗜利殉財惟日不足又何所顧而不為哉臣謂今日在內臣工率相重名檢而遠苞苴而明旨屢頒復諄諄乎私餽是禁迺日聽外官貪墨如故不為破格一處如吾民之倒懸何合無勅下部院通行撫按將屬內貪黷異常者不得優以藩司官等甲科可惜不得待以朝覲解斥差完論劾即不時指實奏聞仍令該部今後遇有指名特參者不得槩擬開住為民務須重擬以憑拿解來京追贓治罪其事情稍輕應提問者該部仍酌量地方遠近限以具奏之期不許歲月遷延復致倖免其有先經論劾見行提問久未報者通行切責為何姑息長姦如此則禁例之申飭盡嚴風聲之感別而懲一警百之餘庶貪黷者稍知改轍矣伏乞

聖裁

一曰革虛冒之六以求實用蓋

國設置春秋操軍凡以護衛都城即古所謂采餼之戍最其善也奈何法久弊滋有虛名而無實益除山東河南尚依期赴營積弊頗少者姑不論外獨江址直隸臣自束髮以來未聞每年有一軍士上班有一批迴附卷者邇來雖立法稽查甚嚴領操官叅提降罰殆盡卒不能使一人來京何也蓋中都留守司所轄凡操軍共四萬四千有奇通計行糧銀一十四萬餘兩各在該府關給百計留難如該班應給銀一千止先給與三百即三百之內又該加一扣除領操官得此止帶一二管事人役逡巡赴京隱姓諱名上下打點東支西吾萬一稽查即便棄營而走矣其所以頂名代役者又多在京積猾之徒專一用強包占而營官以納賄為便該吏以得財為常左右通同培植賣放者十且八九此其勢有所資既不能米而姦有所售且不必米其為弊非一日矣夫朝廷外則歲費銀十餘萬兩以給軍內則歲費米數萬石以養軍乃竟無毫之用或者猶謂法不可以卒變是徒知受禮存羊而不知採藥也嘗者也合無

勅下該部再加議擬將江址操軍免其赴京止將原

額行糧銀兩如數徵解仍於應操各軍名下每名量追銀一兩謂之免班責令衛所掌印官依限徵收批差領操官一併解部則內外所積歲可得銀十八萬兩有奇然後付兵部以十分之三以為各營夫役之費貯兵部十分之七以備緩急召募之需蓋所謂一舉而兩得之矣其在山東河南附近常來者則嚴行清查一如該部所議如此則實既覈而名亦存財不歛而用自足達權通變之餘而官軍公私兩利俱存矣伏乞

聖裁

一曰拔隱逸之才以振士氣蓋人主遠姦為其妨治額俊將以維風固有並行而不容偏廢者也我

皇上臨御四十二年以來壽考作人凡布列在位者固濟濟多譽髦之士然其砥礪名節伏處山林者求之海內可謂盡無其人哉舉臣所知則充養純粹與論久享有所謂吉水羅洪先其人者行義優長鄉評推重有所謂上海林樹聲莫如忠臨川徐良得其人者廉正自守終始弗渝有所謂以上三獻其人者極毅有為盤錯不變有所謂金谿吳樞其人者此

數臣者或懲創益深而行能可用或沉痾久起而年力方強即今身處畝畝之中非不忻忻然幸有昇平之遇而思欲一置身於

聖明之朝也苟失今不蚤為錄用而使少者日以壯者日以老焉則沒世而風采不表見于後固若輩之所甘心者而野有遺賢其謂之何臣謂頃者既多罷斥匪人而將來復考黜不肖人才亦幾於之矣於此而舉隱逸以接續之誠今日之所不容已者合無

勅下該部再加採訪果臣所舉或非謬妄將羅洪先等隨材器使及時登庸既不使臣冒不知而

舉之嫌復不使天下抱舉而不用之嘆不復限于耳目未周聞見未詳許地方撫按各拔其尤錄其名以聞毋以濫舉以樹私恩若三十七年借邊材以希進用者坐連所舉如此則江漢鮮垂綸之士四方集千里之材而拔茅連茹之餘庶列者咸知所觀感興起矣伏乞

聖裁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奉

聖旨這廝市恩賣直無故奏擾錦衣衛學在午門前著實打六十棍著為民

尚書司司丞臣鄭履淳謹

題為竭忠以陳政要事伏惟時方多故萬姓怨咨頃年以來上持議論驚煩終乏及民之澤下實窮愁踣蹐畧無樂生之心工賈農商各失其業兵災徭賦率土靡寧燕雲遼代中原之脊也盤鼓一聞則三關震動徐梁齊衛天下之腹也洪波蕩析則四鎮無烟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強狼憑依而彌聚相扇浙直閩廣財貨之藪也師勞費劇而奸宄未殲搜歛日新耗露日甚請給日倍於增剋帑庋日罄於那移

宗藩之坐箸無籌中澤之哀鳴尤慘舟車盡散飛

奏奉隆聖抄卷九

一六二

輒多艱杼袖既空枷鎖猶逼民已窮而事益不可息散已極而法竟不可行餓莩荒原朱殷邊圉蕭條閭里烽火關河武衛凌夷卒伍驕怨內憂外棘百孔千瘡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彗星兩見於尾女日月繼食於元春鬼神吉凶災害游至緩急無備根本潛搖殆有陳涉阿骨打之徒窺伺於世雖李綱宗澤之展布尤艱天心人事種種可駭臣等慟哭流涕於

陛下前

皇上應卧新嘗膳於宵肝也饑寒迫身易為衣食整替赤子聖主之資若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

切虞廷困窮之懼則天所以驚動海內者適以資他人矣而今之最急孰如用賢乎諸葛亮曰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陛下御極以來諒陰恭默已三期矣濟濟多士豈無一當聖心似可少慰承式之望乎憂虞閔愷天步艱難又值不容靜逸之時矣寧曾

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俯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竊慮亢睽孤危乾坤否隔欲見君子阻于車鄰遇巷約牖寐無取舍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姬姜違脫簪之

奏奉隆聖抄卷九

一六三

規周召拂同舟之義日親絕疇咨之益便殿邈晉接之期面話既懲趙普奚從而補牘內批徑出蘇轍何自以封還紀綱廢于因循賢愚襲於玩愒功罪之名實罔核浮繁之文案徒盈善類既失於振揚厲階陰啓乎奄寺言涉官府輒肆阻撓梗在私門堅不可破今也童牛羸豕之圖不豫他日城狐社鼠之計莫施逮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風行勢脅疊積權移會使台輔具員六卿拱手元良恤悔于孤立威福倒懸于冠裳茲霜雖未冰月已幾望前車不遠患起于明尼旁觀于內果何時也而慶堂燕雀蔽日

雲霧牽制游優深頌隱憂誠恐川潰土崩一旦
决裂不可復救萬姓涵涵皆謂群小侮常明良
疎間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可以永安者寧願
委之由順裕蠱而端拱淵默遂可濟蹇亨屯
乎

陛下不自以宗社之憂為憂縱有忠臣烈士以憂
陛下之憂亦無能上達以自效也伏願

早奮英斷之剛於以决大計而勿為小故之所清

弘昭濬哲之明於以任君子而勿為嬖昵之所惑

上天元子之責至重必量栽培傾覆之命為難誌下

民父母之望至殷必思向背艱險之情為可畏

四書陸氏抄卷九

四四

以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以昭陽細務之勤

而和庶政以重夷為關門勁敵以錢穀為黎庶

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邪以建法家拂士

省納殷士僂翁大立等疏以求鯁議訐謨

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

親授絲綸都俞一堂乃成朝著萬幾之義理漸

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

踰此不然而或仍彼故習則雖臯夔伊傅接踵

都門晁董公孫昌言盈耳終何補於國是之萬

一旦三年無及於畜艾機事一去不可為矣愚

陋微臣本無言責數年家食忻際

清時適見邪正相持賢人掣肘太平未兆感憤激衷

冒犯天威觸怒權侍自知弗宥伏祈

聖明垂鑒臣心無他更勅閣部科道諸臣再加看

議如果臣言頗或可採即乞

俯賜施行蒼生幸甚臣不勝敬應之至謹具奏

聞

隆慶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鄭履淳這廝假借陳言妄議

朝廷好生懷奸生事者錦衣衛等在午門前打一

百棍送刑部牢固監候

嘉慶庚申卷九

六五

京畿道監察御史臣劉紳謹

題為應 詔陳言以脩內治以消外患事竊惟自

古英君必先內治而後外治未有內不治而能
外治者亦未有不內治而能長治久安者近日
軍士作亂大同番達侵犯甘肅上馬廐

皇上西北之憂下馬啓宰執安攘之慮然功思告成

治必及內固無待於小臣之浮說但臣伏觀近

降 聖旨這本內所言典禮還行曉諭天下臣

民事在 朝廷的自有處置關係各衙門行令

各官著開誠布公保民體國不許恣意怙勢有

負任使臣又伏觀前日 明詔肅內外諸司百

不盡陸運鈞奏元

李六

察務實體朕之意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

盡其忠以見

陛下圖治求言之盛心也臣以菲才備位言責而於

國之利害寧忍緘默不言庸庸保祿以負任使乎

切以大同甘肅患固可憂而其內治未脩尤大

有可憂者焉

陛下試于深宮獨居之時靜思文武之臣平日疏附

先後所託者誰與臨事折衝禦侮所託者誰與

先事運籌決策直言敢諫託以消禍患于未萌

者又其誰與

陛下念及于此良可寒心臣所以寢食不寧日夜

心而所謂大可憂者此也然濟濟在廷綽有其
人顧

陛下委任何如耳誠使委任之專不間讒佞則忠臣

義士必有感激思奮共圖內外之治者方今

大孝以成外治將舉而於內治不可不汲汲以脩之

也此臣用是勉誠效公披膽瀝肝謹以脩內治

一十事條陳于左上竢 天聽伏乞

皇上法大禹好善之心體成湯從諫之義事在

朝廷者留神省覽事係各衙門者 勅下部院採

擇施行則內治可脩君臣同休國勢等

天日之尊治安同山河之固區區外患自爾潛消

不盡陸運鈞奏元

李七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惓惓祈望之至

計開

一緝 聖學臣惟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

心為要臣前叨侍 經筵幸聞進講雖虞廷

都兪吁咈之氣象不過如此較之崇異端而

禁道學者霄壤不同臣願

陛下自今緝熙 聖學誠意正心好惡不偏喜怒惟

公 經筵日講有始有卒又必于退講清閑

之燕以所講經書愼愼明辨何者為脩身齊

家之理何者為治國平天下之道體貼身心

措之躬行或有疑難 召選老成講官使之

分直講說以解疑難久則

聖心豁然義理貫通是非邪正昭然明白則德業自

成太平可致

一近正士臣惟正人在位則天道開明朝野肅清如克舜親賢而天下治此其明效不可誣者

陛下登極之初優禮老臣召用名德天下舉欣欣然而望太平羨莫加矣臣願

陛下廓天地之量忘形迹之嫌凡内外文武官員老成練達公庶才智盡忠報國輸誠愛民者此皆正人之類也自今視如手足置於腹心託

三才九

三才九

以股肱之寄仗為牙爪之資又必勿貳勿疑惟和惟一使之展布四體以立治功則凡為之臣者誰不爭相濯磨開誠布公以圖消埃之報乎如其不然自有國法如此則内外有人緩急可託天下之治自然興隆

一遠佞人臣惟邪人在位則元氣閉塞邦國殄瘁如堯舜四罪而天下服此雖已往于今可鑒

陛下登極之初斥逐佞人澄汰冗員天下慶幸至今無已臣願

陛下平其權衡以驗所為凡内外官員心術回邪陰

跡詭秘攀援附和竊取表官變亂是非誣陷

忠良無事則攘臂橫行有事則緘口不言此

皆佞人之類也此等佞人能阿諛為容逢迎

為悅若少不加察則墮於計中其誤國敗事

誠不難矣自今必阻而抑之跡而遠之不使

變亂是非顛倒賢否紊壞政事覆敗邦家如

此則舉朝皆正人而天下之事自不傾頽矣

一畏天變臣惟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

告之近來星隕于上地震于下虫蝗為孽水

旱作沴非常災變紛紜奏牘之間然變不虛

生必有感召即今奸邪得志貽害善類辨言

三才九

三才九

亂政叛軍逆命以致番達回賊深入搶殺則其兆應已昭昭者甚可畏也

陛下登極以來宵衣旰食用賢圖治可謂脩省于上矣但臣下不能效忠致有此變臣願

陛下自今君臣同心恐懼脩省君盡其道于上

臣盡其道于下一政之出與金石同其堅一

令之出與四時同其信不朝更而夕改不前

前是而後非潛消亂政之臣默奪奸邪之志

則叛逆不起邊塵可息人事既脩天變自消

矣

一恤民隱臣惟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元氣也不

可不養民隱其可不恤乎

陛下登極以來賑恤貧窮蠲免徵徭近又停差掣官
可謂恤民幽隱矣但過者加以師旅饑饉間
閭窮悴生理蕭條言之實為傷心見者無不
刺目無以各處鎮守奏差等官其害不可勝
言者臣願

陛下為國愛民益加優恤凡百官在外或有不公不
法貪污害民被人訐奏者 勅下都察院移
行撫院從公查勘如有回護一體坐罪自今
再勿差人一槩掣官以異假虎張威之勢以
中因公徇私之謀如此則官得安位行志民

得安居樂業自無騷擾之害慈嘆之聲也元
氣壯則身強邦本既固國自寧矣

一容諫諍臣惟君仁則臣直為臣子者孰不欲
苟圖便安以保祿位乎但言責不盡則上負
朝廷中負所學下負百姓何賴以立 清朝而
朝廷亦將焉用此人乎是以目擊時弊不避觸忤
不顧利害盡忠諫諍直言論奏要之上以為

國下以為民非為身家計也

陛下近降 明詔欲臣俯職盡忠此實禹之好善湯
之從諫之義也臣下將順豈敢後乎臣願

陛下自今虛已聽言平心察理如其諫奏果為國為

民之謀非一人一家之私或可以消禍患于
未然懾姦宄於不萌也必容而納之

勅下部院議其可否可則見于施行縱使過當亦須
委曲涵容以開言路不必索垢尋瘢深究其
過以塞言路以蔽耳目以棄股肱也如此則
天下利害生民休戚得以上達而無壅蔽天
下自治矣

一立綱紀臣惟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
福作威蓋權不可下移臣不可上僭也

陛下登極之初總攬乾綱政出于一紀綱不可謂不
立也但近有奸邪之徒寅緣屬託排斥異己
是雖名假激揚其實欲快私忿報仇怨耳致
使忠良喪氣權柄下移是豈

國家之福政事之美也臣願

陛下派立紀綱慎重名器自今凡有事機必裁以
聖斷而後施行其黜陟銓選委任該部禁其專陞之
失刑罰獄訟盡付法司絕其報復之非至於
錢穀禮樂之事各付所司惟執要以責成不
紛更而變亂中間奉公守法者固不待於戒
飭其玩法迷惑中藏奸計者曉以利害使各
盡臣職各保身家毋貽後悔如此則權不下
移器必重 朝廷自尊矣

一平賞罰臣惟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人主制

馭天下之大柄賞罰通乎則人心悅服否則物議駭興何以駕馭豪傑鼓舞天下乎

陛下登極之初酬功懲惡惟明克允賞罰不可不謂

平也但邇來有無功受賞無罪罹罰者亦有功罪相同而賞罰或異者又有冒報功次希圖陞賞者人心渙散職務廢弛職此故也臣

願

陛下平其賞罰自今付之公議責於所司如天地之

于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而不可有一毫之私果有功也與衆賞之使無功也不得以

內主隆康抄卷九

一十一

濫受果有罪也與衆奪之使無罪也不得以濫及至于功罪相同者不分親疎不論遠近而一體賞之罰之馬則賞罰均乎人心自服職務必舉矣

廣恩威臣惟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

于廢弛而不張則流于廢一張一弛為政之

中道也然政豈有大於戎兵乎蓋戎兵凶器

所關匪細而驕兵悍卒不可一日不在紀律

之中不然則派于寬縱志氣驕橫難以制馭

今日大同叛軍是一等亂賊乃天理所不容

王法所不赦者也

陛下止誅首惡不問曾從誠天地好生之德也但恐

冥頑玩悖益長驕縱若徒事姑息不振

國威而提師止亂者倘或不恤國體不為遠慮

苟且塞責欺罔蒙蔽是又誨而翼之也萬一

各處效尤奸賊蜂起何以處之可畏之甚也

臣願

陛下自今以剛為主以嚴濟寬

明詔欺罔伸法振威施陰慘于陽舒之中沛雨露于

霜雪之際一張一弛並行不悖或操或縱兩

全無害嚴威峻命常施于驕兵悍卒之衆以

折其縱橫難治之氣而其盡職者未始不結

內主隆康抄卷九

一十二

之以恩謙諭溫詞每施于賢良方正之士以勵其直言敢諫之節而其曠職者未始不制之以法如是則恩威振舉天下懾服矣

一設總制臣惟天下之事有綱有要舉綱以張

目則有條而不紊執要以御煩則力少而功

多此理勢之必然即今各處邊境事多失機

亂日易起其故何哉蓋由總制不設卒然有

警而鎮守等官各守信地自分彼此不相協

濟故耳

陛下登極以來思患預防總制非不設也但設而不

久又况夷性險詐視總制之設否為在已之

出沒其出與沒速如雷電而總制旋設徒勞
無益譬之激西海之水以救涸轍之魚殆亦
晚矣欲地方無事得手近該兵部題設總制
以圖兩全事奉

聖旨是楊一清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少傅兼太子太傅仍舊署提督陝西三邊等
處軍務馮勅拜符驗旗牌關防都給與他著
上緊前去臣聞之不勝忻躍有以見

陛下奮乾剛之德挺獨斷之明得綱要之舉矣臣願
將宣大等處地方照依陝西亦設總制一員
勅下廷臣議舉內外素有才望夙著忠良諸練邊務

嘉隆朝抄卷九

一十四

大臣二員內選一員設為總制之官付以關
外之權鎮巡以下悉聽節制陝西在于固原
宣大在于宣府各常川住劄居中制外以綱
統目無事則責成屬官處置兵糧備設險隘
有警則詳審機宜量調兵馬互相救援臣知
號令一傳將士星馳聯絡勢成彼此協濟以
守則可固以戰則可勝以攻則無不服也又
必議立定期或三年兩考一換如有陞遷等
項照依巡撫事例必候交代而離任如果有
功仍乞

皇上俯念邊臣不次超擢以勵將來否則

國典具在誰敢輕放若然則禍本潛消任久成功
庶無臨渴掘井之患而有虎豹在山之勢矣
嘉靖四年正月十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嘉隆朝抄卷九

一十五

戶科都給事中臣魏時亮謹

題為時值匱乏計處時務最要三事以濟艱難以

圖久安長治事臣聞帝王之治以親親為先以

禦虜為急以仁民為大方今天下有三大患

親親則藩祿不給矣禦虜則邊餉不支矣仁民則

公私告匱矣

皇上冊立東宮首念宗藩祿糧之缺東西虜警

會集多官安攘之謀登極布令重軫國家匱

窮之急則我

皇上所加意者固恒以此三大患為首務臣等效忠

君父者又敢不竭犬馬之私而切念國家之計哉

語曰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尚以為安今日

國家匱乏之勢何以異此臣請為

皇上備言之臣等伏聞宗藩者

天潢之戚脉也匹夫而饑寒

皇上且將惻然動念矧天潢乎廼今宗藩日盛

廩祿日增各處竭民脂膏不足供歲入之半祿

厚者猶可展轉祿薄者轉死溝壑昔人謂饑寒

切身雖慈母不能保其子而今者遠在

天潢非細故也饑寒迫其外復無禮義以養其中有

識之士方抱長慮矧目前已難支持即日後作

何措處此而不為之計真實誼所謂及今不治

必成痼疾者多矣臣等淺見薄識何能為謀區

區一念愛國不容自己嘗伏思之有一時教

養之計有百世經久之計所謂一時教養何益

宗室最多之慮貧困為極矣子弟失教之數不檢

者多矣創立宗學不但為禮義之關實可資為

生養之地伏在今日切不可俾宗學為緩圖也

世祿之性或驕淫是肆禮義之習非預養弗成

勢眾易於變生困極易於為暴苟不藉此禮義

以維之詎能久乎是以宗藩條例首載乎此

而各處並未舉行者何哉以事有本原得其本

原則事可就緒今宜申飭巡撫如例內所謂悉

采武岡王議特建一學特選宗室中行脩

譽著者一人為宗正以主學一應事宜專責巡

撫為提督官此事之原也本原既立然後教授

師生入學出學及稽考皆否中有放縱徇教者

叅奏竝用降革之條方可責在巡撫者實舉行

但提督在巡撫而教訓仍宜責在提學若地方

大遠并責在該道守巡等官其宗生多處特建

一學果少處即于府縣軍民學內闢處空地一

段創立一祖訓堂并號舍以便宗生肄業宗

學教訓專在德行宜訪其性度實加舉檢詢其

素行立為警戒凡貧宗饑困率由奢侈所致訓

教之中更宜申明守身節儉之義嚴加提撕警覺發令習與性成若宗學條教脩明宗生各就規矩守巡等官俱聽各巡按特薦不次超擢然臣等又謂可資為生養之地者貧窘

宗室于中有行最著者宜加風勸責令巡撫舉未
在學于常祿外養以訓導官一員之俸舉必真
賢濫舉者罰其餘極貧無依所當賑濟及行誼
應舉者亦宜於常祿外量給學米賑之有貧不
能葬者具呈到學量助之其宗生回宜少課文
辭而貧宗子弟更宜復開醫學一踎延取醫師
教訓是禮義貧富交相為養誠今日慶

宗藩之急務焉

宗藩之勢亟矣或乞食道途或

投身傭隸此固途人所不忍而親郡王之支
派伊邇者何獨忍之况祿厚者坐享貧迫者環
視非久安之道也今宜因宗學之建定議

親郡將軍鎮國各仰答

祖宗之靈深恩之誼特開勸學數宗之例凡祿萬石
者歲薄捐五分之一祿二千石者薄捐十分之
一祿一千石者歲薄捐二十分之一扣存該處
衙門悉收作宗學內風行誼賑貧乏助斂葬之
用夫勸學睦宗為善最樂我

皇上特賜題書扁額以獎異之各分祿之數歲著為

例此尤宗學所當聯屬之誼也凡此皆不過一
時教養之計耳苟為百世經久之計宜及今蚤
為之計焉蘇軾有言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
棄于有餘之外今貧宗多處聚居一城不但民
力難供抑且地方有限在官府莫能為之謀即
各宗自為生計亦無所措手足焉語曰聚則爭
爭則亂無事既相尚以驕侈之風有事又相邀
為挾制之街皆如古語也茲急宜散之於

宗室最多極貧之處如平涼大同開封等府專責
該處撫按就本省相度某府州某大縣去處守
巡稍使地方可安插宗室者奏

請酌量分封然後生計可活爭奪可弭但分去原封

不遠稍便搬移原分除什物自行變賣外其房

屋歸官變賣以助分封房舍之費分封房舍皆
限於狹小有制凡分封有王地方正官伏乞著
為令典例得管理宗藩處從以防撥置即

宗室有異常橫肆者有司仍行暫許拘管守住一
面咨知該管親郡一面徑自奏

聞一著為令焉此分封所當議者不容緩也伏見
中土邊方宗甚貧迫地有廣闊其在各處則宗
富者連阡陌之田宗貧者無立錫之地皆不可
不措處者伏乞嚴限各該撫按守巡查有官

民無碍田地酌量收租若干各給貧宗
抵折糧若干彼各人佃種更嚴查勘之法
除親王欽賜田土查明外若

親郡以下係干投獻私佔者嚴勅撫按守巡查
勘并諸人首告除以前不論外以後美談租利
幾何抵折糧幾何查果無碍仍給

宗室本主管業但抵折糧米只許穀足三分之一
其二分仍給糧米若以穀足三分之一者凡多

餘田地通行扣出給與別宗此地利所當均者
不容緩也嘗聞非族之禁士庶必嚴

天潢可混

奏稿卷九

十一

相宗在天之靈不能無恫者迺今花生子女禁止

不與口糧而冒以花生抱養汙混王勝者全

無重罰豈所以嚴族類之辨慰祖考之心乎

若不嚴立保勘又不過紙上虛文微隱難知誰

能敢怨伏乞申議除保勘舊規已行外今後

貴在親郡通行嚴禁究宗室及本家官眷

親屬牧生等婦知情者各赴該管親郡并官

府衙門舉首舉首之人行布政司或本府縣官

給賞銀五十兩或三十兩若已混汙

玉勝者所犯宗室撫按奏請定奪懲創此

天潢所當辨者不容緩也此三者皆自世經久之計

雖非奇論實可必行儻當事者以遠慮為心庶
幾或以一行可採議者又謂依

國初遼韓伊岷肅諸府之制糧米皆二千石

郡王通咸又謂宜如漢宋得應制舉及工商各治

生為中使此二者雖經具題臣等未容輕議但

窮則變變則思通苟不可措慮冀謀國者重加

留意仰惟

皇上憐貧宗勅下該部查覆申嚴宗學之法定議

經久之計責在必行專乞特賜聖書與各該

親郡王府獎諭推祿宗學尚義敦宗凡事體應責

地方撫按有司各官者俱限文書到日半年一

奏稿卷九

十一

年奏報此宗藩所當計慮者一也

國家定都幽燕去虜邊咫尺邊事振則安邊事壞

則危茲欲大振邊計非選練將士不可欲結士

心非厚充邊餉不可夫年邊餉之法藉商人中

鹽屯田於邊商利而官亦利今則取給

內帑邊屯廢而鹽課日增商困而官愈困焉去歲

仰遵明諭廷議籌邊申重理鹽法之一策

特設屯鹽大臣選用才望蓋誠有見於此而思

為救急之計矣伏考廷議有曰奏請

簡用俾之清理因以興屯田之利裕塞下之民此專

為塞下非內地也迺今

欽差大臣一往江北一往江南一往河東等處往江
北者兼理山東河南等處屯田往江南者兼理
江浙湖廣雲南等處屯田往河東者兼理四川
等處屯田內地在所重而塞下屯田在所畧夫
屯田鹽法相為表裏專以塞下屯田言也若內
地之屯田原與鹽法無相干與緣內地省直屯
田自有省直專責以經理則有巡撫以專管則
有分守屯田等道以查覈虛實則有巡按御史
封疆既闊事體亦疎今徧以大臣兼統之豈惟
巡歷之難周亦且查防之不及不過行文各該
地方添一造冊繳報而已今仍宜責在該部申
明事體專責成保民足

隆慶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

國之計申明速坐降罰并舉効不用文字直書某
事之條如錢糧違欠不許離任及申重鑄錢之
令一一乞勅戶部嚴切議行之各該省直遠
近俱要限期奏報此民窮國匱之當計處者
三也凡此三事取為拯救匱乏中要務遭值
聖明躬節儉以先天下尤為救民恤匱之本焉臣嘗
伏讀聖詔

聖旨有曰朕加意節省又曰朕正供之外未嘗妄費
分毫大哉聖謨臣民懍然伏欲或生於履
盛德恒懷於心終感我

皇上念宗藩之至急因以固未然之防懷邊廩之
至虛求以消脫巾之患計民窮國匱之已甚務
以冀聚人守位之謀責在當事嚴議實行經畫
措處於先稽考奏報於後力挽之必勝身任之
弗辭在

皇上遂親親仁民之心朝廷定安內攘外之畧不
惟艱難匱乏之已濟而且久安長治之可圖矣
宗社幸甚中外生靈幸甚

隆慶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隆慶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

工科都給事中臣嚴用和謹

題為東南糧運繫關國計至重乞

勅臺臣兼理以振漕務事臣竊惟法宜更端則不可因循以滋弊事有明効則尤當專任以責成故易稱聖人代作通變宜民而復繼之曰變則通通則久蓋深見夫弊積於法之窮者在所必更而隨時變通斯於治道有裨補也然則糧運之在東南所貴亟通其變不宜仍踵前轍者孰有要于臺臣兼理為最便乎夫浙江之抗嘉湖直隸之蘇松常鎮總轉漕各省較之額數殆居其半營操軍士之仰給京通倉廩之儲畜胥是賴焉其於軍

嘉慶題抄卷九

六十四

國重計關繫誠為不輕往以錢穀隸於戶部專差主事分任接管立法非不善矣然部屬子所在官司原無監臨體統事權既殊作為難展文移之往來規條之約束府縣衛所大率視為故事未必一一奉行中間猶有不知大體者堂緣禮節以忿爭弗思振作者惟圖苟完以塞責因循日久玩愒成風催徵不前完納常後時當收穫里鮮登倉之糧期屆輸將邑無高廩之積比於船到水次輒爾講兌紛如在有司則徒恤民隱每欲減省以市恩在軍衛則藉口

國儲復欲取盈於額外偏私各執旬月動淹又甚也豪強大戶積粗惡之米而故意耽延以售欺久猾旗軍得欺隱之利而濫行收受以阻眾弊端種種難以縷言彼時監兌主事豈不身沾地方親見其弊勢既難行則亦置之若罔聞爾如昔年嘉湖屬縣軍民兌講未定糧交太遲遂至登城鼓噪舉火傷人揆之事體豈宜有是又况過淮愆期抵灣違限船多守候何以接連于來年軍半逃亡無可稽者予在路運官之通關未掣

國家之儲畜違虧漕務至此豈不大壞極弊哉是

嘉慶題抄卷九

六十五

以該部科有見于此將浙江江南漕運題覆奉旨更差臺臣往理行方一年即有次第數年積弛以興往事廢墜漸舉在起運處所則依期上倉交兌無爭擾遲滯之虞及轉運到京則如限報部收納少折耗賠賍之累令行禁止人心罔不貼然過淮抵灣視諸他省獨早若前所陳數弊一起而振刷之里甲旗軍莫不願夫臺臣之優差也此雖該院選委得人亦以衙門體統自別蓋

臺臣

命按地方有監臨糾察之寄職官賢否率得而舉劾之軍民利病並得而興革之隨在奉行惟謹

理勢固然無足怪者夫以部臣監兌其弊端漸積既如彼臺臣往理其明効昭著又如此番時度勢信當專任臺臣不可仍差部屬明矣近于隆慶二年復該戶部題奉

欽依選差御史一員前往交代接管隨該都察院題稱各道俱委乏人別無相應差用查得監察御史譚啓見駐浙江等處查盤事將告完堪以改差管理又查弘治二年相沿迄今俱于戶部司屬內推選督運除今歲專差御史接管外以後年分不必再差憲臣等因奉

聖旨是這贖運御史准再差一年着譚啓去以後只

嘉隆頭抄卷九

二十六

照弘治二年例行欽此夫該院具題無非慎重差遣以免紛更明職掌以崇體要由議最為周詳已經奉有

明白何可復易但今日東南漕運非得臺臣理之則事已舉而復墜弊雖革而漸滋將來所必至者况今御史譚啓領差未久旋報陞任去訖即今歲漕糧求如往年早完尚不可得于此弗思遇變而通補偏救弊何以維法于不窮乎臣者得也田印馬原係二事向俱分差臺臣提督專管今該院題奉

欽依將此田一差歸併印馬事亦不煩人咸稱便見

今兩浙巡鹽御史係是交代接管之差且督理惟是鹽法及地方水利才力優裕者每以過于清暇為嫌又直隸蘇松常鎮四府皆其按屬地方或撥浙江旗軍免直隸糧餉並得而理治之匪若浙直巡按不得相兼比也倘照此田歸併印馬事例請

勅一道給付兩浙巡鹽御史欽遵無理則臺臣不必專差而漕務有振舉之益部臣可以無差而地方省供應之需寧不為善通其變一舉兩得者哉或者則曰鹽課係運司多官分領巡鹽止提督之匪若贖運之瑣屑也臣則以在浙江有管

嘉隆頭抄卷九

二十七

糧察政在直隸有兵備帶管與夫府州縣屬莫不設有管糧佐貳等官而各衙門正官迺其事責差御史以理漕糧寔藉以糾察振肅之正與巡鹽相類又何瑣屑之有况漕糧鹽課均屬國計詎可軒輊于其間乎或者又曰兩浙鹽地廣遠巡歷難周今若此恐顧此失彼矣臣則以糧運在於冬春宜出巡浙之杭嘉湖及直隸之蘇松常鎮清鹽法而兼理運事其餘夏秋月分仍於寧紹台溫金衢嚴等處遍巡歷焉以專督鹽法先後緩急自不相妨且如刷卷清軍各官以有專責今皆責成巡按御史兼管况漕糧

委之巡鹽御史事體尤甚相宜何別有所窒礙也伏乞

勅下該部備將臣所言酌量詳議如果弘治二年事例不可復行於今日臺臣兼理糧運信可利益於

國家即便覆題請

旨一面移咨都察院轉行兩浙巡鹽御史查照隆慶二年三年事例備運隆慶四年漕糧一面請給鈔書細開糧運應管事務以便遵行督理其按屬府州縣正官及管糧佐貳等官於每年起運之後查將怠惰不職漕糧遲誤者先行論劾前來該

隆慶四年

卷九

部即便覆題處以示懲戒其有職業修舉糧餉早完者俟差滿復

命之日一併分別舉薦以俟錄敘擢用更乞著為定例載之議單每遇年差兩浙巡鹽御史該部隨即請

勅一道給付前去兼理浙江江南糧運庶差不加增而事可畢集其於漕務有裨不小小夫伏惟

聖明留意

隆慶三年五月 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禮科都給事中臣張紳謹題為乞嚴額外進獻以重

詔今事竊聞之書曰今出惟行弗惟反傳曰今重則

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今凡此皆聖人慎重

之意古之帝王所恃以治平天下之術也苟樂

於迎合之諛昧於利害之歸輕徇其私朝更夕

改則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天下之弊紛然

雜出此固苟且之政非臣等所望於

聖明之世也頃者守備鳳陽太監張陽題稱乞處停

山獻新果品該禮部覆題奉

聖旨還都照舊例行務要禁約下人不許生事擾人

自取罪累臣等謂此舉動該部言之明白痛切

所宜遵承詔今以貽久遠之謀根究奸諛以

杜貪戾之漸乃奉 綸音都照舊例一槩容許

重疑人心不知所謂例云者其張陽所稱洪武

年間之 宣諭與近年太監慶貴等之故事乎

抑 大明會典 皇考集大成之書以傳信於

天下後世者也夫鳳陽王業兆基之地號為中

都其進 獻諸果應著令申使相繼承以奉

宗廟天何畧焉而不之載也蓋月朔 薦新取其時

鮮以隆孝思而不貴於遠方難致之物以勞吾

民况鳳陽所在即如張陽所開諸果皆兩京所

奏有

皇祖之意特以驗看守之勤惰樂種藝之有成或偶因便用之豈虞後世遂以為例相沿於無窮耶

會典之不載則其不以為例也審矣

陛下改元一詔天下信之與會典同為不刊之書

內一欵有曰各處鎮守協守守備等官不許假以進貢為名貪取早課科歛銀兩擾害軍民額

外進貢一切停止夫何詔墨未乾而破於奸謀施行未幾而格於橫議不惜反汗復啓厲階

夫匹夫食言人且非笑而况天子之指揮關係重大一有不審則人將睥睨

朝廷以為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為可以搖動敬

證捷出將不可制只如茶芽一節查得南直隸并浙江福建湖廣等處凡地土所宜皆入例

貢備載會典未之有改鳳陽原非產茶地方陛下不察誤中其欺曰茶芽只著自行收買進

貢臣等猶切疑之以為陽之收買或不出於已資也既而尋復有此事矣

陛下再中其欺不惟不知罪也而又重許之鳳陽根本重地百姓連年飢荒守備為地方設也為張陽者正宜深加撫卹用奠邦基乃敢陰懷側媚之私外托年例之說曰黃船則襟以人夫曰芽

茶則混入果品巧飾詞說意在必行公違詔書全然不顧雖明旨禁約不許下人生事然以

積年鷹犬之徒一旦事權在手未免微夫索錢騷擾地方幫貼折乾重煩驛遞故曰聖王先成

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重本也煩民以薦列祖在天之靈其肯享之乎又况倖途一開四方效

尤爭進奇巧何所底極如唐之日進月進宋之花石綱史冊昭然卒之罷敵天下皇風因以不

競其流之弊雖未必遽至於此然明主謹無逸之戒聖人重有漸之防可不先事為之慮哉大都

宦官出守若非早夜搜羅指稱名目為希寵自私之圖則塊然地方束手坐食故進

獻為此輩第一事百計巧鑽必得其門而後已伏願陛下思詔令之當重察利源之不可開俯從該部

所請如遇前項果品成熟選精潔奉獻皇陵其南北進獻果品並茶芽皆係額外仍舊一

切停止切責張陽務宜安靜毋起事端以作俑於天下尤望申明詔旨通行各鎮地方今後

但有違詔獻進者論之如律罪在不赦則天下可以無事而生民得所安矣

嘉靖二年五月十一日奉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却貢獻以光

聖德事近該甘肅地方都御

史陳九鸞奏稱魯迷地方番王差人進貢獅子

西牛西狗西馬阿骨刺馬駝珊瑚珠玉等物該

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遠夷既非常貢地方應

否起送你部裏還會同兵部議了來說欽此臣

聞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太保召公奭作書戒干

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不貴異物賤用物民

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武王遂却而不受成王時

越裳重九譯來獻白雉周公亦以德不及為辭

下逮漢唐賢君猶有却千里馬如文帝者不受

林邑火珠如太宗者書之史冊是為美談仰惟

陛下賦性高明秉心中澹 即位之初珍禽異獸一

切縱放而淫巧異玩罔干嗜好古帝王莫能遠

尚矣今魯迷遠夷所貢獅子西牛等物固

陛下所必縱必屏而不納焉者願肯輕受其獻為

聖德累耶臣又聞洪武初內使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牛以備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何為而

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寺他禽獸悉縱之

今 乾明門等處禽鳥虫蟻尚多存留近易州

民人有進鷹三十餘連者皆仰大官日賞豬羊

米穀黑裘豆藿林之類以歲計之亦且不貲臣

性嘗具題欲望 聖慈通行釋放未蒙允行今

魯迷復有此獻且獅子等獸即非土性所宜必

須夷人喂養受之徒糜 國用却之有光

聖獸其餘珊瑚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焉用之矣

臣聞議者一却其獻恐沮夷心臣竊以為不然

周穆王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周武王

成王漢文帝唐太宗皆以却遠物而獲遠至通

安之效此前事明鑒也今不以四君為法迺欲

踵穆王遺跡臣不知何說也臣訪得各處遠夷朝

貢經歷地方輒肆騷擾強買市井之物或凌轢

伴送之人或折辱尉傳之吏其貢獻玩無益

經費而供億賞賚已計倍蓰矣稽漢典亦有閉

玉門關謝西域故事且一夷朝貢未足為

朝廷重輕兼以夾帶夷人貨物數多者盡行起送

不惟復踵前弊抑且重困地方乞

勅該部轉行彼處鎮巡等官或就彼量行賞賚遣回

或起送頭目數人赴京其獅子一切珍玩之物

通行遣退庶幾夷人知 朝廷有不寶遠物之

盛德不惟潛杜其窺伺之心益以彰中國清明

正大之體周武王成王漢文帝唐太宗豈得專

美於前哉其 乾明門等處禽鳥虫蟻乞通行

縱放該寺供應特賜停止仍乞

明示中外無得復以禽鳥為獻則

皇猷益光

聖德益隆美臣不勝願望之至

嘉靖三年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戶科給事中臣張紳謹

題為停免額外貢獻以昭大信事臣聞帝王之

盛貢獻出於租入之中而邦本安苟且之政貢

獻浮於租入之外而國脉耗是故奸諂之徒挾

殘人之術開媚上之端誠君子之所羞稱明主

之所深惡亟去而不以聽者也臣伏觀

皇上登極詔旨有額外進貢一切停止之言有以

仰窺

陛下仁聖天生愛惜元氣不欲重困軍民以適其私

而海內臣工懼忻鼓舞皆將翹首拭目以觀太

平之極致但各鎮守總兵等官不能仰體

嘉靖武宗卷十

一七

聖懷講求德意茲托舊例以誤天聽或假謝

恩以售已私此皆悅之不以其道君子之所不悅者

也而

陛下未究其所從來承前之訛遂後之失格

恩旨於不信啓貪戾校方來臣竊為

聖明惑之臣節查得大明會典內府織造所用

紅花於所產之歲稅糧內折收按歲差人進納

該庫支用如山東河南二處俱有定數其法一

成而不變其額百世而不虧而寧貢鎮總衙門

所貢紅花蓋不繁令甲之內特一時喜事

獻諛之徒創為此舉以為

先朝前大學士楊一清總制陝西軍務時亦嘗建白
乞為停免而沮於群咻未得

俞允之命因循持久遂為厲階夫寧夏地方孤懸河
外與北虜為隣其間雖有平衍田疇類多鹹鹵
寒冷之地而所入之花播種耘耨看守採擇之
苦不可勝言歲無豐凶例取登足往往督趣窮
軍出錢賠補自甲及乙自乙及丙操切嚴峻莫
敢或後而又程途遠輸運艱難起役丁夫輿
倩車馬以及指稱盤費打點使用尤為不貲
朝廷之所得幾何而計其所耗固已百倍於所
貢之數徒以患苦民軍招其怨讎此愚臣之所以

嘉隆抄卷十

二八

為長太息者也至於鎮總等官到任未幾輒有
獻馬之舉名為謝恩此實先朝敕風所宜
亟為痛革以塞其源而不可輕有假借蓋前項
官員受命間外僅有行三坐五廩米而馬匹
之類出無所從其取辦窮軍以邀寵利不待知
者而知之也先帝不逆其奸而顧為其效順
於我蓋喜其能充吾之腹而不悟其割吾之肉
取其能適已之欲而不知其傷吾之心而其流
弊至使中官旁午道踞依憑別

旨以發府庫之財假託供奉以糜縣官之物如趙林
張玉等恣為番達回回佛骨課書火合班胡等

項名色蒐羅種種數目浩瀚折乾動以百餘萬
計而兩上之膏血竭矣此固

陛下之所深知而痛心疾首者也頃來各鎮倉殘官
員仰荷聖明一一誅退而易以廉靜老成之
人但其進馬之說猶仍故習未之有改夫

陛下聰明神聖追迹堯舜或洞察其奸而痛絕之臣
不得而知也然區區之私竊慮

陛下或悅其名而不究其實重違其懇懇之意而入
其甘美之言居然受之以為彼職分之所宜此
所謂教人以貪非所以示不取於天下也夫側
媚之徒類以啗人為生者其心專為私而不利

嘉隆抄卷十

一九

於公其情專好動而不便於靜是以百計鑽伺
嘗試

陛下以求售其姦

陛下大奮乾剛塞其途輒或少靜於一時而尚難保
於他日譬之鼠穴左固右逸其勢將有所必至
也而況示之以貪以啓其端乎夫却千里馬之
獻漢文帝以清淨之化而培兩漢四百年之基
絕龍花蕊之貢宋真宗慮其為交州之害而黜
內侍斐愈之情垂之史冊為世美談伏惟我

皇祖洪武二年免租之詔凡三下而三年以後無
歲無之及蘄州進竹簾則却之曰恐天下聞風

爭進奇巧仍令四方毋得妄有獻進太原進葡萄酒則曰朕飲酒不多自今令其勿進國家以養人為務豈以口腹累人而我仁宗覽黃驥賈胡之奏乃以示尚書呂震而有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根本之言

英宗拒柳溥馬駝之進至擲其奏於地而有莊涼頭畜殆盡復為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之語夫漢宋二君英主之所不屑而我

祖宗之所以結人心凝天命以培千萬年不拔之基者其典則具在是固聖子神孫所當服膺而導承之者也况今物力凋敝之餘軍民困苦

之後

嘉靖疏抄卷十

十一

陛下於先年實徵錢糧歲辦織造等項皆以量免其深仁厚德真如父母之於赤子疾痛癢癢無細不知抑搔撫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額外

貢獻之害而臣下未能開具本末上

請蠲免此非特鎮總官之罪也夫歲額租賦

陛下尚不惜一免以幸天下曾謂額外之

貢獻而乃恬然安之以病人乎臣固知

聖慈惻隱之念於此必有所不忍矣用敢不避誅譴

冒昧以聞伏願

陛下上經祖武下憫人窮知紅花之入甚薄而所

喪實多知馬匹之受甚微而所損不細務畧一時之小利以懷萬世之永圖

勅下該部行令該鎮將前項紅花亟為停免以永除窮

邊之害及通行訪察凡不係有司額貢著在

令甲止是各鎮自行創進因仍未改者並不許

貢獻以擾軍民其總兵等官敢有指稱謝

恩并各項名目獻馬求媚即為根究來歷坐以剝削

官軍之罪如此庶幾不失詔旨之初意而有

以廣大信於天下興利之源永塞而邦本安固

不搖矣

嘉靖元年二月初七日奉

嘉靖疏抄卷十

王

聖旨

貴州道監察御史臣張祿謹

題為却異物以養聖心以節財用事臣聞經史

所載周武王却旅獒漢文帝却千里馬光武時

有麒麟及寶劍者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唐太

宗時有獻名鷹者遂悅李大亮之諫而止此皆

聖主賢君不肯異物惟善為寶所以能成永清

太平之治澤被萬世後世也頃者魯迷地

方進獅子二西牛一該禮部題奉

欽依獅子西牛送內府交收原奉慣熟從人五名照

例留用調養欽此臣聞西夷西方之人獅牛西

方之物以是人而貢是物其來也遠其行也久

皆

陛下威德所致但中外風土不同而人物之生亦異

今留此人以養其物非惟拂人之性抑且違物

之性也况獅牛不可耕不過為觀視之具耳

國家有之不為重無之不為輕收之何益也哉臣

聞京師喧傳此物罕見且甚馴習以為奇獸殊

不知此乃西方山林之常物亦如中原虎豹之

類耳其馴習者無他因彼飼秣之久固狎熟如

此奚足為奇豈若麒麟鳳凰為

國家之禎祥者比也然獅與牛借曰畜之無害於

事不傷於財亦是為畏志之戒况所費不貲者

乎以獅子言之日食羊貳隻月計之則六十隻

年計之則七百餘隻羊七百餘隻計價當五百

餘兩矣以牛言之食芻豆常理也今聞食果餅

等物則是牛乃食人之食食人之食是以待人

者待牛矣不知此牛在彼山林日食此否與斷

乎無是理也至於田夷及通事人役又日費多

端難以數計臣恐光祿寺財力有限下宜濫費

如此靜言思之以有限而養此無益之人

之獸夫何為也哉即今遠近災傷日無虛奏

陛下聞之必惻然有不安者僅隨事寬省一分則疲

敝之民即受一分之惠也臣嘗度之田夷執是

物以來豈其知以下事上之教不過假此携

帶方物與中國貿易以觀厚賞規大利耳不然

奚肯離鄉越國冒是千萬里之勤苦耶况

陛下臨御以來勵精圖治緝熙聖學凡聲色玩好

之慾一切損絕誠近世人君所弗逮者臣等知

之天下聞之外夷或末之及聞也伏願

陛下以初政為訓以古帝王為法勅下該部遣通

事明諭夷人使知中國寶賢人而不貴異物今

後勿使復進仍返其物歸其人薄其所

賜以沮其希望之心可也再勅邊臣自今以始諸

夷凡有來王奏請裁處如有以禽獸進者即

曉以朝廷好尚在此不在此而止之俾還
本地勿得停住境上使番漢文結致成地變如
是則聖心清明而不奪於玩好

聖學堅定而不忽於細微萬機之繁殆如日照月臨
罔不公且平矣將見四海仰寧謐之休萬邦樂
雍熙之治彼周之武王與唐漢君誼辟豈得專
美於前哉此誠宗社之福生民之幸也

嘉靖五年八月十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五年八月十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巖謹

題為舉欺蔽明法守以慎考選以重軍政事近該
御馬監大監閻洪等將考選過騰驤四衛及牧馬

千戶所軍政官員職名行移兵部劄仰前項衛
所遵奉施行等因題奉

欽依是欽此 命命既下臣等意以豈近日奉有本

監考選 明旨而未經涉本科耶猶可諉也茲

已經本科而臣等昏眩失於駁正耶職掌安在

方自驚愕隨該兵部執奏始知洪等之作姦非

待罪者之缺典也查得嘉靖三年該兵部議得

騰驤四衛所官員合無照舊會考題奉

嘉靖五年八月十三日奉

欽依是騰驤四衛免考欽此嘉靖五年又該本監題

欲將前項衛所官員考選畢日開寫職名移咨

兵部銓註奉 欽依騰驤四衛免考欽此是誠

陛下人惟求舊政滌煩苛黜陟之司既不奪之該部

造膝之 諫又重違乎近人 睿思經營曲盡

善美豈知洪等一任矯誣不思

德意乃至事拂乎經法乖乎準及以類 聖治而辜

陛下也哉何則予奪懸置於人君而中外臣工則

風 旨是承而不敢易紀律者今免考之

旨於該部之議既以昭布於前該監之

奏又行申重於後叮嚀至再雖避厥絕漠少知法

守之人且不敢犯而况至尊繫天下日照臨

號稱近侍者敢剛愎恣橫抗違無忌也我又查

得正德十六年本監各大用為考選事題奉

欽依照例著本監自行考選欽此大用得

旨之後方行考選自今觀之政體紛更正德末年亦

可謂盡矣專橫擅權至各大用亦可謂極矣刷

剔弊端貶抑僭倖至我嘉靖似可以無議矣大

用尚不敢要君矯詔於紛更之

朝而闕洪乃干紀敗度於理安之世殆將誰欺况

其所考官員等訪求累日秉董綰鑰者非勢

豪明託則賄賂陰行攝局理屯者非宿昔殷勤

則臨期鑄刺甚至一丁不識乳臭猶存而亦得

以參手其列擬議欠當榮辱任情抑又公行

奏牘且曰移咨兵部註選施行據茲狀迹則是法

由彼立命由彼出罔朝廷而不有矣律以

祖宗之憲竟當何如且錦衣衛亦嘗奉

旨免考該衛亦未徑自考選遇缺旋為推補而已雖

於程度不無有乖而猶幸幸存終將可復豈若

今之部擬如此其確綸命如此其嚴例之別

衙門顧如此其異是乃朝廷務簡靜而洪道

之以紛紜朝廷事含容而洪啓之以聰察

朝廷任舊人而洪貢之以新進

朝廷繩祖武而洪誘之以更端本兵樞要為奉行

移劄之司黼屨尊嚴為巧肆欺誣之地狎

雷霆之威翳日月之照近臣如此安在攸宜即

今假借不究誠恐柄馭潛移綱紀浸弛黜陟大

事尚凌僭而敢為進止小端將較虧而莫憚等

之上上亦曰殆哉然照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怙寵行私懷姦作惡典獎肆

噉不思上損徽猷予奪專恣惟冀下伸貪慾

竊弄威福顯著不忠擅侵部司公然不遜凡此

舉措俱是厲階論其最尤洪為首惡厥罪不亦

彰哉如蒙乞勅司禮監備查節奉

欽依曾否許其考選今茲具奏是否朦朧罔

上務見明白將洪即賜黜罰前項應考官員

俯從該部所擬兵部會同都察院從公考選

陛下若或姑欲保持兩全無害收回今次

成命止將洪等痛加戒飭考選官員悉令如故聞到

揭帖亦寢判行中間果有年老事故能輕食墨

不堪任用之人本監續議

奏行黜退照缺選補庶

朝廷之權柄不移該部之職掌不失蒙蔽者知懲

而效尤者不敢矣臣與洪等素無睚眦只以職

掌所關責在人前言居人後無任媿懼其若跡

無徵驗詞涉講張則當悅聽罷黜以謝洪等

嘉靖五年奉

嘉隆疏抄卷十

十八

禮科給事中臣童儵謹

題為乞寢食圖以保元化事人者道踞傳聞浙江

鎮守太監梁瑤差人挾貨賣絲帶管織造事之有無雖不可知臣竊惟天下慮焉蓋珠力有通神之便智有移主之機萬一

天語既下而爭之祇益見其難矣請得而預言之可也維我

皇祖立法垂訓酌天地之中貫百王之義載之會典可攷也間嘗伏觀織造之

今有曰凡供用段疋及祭祀制帛等項須於

內府置局如法織造每歲供用段疋務會計歲用數目并行外局織造由與言之內局以供

上用外局以備賞賚焉耳絲料則有常賦人匠則有常役侈靡則有禁纖巧則有罰服漸濯以臨

朝躬儉約以率下是道也傳之萬世可也不知因何兩浙等處添設內匠二員專管織造正德

年間或以萬金而付一人或以數人而守一缺叅隨狼虎其椎名色網羅之密如初任有所謂

拜見焉歲時有所謂節禮焉各項有所謂分例焉科派有所謂解扛焉樣段動以數千帶造多

逾本數稍有未足立時退回甚者或裂之矣故有變產陪官鬻兒抵罰今歲織造之家來歲荒

蕪之地凡諸疾狀何可具言詩云大東小東抒

軸其空言民窮矣又曰雖則七葉不成報章
彼牽牛不以服箱窮斯病病斯恣為人上者之
有念於此也不亦可為於邑也哉仰惟

皇上改元一詔凡係新添內臣俱已革回與天下相
休於無事之中豈宜復有此舉臣浙人也偶有
所聞為地方祈哀焉誠恐管帶未必有專差
兼門一開諸弊皆作鎮守官辦也市舶採辦也
不獨一織造之弊也江西燒造也陝西織絨也
南京龍衣也畿甸皇莊也與凡添設者之
率而踣也又不獨一浙人之病也則
朝廷其失信于天下乎矧今南直隸等處旱魃為

嘉靖二年十一月

上

害疫癘大侵浙江寧波等處倭寇遺患沿海蕭
然四方災變報無虛日正謂有九死無一生也
為民父母病瘵乃身可使手足自斃之耶夫百
姓安則朝廷尊中官榮焉反裘負薪皮盡而
毛無附焉此謀者其亦不仁甚矣伏望
皇上慎乃儉德鑒于成憲守明詔而不移視嘉
靖如未至自奉寧如太宗之衣敝垢而思所
以覆育乎天下中宮寧如

高后之補故衣而思所以慈育乎萬民賑濟有時

惠蠲免無虛文可也如梁瑤者叨居列鎮苟懷利

圖上負天子下負百姓矣乞勅司禮監移

文痛加戒飭并將其所差及近日各處賞絲幹
辦之人通行查覈以破奸宄之計以塞禍亂之
源又謂垂衣裳而天下治見今日之堯舜焉何

其幸與

嘉靖二年十一月內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二年十一月

上

兵科右給事中等官臣夏言等謹

題為慎出令以嚴政體事近該兵部尚書彭澤等題為禁誑賺絕奔競以清兵政事欲乞出榜京城

禁約仍通行在外衙門刊刻木榜等因奉

聖旨這所奏禁誑賺絕奔競事情且見卿等奉公守法至意今後在京在外衙門一應養病革退閑住等項人員但有潛住京城內外寅緣請託通行作弊指稱打點事有顯迹的著緝事衙門及巡城御史從公緝拏送法司追問明白來說各邊及漕運軍士糧草料輕骨等項銀兩都一體訪察禁革奸弊還各通行依擬出榜曉諭

嘉靖疏抄卷十

二十二

禁約欽此臣等待罪該科凡事關

國體有所聞見不敢不言竊謂

朝廷禁令務存大體不在繁密大臣舉措宜秉直道不貴周防其法密則弊益滋其意疑則事愈繆耳目且屬利害攸關不可不謹為照尚書彭澤所奏前事祇緣近日推舉將官偶致物議故欲借重公法辨別私嫌事雖主於禁奸意實在於補苴不然選將用人本兵重務果使至公至正則亦何嫌何疑毫無關節之可通人將何事於請託所貴嚴於自守不須曲事隄防仰賴

皇上聖度兼容優加采納如澤所陳

奏祇為禁革軍職而 睿旨批荅則兼言各項人

員仰見 聖慮淵微誠非臣下淺陋所及但臣

等伏讀 聖諭曰緝事衙門曰巡城御史本專

為在京而言然中間復有各邊漕運一體訪察

字樣詞 旨未甚明析竊恐道路流聞人情疑

駭抑或潛啓詐冒別生弊端似於事體未為穩

便又况 奏內專主禁革各項軍職潛住京師

又在京閑雜人等本部吏役指稱打點誑騙等

情事本一節別無條陳以無關 國家安危大

計亦不係 朝廷興革重務何足垂 示永久

乃令刊刻通行惑問聞之聽聞損 廟堂之舊

嘉靖疏抄卷十

二十三

規欽已特降 明旨循照舊例仍行都察院參

酌定議令無止今出榜於京城內外曉諭禁約

其在外各地方關涉錢糧處所自有鎮守總督

撫按巡視等衙門率能遵守 祖宗成法及見

行事例禁奸革弊不必刊榜通行煩費民財加

災于木所貴 朝廷命令使四方知所信重則

彌文簡而政體嚴矣伏惟 聖明留神擇善甚

嘉靖二年十月十八日奉

聖旨是京城內外但有革職閑住等項文武官員資

緣請託通同作弊指稱打點事有顯迹的著緝

事衙門訪拏都察院出榜禁約該衙門知道

兵部都事鄭自璧等謹

題為信 明詔以溫恩以杜弊源以光

聖德事頃者臣等以言事忤 旨荷蒙

皇上不即加譴薄云懲戒是等激之餘深自警省方

圖簡職少贖過愆以回 天憲夫何連日以來

疊奉 綸音揆之事體似又未覺穩便然此臣

等又不敢循默以重他日之譴也近該鎮守江

西大監黎鑑多 奏參隨十名節奉

欽依准他欽此又該鎮守大同大監武忠姪武英

奏乞見任管事節奉 欽依准見任管事欽此即

此二端自

嘉隆疏抄卷十

二十四

陛下視之若為小節然而問閭樵悴益重怨咨冗濫
弊端因而漸起往事足可徵也臣等查得見行
事例各處鎮守參隨許奏帶五名又節奉

新詔內一款各處鎮守有仍前奏帶人多許該科即

時劾 奏究治欽此查得黎鑑先年用銀數萬

兩賄賂錢寧謀幹山東鎮守見今奸黨齊佑招

詞可證任事之後搜索客商寄居州縣濫接詞

訟羅織平人比今山東之民食肉寢皮怨猶未

已其若羸庖瘡殘未能完復者則又鑑之餘孽

也奈何不自省愆實緣 簡命而又廣置心腹

多布牙爪迹其行事設心豈有善哉必將以所

毒山東者移而之江西矣所痛江西之民生遭

蹇運既已久罹逆濤之網羅方仰太平又將飽

此惡鑑之毒手益深益熱然則何時而息肩乎

臣等故曰問閭樵悴益重怨咨者也至於武英

一節尤可憤人且赤子戾骨肉之恩

朝廷既問罪之旅然猶五甲三令靡見奏功老師

費財徒勤 宵旰幸賴 廟堂建不戰而屈之

謀 朝廷施功疑惟重之典陞官廕子俱各有

差彼時鎮守等官桂勇之外與難者誰乎夫平

時既不能圖事搤策遏亂於未然臨時又不能

窺敵制變宣力於有事緬而思之獨無愆乎然

嘉隆疏抄卷十

二十五

皆忻承直受靡恤人言如武忠者則又托老疾
以要 君假歸休而固寵其姪武英先奉

明旨廕陞百戶已過望矣既而中變又進為副千戶

今又不厭貪心希求見任看詳不由該部

內勅輕賜 兇兪於戲名器之襲何至此耶即今

淪落失意之人傍觀側聽望風效尤援例而舉

之不識其何以為禦臣等故曰冗濫弊端因以

漸啓者此也夫法使為天下公而後今可行可

守也今 朝廷為法令自出之地先後

德音自相矛盾使臣等苟且將順是乃自坐欺罔

之局敢乎不敢也况臣等與黎鑑武忠素無雅

恥直以待罪該科顧公議之欠平媿生救之莫
逮故敢進此說說之說伏乞

陛下以禮御情屈恩申法追回二次

成命於黎鑑之請則許其照例參隨於武英之官

則令其照舊帶俸庶幾

國法正人言息而臣等亦得安靜供職可杜後詞

矣

嘉靖四年十月初九日奉

聖旨黎鑑多奏參隨革去五名武英已有旨了該衙

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劉宸謹

題為奉 旨查明銀兩事先該臣劾奏太監崔文

以左道惑 聖心糜費 內帑銀兩千戶陶

淳不法等事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續該刑部

題覆奉 聖旨是崔文已有旨了饒他昨該太

監崔文奏為再乞 天恩陳情辭任辯明屈抑

以彌後患等事奉 聖旨爾端謹老成操持有

年小心應靜方切任用不准辭宜照舊用心辦

事銀兩著劉宸查明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

臣聞命驚惶莫知所措切思當崔文首事之時

已經科道官不次論劾屢蒙優容齋醮未息中

外傳言咸謂邇來不用光祿寺供應乃於

內帑支取銀兩侵費頗多臣思 內帑之財乃

祖宗累朝之所畜積以待不虞之備豈為左道之資

況今天變屢行兵荒叠見當重惜財用以厚民

生豈宜妄作無益陰耗 國費此實

朝野之同憤豈臣一人之私聞事關安危豈容緘

默是以輒陳愚悃奏 請追究臣之職也

聖心浩蕩特從寬宥有臣謂崔文宜感

恩悔罪不敢復以邪謀私術誤

陛下矣詎意旬月之後復有此奏要令臣逐一查算

侵欺 內帑銀兩數目夫 內帑銀數屬之內

府惟司禮監得以稽之雖戶部為國司計尚不能考其出入盈縮之數今欲令臣查明不過假難稽之事以掩覆已過投可乘之際以構會臣罪耳夫當聖明納諫之時崔文復敢恣肆巧辯以箝制言官臣謂此風實不可長且被劾之人皆得強辯反望言官則可劾之人所指之事皆欲親查左證則言官無敢指之事巧於障蔽者自此得遂其奸讎於報復者孰不盡用其計是豈

祖宗設言官之本意亦豈

陛下弘納言之偉度哉但崔文之情罪自有公論而

臣工所劾實出傳聞惟是崔文方切

臣工

陛下委任而臣不知忌諱直辭糾劾不能無罪乞將

臣罷黜以洩崔文之忿臣實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俯伏待罪之至

嘉靖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奏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京不諳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著對品調外任吏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為重 詔今懲欺罔以杜後漸以定

國是事近該錦衣衛校尉亢鏞等奏辯復役奉

欽依各役查勘果不係詭名頂補的准與收欽此又

該千百戶等官李全等奏辯復職奉

欽依李全等陞授職級緣由與他備查果不係冒濫

的開寫來看欽此仰惟

陛下登極之初裁革冒濫該部以事體重大奏

准該科道查勘事竣具奏該部覆題節奉

欽依各該官員該役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

職級的還與帶開住彼革人員有朦朧奏辯

的係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續該王邦奇

等抗

旨奏辯該部參題奉

欽依這正德元年以後陞授職級的已該科道部衛

官公同查勘明白朝廷從輕革罷免其追陪俸

糧仍與冠帶閑住王邦奇等如何不知感恩悔

過節又朦朧奏辯今又撫拾勘官首為禍階沮

壞新政好生不畏法度并寫本之人本當拿送

法司究問且饒這遭再來奏擾不饒存留的且

罷欽此又該科道等官都給事中許復禮等論

奏覆奉 欽依王邦奇等已有旨了原查革有

未盡的還著原差科道該衛官餘部吏再差

官一員會同查勘明白來說欽此各官重複慶
對審駁查勘出原冊遺漏并開載不實周傳等
七名議擬降職革役該部題奉

欽依各該官旗還有查革未盡的著原差官員再查
明白來說欽此各官又行查奏該部覆題奉

欽依是各該官旗校尉先次造冊遺漏開報不實應

該減革及回還原所司等項的既磨對駁勘明

白各依擬減革查發王邦奇糾率人眾攪拾勘

官首為亂階沮壞新政本當提問姑從寬并張

迪車錦張鼎等都饒這遭欽此竊惟

詔令者出之朝廷以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人心去

留之所關 宗社安危之攸繫也

詔令所出刑賞寓焉故賞而信則人樂趨而善者勸

罰而信則人知懼而惡者沮古先哲王之所以

風天下圖化理者此而已

詔令一布中少變更則人遂玩之以為無據而况薄

令無徵則夫在賞罰之下者孰不滋僥倖之念

哉正德年間群姦用事內西廠朝入而暮獲功

張銳錢寧宸賄而西陲職故勘平人為捕獲劇

盜擬拾俚語為緝訪妖言身不還衽席而邊儆

奏功目不識鋒鋒而流賊剿殺班行濫及與阜

金紫賤若土苴名器之壞至此極矣幸遇

皇上登極一詔盡行查革數十年之宿弊頓清千萬

人之歡心大慰不意又有宜額不肖前如王邦

奇等無厭奏擾屢荷 聖恩曲垂寬宥有榮以本

等冠帶免其追陪俸銀實出望外然狐鼠之黠

不忌城社之憑而虎狼之貪尚憶豚羔之飲今

又如李全元鏐與王邦奇等輪流首倡朝夕會

盟以鑽刺為多能以抗 詔為有力以寅緣得

旨為名流以打點成事為高致出入 內府三五成

群此等踪跡不惟臣等知之而市井舉知之不

惟外臣知之而近侍

陛下者亦或知之知而不從固有老成諳事者矣但

恐其間亦有為彼所惑過聽其言貪圖賄賂而

反陰於

陛下之側為之所者不然

陛下不度機宜不惜反汗即賜施行此臣所不能不

駭愕也况先次 諭旨集降一則曰原查勘有

未盡的會同查勘明白來說二則曰還有查革

未盡的著再查明白來說則是

淵衷所切止欲查勘存留之人恐有一二漏網不足

以緘佞口而壓眾心今日之

旨欲將累次勘明裁革李全元鏐等備查奏

請竊意當時被差官員與該衛人等素無德怨應留

應章止應該衛文冊又憑本人親供研審再三
駁查數次况 明詔條格昭如日星猶持規矩
以掄方員合則留不合則棄殆有不容易者令
全等文冊親供因在無隱語無遁情無捏詞無
翻案縱使復查後先磨對徒招翻閱之勞反復
奏 聞祇見 宸聰之瀆而彼職役緣由一一
明白如故正合 明詔在所應章數內誰敢少
變前說以來欺罔之罪忝伏望

皇上重王言之不可食謹倖門之不可開追回前項
成命 勅下該部不必再查以招後累仍將王邦奇
亢鏐等通行拏送法司照依楊忠等事例問擬

嘉靖二年十二月

三十三

發遣以為屢次欺罔之戒臣等待罪該科若猶
默不言獲戾益甚用是不避讎嫌不辭謗怨披
瀝 上陳小人進退治忽一幾惟

陛下留神則 宗社幸甚臣等不勝待罪之至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聖旨

禮科給事中臣劉家謹

題為舉正欺蔽事臣伏讀

英宗睿皇帝勅諭六科有曰朝廷設立六科給事中
欲其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蔽扶善抑惡
知無不言使百僚知所敬畏然後為能盡職若
依阿從事徇私交通以負委任事發必罪不宥
欽此臣待罪該科一年餘矣雖才疎識暗不能
使百僚之敬畏然感恩圖報亦豈敢徇私以交
通嘗陳八事殊無寸補深愧誠意未至論列未
明無以感 聖君而措之實政今復仰遵舉正
欺蔽之訓有三事昧死為

嘉靖二年十二月

三十三

皇上陳之臣惟大臣之進退關係匪輕士類占之以
為賢否天下視之以為重輕苟非甚不得已之
故必不可悻悻然以求去既自劾以求去必不
可無謂而見留蓋言有不合事有難為決一已
去就以為感悟君心之機違其言而必去用其
言而後留此固大臣之義也今之一二大臣或
陳言而不納或執奏而不從責難違弼之志未
能據格心輔德之忠無由達慨然自劾請歸似
乎以義自處然歸疏力陳謝

恩隨至前日之求去謂何今日之見留謂何進退無
據肝肺昭然寧知其不退號于人曰我輩豈

去就力諍矣其如上之不聽乎使拒諫之名歸於君而避賢之名諒於已名求去而實坐要溫首名自効而實姑免人言凡有識者皆非笑之尚安能使

陛下之見信耶然是辨也豈今日二三大臣之創為哉其所由來久矣臣愚欲乞

陛下於大臣之自効求去者必諒其不得已之故凡所陳奏曲加聽從如不信其言則必聽其去既不聽其去則必用其言毋使其致虛讓以要溫首假君父以道已愆則誠信交而欺偽絕此臣之所欲舉正者也我朝凡大臣員缺

命廷臣會推必德望足以服衆心才識足以濟衆務者充之未聞以天下之素所鄙惡科道之屢次彈劾者濫選焉惟武宗朝群小得志政以賄成青州府知府張龍依憑城社每經劾奏反陞一級隨超遷至通政使當時士夫竊笑以為科道之劾章為張龍之催官符然

武宗豈能知之權姦既苞苴之歟朝廷蒙蔽之名言及於此良可痛心今

陛下以聖明御極前日之弊豈宜復有只如今陞侍郎李璫童瑞有何德望猶在聖心南北科道交章累劾其人可知矣今乃排

之公議立奸黨之赤幟非惟不能去又超用之此與張龍輩何異雖五尺之童知非

陛下用二臣之本心必有懷私大臣陰為之地以壞陛下之法者夫臺諫一面公効之吏部一面推用之是視科道為贅員而公論不足惜矣使人如璫如瑞則維新之治寧保不壞如

武宗朝耶臣愚欲

陛下特勅吏部凡經科道累次糾劾者兩京九卿之缺不得推補或年資所及例該陞遷者亦必關其被劾情由上請或量陞外任責其他效或優加散秩致臣而歸庶仕路清而奔競息此臣

所舉正者二也然我朝準古制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以司封駁糾劾之任號為言官

其職甚重凡大臣子弟皆不得為所以防親暱而革欺蔽也勢之輕重言之從違雖係乎時而官之風紀則不可一日不立宣德年間薛瑄為御史大學士楊士奇欲見之辭曰瑄當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士奇稱於朝士論兩高之而臺諫之風采一時殊振今一二言官之於大臣也私相慶賀杯酒流連旦奉勅於

朝堂暮請宴於私室遇違則狼狽奔趨有疾則問候曲謹夫趨事既嚴情好既密尚何望其能糾

舉其失以振臺諫之風紀以肅

朝廷之紀綱乎若是者固瑄之罪人而大臣乃以是為賢其視士奇輩又何如苟顛直不阿敢言無忌者皆得陰排巧詆以沮斥之則是所以成其側媚而教之緘默矣尚何怪哉臣愚欲乞

陛下特勅吏部都察院公其權衡稱量人物雖不以搏擊為能要必以剛直為貴難以浮瑣為可厭要不可以緘默為賢嚴加訪察有如臣所言者當書之下考選之別任以各盡其能其直難敢言之士毋或陰排巧詆以喪直臣之氣以快姦柔之心庶士氣振而淳習卑此臣之所欲舉正

嘉靖二年抄卷十

二十六

者三也方今百司庶政事屬斯殷者多矣特舉此三者以為言蓋三事在今日關係事體甚大勢若緩而實急三者既正則餘漸可歸正而亦有不必言者臣性疎愚不識忌諱言論所及傷觸必多惟

陛下憐其愚而宥其罪不勝感戴之至

嘉靖二年正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都給事中臣黃臣等謹

題為抑曲藝慎 恩典以節京儲事臣聞人主當

功惟其當焉能薄而過賞斯曰惜恩人臣律已惟其廉焉非分而貪取斯曰敗類故明主存愛

於頌笑之間哲士致審於嫌疑之涉為是故也臣等伏見皮作局帶俸副使陸宣等奏為陳情

乞 恩申詔舊制品級應得俸糧以全實惠事

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照得陸宣

等先在內織染局尚衣監各執本等匠役後因

乞陞誤蒙 聖恩俱與今職續該工部也田清

史司造冊每員月支米一石送繳戶部隨被陞

嘉靖二年抄卷十

三十五

西清吏司查得正德十六年三月該局帶俸副使劉斌等每月支糧六斗六升六合六抄係是

會題事理節奉

武宗皇帝聖旨卿等說的是各衙門匠官俸給減去

三分之一至今遵守今陸宣等亦是傳乞之數

實與劉斌事例相同移咨工部照例減數支給

外以致陸宣等食多務得之心如狼未厭又見

龍顏等全支事例以故曲附恩齊之計如火始

燃所以有此奏擾查得陸宣同起二十五名嘗

當匠役矣月支食米不過一石今授職官矣增

益俸糧銀幾陪於常顧乃不知感佩

天恩圖思報輒敢仍懷怨望妄肆陳乞又不思龍顏等先因 乾清坤寧二宮工完於嘉靖元年九月內該工部尚書陶琰等會同六部并科道等官題稱龍顏等十名原給冠帶一例量陞等因是龍顏等積有年勞又經會官擬奏較之陸宣事體大有不侔事屬妄奏參照皮作局副使陸宣等所供之事雖云至重然而逡巡就緒其勞不多所列之銜雖云不腆然而名器甚襲其賞已過臣等固知 聖惠溥施乎天下無間梓匠之微但以輿論每存乎人心共惜繁縷之請肇帶尚虞其終褫祿食敢觀其取盈及查正德十五年未奉 明旨裁革冗員之光工部支俸之官共八百二十四員其年冬奉 文俸銀三千三百兩有餘至正德十六年裁革之後止存一百二員其年冬奉支俸銀八百四十三兩有餘禁網漸以加密費出漸以有經至於嘉靖二年新政之初萬方咸思向化百廢圖宜向熙夫何豺狼之跡盡掃而鴈狐繼鳴蟪蛄之性甫除而轄轄肆舞靜言思之莫究其故是以本部官員積至三十一員其年秋奉俸銀積有一千六百四十八兩有餘夫額設堂司之官未聞添註必是倖進之雜流歲入江淮之賦多經蠲免

難繼會豐之完食况今悞慎登見災傷撫按屢求 內帑山林嘗聞聚哨府縣預括民財興言至此誠可寒心
陛下勿以此斯役之微未必能傷大體當顧經國之遠猷勿以此升斗之祿未必即耗京儲當計通年之積數况遊手之徒善伺人意故匹夫倖進百人彈冠况將來冗濫又莫知其紀極也伏望皇上大奮 乾剛深思 國計乞
勅工部查照陸宣等陞官始末緣由應否支給全俸再 勅戶部查照今次所奏龍顏事例於已果有不同及查劉誠等事例於已果有相同各待題覆至日將陸宣等付之法司先正其罔
上玩法之罪後將俸糧仍照前項題奉
欽依內事理月支六斗有零仍望著為定例以後遇有各衙門傳陞乞陞匠官一體減支如未查出之先已行冒支全糧與陸宣等事體相同者俱令改正其冒支過月糧於以後月分應得數內扣除完足方許另行開支如此則民財可望少紓國計可圖少裨天下幸甚
嘉靖三年六月初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左給事中臣安磐謹

題為飭法懲奸惡以保治安事竊見錦衣衛已

革職旗校王邦奇等奏復職役一節前有通行

查革之詔書後有奏擬重治之

勅旨抗違玩侮情法甚明無容於詳看辭說者

陛下曰兵部看了來說豈許之耶抑將以法委該部

聽其執之奏之然後罪之耶邦奇等之奏至再

至三至於六且七矣終不一懲其奸若縱之使

然者臣竊惑焉臣請言邦奇等之狀正德中

朝廷之權在奸黨內之劉瑾張銳外之楊王錢寧

邦奇等以賄納身甘為鷹犬搏噬狼狽各肆其

兇既積其搆會之功以營官又累其挾騙之財

以立產故其捕奸盜也或以數人牽十餘人或

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之法司謂之

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子四出搜愚民詭

偽之書或買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

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奸言數十年間死者填

獄冤苦之聲額天無從幸

陛下悉其奸蠹督下查革之詔少紓人心憤然

不逮及致死無辜之罪不藉其害眾成家之產

或降其級或令冠帶其於恩可謂鴻湯浩漫

無涯而邦奇等日生怨望不自悔戢敢抗違

撫拾原勘肆然無忌動若有憑意者

陛下左右之人以身發財陰主其中歟故凡為之申

理關說者皆奸黨也不可察也不然邦奇等

伏

陛下之威嚴畏該部之送問虞該科之叅駁其敢若

此耶且該科批邦奇等之奏尾已六具叅矣而

該部該司未開引詔曰當查革引

旨曰當重治束之高閣漫無可否名則立案不行實

則莫卒任怨則致邦奇等之怙終煩瀆者該部

該司成之也况邦奇等號於眾曰該部言非本

部不爾施行但該科既已叅出臣愚以為大臣

理國當事不應有此萬一有之豈同舟共濟之

義哉

陛下今日收已渙之人心真將危之國勢四海頌功

萬方同慶者在登極一詔中間事體重大

關涉國脉者在裁革數條此輩手攘臂攘之

一朝則屬階之下環而立者默以伺者睥睨而

垂涎者將四至譬之隄決時省日視東塞西築

猶有蟻穴之虞今聽其決則水之奔放衝激欲

遏而障之其為不易較然甚明矣臣為言官皆

陛下守隄之吏萬蟻之穴日引水至而喑然及其破

壞潰決然後堯堯其聲罪可贖我臣聞法者

所以整齊字內者也上數降其

首下動還其意甚非所以軌物而信度也邦奇等在
先朝為罪人使先帝結怨於天下在今日為頑民
使

陛下失信於將來且新政之初

聖心方堅猶且橫為奏擾如此况一二年之後左右
之人為之游說耳且熟聞者乎是誠不可不憂
而慮也為之說者曰中間容有緝獲得真者例
用查革此於情不堪乃不知一人之身積數事
而後論功真者十一而偽者十九則安可以一
真而蓋九偽之罪哉凡人下有所懲則無所畏
不奪其心則不知止

陛下寬其累犯之罪該科任其數奏之詞巧辯厚誣
乃至是極此其效也望

陛下念治亂之安危在此事之開塞毋惑人言明
勅該部備查前後詔旨將王邦奇及黨本之人問

擬發遣以杜後永臣直犯眾怒為

陛下陳說所貴不使小人遂其奸私以釀禍源則幸
甚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六日題七月初一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戶科右給事中臣毛玉謹

題為懲既往戒將來以塞禍源以回

天意事臣惟前事之失後事之戒鑒其失而不思所

以戒之是猶蹈覆轍之轍終不免於覆矣可不

惧哉切照正德年間賊璉擅權紊亂

朝政一時惡黨如谷大用魏彬張永等聲勢相倚

氣焰熏灼權移主上威脅人心繼而張銳張

忠張惟于經蘇縉孫和劉養之徒相繼進用彼

此效尤竭天下之財而取之盡錙銖填驛壑之

欲而用之如糞土大興土木京師之甲第連雲

廣置莊田畿內之膏腴遍野一人不下數處一

處不下數萬而內臣奢僭至是可謂極矣十六

年來一變於流賊再變於宜鋪三變於宸濠錢

寧江彬繼變亂以致宗社幾危人心已失天

下之不亂者僅如一髮之引千鈞耳幸而

天祐國家篤生

皇上起自藩封入繼大統祛宿弊而革故鼎新用

老成而因能授任求賢如渴從諫如流消數年

之禍亂建萬世之太平天下臣民不勝慶幸近

該南京守臣各奏風雨異常郊社陵寢

宮闕及民房屋損壞加之江西湖廣水患尤甚

陛下惕然震惧特勅臣等加脩省臣有以仰見

陛下克謹 天戒即古帝王遇災而惧之心也大臣
科道指陳時弊之累於 新政者殆將竭盡臣
固有以知

陛下將次第舉行以求應天之實不徒文具之虛也
災異可消 天意可回尚復何言而犬馬之私
有不容於終默者以正德年之覆轍目擊耳聞
非若廢鑒於夏之異代也鑒之而復蹈之可乎
近聞京師藉藉有言皆云谷大用魏彬張永暨
張銳張忠等當緣復用臣惟大用等罪惡滔天
死有餘辜幸蒙 寬宥置之輕典公論至今未
平復用之說萬無此理但小人無厭之心惟利

嘉靖元年十月

四十四

是求以趨炎附熱之人豈肯為投閒置散之久
頭錯肘刺冀其復取亦其情也及聞從

龍近侍內臣漸以驕奢互相視效經營房屋置買莊

田納賄招權仍蹈覆轍夫谷大用等若使復用

則寒灰復燃恐燎原之可憂從

龍內臣而不知戒則涓流不塞恐滔天之必至正德

年間之事又將接踵於時矣况人主一心攻之

者衆投閒抵隙貢諂獻諛惑

聖心潛移 聖慮如戲詭之希求近幸之請託與夫

哥校玩好金寶珠玉邪說禱祈之類以漸而至
有一於此皆足以為 聖德累可不惧哉

皇上講求治理緝熙 聖學慎厥身而端治本開有
家而澄化源戒嗜欲之可好杜請託於未然大
奮 乾剛肅懲前弊將大用等罪惡暴著以示
決不復用以破小人之奸以什衆人之議仍乞
戒飭內臣保身惜福體 國愛民無過於求以開賄
賂之門聿勤乃事以助維新之化如是則禍源
可塞

天意可回而太平之基端在是矣

嘉靖元年十月初三日奉

聖旨是谷大用魏彬張永等首先黨比蠱惑專權亂

政張銳張忠張雄于經蘇縉孫和劉養等相繼

嘉靖元年十月

四十五

進用彼此效尤朋奸壞事幾危社稷貽累先帝
俱罪惡深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新政之初姑
從寬發遣黜革豈容賁緣再亂天下今後但有
與他每交通請謁的即係奸黨一體從重治罪
在京的着司禮監南京的守備衙門各嚴加鈐
束還着緝事衙門密切訪拏科道官指實劾奏
不許容隱回護

江西寧道堂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田美等

題為重明詔納忠言以慎初政事近該

御馬監太監門洪等題為清理馬匹草料事奉

聖旨這內既及各馬房馬匹自永樂年間設立以來

原無科道官查點罷該衙門知道欽此續該戶部尚書孫交等及科道官論奏奉

聖旨這內禁錢糧馬匹自米定規已久不必紛更

該衙門知道欽此又該六科十三道等官交章

論奏俱奉聖旨已有旨了罷欽此又該太

監門共等題為遵舊制以安軍伍事奉

聖旨勇士旗軍已有前旨不必點閱驗審了該部知

道欽此續該兵部尚書彭澤等論奏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欽此伏觀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

二日詔書內一款在內天師菴中府二草場

在外壩上等十九馬房倉吳家駝棚外牛房司

牲司牧局今年合用錢糧草束於原會數內減

去一半坐派蘇松山東河南北直隸小民困苦

以後年分還着巡視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實

在數目照數會計以免冒濫又一款騰驤左等

四衛勇士除弘治十八年兵部并科道官查出

見役正數并事故外其餘詭冒名籍未經裁革

仍又黃緣面衛虛掛名自者各照原擬舍餘發

原衛民丁發在京禁軍衛分各充軍役食糧差

操以後勇士替補照例開送兵部驗軍官處驗

過方許收糧欽此欽遵臣等仰惟

明詔一出天下翕然稱快以為此

聖天子維新之政自今以始太平中興之業可立致

也夫何旬月之內以一近倖門洪之言遽爾變

更雖經該部科道等官執奏

陛下終未俞允使良法美意託之空言城狐社鼠肆

然無忌臣等叨居言官寧忍阿意曲從而為

陛下言哉夫戶兵二部乃朝廷軍馬錢糧之司查

點驗審則二部職務之所當行矧

綸音一播百官之所承式四方之所取信而夾有不

可易焉者也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今出惟行

弗惟反此聖經之格言實不易之定論使朝更

夕改則詔旨皆為虛文矣何以示大信於天

下哉痛惟數年以來權姦用事國之大體十喪

八九天下亦岌岌乎其危矣幸而天啓

聖明嗣登大寶天下延頸想望太平正宜謹終始

而為更化善治之計可也顧可徇左右之私情

沮朝廷之新政而失天下仰望之心耶又

明詔數條無非興道致治之事今以一問洪而可

背違詔旨則凡經裁食之人皆將

以為口實必至於事事更矣履霜堅冰其機可畏

陛下誠不可不加之意也然此二事雖係該部之職掌舉正欺蔽實為言官之所司其中間事體及累年事例臣等蓋嘗講究大畧虛增馬數冒派料草則內外馬房之弊也詭名冒籍虛支報餉則騰驤四衛之弊也弊久而不革則財日竭財日竭則民日困書曰可畏非民又曰后非衆罔與守邦

陛下念及至此寧無轉移感動之心乎且孫交彭澤皆

陛下耆舊老成之人科道筆官亦

朝廷耳目之寄

陛下於大臣言之不聽於言官論之不從不知此外可信從者果何人哉大抵執狐疑之心求護賊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群枉之門臣等所言是也公也為國也非為身也閔洪等所奏非也私也為身也非為國也伏望

皇上明以照姦勇以從善恪守 明詔無惑讒言乞

勅戶部工部再加詳議內外馬房每年終仍令巡視

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實在數目具

奏以憑會計騰驤四衛勇士該管補者仍令開送

兵部驗軍官處驗過方許收糧其太監閔洪巧言亂政再乞

陛下痛加切責俾之悔過以圖自新勿使怙寵以十國憲如此庶

朝廷之紀綱不失而小民之困苦少蘇久安長治之道端在是矣

嘉靖元年三月十七日奏

聖旨不准

戶科都給事中臣黃重寧謹

題為省冗食以裕國儲事近該戶部題准兵部

咨開各該監局未及兩月之間收充軍匠五千七百餘人歲支食米及冬衣布花數多乞要收四成命免致虧耗倉儲以後陳乞一切報罷等因奉

聖旨人匠已收充的辭以後朝廷自處置欽此臣等嘗聞之蘇轍有言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前項人匠正所謂事之害財者也臣等屢奉明旨豈不知將順於萬一哉然而弊端一

三嘉隆疏抄卷一

五十一

開後患實大故不敢不別白而申言之也正德年間權奸用事政令不一各該監局官員恣意行私濫收匠役辦納月錢私役占用以致倉儲歲用不繼

陛下踐祚之初明詔查革中外相慶以為美談數年之間倉儲稍裕利害得失效驗昭然今者何為而復有此處置哉徇左右之私而忽久遠之計臣等竊以為過矣此等匠役多係市井頑民已經革退若使再入公門則必假藉聲勢影射差役此目前之患可見者也監局效尤援例陳乞何以應之倉場所積蠹食而盡何以給之此

將來之患可待者也明旨謂捏

奏存留設計影射着該部叅究發遣今乃輒許監官靡加裁抑先後填陳何以取信於天下哉凡處天下之事必藉衆論之公今此事科道既曰不可該部亦曰不可蓋科道為

朝廷耳目之官政事有缺不容以不言該部有社稷安危之責倉儲有虧不容以不慮科道與該部之言均為忠於

陛下者也顧乃如水投石而不入至於各監局之請如響靡聲而必從臣工累詳不能取信

朝廷近習數詞乃能轉移聖聽非惟一事之缺

三嘉隆疏抄卷一

五十一

恐於國體有虧况今各處地方災傷屢報來歲漕運尚未可保固當節公儲之粟以備軍國之需豈可收無益之人以啓後來之患伏望

陛下外恤人窮內憂國計俯從該部所請收回添充人匠成命至於各該監局逃故等項匠役勅下兵部查照先後題奉欽依事理嚴行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縣官員作急解補如違從重懲究治罪如此則冗食少單倉儲可充陛下有納諫之明臣等無過事之慮矣

嘉靖四年九月初一日奉

聖旨已累有旨了

刑科給事中臣管律謹

題為節冗費以應脩省事臣惟近者天變地異無

處無之乞免求蠲無日無之此

陛下聖明之所親見 睿聰之所親聞未必不驚惕

於 神慮者也臣等方欲伏望

陛下裁冗食以裕太倉之儲禁浮費以甦極困之民

不意誤聽人言選補勇士昨該兵部執

奏未蒙 俞允仍命選一千二百名中外聞之罔

不駭愕仰惟

陛下誠乃堯仁舜智之主少疎舍已從人之心臣備

員諫垣知無不言臣之責也依阿從事臣之咎

也臣敢為

陛下陳之夫京師之地土瘠沙塞密邇北虜我

太宗皇帝何以建都於此蓋

天子自將邊之意所以百五十年海內宴然諸夷懾

服得無漢唐宋不支之憂其資給

國家贍養官軍獨賴東南漕運糧米五百萬石耳

先年扣用每歲四百二十萬石外餘八十萬延

及五年間方蓄一年之積以備災傷旱潦自正

德以來投充倖進罄其所積無餘矣蒙

陛下登極一詔裁冗節濫儲蓄少充天下無不稱慶

今未旋踵復選勇士一千二百名是復舊之

始自

陛下塞之又自

陛下開之但利歸姦人謗叢

陛下為臣子者胡寧忍也況此糜費以月計之則浪

用一千二百石以歲計之則浪用一萬四千四

百石腹疲民之血供坐食之徒俾太倉空匱遂

不令有餘積倘遇一時天旱水涸舟不能通兩

潑途潭車不能轉則內而直 禁之兵外而營

操之士張口失哺

陛下必責之戶部戶部必責之有司有司必責之百

姓斧鑿相推之勢必致不測之憂一日事或出

此悔追何及且華夏所共戴者

陛下一人騰驤四衛固不可以一萬八千八百一十

六名遽為是也但善治天下者貴識時審勢顧

今時與勢皆未可也

陛下何不留神以自察乎且富有四海府庫皆

陛下之財固不可以歲糜一萬四千四百石遽為濫

也但一黍一穀必男耕婦餉是胼手胝治之以

人力者一有不勤不生也風宣日暴露潤雨滋

養之以天時者一有不至不熟也下盡人之力

上盡天之時使不樽節而愛惜之固足以歛人

之怨耶天之和矣此脩省之念不可不遠端於

是也

陛下何不留神以自察乎事雖一節關係實多臣所以不敢避忌而瀆

陛下之聽聞矣願

陛下暫收

成命以待歲稔財豐之時未為晚爾惟

陛下念之

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

陝西等道掌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孫瀚等謹

題為審輕重別公私量緩急以固邦本以光

祖烈事頃者吏兵等部欽奉

勅旨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

皇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

臣加太子太保陳紹祖與做尚寶司司丞舍人

蔣泰蔣清蔣景俱與做錦衣衛正千戶吳振武

受俱百戶欽此該臣等會題為遵

成憲重名器以全威嚴事奉

聖旨陳紹祖着帶俸其餘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欽

此臣等仰窺

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

陛下之心止以陳紹祖見任為不可而

俯從所言其餘未蒙 賜允者或以為可行而弗之

改也若果可行臣等將順之不暇又焉敢固為

執諫哉自乖違以忤 聖意裁緣此數者皆出

溺愛之私情實違 祖宗之成憲於

聖德不能無虧於治體誠為有碍不容於緘默也蓋

國家之事有重有輕有公有私有緩有急其間分

限相去或相十百千萬至有不可對舉而並言

之者若於其中權度不審分限不明鮮不例行

逆施妨政害治而啟累召禍者臣等敢以今日

重輕公私緩急為

陛下言之我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率由典常
列聖相承續乃舊服百數十年太平之治非偶然也
先帝之朝群姦蠱惑百度紛更民命

國脉不絕如綫賴

祖宗之章恩厚澤猶在民心

積功累仁尚疑

天眷乃得

元良入承大統

以光啓

中興之業此誠

皇明再造時也今

日天地賴

陛下以清寧萬物賴

陛下以生遂

列聖百五十年之舊章成憲賴

陛下之續成

先朝一十六載之變亂救壞賴

陛下之脩舉責莫有重於此者事豈有公於此者矧

嘉隆初年

卷十

今變異頻仍災沴重大南北直隸湖廣江浙河

南山東平滂非常留都郊甸疫癘大作流離轉

徙哀號載途病餓死亡僵尸蔽野又况連儲無

素烽燧屢紅長天命而悲人窮者責躬引咎之

不遑矣勢又莫有急於此者

陛下宵旰兢惕以思所以拯溺而救焚猶恐緩不及

事雖天理民彝所當行而可姑緩以俟時者亦

當一切姑置退聽以紓目前之急今

陛下於此最重而且急者忽然漫不加意而徒汲汲

於外戚之恩澤其於輕重公私緩急分限何其

不當量耶

祖宗於公爵非元勳不封非

不及故昌國之爵孝廟終身新於其父而今

乃一旦加封其子使鶴齡無功茂德偃然於開

國元勳之列而陳萬言驟進五爵之中夏臣深

濫叨宮保之秩竊恐功臣自茲解體矣錦衣衛

官祖宗非軍功不授而

陛下痛革傳陞乞陞之

詔猶在耳也蔣泰等何功

吳振等何親乃一日傳陞四五人及一親二三

姓則成憲可故違

明旨可食言歟至於部司執奏科道交章

陛下非惟不為動念而復增益之近者又復

勅吏部太傅定國公徐光祚太保武定侯郭勛俱加

嘉隆初年

卷十

兼太子太傅鎮遠侯顧士隆豐城侯李旻惠安

伯張偉俱加太子太傅遂安伯陳總王田伯蔣

輪俱加太子太保旁及監施名器濶褻獨不念

爵賞者天命有德之人人君鼓動天下之術哉

傳曰傳者傳之德義保者保其身體顧名思義

厥責匪輕恐此膏梁統綺之輩難望其輔養

儲德而裨益東官也

陛下此舉殊異乎爵罔及惡德官不及私昵矣臣等

竊惟

陛下所以為此者不過欲推恩后族寵榮戚里而

已既而欲掩其迹也故因陳萬言而及張鶴齡

夏臣徐光祚邪助等心愈勞而事愈非思愈濫而失愈遠矣此馬能為有無不之為緊要者而於此等之所謂重所謂公所謂急者其分限相去何啻千百十萬

陛下棄之忠義違祖宗之舊章其食言於明詔終有馳於上天而斷然行之忘天下之重而專意於所輕常人心之公而溺情於所私棄置天變民窮之急而獨於祖宗所未有禮法所不宜者汲汲焉何其於重輕公私緩急不審量至此也或者

陛下以天變不足畏民窮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與

四書陰疏抄卷十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古先哲言明徵定保有天人之責者不可不惕然猛省也臣等竊疑今日之天似無仁愛人君之意何者荒旱徧天下而獨於京師內外兩賜時若禾麥豐登或者將為是奉鑑蓋疾而以休徵答予未可知也今日之民誠所謂救死不贍矣收成無顆粒而饑寒困苦之極賑恤不時科差如故其肯坐以待斃忍流劫鄉村殘破州縣不特災無之礦徒可還知也試觀今日有識寒心而

陛下獨未軫念若臣等待罪言官又皆畏避苟容惡濫恩非賞益干天和熾公行私重為民困而禍亂隨之則是臣等誤

陛下於有過祖廟社稷之英靈天下後世之公議其肯遺臣等之責哉伏望

皇上念九廟簡升之重而思所以光揚

烈烈憫四海荒荒之急而圖所以培固邦本體

天命爵賞之公而非分之封拜濫冒之名號收回

成命廓然大公動循禮法俾中興之業始終善美以

貽萬億無疆之福而威里亦得保全令譽與

國同休

四書陰疏抄卷十

陛下之重急務莫舉無遺公道源洽而私恩亦兼至

矣豈惟臣等幸甚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嘉靖二年八月十九日奉

聖旨各處地方災傷軍民困苦賑卹事理著戶部會

官議了來說其餘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臣劉繼文等謹

題為遵成法明職掌以裨國計以隆

聖政事竊惟國家莫重於財賦財賦莫大於

內帑蓋凡所積貯皆以備供用之需而出納繁奢

奸弊易生則遠運小民尤難完解故自開創之

初凡內府庫藏設有科道巡視以監出納以

釐舊弊所以為財用計為生民慮者其意固深

遠也迨我

皇上踐祚以來敬天法祖凡所規畫一遵

成憲乃於御極之年首納撫臣之請特復監局

巡視一時中外臣民莫不惟忻鼓舞咸頌我

皇上仁聖雖古之帝王亦不過是遵行已逾二載積

弊漸除民方稱便適因言官論事不合偶觸

聖怒遂革監局科道此原興之自我

皇上議者猶以命令不信為我

皇上新政惜續該戶部以供用庫解到錢糧申明為

巡視科道職掌題奉聖旨這庫與監局同遵

旨行欽此伏覩前旨原未及庫今若此是以

供用庫監局而無異也如果無異則既奉有

明旨臣等何敢復言但庫與監局實則有不同者茲

該部移文革差自是供用庫無復有巡視之司

矣臣等反覆思之深有不安心焉敬為我

皇上陳之蓋監局錢糧固為重大然多由於內辦而

外解者猶少若供用庫之錢糧比之監局尤為

浩繁額派外省又皆出於民運夫惟其浩繁也

則非巡視無以理其出納惟其民運也則非巡

視無以恤其困苦誠非監局可得而同也故該

部大臣謂考之大明會典自景泰三年已有

御史監收之令甲臣等查得嘉靖四十四年該

庫為捏報燒毀錢糧奉旨查盤隨該戶部具

題將供用錢糧俱照光祿寺查刷事理令巡視

科道一體兼管奉世宗皇帝欽依遵行已久

是供用庫之有巡視固為先朝不易之

成法與監局之添設於近日者不同今一旦與監局

同車則成法不遵恐非

陛下法祖立政之意傳之中外茲之史冊將

陛下因一時之疑誤廢先世之令與遂左右之私

情忘國家之大計或未免為聖政之累臣

等備員該職堂所關若隱忍不言則瘼曠之罪

大矣故不識忌諱輒敢冒瀆天聽伏願我

皇上仰遵先朝之典俯從計臣之言不泥於

成命不惑於先入勅下戶部仍將供用庫錢糧復

令科道照舊兼管巡視庶法行自近

官府一體小民有所倚賴而

仁恩以普 法令不致紛更而
國體攸全美臣等不勝隕越之至

兵科給事中臣趙漢謹

題為一群心以圖治本事臣聞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夫志不聞於所私是謂大同而上下之交成焉德業興焉泰之理也仰惟

皇上粹質天成虛中聽納所以萃天下之公光明之治日可俟也然 改元以來 維新之政名隆而實則病焉正以此同彼異群心之未一耳乃者大小臣工論議紛紜自相抵牾此世道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故若忽焉不加之意則傷和兆戾豈不有負於 聖明也哉臣竊觀近日章奏中僅得御史黎貫見京師各省三邊皆窘乏

可慮也於是是有經理之 請御史盧璣見直隸

山東河南殘於盜賊也於是振之寬輸之

請左給事中安磐等見亢陽愆時謂民隱或救也民

望未慰也於是安養生息之

請是數臣之言謂皆今日當務之急而不可不急焉

者也荷蒙

陛下動民恤本既下該部議之矣臣復以為言者蓋

以 朝廷之上方將大舉仁民之政左右近臣

勢必惡其妨已則承此群疑之隙為陰沮之地

司國計者亦因之而益而姑為目前之應也

且以方今國用虧民食之危有難於兼濟而

是者仰於官歟賑發借貸日益無所恃矣仰於民歟賦稅服役日益不可支矣公私俱匱則具蠹財之弊節財之方正本清源之道在所必講者如戶部尚書孫交應召以來蓋嘗銳意脩舉然屢為

陛下左右所沮廢格不行豈非以衆志不同上下不交之故也哉臣請述之如九門錢鈔較入銷銖重為關市之暴單之可也各門內臣不便沮之京通臨清徐淮監督大為輸運所苦單之可也各倉內臣不便沮之馬房王典廐牧而已干預錢糧肆意剝削革之可也各房內臣不便沮之

上林苑子粒地畝復人戶之業止額外之科何不可也不便內臣沮之陵戶計丁優免懲其避重就輕又非不可也不便於內臣沮之熏皮房與鷹房草場悉切奪之計啓盤遊之端斷給還民孰為不可也不便於內臣沮之夫孫交以耆舊起用不得一行其志如此其歸老之疏所以有辭臣固恐其於前科道所

請將深懲自怠為吏牘之彌文而已臣又謂今日內外大小臣工同委此身以仰事

陛下則其所以為心亦同此公而已矣何為外議曰可中官否之外議曰非中官是之然其所賴以

匡救者執政大臣也又以小臣之狂疑阻之遂以見短而致疑於

聖明也臣謂近日言官之罪固其自取也

陛下勿疑言官自疑也何也是惟無私私則必相攻訐要亦何害其為致同之道哉伏願

聰聽睿思深究大同之理用乎上下之交自委用以來之所建明會各堂上大臣通行擬議何為耗財之蠹在所必去何為節用之宜在所必從賑窮蠲負若何可行邊餉內儲若何取辦合衆論之長為畫一之法上煩

聖覽裁斷施行臣知良法美意必有可觀國萬民食

必有所濟而朝廷信任大臣之心益重

采納群言之量益宏公卿百執事益將同寅協恭次第圖為而新政成矣生民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戶部看了來說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林俊等謹

奏為糾劾事嘗謂致治以簡賢為要任官以舉職為良必應不明勸懲何在比者權奸播弄法紀紛更事既不經人多懈弛間有迂疎之士政體未諳甚至貪鄙之徒官箴罔顧茲惟聖明繼統聿新化理之機萬國來

朝肇舉黜幽之典一時辭片雖已精嚴凡在存留尚餘瘼曠揆之公法合示戒懲切照浙江等布政使司按察司順天府等府州縣山西等處行太僕寺苑馬寺鹽運使司宣慰司等衙門左布政使等官張恩等祿位均叨忠勤罔著任滿垣

嘉慶疏抄卷十

一五六

鮮旬宣之政司憲度之激揚之風治都而芻牧不知宰邑而漁獵為計益法大壞

國用易資馬政全賴軍需馬賴蒞戎孤其撫御參幕閣於勾稽詔令雖頒奉行未至

憲章具在廢格少脩以致災異頻仍寇盜間發封域因而多事民庶為之靡寧

朝者罪固當加在任者責以難追若非大彰國法無以伸振官常伏望

皇上煥離照之明奮乾剛之斷先將來

朝各官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仍將在任官員通行各該巡按御史查提究問庶幾往愆痛責求效

收廉平之政以長醇厚之風緣中間干礙京官及在方面五品以上官並土官土人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他每玩法誤事本當究治且都饒這遭着回去好生守法循理撫綏百姓未完的事務各完了

嘉慶疏抄卷十

一五六

南京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林若周謹

題為飛倖成以圖長治久安事臣聞去歲山東盜

起報者數以口多始之以數人繼之以百以千

以萬而猶謂不已又繼之以官兵或至失利兇

焰熏熾隨處戒嚴至有以厘

聖慮近據鳳陽府手本飛報前來已於二月初三日

被大軍圍住洪厰集地方勒絕殆盡人心始得

稍寧是蓋

陛下德繫人心威寒逆膽天助吾順不半載而底定

蕩平可幸矣但瘡定思痛豈不寒心曩日劉六

劉七之變亦猶是也後雖無一生全但兵民死

于劉六劉七者不知其幾千萬民財沒于劉六

劉七與費公家之犒賞者亦不知其幾千萬猶

曰以是為幸嗣是又幸於今日矣夫幸不可以

常倪况於兵戎及今不圖又安知不望幸於他

日蓋

陛下知盜之興而不知其所以興知底定平蕩之可

幸而不知安靖於無事之當圖知為吾地方之

梗不

不殺而不知其初亦吾赤子為之也

亦可矜憫臣惟民之為盜固不幸而自待以死

又幸而殺之又父夫無罪之兵民吾何忍戕方

今天下大勢民窮財盡極矣而有司方爾漁獵

鎮守之徵求者又不止此民焉得而不窮且盜

也夫有司漁獵近蒙朝 覲已大明黜罰矣其

鎮守太監

陛下亦宜 親降手 勅切責或有以處之則亦庶

乎彌盜安民之一策也彼鎮守太監要亦有人

心者親見夫民窮財盡豈不知恤但所以刻剝

之者亦其不得已之勢然也蓋方其出鎮之時

所用或有不數十萬金者夫數十萬金豈一

人所能獨辦皆無籍小人為之分投舉借以成

之耳是以奏帶叅隨雖有定例而無名之充孰

得而稽之為鎮守者不過享一身之富貴此輩

各多取其利息以倍償其資本則彼雖有一點

愛民之心亦將有不獲盡矣臣愚以為乘此盜

賊方息之初貪官污吏一革之後亦宜將鎮守

取回與民休息則未有民不富盜不已而太平

不立致也且向者

陛下登極之初言官亦屢有言及此者而

陛下諉之以

祖宗之舊不見施行是以民無仰賴馴致於此故養

疽囊之未察也今又無以處之豈不類於玩疽

囊而不治而果以為不足以傷人哉若猶以為

不可以驟舉也臣愚又以為宜

初各處巡撫巡按備查鎮守府亦隨人員不許無名
濫充及雖經奏帶但額外者許以奏革抑且為
鎮守者抑債主也其跟隨軍伴雖有定數亦須
為之申明仍著各該衙門按月或按季更換不
使積年在內交通撫按官員時為查考但有生
事害人者即便提問今後遇有盜起地方與致
令百姓疾視而未敢發有實跡者就將鎮守太
監取回缺不必補撫按官員亦嚴加點罰則一
變通神明之一法也大抵天下之理與其動心
於臨事孰若預究其本源與其微幸萬一之為
得謀孰若曲突徙薪之為全智臣以

嘉慶二十二年八月

日奉

陛下聰明睿智先有以及此但或末之舉耳今舉是
為治末有不常治者也若徒取必於幸者又况
未必可以常幸

陛下何為必以幸而為治哉不必於幸其為幸也大
矣

陛下又何為而不舉我臣疎狂不知進退敢以此言
進固知不容於左右而自分去矣但去一臣未
為無臣也臣何惜一去我臣請無避惟

陛下擇焉

嘉靖二年閏八月 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戶科等科都給事中官臣邵錫等謹
題為納忠言懲欺罔以謹初服事臣伏觀

皇上登極 詔書一欵內開以後勇士替補照例開
造兵部驗過方許收糧又一欵內開以後年分
還著巡視科道備查馬匹牛羊實在數目照數
會計以免冒濫欽此通行欽遵聞該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朦朧奏 准不許清查隨該
兵部尚書彭澤等題稱騰驤左等四衛勇士旗
軍人等虛掛名額冒濫食糧乞要照例查驗以
革冗食及將該監各官拿問重治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欽此續該臣等六科題稱

嘉慶二十二年八月

日奉

御馬監及壩上等十九馬房通年虛增馬數冒支
料草乞要遵 詔查點以省浪費并將太監閻
洪等革退閑住等因又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欽此臣等聞 命之餘夙夜憂懼
竊謂

陛下當此初服正天下仰德之始不可信嬖倖拒忠
言至於若是其極也夫人君理天下莫不以兼
聽而明亦莫不以偏信而暗蓋兼聽則忠諫進
偏信則讒佞行此明暗之所以分也古之大聖
莫如堯舜猶必稽衆舍己明目達聰以求天下
之嘉言以決天下之壅蔽至如秦二世

高漢元帝偏信石顯是皆不以天下為耳目而
以近習為耳目以致姦生帷幄禍稔蕭牆而卒
不能覺悟誠可哀也然則後世為人君者誠能
兼聽納言則下情必得上達豈有中官欺蔽之
患耶何惟 孝宗皇帝勵精圖治十有八年信
任大臣廣開言路是以奸不能惑佞不能欺往
四衛軍士冗食數多特差兵部左侍郎熊繡等
逐一清查又以各馬房馬牛浪費錢糧特令給
事中許天錫等通行查點節有

武宗皇帝任用群閹始終壞事如太監谷大用等竊

弄威權百計蠱惑故前項清查之法停止不行

是以每年占役軍無慮數千侵剋錢動以萬計
嘉 國病民莫甚於此卒致人心共憤

社稷幾危幸遇 聖明嗣位洞燭群姦知前項軍馬

錢糧弊端百出特下 明詔許令兵部及科道

官清查此誠祛弊省費繼志迷事之大者也天

下臣民莫不延頸望想太平夫何

詔下未及一載而太監閹洪等首先沮撓恣為欺蔽

妄 奏事遂中止不惟抗違 詔旨抑且蠱惑

聖聽天令重則君尊不重則人玩

陛下登極一詔乃與天下更始其信當如四時而不

移其令當如汗出而不反第因閹洪等一言遽
爾更改則 王言不信政柄下移竊恐群小效
尤必將以 詔旨為虛文視法令為故紙恣意
妄為事事違背其為徇政之累夫豈小哉既而
該部大臣懇切執 奏科道等官交章力爭其
心惟欲

陛下遵 明旨以昭信守 成法以隆大孝為天下
生民計為 國家千萬年計也顧乃不蒙

俞允且曰已有旨了罷何其忠言難入而易沮橫議

易入而難阻耶且天下之事出於一已者謂之
私合於眾論者謂之公前項清查軍馬錢糧之

法群臣皆曰可行而閹洪等獨以為不可行今

一言為主眾議難移豈以在廷群臣之見不如

閹洪等一二人之言為可信耶臣嘗反覆思之
不得其說將謂此法必行於時無補殊不知自

孝宗清查之後每年計省倉糧不下十萬餘石每歲
計省草料折銀共計二十七萬餘兩今若踵而

行之則上可以充裕 國計下可以節省民財
不可謂無補也將謂此法不行於事無害殊不知

知冗食日增則京儲因而虧耗浪費日甚則生
民由此困窮將來公私告竭咎將誰歸不可謂

無害也由是而觀則知左右之言斷不可信清

宜之法決不可離矣夫以不可信而信不可離而罷則是踵先帝之弊政違

孝宗之成法徇左右之私情拂群臣之公議此臣等之所未喻也夫人君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臣耳目也人君資群臣以為治猶元首資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今

陛下于大臣科道之言一切拒之不聽則是自廢股肱而不能盡其展布自塞耳目而無所用其聰明

陛下孤立于上將誰為治乎臣等嘗謂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言善終在於謹始也又曰與治同道罔

嘉慶御批卷十

七十四

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治亂之分在於慎所與也自古人君未有始之不謹而能善其終亦未有與治而不興與亂而不亡者也今

陛下當嗣大曆服之初政令得失所關社稷安危所係正宜從善如流改過不吝省費以足

國節財以裕民斯為慎始圖終與治同道者也今乃不以前車為戒猶蹈其覆轍竊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臣等以為

陛下固大有為之君豈宜有此是必太監閹洪等怙寵恃恩玩法無忌以私役軍士為當然而不知國用之匱乏所當慮以侵欺錢糧為得計而不知

生民困苦之所當憂乃敢欲踵為貪肆為欺罔以故實緣左右親信之人捏寫旨意蒙蔽朝廷使聖明不得一覽內閣不得與聞不然何清明之朝而有此壞亂之事乎既竊

陛下之富貴又弄

陛下之威權誤國欺君莫此為甚迹其情罪死有餘辜曾不思自來權姦蒙蔽身不免於誅竄則亦何利之有况今改元之初風霾大作日失精光皆小人蒙蔽之象也此固

天心仁愛以垂譴告正欲

陛下恐懼脩省以謹初服然初服之所當謹者莫大

嘉慶御批卷十

七十五

于去左右蒙蔽之患也昔齊桓公問於群臣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城狐社鼠人主左右是也今聖明在上而左右敢以欺蔽如此若不覺悟早去竊恐聰明日蔽下上惡政日加于下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臣等所以夙夜憂懼而不能已于言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中興之不易俯從公議斷自宸衷明以燭姦劾以去惡將太監閹洪及該監僉書等官通行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宦官欺君誤國壞法亂政者之戒并將四

衛及各馬房軍馬錢糧俱照 詔旨聽兵部及
科道官逐一清查施行至若 內府各監局等
衙門凡事有不便於民及與 詔旨不合者悉
聽各部查革改正仍乞今後 凡百章疏先令
內閣議擬然後 批荅不必徑從 中出務使政
無過舉其左右近倖敢有仍前沮格忠言不得
上達許臣等 面劾重治如此則政令無多門
之弊群小絕欺罔之姦庶幾 天變可彌休徵可
致而堯舜之聖亦可以媲美矣豈惟天下之幸
實 社稷無疆之福也若思 聖心難悟
天聽未回是必臣等忠誠未至 乞無可采乞將臣等
特賜罷歸以為言官不職之戒臣等無任懇切俟
命之至

嘉靖元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

六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為不避煩瑣乞裁濫役以節京儲以光

聖治事近該司禮監太監張佐等題將裁革過工作

人等復收應役奉 欽依是既作工浩繁缺人

用役這人匠七百七十名都准補額食糧兵部

知道欽此臣等參詳累日遽欲抗言然前疏盡

矣而

陛下不納今復何言終為循默然物議沸騰痛惜

新政將來 聖心悔悟復罪臣等以不言臣等療官

之外無所於追維追悔無及矣是以欲罷而不

能然也且此等人數襍沓不齊或市井遊食之

輩或丁多有力之家以甲姓而影射乙名以途

人而詭充子姪或一家三四人或一人三四籍

躲避差徭貪圖糧賞憑藉 內府驕炫鄉隣身

不開藝業而謂之高手上工按月辦苞苴而謂

之應役不缺弊端百出難以悉陳遂致司農之

計而倉庾告空有識寒心而 朝廷不覺遽

陛下登極之初盡行祛滌仰頌 聖德中外翕然是

蓋 天祚我 國家而有意斯民也然弊革而

不能久與不革同法善而不能繼與不善等頌

興而中止必可頌者鮮終方快而輒憂必可頌

者止始是豈臣等敢望于

陛下者我今該監入匠之多寡工作之咸繁臣等不敢預知但司禮衙門君近而地親知禮而守法夫君近而地親則形跡遠者恒多觀望幸其啓蒙而可援知禮而守法則踰閑干紀者多是比方公然效尤而無忌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得向風然既設衙門必有職掌既有職掌必任興作既任興作必皆以浩繁為辭以缺人籍口便益所在誰肯不趨南北兩京監局森列臣等恐

陛下之側自此請乞無虛日矣至於糧儲艱苦該監亦知故奏內有曰水旱災傷食糧不充足見審

國之意但稱洪武年間舊額似欲盡數

特體

收補臣等竊謂過矣何則法立於前者甚善而未流之弊難保其不無與貽於後者當遵而通變之趨不拘其能守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焉於時勢不合者怨不息縱有經傳明文何補於治即今御用監先已收五百名矣近又乞書募人張明師等六名食糧矣弊源既開焉有紀極不識以知禮守法衙門何苦而為人作俑以叢天下後世之責哉其必此等輩退之人百方鑽刺以動該監致該監不察而遽責

宸聰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蕭廉謹

題為懇乞

聖斷議處

王府牧地以飭防裕餉

事臣近巡歷固原句校兵食查得海刺都地方有武昌護衛千戶所見在官軍七百四十有奇除節年抽選入衛征操外存留三百二十有奇專供楚府牧養歲費俸糧幾及三千隨查該所建設撥給緣由頃畝孽牧數目據各委官報牧地向隸王府州衛並無冊卷但查係

先朝欽賜其地東起丘家河西至打刺赤一百五十餘里南起武延川北至半箇城三百餘里中雖間有軍民田地而其諸沃壤皆為牧田大約荒

熟不下二萬餘頃保寨一十五處每年該府門

官一員經收馬十匹羊四五百隻醃味果品四

五十駄此外別無科差亦無孽牧等因臣惟國初並邊諸王多有群牧蓋王皆握兵兵必資

馬故其撥場以養馬實將選騎以防邊然皆在其封域之中未有懸諸數千里之外者今

楚府封國原未並邊乃遙設一所於窮邊之重地

該所官軍既不孽牧乃尚被數百以群牧之虛名此於名義似不相應矣且其土地甚饒耕稼

多獲而門官之所牧者不及四五百金至於科

差輕省禁網濶疎則為奸宄之所保者又不知

其幾百千計也此於利害又不相權美夫

國家捐數百里之地以為牧場又捐數千石之儲以養牧卒將以養親而其實乃為蛇蝎膏脂將以害牧而其實乃為通逃淵藪此豈

聖祖賜予之意亦宜 楚王節度之宜况况臣觀海

刺地地方接連靖虜密邇松山虜巢廣之窺伺浮海其易而衛在武昌所在海刺

楚之制駁議察其難即今該鎮亦常為此地分布秋冬兩防然封疆在我而其地利不在我則其防之恐或不力官軍可轄而其招納不可轄則其束之必將不嚴萬一奸宄之聚愈多狡虜之

虞或易小之則有潰決之患大之或有句結之

虞外防一隰內地俱搖當此之時豈惟

楚保其虛名 國家損其實利倘固原一蹈其不

測則武昌亦將受其不利矣故臣私憂過計竊

以為該所牧地不惟 國家當收之以入兵餉

以母養後患在 楚府以當獻之以助兵餉以

豫杜後憂如蒙 勅下該部轉行總督衙門將

前項牧地清查頃畝酌量荒熟二等徵租充餉

仍將該所革去武昌護衛名色改為海刺都守

禦千戶所庶乎軍政有統而邊防可飭年例可

省而兵餉亦裕矣蓋臣聞嘉靖中

秦府嘗請河壩地曰

高皇帝以賜先臣也尚書梁材執奏不可曰陝西外

供四鎮內奉 四王視 國初生產物力千萬

不俾豈得空地更給 藩府秦之請地稱引

祖恩又其通封也尚不之許而况於楚乎故雖以義

斷之似無不可矣又臣觀嘉靖以來

諸賢藩或發帑助工或辭祿助餉莫不憂先大計

楚之富固天下稱最其賢亦天下推先也臣意其

感時效誠雖在重利亦當不措而况於牧地乎

故以理度之亦必無不可矣再照固原一鎮控

制三邊而環鎮內外莫非莊牧其明擅公家之

利而陰為地方之患者多矣除

肅沐莊田與苑馬牧地先經諸臣建議外尚有

慶府群牧似亦當併議者查得鞏州群牧所先年

欽賜草場一區坐落柁子山邇來日闢日廣荒熟地

不下三萬頃而容納流徙亦不知其幾百人臣

向巡諸鎮凡告追逃軍逃民者大率苑馬窩占

為最而柁子山即次之海刺都又次之而該所

官軍見在六百二十有奇歲費俸糧七千四百

餘石其所歲入不過十一是亦利害不權者

該府國處河外地在國中似難輕議盡削而較

韓府之地必國貧

肅府之改租充餉則亦當稍為裁制以示公平臣
愚以為韋州之官軍本為群牧而設則甲軍之
糧餉亦當於牧地而取如蒙

聖斷准臣所議將前項牧軍比照屯軍事例於牧地
內每名量撥一二頃以充月糧牧牧之外照舊
征操則在群牧不過捐一二千頃於二萬餘頃
之中所捐不多而該鎮則省六百人以七千有
奇之餉其益亦不少矣臣非不知奉揚

皇上庥叙之恩而甘心自取刻薄之議但籌

國計於詘乏之時不敢不謹而籌

二府於名義利害之較似亦不得不然伏乞

內
奏
案
十

十二

聖明矜察下大臣詳議如或可採
俯賜施行臣愚幸甚邊計幸甚

萬曆五年十月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ZW 21181800512957